

周佛海日記全編下編

◎周佛海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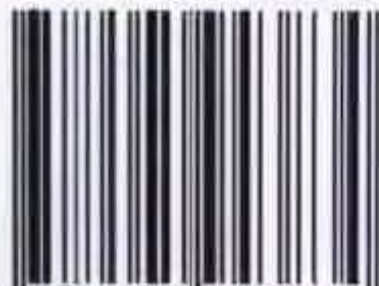
◎蔡德金 編注

中國文聯出版社

责任编辑 苏 晶
封面设计 周 如

下编 周佛海日記全編

ISBN 7-5059-4383-9



9 787505 943834 >

ISBN 7-5059-4383-9/1·3412

定价：66.00 元（上编、下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佛海日记全编/周佛海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8

ISBN 7-5059-4383-9

I. 周… II. 周… III. 周佛海 (1897~1948) - 日记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7039 号

书 名	周佛海日记全编 (上、下)
著 者	周佛海
出 版 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所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苏 晶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中国文联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032 千字
印 张	38.625
插 页	6 页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383-9/I·3412
定 价	66.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作者简介

周佛海生于1897年5月29日，湖南沅陵信平乡周家冲人。1925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科。早年参加筹组中国共产党，曾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久脱离中共，成为国民党的要员；在抗战爆发一年之后，鼓动并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后于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南京建立了傀儡政权，成为汉奸卖国贼；抗战胜利后，南京高等法院于1946年11月7日以汉奸罪判处其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病死狱中，时年51岁。

编注者简介

蔡德金(1937年-1999年)生前是北京师范大学法政所教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客座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史、汪伪政权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是研究抗日战争史和汪伪政权史的专家。他著有《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周佛海日记》(编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汪精卫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朝秦暮楚的周佛海》(河南人民出版社)、《汪伪二号人物陈公博》(河南人民出版社)、《历史的怪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走向深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汪精卫生平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周佛海》(河北人民出版社)等书籍。

一九四二年

一九四二年一月

一月一日 星期四

一年又开始矣。今年无论何方面均必较去年更苦,更不易应付。惟就个人言,去年实为多灾多难之年,内外夹攻,上下交迫,未至一败涂地,亦云幸矣,但天良上无亏心之事,亦觉心安理得也。八时起。拜年者络绎不绝,均财部及中储要员,便中分别略商财政、金融上各项问题。下午赴心叔(处),并同赴公博处。公博谓日方消息,渠将长行政院兼财政部,渠闻之,甚为焦灼。当告以此系一月前之谣言,何以今始闻之?又何以信之?渠仍以为有根据,嘱注意。旋仍返心叔处,偕慧女在其家晚饭,并约淑慧、幼海来。十二时始返。

一月二日 星期五

八时起。约书城、汝祥、次乾、继云、树华、仲陶等中储重要干部来谈,告以中储系余赤手空拳所造成,当时即一张薄纸之基础均未具备,今日竟有此规模,故决心以中储为终生事业,望同仁时加反省及检讨,以谋健全充实。并就过去分工不清、系统不明、作事不敏捷三缺点,一一详述,今后应力求改正;并嘱详细改革内部事务详细办法。下午学昌、默邨先后来谈。晚,宴小原财务官,谈二小时,过去误会或可消灭。返寓后约心叔来谈。十二时寝。

一月三日 星期六

九时起。李閎菲来见,嘱其为华中盐业公司董事长,并谈改组

中、交两行^①问题。下午,接见万里浪。旋赴心叔处,接见吴震修,重谈改组中、交两行问题。吴主全改为商办,将来由中储入股,不必以政府名义加股,允考虑。晚,公博、心叔、式军来谈。闻马尼拉亦告陷落^②。香港陷落之速,早在意料之中,不图马尼拉亦如此迅速攻克也。美国战斗力之薄弱,于此可见矣。十二时寝。本日流血三次。

一月四日 星期日

十时始起。下午偕淑慧、幼海乘车返京,八时到家。头痛甚,饭后即寝。闻长沙又告失守,一进一出^③,湘民苦矣。

一月五日 星期一

八时起。住谷大佐、影佐少将先后来见。旋谒汪先生,谈近事。辞出后,赴财部,核定本年预算。下午访青(木)顾问(问)及影佐,分别谈财政、金融及政治各项问题。晚,炳贤来,商军费预算。心烦甚。鼻血又出。十二时寝。

一月六日 星期二

九时起。赴财部,处理要件。鼻血又流。下午,赴中储,举行周年纪念仪式,并对职员训话。晚,宴客于国际俱乐部,席间演说半小时,阐明抱负及中储之过去及将来。因时间过久,鼻血又出。返家后,流甚多。思平来闲谈。十二时寝。

① 中、交两行,即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

② 二日下午日本第十四军第四十八师团和第十六师团共四个步兵大队攻占马尼拉。此前美军已退往巴丹半岛等地。

③ 日军继一九三九年九月、一九四一年九月对长沙先后两次发动进攻后,又于是年一月一日再次发动猛攻,并于二日窜入市内,大肆虏掠,旋即退去。

一月七日 星期三

九时起。日本银行发行局长成濑来见。旋谒汪先生,谈近事。返家后默邨来谈各项问题。下午,作文倬至友白井少将;枪怀往事,不禁潸然。学昌来谈各种近情。偶想及君强^①何以久留沪,岂欲任南京市长,因余荐学昌而牢骚耶?蔡培来,谈改革粮食管理委员会计划,云:过去该会以行政机关而兼营买卖业务,实属不宜,今后拟除洋米外,国米买卖仍委诸商人,以示不与民争利,且可减轻国库负担,但登记商人买卖之数量,公定其价格;深赞许之。晚,书城来,(谈)中储重要问题。

一月八日 星期四

七时,梦中流鼻血,惊醒。九时起。赴财部。返家后,春圃、犬养来,分别有所商谈。下午,木村顾问来见,商中储各项问题,并商处理旧法币及公债各项办法。木村辞出后,忽又流血,且甚多。甫止,又接见外间副局长,谈海州盐务。本日为一月八号,日对美、英开战仅一月,香港、马尼拉均告占领,马来大部亦占领,且进展至婆罗洲北部,不能不谓为神速。英、美目前只有招架之工〔功〕,未知将来回手时力量如何,未可轻视也。晚,书城来,谈中储结算问题。思平来,谈粮食政策。出血三次,且甚多。十二时寝。阅彭刚直公轶史,不禁感慨横生。

一月九日 星期五

九时起。赴财部。下午,影佐少将、住谷大佐先后来谈各项问

^① 罗君强,任伪中政会副秘书长、边疆委员会委员长、清乡委员会委员、社会行动指导委员会委员及伪中央税警学校干训班办公厅主任(代行校长职权)、伪中央陆军军训团政训处长,《中报》社长等职。

题。旋接见杨总司令仲华及葛亮畴^①，听取报告。晚，志一、思平来谈。十二时寝。三时又流血。

一月十日 星期六

七时又流血。九时起。头昏体弱，殆流血过多所致。赴财部，略事处理即返。马副处长^②来请示要件，默邨来略谈。下午，川本大佐来，于病榻中见之，谈一小时。沈巨尘来见，谈《中报》事。李先治^③来，请批示中储要公多件。晚与淑慧闲谈。十一时寝。

一月十一日 星期日

九时起。学昌来，谈市政府及全面和平等问题。接见燕琦瑄，东京一高及京都帝大毕业生，曾任察哈尔省府秘书长，派为财部参事。年来甚感得人之难，未知此人将来是否不令人失望也。下午，川本大佐偕日军军医部长神林中将来，亲为检查身体，甚可感也。旋接见马啸天，谈政治保护〔卫〕署存废问题。晚，君强来谈各项问题。十一时寝。

一月十二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财部及中储。正午陪汪先生宴日本大使重光葵。返家后，伊藤来谈各问题，并及臼井，不禁感慨系之。晚，心叔、君强来谈。十二时寝。

一月十三日 星期二

九时起。赴财部。午应日使重光葵之宴。下午，伴野来谈各种财政问题。赵毓松、乔万选来，报告上海特二法院问题，主整饬

① 葛亮畴，时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财政专门委员会专任委员。

② 马副处长，即马骥良，时任伪中储银行总务处副处长。

③ 李先治，时任伪中央储备银行秘书处副处长，总裁室机要秘书。

纪纲,罢免不法人员。晚,心叔、思平、君(强)来谈近情。日军已向荷印进攻,且在数处登陆。日利在速战,其闪电战术亦可惊人也。十二时寝。

一月十四日 星期三

八时半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在家接见陈济成^①、石原中佐等五人。五时半谒汪先生,会同公博商组织时局策进委员会^②及与日方联络机构问题。七时返家。公博、心叔来谈。十二时寝。

一月十五日 星期四

六时半起。送淑慧赴沪。旋出席中政会。散会后,与公博谒汪先生,密谈两小时,商应付时局各项办法。下午,在家召开联络会谈,提出改组中国、交通方案,请日方交回所没收中、交房产,并提金陵、杭州、苏州复关及开放日军所扣押上海仓库等问题。晚,赴心叔处闲谈。十一时返。阅彭盛木等口供^③,不禁感慨横生。十二时寝。

一月十六日 星期五

八时起。日本众议员某君来,谈一小时。谈及各方人事问题,盛称石原莞尔,谓将来必组阁。并云此次战争必为长期战,故东条

① 陈济成,时任伪行政院政务委员。

② 该机构于本月二十二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七十九次会议通过成立。时局策进委员会以行政院院长为委员长,立法院院长、行政院副院长为副委员长,以内政、外交、宣传、实业、教育、司法行政各部部长,侨务、内政、服务、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粮食管理委员会委员长,上海特别市市长及由军事委员会指派委员若干人为委员。

③ 彭盛木等,系指彭盛木、程克祥、彭寿三人。彭盛木原任伪财政部参事,周佛海日语翻译;程克祥原任伪边疆委员会办事处处长及伪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总务处长;彭寿原任伪服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三人均系国民党派遣的军统特务,时被伪特工总部发觉逮捕。

于日军胜利之时,暗中烦闷不少;整个陆军意见,拟于新加坡及荷印主要地点占领后,即令东条功成身退,而将此后难局推与海军负责。其推断颇觉有理。旋君衍、觉生来,请示财部要政。川本大佐来,谈半小时。下午,乘机飞沪。晚,约书城来,商中储结算及其他重要问题。十二时寝。

一月十七日 星期六

六时半起。赴中储,处理要件,并接见新任顾问附萩原^①。正午,约集日方有关方面举行便饭,便商各项问题。下午,在寓接见李择一,请其转告吴震修,拟请其任财次,并谈改组中、交问题。晚,邵式军来,谈财政及金融各重要问题。十二时寝。

一月十八日 星期日

九时起。接见张素民、邱访陌、袁厚之,分别谈关务、所得税及上海市财政等问题。新任财部办事处长李澄^②来见。下午,接见顾继武、孙鸣岐^③,谈上海民运问题。晚,赴书城处,接见盛文颐,问题中人物也;善为抚慰之,谈二小时。偕淑慧在书城家便饭。十二时返。

一月十九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中储。冈田^④来见,条陈意见,谓望中储作成银行之银行,不必与〈与〉普通银(行)争利。嘉许之,谓过去亦本此方针进行。木村顾问来,谈本行各项问题。日方所望本行协力之处,恐超过能力所许者,不禁焦灼。旋接见四明、中实等行经理。下

① 萩原,萩原顺朝。时任伪财政部顾问附兼关税课长。

② 本月十三日,伪行政院第九十四次会议,决议设立财政部驻沪办事处,李澄任该办事处处长。

③ 孙鸣岐,时任伪上海市社会行动指导委员会委员长。

④ 冈田,冈田芳政。“松机关”成员。

午,在寓接见吴震修、李择一,谈中、交改组及一般金融问题。旋叔雍来,谈最近和知少将^① 秘密来沪所表示日方对宁渝之意,并商促成全面和平各办法。明知不可能,但人事不能不尽也。十二时寝。

一月二十日 星期二

八时起。赴中储,处理要件。下午在寓,未会客。五时半赴礼查饭店,因上海分行周年纪念,招待中日各当局及银行领袖。余演说,要点二:一、根据本行组织法,发行准备本系现金四成,保证六成,但至今均系十成现金准备,今后尚可以十成现金准备,发行相当额数;二、政府财政十分余裕,且有节余,从未流[留]用中储分文。以此两点证明本行基础巩固,信用充足。九时返寓。十二时寝。

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八时起。赴中储,召木村顾问,商要事数件,并处理重要业务。下午,在寓接见华中盐业公司副董事长北西,商改革该公司各项问题。晚,召书城,商中储上年红利分配办法及筹办商业银行计划。心叔自京来,谈各项近情。一时始寝。

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八时起。赴中储。戴嵩庐来,谈华兴银行官股改作中储股份,并谈一般金融政策。百武^② 来,谈全面和平问题;此人对中国颇具了解及同情,本日始知其思想也。下午,仍赴中储,召开信托公司董事会。晚,赴华兴银行之宴。旋赴心叔家。十二时返。

^① 和知少将,和知麿二,日本著名特务。曾在上海设立特务机关,任特务机关长,专门从事对国民党将领余汉谋、邓龙光等的诱降活动,时任日本台湾军司令部参谋长。

^② 百武,日本特务机关政务课长。

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八时起。赴中储。下午,在寓接见顾继武,谈上海民运问题;李因菲谈改组华中盐业公司问题;叔雍率张子羽来,谈全面和平问题,姑尽人事面已。晚,宴工部局当局冈崎、渡^①及袁履登等。旋赴心叔处。十二时返。东条表示:日本对香港及马来半岛必须占领,至菲律宾、缅甸,可听其独立,对荷印、澳洲亦无领土野心。此盖日本预留下台地步也。

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中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赴中储,接见在沪华侨代表谢筱初^②、郑昭斌(先施经理)、胡桂唐(虎标堂沪经理)、林朝聘(华菲烟公司总经理)、陈水鲤(华侨银行经理),囑其组织健全之华侨团体,当以全力协助。返寓稍憩,赴心叔处,贺其夫人生日。八时赴书城处,接见盛文颐,谈增加特税及整理裕华盐业公司问题。旋仍返心叔处。式军来,谈日方统制货物,几令中国商人无生路,不胜扼腕愤慨。不论能否成功,拟与日军总部痛切交涉改正。十一时半返。即寝。

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九时起。接见裕华常务董事周旭初、《国民新闻》社长胡兰成^③。下午,接见顾继武、黄香谷、凌宪文,谈上海民运问题。汪曼

① 渡,渡正监。曾任日本福岛等县警察部长、青森县总务部长、东京府经济部长、千叶县总务部长。一九四一年调任上海工部局警察处副监。

② 谢筱初,时任上海化学原料同业公会理事长,后曾任伪中政会经济专门委员会兼任委员。

③ 胡兰成,原任香港《南华日报》编辑,为林柏生之亲信,时投靠李士群,任《国民新闻》社社长。

云来,报告接收上海特区法院问题。晚,赴叔雍处,晤罗教植^①等渝方在沪人员,谈全面和平问题。饭后赴公博处,谈近事数项。十一时半返。

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六时半起。飞京。到家后,批阅积件。下午到财部,处理积件,并接见各主管员司,分别咨询及指示。五时返家。批阅积件。八时半,淑慧偕慧女自沪乘车到京,谈至十一时半寝。

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旋赴中储。正午赴日本海军司令古贺^②之宴。三时赴汪先生处,商粮食问题。四时返家。影佐少将、住谷大佐先后来见,有所商谈。晚,与淑慧、思平闲谈。十二时寝。

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八时起。日高公使来见,谈一小时。旋先后赴中储及财部。下午,访重光大使,谈两小时,涉及强化国府及全面和平等问题。返家后,接见蔡培及杨杰^③。晚,与淑慧闲谈。十一时寝。

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散会后,先后赴中储及财部。下午,在家召开联络会谈。晚,书城来,商中储各重要问题。十二时寝。

① 罗教植,名宝、斌,号维玉,广东新兴人,一九〇〇年生。曾任桂系第八军二师中将副师长,第一集团军新编第一师师长;一九三六年任桂系西南驻沪办事处副主任,次年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太湖区游击司令。时为渝方驻沪通信员。

② 古贺,古贺峰一。曾任日本第二海军舰队司令长官,时任日本中国方面舰队(第三舰队)司令长官。

③ 杨杰,一九四一年十月四日调任伪调查统计部政务次长。

一月三十日 星期五

八时起。倦极,未出外。下午,赴中储,召开理事会。散会返家。木村顾问来,商要件数起。晚,书城来谈。十二时寝。

一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财部。德国大使来见,谈半小时。旋谒汪先生,商粮食问题。下午,在家接见石林森、费公侠、王厦材,谈浙江省政。苏成德^①来,报告警政近情。与淑慧及子女闲谈;慧女夜车赴沪,书城来谈。十二时寝。

一九四二年二月

二月一日 星期日

九时始起。接见郝鹏^②。晚,出席一高同学会宴会,到中、日同学廿余人。晚,思平来谈。十二时寝。忆母不置,泫然泣下。

二月二日 星期一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在家接见教次戴英夫、税警支队长满其蔚。连日精神不振,心绪不宁,对各事均觉悲观,竟有不愿活下去之意。十时即寝。

① 苏成德,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伪中政会第七十五次会议任军事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年一月八日伪中政会第七十六次会议任首都警备副司令(二月一日就职)。

② 郝鹏,字浴沧,河北三河人,一八八一年生。毕业于山东高等学校。曾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总务司司长、山东省财政厅司长、直隶财政厅长、安徽省省长兼财政厅长。一九四一年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华北河渠委员会委员。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汪伪行政院第九十六次会议任命为伪苏淮特别区行政长官。

二月三日 星期二

精神不佳,未出席政院会议。下午,范恂黔^①来,谈陈雪轩^②家属在沪,不能过年,当托其转交伍千元。忆雪轩盛时,真有钟鸣鼎食^③之慨,曾几何时,一贫至此。盛衰(衰)不常,穷通靡定,可慨也!淑慧因受刺激过甚,连日不能安眠;良心之谴责,精神之痛苦,真使余不能一日生活下去也。瞻念前途,黑暗多而光明少,勇气实不易恢复矣。

二月四日 星期三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旋访影佐,谈近事数项。下午,褚民谊、李士群、赵毓松及川本大佐先后来谈。晚,思平、仲云来谈。倦极,未知身体何以衰弱如此。命者谓余本年天克地冲。今年所遭逆境,为十年来所未有,运命之说,果真灵验欤?婉言劝慰淑慧。十一时寝。

二月五日 星期四

八时起。淑慧昨晚彻夜未睡,既同情其心境,复忧虑其身体,使其如此,余之罪也。行为不慎,措置乖方,虽万死亦不足赎,害人害己,夫复何言?赴中储,处理要件。谒汪先生,谈要事;内定以君强调长司法。下午,在家召开联络会谈。晚,赴海军之宴,为追悼须贺中将逝世一周(年)也。约思平、君强、择一陪淑慧打牌。本日温言安慰,深觉其可怜,连日无人相陪,更觉闷苦,故约友打牌,聊遣其积闷。十二时寝。

① 范恂黔,名钟,号毓灵。时任伪戒烟局局长。

② 陈雪轩,即陈调元。

③ 钟鸣鼎食,古时富贵之家,列鼎而食,并击钟奏乐。指发达、兴盛之状。

二月六日 星期五

十时始起。赴中储,处理积件。旋赴汪公馆,陪宴新任香港总督矶谷中将^①。下午,在家接见李士群、李择一、乔万选、董健吾,分别有所商谈。晚,约公博、思平、君强便饭,便中谈上海近事数项。检阅卅一年上半年概算,关税总数每月须收入二千万,统税须一千三百余万,实际上恐半数亦无把握,不禁忧心如焚。金雄白来,辄请准辞《平报》社长,拟停办之。新年将至,母子相逢遥遥无期,不禁忧心如捣。十二时寝。

二月七日 星期六

淑慧彻夜失眠,心甚忧之。九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在家接见董健吾、廖涤新、马啸天、吴仰兰、晋辉、刘蔚如等。影佐来,谈一小时。余谓:全面和平必需以蒋为对象,如日本肯实行撤兵,蒋非绝对不和。影佐谓:蒋以为三四年后英、美必胜,日方又无攻渝之意,故必再坚持三四年,以期最后胜利,必不言和;日本尚有望蒋和平者,实属梦想,滇缅路即使断绝,蒋必不言和。其言颇有至理。余谓:中国人十九均以为英、美必胜,余虽不如此,但胜负之数实在未可知之数。盖日占地既多,备多力分,而英、美制造力量又远过日本,故日本必胜实亦无绝对把握。渠亦谓然,但谓日本不致即败。晚,宴海军寺冈少将、代谷少将等。十二时寝。

二月八日 星期日

九时起。重光大使之秘书监月学来见,谈一小时。此人富自由主义思想,对日本军人所作所为,多不赞同。告以余之见解及对日本之批评,承其深表同情。召见苏成德,指示警政数点。下午召

^① 矶谷中将,即矶谷廉介。曾任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陆军省军务局长、师团长、关东军参谋长等职。日军占领香港后,任香港总督。

见第七旅长张瑞京，予以指示。余对淑慧虽深表同情，且时加安慰，惟因余性情燥〔躁〕烈，遇渠反驳或发牢骚，则忘安慰之初心，反以恶言相加；淑因受刺激，亦不能略迹原心，故两人时相齟齬。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今后誓为淑慧力改余燥〔躁〕烈之性情。虽淑慧如何动怒，虽余如何被误会，受冤屈，均当力求忍耐，不怒形于色而以恶言相加。誓当实行，如办不到，不能为人。晚，与公博、思平赴影佐之宴。

二月九日 星期一

八时起。先后自〔赴〕财部及中储。下午，在家接见郝鹏举^①及住谷大佐。旋默邨^②、君强来谈近事。晚，偕淑慧赴国民大会堂，观侯玉兰演剧。二时始返。

二月十日 星期二

八时半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与汪先生谈要事，约半小时。旋赴中储，处理要件。下午，在家料理琐事。报载日军于昨天晚上陆新加坡^③，其进行神速出人意料；新加坡命运，恐在月内即可决定也。晚，审核军事预备费案多件。思平、君强来谈。十二时寝。

二月十一日 星期三

八时半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要件。下午偕淑慧飞沪，五时到寓。与幼儿、慧女欢聚，享尽天伦乐趣；远念母亲，不禁潸然。旋赴心（叔）处，探视其夫人病。十二时始偕淑慧返寓。

① 郝鹏举，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调任伪军事训练部次长。

② 丁默邨，本日兼任伪时局策进委员会上海分会副委员长。

③ 二月八日，日第二十五军所属第五、十八师团同时登陆新加坡，十五日傍晚英军司令官帕西瓦尔中将向日军投降，新加坡陷落。

二月十二日 星期四

九时起。赴中储,接见各重要干部及所得税处长邱访陌。下午未出外。接见张素民,谈关务。闻日军已入新加坡市区,不胜佩其进兵神速,同时又惊英人战斗力之弱也。晚,心叔、式军来谈。十二时寝。

二月十三日 星期五

八时起。赴中储。木村顾问来,谈青木顾问在东京主张新法币立时与旧法币脱离,而与日圆联系,同时立即停止军票发行,逐渐回收。东京当局已同意,但在华军部极力反对立即停止军票发行,而赞成新旧脱离;俟青木来沪与我政府接洽后,视我政府意见如何再行决定,而我政府意见,当以余之意见为根据,故请余预为研究。下午,仍赴中储,接见江海关监督李建南等。晚,偕淑慧及子女,赴式军家便饭。十二时返。

二月十四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中储。召木村,告以新旧券脱离下属诸问题须事先准备,筹妥办法:一、与日圆联系之比律〔率〕;二、和平区内旧法币如何处置;三、如何使旧法币不大量流入;三〔四〕、如何调整以旧法币所订之债权、债务关系;四〔五〕、如何防止因中储券提高,而物价涨高,嘱木村预为研究。下午,仍赴中储,接见里见夫及华兴银行之冈崎。五时返寓。本日为旧历除夕,周、杨两家相聚团年,饶有过年风味。祈祷明年除夕,母亲及岳父能团聚过年。吉人天相,皇天当不赴〔负〕苦心人也。二时半始寝。

二月十五日 星期日

九时起。心理上颇饶过年情绪,十余年来所未有之心理现象也。拜年者络绎不绝,上午为中储、税务署、所得税处、中央信托公

司人员,下午为特务、社运方面人员。旋偕淑慧赴杨家,为杨老太太拜年,并赴心叔处,与琪山、择一等闲谈,并晚饭。听广播,知新加坡英军已于本日下午七时,向日军无条件投降。西方人心理认为,人事已尽,投降不为辱,不如我东方人有死节之精神也。十一时返寓。料理琐务。十二时寝。

二月十六日 星期一

十时起。接见邱访陌,指示所得税办法;李闽菲及北西,谈盐务。下午,召见交通银行之周叔廉,谈改组中、交两行问题;召见金雄白,谈发展《平报》问题。旋约银行界巨子叶扶霄来,谈金融问题,告以余不仅力主维持旧法币,且不促成停发日本军用票。维持旧法币之理由,尽人皆知,而不主张停发军票,多莫明余之用意。盖就中储券之流通言,固望军票收回,但若果如此,则日本军费之负担必加诸中储,而中储今后之发行,亦必不能自主,而视日本军费情形为转移;军票系日本发行,故目前之币值维持及将来之收回,日本不能不负其责;如由中储券支办是(项)军费,则一切责任,均不能不由我负之也。叶极同意。十二时寝。

二月十七日 星期二

十一时始起。见客四人。税警校参谋长王鹤寿来,报告学校情形,谓君强偏听政训人员报告,喜怒无常,任意任免及处罚部队长,故部队长多有怨言;丽久凡事不能过问,仅拥总队长之虚名,幸其人缘尚好,君强之处置,如非丽久以感情维系,则早已发生意外等语。所言不尽可靠,如谓君强在学校以其本人为中心,教育时不许提及部长、校长,则显有挑拨之嫌,至所言偏重政训人员,轻视军人之病弊,则实有之。君强颇有能力,而德不足以济之,致各处人缘均坏;丽久德性甚好,人缘亦佳,而知识、能力两均不足。甚矣,得人之难也!

二月十八日 星期三

十时始起。见客数人。晚,赴伊藤之宴。九时返寓,客人多未散。二时始寝。

二月十九日 星期四

本日银行均复业。十时到中储。木村顾问来,谈日方为充实中储计,甚盼中储仿旧中央银行办法,添置副总裁一人。当告以政府各部置政务、常务两次长,据过去经验,成绩不佳;因二人意见不能尽合,且树门户派别之分。中央银行虽有副总裁二人,其中一人绝对不管事,如果如此,何必多一虚名?当婉拒之。正午赴李阎菲之宴,座有儿玉总裁,叙旧,甚欢。下午,在寓见客数人。晚,应德总领事飞师尔之宴。散会后赴书城处,约心叔、叔雍^①来谈。十二时偕淑慧返寓。略谈即寝。

二月二十日 星期五

八时起。赴中储。处理要件,并召上田省一,咨询新旧法币脱离意见。正午与公博、默邨联名宴请在沪中日当局及各界领袖于国际饭店。下午,在寓接见丁师长锡山等。晚,宴华商银行各领袖。十时返寓。与淑慧闲谈。十二时寝。淑慧因思想过多,终夜失眠,焦灼之至。

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九时起。赴中储。见客数人,处理要件,并召木村顾问,咨商外汇管理、组织发行准备基金保管委员会等问题。下午,在寓见客数人。晚,应银钱业各领袖之宴。余为金融中心,不仅初愿所未及,即三年前亦梦不到。人事靡常,冥冥中自有主宰耶?宴罢赴公

^① 赵叔雍,赵尊岳,时调任伪上海特别市政府秘书长。

博处。十二时偕淑慧返寓。翻阅截获各电，中有渝方在沪人员报告余上月在叔雍家与龚、罗二人见面者。捏造事实，以图冒功，可恶可恨。余因实现和平心急，故与若辈见面，其实此等人根本无见面之价值。此亦余幼稚处也。十二时寝。

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九时起。接见李澄等数人。下午，接见《申报》、《新闻报》之李浩然、严独鹤^①等五人，告以人民须与政府一致，否则不足以应付严重局势，并赞同两报本其传统方针，取超然态度，不加入任何派系，但须不违背政府政策。旋公博来，商最近要事数项。晚，赴袁宅宴会。九时半返。十二时寝。

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九时起。赴中储，接见邮政局长卞配林，商融通资金，维持邮务办法，并处理要件；召见各重要干部。下午，接见林之江及《申报》馆之马崇淦。晚应华兴银行之宴，座有中日银行界四十余人。余演说中日合作须平等互惠，否则，全面和平不易达到。吴震修告余，渠于“八一三”以前常出席中日两方宴会，“八一三”后，今日始出席中日公开宴会，闻余所言，与“八一三”前所闻者，初无二致，深致敬佩之忱。余告以和平为救国之手段，非离开国家利益而言和平也。散会后，赴心叔处，略谈。十一时返。与淑慧谈琐事。一时始寝。

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九时起。赴中储。下午，仍赴中储，处理要件。晚，宴华兴银

^① 严独鹤，原名桢，字子材，别号知我、棋芳馆主，笔名独鹤，浙江桐乡人，一八八九年生。早年入上海广信馆，中秀才；曾任上海中华书局英文部编辑、上海《新闻报》副刊主编、编辑。抗战爆发后，任上海文艺协会、美术协会理事。旋离开《新闻报》。

行各要员。返寓后，公博来，谈要事数项。一时始寝。

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七时起。偕淑慧飞京，十时到达。大雪。返家略憩，即赴财部，处理积件。下午，谒汪先生，谈要政，约一小时。返家后，接见野间顾问附及周市长学昌。晚，陪汪先生宴华南日军司令官酒井中将^①，日军总参谋长后宫亦在座，与谈金融问题。返家后，与淑慧闲谈。十二时寝。

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散会后赴中储。下午，在家召开联络会议。散会后，影佐少将自香港返京，报告香港情形，断定重庆决不讲和；日本尚希望重庆和平者，实属梦想。其观察甚正确。青木顾问自东京回，来谈停止军票及新旧法币脱离问题，主早实行。余问：一、旧法币如何处置？二、军票停止后，中储负担日军费是否合算？渠以为旧法币限期禁止流通，则人民损失甚大；以中储券收回，则银行损失甚大，故主张逐渐不用旧币，例如税收及某种物品不收旧币，逐渐驱其回抗战区；至日本军费，即军票不停止，亦将向中储暂借，此时物资统制操于军部之手，中储只负筹款之责；如军票停止，则物资统制之权，中国可以收回，香烟及糖专卖均可实施，财政、经济两均有利。其言亦有理，允考虑。晚，与公博谈金融政策。一时寝。

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昨与公博谈停发军票问题，渠以为停发后，现流通于市场者，宁肯由我负责为其收回；否则，日方必借口维持军票价值，不肯将物资统制交回，同时军票必日益上升。其言颇其〔有〕至理。上午，

^① 酒井中将，即酒井隆。曾任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

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在家接见汉口特务机关长落合少将及顾宝衡^①、赵毓松^②、住谷大佐等。晚，与公博谒汪先生，商各院、部长官局部调动等问题。返家后，与淑慧闲谈。十二时寝。

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在家接见日本名记者神尾茂，老友也。承告东京一般意见，以为日本战胜，驱英、美势力出东亚，重庆必感困难，全面和平可以实现，咸报〔抱〕乐观。当告以余所观察适相反，重庆抗战数年，所期待者英、美参战也；且重庆以为英、美经济力远胜日本，一时军事失败，不关胜负，最后日本必因经济战而失败，故军队中有欲来归者，最近亦突变态度。故重庆言和决不可能。渠始恍然大悟。甚矣，日本对华认识之不清也！旋接见日大使馆经济部长伴野，谈财政、金融问题。苏淮行政长官郝鹏来，报告当地情形。

一九四二年三月

三月一日 星期日

八时起。出席地方行政长官会议^③。散会返家。李士群、石林森来，报告江苏、浙江情形。晚，赴宴。返家后，与淑慧闲谈，又牵动感情。淑因话多，余不能抑制情感，以言谈使其刺激，悔恨无及，几终夜未睡。

① 顾宝衡，时调任为伪粮食管理委员会委员长。

② 赵毓松，时任伪司法行政部长，即将为罗君强取代。

③ 是日，伪行政院召开地方行政长官会议，研究所谓治安、增产粮食及物资配给等问题。出席会议的有伪江苏、浙江、安徽、湖北等省主席，伪南京、上海、汉口三市长，以及伪苏北行营主任、伪苏淮特别区行政长官等。会议于三日结束。

三月二日 星期一

昨晚终夜未睡,倦甚,未出外。下午,出席地方行政长官第二次会。晚在宁远楼宴出席人员。九时散。山崎靖纯^①来见,与谈大局。据云日海军力不仅在数量上超过英、美两国总数,质量亦优于两国,且造船力及飞机生产力,亦与英、美相等,对前途表示乐观。关于生产力一点,似其言过夸,至海军实力,则其言颇近事实也。又谈及军部在华之物资统制办法,渠极不赞成,谓因小失大,而归罪于经理部之处置不当。十二时寝。

三月三日 星期二

八时半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赴中储。下午,出席地方行政长官会议。晚,偕淑慧赴国民大会堂,观白玉薇演剧。二时始返。

三月四日 星期三

十时始起。约青木顾问、木村顾问、影佐少将及书城,商新旧法币脱离问题。影佐、青木主急进,木村主缓进,颇难判决,结果决自四月起实行。下午,傅式说^②来,报告浙江情形。顾宝衡来,报告粮食计划,要求予以资金之援助,允借三千万元。苏成德来,报告警政机关改革办法。张仁蠡来,报告汉口市情形。晚,士群、默邨、思平、书城先后来,谈全面和平及金融等问题。闻日军昨登陆爪哇,荷印军恐不能抵抗,华维尔已解除联军总司令返印度矣。二时寝。

^① 山崎靖纯,日本经济评论家,山崎经济研究所所长。

^② 傅式说,时任伪浙江省主席。

三月五日 星期四

八时半起。出席中政会。旋赴财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召开联络会议。散会后,青木顾问及木村顾问先后来,分别商谈金融政策,并商新旧法币脱离之种种准备。晚,思平来,告以金融计划,并望组成中国新财阀。渠颇赞成。惟内外情势复杂,助手又不得力,前途如何,未可乐观也。十二时寝。

三月六日 星期五

八时半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要件。下午,冈崎来谈金融问题,希望中储名符〔副〕其实,作成银行之银行。此人为华兴银行之中坚,对中储极力拥护,而又为比较了解中国之人,当善用之。晚,书城来,商关于中储各种根本问题及人事整理。前途暗礁颇多,应付实感不易也。十二时半寝。

三月七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财部。下午,在家接见杨钧天、戈定远^①。戈为“七七”事变前宋哲元之秘书长,谈及当时情形,不禁感慨系之。旋与淑慧及白玉薇游鸡鸣寺及台城,风景不殊,举目有河山之异,不啻令威化鹤归来也。晚,君强来,告以税警部队应加纠正之各种事项,并谈及今后局势。十二时寝。

三月八日 星期日

十时起。接见太田宇之助及其他来宾三人。太田甫自东京来,谈日方近情。下午,接见由港来京之青年党主要分子曾琦,谈

^① 戈定远,字卓超,化名伟三,浙江衢县人。毕业于浙江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曾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军政部陆军署军法司长、北平市政府秘书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等。

一小时半，告以强化国民政府为日本惟一之出路，日方中下级人员及事务员，虽多有不认识此点，故具体强化工作进行甚慢，但日方既无第二出路，故余对此殊觉乐观。曾详谈西南问题，所言颇合事实也。旋召集中储各干部，商自明日起限制新旧法币兑换，以作脱离之准备。旋报载，日方已公布自明日起军票挂牌，以新法币为限^①，似无异告人以新旧将脱离矣。惟日方规定旧法币仍可以市价购买军票，未知何故？新旧声明脱离后，此点势非改正不可也。

三月九日 星期一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本日起，限制新旧法币兑换^②，市场颇形动摇，物价亦稍趋昂。此固为一时现象，要亦不能不取对策也。下午，在家接见刘军长培绪，谈该军情形。武汉所得税处长熊子嘉来，报告武汉情形。汪曼云^③来，报告司法行政部现状。伴野调查官来，商新旧法币脱离办法，主修改《暂行货币整理办法》。此点余及同仁均未想到，而日方却见及此，惭愧之至。报载仰光已陷落。日军南下，势如破竹，未知英、美如何如此脆弱也。今后日本对华或将稍形放松，亦吾辈翻身之机会也。

三月十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④。旋赴中储，处理限制新旧券兑换后所发生之一切事态；南京尚佳，上海则波动颇剧。下午，在家接见同盟通信社记者，谈一小时。旋接见臧卓、李长江，分别谈江北政治及军务。税校参谋长王鹤寿来见，对君强处置校务颇有微

① 是日，日本正金银行上海支店公布：九日起，军票对法币牌价，以中储券为限。

② 是日，伪中央储备银行规定：即日起，凡存款、汇款及缴纳税款，一律使用中储券，每人每次兑换中储券，以三百元为限。

③ 汪曼云，时任伪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

④ 本日伪行政院一〇二次会议决定将内政部警政总署改为警政司，首都警察厅改为首都警察总监署，警察厅长改为首都警察总监。

意,此事殊令人烦闷不已也。谒汪先生,谈半小时。旋赴人鹤处小坐。十时半返家。一时始寝。

三月十一日 星期三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君强调长司法行政部^①。旋赴财部,核定发行和平建国公债案。日前,日大使馆某君来,谈世界各国政府未发行公债者,仅我国国民政府,相与一笑。此次拟发行两万万,拟借此使金融界与政府发生关系也。下午,在家接见徐仲仁、邓祖禹^②、赵子[志]嘉^③,分别谈警政。顾宝衡来,报告粮食计划,允予金融上之援助。臧君强,力劝其改变盛气凌人之态度。有无效果,殊不可必也。晚,君强来,谈两小时。心绪恶劣万分,二时始寝。

三月十二日 星期四

八时起。赴国民政府,出席总理逝世纪念会。下午,偕淑慧、玉薇、伊藤、君强等,赴明孝陵、灵谷寺、陵园、谭墓等地游览。梅花盛开,久不出郊外,不禁心旷神怡;惟回首前尘,怆怀往事,不禁感慨系之。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历尽酸辛,余亦将垂垂老矣。六时返家。木村顾问自沪(来),谈上海市场混乱。余告以因旧法币跌落,故新法币须与之脱离,并非新旧脱离致使旧法币跌落,原因结果须认识清楚。但旧币跌落,人民所受之损失,政府须予以救济,因谈及发行安定金融公债十万万,以回收旧币办法。二时始寝。

三月十三日 星期五

八时半起。青木顾问来,商金融问题。余仍主法币跌落之损

① 是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八十五次会议,特任罗君强为司法行政部部长。

② 徐仲仁,时任伪安徽省政府委员兼警务处长;邓祖禹,时任伪内政部中央警官学校校长。

③ 赵志嘉,时任伪内政部警政总署副署长。

失,不应全由人民负担,政府亦应负担一部分,故可发行公债以收回一部分旧币。渠似表赞同。旋赴中储,处理要件。下午,在家召开联络会谈。散会后,周学昌、陈春圃先后来,有所商谈。晚,君强来谈。一时始寝。

三月十四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中储。青木、木村两顾问来,商金融救济问题。目前物价暴涨,金融波动甚剧,(余)主立即决定方针,发表声明,以安定人心。两人谓须与东京先行接洽,最少需一星期。殊令人焦急也。下午,在家接见日本兴亚院新任第一课兼第四课课长野田印一及蔡培^①、赵毓松^②等。晚约川本大佐便饭,痛谈三小时半,涉及苏联态度,英、美将来及重庆趋势,以及澳洲、印度等问题。十二时寝。

三月十五日 星期日

九时起。接见渝方中条山作战被俘之师长公秉藩^③、刘明夏及警官学校董处长健吾。下午,日高公使来,谈金融问题。告以对旧法币必须有相当处置,不可使人民太受损失。拟以统税作抵,发行安定金融公债十万万,以回收旧法币。渠表赞同,并盼(余)于金融问题解决后,以中储总裁资格赴日一行。据云东京忙于南洋作战,对强化国府渐趋冷淡,故盼余一行。旋默邨来,谈近事一小时。晚,与淑慧彻底谈三小时。如彼此均能如此冷静考虑,而不意气用事,则实家庭之福,暂当努力为之。旋玉薇来闲谈。一时寝。

① 蔡培于二月二十八日调任伪行政院政务委员。

② 十一日伪中政会八十五次会议任赵为伪铨叙部部长。

③ 公秉藩,陕西扶风人,一九〇二年生。曾任国民政府新编第五师、第二十八师、第三十四师、三十师师长,军事参议院参议。一九四一年五月,日军以五个师团及三个旅团共五万余人,向晋南中条山区进攻,二十余万国民党军队被击溃;五月十二日,第三十师师长公秉藩率部二万余人向日军投降。公氏后任伪职。

三月十六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中储及财部。下午三时，淑慧飞沪，玉薇亦返旅社。人去楼空，顿感寂寞。料理琐事，见客数人。召雨久来，谈税警总团事。手书改革原则五项，交下，内容与昨致君强缄同。晚，公博来，谈金融等问题。十二时寝。

三月十七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旋赴财部。下午，召见苏成德，谈改组首都警察总监署问题。召见顾仲韬，指示税警总团今后政训方针。晚，君强来，商税警总团部及司法行政部重要人事问题。十二时寝。

三月十八日 星期三

八时起。赴中储。日来市面稍转平定。前周波动甚剧时，木村顾问谓本周必渐趋安定，今果如此，足佩其观察锐敏。下午，在家接见新任司法行政部次长乔万选，余所荐也，为法界不可多得之人才；嘱其悉心襄助君强。旋日高公使来，报告昨日日方各机关，在沪讨论协助我政府解决金融问题情形。六时偕公博谒汪先生，谈近事，并便饭。九时返家。料理琐事。十二时寝。

三月十九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散会返家。住谷大佐、青木顾问先后来，商金融问题。自下星期一起，拟停止每日每人等价交换三百元之办法，因中储以市价供给新币与钱庄，再由钱庄以市价供给人民，中储直接不兑换，如此则事实上新旧券已分离矣。此项办法施行之初，恐市场又有一番激动也。下午，在家召见中储俞局长及马副处长，分别有所谈商。旋赴国际俱乐部，召开联络会谈，讨论问题甚多。散会后，即在原处应野田中将之宴。返家后，公博、默邨

来,谈各项问题。十二时寝。

三月二十日 星期五

八时起。淑慧偕世庭由沪到京,略谈后即赴财部及中储,处理要件。下午,在家接见顾宝衡,谈金融及粮食问题一小时。金雄白、蔡洪田^①、张仲寰^②、刘家骥先后来见,慰勉之。晚,赴青木顾问之宴,饮酒过多。返家,与淑慧谈至一时始寝。

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中储。下午,仍赴中储,约各干部会商下星期一起,以旧法币百元折合新币七十七元,委钱庄代兑各项办法^③。此为实际上之新旧券脱离,而法律上仍为等价,故此种过渡时期不可久,至多以一星期为限,即须正式发表脱离声明。惟外交上之折冲,至今尚无结果。无论如何,还都纪念日当发表声明;拟本此意,催促外交方面也。晚,偕淑慧赴丽都,观玉薇演剧。还都两年,赴戏院观剧,此为第一次也。十二时返。一时始寝。

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九时起。接见胡兰成、樊仲云、彭盛木^④及福田顾问等,分别有所商谈。下午,赴中央医院治牙。晚,无事闲谈。十二时寝。

① 蔡洪田,时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② 张仲寰,时任伪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委员。

③ 是日,伪中央储备银行电告各分行、支行、办事处,规定自二十三日起,停止中储券与法币的等价兑换,兑换比率改为一百元法币兑换中储券七十七元。每日兑换额:上海不限,南京、苏州各为三十万元,杭州、蚌埠各为十五万元,无锡、芜湖各为十万元,其余各地为五万元。并停止中储行门市兑换,改由指定钱庄负责。

④ 彭盛木、程克样、彭寿被特工总部逮捕后,由周佛海派杨惺华具保释放,彭等仍任原职。

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中储,处理要件。下午,在家料理琐事。窃思新旧券预备脱离时,预测必有下属现象:一、争相屯[囤]货不售,物价因之高涨;二、新券因价高,争相贮藏,流通额减少;三、提存风潮必起。以目前实际情形证之,果然。足见经济学原则实有效力也。晚,赴汪公馆之宴。九时返家。思平、志一来,谈各项近事。十二时散。

三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政院会议。散会后,赴财部,处理要件。下午,在家接见法在京总领事及江亢虎^①。旋偕淑慧、世庭、玉薇及君强夫妇,赴古林寺及玄武湖散步。年余未至玄(武)湖矣,江山依旧,人事全非,回首前尘,百感交集。晚,赴福宫宴会。十时返家。与淑慧、世庭、玉薇闲谈。十二时寝。

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八时起。福田顾问来,旋访青木顾问,均谈金融问题。余力主目前新旧券事实脱离等价,而法律上仍为等价,实属矛盾,故政府声明需早日发表,至迟不宜过还都纪念日。两人均表示协力促成。旋赴中储。下午,在家接见葛亮畴,谈金融问题。旋召见尹传铎,委为税警总团参谋处长;曹今港,派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均奖勉之。影佐少将来,谈军政、金融等问题一小时。晚,偕淑慧、世庭,观玉薇演《春秋配》及《翠屏山》。一时返家。

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散会返家。木村及船津先后来,均谈

^① 江亢虎,十一日伪中政会八十五次会议任为伪考试院院长(十八日就职)。

金融问题。下午,在家召开联络会谈,日方陆、海、外均出席,较过去人数特多。余提出金融问题,深怪日方意见不一致,使财部及中储无故受责难,尤其使余立场困难。影佐少将附和余说,责总司令部应积极援助,不应消极傍〔旁〕观。会议达二小时。旋君衍来,商弥补岁入亏空及举办新税、发行公债等办法。晚,赴君强家便饭。九时半,先淑慧返家。感事怀人,百念俱集。一时寝。

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八时起。青木顾问率新聘之中储副顾问吉川来见,谈半小时辞出。旋约青木、住谷、福田三顾问及君衍、素民来,商弥补本年上季财政亏空办法及下年预算方针。下午,接见江苏建设厅长陈光中、财厅长余百鲁,谈金融、财政问题。旋木村顾问及书城来,谈币制问题。闻日大使馆明日召开金融对策委员会,告木村坚决主张本月内必须发表声明,否则余必辞职。木村谓本日晤畑大将,渠深知余之苦,托木村致意,劝勿灰心,渠必协助。晚,与淑慧、玉薇闲谈。一时始寝。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要件甚多,其最重要者为金融问题。下午,在家接(见)郑次长大章、费厅长公侠、赵校长正平^①及吉川副顾问、谷口顾问附等。旋公博来,谈政治近情。六时,约青木、木村、福田三顾问及书城、君衍来,商发表新旧券脱离声明;决定还都纪念日发表,并将前次所拟之声明布告及签呈,加以修正。晚,陪汪先生宴重光大使。旋偕默邨为川本大佐饯行。十时返家。公博、思平夫妇均已来,谈至一时始寝。

^① 赵正平,时任伪上海大学校长、伪国民政府委员。

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八时起。约青木、木村二顾问及君衍、书城来，详商声明发表后，金融上发生之各种问题应如何救济。谈两小时，决定办法数项。接见张军长岚峰、汪次长曼云、阮署长珩甫，分别有所商谈。旋偕淑慧、玉薇赴昆庐寺观大佛，并赴雨花台游览，便中赴马祥兴小吃。进城后赴中央医院医牙。六时返家。预料声明发表后，各方必不完全满意，必俟救济旧法币之办法决定公布，各方人心始可安定也。晚，与淑慧、玉薇闲谈。一时寝。

三月三十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国民大会堂，参加国民政府还都二周年纪念典礼。旋赴国民政府招待外宾，到日本、德、意大使，及丹麦、西班牙、罗马尼亚公使^①。光阴似箭，还都已二年矣！国计民生两无成就。余为主持还都最重要之一人，当时万不料还都后艰难困苦如此其甚，至今思之，令人气馁。目前势成骑虎，惟有本不屈不挠之毅力，突破万重难关。磨铁可以成针，聚土可以成山，假以时日，成功虽迟，断非绝望也。下午偕淑慧、玉薇赴明孝陵观樱花。新愁旧恨，纷至沓来，其何以遣此耶。晚，赴中央医院拔牙。十一时寝。

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赴中储。昨日发表新旧法币脱离声明后^②，今日市场尚形稳定。下午，接见郝鹏、陆鼎揆、李择一等。晚，赴福宫，为川本大佐饯行。十一时返家。

^① 时驻汪伪政权日大使重光葵、德大使史塔玛、意大使戴良谊，西班牙公使麦唐纳、罗马尼亚公使巴布列斯哥，丹麦不详。

^② 声明宣布，自三十一日起，废除中储券与法币等价流通。今后凡纳税、完粮及一切交易，一律使用中储券；目前使用的法币辅币券，仍准暂时流通。

一九四二年四月

四月一日 星期三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顾宝衡来，报告粮食政策等。住谷大佐来，报(告)金融事件。处理例件。晚，思平、默邨来，劝余不可过于率真，对人须敷衍。思平谓余不易与人接近，一经接近，即倾心置腹，此真为余之短处也。十五年前，戴季陶先生赠余联曰：“困学乃足成仁，率真未必尽善。”过于率真，政治上实不适宜。季陶先生于余甫露头角时，即发现余之缺点，可谓知己矣！今后当努力矫正之。惟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恐一时不易见效耳。旋与淑慧、玉薇略谈。一时始寝。

四月二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散会后，出席税警干部训练所第三期毕业礼，并训话。下午，出席联络会谈。五时偕淑慧、玉薇乘车来沪。十一时到寓。与慧女闲谈。二时寝。

四月三日 星期五

九时起。银行春节休假四天。书城来，谈最近金融情形。下午，木村顾问、住谷大佐及书城来，商金融对策，约两小时。晚，偕淑慧赴公博家便饭，并(接见)大陆银行叶扶霄，听取上海金融界关于金融之意见。十二时返寓。即寝。

四月四日 星期六

九时起。研究金融问题。接见邵鸿铸，嘱其代理发行局长^①。

① 时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局长易次乾病死，邵鸿铸时为副局长。

下午,接见吴开先;吴奉渝命在沪工作两年,一周前始被捕^①,旧友也。相见彼此垂泪,百感交集,谈两小时。相约设法使宁渝间能互相谅解,共赴国难。旋接见金雄白。晚,赴心叔处;忆其夫人在世时招待之殷,今竟隔世,不觉泣下。本日泣下两次。余本性情中人,感情极易冲(动)也。返寓,啸月来,请示税务署重要问题。书城来,谈中储人事问题。人心难测,惟利是图,相与太[叹]息。一时寝。

四月五日 星期日

八时起。出外医牙。返寓后,青木顾问来见,谓拟十三日乘船返东京。当托其对于:一、旧法币救济问题;二、新法币与日圆比例问题;三、废止军票问题三点,务望东京尊重国民政府之意见,能于最短期内有所决定。下午,约书城及木村顾问来,商应付目前金融紧急办法。叔雍来,谈联络重庆,促成全面和平问题。本日伤风,口苦舌干。所事均不如意,环境困难,日益加增,颇有心力交瘁之感。晚偕心叔赴公博处,略谈金融问题。十一时半返寓。即寝。

四月六日 星期一

八时半起。银钱巨子叶扶霄、吴蕴斋、朱博泉、竺森生^②、朱如堂^③、裴云卿^④六人来见,谈救济金融问题两小时。余述余之抱负、办法及立场,咸表同情,并对具体办法,多有讨论。旋上海财政局长袁厚之来见,谈上海市财政问题。下午,公祭易次乾。中储成立以来,发行上之成绩,易之功也,一旦云亡,公私均觉痛惜。返寓,约书城及木村重商救济金融办法,吉川顾问亦在座。此人热心

① 三月十八日,吴被日军逮捕。

② 竺森生,时任上海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

③ 朱如堂,时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宝丰保险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上海银行公会常务理事。

④ 裴云卿,时任上海同润钱庄经理。

有余,惟因不明中国情形,恐于尊重主权独立一点,不甚了解,当徐图矫正之。乔万选来,报告江苏高三分院易长情形。晚,偕淑慧赴心叔处略谈。十二时返。

四月七日 星期二

八时半起。赴中储。旋出席上海联络会谈。返寓略憩,赴虹口送川本大佐行。六时,冈部自东京来,谈东京近情。闻西园寺及犬养,均因政治关系被捕^①,颇为悬念。九时赴何宅略坐。十一时偕淑慧返寓。即寝。

四月八日 星期三

八时起。赴中储,与木村顾问谈金融对策。十二时宴殷同^②,谈促成全面和平问题。旋接见顾继武、黄香谷^③、凌宪文、孙鸣岐等。门屋来见,谈收回合作社问题。晚,出外医牙。十二时寝。

四月九日 星期四

八时起。赴中储。下午,在家接见裴复恒,老友也;最近任渝方商学院院长,表示拟参加和运。旋访吴震修,谈改组中、交两行问题。晚,赴友人之宴。九时返。

四月十日 星期五

八时起。赴中储,见客多人。下午,在家见客数人。晚,赴袁佐良之宴,座有严惠宇、王孟中,均老友也。十时返。

① 西园寺,西园寺公一;犬养,犬养健。两人时因尾崎秀实间谍案,涉嫌被捕。

② 殷同,时任汪伪中政会延聘委员、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总署督办。

③ 四月二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任命顾继武、黄香谷为伪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

四月十一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中储,淑慧亦来。下午,不幸事件发生矣,平生最痛苦烦恼之一日也。

四月十二日 星期日

心乱意烦,不欲作人。

四月十三日 星期一

七时起。赴机场,天雨未能飞,改乘火车。三时到京。青木、福田两顾问来见,谈金融、财政问题一小时。旋谒汪先生,商近事。晚,淑慧自沪来。一时寝。

四月十四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赴财部,处理积件。下午,访青木顾问,商改组中国、交通两行及顾问权限问题。因中储新来副顾问吉川,逾越职权,有干涉行务之嫌,特托青木警告之也。返家后,影佐少将来,谈社运及其他要事数项。苏成德^①来,报告首都警察情形。晚,赴影佐处便饭。九时返家。与淑慧谈至十二时。感情、理知〔智〕冲突颇剧,烦甚。

四月十五日 星期三

八时起。赴中储,处理积件多起。下午,日高公使来访,商要事数项。日方盼余于金融问题告一段落后,赴日一行,允之。春圃来谈近事。晚,宴冈部。十时,心叔自沪来,谈至一时始寝。

^① 本年三月十日,伪首都警察厅改为首都警察总监署,苏成德被任命为伪首都警察总监。

四月十六日 星期四

八时起。赴中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淑慧飞沪。接见日本前大藏大臣河田烈^①、张军长岚峰、谢副军长云卿、徐文官长苏中及李董事长闳菲等。散步园中,樱花盛开,诵“冲冠一怒为红颜”之句,不禁感慨横生。害己害人,夫复何言?晚,思平、心叔、默邨、惺华来谈。一时始寝。前途茫茫,未知此身如何结束也。

四月十七日 星期五

八时起。心理上呈空虚之象。赴财部及中储,处理要件。下午,在家接见胡兰成等。晚宴河田烈。客散后,静坐幽思,忧家国,感身世,尽力排遣而愁怀终不可释,苦矣。十二时寝。

四月十八日 星期六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散会返家。接见及川中将、落合少将、堂胁中佐,谈财政、金融问题约一小时。下午,缄淑慧,劝其适可而止;能否采纳,及将来结果如何,一切委诸天命。接见最高法院院长张韬^②、董健吾、住谷大佐及中村、志一。晚,与思平、心叔、默邨闲谈。十二时寝。

四月十九日 星期日

八时起。报载日本东京、神户、名古屋,均遭首次空袭,闻系美

① 河田烈,曾任日本大藏省和拓务省次官,内阁书记官长,一九四〇年任第二次近卫内阁大藏大臣,一九四一年七月辞职。

② 张韬,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政训部组织处处长。抗战前在国民政府司法部门任职,南京沦陷后投敌,任伪维新政府立法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汪伪政权成立后,任伪最高法院院长。

航空母舰所飞来者，共十三架，击落九架^①。今后恐将时有此事也。赴中央医院拔牙。下午，因牙痛睡至六时始起。心叔、人鹤来谈。十一时辞去。国忧家难，何时始已，挣扎应付，心力交瘁矣。

四月二十日 星期一

八时起。日高公使来，商日军交还浙东六县办法，颇不满意，惟能交还，聊胜于无也。赴中储，处理要件。下午，日高公使来访，与之谈财政困难情形，拟动用外债及赔款基金。日高允促成，并谓英、美关于东京遭空袭之宣传，均系根据东京广播，可见美机全灭，故无报告可采。其言亦属有理也。赵毓松来，谈最近政情。晚，孙曜东来，谈筱（同‘小’）玲红问题，劝解决。心痛之至。事已至此，夫复何言？苦矣！终夜未寝，辗转至天明略睡。

四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政院会议，因汪先生赴沪^②，（余）代主席。旋赴财部，处理要件。下午，接见苏成德、崔步武^③。晚，与心叔闲谈。前途茫茫，无处是岸，未知何以了此残生也。

① 为打击日本的嚣张气焰，鼓舞本国士气，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总统罗斯福支持下，决定对日本本土进行一次空袭。该计划由一支经过改装的 B25 双引擎陆军远程轰炸机队执行，指挥官为优秀飞行员詹姆斯·杜立特。四月十九日十二时三十分左右，共约十六架美机分批对日本本土进行首次空袭。飞机系由美航空母舰“大黄蜂”号运至日本东部海域时起飞实施的。受空袭的有东京、神户、名古屋、横滨、川崎、横须贺、四日市、和歌山、新潟等，至十五时三十分结束。任务完成后，飞机大多飞往中国境内，其中三人在跳伞或迫降时失事身亡，八人被俘，其他飞行员（杜立特在内）安全着陆，转至中国抗战区域。飞机空袭时未被击中。

② 十六日，汪精卫偕褚民谊、陈群、杨揆一、林柏生、陈春圃、苏成德、周蔭庠、汪曼云、马啸天等视察“清乡”。十六日抵苏州，十七日抵无锡，二十日抵上海。

③ 崔步武，时任伪苏北行营民政厅处长。

四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八时起。先后赴中储及财部。下午,在家接见张军长岚峰、周市长学昌及木村顾问。晚,约日高公使、影佐少将、李北涛、上田省一及心叔便饭,谈近事。客散后,与北涛谈事甚多,嘱其赴沪电钱新之:目前全面和平虽谈不到,但线索不可断,一遇时机,双方当分头努力。谈至一时始寝。

四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散会后,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在家召开联络会谈,日方陆、海、外要人均出席,谈两小时。日方上级人员均明事理,顾大体,惟一到下级,便办不能[到]。而日方实权,实握于下级之手,上级无可如何,此邦交调整之具体化不易进行之主因也。接见木村顾问,谈半小时。问题益多,环境日非,撑持应付极感不易。木村为最了解并同情中国之人,亦觉处处受牵制,奈何!晚与思平、心叔闲谈。波涛四伏,时时有倾覆之虞,勇气殆已丧失几尽矣。十二时寝。

四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均清闲无要事。其各事已上轨道耶?其政府为傀儡,无事可办耶?下午,在家接见谢卿云、董健吾、臧卓等;臧报告江北军政情形甚详。近闻该处批评不佳,切诘臧之。约学昌来,商应付默邨与顾继武冲突事。此又一令余头痛之事也。晚,炳贤^①来商军费。影佐少将、永井大佐来闲谈。两人主张于华中、华南仍行国民党专政,并强化国民党,以宣传及社运事业仍交回党办理。当告以此为国民党同志之素志,惟宣传及社运由政府办理,亦有理由;盖事变前,党与政府因此二事,时生磨

① 炳贤,何炳贤,本年四月九日伪中政会任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

擦也。十二时寝。

四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八时半起。抑郁无聊，终日未出外，在家清理琐件。接见住谷大佐，谈财政问题。据云香烟特税每月有二千余万，恐估计过高也。下午，接见杨总司令仲华，勉励之。社运会干部数人来见，为顾继武与默邨之(间)问题，令人头痛。新委广东盐务处长来见，略谈广东情形。太田宇之助明日赴东京，特来辞行。告以日本强化国府，徒有虚言，毫无实际；为日本计，除此外，别无他道；与其终日梦想重庆而不可得，何如使国民政府能自由发挥其能力，以致于健全，乃可与日本协力。太田深以为然。相约赴东京，分头力陈。晚，公博来，商重要政情数项。十二时寝。

四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八时起。赴中央医院医牙。返家后，接见苏北行营主任臧卓。电话上海，淑慧尚未起。下午，接见顾凤城、汤应煌^①、陈培恩，谈教育及司法问题。徐苏中带杨某来见，自西安来，携有赵次骅亲笔信，表示拟参加和运，呈请汪先生发资；嘱其即来。此人颇有办法。再电淑慧，谈甚洽。有人送史可法手书、家信来，上有乾隆题字，希〔系〕致其夫人与如夫人者，中谓：“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凛然可敬。吾人处境与所事，虽与史不同，但不能不具此忠坚节烈之气，不可不存必死之心；否则，天下后世不我谅也。默邨来，谈人事问题；告以处人应以诚、以拙，虽失败，犹光荣。处理例件。十二时寝。

^① 汤应煌，后任伪司法行政部常务次长。

四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九时起。赴将校训练团讲演,题为《和平运动及国民政府还都之意义》。下午,在家接见福田顾问,听其报告赴沪接洽卷烟特税及其他情形。住谷大佐来,略谈。晚,宴上海正金银行支店长岸浪。客去后,批阅积件。十二时寝。辗转反侧,良久未能入梦。一念之差,害人害己,人即我怨,我亦不能自恕也。

四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八时起。先后出席政院会议及全国经济委员会。旋赴财部,处理例件。下午,接见新近参加和运之孙总司令良诚、赵军长云祥^①。旋褚民谊来,谈一小时。晚,赴国民政府,陪汪先生宴孙良诚。旋赴公博家,略坐。九时半返家。细想日本今后军事有三方面发展可能:一为与德夹击苏联;二为与德夹击印度;三为攻略澳洲及新锡〔西〕兰。一、二为德所希望,尤以一为然;三则非德所喜。但就日本论,各有利害。澳洲不取,则英、美在太平洋有反攻之根据地,日本南洋新占领地区不能高枕而卧;如进取印度,既可促成中日事变之解决,复可打通欧亚;攻俄则日本有所顾忌。其取第二方面欤?十二时寝。

四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八时起。赴财部,处理要件甚多。下午,在家接见赵正平、赵毓松、顾继武、戴英夫^②等。晚,约李季、思平便饭。九时辞去。独居深念:外则日本诸事均不放松,内则国府干部人心涣散,精神

① 本月二十二日,原国民政府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孙良诚,率所部六十九军、十三旅及特务旅共两万五千人投敌。所部改编为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任总司令。赵云祥原为暂编第三十师师长,投敌后被委为军长。孙、赵于二十七日经济南抵南京。

② 戴英夫,时任伪行政院政务委员。

萎靡，外感内病，互为因果，而局而益不能打开。余近以家庭事，故心烦意乱，亦未以全部精力用于应付时局，今后当排遣私忧私虑，而专心致志于局而之打开。惟大厦将倾，一木岂能独支？亦不过尽人事而已。十二时寝。

四月三十日 星期四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在家处理例件。晴气中佐来辞行^①，二十八年四月初到沪时，上船迎接之老友，此次调赴北京；谈要事数项。五时赴国际俱乐部，召开联络会谈。会毕，宴请日方各出席人员。九时返家。思平来，谈打开疆〔僵〕局办法。告以今日局势之所形成，一为日本不放松；一为本身不努力。精神涣散，人各为私，为今日内部病根。天助自助者，本身不努力，徒怪日本不放松，有何益耶？因提出公务员训练等办法。盖目前第一须整饬精神，而欲达此目的，非除〔从〕训练入手不可也。思平深以为然。一时始寝。

一九四二年五月

五月一日 星期五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散会后，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在家接见丁师长锡山等。晚，赴日本大使馆中村参事官之约，两人便饭，谈三小时。十时返家。心叔自沪来，谈至十二时半辞去。闷热，天雨，精神为之更不愉快。一时寝。

五月二日 星期六

九时起。草《苦学记》，历述自投考高小至赴东京考人一高之

^① 晴气，晴气庆胤，原任汪伪军事顾问，时调往北平，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参谋。

经过；盖徇朴之之请，在《古今》月刊发表也^①。下午，住谷大佐来见，谓随汪先生赴满洲，便道将赴北京一行，询对汪先生赴满之感想及北京有何事须渠办者。告以汪先生赴满，余自始至终均不赞成，盖不惟无益，而且有损，并详述理由。渠云：早知如此，余亦不必随去矣。托其经北京时，将华北解款中央及南北通汇问题，与各关系方面接洽。晚，宴孙良诚。散会，与刘郁芬^②略谈军事问题。一时始寝。

五月三日 星期日

九时半起。身体忽感不适，盖昨晚甚热，开窗而卧，不意中夜天忽大变，温度骤减，致略受寒也。下午，接见李师长实甫，报告海州军情。公博来，谈日前与畑总司令谈话情形。日人望全面和平心切，面又不肯放松，矛盾如此，岂易成功？五时偕公博谒汪先生，谈两小时，涉及军事、外交、党务及青年训练与全而和平等问题；旋便饭，饭毕已九时矣。偕公博返家，并约心叔来谈。十一时寝。

五月四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机场送汪先生赴满洲^③，日、德、意大使及日军总参谋长均到欢送。旋赴中储，处理要件。下午，在家处理琐事；再接见李实甫，谈海州军事。晚，仲云来，商中央大学经费，并与心叔闲谈。十二时寝。久之未能入梦。反省余平生缺点甚多，其最大者为不能自制及无恒心两点，年来除每日记日记，十年如一日，从无间断外，其他无一事非或作或辍者；至于愤怒、情欲每一发生，辄

① 《苦学记》一文刊于《古今》月刊第三期。《古今》月刊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创刊，朱朴之任社长。

② 时任伪开封绥靖主任，陪同孙良诚经济南至南京见汪。

③ 是日，汪精卫离南京去伪满洲国活动。随行的有伪宣传部长林柏生、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伪参谋总长杨揆一、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伪行政院参事厅厅长陈君慧、伪航空署长陈昌祖、伪外交部常务次长周隆庠等。

任性之所至,有时不能自制,有时且不思制止者。故身体操行,不仅了无长进,且有江河日下之势;今日虽痛自警惕,恐一时仍不能改正,但当努力为之耳。

五月五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代理主席,并代行院务。日前草《苦学记》,回忆幼时志在入阁,今行政院即内阁,副院长非内阁协揆而何?幼时之志愿已达,究于国计民生有何裨益耶?尸位素餐,惭愧奚似!会议毕,赴中储,处理要件甚多。今后尤注重于人事之充实;惟人才难得,每得一适任者,辄如获至宝,无怪古人为政,以得人为第一义也。五时公博、心叔来谈,七时同赴思平家便饭。九时返家。十一时寝。

五月六日 星期三

八时起。先后赴中储及财部。下午,在家接见广东财厅长汪宗准及日高公使。淑慧偕段运凯、李北涛自沪来。凯转致李思浩意见;李转达蒋伯诚致意。蒋由香港至内地,复经杭州至上海,由松机关^①保护,经苏州、太湖返渝。渠深知余之苦心,全系为国,故相约相机促成中日和平、宁渝合作。十二时寝。

五月七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旋赴中储,处理要件。下午,在家接见安徽建设厅长马骥材等数人。鲍志一来,谈傅作义^②派人来京情形。公博来,商上海市清乡办法。晚,与淑慧、心叔、运凯、北涛闲

^① 松机关,系日本在上海设立的一个经济特务机关,其主要任务是伪造法币,破坏中国抗战金融。

^② 傅作义,字宜生,山西荣河人,一八九五年生。时任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三十五军军长。

谈。十二时寝。

五月八日 星期五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偕淑慧、心叔、运凯、北涛赴后湖,并划船两小时。还都二年余,此为第一次也。五时返家。木村顾问自沪来,谈中储重要问题一小时。晚,赴任援道处便饭。十时返家,与淑慧闲谈。十一时寝。

五月九日 星期六

八时起。先后赴中储及财部。下午,在家接见戴策^①、苏成德、林之江,分别有所商谈。永井大佐来,商交回铁道部及金融等问题,约一小时。晚,赴君衍处便饭。九时半返家,与淑慧、心叔、君强闲谈。十二时寝。闻日军由缅入云南之龙陵,重庆其殆震动欤?日军望全面和平甚切,如于此时言和,必可得优良条件;失此机会,除英、美绝对胜利外,恐吾国无翻身之可能矣。重庆当局未知果有何把握也。良久始入梦。

五月十日 星期日

九时始起。接见教部司长严恩柞^②,谈于上海创办国立大学问题。下午,偕淑慧赴心叔家闲谈。李择一自沪来,略谈上海情形。七时返家。饭后与淑慧、心叔、君强闲谈。目前珊瑚海之战^③,日方固有损失,恐英、美损失更大。南方制海权仍在日手,日

① 戴策,时任伪中政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

② 严恩柞,字诵莪,江苏宝山人。早年留美,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曾任上海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科主任兼教授、大夏大学社会学教授、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持志学院政治经济系教授等。时任伪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

③ 珊瑚海位于所罗门群岛以南,澳大利亚东北。日、美此次海战发生于五月四日至八日,结果双方各损失一艘航空母舰,但迫使日本放弃了从海上攻占莫尔斯比港的企图。

殆将进攻澳洲欤？十二时寝。

五月十一日 星期一

八时半起。接见板〔坂〕西中将。旋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要件。下午一时半赴机场，欢迎汪先生^①。三时半偕公博晋謁，谈一小时。汪先生略告满洲情形；决定本年下（半）年以青年训练及币制改革为中心政策，并谈及强化党部、调整机构各问题。返家后，接见府委^② 张国元、汉口市长张仁蠡、边委长陈济成^③ 及沈尔乔。晚，与淑慧、叔雍、心叔闲谈。十二时寝。

五月十二日 星期二

八时起。影佐少将电话，望上午见面，以上午均有预约，定为下午五时。出席行政院会议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要件。下午三时，正接见福田顾问及川户调查官时，汪公馆来电话，谓主席嘱即往，影佐少将亦在专候，有要事。因即赶往。至则公博已先至。汪先生谓：影佐调赴北满，为炮兵司令。闻讯大惊，数月谣言今果实现矣。和平运动初期之日方友人，均风流云散，今后工作将亦感困难。惟详细研究，或无深刻之政治意义。盖渝府既不言和，又不能恢（复）临时及维新^④ 局面，除强化国府外，日方实无路可走也。当由汪先生电东条首相挽留，恐难如愿。晚，同仁宴汪先生于宁远楼，祝六十大庆也。返家后，影佐少将率滨田、住谷两大佐来，相对黯然。十二时寝。

① 是日，汪精卫结束在伪满洲国的活动，返回南京。

② 府委，即伪国民政府委员。

③ 边委长，即边疆委员会委员长。三月十一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免去陈济成侨务委员会委员长职，任命其为边疆委员会委员长。

④ 临时，即伪临时政府；维新，即伪维新政府。

五月十三日 星期三

八时起。先后赴中储及财部。下午,陪汪先生招待畑总司令,茶会于北极阁。返家后,召沈尔乔,商浙东行政问题^①。旋约坂西中将谈话,并晚饭。晚,核阅下半年军事预算,并与淑慧闲谈。十二时寝。

五月十四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旋赴财部及中储。下午,在家召开联络会谈,日方野田中将、日高公使均出席。余表示:对重庆工作国府不仅不反对,且积极进行,惟日方进行重庆工作,不一定须表示对国府不信任或不满;反之,作此表示,反不易使工作成功。因述具体事实证。野田谓,强化国府乃日本国策,反对国府即反对国策,当取缔之。散会后,滨田大佐密告影佐提前更动之内幕及将来计划;住谷大佐密示日兴亚院所决定协助国府整理金融之计划^②。旋与思平谈人事问题。余每对复杂情形,辄简单视之;思平则对简单情形复杂视之,各有利弊。晚,偕淑慧夜车赴沪。

五月十五日 星期五

七时起。还都两年,余坐夜车,此尚为第一次也。晚间略受

① 日军将占领的浙江省东部地区划为特别行政区,伪国民政府拟在该地区设立特别行政公署,内定沈尔乔为公署行政长官。所辖区域为鄞县、奉化、余姚、慈溪、镇海、象山、南田等日军占领区。

② 三月六日,日本内阁通过兴亚院拟定的《华中通货暂行处理要纲》,规定:一、对国民党法币进行压迫,使其价值低落,在不构成对其支持的情况下,向敌区驱逐,并考虑禁止其流通的措施。二、立即废止中储券与法币的等价兑换,限制法币存款,并向中储券存款转变。三、废除对法币的牌价基础。四、实行贸易和汇兑管理,剥夺法币为贸易通货的职能,强化中央储备银行,使其发挥中央银行的职能。五、使中央储备银行成为日本军费及其他必要资金的调剂银行,整顿扩充顾问制度,采取圆满而积极的方法获得中储券。

寒,头痛甚,抵寓即睡。十一时半起。饭后复略睡。下午到行。青木顾问自东京来,报告接洽金融上各项问题之经过,并说明内容。其实,余昨已由住谷大佐处阅悉矣。今后市场又将生一波动。此为币制改革时不得已之现象,惟将努力使混乱时期缩短,人民损失减少也。旋处理例件多起。返寓后,头仍痛。公博来,谈各项近事。旋心叔、叔雍来谈。十二时寝。

五月十六日 星期六

九时起。赴中储,见客数人,处理要件甚多。下午,接见李北涛、李韧哉及沈长明,谈金融及政治问题。六时应叔雍之召,偕淑慧、慧女赴兆丰花园散步。绿草如茵,游人来去于斜阳影中,颇使人心旷神怡。不游此园已七年矣。旋即便饭于园中。晚,赴公博处,晤周作民,谈两小时。余请其为中储发行准备保管委员会主席。十二时返寓。即寝。

五月十七日 星期日

九时起。书城来,商中储人事、业务等问题,谈一小时半。朴之来谈,并午饭。下午访唐寿民^①;二十八年四月香港一别,今始见面,谈别后经过及金融问题,约三小时。返寓,接见顾继武,谈上海民运情形。默邨来商交通部最近要事数项。晚,召式军,告以最近政情,并商税务上各项问题。十二时寝。

五月十八日 星期一

九时起。赴中储。处理要件甚多,见客数人。下午,在寓接见李思浩,谈中日关系前途,对于日本作法之不高明,相与扼腕。余对日友亦已舌敝唇焦,迭加说明;惟闻者虽了解,而行者仍无丝毫

^① 日军占领香港后,唐寿民、李思浩、吴震修、陈友仁等数十人被日军软禁,并于本年四月相继送往上海。唐寿民、李思浩、吴震修等投敌附汪,先后出任伪职。

觉悟，奈何？吾人不暇自哀，尚有余暇为人哀耶？听天由命而已。寿民来，略谈。旋赴中储，召开中央信托公司董事会。晚赴正金银行之宴。十时返寓。公私感触，纷至沓来。人生挟烦恼以俱来，非至残生了结之时，烦恼无消灭之日也。十二时半寝。

五月十九日 星期二

九时起。赴中储。决定自明日起，新旧法币比律〔率〕改为七四^①，以后逐渐减低，至二对一时即全面交换。下午，在寓接见吴颂皋^②、裴复恒、龚辑五、何西亚^③等。晚，宴德公使飞师尔。旋与惺华、心叔、运凯出外稍坐。今日为五月十九，回忆去年今日，实太巧合也。十二时返寓。即寝。

五月二十日 星期三

八时半起。赴中储，接见小原财务官，谈金融问题，并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在寓约寿民、思平来，谈金融、经济问题，约两小时。木村顾问偕书城来，商金融问题，注重于新旧法币之全面交换。住谷大佐来，商苏省新旧币交换问题，劝以政治方面解决。晚，偕淑慧赴吴宅便饭。十时赴杨宅，为老太太拜寿。十二时寝。

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九时半到行，接见李罔非等，处理行务。下午，接见国华银行季刚、大陆银行沈籁满、丁师长锡山、赵秘书长叔雍。旋大陆经理叶扶霄来，商重要金融问题。本日决定余与小原财务官明日同时发表声明，规定新币对军票之比率为百元对十八元，并声明维持

① 即以国民党法币一百元兑换伪中储券七十四元。

② 吴颂皋，一九三八年秋奉派赴日内瓦国际联盟任中国代表团法律专员，本年初回国投敌，任伪国民党中央执委、中政会秘书。

③ 何西亚，抗战前曾任上海《时事新报》总编辑，后任香港《国民日报》总编辑，香港沦陷后被俘，被释后到上海。

其稳定,决不变更,如此,人心或可安定。军票与新券须无限制兑换,则十八元之比率始可安定;惟日方能否诚意,实成问题。明日当再切实交涉。晚,与惺弟出外便饭。十二时返。

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八时起。九时到行,接见东京兴亚院课长野田,并处理要务。中午,赴中南银行之宴。下午,在家接见李士群、周作民等。晚,宴正金银行经理河村及其重要行员。晚车返京。

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七时半抵家。处理积件。青木顾问来见,谈一小时,商收回旧法币及废止军票办法。下午,日高公使来见,谈政治、经济问题多件,约一小时半。谒汪先生,报告近情,并商近事。日军总司令部提出派遣军事顾问方案,先生特提出命余折冲,决定由我聘请,不能由日派遣;更动亦由双方协议,谅解后实行。返家,接见中储各局、处长,分别指示。晚,君衍来,商整理旧法币各项布告、声明、法规,及安定金融公债条例。君强、公博先后来谈;与公博谈全面和平问题。日方愈急,渝方愈不肯来,懂此道理者,影佐等数人而已。十二时寝。

五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八时起。回忆去年日友迭告台湾人杨某与蒋有往来,进行全面工作,余认为系杨买空卖空,蒋即欲和平,亦不致托此类人物。昨公博在沪曾晤杨某,渠出孔祥熙之信及往来电报,并曾信使往来,至去年九月始断,始信人言不诬。渝方托此人殊为意外。处理积件。冈部长二自东京来,报告近情。三时访影佐,谈两小时。返家,接见东亚联盟之田村及山本,均石原莞尔及板垣之一系也,报告东京政情甚详。东条与近卫摩擦甚剧,年内内阁必将改组。晚,宴影佐,谈甚欢。散后与公博、心叔谈最近政情。十二时半就寝。

母亲安否不卜，淑慧身体日弱，大局前途又甚悲观，各事同时涌上心头，彻夜未能合眼。

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八时半起。青木、木村、福田三顾问及君衍来，商收回旧法币办法。决定廿七日由余发表声明，廿八日中政会提出安定金融公债条例、旧法币收回整理办法，一日公布，八日开始交换。二十七日并由财部公布中国、交通复业。旋到行，处理例件。下午，三时谒汪先生，报告上午决定结果，并会同公博，商清乡问题。返家，召见会计司长，指示编制下半年概算方针；并召见盐务署长，商办最近盐务要件。晚，与心叔、君强闲谈。辄念余以一身负财政、金融重任，负责过甚，得罪人必多，忌我者复制作谣言，以图中伤。值此危疑之秋，惟有以静镇〔镇静〕处之，稍发肝火，便中诡计矣。一时寝。

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到部，处理金融及下半年概算等重要问题。下午，在家接见海州盐务局长，商最近盐务问题。访青木顾问，商物价政策。旋赴字字处，谈武汉情形。晚，赴影佐处便饭，伊藤、冈部、石原在座，均知友，谈甚欢。十一时返寓。修正关于整理旧币及发行公债各项文件，并审核下半年军事费概算。二时始寝。久不成寐，念最近知友中有在外造成于余不利之消息；有谓其系恶意，而故作善者。骤闻之下，颇为愤慨。嗣思有此现象，乃余诚不足以感人，仍应以忠诚应付之，是否能得其谅解，可不置论，但尽其在我而已。

五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七时起。淑慧自沪来。九时到部。十时半到行。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在家处理琐务。日军总部参谋副长野田中将、第二课长

都甲大佐来见,表示对渝决无接洽和平之举动,但布置线索,觅取情报。今后盼时常见面,以资联络。当告对渝工作决不反对,全面和平尤所主张,不过对渝接洽,不必对宁攻击。野田谓今后如有对宁攻击之日人,军部当严重取缔。谈一小时辞去。民谊来,谈此次渡日^①各问题。晚,思平、志一、君强来,谈军事、外交等问题。十二时寝。

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八时出席中政会,通过整理旧币大纲^②及三十一年安定金融公债条例^③。散会到部,处理概算等件多起。下午,在家召开联络会谈,日方陆、海、外代表均出席,所谈事件甚多,约两小时余。散会后,中森中佐来见,商定聘请军事顾问协定。盖此次影佐调动,我政府事前毫无所闻,特向日方提出,嗣(后)顾问如须调动,须先得我政府同意也。晚,公博、思平来谈。十二时接上海电话,知余声明^④发表后,市场又发生限制提存之谣言,以至提存风潮颇剧,商业银行不易应付。闻之颇为焦急。拟明日发表谈话辟谣,以安人心。一时始寝。

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八时起。出席全国党务会议第一次大会。下午,出席第二次大会,并演说,说明国际及中国政治情形,结论为国民政府前途决

① 褚民谊作为汪伪政权特使,于五月十四日偕杨揆一、任援道两副使及其他人员赴日,向日本庆贺太平洋战争的“胜利”。

② 《整理旧法币条例》规定:由伪中央储备银行收回中央、中国及交通银行发行之法币,以二比一之比率,付给该行钞票,但得代以同额之公债;辅币券暂准照中央储备银行辅币券之半价流通;施行区域为苏浙皖三省及南京、上海两市。

③ 《安定金融公债条例》规定:为整理法币,发行一九四二年“安定金融公债”,总额十五亿元,于六月一日起发行,分三十年偿还。

④ 二十七日,周佛海发表声明,宣布禁止法币流通,以中储券定为“统一通货,为苏浙皖三省及南京、上海两市惟一法币”。法币以二比一兑换中储券。

无悲观之必要；并声明负责多筹党费。四时返家。住谷大佐来商军事预算。此人帮忙不少，盖将历来由日军部支配之治安协助费及物资统制设备费，与军部交涉停发，改作清乡及军事经费；否则，本期概算实不易编也。兴亚院调查官久保日前来京，今日来见，老友也；谈三年前事，咸谓当时不料中储发表〔展〕如此之速也。晚，炳贤来，商军事费问题。默邨来，商交通部重要问题。手书命令数条，分饬准备新旧币之全面交换。一时始寝。

五月三十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中储及财部，处理要件。下午，出席全国党务会议。返家，接（见）浙江教育厅长、实业部次长、浙东行政长官^①及住谷大佐，分别谈要件。晚，召野间顾问附及马副处长，对于《收回旧法币详细办法》^②，作最后之修正。十时，偕淑慧乘夜车来沪。

五月三十一日 星期日

八时到家。略睡，并处理琐碎。下午到行，分批接见中日新闻

① 时伪浙江教育厅长为徐季教，实业部政务次长为李祖虞、常务次长为袁愈佺，浙东行政长官为沈尔乔。

② 《收回旧法币详细办法》规定：一、应收回之法币范围，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之钞券为限，券面上有上海以外地名者不予兑换。二、六月八日至二十一日在苏浙皖三省及南京、上海两次进行收兑。三、非金融机关所有之法币，金额未滿一万元者，可全数兑换中储券；超过一万元者，作为中储券现钞存款。四、金融机关所有之法币，应连同六月七日库存表交中储行，其半数付给以安定金融公债，另半数作为划头存款（即支付时，只能转帐，不得提取现钞），三个月后转入现钞存款。

记者,详述整理旧法币之经过及办法,对于各项谣传,一一说明^①。返寓,与寿民谈今后金融问题及过去在港情形,约二小时。晚,召邵署长式军,商编下半年统税收入概算;并与心叔、叔雍谈各项问题。一时寝。

一九四二年六月

六月一日 星期一

整理旧币条例本定六月八日起实施,昨来沪视情形紧急,如不提早实施,将有许多银行因提存而倒闭,故昨决定改于一日实施。一面电汪先生报告,一面对新闻记者说明。今日各报一齐登载,风潮因此平息,人心因此安定,颇得好誉。九时到行,召集各分、支行经理及各办事处主任开会,说明收回旧币各项办法;训话勉以周密、确实、敏捷、应变四点。训话毕,召素民,商编制下期关税收入数目。下午,在寓接见青木顾问,并召见所得税处长、浙江财厅长、浙省府秘书长、上海市财政局长^②,分别有所商谈。晚,与公博谈对渝工作。十二时寝。

六月二日 星期二

八时半起。到行。接见木村顾问等,并处理要件多起。下午,

① 周佛海谈话称:一、关于金融公债之颁发,仅限于银钱界,数额为全数之半。二、关于限制提存之说系“谣传”,但一万元以上者,作为现钞存款,万元以下者,“随时仍可支付”。三、取消现款与划头的区别,均以二与一之比兑换。四、一切债务所订契约,自六月一日起,均以二对一之比以中储券偿付,今后如以旧币订约,概作无效。五、整理“旧币”于六月一日起施行。六、兑换“新法币”期限自六月八日起至六月二十一日止,限中央、中国、交通三行之法币。为“整理旧币”,本日伪中储行成立“旧币整理委员会”,指定钱大槩为主任委员,张素民,刘星辰、李徵等十二人为委员;总办事处设在上海,各地设分会。

② 时伪财政部所得税处长为邱访陌,伪浙江省财政厅长为费公侠,伪省政府秘书长为孙云章,伪上海市财政局长为袁厚之。

在寓接见盐务署长阮毓麟、交通部次长顾继武，并约陈宝骅来，询重庆情形及谈全面和平进行步骤。书城来，谈中储最近各项重要问题，并商今后办法。晚，偕淑慧赴严惠宇家便饭，晤镇江旧友多人。往事如烟，不胜怅然。十时返寓。召见傅也文^①，听其报告浙东情形及赴浙东工作经过。公博来略谈。偶想惺华作事虽努力，但年少气盛，好大喜功，各事均想做，而各事均无成绩，特召来诤诫之。一时始寝。

六月三日 星期三

八时起。到行，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在家接见吴震修，商改组中国银行问题。许处长江来，报告税务情形。召见中国银行南京分行副理汪叔梅，拟派为中储业务局副局长。访寿民，谈改组中、交^②及一般金融问题。赴邵式军家便饭，并看影戏。一时返寓。大雨倾盆。二时始寝。

六月四日 星期四

八时半起。到行。接见青木、木村两顾问，商武汉、广州设立支行、推行新币问题。召见邱访陌，指示所得税事宜。处理要件。十二时返寓。旧同学戴时邈来，八九年阔别，一旦重逢，颇有隔世之感，谈两小时。税警总团参谋长王鹤寿来见，痛哭，陈其过去情形。余将其调任，颇悔，过信君强之言，失于速断。君强因气量狭

① 本月伪特工总部由上海迁往杭州，并改称为军事委员会闽浙赣皖四省边区行营，由傅也文任秘书长。

② 关于中、中、交、农四行的处置问题，五月二十七日上海日本陆海军司令部曾发表布告，声称中央和中国农民两银行，属于敌性银行，仍行封闭；中国和交通两行分别准予改组复业。二十六日，伪财政部发表布告称：“中央及中国农民两行，现经日本军部视为敌性银行，封闭清算，所有措置，自当由日军方面公布周知。至中国、交通两行，政府为安定金融起见，特由中日双方协议，此后与渝方断绝关系，加以适当改组，再行开业，但其钞券发行权，应予取消。”

小,感情用事,而余未慎思熟虑,即据以判断,余之过也;当令其暂行奉职总团部。虽君强必不悦,亦无可如何。晚,考虑取缔上海新设银行,亲拟一份(谈)话^①及电稿。叶扶霄来见,谈一般金融问题。一时始寝。

六月五日 星期五

八时半起。到行,见客多人。午赴六三花园便饭,与堀内公使、上田省一及李北涛四人,谈两小时余。返行,应同盟通信社之请,拍制有声电影。返寓,约寿民来,谈重要金融问题,并晚饭。晚召见式军,商税务问题。一时始寝。

六月六日 星期六

八时半起。心绪不宁,精神不佳,未到行。下午,书城来,商中储业务及人事各问题。朴之、运凯来闲谈。晚,赴公博处,并约作民来谈。十二时返寓。

六月七日 星期日

八时半起。研究改组中、交两行问题。比较对照十七年及二十八年公布之中、交两行条例,其要点为:十七年公布者,中、交两行资本、官股均只占五分之一;廿四年所公布者,则中国资本官商各半,交通官股多于商股。此次官股、商股如何支配,实一研究问题。三时召书城,商中储各项要务。旋运凯、朴之、叔雍先后来谈。叔雍来商与重庆谋取联络,促成全面和平各项办法。晚车偕淑返京。

六月八日 星期一

七时半到寓。为中、交两行事,呈汪先生,并臧青木顾问。

^① 此谈话于六日发表,宣布新设银行、钱庄,需经伪财政部批准。

旋到财部,处理下半年概算及取缔上海滥设之银行等问题。三时青木顾问来,谈木村顾问与吉川副顾问闹意见,几不能两立,言下有偏袒吉川更换木村之意。余表示木村不可变动,当谋调和之法。中国人事问题已使余心痛,复加以日本人事问题,应付其中实费苦心。旋考虑税校及税团之纠纷,决定均交与军委会改编成师。两年心血,数百万金钱之结果,一旦交出,似乎过于冲动,但不如一了百了,以免心烦。惟余领导无方,实须负责也。一时寝。

六月九日 星期二

八时半起。考虑改组税校及总团部案,决定丽久、君强均离现职;君强调为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丽久为副,余自兼校长及总团长,另派一正式军人为学校教育长兼副总团长。当(召)照树交此案,令其赴沪告君强,并召丽久告之。旋谒汪先生,商定以杨揆一调湖北主席^①,叶字亭调参谋总长。惟鄂绥靖主任及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尚无相当人选,又商调周学昌为教育部长,而以周隆庠为(南)京市长^②。返寓后臧思平,对实部^③发行公债三千万组织农民银行,表示反对,谓中、交两行将复业,可令其兼作农业放款;思平对此必不满也。星者谓余五、六两个月必有人事烦恼,至亲之思平、君强,此时已对余不满矣,星者之言果验耶!惟余就事论事,人之爱憎,不必计也。

六月十日 星期三

七时半起。幼儿自北京转沪来京。旋到部,签定兵器借款契约^④,并处理其他要件。下午,赴中储,处理积件。五时在家接见

① 原伪湖北省主席何佩瑋,于本月六日被日军毒死。二十八日伪国民政府任命杨揆一继任。

② 此项任命未成。周隆庠时兼任伪国民政府时局策进委员会副秘书长。

③ 实部,即伪实业部,部长为梅思平。

④ 是日,周佛海与日本正金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岸浪义质,签订《关于向日本购买武器、被服等军需资材活期透支借款契约书》,总额三千五百万元。

木村顾问,商中储今后应作各事,并谈及吉川摩擦之事,嘱暂忍耐。晚,赴畑大将之宴。九时半返家。约李李谈武汉事,劝慰之。十二时寝。

六月十一日 星期四

八时起。谒汪先生,商武汉事,并报告整理中、交及强化中储等情形。旋出席中政会。散会后并代汪先生主席〔持〕全国经济会议。下午,在家召开联络会谈,提出整理中、交及金融设施等问题。旋接见木村顾问,商中储事。本日为余四十六初度,贺客盈门,苦于酬酢。念驹光虚度,马齿徒增,而事业、德行一无成就,将来必与草木同朽,欲为历史上之人物,恐不可得也。旋念此次处理税警部队及学校事,一再误于冲动,后悔莫及。今后无论何事,当一再审慎,切不可逞一时之气,否则,将来必失败于此也。晚,饮酒甚多。志一、援道、叔萱、李李等来,谈至一时始散。

六月十二日 星期五

八时起。本日为母亲生日,晨起向天祷告,祝高堂康健,母子早日团圆。余一向早起、晚睡均必默祷,至诚格天,谅天必从人愿也。(祷)告后赴银行及财部,处理要件。下午,在家接见都甲大佐,谈如何促成全面和平,而对于蒋是否肯和,特加研究。余断定蒋必不和,除非日本撤退在中国(包括东四省)之军队,但此必为日本所难能。蒋明知日本难办,而作此主张,即可表示其无意言和。渠深以为然。又告以除强化国府,使其独立自由外,无促成和平之法;此法见效虽缓,但舍此无路可走。渠亦赞成。旋永井大佐来见,有所洽商。今日特设寿堂,拜寿者较昨日为多。未知母亲今日作何状态,是何情形,不禁魂飞膝下。晚,淑慧偕幼海赴沪。

六月十三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机场,送汪先生赴粤^①。旋至中储,接见日本来华之新闻记者十余人,谈一小时。处理要件。访影佐,并在其宅午饭。下午飞沪,六时始到家。与淑慧、幼儿、慧海闲谈。未见任何客,仅电话中处理要务数件。十二时寝。

六月十四日 星期日

九时起。书城来,报告中储各重要近事。对于某重要干部受贿,已略查有实据。外间传说颇盛,余始终不信,今果然,且由书城查出,足见用人之难。今后当力为注意,相机处罚;而书城之忠实,于此可见。下午,召君强、丽久,指示校〔税〕警学校及总团部人事调整方针,并对两人切予告诫。旋约叔雍来,商对重庆促成全而和平进行步骤,尽人事而已。接见其他来客数人。晚,瞞月^②来,请示税务各项问题,嘱其提早筹划火柴、卷烟税率改订,务于七月实行。十二时半寝。

六月十五日 星期一

八时起。到行。处理要件,并与木村谈吉川事。下午,在寓约集周作民、唐寿民、李思浩与影佐见而,谈一小时余。影佐说明渠虽调动,日本对华国策决未变更;并盼对于日本人在华之不正当行为,毫不客气常对日上级当局切言;最后说明近卫声明之原则尚未能实现之理由。六时半偕影佐赴重光堂。此地为和运谈判之发源地;和运发展后,影佐居此,现让与公博。本晚与公博特于此为影佐饯别^③。十时宴毕返寓。外间谣传余被暗杀,因之中储券各地

① 本日起,汪精卫赴广州视察并接见德、意驻广州总领事等,二十一日返回南京。

② 瞞月,邵式军,伪财政部税务署署长。

③ 本月六日,影佐祯昭将奉命回国。

均不收用,当即电话各方辟谣。谣传虽可笑,但余之地位实与中储券共存亡也。

六月十六日 星期二

八时起。赴中储。接见小原财务官、谷口顾问附等,并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在寓。处理琐务。晚,宴日人古海、下村、伊藤等。十一时寝。

六月十七日 星期三

八时起。到行。见客来[多]人,并与木村商处理收回之旧币之各种办法。下午,约寿民来商中、交复业问题。青木顾问来,谈整理统税及调和木村、吉川两人问题。青木对于吉川似有偏袒,表示将来或须更动木村。余表示如须更动,则两人均须更动,去木村而以吉川继之,实不公允。青木默然。式军来,商统税各项问题。晚赴公博处,会晤殷同,谈与重庆联络,以促成和平。日前派袁良赴渝,刻阻于金华,尚无前进消息。十二时返寓。即寝。

六月十八日 星期四

九时起。今日为旧历端(午)节,银行休息。拜节者相继而来,嘱幼海接待。伊藤来,商下月赴日各项问题;商定赴东京策动组织南京同志会,网罗与国民政府有关之军政及各方日人,而以阿部大将为会长,谷萩为干事长,以加强支援国民政府之运动。未知能否成立也。下午赴行,会同书城、青木、木村、吉川,商于本月二十五日起,先就京沪两地禁止旧币流通。返寓后,亲草关于此事之谈话稿。旋心叔、运凯等来谈。十二时寝。

六月十九日 星期五

八时起。到行,处理要件。下午,在家料理琐务。六时叔雍

来,谈联络重庆问题、促成和平问题。叔雍、同生^①均以须包围蒋之左右,由元老或左右进言,以黄袍加身方法,提议和平;蒋则以俯顺舆情,尊重元老之方式,同意和平。余殊不以为然。蒋如不加以暗示,任何人不敢在蒋前言和也。过去吴稚晖等关(于)反共及阎冯战争诸役而发表之议论,均受蒋之暗示也。宋太祖如无暗示,部下岂敢以黄袍加诸其身?但如何能使蒋暗示,实为问题;叔雍等之见,实为倒果为因也。晚,赴啸月处看电影,一时半始返。

六月二十日 星期六

八时半起。到行。约集木村顾问、吉川副顾问,告以顾问室热心协助中储之强化,固极可感,但中储乃独立国家之独立中央银行,如认为傀儡银行,一切由顾问室统制,则有损中国主权。中国固不能承受,日本亦为失策。吉川表示其协助诚意,谓有时因过于热心,或有过甚之处,今后当力戒,望谅解其本意。下午,在家接见浙东行政长官沈尔乔^②,谈浙东行政方针。戴英夫等四人先后来见。旋约寿民及震修,详商中、交两行复业问题,以备与日方进行具体交涉。晚,应周作民、唐寿民之宴。十时返寓。与淑慧等闲谈。十二时寝。

六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九时起。召集税警总团参谋以下各重要干部及税警学校各处长,恳切告诫,勉以同心协力发展事业。旋召书城,商中储应行改革各事项。下午,召集中储各重要干部,勉以廉洁奉公,不可予人以攻击口实;并勸以自动工作,切不可由顾问室推动,被动的服务。旋召见上海社会局长凌宪文,谈抑平物价。啸月来,谈税务问题。

^① 同生,即殷同。

^② 五月二十六日,伪行政院第一一三次会议决定,设立伪浙东行政长官公署,特派沈尔乔为伪行政长官。

夜车返京。

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七时半到家。清理积件,并约君衍商京沪禁止旧币流通之法律手续。十时谒汪先生,谈近事一小时。返家后,学昌来见,谈人事问题。下午,先后接见日高公使、青木顾问、木村顾问,分别商谈要务。晚,(赴)野田中将之宴,座仅余及永井、都甲两大佐,谈全面和平、国府强化等问题,由原则至具体事项,谈三小时。十时返家。杨揆一来,谈拟辞鄂省府主席,劝慰之。公博、思平来,谈抑止〔制〕物价等问题,十二时辞去。头痛甚。一时始寝。

六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政院会议。十一时散会。到行处理要件多起。下午,访重光大使,谈强化国府与促成和平之关系。告以强化国府,虽非促成全面和平之惟一条件,但为先决条件;非谓国府强化,全面和平即立刻实现,但国府不强化,全面和平决难实现。当详阐其理由,谈一小时半。重光甚表同意。返家后,苏成德来报告首都警察问题。晚,陪汪先生宴松井顾问^①。返家后,李季来,谈武汉问题。默邨^②来,谈社运问题。本日淑慧偕玉薇、玉琴来京。十二时寝。

六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八时起。先后赴中储及财部。十一时奉召赴汪先生处,会同公博商人事问题,决定驻日大使、教育部长及南京市长均暂不更

① 松井顾问,即松井太久郎。曾任华北日军特务机关长,时继影佐任汪伪最高军事顾问。

② 丁默邨,时兼任伪新国民运动委员会常委。

动,惟李圣五^①太不作事,实误国也。下午,在家先后接见日高公使、青木顾问、石黑总领事、住谷大佐,分别商政治、财政及物价等问题。旋召见海州盐务局长^②,询盐产及运销等情形。六时半再谒汪先生,商军委会人事,保荐鲍文樾为办公厅主任。晚,思平来,谈抑平物价办法。仲云来,谈接收金陵大学情形。十二时半寝。

六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散会后,先后赴财部及中储。本日中政会通过下半年概算,难关又度过一重矣。惟纸面上虽系收支平衡,恐仍系虚收实支,将来亏空必难幸免也。下午,召开联络会谈,提出平(抑)物价,恢复苏杭等地常关等问题。散会后,永井大佐谈殷汝耕问题;松井中将谈苏成德问题。最近日人对我人事似有过问倾向,须慎防也。接见李长江,知军队及民众疾苦,焦灼欲狂。晚,思平、君强来谈。十二时寝。

六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八时起。赴中储。十一时汪先生召见,商苏成德问题^③。余除述苏自行辞职,政府即使照准,对于日方,政府必须有严格表示;否则,此端一开,必启用人干涉之渐也。下午,接见太田宇之助,听其报告东京最近政情。日本前驻俄大使大田^④、前驻希腊大使川岛^⑤来见,谈经济、政治各问题一小时。余对于日方在华经济设

① 李圣五,时任伪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驻德国大使兼驻丹麦公使(未到位)。

② 时任伪海州盐务局长为季圣一。

③ 苏成德时任伪首都警察总监,因扩大所属保安大队势力等与日本“松机关”支持的李士群间矛盾加大,汪精卫为调解关系,决定将苏成德调任伪行政院政务委员,其原职由邓祖禹接任,并在本月三十日行政院会议上通过。

④ 大田,大田为吉。一九三二年曾任日本驻苏联大使,一九三六年辞职。

⑤ 川岛,川岛信太郎。一九二六年曾任日本驻希腊大使,时任东京商科大学讲师。

施多所指摘，并谓日方如此，决不能使我国人相信日本放弃侵略政策，与华平等合作也。召见谷口顾问附，听其报告武汉筹设中储支行^①之情形。晚，偕淑慧赴李季家，思平亦来，谈至十二时始返。

六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中储。下午，在家接见顾宝衡，商粮食问题，涉及资金、购买、仓库、运输等问题，谈一小时余。袁殊来^②，报告江苏情形。苏成德及君强先后来，有所商谈。晚，季季来，谈军事问题。十一时辞去。自还都以后，每年深惧水旱灾害，去、昨两年，均获幸免。今年天气不正，今已阴历五月半，而温度仍在八十度以下；汉口频告水涨，今年水灾殆难幸免欤？年岁即使丰收，粮食已成问题，如成水灾，则饿殍（同‘殍’）真将塞途载道！政府无力救济，何以对人民耶？焦灼之至。一时始寝。

六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八时起。草拟纪念“七七”事变论文，内容为：日本对华仍未能正确理解，充分认识，对于事变解决不抱乐观，并谓三年来为中日两国百年大计，力竭声嘶，而现状依然如故，目的渺不可期，至为悲哀。十时日高公使来见，商清乡区禁止旧币流通^③，广东实行新旧币全面交换，及改组中、交两行等问题。下午，谒汪先生，报告近

① 伪中储行汉口支行准备于八月三日成立，由洪学周任经理。

② 袁殊，时任伪江苏省政府教育厅长、江苏清乡教育主任委员、清乡地区党务办事处副主任。

③ 本月二十一日伪中储行整理旧币委员会通告：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等十一城市，兑换旧法币一律于本月二十一日截止；其他地区如太仓、扬州、宁波等及上述十一城市所属乡镇等延至三十日止。二十五日，南京市区、上海旧市区及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两特区，禁止使用旧法币，并停兑小额旧法币；二十七日伪财政部公布《禁止使用旧币补充办法》，规定：目前仅禁止使用旧法币，并不禁止持有；自禁止使用日起两周内，对违反者仅予警告，不予没收。三十日，伪江苏省政府主席李士群发表布告，称：清乡各县情况特殊，兑换旧币日期展至七月十五日止。

事。书城自沪来,商中储重要问题多件。滨田大佐自东京来,密告为强化国府起见,东条首相将于一月内来南京;余等对日有何希望,盼即早拟方案。晚,李季^①来,谈武汉问题。人鹤来,谈警察问题。十二时寝。

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八时起。召君衍,商广东省及厦门市新旧币全面交换问题^②。谒汪先生,商东条来南京吾辈应有之表示及主张,并谈其他要事,约一小时。旋访青木顾问,商物价及金融问题。下午,赴中储召开理事会。散会后,赴财部签订动用赔款还债基金协定,并处理其他要件。晚,宴野田中将及永井大佐。余主张农民银行券虽不能直接由政府收回^③,但不应听其自然,使人民损失。旋思平、心叔来谈各项问题。十二时寝。

六月三十日 星期二

昨晚头痛,肚泻,终夜未眠,热度三十八度以上,未克出席政院会议。下午,五时力疾谒汪先生,因汪先生电话询问,如余不能前往,汪先生当亲率思平、志一、柏生、君慧^④来,商东条来南京时应提之方案也。赴汪公馆商一小时半,决定大纲,分别起草。返家后,在卧榻接见上田省一;渠由沪来,愿与余同赴日作侧面活动,允之。晚,与心叔、志一、李季、思平等(商)各事。倦甚。本晚连泻六次。

① 是日,伪国民政府任命叶蓬为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参谋总长。

② 为“整理旧币”,七月一日成立伪整理旧币委员会广东省分会,汪宗准任主任委员;次日伪中政会决定七月十日起,广州、汕头、厦门三市实行新旧法币兑换。

③ 时伪财政部兑换及收回之“旧币”,只限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三行所印发之法币,农民银行发行之法币不在兑换之列。

④ 君慧,陈君慧,时任伪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全国经济委员会秘书长。

一九四二年七月

七月一日 星期三

九时力疾起。召君衍，商管理金融机关暂行办法。旋接见邓祖禹，嘱其就警察总监，并慰勉之。本日延土屋博士诊治。下午静卧。自晨至晚八时泻七次。晚，思平、心叔来谈。十一时寝。

七月二日 星期四

昨晚泻数过多，倦甚。榻间接见滨田、住谷两大佐，谈财政及军事问题。下午静卧，泻数稍减，热度亦退。晚，力疾宴宪兵队长森大佐。森为老友，且数日前已预约，不能辞退。深恐因此病或加剧，孰知谈笑之余，精神反佳。客去后，细审“管理金融机关暂行办法”，发现不妥之点仍多。此稿经君衍、书城及其他各人阅过，且将提院，幸余过细再看，否则必闹笑话。因此，益觉凡事不过〔可〕全委诸别人之手，必须自己过目且深思，始不致贻误也。

七月三日 星期五

七时半起。送淑慧赴沪。倦甚。召君衍来，指示昨晚发现不妥之处。召觉生，指示国库账目疑问之处。此账亦经觉生过目，待余指示后，始发现疑点，益相信凡事必躬亲也。日高公使来，报告日本卅日阁议决定，八月底特派特使访华，为东条或阿部，刻尚未定。下午，揆一来，商经营武汉问题，并接见仲云、学昌、亚白，分别有所商谈。本日报载，东线德军开始对俄总攻。去年冬季前未占领莫斯科，实出希特勒意外，此次如不成功，德国前途实颇危险。惟埃及将入德手，轴心阵营仍属有利也。

七月四日 星期六

八时起。先后赴中储及财部。四肢无力，处事未能悉心考虑。

十二时返家。下午,仅接见汉口张市长,谈武汉情形一小时。余主今后武汉须逐渐减少特殊化,而加强中央化,并略言办法及步骤。倦甚。处理琐务,并臧川本、冈田两大佐。叔雍来晚饭,谈至十二时始去。今日热全退,泻亦止,惟头仍微痛。一时寝。连日念母特甚,臣[岂]高堂不安欤? 祷告默祝老人无恙,母子早日重逢也。

七月五日 星期日

九时半起。仍觉无力。上午,接见木村代议士等四人。下午,接见殷汝耕等六人。今日又泻,急甚。晚,孛孛、叔雍来谈。十二时寝。

七月六日 星期一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十一时谒汪先生,请示赴东京各项事务。三时访青木顾问,商赴东京各项问题。返家,接见住谷大佐及周学昌等六人。六时赴重光大使之饯行宴,先谈一小时,告以:重庆深信英、美必得最后胜利,故目前决不言和;但日本之条件,与英、美胜利时重庆所得者相差无几,重庆何必待英、美之胜利? 且英、美胜利未必可期,故只须日本讲和条件好,且保障必能实行,重庆亦非决不言和也。但就日本目前空气言,余实悲观,盖日本急于求了,而又不愿偿付较优代价,前途殊未可乐观也。夜车赴沪。

七月七日 星期二

八时到家。稍事休息。忆昨对重光大使谓:吾人劝重庆言和,必须使重庆信任日本无侵略中国之心,然欲使重庆相信,必须使吾人先信。老实说,余无此信念,并列举事实说明之。重光闻言失色,并说明日本最近情形变化,不必杞忧。九时到行,约小原商近事,并处理要件。下午,约寿民商改组中、交两行事件。晚,赴公博(处),商军事、政治等最近问题,尤注重于派人赴渝进行全面和平。

十一时返家。与淑慧及慧女闲谈。一时始寝。

七月八日 星期三

八时起。赴中储。召开改组中、交两行中日联合委员会,交涉半年,今日始告成功。我方出席除余以外,为书城、寿民、震修、素民;日方为堀内公使、落合次长、为本部长、小原财务官等。由余主席^①,说明望于九月一日复业,并逐步将华南、华北及海外之两行分、支行统一管理,以期两行之完整。堀内发言,日方当协力进行^②。下午,接见赵正平、曾毓隽^③等。曾于段祺瑞当国时,曾为一代红人,今潦倒落伍如此,因戏谓淑慧:余虽当政治要冲,将来恐亦有此日。盖政治上之升沉、成败,实变化多端也。访思平、公博,商对日本提出之要求,作余此次赴日之腹案。晚,召式军,谈税务。一时始寝。

七月九日 星期四

八时起。到行。下午,仍到行,接见青木顾问,商赴日手续及在东京访晤各大臣及财界要人程序,并商管理金融暂行条例。旋百武来,谈与重光及后宫均曾商洽,拟在岳州地区设中立地带,以启全面和平之端,询余意。告以甚佳,但华北及浙东均在作战,而日机又四出轰炸,仅于岳州设中立地带,不足取信于重庆;同时,须全线事实休战,并停止轰炸,始有意义,此点恐日方不易办到。百武无辞可答,但其用心殊可嘉也。晚,赴式军家看电影,一时始返。

① 该会议由日本驻上海公使堀内干城和周佛海轮流任主席。

② 是日会议决定,该会议根据《处理中、交两行要纲》,处理两行复业的一切事宜;在两个月内,两行恢复营业。

③ 曾毓隽,字云霈。福建闽侯人,一八六五年生。曾任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一九三八年拒绝参加伪南京维新政府,出走香港;六月重庆国民政府任命为赈济委员会委员。一九四一年五月去职。

七月十日 星期五

八时起。赴中储。见客多人。正午，赴六三花园正金银行之饯别宴。下午，在家接见张子羽、陈宝骅，分别谈全面和平进行，嘱两人秋凉赴渝一行，并设法通电。目前虽时机尚早，但两国相争，必有和平之日；宁渝本为一家，不可不预为联络。召见邱访陌，谈所得税办法。晚，赴思平处，宴青木。宴毕，与思平、寿民、心叔略谈。十一时返家。一时始寝。

七月十一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中储。见客多人，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在家准备明日赴日一切琐事。十二时寝。

七月十二日 星期日

六时半起。淑慧、幼海赴〔送〕至机场。八时半起飞。过海高度在三千五百英尺之上，冷甚，未带衣，苦极矣。十二时抵福冈，略事休息，并午饭。一时半起飞。因受寒，头痛极矣。五时抵东京，徐大使及日方知友来接。赴帝国饭店，略憩，即赴大使馆应徐大使之洗尘宴。七时半乘车赴热海，头痛略愈。九时半到达热海。临海滨，恐美国潜艇来袭，实行灯火管制，黑极。十时抵山下别庄，沐浴就寝。去年六月曾在此住三日，旧地重游，宛如回家也。

七月十三日 星期一

九时始起。终日无事，休息而已。下午，随员四人来商明日赴东京各项手续。十时寝。

七月十四日 星期二

七时赴〔起〕，改御礼服。八时五十分出发，十一时十分抵东京，陆、海、外、财各要人赴车站迎接，即进宫记名问安。下午分访

东条总理、东乡外务大臣、贺屋大藏(大臣)及松平宫内大臣;与贺屋谈一小时,涉及财政、金融各重要问题;东条、东乡约期再行详谈。晚,应贺屋大臣之宴,极盛大;余演说中国财政、金融问题。八时半散。与青木商明日发表声明,并处理其他事务。热极,忙甚,幸身体尚能支持。致缄淑慧,报平安。十一时寝。

七月十五日 星期三

七时半起。访海军大臣岛田及军令部长永野。十时半晋谒日皇。据云七、八两月因暑热,向不接见外宾,且明日即临幸避暑地,此为破格优遇。握手后,首谓今日能再相见,不胜愉快。盖去年随汪先生来日,曾一度谒见也;次询旅行安否;再询主席健康。复谓闻协助汪主席,为中日亲善而努力,不胜感谢,望今后更为努力。再询拟留东京多久。最后祝此行成功,即握手告辞。旋访陆军省及参谋本部。午赴陆军省之宴。下午,访日本银行总裁绪城,谈一小时。复访兴亚院长宫及川中将,谈一小时半。返帝国饭店,接见新闻记者,发表声明^①。晚,赴及川长官之宴。九时半返旅社。十一时寝。

七月十六日 星期四

七时半起。访正金银行总经理大久保,旋参观东京票据交换所。午赴日本银行之宴,到金融界领袖四十余人。宴后恳谈。余对于日本在华经济设施之不当,使中国商人无生存之余地,使国民政府对人民失去信仰各点,毫不客气加以指摘,在座者为之动容。下午,参谒明治神宫,如日人到南京谒总理陵墓然。旋访三笠宫殿下,承其与王妃出见,并备茶点,谈半小时。辞出回寓,与青木顾问

^① 周佛海在对日本记者的谈话中称:他这次访日,是为了答谢日本“协力”改革币制,“并与日当局商谈今后两国在稳定发展金融上之合作问题”、要求“日本朝野予更大之协力”。

商日借日金一万万作中储发行准备。晚,赴徐大使之宴。散后与谷萩大佐^①商明日召集新闻杂志干部谈话会。倦极。十时寝。

七月十七日 星期五

八时起。接见宫本中佐,谈中国参战问题,军部方面似极赞成。旋约集日本重要新闻杂志干部四十余人,开恳谈会一小时半。正午赴东条总理之宴,全部阁员作陪。三时访东乡外务大臣,谈中国参战及财政金融问题。东乡对于中国参战表示异议,谓:此足以妨碍全面和平。余告以全面和平与中国参战无关;中国参战至少不致妨碍全面和平,而于强化国民政府颇有效力。谈一小时余,不甚投机。旋访航空总监土肥原。晚,赴东乡大臣之宴。宴毕,复由外务省旧友松本、田尻、太田、矢野、山本、山田六人约,往金田(寓)中便酌;阿部大将闻余在,亦赶来晤谈。十一时返寓。

七月十八日 星期六

八时起。九时访财界元老池田成彬,谈两小时。对于在华所作所为不合理之处,详加指摘,盼能改正。并谓:日本政府虽再四声明,强化国府之方针毫不更变,但具体事实之表现,多与方针相反,令吾人不能安心。池田表示设法纠正。午应东亚经济恳谈会等七团体之公宴,到四百五十余人,诚盛会也;演说十五分钟。下午,外务省调查部长田尻来,谈中国参战及重庆工作一小时半。晚,赴青本顾问之宴,到财界领袖五十余人;将余席间演说,广播日本全国。复赴佐藤军务局长之宴。佐藤表示,军部对中国参战甚表同意,当促其成。十时半返寓。

七月十九日 星期日

七时半起。本日作私人访问,先后访旧友前驻华大使本多、前

^① 谷萩大佐,即谷萩那华雄。时任日本大本营陆军报导部长。

海军大臣及川、前大藏大臣石渡、前总理大臣平沼；至近卫，因赴轻井泽避暑，松冈前外相因病，未能见面。正午，赴永井柳太郎^①之宴。下午，赴我国大使馆，访徐善伯大使，谈一小时。晚，应陆军大将林銑十郎^②所领导兴亚同盟之宴。宴毕，(以)余名义(宴)请陆军省及参谋本部与中国事务有关之少壮军人武田大佐、铃木中佐、宫本中佐、高冈少佐、谷萩大佐、塚本中佐等。十时返寓。电汪先生及淑慧。十二时寝。

七月二十日 星期一

八时起。访阿部大将，谈二小时，涉及中国参战及财政金融问题。午赴外交协会之宴，到前任各国大使、公使、陆海军退役上、中将及实业界领袖一百五十余人。余演说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重庆动向及中国人民心理，藉促日本之反省。下午，访西尾大将及企划院总裁铃木中将，各谈一小时。晚，赴实业界高岛之宴，并赴花蝶二次宴。十一时半返旅社。即寝。

七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八时起。拍有声电影一分钟。旅〔旋〕视察中储东京办事处。午赴儿玉总裁之宴，便中谈调整各合办公司，尤以华中盐业公司等问题。下午，赴松冈洋右家送花篮，闻其病也。旋赴冈部家，约犬养晤谈。犬养因事牵涉，曾入狱，刻假释出，慰之。晚，先后赴工商大臣岸^③及台湾银行之宴。十一时半返旅社。电汪先生。即寝。

① 永井柳太郎，曾任外务省次官、拓务大臣、民政党总干事，一九三七年二月起任递信大臣。

② 林銑十郎，曾任近卫师团长、朝鲜军司令官、教育总监兼军事参议官、陆军大臣、首相等。一九四二年五月，任大日本兴亚同盟总裁。

③ 岸，岸信介，松冈洋右的表弟。曾任伪满洲国实业部次长，一九四〇年升任日本商工次官，一九四一年十月起任商工大臣。

七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八时起。上午，整理文件，并应多数日友之请，写字十余幅。余字本拙，但最近觉胆子稍大，辄为人作书，字亦似较前稍佳。午应前大藏大臣河田之宴。下午，接洽借款日金壹亿圆作中储发行准备，大致商妥。坂西中将及长尾氏来见。长尾为实业界新进有力分子，谈半小时。晚赴财界元老结城之宴，大藏大臣、日本银行总裁及财界重镇十余人列席。九时返旅社。倦甚。沐浴就寝。

七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国民新闻》座谈会，到者均日本极右翼人物，谈一小时半；对于中国仍有控制思想，真所谓右翼。余表示，对日本在东亚之领导地位不惜承认，但望日本须承认中国之自由平等。十二时出席海军大臣岛田之宴。下午，出席东洋妇人教育会，并接见（东京）都新闻记者。晚，出席正金银行宴会。八时出席同盟社、朝日、日日及读卖三新闻社主持之民众欢迎会，到三千五百余人，洵盛会也。演说半小时^①。十时返旅社。写字数幅。十一时半寝。

七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昨晚热甚，三时后始渐入梦。八时起。出席《读卖新闻》座谈会，谈全面和平及国府财政金融政策^②。正午，招待财界要人四十

① 周佛海发表题为《访问友邦日本》的讲话，表示将出全力，与日本协力，以完成大东亚战争。

② 周佛海在读卖、日日、朝日等新闻社的欢迎会上讲话，谈如何实现“全面和平”。他说：“今后将出其全力与日本相协力，以完成大东亚战争”。具体作法为：“第一，在确立治安，以减轻日军之负担，如此日军即可自和平区调往南方”。“第二，增加生产，俾在物资上与日本协力”，通过统一通货，“致力于生产事业，在战时必要物资之范围内，全部贡献于保卫大东亚战争”。第三，在思想上开展“新国民运动”。“将先集中和平区内各地之青年，俾将其过去依赖英、美及抗日之思想，予以彻底涤除，同时以和平建国之思想及大东亚战争之意义为基础，再予训练”。

余人午餐。一时半再度访东条总理大臣,谈中国参战及中国财政金融问题。渠表示强化国(府)方针不仅不变,且须以全力实行;对余所述中国参战理由,认为正当,允速研究。旋访头山满翁^①,八十八岁老人也;谈总理^②当时情(形)。返寓,接见《中外商业》、《新报》记者。晚,宴陆、海、外、财次长以下重要事务官及兴亚院及川长官等。散会后,赴阿部大将之宴。十一时返寓。本日热甚,几不能支。

七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日本银行,晤结城总裁,正式商借款壹亿圆,相约二十八(日)下午三时签字。旋乘火车赴大矶,访山下老人,并午餐。四时乘车赴热海,住山下别庄。在东(京)活动十一日,已觉心力交瘁,来此暂忘一切,休养身心,以便返国后工作。十时寝。

七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九时半起。散步庭园,望海天一色,俗尘为之一涤。下午午睡二小时。此地温泉极佳,人浴三次。晚,明月在天,风在树间,至足怡情。十时寝。

七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九时起。觐东条总理、近卫公爵、及川长官、铃木总裁、土肥原总监、佐藤局长、谷萩部长、池田成彬先生、松平部长九人。下午稍睡,觐山下先生致谢。此老七十八岁,精神极佳,为国民政府一有力支持者,至深感佩。晚散步树林间,月色极佳,清风徐来,诚仙境也。十一时寝。

^① 头山满,日本浪人,黑龙会首领,与孙中山先生相识。

^② 指孙中山先生。

七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八时起。乘车赴东京,当即访贺屋大藏大臣,决定一亿日圆借款。旋赴日本银行,与结城总裁正式签订契约。此不过宣传作用,心理上似乎中储券多一层准备而已。此款并不动用,惟发行准备,亦不必动用耳。田尻部长来访,盼李北涛能来东京一行,再赴重庆。晚,赴京都帝大同窗会之宴,到者均前辈,共十五人,内有前任大臣三人。十时返寓。

七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八时起。进宫留名辞行。返旅社,书字多幅。正午,赴大使徐善伯之宴。四时半访东乡大臣,对于中国参战仍表示是否得策及有无必要,须就遂行战争全盘考虑,但谓国际情形变化极快,中日两国须急研究中国参战问题,以便随时可以应付。察其意,似正待德、苏战局之结果也。晚,赴及川长官之宴。十一时返寓。

七月三十日 星期四

七时起。乘车赴羽田飞机场,陆军、外务、大藏各省及兴亚院各重要人员与知友送行。八时二十分起飞。十二时抵福冈。接见记者,略谈。一时一刻起飞。五时到沪。淑慧及财部、中储各要员候接。晚,心叔及啸月来谈,旋君强亦至。二时始寝。

七月三十一日 星期五

八时半起。较东京尤热,心燥[躁]意烦,拟赴行未果。孙少云、鲍志一来,谈军务。下午,三时接见日本记者;三时半接见中国新闻记者;四时日高公使来访,谈南京近情一小时;五时访汪夫人。返寓后,约书城来,谈中储及信托公司最近要务及重要金融问题,约一小时半。晚,公博、士群、心叔、君强先后来谈,感触颇多,前途难关重重,未知何以克服也。十二时寝。

一九四二年八月

八月一日 星期六

八时起。思平自京来,谈半小时。旋到行,处理要件。十二时赴公博家便饭。三时接见久保铁夫,谈新国民运动^①及社运近情。四时汪夫人来,谈半小时。旋约唐寿民来,谈交通银行及其他金融问题。刘少岩来谈各项近事,叶扶霄来谈近事。处理例件、琐事。十二时寝。

八月二日 星期日

八时起。接见邱访陌谈所得税问题;吴震修谈改组中、交两行问题^②;召见薛司长、燕参事,询调查税务署、统税局情形。旋核阅改组后之中、交章程草案,并拟定两行董事及监察人名单。下午,木村顾问来,谈推广新币、处理旧币及其他重要金融问题一小时半。旋偕淑慧赴宏恩医院,探问丁岫云夫人病状。返寓后,叔雍来谈近事。晚,赴公博^③家便饭。返寓,召见邵啸月,谈税务情形。十二时寝。

八月三日 星期一

八时起。到行。约集书城、木村、吉川,商改组中、交两行间

① 所谓新国民运动,系汪精卫汉奸集团为巩固日伪统治,于本年一月发起的推行奴化教育的运动。为此,于本年六月二日伪行政院会议决定成立“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汪精卫兼委员长,周佛海、陈群、李圣五、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陈春圃为常委,林柏生为秘书长。七月四日召开第一次全会,决定成立“青年团”和“童子军”,作为“训练”国民的机构。

② 本月一日,汪、日处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联合委员会发表两行复业方针,规定两行在中储行领导下,作为一般商业性银行继续营业。

③ 伪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于一日成立,陈公博任主任委员。

题。刘星辰^①来,报告浙江财政情形。见客多人。下午,到行。与正金银行签订日金三千万圆借款,作中储印刷纸币之用^②。旋赴兴亚院,访太田长官及落合次长,为归国后之拜访,谈半小时。返寓,约李北涛商请其先赴日一行,再赴渝探视近情。周作民来,谈半小时。公博来,谈参战后我应取之步骤及派人赴渝等问题。旋偕公博赴思平处,谈日本在华各种不合理之经济设施,拟列举事实,提出交涉。返寓,料理行装。夜车返京。

八月四日 星期二

七时到。车到站,欢迎者多人,并有军乐队,为之不安。八时半谒汪先生,报告一切。旋出席政院会议。散会后,复谒汪先生,谈商各要件一小时。返家,料理积件。下午三时访重光大使,谈一小时。返家,召君衍,谈财部要件一小时。学昌来谈近事。永井大佐来,告以在日所谈参战问题经过。南京较上海尤热,几不能支。客去后,处理积件。念母亲安否不卜,生死不明,不禁心痛哭〔泪〕下。家国之忧,何时能已,为之潸然。十二时寝。

八月五日 星期三

八时起。赴中储。十一时访畑总司令及后宫参谋长,谈在东京情形,尤以接洽参战问题经过。盖余在沪时,曾电主席,请在京先与日军总部及大使馆接洽,否则彼必怪我何以不在京先谈,径向东京接洽;主席回电,嘱余起程,不必待总部及使馆之回答。而此时尚官适赴武汉,故余在东京谈时,日军总部接东京军部电,始悉此事,因生误会。经余解释,始明了并谅解。大约日中央军部赞

① 刘星辰,本年六月二十三日伪行政院——六次会议被任为伪浙江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

② 契约规定,该借款以上海华中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永礼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华中电气通信公司股票作抵押。

成,此间不致反对也。此为余此次赴日秘密任务,盼能于两三月内实现也。下午,接见福田顾问,谈财政、金融问题。顾宝衡^①来,谈粮食问题。默邨,谈社运问题。晚,赴汪公馆宴。九时返家。热甚,乘凉庭院,卧看星月,不觉遐想。十二时寝。

八月六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散会后,与汪先生略商军委会机构改革问题。余认为顾问部所拟方案,动机如何姑置不论,就事论事,实为合理;至人事问题,乃另一问题也。旋赴财部。下午,出席联络会谈。散会后,援道来谈顾问部有望其为参谋长,渠似亦愿一试。告以事实上或将由渠担任,但余决不为渠庆,盖上下内外极不易处也。晚,赴后宫参谋长之宴,客仅余一人,由野田、松井两中将与永井大佐陪,聚谈甚欢。九时返家。本年较前年尤热,寝室内彻夜为九十二度,不得已卧冷气间,但恐身体受伤也。

八月七日 星期五

八时起。先后赴中储及财部。下午,朝比奈^②来见,盖日本青年训练专家,此次由新运会聘请来华也。询余青年训练。告以须爱国精神为主体,离开(国)家,以大东亚相号召,不足以取信于青年也,此其一;应以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此其二。青年训练如不先决定中心思想及基本精神,决不能收效。渠似赞成。旋接见孙总司令良诚等六人,分别有所商谈。晚,默察世界大势,本年十月内必可窥出变化端倪。德军已入北高加索,至北非战局,虽暂停顿,补充完备,德必取开罗,断苏彝士运河,如此,土耳其、伊朗、伊拉克态度必变,不仅近东局势,即印度形势,亦必大变。此轴心国

^① 顾宝衡,本年七月七日伪行政院指派为中央物资统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② 朝比奈,朝比奈策太郎。曾任日本兴亚院书记官、文部省教育局企划部长,时任大日本青少年团副团长兼团事务局长。

必占优势也。

八月八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中储。接见中村参事官,并处理要件。下午,在家见客多人。晚,赴松井中将之宴。九时半返家。此次赴日,备受日本朝野欢迎,不知者以余必得意,其实余惶惶然如履薄冰,返国后政院会议及中政会均不报告一语,盖恐忌之者中伤也。近常以“持盈保泰,忧谗畏讥”八字,时时自惕,以免一不经意,为人暗算。至此,始悉古来当国大臣,一言一行,均必慎重之意义也。闻英相邱吉尔在苏京^①,盖苏俄似表示,如不即辟第二战线,苏将与德单独媾和,故邱往晤斯大林。苏是否有单独媾和之意,不得而知。以余度之,或无此意,惟邱赴苏与第二战线有关,必为事实也。

八月九日 星期日

八时起。赴汪先生处,会同思平、君慧^②,商物资统制、物价管理等问题。便中谈及社运会问题。关于此事,思平与默邨摩擦益深,余处其中,实觉左右为难。返家,接见吉川副顾问,商粮委会资金问题。滨田大佐来,报告顾问部关于改组军委会之意见及商谈经过。下午,先后晤永井大佐、中村参事官,将本晨请示汪先生得其许可之中、交两行董事、监察人名单^③分别出示,并商其他问

^① 邱吉尔此次访苏是在十二至十六日,会谈中邱吉尔表示不愿先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而是主张先在北非开辟“第二战场”(即“火炬计划”);斯大林称英美违背诺言,但支持其北非行动。随同访问的有美国总统驻英特使哈里曼。

^② 陈君慧,七月七日伪行政院指派为中央物资统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③ 中国银行总行董事长冯耿光,常务董事吴震修、沈凉昭,董事周作民、戴国庐、朱朴、张素民、邵鸿铸、赵尊岳、金雄白、王仰光,主席监察人兼常驻监察人卢学溥,监察人张文焕、顾鼎贞、邵树华、孙曜东,经理潘寿恒,副经理李祖莱、经润石。交通银行总行董事长唐寿民,常务董事陶俊人、卢宠兰、董事叶扶霄、王承祖、李思浩、裴复恒、柳汝祥、朱博泉、吴继云、周叔廉,主席监察人兼常驻监察人段宏纲,监察人叶崇勋、汪仲陶、尤菊荪、陈维政,经理陈子培,副理杨蕴闲,总务处长萧聿斋。

题。五时谒汪先生，商军委会改组及人事问题。午后，大雨如注。昨立秋，今即下雨，气节真灵应也。晚温度八十二，降十度。一雨成秋，信不诬也。晚，思平来谈。十二时寝。

八月十日 星期一

八时起。先后赴中储、财部。下午，在家见客六人。目前局势极难应付，中国内部人事问题已使人头痛，复加以日本人事问题，综错复杂，愈益纠纷，应付其间，实非易事也。晚，思平、人鹤、仲云来谈。十一时散。综合各方情形观之，此次世界大战完全结束，恐须至一九四五年下半年，此三年之日子，实不易过。就中国而论，明年以后，恐较今日更苦也。十二时寝。久之未能成睡。

八月十一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政院会议。旋赴中储。下午，民谊等八人先后来谈，七时始晤毕。倦甚。为日人书字四条。李季来，劝其忍耐待机。十时乘车赴沪。此次苏罗门海战^①，双方均称自己胜利，就余观察，此次海战结果，英、美之损失大于日本，实无疑义。但其中有不可忽视者，即过去英、美在太平洋均系被动的防御，此次则为主动的攻击。故今后形势变迁，宜严重监视也。热甚，几不能睡。

八月十二日 星期三

七时许到家。慧女已由青岛回沪，起身坐候，幼儿尚未起，淑慧旋亦起身，谈至九时。赴中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在家接见尾川中佐，旋默邨、心叔等来谈。晚，召嘯月来，谈调查税务局情形。客散后，与淑慧及幼儿、慧女闲谈，颇富天伦之乐。十二时半始寝。

^① 苏罗门，即所罗门。本月初美军对该岛日军发动反攻，并于七日在该群岛中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

八月十三日 星期四

八时起。赴中储。见客多人。下午约寿民来,谈交通银行改组复业问题。晚,赴公博处,商调整社运问题。十时返家。批阅公文。十二时寝。

八月十四日 星期五

八时起。赴中储。下午,在家接见顾继武。渠与默邨已短兵相接,万难妥协。余屡遇下属摩擦,应付其间,实感困难。此事如何调处,殊费头脑。旋召见震修,商中国银行改组复业问题。李择一及朴之来谈。晚,赴耿绩之家便饭。十时半返家。即寝。

八月十五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中储。召开中、交改组复业委员会。下午,约默邨商谈改组社运会及社运工作分工等办法。旋偕淑慧赴心叔家略坐,并赴兆丰公园^①散步半小时。晚,赴耿绩之家便饭。十一时返。

八月十六日 星期日

八时起。研究处理上海银行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库问题。有主张维持现状者,有主张根本取消者,均不免趋于极端,拟令任其存在,担任票据交换之责,而以差额决算移归中储。接见萩原顾问,谈金融重要问题一小时余,多可采取者。下午,召见叶志刚,嘱其为交行常任监察人。约张子羽来,请其赴渝,与果夫、立夫、布雷联络,并带无线电呼号密码,以便联络,促成全面和平。张允一行,动身前再晤谈。旋约书城及木村,商本行问题及金融政策约一小时半。晚,偕淑慧及幼、慧两孩,赴公博家便饭。旋偕淑慧拜候杨老

^① 兆丰公园,即今上海中山公园。

太太。十一时半返。

八月十七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中储。下午接见凌宪文^①、孙鸣岐、赵厚生、杨介眉、金家凤、朱博泉等，与朱商讨汇划制度之存废、重贴现之推行及票据交换之改革等问题。晚，赴叶扶霄、吴蕴斋之宴。返寓，接隆庠电，谓日军总参谋长后宫升大将，调回国，十九日宴余，盼余回京话别。淑慧二十日生辰，本拟过二十日返京，今不得不变更计划矣。淑慧主在京过生(日)，如此则省余明日来沪矣。一时寝。

八月十八日 星期二

八时起。到中储。十二时返家。下午，见客多人。晚，宴中储及信托公司襄理以上四十余人，席间训话二十分钟，勸勉有加。默察中储，颇呈暮气；信托公司，紊乱无条理，特予指摘勉励。九时返家。沐浴。十时半夜车返京。闻邱吉尔偕美代表在莫斯科住三日，盖英、美恐俄不胜德之攻击，而又愤于英、美援助不力，有与德媾和之可能，此行以安俄之心也。默察三年之内，战局决难收拾也。

八月十九日 星期三

昨晚睡甚酣，醒时已六时半矣。抵家后，即晋謁汪先生，谈要政。返家，接见中村参事官，谈金融等要件数起。旋处理金融要案数件。午赴后宫上将之宴，在座者仅余、后宫及永井大佐三人而已，谈两小时。后宫表示对余极佩，惜日内即须分别，但将嘱新任河边中将^②与余联络。下午，来客甚多，为淑慧暖寿也。闻美军

^① 凌宪文，一日任伪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党务处长。

^② 河边中将，即河边正三。曾任日本华北驻屯军旅团长、日本教育总监本部长，时调任南京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于所罗门群岛中登陆后,基地已稳固。此为美军反攻之初步,实不可轻视。此项消息,报纸禁载,亦恐人心动摇也。十二时寝。

八月二十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通过余所提《管理金融机关暂行办法》^①。散会后赴中储,处理(要)件甚多。闻英军前晚于法国北部某凸出处登陆^②,刻与德军激战中,岂第二战线果真开辟也?恐亦不过突击扰乱,以敷衍苏俄,并摇动德国军心,不致成大规模战线也。下午,客来较昨更多,留晚饭者七十余人,并摄影纪念。本日热甚。淑慧饮酒甚多,似觉愉快,余亦为之高兴。客散后,与淑慧闲谈。念余政治上处境之难,除忍耐外,尚有何法?然而苦矣。十二时寝。

八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八时起。赴财部。十一时返家。接见滨田、住谷两大佐,商金华设立军委会行营^③及武汉各部队改编等问题。下午,接见福田顾问,谈调查统税问题。旋顾宝衡来,谈粮食问题。赵毓松来,商西南工作及青年党问题。吴仰之来,谈湖北问题。戴英夫来,谈教育等问题。晚,刘兰江因新任总参谋长^④,来谈军务今后应如何处

① 《管理金融机关暂行办法》规定:对金融机构实施统制管理;各金融机构必须在限期内对其机构名称、地点、组织、资本总额、业务范围进行登记;将支付存款准备金存入中央储备银行,并在年终三个月内编制营业报告书呈报财政部。该项办法首先在苏、浙、皖三省及南京、上海两市实施。

② 十九日,英、加(拿大)军队袭击法国北岸迪厄普失利。

③ 全称为军事委员会苏浙闽赣边区行营,以特工总部书记长傅也文任伪行营参谋长。

④ 本月二十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一〇六次会议,通过调整军事委员会机构案,将办公厅、参谋部、军事训练部、政治训练部合并,设立陆军编练总监;将军政部改为陆军部;设参谋本部、军事参议院及总务厅,其余机构不变。刘兰江,即刘郁芬,时调任伪参谋本部总参谋长。

理。思平来谈一般政治情形。旋与淑慧及小孩乘凉园中，月色极佳，十二时寝。

八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两度接见福田顾问。日来为调查统税局及调整社运会两事，烦心之至。关于前者，或将酿成严重问题，亦未可知也。晚，与淑慧等乘凉花园，明月在天，不觉心旷神怡。最近美、英在太平（洋）似有主动反攻之势，如所罗门美军登陆等事，未可轻视也。十二时寝。法北部上陆英、美联军，激战九小时被击退；惟此役必计划已久，而德竟毫无所闻。甚矣，攻易而守难也！

八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八时起。分别接见许江、邵以力^①、彭盛木^②，指示调查统税局事务。此事使人烦恼，稍一不慎，非使日人对财部不满，即使税局对财部不满；二者必有其一，忧心之至。旋召见彭年^③，询默邨情形；更证明默邨喜用权诈，致众叛亲离；屡加告诫，积习难改，实爱莫能助也。下午，接见熊剑东，谈该部改编事宜^④。此人颇有能力，可用之才也。旋见客多人。晚，志一^⑤、思平来谈近事。十二时寝。近日左右为难之事相继发生，袒一方则他方怨怼；公平处理，则双方均不满。此类事真使人不易应付也。

① 邵以力，时任伪财政部税务署科长。

② 彭盛木，时任伪财政部专员。

③ 彭年，时任伪交通部常务次长。

④ 汪伪政权为“统一”军事，在日本支持下，决定将熊剑东所部“黄卫军”收归“中央”并予以改编。改编后，一部留汉为“陆军二十九师”（师长邹平凡），另一部由熊带沪，改变为“税警总团”。

⑤ 鲍文樾，时任伪军事委员会陆军部长。

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八时起。先后赴中储及财部。见客多人,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在家接见日人多人,并召彭盛木。即晚赴沪,晤青木,详告调查税局,如不慎重,而听事务人员吹毛求疵,必使部、局之间发生恶感,希善为处置;或不必请日人参加,由财部单独调查。青木个性强,不知能否撤回顾问室参加人员,或嘱其不可故为已甚也。忧心之至。晚,兰江、志一、字字^①、思平来谈,并晚饭。十二时寝。每日早起晚睡时,均祈祷母亲康健,母子早日团圆。苍天不负苦心人,谅天必随人愿也。

八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旋赴中储。下午,在家接见扬州、芜湖两办事处主任^②,诤诫之。心叔来,谈上海近事。访青木顾问,为调查税务情形,语不投机。余主为将来改革而调查,须不损及税局信用及恶化部、局间感情,青木则纯从事务立场出发,两人都表不快。旋赴新任日军总参谋长河边中将之宴。返家后,心叔、人鹤、思平先后来谈。局面愈坏,应付益难,奈何!十二时半寝。

八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八时起。青木顾问来电话,赞成余之主张,心稍安,足见凡事合理者,最后必胜利也。日高公使、吉川顾问先后来见,商洽要事多起。旋赴财部,见客多人。发表方善源为所得税处副处长。此公似甚干练,颇喜。用人之际,得一人才,如获至宝,得冀勿失〔使〕

① 叶蓬,时任伪军事委员会陆军编练总监。

② 伪中央储备银行扬州办事处主任尹鹏程,芜湖办事处主任杨有枚。

余失望耳。下午,在家接见石林森,派其赴华北工作^①。旋蔡培、周学昌等五人先后来见。晚,公博、思平、心叔来谈。十二时寝。

八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散会后,赴中储。下午,在家召开联络会谈,日方陆、海、外代表均到。散会后,商供给粮委会资金问题。晚,陪汪先生宴青木顾问。淑慧率子女夜车赴沪。与公博、思平、心叔谈至十二时始散。

八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七时半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接见吴大使凯声^②及福田顾问。四时赴北极阁茶话会,我方为汪先生、民谊及余,由隆庠任翻译;日方为重光大使、日高公使、中村参事官,由清水任翻译,谈世界战局及中日一般问题。重光谓:英、美每月损失船舶百万吨,补充不过三十万吨,美国再增加生产,可补充至五十万吨,故最大限损失数目只能补充一半,日本之损失可以全部补充,而不说数字。以余度之,恐重光过于乐观也。远望后湖,俯视台城,不禁生古今兴亡之感。七时始返家。公博、心叔来谈。夜车赴沪。

八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七时半到家。略睡。寿民来,谈中、交复业问题,定九月一日复业。数月辛劳,告一段落矣,旋赴中储,与书城及木村商要件多起。下午,接(见)李徵、邵式军,谈调查统税局问题。晚,约书城谈中储各重要问题。昨晚伤风,全身似酸痛。一时始寝。

① 晴气调往北平后,汪伪特工总部企图将势力伸入华北日伪统治区,因之成立“华北工作团”。团部设于北平东单西总部胡同三十三号,派石林森为团长,王天木为副团长兼总干事及天津支部长。

② 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德、意等法西斯国家承认汪伪政权后,吴凯声被任命为伪驻意大利大使,后又兼驻克罗地亚公使,但一直未赴任。

八月三十日 星期日

九时起。叶扶霄来,商原有银行补行注册问题,盖各银行一部在渝,一部在华北,一部在我区域内,地域既不同,货币复差异,关于资本及资产、负债,甚难报告。告以主要目的在取缔新设银行,原有者可以简单方式注册也。彭盛木来,报告昨日调查统税局情形。下午出外扶乩,有所谓木道人者,据云甚灵,询母亲情形,则答以“须向各关系方面作实地调查”,盖遁词。返家,接见裴复恒,囑其为中央储蓄会副理。旋朴之、运凯、乃震^①等来谈。忽发寒热,头痛甚,延医开方服药。十一时寝。

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

八时起。头痛,略发热。力疾赴中储,召开中、交处理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下午,寒热大作。公博由京来,谈近事数则。叔雍来,谈上海市最近情形。啸月来,谈税务情形。均力疾应之,热度因之益高。晚二时渐入梦。

一九四二年九月

九月一日 星期二

九时醒。本日热度仍高,因改延西医诊治。终日未起来,客甚多,均于卧榻接见之。

九月二日 星期三

九时醒。热度略退。报载日外务大臣东乡辞职,东条总理兼

^① 乃震,萧乃震。

任外相。又载日成立大东亚省^①。此省成立,未知兴亚院如何处置,并存耶?合并耶?汪先生来电,询东乡辞职原因。以余度之,或系反对大东亚省之设立,盖此举足以削减外务省职权也。公博来谈要事,并述汪先生对某事、某人之观察;闻之颇慰。召书城,商金融要事数项。晚与淑慧闲谈。热度已复常态,惟四肢无力。十一时寝。

九月三日 星期四

九时起。四肢仍无力。批阅例行公事数件。下午,接见李因菲,商盐务。书城来,谈金融要件。晚与淑慧闲谈。一时始寝。量体重,减去五镑〔磅〕矣!

九月四日 星期五

八时半起。勉强到行,处理要件多起。倦甚,因原〔元〕气仍未复也。淑慧、棣芳来,接回家。下午,仍接见盐务署长及财部办事处长,分别商办事件甚多。旋公博、思平、寿民、叔雍先后来。谈话既多,困顿更甚。晚,运凯、朴之、乃震来,陪淑慧雀战消遣,并陪余清谈。十二时寝。

九月五日 星期六

九时始起。四肢仍无力,未到行。上田省一来,谈日本成立大东亚省之情形及将来推测。下午,默邨来谈一小时余。告以遇人反对时,须先反省自己有无不是处,不宜专怪别人;又告以对人须

^① 大东亚省是东条英机内阁为加强对占领区殖民统治(即欲对在外尤其驻中国的侵略机构实行“一元化”),而新设立的机构。该省成立后,原拓务省即被撤销,外务省的部分权限亦划归该省。关于该省的设置,东条内阁已于八月下旬拟出成案,因东乡外相反对,于九月一日提交阁议,东乡辞职,外相由东条兼任,遂通过:“大东亚省纲要”,定于十月一日开始实行,但因外交人员及军方反对,直至十一月一日,才开始工作。首任大东亚大臣为青木一男。

减,不可专用手段。金雄白来见,谈金融及盐务问题。召顾继武^①,告以同志之间,须推诚相与,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过[可]无中生有,传播是非;吾人最要者为识大体,顾大局,不可令日本轻视。言者淳淳,未知听之者是否藐藐耳。淑慧亦赴母家,本晚无客来,与慧女闲谈。十一时即寝。

九月六日 星期日

九时起。仍觉四肢无力。接见上海社会局长凌宪文、社运分会主任孙鸣岐。下午,接见蔡洪田、张仲寰,谈一般大局;对于我同志之不争气,甚为感慨。吴东迈来谈;旋心叔、叔雍来谈。幼儿明晨飞北京,候至一时未返家,因先睡。

九月七日 星期一

八时起。到中储。处理例件。下午,在家见客多人。晚,偕淑慧赴月之家便饭。九时返家,闲谈至十二时始寝。

九月八日 星期二

八时起。赴中储。朱博泉^②来,谈联合准备库^③及中实开股东大会问题。关于第一点,表示联准库所有妨碍中央银行之业务,加以适当调整,但其组织必须维持,汇划制度亦不拟废止;关于第二点,表示不仅中实,即四明、通商,亦务于可能范围,使之全归商办。下午,见客数人。晚,赴兆丰花园叔雍之宴。绕园散步,心旷神怡。九时返家。

① 顾继武,时任伪行政院政务委员。

② 朱博泉,时任上海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董事,中国实业银行、环球信托银行、大上海保险公司董事长,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经理,上海银行公会主席。

③ 联合准备库,亦称联合准备委员会,为上海银行业者的同业机构。

九月九日 星期三

八时起。赴中储。青木顾问自京来见，谈一小时。关(于)大东亚省之成立，渠意：就国府立场，不能遽表乐观，盖机构化〔划〕一，国府交涉对象简单，固为一进步；但如主持者不明中日合作之大体，不谙国府强化之要旨，则对于中国之统制，恐变本加厉，将来如何，须俟主持者人选如何也。余谓：如日本政策既定，则任何人皆可，如君所言，则是日本政策未定也。青木谓：强化国(府)乃日本既定方针，乃过去仅口头宣传，实际毫无强化事实，均系主持者，尤以中下级事务官不明政策所致。青木同情我辈，固可感，但前途仍少光明也。下午，见客数人。行云流水，又是一场春梦也。一时寝。

九月十日 星期四

八时起。赴中储。正午，追悼成濑顾问附。下午，见客数人。晚，赴杨宅宴会，因淑慧建议吴棣芳拜杨老太太为义母也；饮酒甚多，一时半始返。白云苍狗，变幻无常，一切惟有听其自然而已。

九月十一日 星期五

八时起。赴飞机场欢迎汪先生^①，迟一小时始到。一时抵家。经过北四川路、南京路、静安寺路，沿途断绝交通警戒，事变前所未有也。市民伫视，足为国府声势伸入租界之象征。下午，接见税警第一支队长张健峰、上海粮食局长胡泽吾、赋税司长费公侠等。晚，陪公博公宴汪先生。友邦方面陆军到者有中将四人、海军中将一人，均新识也；席间欢谈甚畅。热甚，九时返家已汗流浹背矣。公博、心叔来谈。十二时寝。

^① 是日，汪精卫由南京到上海视察“清乡”，随行的有褚民谊、叶蓬、陈春圃、陈昌祖、周蔭序，以及日本最高军事顾问松井太久郎。

九月十二日 星期六

八时起。到行。与书城及吉川商重要金融问题数项,并见客数人。下午,揆一来家,报告湖北军政情形,约一小时半。自渠任鄂主席及武汉行营参谋长^①后,政治、军事方面,均有相当进步,足见事在人为也。晚,赴汪先生之宴。九时返。心叔、公博来谈。十二时寝。

九月十三日 星期日

八时起。偕公博谒汪先生,商要事。十二时汪先生由周作民、唐寿民、吴震修(邀请)便饭,余等相陪。席间,对于中日合作目前之困难及将来暗礁,谈论颇详,均不胜扼腕。下午,为人证婚。六时木村顾问自汉口回,报告汉口情形,并商金融要事数项。书城来谈行务。晚,君强、朴之、士群、心叔先后来谈。棣芳回家,相见恐无期也。明日随汪先生返京,拼[摒]挡行装。十二时寝。

九月十四日 星期一

七时起。随汪先生赴机场,天雨不能飞,改乘火车;(与)公博、李季沿途时谈时睡,不觉已抵南京。召君衍,商财部积件。召驥良,商中储事务。晚,亲拟对日本要求事项,俾交重光大使转平沼特使^②,内分政治、经济、财政三项,共九项。如能一一实行,则国府强化始有希望,全面和平始有曙光也。批阅积件多起。十一时寝。

① 六月二十八日,伪国民政府特任杨揆一为伪湖北省主席。七月十六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一〇一次会议,决定撤销伪军事委员会武汉绥靖主任公署,改设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行营不设主任,只设参谋长,任命杨揆一为伪行营参谋长。

② 八月二十八日,日本政府决定将派遣使节团到南京进行答访,以前首相平沼骐一郎、前外相有田八郎、前递相永井柳太郎为使节。

九月十五日 星期二

八时起。为军警米事，亲呈汪先生，并呈粮委会委员长^①。旋先后赴中储及财部，处理要件甚多。下午，出席行政院会议。返家，接见滨田、住谷两大佐，谈军政各问题一小时。晚，赴汪先生之宴，座仅松井中将、滨田大佐、公博及余四人，谈中日协力及国府强化等问题约一小时余，始入席。返家后，臧影佐少将。思平来谈一小时。披阅情报。默念目前各种现象，几无一足以乐观者，前途黑暗，决鲜光明，万一失败，惟有自裁以谢国人。自发动和平运动时，即抱定不成功便成仁，此志丝毫不变也。

九月十六日 星期三

八时起。草《自白录》^②约三千余言。十一时半谒汪先生，商外交事项数件。下午，在家接见顾宝衡，谈粮食问题。外米不能进口，吾民将有饿殍（同‘殍’）之余（虞），不胜焦灼。伊藤芳男带幸田武雄来见，谈中日关系及国民党问题，颇有见地，日人中不可多得者。旋见客四人，即行晚饭。晚，炳贤来，谈军警粮食及一般军费问题，均感难关重重，不易度过。余深觉整个社会经济不久必将崩溃；经济凋落，财政更无办法，瞻念前途，不寒而栗。披阅情报。十二时寝。

九月十七日 星期四

八时起。赴财部，商公务员加薪及明年度预算问题。忽奉汪先生召，即往晋谒，商平沼来时我方所提要求，除目前余所草拟者外，加参战问题。返家，与伊藤芳男谈和平运动成败，盖渠为和平运动最初同志也。余谓此次运动如失败，盖基于两种错误认识：

① 粮委员，即伪粮食管理委员会，时任委员长为顾宝衡。

② 该文发表时改名《自反录》，刊登在《古今》半月刊第九期。文章主要叙述他的处世哲学及自我评论。

一、当时以为日军必继续攻占渝市及西安、昆明等地；二、以日、美或日、俄战争必不致发生。今乃知两种认识均错误，故和平运动不能不认为失策。伊藤深以为然，相约今后努力。下午，接见日新闻记者四人及邓祖禹等三人。晚，思平^①来谈，告以前途黯淡。余谓必要时以一死了之，反觉此心泰然。批阅要件。十一时寝。

九月十八日 星期五

七时半起。约住谷大佐来谈。深感日军作战之军事需要与我政府设施之政治需要，矛盾之处甚多。今重庆既不言和，就日本之立场言，今后将加强军事行动，而我政府之政治设施，将在在受其牵制与束缚，奈何！赴中储，处理要件。下午接见小别当海军大佐、冈田清等，谈中日前途两小时。余谓日本之大东（亚）省已成立，如以中国为殖民地而治之，日本非失败不可。旋见吴颂皋^②等。晚，赴人鹤之宴，饮酒甚多。青木顾问已任国务大臣，闻有兼企划院总裁或大东亚省大臣之说。青木对我政府颇有同情及了解，今后办事或稍顺利，然日本国策如此，个人也无能为力。本日请汪先生向日方提出以石渡庄太郎为经济最高顾问，不知能否成功也。

九月十九日 星期六

七时半起。赴财部及中储。中午，宴海军寺冈、代谷两少将、小别当大佐、冲野中佐等。下午，接见顾宝衡，商粮食问题，并见其他来宾数人。草拟改革行政机构案，拟裁边委会为局，属内政部；侨委会为局，属外交部；水利委会为局，属行政院；改社运会为社会

① 本月三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一〇八次会议决定，将伪中央物资统制委员会改为伪中央物价对策委员会，任命梅思平为主任委员。

② 吴颂皋，时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伪司法行政部次长。

福利部,而裁赈委会,以赈务拨该部管理;改粮委会为粮食部;裁铨叙部,于文官处设一铨叙局;裁全国经济委员会及各省外交特派员办事处。惟因人事问题困难,恐不易实施改革也。晚,赴重光大使之宴。渠大约将返国辞职也。十时返家。回忆月初情形,又系昙花一现,本日尤觉伤感。一时寝。

九月二十日 星期日

八时起。鲍志一来,商招抚于学忠部。余意:我政府收编自应收编,如交日军指挥,则于理于情均不合。志一深以为然。臧汪先生,报告日本大东亚省成立后,关于在华机关陆、海、外及兴亚院意见纠纷、各自活动之情形,以便预谋应付。下午,见客六人,并为人书字数幅,中录前人咏吴三桂诗,云:“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诎卧薪;复楚未能先覆楚,廉秦何必又亡秦。丹心已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永夜角声悲不寐,那堪思子又思亲。”不胜感慨系之。晚,陪汪先生宴河边总参谋长。散后,李季、心叔来,谈吾辈政治前途之黑暗及个人处境之困难,不胜扼腕。十二时寝。久之始入梦。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七时半起。赴财部及中储。下午,在家接见海州盐务管理局长及滨田大佐、住谷大佐等五人。六时谒汪先生,商要件,并表[报]告日方今后之动态;吾辈决不可乐观。晚,公博、心叔、思平、士群、兰江来谈。十二时寝。

九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淑慧由沪来,谈日前事。旋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赴财部。下午,欢迎平沼、有田、永井三特使来京。返家,见客多人,并处理例件。晚,心叔来谈。十二时寝。

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八时起。赴中储。十一时半赴宁远楼谒汪先生,商杂务,承出示日皇亲签名之国书^①。正午陪宴日三特使。下午,再度接见海州盐务局长,商盐务,并见其他来客数人。晚,赴重光大使之宴。十时半返家。心叔、孛孛来谈。闻闲语甚多,烦甚。李士群又来借款。此人不来则已,来必要钱;至现在止,凡有所求,均必应之,如仍不满,惟有听其自然耳!作人实太难也。十二时寝。

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七时半起。驻日徐大使来谈日本近情,相对歔歔,惟互勉努力而已。旋出席中政会。散会赴财部。十二时约伊藤芳男、冈部长二便饭,并谈中日近事。两人作侧面工作,颇有力也。下午,以五院长名义,招待日本使节团茶会。六时返家。本日为中秋,遥念老母,不禁泪下。每逢佳节倍思亲,良有以也。云暗无月,与淑慧散步园庭,待至十时半,薄云中微露月影。旋心叔来谈。十二时倦甚即寝。

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八时起。宇治田^② 衔阿部大将命,来谈大东亚省组织之经过,及青木为该省大臣之原因,略为〔谓〕:此为日本应付长期战争之国内机构调整,因英、美最初集中于攻德,谓德败则日不成问题,今则知日亦不可侮,故对日亦将发动攻势,日对此不能不以战时体制,以便持久,对中国政策决无变更,望余安心云。又谓:日、俄双方均极慎重,故两国不致战争。旋作民、寿民、震修由沪来访。十

① 指本日日本答访使节团向汪递交之“国书。”

② 宇治田,宇治田真义。曾任日本外务省情报部东方通讯社调查部长、东亚同文调查部主任。一九四〇年四月,曾以阿部信行随员到南京。

二时赴公博家便饭。下午,与寿民谈各种金融重要问题。晚,赴日本陆、海军招待三特使之宴。返家后,约李季、君强来。与寿民谈,因寿民即留宿于此。一时寝。

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财部。十一时半偕公博赴汪公馆,与平沼、有田、永井三特使谈话一小时余。经济方面,余由农、商、工各业说明,照现状下去,中国经济必崩溃,于日本亦无益;政治方面,说明我政府用人、行政,均无充分自由,如此决不能使国府强化,并提出具体救济办法。谈毕午餐。下午,与作民、震修、寿民三人共商金融重要问题,以联合准备库票据交换所及汇划制度为中心,商定官民应取之态度。旋滨田大佐来,谈盐务整理问题。晚,应平沼等之答宴。九时半返家。本日因事辄思平,深悔过于冲动,不再思索,且作事太不精细,今后当力矫正。至小人得意忘形,不必与之较长短,争闲气也。十二时寝。

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七时起。赴机场,送平沼等。十时木村顾问来,商中储要件及其他金融问题,并谈及大东亚省成立后一般趋势。并云:有田、永井两人告渠,数日来见余似无精神,大约因时局困难,哀[衷]心烦闷。日人处事留心,可佩也。处理琐事多起。下午,接见安徽民政厅长^①等四人。晚,宴松井中将以下顾问六人,九时半散。昨闻日海军主取澳洲,陆军以所需兵力在三十万以上,不易调集,故主取印度。惟就日本国防言之,取澳虽牺牲较大,但其地位实重于印度。何去何从,预料十月底十一月初,将有发动,届时即可知也。

^① 时伪安徽省民政厅长为王震生。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七时半起。本日为孔子诞辰，赴朝天宫祀孔；汪先生主祭，到学生六七千人。返家，读吕新吾^①之《呻吟语》。余无恒心，读书辄少终卷。本日为孔子诞辰，在此日立志，读《呻吟语》必令其终卷。约日高公使来，谈金融、财政、政治等问题一小时。费公侠报告调查上海所得税情形，令人痛感用人之难及人才难得之感。下午，接见滨田大佐、赵毓松、金雄白、夏仲明^②等。臧呈汪先生，报告并条陈数项。晚，偕淑慧赴国民会堂观剧。十一时返。

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出席政院会议。散会后，赴财部。下午，永井大佐来，谈政治问题。我政府自有缺点，致予人以说话之机，其咎大半在自身不争气也。福田及吉川先后来，商财政及金融重要问题甚多。旋接见盐务署长、所得税处长等，分别有所指示。晚，赴野田处便饭，除余外，仅野田中将及都甲大佐二人。余主对重庆暂可置之不理，而集中力量对英、美，盖英、美问题解决，重庆问题自然解决。如日本进兵西向，成都、重庆非不能占领，但渝府决不因此崩溃，蒋亦不致因此讲和。战线愈长，日本用于中国之兵力亦愈多，是日本欲节省兵力，反非增加兵力不可，故对渝最好置之不理。世界和平实现，中日和平自然实现，日本用兵于华，实太可惜。渠等颇表同意。余作此语，实具苦心也。谈话间，觉日本将用兵于印度也。

① 吕新吾，又名吕坤。明朝人。所著《呻吟语》共六卷，分内、外两篇，旨在阐扬程朱理学、修身之道。

② 夏仲明，时任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部常务次长。

九月三十日 星期三

七时半起。先后赴中储及财部,处理要件。下午,在家接见周学昌、沈尔乔、马啸天^①、邓祖禹,分别有所商谈。晚,赴苏成德家便饭,偕淑慧,并看电影。九时半返家。处理琐务。十二时寝。

一九四二年十月

十月一日 星期四

七时半起。出席中政会。散会后,与汪先生及褚民谊、李圣五,商上海联合大学问题。旋先后赴中储及财部。明年上半年国家支出,每月约需六千四百万,而收入只四千余万,每(月)不足二千余万,除发行公债,实无他法。国府还(都)两年另九月,未发一文公债,不能谓非奇迹也。下午,唐麟^②来,谈各项情报。四时半赴机场,欢迎青木,机迟一小时始到。重光大使、日高公使、野田中将均到候接,彼此闲谈一小时,转瞬即过。与青木握手,略作寒暄,即行返家。晚偕淑慧视书城之病,便中谈整顿中储事。余对部下决无门户之见,而青木无形中有亲疏之分,屡劝而不能改,自愧诚不足以格人也。

十月二日 星期五

七时半起。访青木,恳谈一小时。渠觉事事受军部之掣肘,欲一举而改革过去积弊,恐难做到。惟大东亚省既系渠为大臣,则决不作使国民政府难堪之事,实可断言。旋先后赴中储及财部。中午,陪汪先生宴青木。下午,赴中储,召开理事会。散会后,与顾宝

^① 马啸天,时任伪军委会委员、调查统计部政治警卫总署署长。

^② 唐麟,字圭良,湖南浏阳人,一八八六年生。时任伪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长、和平建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军委会委员。

衡商粮食问题。旋访心叔，视疾。晚刘兰江来，谈最近军事问题。十一时寝。

十月三日 星期六

七时半起。谒汪先生，承商经理总监署事，拟劝炳贤忍耐。旋先后赴中储及财部。正午宴青木，余致词十五分钟。下午，接见周学昌、唐惠民、俞觉生等。晚，赴日本大使馆青木之宴。十时返家。英、美过去均以大西洋为主要战场，谓德如击败（在），日本在太平洋自无胜利之理。最近美国忽有一部分主张应注重太平洋战场，谓宜首先攻日，闻罗斯福亦赞此说。今后世界战争之动向，大可注目也。

十月四日 星期日

七时半起。赴车站，送青木行。返家，召集中储正副局长、处长，商内部调整及充实问题，谈两小时余，多所决定。下午，接见上田省一。旋赴心叔处，略坐。晚间约炳贤来，劝其勿辞经理总监，并谈及一般外交、内政情形。余谓：目前办外交，惟有持之以忍，应之以圆，处之以定；蟠（盘）根错节，综错复杂，非如此，实不易应付。旋仲云来谈。国际形势今后如何变化，原因、条件既均复杂，任何人不能预料。连日读《呻吟语》，颇有所得。十二时寝。

十月五日 星期一

九时始起。赴中储。处理要件甚多，主要为人事调整。中储从来有升无降，有赏无罚，何以严纲纪而饬政令？拟就无能力及操守不佳者，罢免数十人，以振纪律。下午，无事无客，读《呻吟语》，并处理琐务。偕淑慧赴心叔处，略坐。七时返家。晚，字字来谈。十二时寝。

十月六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汪先生召见，与民谊、圣五，同商上海办国立综合大学问题，决将过去各国立大学及学院由渝方接收来者^①，总合改为国立上海中山大学。旋到财部，处理要件。下午，在家接见太田宇之助及由渝来归蒋先启。据云：去年在渝，得悉母亲及文伟夫妇均在渝，甚受优待，渝方且欲令文伟工作。又云：曾至沅陵，曾闻当时县长谓家产并未没收，只谓业主不在，由县政府代管。不知确否？尚望天相老人身体健康。君衍来，商华北解缴中央税问题。春圃^②来，谈江北问题。杨仲华被扣^③，余深恐兔死狐悲，李长江或有变动也。

十月七日 星期三

八时起。赴中储。处理人事调整等问题。正午，伊藤来，谈畑大将对于汪夫人干预政治，深表遗憾。谓长此下去，国府必崩溃，中国必亡。此事日要人屡为余言，但余实未便向汪先生进言；任何事可说，夫妇关系何容他人置喙？但如此下去，恐逼出日人说话，则面子太不好看，奈何！下午，接见福田顾问，谈商财政问题。顾问对于财政大有干预之势，实难应付。但我浪费太多，予人以说话之机，咎亦由自取也。旋接见第四军军长赵云祥、副军长谢卿云、第五军军长王清瀚及日本银行之田中参事与斋藤大佐。处理琐件。晚，思平来谈。渠既能来，余更当宏其器量，以诚意说明一切，

① 日军进占上海租界后，汪伪政权先后接收了原国立上海法商学院、医学院、音乐学院及交通大学等校。

② 春圃，陈春圃，时任伪国民党中央常委、中政会副秘书长、伪行政院秘书长、清乡委员会委员、时局策进委员会秘书长、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常委、伪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

③ 此事于十四日始发表。杨因常与“军统”人员往来被日方侦悉逮捕，被免去伪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职，并判处徒刑五年半，旋由汪精卫下令“特赦”。

前嫌能释仍应全释,否则,余亦一小人矣。

十月八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通过余所提加薪办法。本拟自明年一月起实施,惟体察各公务员生活困难,财政即困难只得勉强筹划,自本年十一月起实施。虽物价高涨,杯水车薪,要亦不无小补也。旋赴中储,同时发表本行加薪及淘汰人员,共裁四十余人。下午,在家召开联络会谈,议财政及经济问题多种。席间亦(知)日军总部与日大使馆之间,并非水乳交融也。旋接见熊剑东。此人实有才可用,但须驾驭得法耳。晚,宴高岛菊次郎,约日高公使、松井中将作陪。九时半客散。读《呻吟语》。十二时寝。

十月九日 星期五

八时起。召滨田大佐来,谈半小时。日高公使因事将返东京,来谈政治、金融各项问题--小时。旋赴财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在家见客十人。晚,赴河边参谋总长之宴,仅河边及余与永井大佐三人。河边为芦沟桥事变时之旅团长,系事件之直接负责人。据云:当时不仅日本中央主不扩大,即渠等在第一线者,亦努力不扩大,盖日本实无作战□□。不图阴错阳差,演至今日局面,实为两国之不幸。察其言,实非捏造,盖日本当时对华北虽有欲控制之意,实无全面侵略之心。当时蒋先生与宋哲元之间,不能推心置腹,一致应付,使星星之火,终至燎原,实天运也。夜车偕淑慧赴沪。

十月十日 星期六

八时到沪。略睡,起,料理琐事。下午,接见葛伟昶^①,嘱其为

① 葛伟昶,抗战前在南京充任戏院经理,抗战初,曾任南京各界抗敌后援会总干事,南京沦陷后退往武汉,后参加汪伪组织,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交际科长,时任总务处长。

上海所得税处长。金雄白来见,报告兴业银行情形,并提周乐三为淮南盐务局长。余意,拟于财政、金融方面,培植青年有为之同志也。旋朴之、运凯、乃震同来闲谈。晚,公博来,相互报告南京及上海近事。十二时寝。

十月十一日 星期日

八时起。任援道^①、熊剑东、邵树华、李徵先后来,分别商金融、军事等问题。下午,书城来,略商行务。旋寿民、叔雍、朴之等来。晚,偕叔雍、运凯出外饮酒。返寓,约君强来,商收编熊剑东部为税警第二总团问题。一时始寝。

十月十二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中储。与书城、木村、吉川商办重要事务,并见客多(人)。下午,复赴中储,接见日军华南方面(军)经理部长池本大佐,谈华南金融、经济问题。旋召开分行行务会谈。六时返寓。瞿月来,嘱其整理税务行政及会计。十二时寝。

十月十三日 星期二

八时起。到行,处理要件甚多,并指示中央信托公司整饬人事要点。正午,宴日本银行参事田中,送别。下午,士群来见,谈近事,并约赴苏一游。旋打靶,初不中,后则连中,足见凡事只须练习即可熟练也。晚宴中,交两行董、监事及重要干部,席间致词,勗以三点。十时半返寓。料理琐事。十二时寝。

十月十四日 星期三

八时起。赴中储,处理整顿上海区所得税处人事及其他重要问题。约朱博泉,谈汇划制度、股票交易、渝方公债买卖及其处理

^① 任援道,时任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海军部部长。

等重要问题。告余之方针在使人民不受损失,金融市场不致动摇。与吉川副顾问详谈余对于渠兼任日本银行驻沪参事之见解。见客多人。十二时半返寓。三时复到行,召集新聘之日籍之顾问附及辅佐员约二十人训话,告以分赴各地时应注意之事项。返寓,接见吴颂皋、金雄白、朱朴之、夏仲明、李择一、段运凯等。晚,赴叔雍之约便饭,饮酒甚多。十时半返。

十月十五日 星期四

八时起。赴中储,处理要件甚多。十二时,伊藤偕李香南〔兰〕^① 来访,因约同回寓便饭。下午,接见顾继武,谈社运;约叶扶霄来,商上海主要金融问题及改组上海市银行公会问题。晚,偕淑慧赴成家和家晚饭,临时约公博参加。饮酒过多,回寓大吐。

十月十六日 星期五

宿酒未醒,头痛甚,勉强赴行。处理行务数起,见客数人。十二时返寓。约松井及冈田便饭,商东亚经济恳谈会事。下午,召邵小月,商改革税务各种问题。晚,赴公博处,宴今井大佐^②,和平运动之最初同志也。九时今井辞去;与公博、思平、心叔,商上海国立大学及上海市道契问题。十时返寓。倦甚,即睡。

十月十七日 星期六

八时起。到行。日本大使馆中村参事官来,谈公债及道契等问题。告以日本所为,如仅继承英、美办法,已属不智;苟变本加厉,则所失更多。苟余站日本立场,必将英、美在华所取得之利益,

① 李香兰系日裔伪满洲国电影明星。

② 今井大佐,即今井武夫。一九四一年七月,今井调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任新编步兵第一四一联队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即率领该队参加侵略菲律宾的战争。本年八月底,调任中国派遣军参谋,九月中旬抵南京,任新编上海陆军部高级部员。

即不全部退回,亦必退回一部,以表示日本对华较英、美对华为优,且英、美已对渝府表示放弃治外法权^①,日本何能落后?中村谓:君言系理想论,惜日本无大政治家如君者。足见日本内部之情形也。下午,接见凌宪文、裴复恒。晚,赴萧乃震之宴。十时返。与淑妻、慧女闲谈。一时寝。

十月十八日 星期日

八时起。见客五人。旋偕淑妻、慧女赴兆丰公园散步。本日为重九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不禁潸然。下午,接见程克祥,派其于月内赴渝一行,盼于全面和平稍有贡献;因拟与渝直接通电,嘱其前往接洽也。晚,赴袁宅便饭。十一时返。

十月十九日 星期一

八时起。到中储^②。下午,在寓接见李因菲,谈金融及盐务。旋见客三人,并率同夏仲明、万里浪^③视察造兵(器)厂。晚,偕心叔赴公博处,谈三小时,涉及政治等问题。十一时半返寓。自省始终不脱书生气,对人信任过深,发现其缺点,辄以为不可用而弃之。其实,世无绝对可靠之人,亦无绝对不可靠之人,但视如何用之耳。平日不加以考核省察,一发现其不对之处,则变信任为不信任,为余用人之大弊病,后当改之。

十月二十日 星期二

八时起。赴中储。下午,在家见客七人,倦甚。余有时看事太易,一遇挫折便看事太难。其实,世无易事,亦无难事,但视人如何

① 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本年十月十日,美、英两国政府同时发表声明,准备即时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缔结一规定立即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

② 本日伪中储行成立检查金融事务处,周佛海、钱大樾分任正、副主任。

③ 万里浪,时任伪调查统计部第四厅厅长。

应付,如何处分耳。理想过高,视事实与理想不符,便为之心灰气馁,余之大病也。用人治事,均不脱书生气,余之事业前途,实不易有希望。晚,赴小别当大佐之宴。旋偕淑慧赴书城处闲谈。十二时返。

十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八时起。到行,见客数人,处理要件数起。下午,访今井。旋心叔、武军、朴之等来谈。夜车返京。事有出人意料之外者,困难多由无意中生出,故时时应存戒慎之念,处处宜持恐惧之心。虽一饮一勺莫非前定,人事要亦不可不尽;否则,宴安逸乐之中,难免危急艰险之发生也。

十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七时半到家。九时谒汪先生,谈一小时。旋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积件。下午,见客数人。晚,冈田大佐^①来,谈一小时;别一年矣,此次因我方之希望,聘为顾问,于我有裨益也。十一时寝。

十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八时起。滨田大佐来访,谈半小时。旋赴中储。十一时访重光大使,谈一小时。告以中、日均应以反省自责,不宜互推责任,互相说难。如日方谓我不做事,或无能力;我谓日不许我以做事之自由,循环论争,于事无济。我宜自动努力,日亦宜自动与我以充分之自由,且协助。重光首肯。下午,在家接见百武等三人。默邨来谈,告以顾念大局,委屈求全。晚,赴汪先生之宴。返家后,思平、君强来谈。十一时半寝。

^① 冈田大佐,即冈田西次。时由日本调往南京,仍任伪国民政府经济顾问兼军事顾问。

十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旋谒汪先生，谈半小时。下午，在家接见南京日宪兵队长富田大佐及汪曼云^①、刘星辰、马元放等。晚，思平来谈。本日报载斯大林城最后苏军堡垒为德军所占，斯城之命运即将决定^②。同时，北非（非）英军向轴心军反攻，盖宣传已久之第二战线或开辟于北非^③，时局发展实可注意也。十一时寝。

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八时起。送朴之行后，接见王军长清瀚。旋赴机场，送汪先生北上^④。返家后，批阅积件。下午，吴开先来，谈两小时。谈及蒋先生及孔庸之等对于余之态度，不禁百感横生。余亦将和运之经过及现在之情形，将来之趋势，详细阐述，甚盼和平早日成立，一切故旧能握手言欢。自离渝后，朋辈之作古人者，为范绍陔、白俊卿、王茂如、陈独秀^⑤四人，如再迁延岁月，恐不能重见者将更增加也。旋又见客三人。独居深念，觉事事均系残局，未知兴致何以萧索至此。十一时寝。

① 汪曼云，时任伪行政院政务委员、清乡委员会太湖东南地区第一期清乡办事处处长。

② 从七月十七日开始，德军开始进攻斯大林格勒作战；九月十三日起，动用十三个师（约十七万人）进攻市区，同时狂轰滥炸，使该城成一片废墟；双方发生激烈争夺战。十一月十八日后，苏方转入反攻，此即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③ 从二十三日开始，英军在伯纳德·蒙哥马利指挥下，在北非阿拉曼对德军发起反击。大规模英美联军北非登陆作战始于下月初。

④ 是日，汪精卫飞往北平，参加伪新民会全体联合协议会。随行的有伪外交部长褚民谊、实业部长梅思平、东亚联盟总会秘书长周学昌、外交部次长周隆庠及日本最高军事顾问松井太久郎。

⑤ 范绍陔，卒年不详；白俊卿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三日去世；王茂如，即王柏龄，江苏江都人，一八八九年生，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卒于成都；陈独秀，于本年五月二十七日病死于四川江津。

十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八时起。先后赴中储及财部。下午,赴中储,开会报。返家,接见刘军长培绪、赵军(长)云祥、谢副军长卿云、阮署长珩甫等,分别商要件。晚,士群来谈,十时许辞去。幽居熟虑,国际形势最后结果,不外轴心胜,协约败;协约胜,轴心败;及双方精疲力竭而和之三途。无论如何结果,只须中国实力能保全,前途希望实无穷也。惟恐共产党势力将愈蔓延,此则宁渝双方国民党同志须加猛省而团结,以应付共产党也。十二时寝。

十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八时起。代汪先生召开行政院会议。散会后,先后赴中储及财部。下午,在家接见中村参事官及顾宝衡等六人。晚,刘兰江、樊仲云来谈,十时辞(去)。本日以军票一千四百元购得民国十年三月总理手改讲演纪录遗墨,稀世之宝也。月色大佳,散步庭园,月华如水,颇涉遐想。回忆三个月(前)之今夕,正赏月于热海,遥望水天一色,真如仙境;光阴似箭,匆匆已三(阅)月矣。回首前尘,感慨系之。一时始寝。

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八时起。福田顾问来见,商明年上半年概算,及其他财政、金融问题。旋赴中储。下午,在家见客六人。晚,陈人鹤、樊仲云来谈,十时半辞去。散步庭院,玩月。最近,重庆召回宋子文^①、顾维钧^②、邵力子^③,大约系检讨国际局势。至急转直下之变化,实不可

① 宋子文,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在美国。

② 顾维钧,字少川,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一八八八年生。时任国民政府驻英国特命全权大使

③ 邵力子,时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

能，盖自一月一日在华盛顿签字二十六国协订〔定〕^①后，重庆已不能与日单独媾和矣。十二时寝。

十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一时赴机场，接汪先生^②。在家接见戈定远等数人，写字十二幅。二十六日之南太平洋海战，虽不如日方所宣传之甚，但美海军失败，实为确事。美国一向主先打倒德国，再攻日本，今后至少恐太平洋与大西洋同样重视也。连日北非英军反攻，似无多大发展。晚，无客来，独居深念：余今后之惟一志愿，即乘机飞渝，接洽中日和平、宁渝统一之具体办法。此事如果实现，余实不虚此生。目的既达，即将脱离政治生活，以读书著述终此余生。天相中国，朝夕祈求余之志愿能早日达成也。十一时半寝。

十月三十日 星期五

八时起。旋谒汪先生，报告近事，并承告华（北）近情，谈一小时。后赴中储，处理要件甚多。本日或因受寒，身体不适，肝火颇旺。下午，接见滨田大佐等六人，亦因肝火旺而冲动。屡自抑制，颇觉进步，本日恐系身体有变态也。晚读诗自遣。《呻吟语》一书置沪寓，忘携回，致读三分之二，尚有三分之一未毕卷，下次赴沪，当阅完。此次读诗，亦决心终卷，决不半途而废。头痛畏寒。十一时寝。

① 本年一月一日，英、美、苏、中等二十六个国家发表《联合国共同宣言》，内容为：“（一）每一政府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以对抗与之处于战争状态之‘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国家。（二）每一政府保证与本宣言签字国政府合作，并不与敌国缔结单独之停战协定或和约。”通称二十六国不单独媾和协定。

② 是日，汪精卫结束在北平的活动返南京。

十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财部,见客五人,指示要事数点。下午,在家接见冈田大佐、福田顾问、大塚中佐等六人,分别商要件。头痛甚。念吾辈目前正周公恐惧流言、王莽谦恭下士之时,是非功罪尚未能作最后论断。惟吾辈不可仅以存周公之心,即自谅自恕。存周公之心,须收周公之果,始能上对祖宗,下对子孙;否则,存周公之心,而收王莽之果,则天下后世,必不见谅。故今后仍须艰苦奋斗,不可知难而退也。沐浴后就寝,已十一时半矣。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

十一月一日 星期日

八时起。约仲云、思平,参观大东亚战争博览会^①,各种作战油画有一观之价值。回家,并约志一来,谈华北情形。目前如公布华北政委会各组织条例,并委任各督办,则中央声势可达北方也。下午,日高公使因升任驻意大使,前来辞行,谈一小时,话甚重要。张某拟赴渝,告以国际情形之将来、中国在世界中之地位及南京重要人员之思想,嘱转告渝方老同志,大家须以国家民族为依归。晚,宴日宪兵队长富田大佐及其干部。旋公博、思平来,谈内外最近情势,一时始散。

十一月二日 星期一

八时起。见客数人,未出外。下午,中村参事官来,谈金融业重要问题三项。四时半赴机场,接石渡庄太郎^②,候两小时始至。

① 该博览会设于南京玄武湖翠洲,展出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缴获的英美各国的枪炮、战车、船只等“战利品”。

② 时石渡继青木一男任伪政权最高经济顾问。

两小时中,与重光大使、松井中将、野田参谋副长,便中闲谈各种政治问题。六时半始到。略事寒暄,即回。晚未出外。十二时寝。

十一月三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政院会议后,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要件。下午,在家料理琐事。石渡庄太郎来见,谈一小时。渠谓最紧急之问题,为确立财政基础,金融尚在其次。余深表同意,并表示国家财政以社会经济为基础,根本方法在发展生产,输通货物。渠亦谓然。旋思平、默邨先后来,谈政局情形。晚,赴国际俱乐部,陪汪先生宴石渡。返寓后,公博、思平、士群来谈。十一时半就寝。

十一月四日 星期三

八时起。先赴财政部,见客多人。嗣赴中储,处理要件,并发表辟谣声明,说明币制决不变更。下午,在家接见富双英参谋长^①及《朝日新闻》记者演名等。五时汪先生召见,与公博三人,商政府机构改组及对渝工作问题。返家,冈田大佐来,谈金融、财政问题。渠主张日本顾问不应遇事干涉,否则中国人将怠工不管,其言有至理。旋联合经济有关各部、会,公宴石渡,余起致词约十五分钟。宴毕回家。思平来谈政局。余始终宽大,严以克己,恕以待人;人对我不住,均一一忘怀,成败不可知,做人实应如此也。十二时寝。

十一月五日 星期四

八时半起。出席中政会。散会返家。接见都甲大佐、田中中佐,谈全面和平及对渝工作问题。日方始终认为重庆考虑和平,以余所知,决谈不到,惟有约略言之耳。下午,召开联络会谈,日方陆、海、外代表均到,人数特多。五时散会。阅诗并批阅积件。晚无客来。十一时半寝。

^① 富双英于十月十三日,调任伪陆军编练总监公署中将参谋长。

十一月六日 星期五

八时起。先后赴中储及财部。下午,在家接见戴英夫^①、苏成德、马啸天及太田宇之助等。晚,联合各院、部、会,为日高大〔公〕使饯行。返家,读诗,本日终卷。十二时寝。

十一月七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中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接见新任日军总部副参谋长落合少(将)及顾宝衡,旋出席日高大〔公〕使茶会。返家后,中村参事官来访,谓将返日一行,询余有何意见带回东京,因谈政治、经济问题数项。告以如照目前状况下去,中国亡,日本亦无利益。中村颇为动容。晚,陪汪先生为日高大〔公〕使饯行。本日报载北非英军大捷^②,德军战车司令阵亡,重要名将被俘,德军补充困难,将自苏俄边境调军前往赴援。牵一发动全身,实为德危也。晚车赴沪。

十一月八日 星期日

七时半到寓,处理琐务。朴之、运凯来谈。下午,君强及顾继武来谈。晚,召式军,指示税务改革方针。旋公博、心叔来谈近事。美军昨已于西非法属登陆,大约所谓第二战场即开辟于非州。^③英、美此举大约经详细研究,盖此足以牵制德、意,使其运输补充不

① 戴英夫,时任伪行政院政务委员。

② 十月二十三日阿拉曼战役开始,次日德军司令官、隆美尔副手施登姆将军,因心脏病发作猝死,造成指挥混乱;二十六日,隆美尔从柏林医院赶至战场,双方发生激战,至十一月四日后告一段落。此役以英军为主的盟军,共歼敌近六万人,缴获坦克三百五十辆;盟军损失一万三千余人,坦克四百三十余辆,已取得主动权。

③ 经多次会谈,七月二十五日罗斯福正式批准代号为“火炬”的北非登陆作战计划。八月十三日,正式任命艾森豪威尔为盟军北非远征军总司令。十一月八日凌晨,由美军六个师,英军一个师组成的十一万英美联合舰队,在法属北非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实施该计划。

易进行也。法固无可奈何，德、意亦颇难应付。十二时寝。

十一月九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中储，处理要件甚多。下午，接见赵正平等数人。晚，宴石渡顾问及上海金融界领袖，余致词约十五分钟。九时返寓。法声明与美断绝外交关系，此为美意中事，不足奇异，惟国际纠纷又多一重复杂性矣。与心叔谈将来趋势，感觉绝对不能乐观。就个人言，总有走头〔投〕无路之一日，但决不后悔，惟有自裁以谢国人而已。十二时寝。

十一月十日 星期二

八时起。赴公博家，陪同招待日高大〔公〕使早餐。旋赴中储，约书城、木村、吉川三人，商纸币印刷及金融检〔查〕等问题。旋日高大〔公〕使来访，为临别之恳谈。余提出政治、经济重要问题数项，并述个人托其转达东京当局。日高去后，召见分行干部数人，予以指示。下午，在家接见黄金荣^①等数人。晚，约冈田大佐及书城、式军、访陌数人便饭，并商统税及所得税整理问题。客散后，与心叔、朴之闲谈。十二时寝。美军在西非登陆，北非轴心军东西两面受夹攻，前途实难预测也。

十一月十一日 星期三

八时起。赴中储，见客数人，处理要件数起。下午，在寓见客数人，分别商谈所得税及盐务等问题。晚，约唐寿民、叶扶霄，谈重要金融问题，如折〔拆〕放办法、准备库充实、银行公会改选及处理统一公债等问题。余对于银行公会主缓改选，对折〔拆〕放则为调剂金融及增加中储地位，拟即办理。十一时辞去。闻德军攻入法

^① 黄金荣，字锦镛，原籍浙江余姚，一八六八年生于江苏苏州。早年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充当督察长，为青帮头子之一。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少将参议及行政院参议。

自由区,以保护南方海岸,防英、美攻击。法虽牺牲,在德亦实不得已也,惟欧洲情形将愈复杂矣。十二时寝。

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四

八时半起。本日为总理诞辰,休息。约吴开先来谈,并便饭,谈全面和平及宁渝统一问题。下午,接见陈宝骅,嘱其赴渝一行,设法设一无线台电〔电台〕,以便随时交换意见。重庆近见北非及所罗门之战,甚为兴奋;宋子文最近表示须恢复甲午以前状况,始能与日本和平,其意气可知。陈此行不过联络感情,疏通意思,以便将来可用,目前实谈不到和平也。旋接见吴震修、袁厚之,分别谈中国银行及上海市财政问题。晚,赴德公使飞司〔师〕尔之宴,谈三小时。渠亦认北非形势严重及苏联抵抗力强,此战至少必延五年以上,对我目前困难,劝处之以忍耐。十时返。

十一月十三日 星期五

八时起。料理琐务。旋赴中储。十二时,偕淑慧赴六三花园上田之宴,座仅田尻公使、矢野总领事^①,新来上海赴任之旧友也;我方为心叔、北涛,谈甚欢。二时返寓。略睡。下午,接见李士群、金雄白、赵叔雍及朴之等。晚阅书。十二时寝。

十一月十四日 星期六

八时起。九时半到中储。接见振兴公司儿玉总裁及其他来宾六人,并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在寓接见董修甲^②、张国元、陈光中^③等。旋滨田大佐及冈田大佐来,谈永井大佐明日赴东京,携有强化国府之案,因本人无暇来见,特嘱两人代征余意见。其案即

① 矢野,矢野征记。

② 董修甲,时任伪财政部税务署副署长。

③ 陈光中,时任伪江苏省政府委员。

加强并缩小目前之联络会谈,使会谈其〔具〕决议及执行权力,一经决议,中日双方均须执行。其人数,中日各三,我方希望公博、兰江及余,日方为河边总参(谋)长、堀内公使及代谷少将,另加石渡与松井,以顾问资格周旋联系。余表示:一、纯内政问题不必提此会,以免束缚中国主权,仅讨论中日关系问题;二、人事,主张加入思平、柏生。因公博常在沪,兰江不管政治,只顾军事,余一人实难负责。旋思平、心叔先后来,因以经过告之。式军来,商税务总局改革问题。

十一月十五日 星期日

八时起。接见熊剑东,谈该部改编及税警总团事。李阎非介绍老办盐务者二人来谈,年龄太大,恐不胜繁剧也。下午,在寓召开中央信托公司董事会。旋接见日友三人。晚饭后,赴公博处,与思平等商强化联络会谈之对策,并谈最近派赴重庆回沪人员之报告。据云:曾见张公权、钱永铭、张岳军、杜月笙等,对和平事均不敢向蒋进言,惟岳军表示线索不宜断而已。余意:渝方此时决不致言和,至少三年以后或将考虑。十一时半返。即寝。

十一月十六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中储。接见朱博泉,谈金融重要问题,并处理要件多起。午为华兴银行常务董事饯行,盖渠调任大东亚省参议也。此人对中国甚了解,且同情,于吾辈多有所助也。下午,见客五人。晚,召邵署长啸月,商火柴、棉纱改从量税为从价税问题。十时乘车返京。日来英、美与德、意在突尼斯激战,如突尼斯被英、美所占,不仅地中海形势一变,意大利〔利〕随时有受攻击之虞,北非轴心军亦有被包围之险,大可注目也。

十一月十七日 星期二

九时,出席行政院会议,代理主席^①。旋先后赴中储及财部,处理要件。下午,在家先后接见冈田大佐、滨田大佐,分别谈军事预算及编练税警第二总团问题。旋接见胡总司令毓坤等三人。晚,君强来,谈各项问题。十时辞去。日前在沪不能忍耐,与淑慧略为口角,使之刺激,后悔莫及。余性躁切,屡自谴责,若不能改,真非人也。自今以后,应平心静气,不可再冲动,切记!切记!十二时寝。

十一月十八日 星期三

八时起。福田顾问来,谈明年度预算问题。十时赴中储。旋赴机场接汪先生由汉返京。十一时赴财部。下午,在家接见堀内公使等数人。四时谒汪先生,谈近事一小时。旋赴堀内之茶会。六时半赴石渡顾问处,商预算问题。余主明年上半年最好能不发行公债,可以了事。七时应石渡之宴。九时赴李季^②处,略谈。十一时返家。淑慧未来,殊觉岑寂。聚则口角,离则想念,人生诚矛盾也。十二时寝。

十一月十九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旋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要件。下午,在家见客三人。批改重要文件数起。开始草拟《盛衰阅尽话沧桑》一文,不知何日可以完稿。此文发表,恐有不良反响,当注意之。连日阅《呻吟语》,颇有所得,但尚未终卷也。晚,君强、仲云来谈。客去后仍写文一段。十二时寝。

^① 本月十四日,汪精卫偕陈春圃、林柏生、周隆庠及松井太久郎等人,飞往武汉视察,伪行政院事务由周佛海主持。

^② 季字,叶蓬,时任伪陆军编练总监公署总监。

十一月二十日 星期五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见客三人。旋谒汪先生,商谈粮食、军务及机构调整等问题,约一时余。返家继写《话沧桑》一文。晚,赴汪先生之宴。返家,继写文两小时。近日轴心军与联合军已在突尼斯开始激战。此战胜负,可以决定地中海形势;地中海如归联合军控制,则意大利实岌岌可危也。惟以近日情形观之,轴心军欲挽回颓势,困难实多。十二时寝。

十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八时起。顾宝衡来,商粮食问题。旋赴中储。下午,在家见客三人,并写文数千字。晚,赴松井大将、津田中将之宴。返家后,君强来谈警税〔税警〕团问题,并继续写文。十二时寝。

十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八时起。写文两小时。思平来谈各种近事。下午,见客数人。永井大佐来见,谓明日赴东京,谈政治、经济问题数项。晚,继续写文。报载协约军^①在北非进展甚速,为接济苏联计,恐将利用鞑靼海峡,是土耳其之中立恐将不能保也。十二时寝。

十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八时起。出未〔未出〕门,继续写文。下午,赴中储。处理要件,并召开会报。返家后,公博、思平来,商谈政治、经济各种重要问题。旋冈田大佐来见,商财政问题,并留晚饭。晚,继写《盛衰阅尽话沧桑》一文。全文完成,约一万五千字。十二时寝。

^① 协约军,指英美盟军。

十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淑慧由沪回，朴之亦同来。旋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偕淑慧及朴之、雄白，赴后湖参观博览会。返家后，处理公文数件，修改昨日完稿之文^①。晚，与淑慧闲谈。十二时寝。

十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八时起。在家批阅公文。十一时召见，与公博、思平商粮食问题。汪先生甚冲动，婉劝之。下午在家，见客数人。奉汪先生长絨，并见公博送来汪先生致渠两絨，阅之，觉汪先生实太苦。关于立委之处理粮委会议案，汪先生对公博颇有微言；致〔至〕对监察院弹劾粮委当局，先生尤为愤怒，拟逮捕鼓动者。因长絨呈述意见，并分别约顾宝衡、周学昌，商整理公巢会问题。本日读《呻吟语》，终卷。晚，与淑慧闲谈家务。十二时寝。

十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旋赴中储。召见吉川顾问，商金融问题多件。返家后，石渡顾问来，商财政及金融重要问题。下午，接见胡总司令毓坤、郝长官鹏^②及其他来宾四人。批阅重要文件，并絨幼儿，嘱其凡事忍耐。晚，公博、思平、心叔来谈。十二时寝。

十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在家接见

① 《盛衰阅尽话沧桑》一文，刊登在《古今》半月刊第十三期，后辑入《往矣集》。文章记述他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回国投靠蒋介石之后，直至叛国投敌前的经历，以及其间蒋介石与其他各派军阀间的矛盾和斗争。

② 郝鹏，时任伪苏淮特别区行政长官兼保安司令。

熊剑东等数人。晚，宴堀内公使等。旋心叔来。与淑慧闲谈。十二时寝。

十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八时起。谒汪先生，主张苏北行营或撤销，或以李长江为主任，并谈关于军事方面之不稳情报，未可尽信。盖作情报者，为证实其情报正确，常制造各种空气，逼本无心叛变之人叛变也。旋谈军委会无负责之人，至主客颠倒，顾问部反居于主动地位，如此局面，即〔亟〕须改革。返家后，日军参谋副长野田中将因调赴满洲为师团长，前来辞行，谈各重要问题一小时。下午无客来。晚，炳贤来谈明年上半年度军事预算问题。十二时寝。

十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九时起。见客三人，核阅炳贤昨所交之军事预算。下午，滨田大佐来，报告视察清乡工作情形及明年清乡工作计划。彭年^①来，谢荐渠为中央党部社会部长。惺华赴沪，嘱其将经管之团体基金数目及所存银行开单呈汪先生。晚，与淑慧闲谈。十二时寝。本日初下雪霰，入夜雨仍不止。

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一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赴中储，召开会报。阅贝当^②对法军人之训词，至为沉痛；贝当处境之苦，可谓前无古人。以我处境之艰难，可推测贝当之烦闷。惟法国目前局势，尚不及中国；中国尚有自由区，而法则并此而消灭矣。法人之痛心，可想见。

^① 彭年，时任伪交通部政务次长、伪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部长。

^② 贝当，二战前曾任法国政府陆军部长、元帅、驻西班牙大使；一九四〇年六月巴黎沦陷后任总理，采取不抵抗政策，向德投降，并于七月将政府迁往维希，自任元首，建立法西斯傀儡政权。

嗟乎，吾人不暇自哀，岂有暇以哀法人哉！晚，鲍志一来，谈收抚山东方面东北军问题。十二时寝。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十二月一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褚民谊、冯国桢等先后来谈。晚，偕淑慧赴沪。

十二月二日 星期三

八时到寓。旋到中储。召见冈田大佐，商预算问题。渠兼经济顾问，颇努力为我向日方争取正当财源也。木村顾问自东京回，报告军部对在华物资统制办法；思想及方案均有变更，盖日皇曾面嘱东条，不宜在华只顾榨取，而不收揽人心也。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在寓先后召见所得税邱处长及税务署邵署长，分别有所指示。赵叔雍来，谈袁良自渝带来之消息及上海最近情形。晚，访公博，商近事。十一时半返寓，与淑慧等略谈。十二时半寝。

十二月三日 星期四

八时起。作民来，谈南北物资交流等问题。旋到行。见客多人，处理要件。下午，赴礼查饭店开茶话会，招待中外来宾，为中央信托公司周年纪念也，到四百余人。晚，赴公博处，宴叶恭绰^①等；饭后，与公博、作民、寿民商谈经济调查等问题。十一时半返寓。即寝。

^① 叶恭绰，字誉虎，广东番禺人，一八八一年生。早年入京师大学堂任学馆。曾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总长，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总长，国学馆馆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香港沦陷后被俘，被日军送至上海。

十二月四日 星期五

八时起。赴中储。接见正金银行沪经理河村^①等数人。由河村谈话中窥知,日本金融界人事亦极复杂也。下午,在寓召见熊剑东,商编练税警第二总团,并提及军队政治训练问题,在目前环境之中,此问题实须费苦心也。晚,寿民、书城来,商上海金融问题及其对策。旋接汪先生电,以重光大使返京谒见时所谈问题关系重要,嘱余与公博即返京,未知何事。汪先生稍受刺激即行冲动,恐并非了不得之问题亟须谋解决也。十二时半寝。

十二月五日 星期六

八时起。到中储。下午,田尻公使来访,谈政治、经济各重要问题两小时。旋公博、叔雍、朴之先后来谈。十二时寝。默思汪先生召余及公博回京,或为参战问题,盖两周前永井大佐回东京前一日,曾特来访谈,据云日本认中国参战时机已熟,日本正研究中国宣战时,日本以何项英、美在华权益交回中国也。

十二月六日 星期日

九时起。见客三人。下午,李思浩来谈。据云:美国于珍珠港事件发生时,对日极为愤慨,誓灭此朝食;嗣以日本如完全失败,对苏联无牵制之力,故亦不欲日全败,留此以牵制苏联。又谓:宋子文排斥胡适^②后,美对宋感情渐劣,宋或不能再赴美。所言均有参考价值。旋裴复恒、李闲菲先后来谈。晚,头痛甚剧。十一时寝。

^① 河村,河村二四郎。

^② 胡适原任驻美大使,宋子文任外交部长后,于本年九月八日以魏道明代胡适任驻美大使。

十二月七日 星期一

八时起。到中储。十二时，赴六三花园正金银行之宴。下午，坂西中将来访。晚，召邵啸月，商各省税务局及印花烟酒局人选问题。晚车返京，梦中为人唤醒，谓路轨已断，须步行换车。起视之，正常州车站也。因步行里许，另上一车。铁轨断处即在站侧，恐非炸坏，乃系货车出轨，盖车站近在咫尺，断无人能有此胆量图炸也。上车即睡。

十二月八日 星期二

十二时始到京站。返家。午饭后，略睡。下午四时，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与公博谒汪先生，果为参战问题。日方并盼汪先生于廿日赴东京一行，与东条面谈。因略谈今后办法，并约明日五时加入柏生、民谊、思平，再行研究。返家，处理积件。七时后赴汪公馆之宴，除畑总司令、河边参谋总长、永井大佐外，我方只汪先生及余与隆庠，略谈汪先生本月赴日问题。九时返家。冈田大佐来，谈至十一时，均关系于参战后之各种具体问题。一时始寝。

十二月九日 星期三

八时起。料理积件。十时访石渡顾问，谈金融、财政及汪先生此次赴日等问题。正午，陪汪先生宴海军吉田大将^①。下午三时，永井大佐来，谈军部以国府中央不能控制省，省不能控制县，其弊在省有日方之特务机关，具有日方之联络官，如欲废去二者，在作战时必不可能，故拟由国府之经济顾问派员赴省县，以强化中央之统制，询余意。余表示可行，但有两条件，即：一、特务机关及联络官必须废止，否则多一机构，更为复杂；二、顾问之人选必须精择，

^① 吉田大将，即吉田善吾。曾任日本练习舰队司令官、联合舰队兼第一舰队参谋长、海军大臣、军事参议官等职，时任日本上海舰队司令官。

且任免之权全在国府。旋赴重光大使茶会，便中略谈汪先生赴日事，约明日再谈。五时赴汪公馆，同公博、民谊、柏生、思平商赴日事，决定五人均同行，另加军事人员二名。晚，赴默邨之宴。九时返家。心叔劝余宜多听人言，自己少发表意见及对部下不可表示消极，均有价值，可采。十二时寝。

十二月十日 星期四

八时起。赴财部。十时半访重光大使，谈一小时余，均关于汪先生赴日各项问题。正午，赴日舰队司令吉田上[大]将之宴。下午，在家召开联络会谈，共两小时余。散会后，仍与滨田、冈田两大佐商参战后中国应有之处置。旋与公博、思平仍商本问题。余意须防日本借参战为名，实际上经顾问之手，以操纵中国之主权。晚，冈田大佐来，谈各种经济、政治问题，至十一时始去。此人对中国主权甚为尊重，对国府强化亦甚热心，殊可感也。十二时寝。

十二月十一日 星期五

八时起。料理琐务。十时赴汪公馆，会同苏浙皖三省及上海市当局，商清乡问题。下午，顾宝衡来，报告购买粮食情形。傅筑隐^①来，报告浙江情形。新聘顾问广瀨经一^②来见。五时赴汪公馆，会商赴日时向日方提出之觉书初稿。晚，阅书自遣。北非战事胶着，英、美军之锐气已减，德、意已稳住矣。十一时寝。

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六

八时起。先后赴中储及财部。下午，接见周学昌、邓祖禹、陈

① 傅筑隐，傅式说，时任伪清乡委员会驻浙办事处主任兼伪太湖东南地区第二期清乡保安司令、伪党务办事处主任、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浙江省分会主任委员。

② 广瀨经一，曾任日本大藏省司税官、神户税关长，时任伪国民政府经济顾问，主持伪财政部统税局。

春圃等。晚，陪汪先生宴全体经济顾问。宴毕，赴思平家，忽警报大作。忆正拟离渝之前某晚，在渝夜梦在南京忽闻警报，梦中暗想，前在京受日空袭，今在京受渝空袭，真有隔世之感，醒而失笑。今竟真历此境矣！但美机并未来临。十二时返家。以余测之，美机迟早必将光临，但规模不致〔至〕甚大耳。

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日

八时起。接见皖主席高冠吾等。旋松井中将、滨田大佐来，谈日前所拟之案，目的在要求由日特务机关将经济、行政全部移归国民政府，恐日本不安心而反对，故提出由经济顾问派人至各省，非欲由顾问把持一切，请求谅解。下午，接见刘军长培绪、沈长官尔乔等。五时谒汪先生，商对英、美宣战后组织国防会议及调整行政机构，以适用战时体制，商谈两小时。七时返家。晚，改订演稿。十二时寝。

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一

八时起。到财部。日使馆经济部主任石井及吉川副顾问来见，商重要金融问题数项。旋赴中储，处理要件。下午，访石渡顾问，商谈此次赴东京提出之金融方面希望日方协助各要点。返家后，冈田大佐来，谈赴日表示各项。旋谒汪先生，并访重光大使，商军事顾问部所提中日最高联络会方案。余意，如照目前所举行之联络会议，当无问题；如该会议具有决定权，则不能赞同。汪先生表示同意，重光亦谓然，并谓：顾问部所提任何方案，如不赞成，可明白表示。言下似表示汪先生日常过于客气，实可不必。晚，炳贤来，商明年军事预算及军米问题。十二时寝。

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旋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要件。十二时君强来，谈税警部队问题。目前第一总团新兵如全到，可练

战斗兵四千名,拟于明年秋季补足战斗兵五千名,官兵伙共六千余兵[名];第二总团^① 拟于明年六月底前,共练官兵伙约四千名。下午,分别接见永井大佐、冈田大佐及苏成德等。晚,电话上海,惊悉丁岫云女士于今晨八时病故,为之默念致哀五分钟。回忆民十九初识时之情形,宛(如)昨日。人生如梦,哀悼何堪!淑慧为其料理后事,亦必悲痛不置也。处理例件。十一时寝。

十二月十六日 星期三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日来治事又过于速断,甚至鲁莽,当切戒,凡事应详加考虑,始可决定。下午,顾宝衡来谈,盼将粮委会行政及业务分开,各成一机构。其言颇有理。旋接见赵毓松、苏成德及冈田大佐,分别有所商谈。晚,思平、君强来谈各项近事。邵鸿铸自沪来,报告中储钞票不虞短少,心为之安,因运输问题已有办法也。淑慧偕慧女夜车来京,嘱人明晨往接。报载土耳其因美之斡旋,将与俄订友好条约。土耳其态度实一举足轻重,大可注目也。十二时寝。

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四

七时起。淑慧及慧女来京,相见甚欢。旋出席中政会,通过余所提限制金融机关设立办法^②。返家后,料理赴日行装,并处理要务。下午,见客五人。晚,思平、仲云、孛孛、君强等来谈,即[极]为热闹,半年来所未有也。十二时寝。

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五

八时起。处理要件。见客三人。旋召见第二税警总团总团长

① 本月周将原武汉“黄卫军”改编后之一部加入“中央税警总团”,扩编为第一总团和第二总团,由罗君强、熊剑东分任总团长。

② 本日伪财政部停止银行、钱庄登记。

熊剑东以下重要干部十人，训话并会餐。下午，见客五人并批阅财部及中储重要文件多起。石渡顾问来访，谈此次赴日须提出之问题。渠尤注意粮食问题，余深表同感。君衍及财部、中储重要干部陆续前来请示。晚，接见本日甫由东京来京之木村代议士，听其报告东京最近政情。君强等来谈。十一时半寝。

十二月十九日 星期六

八时起。淑慧料理行装。九时半赴机场，十时起飞。同机者除主席及余外，为民谊、隆(庠)及石渡、松井、寺冈三顾问。渡海时飞行三千尺高空，在层云之上，日暖天晴，机甚平稳。抵福冈之前一小时，降至一千尺，层云之下，空气极坏，动摇甚剧，几不能耐，如再过半小时，余将大吐，幸三时到达。即赴荣屋住宿，旧游地也。回忆前尘，臼井已作古人，为之黯然。晚，偕松井、思平出外食河豚。八时返寓。与汪先生略谈，即沐浴就寝。此地较南京寒冷，故稍觉头痛也。

十二月二十日 星期日

八时起。写字数幅。九时半赴机场。十时起飞。过富士山时，天际晴朗，无半点浮云，自山顶至山底，均清淅(晰)可见。三时到达，东条总理以下各大臣均在场欢迎。径赴汪先生驻节之总理官邸别馆，即二十八年夏秘密来东京时与思平所寓之地也。光阴似箭，忽忽已三年余矣。回首前尘，不禁慨然。旋赴帝国饭店，料理琐务。五时赴汪先生处略谈。六时赴我国大使馆徐大使之宴。返寓后，滨田、冈田两大佐及伊藤、冈部两氏来谈。十二时寝。

十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八时起。冈田、滨田两大佐来，报告东京情形。旅〔旋〕赴汪先生处略谈，随先生访青木大臣，谈一小时。青木表示：一、过去日本对国府仅谈原则，此次重在实行；二、过去东京方针对在华日当局

不能贯彻,今后务求贯彻;三、对华政治决不干涉。即在大臣官邸午饭。三时,余与民谊偕汪先生访东条,彼方有谷外相^①及青木在座,恳谈三小时。东条表示同情中国,宣战时机盼于明年一月中旬后,由我择定适当时机实行;日本决不乘中国参战,对国府加以束缚,反将尽速取消租界及领事裁判权;对于处理英、美敌产,将以好意与我洽商。东条更详述战争必胜之理。六时辞出。东条旋来回拜,谈十余分钟。晚,各友来谈。十二时寝。

十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八时起。赴汪先生处,随同进宫谒日皇。十二时返寓。约谷萩大佐来午饭,便中谈一切问题。四时访青木大臣,谈一小时。渠表示:此次下最大决心矫正日本在华各种不合理之设施,东条亦以最大决心支持;下级人员及在华日当局如不服从,即当更动;望余以今后事实证明,此时不必多谈。察各方空气,日本对华政策确将大变也。晚,以余名义在汪先生处宴阿部、西尾两大将及财界要人池田、山下、结城、高岛等,汪先生致词。九时返寓。十时半寝。倦极矣。忆淑慧甚切,悔去年不应使之刺激,今后当力改,以赎前愆也。

十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七时半起。代表汪先生赴各皇族投刺问候。十一时赴汪先生处,商汪先生廿五晤东条应谈之事。余提两点:一、上海人心为各方之依归,如上海人心归我政府,各地不成问题。故在租界退回之前,盼日在沪当局协助国府推行政令及租界日方不必自行直接处理各事;二、安定中国军事将领之心。因我各地军事领袖,常受当地日本部队长之心理上或事实上压迫,成觉日本尊重中国独立纯系欺心之谈。此点盼能纠正。下午,随汪先生访参谋总长、军令部

^① 谷外相,谷正之,曾任日本驻美大使馆勤务、外务省亚细亚局长、驻伪满大使馆参事官,本年中九月十七日任外务省大臣兼情报局总裁。

长、海军大臣、宫内大臣及枢密院长。晚，赴东条首相之宴，到约二百人，均日本军、政、财各方面之巨头也。宴毕，复赴谷萩大佐之宴。十一时返寓。料理琐事。即寝。

十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八时起。滨田大佐、冈田大佐、福田顾问、犬养健氏先后来谈。十一时访日本银行总裁，谈中国金融问题一小时。下午，访正金银行总经理大久保、大藏大臣贺屋及财界元老池田，均谈中国财政金融问题。晚，外务大臣及大东亚大臣联合公宴。宴毕，复赴产业界巨子高岛之宴。十一时返寓。忆淑慧不置。十一时半寝。

十二月二十六日^① 星期六

七时起。赴汪先生处略谈。旋送汪先生赴机场，起飞后仍回帝国饭店。下午，偕思平、伊藤赴大矶访山下老人。思平谈半小时，即偕伊藤赴热海，余即留住山下宅，与老人纵谈。深觉一人事上、交友、对下，均在自己如何运用，而不能责人。盖世无完人，亦无全不为己者。如遇一有缺点之人，而只见其缺点，不知用其长处；或遇一自私之人，不知因势利导而用之，盖我之过也。嗣后对人应以责己为专务，视对方如何妥为运用之而已。松树甚多，风动作涛声，令人有幽居深山之感。十时寝。（三十一日补记于沪）

十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九时起。散步园庭，远眺右山左海，风景极佳。老人嘱书字多张，中有“欲除烦恼须无我，历尽艰难始识人”一联，老人大为敬佩，嘱书同样对联两张，分送东条总理及近卫公爵。与老人谈日本情形。余云十年来，日本上级官长辄不能抑制下级人员，凡事均太阿倒持，由下发动，上仅划诺。其故，因上不用心，凡事原委及利害得

^① 二十五日无日记。

失,均系在下者知之较详;欲矫此弊端,须在上者遇事均较下者知之更详,然此(用)待上之用功自思。此言不为无理。但余本人对各事亦常不能如部下之精详,惭愧无既。今后于此点,当用功求精,求详,为余必须努力之点也。十一时寝。(三十一日补记)

十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八时起。散步园庭。旋西义显来,与老人共午饭,饮酒甚多。谈中日问题。余之意见大为老人所钦佩,老人在日本政治上潜势力颇大也。三时乘车返东京。犬养来谈。晚,宴日陆军中坚干部,到军务局长佐藤少将、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有末少将、报导部长谷萩大佐等十五人。席间纵谈甚欢,饮酒颇多,尽欢而散。十时半返寓。十一时半寝。(三十一日补记于沪)

十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八时起。访松平公爵及高岛菊次郎。晚,赴财界元老池田成彬之宴。下午,访阿部大将及青本大臣。五时返寓,料理行装。此行结果颇为圆满,日当局表示过去所约均系空言,今后务必实行;又表示过去日本现地当局,多不能奉行其中央政策,今后务必彻底,不服从者即行更动。故今后形势,可望好转。可虑者,日本交回各事我方接收后不能行之有效,而授日方以口实也。回顾我政府人才之缺乏,意见之纷歧,真正为公者究有若干人,以及汪先生领导之能力及精神,殊令人焦急也。十一时寝。(三十一日补记于沪)

十二月三十日 星期三

六时半起。七时半由旅馆出发,九时起飞,经四小时始达福冈;小憩半小时,复飞。仍经四小时始到沪,已六时矣。幼儿、慧女在飞机场候接。抵家,淑慧身体甚好,心为之安。晚,公博、君强、思平、心叔、叔雍、书城、朴之先后来谈,十一时散去。七月间余在东京,曾主中国对英、美宣战,此次决定一月十五日宣布,中国方面

必多怀疑。为国家计,余以为此举有利无害,盖不仅共苦,且可取得同甘之保障。否则,资本须拿出,损失须负担,而不能取得股东资格,有利益时不能分红,则只有共苦,不能同甘也。十二时寝。

十二月三十一日 星期四

九时半起。朴之来谈。下午,赴中储,召书城、木村、吉川,商本年度决算问题及迁入中国银行新建筑等问题。旋与书城单独商行务。邵、柳两局长^① 报告并请示业务发行方面各要事。五时半返寓,叔雍来谈近事。晚,式军来,商改革税务各重要问题。三十一年今日完结矣。本年较之去年,内外均尚平稳,尤以两次赴日,公私均有所得。至币制统一,为今年一大成绩,但物价猛涨,未能预防,疏忽之责难辞也。国际局势,一般人均以为轴心国形势将日趋下游,岂竟然耶? 挨〔拭〕目俟之。

^① 邵、柳两局长,指伪中储行发行局副局长邵鸿铸、业务局局长柳汝祥。

一九四三年

一九四三年一月

一月一日 星期五

三十二年今日又开始矣。一年一年如驹过隙逝去,而人亦将垂垂老矣。国际局势、中国情形,去年一年中曾有意外之变化,今年将有何种事态发生,非上帝不能预知也。星者谓,余旧历明年波折甚多,意者,时局多故,或不仅余个人运气不佳也。处此乱世,任何人均不能希冀安乐,故运气之坏实意中事耳。九时起。赴税务署参加六局长、一处长就职礼^①,并训话。十二时返家。三时,书城来,商中储决算问题。许建屏^②来,商中信决算问题。式军来,商税务问题。拜年者络绎不绝。晚,赴寿民之宴,十时返。闻滨田大佐调任,日方推长峰大佐继任军顾。滨田做事固不少可议之处,但其强化国府之心,实不可埋没,而对余且特尊敬,此次调任,于我亦利害参半耳。十二时寝。

一月二日 星期六^③

九时起。书城带李达来见,原中央银行沪行经理也,劝其就任中央储蓄会经理,并略商该会一切问题。苏成德来,报告近事。下

① 是日,伪税务署苏浙皖三省税务局和烟酒税局正式成立,六局正副局长和税务查缉处长举行就职典礼。正副局长是:江苏省税务局长蒋叔和,副局长吴启坤;印花烟酒税局长董修甲,副局长潘良佐;浙江税务局长朱少臣,副局长岑振和;印花烟酒税局长喻潜霖,副局长徐北良;安徽税务局长鲍震,副局长樊发源;印花烟酒税局长陈无畏,副局长余祥霖;税务查缉处处长邵以力,副处长蒋定一。

② 许建屏,任伪中储行调查处长、伪中央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③ 本日起至三月十日期间,周佛海关于星期的记载,开始简记为“星六”、“星七”……,旋未记。兹根据其惯例,予以补足、补记。

午,叶扶霄来,谈金融问题。吴颂皋来,谈外交问题。萧乃震介绍张浩然^①来见,办税务之人才也,似颇干练,当试用之。晚,赴思平家之宴,饮酒颇多。回家后与淑慧闲谈。十二时寝。默念政治无秘诀,人事而已。古来开国家、定天下之人,均于人事方面支配、运用及驾取得宜,故能成功。不过此事言之虽易,行之实难,自问于此实非擅长,故欲建不世业,恐非余之所能,亦不必怀此大志,但求于国、于民得尽涓埃[涓埃]足矣。一时许始渐入梦。

一月三日 星期日

八时起。赴中储。率书城、木村、吉川及其他要员四五人,视中国银行未完成之新建,规模之大为远东第一。中储拟迁此,但仍须千万元,并费时四五月始可完成。视察毕,复赴行。与木村谈广东新旧币交换及其他重要问题。十二时半返家。下午,张素民、邱访陌来见,分别报告关务及所得税情形。寿民来,谈金融问题一小时。项致庄来谈。渠于余在苏省时任保安处长,最近任第三战区^②炮兵副总指挥,因感抗战无前途,称病来沪,有参加和运之意。旧友也,晤谈甚欢。那山总比这山高,内地人视内地,与此间视内地,另具一副眼光,谁是谁非,实难断定也。晚,赴卢英^③之宴,十一时返。与淑慧略谈即寝。

一月四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税警学校,召集校本部及总团部官佐及下级干部三百余人,训话一小时。旋视察修械所及其他重要部门,并放演自制之快慢机手枪。十二时半赴杨老太太处午饭。二时半返寓。陈

^① 张浩然,字辅仁。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稽类税局局长,时任伪上海特别市稽类税局局长。

^② 第三战区是中国对日作战的一个区域,包括浙江、江苏、安徽及江西和福建的一部,最高司令长官顾祝同。

^③ 卢英,时任伪上海市保安副司令、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委员。

宝骅来见，云日内赴渝。托其带缄交孔庸之、钱新之、杜月笙及果夫、立夫、布雷六人，劝其时机如到，主张和平，余在外当力助其成。旋召见吴震修，谈金融问题。晚，赴公博之宴。因本晨训话时出汗，旋视察各地又受寒，致头痛身疲，先淑慧返寓，略事休息即寝。

一月五日 星期二

八时起。赴中储，处理印制钞票等要件多起。十二时返寓。北涛来，谈钱新之派人来沪接着赴渝，曾嘱来人再四询余近况，并深恐影佐调动后，余失去政府中心之地位。其意可感，因详述近况，并相期时机一到，即努力全面和平工作，托其夫人带渝。下午，任援道率其戚王育之^①来见，交行老办发行之人员也，约其来中储任发行副局长。裴复恒来见，与谈大局情形，并嘱其为中央储蓄会副经理。邵式军来，请示税务上重要问题数项。晚，公博、叔雍、心叔、默邨来谈，并晚饭。十时乘车返京。车中考虑政治环境，深觉复杂，不易应付；然苟存“无我”之心，则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也。

一月六日 星期三

七时半到家。料理积件。旋赴中储，举行两周年纪念，并训话。回顾两年前今日，不胜感慨。中储发达如此之速，半由人力，半亦时势使然也。旋谒汪先生，商对英、美宣战及中、日共同协力战争两宣言，以及将与日本订定之撤消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处理敌产等协定草稿。下午，赴财部，处理预算及金融等重要问题。石渡最高顾问及福田顾问来见，谈财政、金融问题。晚，思平来谈。深感汪先生为汪夫人所支配、宵小所包围，私心自用，渐自失去全体领袖之身份，而变成一派系之领袖，事业、前途，颇为悲观。然退一步想，较之渝方派系之复杂，人事之纠纷，门户之倾轧，以及蒋先生不顾舆论、不纳忠言之独裁，犹觉此胜一筹耳。十一时半寝。

^① 王育之，名茂基。

一月七日 星期四

八时起。召冈田大佐,商财政问题约一小时,因关于财源须日方协力,托其联络。旋谒汪先生,商对英、美宣战后我方应有之处置,并商其他问题,约一小时半。下午,在家召开联络会谈,约两小时。散会后见汪先生,陈述关于调整机构之意见。旋接见木村代议士。晚,与隆庠夫妇闲谈。忽觉寒热交作。十一时寝。甫就枕,忽报主席电话至,因起接之。汪先生电话中谓:“重光大使顷〔顷〕来谈,无大变化,但……无大变化,这个……^① 请明日九时来面谈,电话中不便说。”岂日本内阁改组,或有其他重要变化欤?辗转推测,久之不能成寐,三时始渐入梦。

一月八日 星期五

九时谒汪先生。据云,重光昨晚来谈:接东京电,英、美、重庆已知我将对英、美宣战,大肆破坏工作,可否将宣战时期提前,等语,汪先生当答以九日发表。因与汪先生商各种手续。十时访重光大使,谈宣战后国府应做之事,对于日本退回租界及撤销治外法权之进行步骤,尤详细商讨。十二时返家。约君强、学昌^②便饭,并谈一切。下午,顾宝衡、木村顾问、清水书记官、项致庄等先后来见。晚,赴汪公馆,陪宴王揖唐。散会后赴李季家,思平亦来,谈至十二时返家。审核税警部队官兵提高待遇标准。阅晚报载刺达尔朗^③之凶手,系特戈尔^④派。此事余早已料及,自信料事之神也。

① “但……无大变化,这个……”此处为原日记内容。

② 学昌,周学昌,时兼任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南京分会主任委员。

③ 达尔朗,让·弗朗索瓦·达尔朗,法国海军上将。原任维希政权驻北非最高指挥官,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八日英美盟军登陆北非后,他于十一日宣布停止抵抗,十二月一日,在英、美政府的同意下,在法属北非任法国国家元首。十二月二十四日被人暗杀。

④ 特戈尔,即夏尔·戴高乐。战前任法国政府国防部副部长,时流亡英国,在伦敦成立“自由法国”,进行抵抗德国法西斯的活动。

一月九日 星期六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通过对英、美宣战及最高国防会议组织^①。返家稍憩。思余去年七月^②赴东京,曾主张中国参战,日本犹豫不决,今忽即〔急〕转直下,必有原因^③。盖日皇曾责军部在华措施之不当,令其即行改正,军部若不利用一时机或口实,对外不能有所号召,盖改变政策,即证明过去之错误也。嗣因中国既有参战之希望,不如以此为机会,而改变其对华政策,此中国参战之所以突然实现也。故日本对于中国参战以后之如何真正协力战争,实未抱过分之期待,故亦必无过分之苛求也。赴国府,参加中日《共同宣言》及日本取消治外法权、交回租界协订〔定〕^④之签字仪式。下午,苏淮郝长官来,报告当地情形。石渡顾问来,商财政问题。召春圃、君强,商草最高国防会议组织条例及各重要问题。召君衍,商编制预算问题。晚,以中储总裁名义,宴日方陆、海、外各

① 是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通过对英、美宣战案,并发表《宣战布告》,宣称:“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并成立“最高国防会议”,作为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在战时决定关于“国防之重要事宜”的机构,伪中政会闭会期间执行其职权。伪最高国防会议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为主席,以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及常务委员一人,伪行政院院长、副院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伪总参谋长,陆军、海军、内政、外交、实业、宣传各部部长为委员。伪中央及地方军政长官,有必要时,得由伪最高国防会议主席令其出席或列席。

② 指去年七月十二日至三十一日周佛海在日本的活动。

③ 一九四二年底汪精卫赴日,定于本年一月十五日发表伪国民政府对英、美宣战声明,但一月六日日本大本营收到情报人员的“特美密第七号”电报,内称关于美国撤销在华治外法权等内容的美中条约及换文等已签署,即将由美参议院审议生效,故日本政府决定将“中国参战”声明提前至一月九日发表,并由外务省向重光葵发出训令,“须火速在现地实现”。其他有关汪伪政权机构调整、成立最高国防会议等,也是此时由日本政府决定的。

④ 是日,汪精卫和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签订《共同宣言》及《关于日本交还在华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协定》。宣言称:双方“为完遂对美国及英国之共同战争,兹以不动之决议与信念,在军事上政治上及经济上作完全之协力”。《协定》规定日本“交还”在华的专管租界、公共租界及撤销治外法权。

要员。九时返家。思平、志一、炳贤、心叔来谈。十二时寝。

一月十日 星期日

八时起。闻京沪车出事,焦灼万分。淑慧在车,必受苦矣!即电沪询问,知杨老太太同行,未带用〔佣〕人,更为焦急。换车时不知能否无事。旋出席地方行政长官会议^①。十二时返家。淑慧与杨老太太已到,丽久随行,且带勤务兵,俟铁路修好,以原车来京,并未换车,心为之安。下午,见客八人。两缄呈汪先生,陈要事。晚,公博自沪来,并约思平、君强来。十一时半辞去。昨晚曾对思平云:重庆闻我对英、美宣战,必谓此举系日迫我所为,日已成强弩之末,以此举壮其声势。今日截获重庆昨晚广播,果不出余所料。本晚语思平,相与大笑,思平谓余可任兼〔兼任〕渝宣传部长。十二时寝。

一月十一日 星期一

八时起。先后赴中储及财部,处理要件甚多。下午,二时半午睡起。三时,汉口张市长来见。寒暄俯〔甫〕毕,门前人声嘈杂,意谓副官口角,正奇异间,副官来报火起,当即出视,屋顶已冒火。当时尚以为不致成灾,转念间将重要文件皮包三只,自行携带下楼,淑慧亦捡取重要物件。旋火大风急,即时蔓延,幸淑慧镇定,用人得力,抢出物件一部。十五分钟消防队至,而友邦海军之消防队尤为得力。与淑慧及杨老太太立花园中,立视十余(年)之旧居化于一炬。汪夫人首先来慰问,旋亲友均来,友邦要人亦纷来慰问。幸仅焚三楼及二楼,至下层及后栋尚能保存。当偕眷属赴民谊家小

^① 是日,伪行政院召开地方长官会议,策划汪伪对英、美“宣战”后如何增加生产,加强“治安”,开展“新国民运动”及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等活动。参加会议的有各伪省政府主席、各市市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苏淮特别区行政长官李士群、傅式说、高冠吾、杨揆一、陈耀祖、王揖唐、郝鹏、陈公博、周学昌、张仁盛等。

憩。汪先生亦亲临慰问。晚，在汪先生家便饭，宿于民谊家。

一月十二日 星期二

夜不成寐。念十年来朝夕与共之宅第付之一炬，损失尚在其次，未免有恋恋之意。六时即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巡视焚毁情形，颇觉凄凉，半小时之内，燕居之所即化为乌有，询〔洵〕梦想所不及也。赴财部，处理要件。午晚〔饭〕于思平家，即在此处见客治事。旋赴心叔家，略谈。晚，仍饭于心〔思〕平家。承汪先生之情，令暂居迎宾馆。此地为孙科长铁道时所建，事变前汪先生任行政院长时曾住此，事变后西尾大将住此，后经交涉退回，作为迎宾馆。建筑虽胜于旧居，然究不若旧居之安适。下午，淑指挥迁居，三小时内即布置完毕，实能干也。幼海、慧女在沪闻讯，慧女哭，幼儿则于昨晚夜车赶来。

一月十三日 星期三

八时起。出席第一次最高国防会议。^①十一时返寓。料理一切。下午，见客数人。四时赴全国司法会议，训话半小时。返寓后，接见永井大佐等。晚，约公博、思平、季季、志一、心叔来便饭，并谈一切。十一时辞去。截获渝方消息：英国除取消治外法权、撤废租界外，并放弃军舰入内地、各地驻兵、英人为领港、英人为税务

① 本次会议决定改组伪行政机构：行政院全国经济委员会、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改隶属“国民政府”；铨叙部改隶属行政院；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与服务委员会合并为社会福利部；粮食管理委员会改为粮食部；撤销边疆委员会，在内政部内设边疆局；撤销侨务委员会，于外交部内设侨务局；水利委员会与交通部合并，改设建设部；行政院秘书处参事厅与法制局合并为秘书厅，设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二人；每部改设次长一人，原有政务、常务次长名义取消，各部增设咨询委员。并任命部分人员。

司等特权^①，并取消通商口岸制。窃思自大东亚战争^②发生后，日方辄称继承英、美权益，今英、美已放弃各项权益，我与日交涉时有辞可借矣。又接民谊电，谈知意大利有电来京，意国亦声明取消治外法权及交回租界。中国国势诚有转机也。十二时寝。

一月十四日 星期四

七时起。今日为五中全会开幕之日，全体谒陵。旋赴中央党部举行第一次会议。下午，在寓草拟明日广播文稿。旋接见清水书记官，并与惺华商信托公司结算及其他等问题。倦甚。腰痛甚剧。读放翁^③诗自遣。晚，心叔来谈，十一时辞去。英、美战舰及运输船云集直布罗陀，岂英、美对地中海有新行动^④欤？十二时寝。

一月十五日 星期五

八时起。谒汪先生，商五中全会宣言^⑤。旋举行第二次会议，上午闭会。下午，在寓接见永井大佐、冈田大佐等五人。日前，我方曾表示希望将国旗上之黄色飘带取去，据永井来言，日军总部甚表赞同，惟武装团体，如军队、保安队及警察，惟〔为〕防止误会，盼

① 一月十一日，中国和美、英分别签订《中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中英条约》，美、英两国分别宣布取消在华特权。税务司是旧中国主管各海关、税务行政的官员。一八五三年英国派兵强占江海关，翌年六月英、美、法三国领事，强迫上海道吴建彰订立海关章程，由三国领事各派一人组织海关税务管理委员会。一八五九年南洋通商大臣任用英人为总税务司及江海关税务司，并裁撤前美、法两国委派的税务委员。此后，海关管理权便由英国独揽。

② 日本称太平洋战争为“大东亚战争”。

③ 放翁，陆游的号。南宋大诗人。

④ 一月十四至二十六日，罗斯福与邱吉尔举行卡萨布兰卡会谈，最后决定在占领北非之后，在西西里登陆，展开地中海作战。但正式实施是在七月实现的。

⑤ 该《宣言》于是日发表。鼓吹对英、美“宣战”；谓参加“大东亚战争”是汪伪“当然之步骤，亦即最后之决心”，“应牺牲一切，以贡献于大东亚战争”。

仍保留外,其余各地均可除去,刻正与东京商洽中云。此事如办到,两年来欲达之目的,又可实现其一矣!晚,汪先生宴全体中委,余饮酒颇多。九时半广播《关于中国参战问题的释疑》^①。十时返寓。思平、心叔^②来谈。十二时寝。

一月十六日 星期六

八时起。先后赴中储及财部。下午,在寓接见杨揆一,听取武汉军政各项报告。石渡顾问来,商组织处理敌产中日共同委员会等问题。外间副局长来,报告海州盐务情形。谒汪先生,商战时经济政策。晚,宴汪夫人等。旋君强来,商提高税警部队官兵薪饷问题,并计划第一、二两总团共编足战斗兵一万名。报载英、美军集中叙利亚,而伊拉克又对日、德、意宣战,岂英、美有进攻巴尔干之行动耶?无论如何,地中海及地中海北岸风云,殆将变色也。十二时寝。

一月十七日 星期日

八时起。民谊来,商收回法租界及取消法国治外法权问题。旋谒汪夫人,谈两小时半,坦白直陈日人对渠之批评,及余对汪先生之忠诚与个人之抱负,并述其他要求。曾[承]汪夫人告以渠之苦心及态度。经此谈话,至少可减去相当隔膜,增进相当了解也。午约君强、颂皋、复恒便饭。下午,陈耀祖^③来,报告广东情形。周学昌来,报告南京市情形。顾宝衡^④来,报告粮食部情形。并见其他来客三人。臧呈汪先生,陈要事数项。晚,赴思平家宴。十

① 周佛海在广播中声称: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是“自动的参战”。他要沦陷区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全力协助日本。

② 心叔,即岑德广,本任伪服务委员会委员长、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委员等,机构调整后,改任伪国民政府委员。

③ 陈耀祖,时任伪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建设厅长及省保安司令、绥靖主任。

④ 本月十三日,顾宝衡任新设立的伪粮食部部长。

时返。阅书自遣。十二时寝。

一月十八日 星期一

八时起。清水书记官来见,谈半小时。旋赴中储。日本银行理事新木^①来见,谈中国金融、经济问题一小时。下午,仍赴行。接见海通社^②记者,并召开行务会报。四时半返寓。堀内公使来见,谈今后经济调整问题一小时。晚,赴君衍家便饭。九时返寓。与淑慧闲谈,并批阅文件。十二时寝。

一月十九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赴财部,见客多人。旋赴中储,宴新木。下午,炳贤来寓,商谈军警米问题。旋见郭汝珍,士官生也,事变前曾任重要军职,派其赴税警学校帮忙。德国代办来见,谈半小时。本日鼻塞头痛,赴梦帆家便饭,稍发寒热,先回。恐明晨未〔不〕能出席国防会议,因详缄呈汪先生,述国防会议应作之事数项,并请假。十二时寝。热度甚高。

一月二十日 星期三

十一时半始起。热退。倦甚。春圃^③来,报告本展国防会议^④情形。下午,见客五人,批阅公文多起。四肢仍无力。晚,草

① 新木,新木荣吉。时任上海日本银行理事兼伪财政部主任顾问。

② 海通社,德国海通社。

③ 春圃,陈春圃,时任伪最高国防会议副秘书长。

④ 本日伪最高国防会议举行第二次会议,决定调整地方行政机构,各省“主席”改称“省长”,省府“委员”名义取消,调任为“参事”,兼任厅局长、秘书长改为专任,并任命有关人员;修订《全国经济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该委员会由行政院长兼任委员长、行政院副院长及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副委员长,各部部长及华北各总署督办为当然委员。据此汪精卫兼任委员长,周佛海、王揖唐为副委员长。

《走火记》一文，述此次火灾感想，约三千字，送《古今》半月刊登载^①。腰痛甚。十二时寝。距立春仅十余日矣，不仅无下雪之兆，且两月余未雨，麦作大受影响固不待言，今年年成恐亦有问题。还都三年，每年耽〔担〕心水旱，幸均平稳过去，如今年兵乱之余，再加以荒年，则民无噍类矣！焦灼万分，久之始成寐。

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十一时始起。咳甚，四肢无力。默邨^②来谈，劝慰之。下午，于卧榻接见季局长圣一，商盐务，决以专卖为目标，逐渐推进。福田顾问来，商金融、财政问题。毓呈汪先生，条陈召开全国经济委员会日期及办法。晚，约隆庠^③夫妇便饭。十二时寝。不能成寐。此乃最近发生之现象，殆因年将老、力将衰而不能睡眠耶？淑慧来，告外间大雨已一小时，为之大喜。

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十时始起。雨早止，无雪兆，为之失望。但天阴有雨意，天气或将变也。余寒未尽，腰仍痛，咳仍剧。召俞司长觉生，有所指示。批阅情报。下午，李閔菲自沪来，商盐务；拟另组一公司以代替裕华，此事殊费考虑也。咳甚，延医诊治。晚，书城及惺华来，商中储及中信决算及奖金分配办法，并谈上海最近金融情形。本日天又转晴，无下雨之希望矣。十二时寝。

① 该文刊于《古今》半月刊第十六期。文章叙述了房屋修建的经过及作为“低调俱乐部”的原委。他说：该房在“一二八”上海事变后兴建时，特地起了一个小地下室。抗战爆发后，先后搬来住的，武的有顾祝同、熊式辉、朱绍良、李名扬，文的有梅思平、罗君强、陶希圣。每日必来的是高宗武。“我们这些人，都是主张在相当时期结束中日事变的。在当时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所以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

② 丁默邨，时任新成立的伪社会福利部部长。

③ 隆庠，周隆庠，十九日伪行政院一四五次会议任为伪外交部次长。

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九时半起。日暖风和,毫无雪征,天空无半点黑云,雨亦毫无希望矣。焦甚!鼻仍塞,四肢无力。核阅粮食部组织条例及粮食公营局方案。下午,因未能出外,在寓召开中储理事会一小时。倦甚。于榻中接见陆军今井大佐、海军田中大佐,旧友也,甫自东京来,谈半小时。本日,淑慧偕杨老太太赴沪,顿觉岑寂。北风怒号,益增感事怀人之情绪。十一时寝。

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九时起。约冈田大佐来,谈盐务等问题。渠谓此次重建新居,家具等项不宜华丽,以免授人以攻击之口实。虽异国朋友,其友谊甚可感也。下午,于病榻接见王军长清瀚及伊藤与西等人。五时,思平自沪回,来谈一小时。四肢仍觉无力。细想政治即人事,如人事应付及支配得宜,政治可成功大半也。今后应化敌为友,不应驱友为敌,恢宏其度量,忍耐其冲动,谨慎其言语,对我不忠不信不诚者,以见怪不怪之态度处之,庶几可以潜移默化欤。补作《走火记》一段。十二时寝。

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九时起。四肢仍无力。批阅积件。下午,中村参事官及木村顾问来见。五时,召集思平、君慧^①、宝衡、君衍,审查战时经济政策纲领及粮食部条例。晚,书城来,谈中储各重要问题及金融上今后之设施。十二时寝。

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十时起。接见熊剑东,谈建军问题。倦甚。下午,召见熊剑东

^① 陈君慧,时任新设的伪建设部部长兼经济委员会秘书长。

及冈田大佐,商税警部队扩张问题,约一小时半。珩甫来,请示盐务问题。默邨来谈。见客谈话太多,头痛甚。晚,思平、志一、书城先后来谈。德国东线极为不利,将有崩溃之势^①,如此时欧洲再辟第二战线,则德国必败无疑。今年年内,国际局势必见分晓。兵败如山倒,德国如启败端,恐不能持久,盖已倾全部人力物力于前线也。十二时寝。

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九时起。熊剑东率二十九师师长周[邹]平凡^②来见,谈武汉问题,并商组一特种部队,专事游击,剿灭共匪。旋批阅文件。下午,柳汝祥、邵鸿铸来,请示中储要件数项。四时召集思平、宝衡、君慧^③,重行审查战时经济纲要,公博适至,加入讨论。散会后留公博、思平晚饭,便中谈论一切。八时半,公博等辞去。批阅公文数件。本日,汪先生^④电话并缄告,如明晨余因病不能出外出席国防会议,则会议可移至余住处举行。闻悉之余,不胜惶愧,当即谓明晨无论如何必往出席。因提早于十一时寝。

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第三次最高国防会议,议决要案多起。汪先生表示,被裁次长甚多^⑤,拟择资深者二三人发表为行政院政务委员。余表示政务委员为不管部阁员,行政院为行政最高执行机关,

① 此时斯大林格勒战役即将结束,德军被苏军全部围困但拒绝投降;同时苏军已突破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包围,并将德军兵团切成两部分。

② 邹平凡,原为熊剑东“黄卫军”参谋长,此时任改编后的伪二十九师师长,受湖北省伪省长杨揆一节制。

③ 梅思平、顾宝衡、陈君慧三人皆为改组后伪全国经委会兼任委员。

④ 汪精卫于二十六日致电王揖唐,同意就任伪新民会名誉会长。

⑤ 一月十三日伪最高国防会议,通过改组伪行政院机构案,各部次长改设一人,取消原有政务及常务次长名义。

不宜滥以冗员为阁员而加入，今已有六人，占部长之半数，如再加入，则管部阁员与不管部阁员将同数，体裁上亦不好看，不如全部裁撤，另于国民政府设特任政务参赞以位置之。全场通过。下午，石顺渊^①、李先治^②来，请示中储要件。福田顾问来，商财政、金融问题。召集公博、思平、人鹤、春圃、君慧、宝衡来，商粮食局及经济局^③组织条例。留公博、思平晚饭。上下古今，治事用人，纵谈至一时始散。

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八时起。清水书记官来见，谈一小时。旋偕公博谒汪先生，商军事问题。余提议新国民运动委员会中加入民间文化界领袖，当承采纳。赴财部，处理要件。下午，出席联络会谈，余提出南北通汇等问题。返寓后，接见永井大佐、石渡顾问及陈春圃、马骥良。本晚无客来。闻罗斯福、邱吉尔会晤于北非法属之摩洛哥，会谈十日^④，约斯大林未到。余意英、美对俄仍存忌畏，决不令其全胜，将来至少必于东方留存日本势力，以牵制苏联；即西方只须希特勒（下台），或将如第一次大战后袒德以抑法之故智，仍将保存德国相当势力，以抑制苏联。否则，欧亚两大陆均将为俄之控制区域。英、美决不能以陆军制俄，此则非英、美所能堪。故日、美、英、德在对俄关系上，均有于适当时机妥协之可能也。十二时寝。

① 石顺渊，时任伪中央储备银行总务处副处长。

② 李先治，时任伪中央储备银行理事会、总裁室秘书及秘书处副处长。

③ 经济局，由原伪各省社会局改设。二月三日伪最高国防会议第四次会议通过。

④ 此即卡萨布兰卡会议，本月十七日至二十六日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法国的基罗将军、戴高乐将军。会议决定由美国艾森豪威尔将军统帅北非协约国军队，并讨论了促使轴心国无条件投降的计划及举行西西里岛登陆作战等。

一月三十日 星期六

八时半起。赴中储。十二时返寓。君强、仲云来便饭,分别有所商谈。下午三时,宪兵队长富田大佐来见。四时上车返沪,与公博及堀内公使同房畅谈,不觉寂寞。九时半到站。幼儿到站接。到家后,与淑慧等闲谈。十二时半寝。

一月三十一日 星期日

十时半起。叔雍来谈,并午饭。下午,书城、式军先后来,谈金融及税务问题。六时偕淑慧赴法租界新居视察。旋赴惺华处晚饭,饮酒甚多。一时返。

一九四三年二月

二月一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中储。召书城、木村、吉川,商谈南北通汇^①、改组联合准备库与票据交换所及其他重要金融问题。旋召见广濑顾问及式军,予以介绍并训示。召见中储各重要干部,分别有所指示。下午,访日军十三军司令官下村中将及舰队司令长官吉田上〔大〕将。赴中储,处理要件。四时半返寓。召见冈田大佐及李闲菲,谈盐务并晚饭。旋公博、寿民来,谈金融等问题。十一时辞去。十二时寝。

二月二日 星期二

八时起。赴中储。接见日本大东亚省参事冈崎^②,谈金融、政

① 指伪中储券与伪联银券的汇兑问题。

② 冈崎,冈崎嘉平太。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任日本大东亚省参事官。

治问题一小时。海关总税务司岸本^①来见,谈二十分钟。旋处理行务。十二时返寓。下午,接见叶扶霄,并访周作民,均谈经济、金融问题。五时半,刘百川^②来谈,历述返渝与蒋先生及戴笠谈话之经过。告以国际关系瞬息万变,英、美必留日本之势力以牵制苏联,故日、美妥协迟早必实现,渝方应注视此点。如日、美有妥协之倾向,即宜著先鞭与日和平,不可追随于美国之后与日妥协,盖前者为主动,后者为被动,利害得失,固可预见也。刘甚首肯,或必将余意见转达渝方也。一时寝。

二月三日 星期三

八时起。赴行。接见江海关监督及金融要子数人。日大东亚省理财课长秋〔萩〕元^③来见,谈中国金融、财政问题一小时。下午,仍到行,召开中央信托公司董事会。散会后,分别接见《朝日》及《读卖新闻》记者。旋接见上田省一,谈金融问题。木村顾问及书城来见,商行务。六时返寓。晚,赴公博处略谈。十一时返寓。本日国府明令,自五日起撤去国旗上黄色飘带。一年来苦心及努力竟能实现,虽时机使然,亦努力之结果也。俄军收复史城,德军在史城者全军覆没^④。德之前途实属可忧,如土耳其态度一变,德必蹈第一次大战时之覆辙也。十二时寝。

① 岸本,岸本广吉。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长。

② 刘百川,抗战前曾任江苏省政府教育厅小学教育科长、大港教学实验区主任,时为国民党军统情报人员。

③ 萩元,萩元定雄。

④ 史城,即斯大林格勒(旧名察里津,今名伏尔加格勒)。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从上年十一月十九日开始反攻,经激战,于本年一月三十一日将德军前线司令鲍卢斯元帅(曾几次请希特勒投降被拒)为首的九万余名官兵俘虏,其参谋长代之在投降书上签字;二月三日被围德军二十二个师约三十万人全部投降,战斗结束。是日,德国广播承认,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德国的失败而结束。该役共历时二百天(苏反攻战二个多月),德军损失约一百五十万人,三千五百多辆坦克,三千多架飞机。

二月四日 星期四

八时半起。赴行。接见中国银行董事长吴震修,谈四十分钟。处理要件多起。十二时返寓。约君强、剑东便饭,商定税警第一、二两总团合并为一,加强实力及训练。下午,思平、士群来谈,各半小时。接汪先生电,拟组织敌产管理委员会,以余兼委员长。即拟订办法,电君衍^①准备并请其兼秘书长。委员会设京,另设管理处,以张素民为处长,驻沪。日方拟于九日,即我参战之日,声明交回英、美敌产,故委员会须于九日成立。本日为除夕,祭祖宗。约君强、朴之、复恒、颂皋来过年,饮酒甚多。尤以明日元旦起,除去国旗之黄色飘带,更觉兴奋。本年除夕较往年为愉快。淑等牌戏,余于二时先睡。

二月五日 星期五

十一时始起。拜年者络绎不绝。祭祖。一时半午饭,并睡至三时始起。拜年者仍多。旋偕淑慧及子女赴杨老太太处拜年。六时返家。朋侪来告,均谓今年元旦第一喜事即国旗复旧。研究上海汇划问题及调整办法,颇得要领。旋研究南北汇兑问题,内容复杂,令人难解。电话君衍,商敌产管理委员会问题。与淑慧等闲谈。十二时寝。昨、今两日,忆母更切,未知老人过年兴致如何也。

二月六日 星期六

九时起。田尻公使来访,谈推动经济各项问题一小时半。旋伊藤及李伯涛^②来,留便饭。下午,周作民、唐寿民来访,谈半小时。六时赴礼查饭店,接见日本记者约十余人。旋招宴日方各局,

^① 君衍,陈之项,时新任伪财政部次长、全国经委会委员。

^② 李伯涛,字盛德。时任伪上海特别市沪西警察署长兼第四分局长。

到海军大野中将^①、陆军布施少将等数十人。九时返寓。思平、心叔、君强、李季来谈，甚为热闹。旋各人牌戏，余于一时半先睡。

二月七日 星期日

八时半起。九时，书城及木村来，商南北汇兑及其他金融问题一小时。木村去后，与书城再谈半小时。旋裴复恒、凌宪文来见。下午，赴公博处，约集周作民及寿民、思平等，谈经济统制问题。五时，以经委会副委员长名义与公博联名，请财界要人、新任经委者^②茶会，便谈经济问题一小时。旋赴李择一家便饭，饮酒甚多。九时返寓。料理行装，上车返京。

二月八日 星期一

七时半到寓。旋到部，审核敌产管理委员会等规程。十一时返寓，审核财部及中储提出经委会之报告。下午三时，清水书记官来访，谈一小时。旋访石渡最高顾问，谈财政、金融问题一小时。五时谒汪生先，谈近事。本日发表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辞职照准，以朱深继^③，私意较为得（当）。虽朱与我党素无好恶，但较识大体，或不致妨碍华北之中央化也。

二月九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通过余为敌产管理委员会委员长，

① 大野中将，即大野一郎。时任上海日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官。

② 时上海财界任伪经济委员会委员的有周作民、唐寿民、吴震修、项康元、李升伯、江上达、孙仲立等。

③ 是日发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改组，以朱深为委员长，齐燮元为常务委员兼治安总署、内务总署督办及华北绥靖军总司令，汪时璟为常务委员兼财政总署督办，苏体仁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王荫泰为常务委员兼实业总署督办，余晋珩为常务委员兼建设总署督办，张仲直为政务厅长；刘玉书为北京特别市市长。

民谊^①、思平、君慧、君衍、春圃、隆庠、素民为委员，君衍兼秘书长。旋到财部，处理要件。下午，草《汪精卫先生行实录》序^②，并接见冈田大佐、福田顾问。晚，思平、仲云来便饭。默邨来，约赴国民大会堂观戏，颇有精彩。十二时返寓。细察国际情形，英、美、苏似决定首先对德反攻，俟德解决再移师东指，故太平洋方面大战，恐今年内不致实施。惟美对渝援助，至今不过其租军〔借〕总额百分之三、二^③，其原因因为交通线。为打通援渝路线，备由中国对日反攻计，今年缅甸方面必有剧战。一时寝。

二月十日 星期三

八时起。赴财部。下午，民谊、富双英、刘仰山^④、汪瀚章等来见。寿民自沪来，留便饭，并往国民大会堂观剧。十一时半返寓。日军已由所罗门之巴岛撤退，虽美军占领此岛曾付莫大代价，然究为反攻之胜利。英、美、苏自去年冬季即已获得主动地位，今年夏季，轴心方面必为有力之攻击。此次战争虽云长期，至多不过再延三年，至迟民国三十五年必可结束。惟此三年中，物资缺乏，物价上昂，人民生活实不易度耳。一时寝。

二月十一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最高国防会议。散会后，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访汪夫人，谈粤事，盖汪夫人甫自粤归京也。返寓，公博来谈，并同（往）汪公馆晚饭，座有华北来京之汪时璟、余晋龢及上海

① 褚民谊本日任伪行政院“接收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两委员会”主任委员。

② 该文刊登在《古今》半月刊第十期。《汪精卫先生行实录》一书，是张次溪编写的汪精卫年谱及著述年表。周佛海在序言中叙述了与汪精卫相识及其“和平运动”的经过。

③ 一九四一年三月美国通过军火租借法案，中国享有此项权利，但至一九四二年二月，美国才同意给中国五千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为其总额的很小部分。

④ 刘仰山，时任伪国民政府政务参赞。

来京之周作民、唐寿民，均出席经济会议者也。宴毕，仍赴国民大会堂观剧。十二时返寓。即寝。

二月十二日 星期五

八时起。略事准备报告。十时，开全国经济委员会，中央各经济主管部长及华北各经济主管、督办报告工作，余报告整理币制、管理金融机关情形。十二时，汪先生宴全体委员。下午继续开会，决议战时经济政策纲领^①。五时散会。出席石渡顾问茶会。晚，余以副委员长名义宴全体委员。宴毕，访汪时璟、余晋龢^②，谈华北经济问题。此次开会虽只一日，而南北一致，官民一体，精神上之效果颇大，政治如戏剧，此次会议亦为应有之一幕也。返寓后，朴之、叔雍^③来谈。十二时半寝。

二月十三日 星期六

九时起。君强来，商改编各税警局及税警队办法。书城来，商中储各问题。默邨来，谈近事。下午，三时出席最高国防会议临时会。散会后，探刘兰江病，并先后出席代谷海军少将及重光大使之茶会；代谷系调任辞行，重光则系招待经济委员会委员。返寓，接见齐燮元及永井大佐、中村参事官。旋赴严孟繁之宴。宴毕赴国民大会堂观剧。十时即返。批阅公文多起。十二时寝。

二月十四日 星期日

九时起。召素民，商管理敌产问题。刘军长培绪及粤建厅长张百高先后来见。旋思平、士群来谈，并午饭。思平先回，士群再

① 所谓战时经济政策纲领分为五大项：第一关于增加生产，第二关于调剂物价，第三关于节约消费，第四关于稳定币制及调剂金融，第五关于改造经济机构。

② 余晋龢，本为伪北京市长，时为刘玉书取代，改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建设总署督办，十三日兼任伪筹堵黄河中牟决口委员会主任委员。

③ 叔雍，赵尊岳，时新任伪国民政府政务参赞。

谈二时,均使余不易答应之要求。此人实不易应付,午睡因此耽误矣。三时以后,苏成德、顾继武^①先后来见。旋志一率新近来归之于学忠部吴总司令化文^②来见,谈半小时。臧呈(汪)先生,陈要事。晚,赴冈田大佐之宴,座有伊藤,三人痛谈,饮酒甚多。十一时返寓。略事料理。十二时寝。

二月十五日 星期一

八时半起。处理琐务。十时出席全国军事会议。下午到行,处理要件多起,并召开会报。席间,关于中储人事及业务问题,痛予训诫,各局、处长颇为动容,惟未知能否实践余所训示各点耳。返寓,接见潘干丞、蔡鑫源^③、徐召南^④三师长,谈苏北军事。曾广炎^⑤来,请示江西成立省政府问题,当予指示,或先成立临时政务委员会。蒋先启来见,指示担任政训工作。报载:德军又退出罗斯托夫及伏洛斯〔希〕洛夫格勒。其意虽在保存实力,但战局于德不利,可以推知。苏联潜势力之伟大,实可惊人也。晚,起草《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甫三四百字。君强来,商扩大税警总团问题。旋同赴国民大会堂看戏。十二时返。

二月十六日 星期二

八时半起。先后赴财部、中储,处理要件。下午,出席行政院会议。返寓,接见赵师长军山及李燮宇、冯国桢。六时与公博同被召见,商军事、经济及接收租界问题。七时赴中村参事官之宴,仅

① 苏成德、顾继武,时均任伪国民政府政务参赞。

② 吴化文,字绍周,山东掖县人,一九〇四年生。曾为冯玉祥部下,保送陆军大学毕业。抗战后任国民党鲁苏战区新编第四师师长兼山东保安师师长、省府委员。本年一月十八日率部四万人投敌,旋被任命为伪山东方面军总司令,所部驻济南。

③ 蔡鑫源,时任伪独立第十九师师长,所部伪军驻江苏泰兴、靖江一带。

④ 徐召南,时任伪第二集团军第二师师长。

⑤ 曾广炎,号绳点,江西吉安人,一九〇一年生。时任伪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

余及渠二人，谈至十一时始返。阅书半小时。即寝。

二月十七日 星期三

八时起。出席全国军事会议。散会赴中储，约〔略〕事处理。旋出席最高国防会议。下午，在寓召开第一次敌产管理委员会。散会后，接见华中振兴公司总裁儿玉，谈一小时。晚，赴君强处便饭，并赴中日文化协会看戏。十一时返寓，即寝。

二月十八日 星期四

八时半起。赴汪公馆，随汪先生赴徐州^①。时大雪满天，狂风怒号，渡江时雪尤大。浦口登岸后，在大雪中步行上车，虽寒冷万分，实别饶风趣。十时四十分开车，即睡。三时召见海州盐务副局长外间，商盐务一小时。四时车过蚌埠，高省长冠吾上车，报告日方因清乡关系，希望皖省府迁至芜湖。汪先生询余意，当报告日方亦曾提此事两次，余均拒绝。并谓：如迁，应迁回安庆；至芜湖清乡，可设一皖省府办事处以主持之。汪先生甚以为然。八时半抵徐，事变后第一次也。回忆屡次随蒋先生经此情形，不禁万感交集。九时半宴会，并观尚小云演戏，饮酒甚多。十二时寝。

二月十九日 星期五

八时起。九时赴云龙山下检阅保安队，到二千余人，尚整齐，惟武器不佳。十时出席苏淮特别区行政公署成立一周年纪念。长官郝鹏，人极干练，颇有办法。下午，随汪先生赴大会堂向民众训话。三时起飞，五时到家。淑慧及幼儿均于昨日到京。君强、思平、学昌、仲云、君衍先后来。本日身体疲倦万分，公私均多烦恼，满腔愤懑，抑郁之气闷人欲死，无聊万分。十一时半寝。时淑慧牌

^① 是日，汪精卫往徐州视察伪苏淮特别行政区。随行的除周佛海外，尚有林柏生、郝鹏举、周隆庠等。

戏正浓也。

二月二十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中储。十一时半返寓。接(见)广东陈省长,谈广东财政情形。下午,孙总司令良诚^①来见,奖勉之。清水书记官来,商公博赴日应谈何事。余提出:一、华北特殊化之取消,二、中日基本条约之修正两点。召福田顾问,咨询敌产管理办法。召见师长二人,训勉之。晚草《扶桑笈影》四千余字。十一时寝。

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八时起。今日星期。召素民,商敌产管理事。草《扶桑笈影》二千字。汪时璟来见,谈财政、金融问题。告以余自参加和运以来,自问无不能对国、对民之事,惟去年整理币制时,以新币一对旧币二交换,使人民财产损失一半,实在痛心。如果当时物价如能压低一半,则人民亦不致损失,惟此事过于复杂,竟未办到。不过,东京方面初不赞成全面交换,打击法币成废纸后,拟置之不理。经余以去就争,始得二对一交换,故人民能保持财产一半,亦为余所力争。惟此事不能逢人遍[便]告,故余之苦心,能谅者实不多也。留午饭,并谈华北问题。下午见客三人。五时谒汪先生,商军政等问题一小时。晚约冈田、伊藤便饭。十时辞去。草文二千字。十二时寝。

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烦人之事甚多,一一应付,殊属费神。下午,赴中储。接见傅省长,并召开会报,商限制转抵押及限制存放办法。返寓,接见张军长岚峰,谈建军问题。晚,继续草

^① 孙良诚于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率所部投敌后,汪精卫将该部编为伪第二方面军,委孙良诚为伪军事委员会委员、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暂兼伪开封绥靖主任。

文二千言，并与淑慧等闲谈。十二时寝。

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召开审查会。旋赴中储，处理要件。下午，在寓见客六人。六时赴汪公馆，陪汪先生接见重光大使。汪先生表示：经济问题即〔亟〕须解决。余补充谓：日本交还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固属可感，但人民对此仍不感觉欣慰，因其切身利益之经济问题，如物价高涨之类，不得解决。虽租界交还，治外法权取消，于若辈生活毫无影响，故欲得民心，必使人民生活多少较为舒适。重光甚以为然。旋共晚饭。九时半返寓。草文二千言。十二时寝。

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八时半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接见戴英夫^①、苏成德及福田顾问等。旋堀内公使来见，召顾宝衡、袁愈佺^②陪见，商改良物资统制问题，约两小时。晚，草文二千字，《扶桑笈影》一文全部完成^③。一时寝。

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散会赴中储。十二时返寓，约冈田大佐及伊藤便饭，有所商谈。下午，接见都甲大佐、顾宝衡等四人。五时赴日使馆开联络会谈。在日使馆开联络会谈，此为第一次也。

① 戴英夫，时任伪国民政府政务参赞、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副秘书长。

② 袁愈佺，历任伪清乡委员会经济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实业部常务次长、粮食管理委员会秘书长、中央物资统制委员会委员等。时任伪实业部次长、中央物价对策联络委员会干事会总干事、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物价管理局局长。

③ 该文刊登于《古今》半月刊第十九期，全称为《扶桑笈影溯当年》。文章叙述了他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后的学习、生活，特别是一九二一年七月回国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会后所进行的有关活动的情况。

六时返寓。偕淑慧下〔上〕车赴沪。

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七时半到站，八时抵寓。料理各事。十时到行，约木村博士详谈。据（云），中日人士对书城均表不满，谓其投机，谓其懒惰。木村等再四解释，终不能取信；日使馆重要人中甚有希望更动副总裁者，请余预先筹划。当告以书城咎由自取之处固多，而创办时亦不少劳绩，副总裁一职不能更动，或使其辞去上海分行经理兼职。再就一般经济问题作详密之讨论。旋接见书城及各局、处长。下午，接（见）上田省一，详谈经济统制改善问题。旋心叔、叔雍、朴之、择一先后来谈。旋偕择一、心叔，赴寿民处便饭，饮酒甚多。一时寝。

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行。见客多人，处理要件甚多。十二时应公博之约，偕淑慧赴新都饭店午饭，吃酒甚多。返寓只睡半小时。约书城来谈，讽其辞去分行兼职，但又不便明言中日双方均对渠不满。渠表示不愿离开。为行计，为余计，为书城个人计，与其将来焦头滥〔烂〕额，不如早为之所，必要时当勉强行之。约寿民来，嘱其将来中国接收物资统制时，民间盼以渠为首领，总揽其成。渠颇意动。旋作民、公博、思平、震修先后来商议，对于日本所提改善经济统制交回中国自办之方案，作详细之讨（论），俾与折冲。晚，赴择一之宴，菜甚佳。十时返寓。心烦意乱，岂身体不适所致欤？一时寝。

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九时起。处理例件。十一时接（见）《申报》总编辑陈彬龢、交通银行总务处长萧聿斋。旋偕朴之赴兆丰公园散步。日暖风和，怡情适性，忙中得片刻清闲，至足乐也。下午，三时叶扶霄来，谈上海金融问题。邵式军来，请示税务问题。公博来，谈近事。晚，宴田尻公使夫妇，便中谈上海经济问题。九时半辞去。批阅公文数

件。君强、心叔、默邨先后来谈。一时寝。

一九四三年三月

三月一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税警总团参加总团长罗君强、副总团长熊剑东就职典礼^①，参加官佐士兵两千余人，训话半小时。熊练兵颇有成绩，作战也极有经验，其部下亦颇多有用之才。如君强与渠能始终合作，税警总团之福也。操场颇大，说话后出汗甚多，时北风甚剧，训话毕，侍者屡以大衣进，因官兵均立风中，未便独御重裘，因之受寒。十二时抵寓。头痛甚。下午略睡，三时起。亲拟总团扩充计划，拟于明年六月前完成两个教导总队、四个支队、一个警卫大队、一个督察大队，官佐、士兵一万二三千人。旋接见项致庄，嘱其赴京，拟荐其为参谋次长，代理总长。晚，颇感发寒热，心烦意乱；与惺弟说话，颇动肝气，后颇悔之。

三月二日 星期二

头痛畏寒，十一时半始起。下午，力疾到行，见客多人，处理要件多起。晚，赴作民之宴。宴毕，偕公博赴车站接汪先生。返寓后，改拟限制放款之谈话。伤风未愈，身体殊不舒适，长此以往，其将日益羸弱也。筱月来，谈共产党不满渝方，欲与我政府合作。前曾派潘汉年在沪与李士群接洽，嗣因李政治上无力量，改派筱月之戚来此，与余相见等语。因身体不适，后改期再谈。十二时寝。

三月三日 星期三

九时起。到行。见客多人，处理要件数起；中有周仰漂者，于银行业务、理论，似均有经验与研究，委为专员。年来苦心网罗人

^① 本日周佛海将原伪中央税警第一、第二团合并成立“中央税警总团”。

才,而人才实不易得,每得一适当之人,如获至宝。事之成败,全在乎人。甚矣,人才之难得也!下午,在寓见客数人,并召惺弟商要事,无形中温语奖勉之,盖慰其前晚之受余气愤也。六时偕淑慧赴法租界汪公馆^①,与汪先生及汪夫人闲谈,公博夫妇亦至,同晚饭。饭后,偕公博赴寿民处,饮酒甚多。十二时返。

三月四日 星期四

八时半起。赴汪公馆,送汪先生行。因事未赴机场,径到行,处理重要人事问题数件,见客六人。旋冈田大佐及伊藤来见,相偕返寓便饭。下午,接见裴复恒等数人。与裴谈,偶想及新旧币二对一之交换,余谓:此为余惟一之失败,未能争得新旧币之等价对换,至今思之,犹有余痛。晚,为幼儿饯行,因幼儿拟于六日赴东京人庆应大学也。渠与李丽华在(恋)爱。淑慧谓其对女人忽热忽冷,与余作风相似;其信然耶。饮酒过多。二时始寝。

三月五日 星期五

九时起。到行。见客多人,并与木村顾问商军票停发^②后对策,咸主军票逐渐收回,以免市场影响。午应正金河村^③之宴,座有西山^④及萩原^⑤与余共四人。西山将大用,有继儿玉为华中振兴公司总裁之说。三时返寓。见客数人,并约吴开先来谈,拟与日方交涉,任其返渝,俾相机传达和平意见。晚,赴寿民处便饭。十

① 汪精卫时在上海的住址是法租界福履路五七〇号。

②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兴亚院即决定要停止发行新军票,但因日本侵华军当局反对及伪中储券不足,一直未予实行。此时因法币贬值等打击,日本有关当局决定自四月一日起在华中、华南占领区停止发行新军票,并逐渐以十八(日元,军票)兑一百之比换成中储券回收,但不限制军票的自由流通。

③ 河村,河村二四郎。时为正金银行负责人。

④ 西山,西山勉。时任正金银行董事。

⑤ 萩原,萩原定雄。时任伪中央储备银行顾问。

二时返。

三月六日 星期六

九时起。幼几飞东京,九时半离家。约公博、作民、思平、寿民、震修,会商组织商业统制总会接收物资统制事务,约三小时。留思平、寿民便饭,并进一步商谈。作民、震修只知批评,不肯负责,令人失望;寿民颇有勇气,拟请其为会长也。下午,约戴霭庐详谈,拟请其为中储沪分行经理,渠允担任。惟令书城辞兼职,渠必不快,大势所趋,惟有英断而已。旋接见德人 Stenea,反国社党健将也,对希特勒攻击甚剧,惟所见亦有合理处。晚,赴家和处便饭。返寓,接汪先生电,知东条十二、三日来京答访。十二时寝。

三月七日 星期日

九时半起。葛敬恩来谈。十七年以后,渠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余任政训处长,旧同事也;军事学颇有造诣。谈甚欢。下午,偕淑慧及慧女赴兆丰公园散步一小时。返寓,见客多人。思平来,谈作民、震修之态度,令人愤慨。余意,上海金融界非临之以威,不足以使之听命,近来对于若辈捧之太过,长其骄气,非计之得者也。晚,偕淑慧应田尻公使夫妇之宴。九时半返寓。筱月来报告毛泽东密派代表冯龙^①来沪见余,表示共产党愿与南京合作,促成和平统一。事出意外,考虑再四,授以原则数点,嘱其接洽后再与余会谈。十二时寝。

^① 冯龙,冯少白。时任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科长。筱月,即邵式军,冯龙的姑夫。时冯龙奉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军长陈毅之命,往上海侦察敌情和采购物资,通过邵式军的关系,与周佛海进行了接触。

三月八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中储,核定本行放款限制办法,并处理其他要件。下午,公博来,商东条来京时吾人应谈之话。寿民、思平来,商组织商业统制总会、实行新经济政策等问题。六时,筱月带冯龙来见,告以对外和平、对内统一之大义,并分析国际形势,谓英、美对苏终不永久合作,日、苏或有提携以对付英、美之一日。渠言来沪系奉毛之命令,仅其最上层三四人知之晤余,甚快即当返延安报告等语。谈一小时辞去。其用(意)何在,殊难揣测,当一面与之周旋,一面监视其发展也。公博对此事亦颇注意,允与冯晤谈。九时半上车返京。

三月九日 星期二

八时到寓。于出席行政院会议前谒汪先生,商接收日本专管租界办法及东条来京时如何会谈。旋出席政院会议。散会后,赴财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先后接见冈田大佐、堀内公使、顾宝衡。关于粮食统制,三人各有意见,堀内主由商业统制总会统制,由食粮公会采办,顾主由粮食部统制及采办;堀内主和平区内粮食自由流通,顾主仍加禁止,冈田主折衷。均诉于余,令人不易判断也。旋周隆庠来,商余聘满问题。余实不愿前往,但影佐盼余一行,赴哈尔滨与渠会谈,商今后大计,此行恐不能免。六时谒汪先生,商要件。七时,堀内公使来,商物资统制办法一小时。晚,批阅积件。十二时寝。

三月十日 星期三

八时起。处理积件。十时访石渡顾问,谈金融、经济问题。旋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接见海州盐(务)局长,商盐专卖事。四时,永井大佐来,将日总军所拟《国民政府关系业务调整措置要领》秘件交来,盼我预为准备。此次军部态度极佳也。六时,堀内公使

来,仍商物资统制机构问题。晚,赴汪先生召宴。宴毕,汪先生、公博与余三人商东条来京应提出之问题。九时半返寓。淑慧自沪来,因明日须迁居也。本日报载美副总统演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可能性,谓英如同情反苏运动,或苏仍抱世界革命主张,有一于此,第三次大战必发生。同时,报载美驻苏大使演说,对苏联讳不承认美国接济一点,颇表不满。足见英、美、苏之间暗萌猜忌,余所料美、日或将妥协以对苏,非无因也。

三月十一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最高国防会议,通过统制物资政策及机构^①。自十六日日方将统制权完全交回,今后统制将缓和。年来,吾人以物资未能交流、生产未能发达,因此物价益高,民生愈苦,大部原因为日方统制之失策,舌敝唇焦,交涉一年;今竟收回自办,且加以缓和矣。苟无效果,则不仅为日方所笑,亦将山穷水尽也。散会后,与公博谒汪先生,谈一小时,所涉范围甚广。东条来京,本拟以北极阁官邸寓之,以房少不能住多人,日方拟以首都饭店为行辕,余觉不妥,主余暂行迁出,让迎宾馆寓之,因迁珞珈。往来迁居,忙煞淑慧矣。伤风甚剧,晚竟夜咳嗽,苦极矣!今后当珍重身体也。

三月十二日 星期五

九时即起。淑慧劝多休息,因脑中琐事甚多,不能安睡,因起。以电话及书缄,处理事务多起,并见客数人。下午,徐大使善伯云已辞职。旋蔡培来谈,对于驻日大使颇感兴趣。在目前情势下,除

① 是日,伪最高国防会议第八次会议通过《战时物资移动取缔暂行条例》、《苏浙皖米谷运销管理暂行条例》,对于棉布、棉纱、火柴、糖、蜡烛、肥皂等日用品及粮食的搬运、携带、销售作了极为严格的限制。会议还通过成立商业统制总会,指定唐寿民为理事长,吴震修、袁履登、林康侯、江上达等十三人为理事;闻兰亭为监事长,周作民、郭顺等五人为监事。伪商业统制总会负责对物资的统制,包括收买、配给、物资交换、营运、军需物资的采购等等。

渠外，实无其他适当人员，因允促成之。旋见外间等数人，并召素民^①商管理敌产原则数项。晚，公博来谈，十一时辞去。晚，咳仍剧，惟较昨晚稍愈耳。

三月十三日 星期六

九时起。木村顾问来见，商中储及其他金融重要问题。一时赴机场，接东条首相，在休息室进香槟。东京《朝日新闻》本日载幼儿重赴日本留学一段，东条在机中阅之，颇感兴趣，嘱其副官到京即将新闻交余，因谈孩子长大不听父母之言，到处皆然。返寓稍睡。咳仍不止。五时偕公博、民谊赴汪公馆，陪汪先生接见东条；拜访性质，只谈半小时。晚，陪汪先生宴东条于国民政府大礼堂。东条对余迁出迎宾馆，让其寓居，特表歉意与谢忱，并笑谓搬家之损失，应请主席赔偿，各人皆大笑。宴毕返寓。闻为组织商业统制总会事，寿民对思平独裁颇表不满，拟不就理事长职，特电话上海劝慰。

三月十四日 星期日

八时起。偕公博谒汪先生，商华北问题。旋随汪先生答拜东条首相于迎宾馆，并举行谈话。东条分析战局之现状及趋势，表示有必胜信心。汪先生说明我对全面和平及大东亚战之方针，并说明中国建军之程序，希望日本予以武器之援助。最后谈及华北不宜特殊化，须全国团结，始有力量协力战争。约谈两小时。并于庭中拍影。今日在此屋中，予反成客，而东条为主人矣。辞出后，汪先生返府，余与公博等赴机场送行。此次东条来京，虽只一日，但于强化国府声势上实有效果也。下午，访石渡，商中储强化及其他财政问题，并接见清水书记官、冈田大佐及伊藤，商公博赴日、余赴

^① 素民，张素民，为二月九日成立的伪“敌产管理委员会”委员之一，周佛海为委员长。

满事。晚，咳仍剧。

三月十五日 星期一

八时起。出席临时最高国防会议。日本专管租界定于本月三十日还都纪念日交回，本日会议商细目及办法^①。下午，偕淑慧、伊藤赴古林寺散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远眺紫金山及长江，不禁心旷神怡。旋仍迁回迎宾馆。伤风未愈，重光大使之宴谢却之。福田顾问来，请示武汉中江实业银行改组意见。晚，默察国际局势，恐今秋国际角逐之重点，将由军事战移为外交战。目前艾登访美，据云为调整英、美、苏关系；而俄外长欲访英，英又以邱吉尔病及艾登赴美两理由拒之；罗斯福对于美、苏关系拒绝发表意见。国际关系如此复杂、微妙，今后之外交战，英、德妥协或德、苏妥协，大有好戏可看也。

三月十六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政院会议。旋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偕淑慧、世庭、骥良^②、伊藤等赴明孝陵赏梅，并赴音乐台、阵亡将士塔、谭墓等地。五时始回。游音乐台时，见大树无恙，石橙〔凳〕依然，而同游者墓木已拱，回首前尘，感慨无既。返寓，接见王震生，拟派其为武汉财政特派员。年来求贤若渴，得一可用之人，辄觉愉快；同志中如王者亦不可得也。冈部自东京来，谈幼儿抵东京后情形，并商谈高岛仍（任）华中振兴公司总裁后，渠本人是否以任理事为宜，或以自由之身帮忙为宜。余主后者。旋偕赴伊藤处便饭，座有冈田大佐、关屋参事官。十时返。

^① 日、伪《交还专管租界实施细目协定》，由褚民谊与重光葵签订，日本宣布“交还”杭州、苏州、汉口、沙市、天津、福州、厦门、重庆等地专管租界。

^② 骥良，马骥良。时任伪中央储备银行总务处长。

三月十七日 星期三

九时起。头痛甚，未出外。在寓批阅公文，处理事务。正午，宴华北开发会社总裁津岛^①，二时辞去。三时，日十三军司令官下村中将来见。五时，堀内公使来见，有所商谈。六时谒汪先生，谈近事一小时，因汪先生明日赴粤，须一周始返也。晚应日总军经理部长西原中将^②之宴。九时返寓。慧女自沪来。昨晚梦母亲体甚发福，面色稍黑，下跪迎之。久未梦堂上，未知主吉主凶，祷告神祈〔祇〕为母亲祝福。心叔来谈。十二时寝。

三月十八日 星期四

八时起。拟赴机场送汪先生赴粤，因天雨未能飞，故赴财部。接见戴霭庐，嘱其为中储沪分行经理。此次嘱书城辞沪分行经理兼职，在人情上余实不忍，但在事理上又不能不如此处置；盖书城虽诚笃忠厚，而懒惰不振及私生活之豪华，实予人以攻击之口实，使余爱莫能助；为中储发展计，实不能不忍痛出此也。见客多人，处理要事甚多。下午，接见季圣一，谈盐务。太田宇之助来见，谈半小时。晚，宴松井中将及冈部、冈田、伊藤四人，约心叔作陪。松井以国府最高军事顾问将调日驻华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于吾辈事业必较便利。咳愈甚，喉痛胸紧，缠绵许久，其将可成肺炎欤？十二时半（寝）。良久不能入寐。

三月十九日 星期五

本日天气更冷。早起咳愈剧，未出外。下午，松井中将因已就日军总部总参谋长，特来拜访，带副官二人及卫兵车一辆，与军事

^① 津岛，津岛寿一。曾任日本大藏省次官、日本银行副总裁，一九四一年冬任北平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总裁。

^② 西原，西原贡。日本军票对策委员会委员长兼日军总司令部经理部长。

顾问时之排场立即两样矣。告以国府之经济顾问调任大东亚省大臣,国府之军事顾问调任日军之总参谋长^①,不仅系国府之光荣,且于强化国府亦极有力,今后盼协力为实现全面和平而努力也。旋处理要件多起。晚,思平自沪来,报告商业统制总会成立之经过^②。本日下午曾絨阻汪先生赴粤,盖无要事必须前往,徒因汪夫人之意而冒此恶劣气候,苟有万一,大局何堪设想?惟恐言之无效也。

三月二十日 星期六

昨晚咳仍剧,虽改延中医诊治,尚无大效。不过,伤风咳嗽,余始终认中医诊治为适宜,再过数日看情形如何。上午未出外,在寓治事。下午见客四人。晚,应永井大佐之宴,因系数日前预约,且主客共仅三人,未便临时谢绝。勉强前往,饮酒甚少,晤谈甚欢。十时返寓。志一来,谈军事问题。汪先生本晨仍起飞,顷接电话,知途中气候恶劣,未能到粤,现滞台北,颇为心焦。十二时寝。

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十时半起。民谊及海州盐(务)局长分别来见。咳未止,但胸部略松。下午,思平来,谈实业、粮食两部职权划分问题。思平有时因喜弄小手段,且一意孤行;顾宝衡亦觉气量过狭,锋芒太露,而趋于感情用事,不顾大局也。年来余痛自针砭,事事不能有“我”存乎其中,“我见”、“我利”、“我名”,治事待人时有一于此,必致愆事;故事事宜以大局为念,苟于大局有益之事,即吾素所不喜之人从事担任,亦必助其成功,切不可忌其成名,忌其得势而妨碍之也。君子小人之分,人物伟大与否之别,关键即在此,慎之!但自觉于此一点,进步实大也。新任参谋次长项致庄来见,旧友也,谈甚欢。

^① 松井太久郎调职后,将由柴山兼次郎中将继任伪国民政府最高军事顾问。

^② 伪商业统制总会于本月十五日在上海正式成立。

晚得电话,汪先生仍未能飞,明日如何,尚未可料也。

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九时起。咳仍剧。未出外,但在寓仍治事。下午,午睡未及一小时,因咳而醒。福田顾问来,商香烟提高限价问题。秦墨晒^①来见,谈一小时。亲笔草拟减、电多起。晚,思平、心叔来谈。十二时寝。

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八时起。力疾出席行政院会议,代理主席。冷甚。会议一小時半。返寓,咳又加甚。午睡颇佳。下午,见客数人,并召中储局、处长数人,分别商办要件,并批阅公(文)三十余件。晚,约君衍^②商储券对联券比例问题,因闻华北明日将声明两者为百对十八之比,如此则无异压低储券价值,物价又将上涨。新旧币交换时,余未能争得一对一兑换,为余终身之恨;今对储券如不力争维持价值,何以对人民?因派君衍访石渡顾问,华北即使声明,中央决不承认。緘戴蘅庐,指示就任沪分行经理后应注意各点,盖恐其矫枉过正也。

三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八时半起。咳稍减。约石渡顾问、福田顾问及君衍来,商储券、联券之比率问题,决定仍维现状。石渡并谓:日大使馆已电话北京办事处,嘱对此勿明白表示,已得同意。但汪时璟或持异议亦未可知,此华北与中央利害不一致之现象。旋见客五人。下午,中储局、处长数人来请示要公,并批阅财部公文十余件。清水书记官

^① 秦墨晒,时任南京《民国日报》社社长。

^② 君衍,陈之硕,时为伪中储行常务理事之一,并兼全国经委会委员、敌产管理委员会秘书长等。

来,商日方交还厦门市问题,盖厦门至今仍在日海军管理之下,而未交回我方也。闻书城消极,亲缄慰之,托淑慧带沪。晚十时淑慧动身。思平、心叔来谈。本日,日本陆、海、外当局及余均发表声明,四月一日起军票停止发行,今后可以储券为统一通货矣^①。回忆储券初发行时之情形,真如隔世,足见事在人为也。

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最高国防会议,代理主席。关于物资统制问题,略有讨论。散会回寓。因会场甚冷,咳又转剧。下午,石渡顾问来见,谓吉川副顾问病重,即令全[痊]愈亦不能来华,可否更动?告以此为余素所主张者。石渡谓,现任日本银行上海参事室参事大久保可否继任?余以此人性甚温和,与吉川相去仍[甚]远,因允之。旋谈其他问题数项。旋又见客数人。晚,因公博返京,赴其寓略谈。返寓后,闻汪时璟仍发表联券与储券之比率为十八圆对百元,上海联券因而大涨。愤甚!电福田顾问,拟发表声(明)否认之。十二时寝。

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九时半起。批阅文件。见客数人。为联银涨价事,各方来电甚多,应即应付。下午,思平及袁愈佺来,商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②预备会各项问题。福田顾问及柳局长来,商联银、储券比率问题,决由余发表声明说明之^③,以安定上海之金融及人心。晚,

① 声明称:四月一日起,日军停止在华中、华南发行新军票,其军费支出、银行存款、借款、汇兑等,不再使用军票,但已发军票,也不收回,并承认军票之流通及军票之债权债务得继续存在。

② 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是汪伪政权实施物资统制的最高行政机构,于本月十七日正式成立,由汪伪有关人员及日本在上海的陆、海、外人员共同组成,委员长周佛海、委员兼总干事袁愈佺。

③ 声明承认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关于中储券与联银券一百比十八的规定。

宴来京之日方经济主管人员，到五十余人。余演说经济力必须统合，不可分散，暗示华北等地经济上之割据情形必须打破也。宴后赴心叔家，约公博、思平来谈。十一时半返寓。批阅公文数件。一时寝。

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八时起。批阅公文，并亲缄数通，分别指示各要件。接见联银副顾问冈本^①，谈各项金融问题半小时。援道来，谈整编第一方面军经过及其他问题一小时。下午，接见浙江建设厅长，谈接收浙东各项问题。旋批阅公文，并见客三人。闻上海今日联银券又涨，不胜愤慨。石渡顾问谓当静观其变化，不必神经过敏，反予市场以刺激。足证高明。晚，赴大华影戏院观东京宝塚歌舞团，还都后第一次到底〔此〕。回忆前尘，历历在目，而沧桑变易，人事全非，感慨无既。电灯忽生障碍，终未出演，怅怅而回。十二时寝。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九时起。木村顾问来，谈各项金融问题。十二时，伊藤、冈田两人约往便饭，座中有助东条作特务之若松华瑶，甫自东京来，虽系初见，晤谈甚欢，豪杰也。二时返寓。略睡。下午，批阅积件。五时谒汪先生，商授勋问题。旋偕伊藤赴爱岩便饭。饭后赴心叔处，思平、默邨均在，谈至十二时始返。

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国府出席革命先烈纪念仪式。散会后，赴宁远楼谒汪先生，商对外国使节及外宾授勋问题。旋返寓，召集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预备会，日方陆、海、外人员均到，自十时开会，至下午一时半。午睡未成。二时半赴行政院大礼堂举行接收敌产仪式，

^① 冈本，冈本初雄，日本银行北京驻在参事兼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副顾问。

日方代表为堀内公使,我方为余。返寓,接见石渡顾问及戴霭庐。六时谒汪先生,商粮食部及实业部职权划分问题。七时与思平宴王荫泰^①。宴毕,与王密谈华北政局。渠谓朱深^②病得不起,后继者须考虑,齐燮元与民谊不适宜。允慎重考虑,报告汪先生。返寓,批阅公文二十余件。一时始寝。

三月三十日 星期二

八时起。赴国民大会堂出席国府还都三周年纪念。十时半赴国民政府大礼堂,招待外宾。还都三年,最近始稍有成绩,固为时势推移所促成,亦不断努力之结果也。时势与努力,两者缺一均不能成功,但努力可造成时势,而时势不过足以促成努力之结果,故根本仍在努力。有一分耕耘,固不一定有一分收获,但有十分耕耘,至少必有一分收获也。午约君强、剑东便饭,谈扩充税警部队问题。下午,新任振兴公司总裁高岛菊次郎及副总裁植场来访。高岛,旧友也,谈甚欢。旋接见首都警察总监、苏淮行政长官、满洲大使馆参(事官)等。七时赴石渡顾问之宴。九时返寓。料理行装。夜车赴沪。

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三

八时到寓。约书城来谈,慰勉之。旋同赴中储,分别召见汪仲陶、邵树华,告以分行易动经理之必要,慰勉之。召见张素民,听其报告接洽接收敌产之经过。调查处长、发行局长先后来,有所报告。十二时返寓。召见顾宝衡,渠因粮食、实业两部职权划分以及物资统制多持异议,诤诫劝勉之。其人实有干才,惜涵养不足也,

① 王荫泰,号孟群,山西临汾人,一八八六年生。原为北洋军阀官僚,抗战前在上海任律师。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出任伪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时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实业总署督办。

② 本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朱深兼任“剿共委员会”委员长。

谈一小时。下午，裴复恒来，报告中央储蓄会情形^①。访公博，知其夫妇小有口角，陈大嫂去国际饭店，偕淑慧前往接回。晚，赴永井大佐之宴。赴公博家，约思平、寿民商统制总会各项问题。复杂万端，实不易办，而又不能不办。十二时返寓。

一九四三年四月

四月一日 星期四

八时起。赴中储。见客多人，接见各局长及副理，处理要件。下午到行。召集副主任以上各干部训话，告以分行经理易人之经过，并训勉今后倍加努力。四时召开第一次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我方各部长，日方堀内、田尻两公使及陆、海军代表均出席，直至八时始散会，决定对于统制会之指导方针及统制之下层机构等问题。时间过长，头痛甚。散会后，并宴全体委员。九时半返寓。公博、叔雍来谈。十二时寝。倦甚，几不能支持也。

四月二日 星期五

八时起。到行，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在寓接见李思浩、冈田大佐等数人。偕淑慧赴法租界新屋巡视。余对此屋最初并不感兴趣，听淑慧一人经营，今布置就绪，而环境复佳，大有即迁入居住之意。晚，宴永津中将^②等。九时半返寓。思平来，谈调查囤积纱布事，余主彻查并严办。十二时寝。

四月三日 星期六

八时起。派员赴银行公会检查各投机嫌疑之银行，并接见中

① 十七日伪财政部设立中央储蓄会监理委员会，裴复恒为监理事之一。

② 永津中将，永津佐比重。曾任日军关东军参谋、参谋本部中国课长、华北伪政权治安部最高顾问、第二十师团长。一九四二年八月起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兼上海陆军部长。

央储蓄会副理、襄理各一人。下午，接见织田及盛文颐等多人。晚，赴周作民之宴。返寓，接见李士群、邵式军，分别详谈。十二时寝。

四月四日 星期日

八时半起。书城率中央储蓄会经理李达来见，听其报告，并指示方针，慰勉之。旋与书城、继云商完成中国银行新屋工程办法。午偕淑慧赴六三花园上田省一之宴，座有田尻公使夫妇、寿民夫妇等。三时返寓。接见吴开先，渠明日飞广州，转赴重庆。告以此时渝方和平之机未到，但无论如何中国人本身必需合作，谈一小时余。旋接见木村博士等。晚，召邵树华、邵式军，分别指示中储及税务方面事务。九时半偕淑慧夜车返京。

四月五日 星期一

八时到寓。九时谒汪先生，公博亦在座，商公博赴东京^①商谈修订中日基本条约之措词及进行步骤，并商总参谋长、陆军部长及上海市警察局长人选，均经内定^②。旋到部，处理要件。下午，接见邓祖禹，嘱其赴江西筹组省府，并谈地点及经费各问题。邓主设省府于九江，余仍主南昌也。出席松井总参谋长茶会。返寓后，公博来商对东条谈话内容，而以修订条约、取消华北特殊化为要点。旋李季来，劝其就任陆军部长。晚，赴汪宅，陪汪先生宴松井中将。宴毕，与公博及松井三人，商谈军事问题半小时，三人意见一致。十时返寓。十一时寝。

① 三月三十一日，伪国民政府特任陈公博为访日大使，周佛海为访满大使。

② 伪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刘郁芬于四月二日病死，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决定以陆军部长鲍文樾改任参谋总长，以陆军编练总监叶蓬改任陆军部长，以参谋次长黄自强改任编练总监。该任命于七路由伪最高国防会议第十次会议通过。

四月六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赴财政部,见客多人。下午接见项致庄、沈尔乔^①、吴颂皋、董健吾等,分别有所商谈。晚,赴满洲大使馆之宴。九时返寓。人鹤、思平、心叔来谈。十二时寝。

四月七日 星期三

八时起。出席最高国防会议,余提陈君衍、周隆庠、钱书城、汪宗淮、樊仲云、邵式军等特任政务参赞,承汪先生赐准,特予通过,足资鼓励也。下午,在寓召开联络会谈,余提出整理武汉财政、金融及上海以中储为票据交换之清算银行等问题。散会后,与福田顾问商南北物资交流问题。重庆来人带出母亲、佛妹及岳父、俞姑娘与文伟合照之相片,真所谓一忧一喜:喜母亲尚健在,且知在贵阳;忧则与数年前比,老迈龙钟多矣!不仅母亲如此,岳父亦然。恳求天地神祇,早令母子重逢,阖家团聚也。晚,志一来谢,因余力保其为总参谋长,本日始发表也。思平、心叔亦来略谈。十一时寝。

四月八日 星期四

七时起。本日飞满。九时抵飞机场,欢送者有各部长及其他人员甚多。九时一刻起飞,甚平稳。至青岛俯视,历历在目。此后,因过山东半岛,山岳甚多,颠簸不堪。余乘飞机向未吐过,今则吐矣。有次机急降,人离座位与机顶相碰,后机师谓此机建造紧急〔极〕,如系别机,在〔则〕直坠地下矣。险哉!一时抵大连,欢迎者甚众。本定直飞新京^②,因彼处大雪,只得在大连留住。当赴大和旅馆,在海岸边,为避暑之地,风景极佳。下午睡两小时。旋与伊

^① 项致庄,次日伪最高国防会议第十次会议任为伪军委会参谋次长兼总务厅长。沈尔乔,时调任伪浙江省第一区(浙东区)行政督察专员、伪清乡委员会委员兼清乡委员会浙东办事处主任。

^② 新京,即长春。时为伪满洲国“首都”。

藤^①、仓冈散步海滨，见居民于海滨采海草，实有另一种风趣。晚，与伊藤、仓冈赴星之屋小酌。十一时返寓。大连此次初到，觉甚幽静可居也。本日，日本政府发表赠公博^②、民谊与余一等旭日大绶章，为日本最高勋章。日友群相贺。余对此殊不认真，但亦可感也。

四月九日 星期五

八时起。散步海滨。十时半赴星之屋休息，并午餐。一时赴飞机场，关东州长及大连市长至机场欢送。二时起飞，所过全系平原，一望无际，诚膏腴之地也。四时半抵新京，各部大臣及关东军代表均在场，当至迎宾馆稍憩。旋进宫记名问安。返寓，接见新闻记者，发表声明，并答复质问^③。晚，赴驻满中国使馆便饭。九时半返寓。倦甚。沐浴就寝时十时半。

四月十日 星期六

八时起。整理稿件。见客数人。十一时进宫，张总理^④、熙大臣^⑤、李大臣^⑥均在恭候。谒见康德皇帝^⑦，代汪先生问候。旋承

① 伊藤，伊藤芳男。

② 陈公博于七日抵东京，本日拜会日本天皇。

③ 周佛海对记者发表谈话称，他“此次来访，即为适应中国参战之新局势，与贵国朝野贤达对各种问题作恳切之商谈，以期紧密中满两国间之合作，增强中日满合作之力量”。

④ 张总理，即张景惠，字叙五。曾任北洋政府陆军部总长及实业部总长、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东省特区行政长官等。东北沦陷后投敌，先后出任伪满洲国参议府议长、军政部总长、外交大臣兼蒙政大臣等。一九三五年任伪国务总理大臣。

⑤ 熙大臣，即伪满洲国宫内大臣熙洽，满族，字格氏，满州正蓝旗人，一八八四年生。原任吉林省省长，“九一八”事变后投敌，出任伪吉林省长官公署长官，伪满洲国成立后任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省长，一九三四年任伪宫内府大臣。

⑥ 李大臣，即李绍庚，时任伪满洲国外交大臣。

⑦ 康德皇帝，即爱新觉罗·溥仪。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策划下，秘密离开天津，一九三二年三月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故称作“康德皇帝”。

赐宴，余坐于皇帝右侧，谈话甚多，对于汪先生及中国非常关心，余亦奉告中国近事，似极愉快。宴罢，坚〔紧〕握手，约再会，遂辞出。忆十二岁时，光绪崩，宣统继，余在相片中见数龄小孩身登大宝，彼此君民之分，势隔云泥，熟〔孰〕知三十余年后并坐饮酒笑谈，人事沧桑，岂能预料？默察其常识甚为丰富，头脑亦极明析〔晰〕，且极留心时事，如清朝未亡，实一有为之君，惜今日不能施展其抱负也。下午，访国务总理张景惠、关东军司令梅津^①、外交部大臣李绍（庚），并先后受其回拜。晚，赴国务总理之宴，到百余人，盛会也。返寓草讲演稿，备明晚外交大臣宴请时之用也。十二时半寝。

四月十一日 星期日

七时起。草讲演稿，备今午梅津上将招宴时之用。旋谒建国忠灵庙，亦如外（人）到我首都之谒总理陵墓也。返寓，起草明晚答宴时之演稿。午赴梅津上将之宴。余演说，听者均感动且钦佩^②。如事前未起草，临时杂凑，或嘱秘书起草，必无此结果，足见勤则有效，惰则无功也。旋赴我中国大使馆视察半小时，即赴满洲中央银行视察。建筑宏大，至为羡慕。旋举行茶会，余演说，报告中储成立及发展之经过。返寓稍息，举行广播录音。晚，赴外交大臣之宴。八时半返寓。九时半沐浴就寝。

四月十二日 星期一

七时起。大雪。八时半乘火车赴吉林，沿途有山，风景甚好，

① 梅津，梅津美治郎。曾任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第二师团长、陆军省次官，大将，一九三九年九月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大使及关东局长官。时任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官。

② 周佛海讲话称：为了争取大东亚战争的最后胜利，“决以满腔热情，全力协力友邦日本。热情可使无力变为有力，今后希望吾中满两国，结成一体，共同与日本协力，以争取此次大战之胜利，此实为余所切望确信者”。

与一望无际之单调平原相差甚远；途中雪景尤为秀丽。自新京至吉林，沿途均有军警站冈〔岗〕，据云系对余表敬意。抵吉林省，省长^①以下均至站欢迎。稍憩，即乘汽车沿松花江往观松花江发电所。车行一小时半，沿途有山有水，惜因雪大不能远观。此地有发电台十所，仅一所于半月前发电，据云为世界第三发电所。第一为美国尼加拉；第二为苏联之某处，因为德军所占领，占领前苏军自行破坏矣。此地如完全（发电），足供全满之用。事在人为，只怪我们不努力也。五时返抵新京。宴张总理景惠以下百余人。十一时寝。

四月十三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九时半动身至飞机场，张总理以下各大臣、关东军参谋长笠原中将^②、德国公使瓦格拉及意大利参事官等，均至欢送。与张握别，依依不舍，均有难言之隐。十一时至哈尔滨，省长及当地日驻军司令多人在场欢迎。至大和旅馆稍憩。来哈本为晤影佐，闻因车误点未到，焦甚。午应于省长^③之宴，到百余人，亦盛会也。下午，赴街市游览，并赴松花江畔远眺，冰尚未开。此地有孔庙，甚壮大，因往谒焉。四时影佐到，谈至六时。影佐晤别人，余稍憩。倦甚。七时同往外晚饭，在座七人，均和平同志也。十一时与影佐先回，复谈至十二时半。来哈之目的已达。一时沐浴就寝。

① 时伪吉林省长为金名世。

② 笠原中将，即笠原幸雄。

③ 于省长，即伪满滨江省（驻地哈尔滨）省长于镜漪，字鉴寰，吉林长春人，一八九六年生。毕业于哈尔滨吉林省立甲种商业学校（一说哈尔滨高等学院）。曾任中东铁路路警处副处长、兼东省特别区警官高等学校教务长。“九一八”后任伪东省特别区警备总队长、伪满游动警察队总队长、哈尔滨警察厅长；一九三七年七月任伪满首都警察总监。一九四〇年五月任伪满滨江省长。

四月十四日 星期三

七时起。与影佐中将再谈,并同进早餐。九时起飞,于省长、张司令^①来送,握别时彼此有言语不能形容之情绪。十一时抵奉天。飞经北陵,久闻其名,今日于空中见之,林木葱萃,真帝后之灵寝也。徐省长^②率官员在机场迎候。住大和旅馆。午饭(后)略休憩。参观满洲飞机制造厂。车穿城而过,共六七辆,均有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此地久不见此旗,今飞扬过市,市民似有奇异之感。旋参观满洲光学公司,研制均军用望远镜。人如此努力,实可愧可佩。返寓小憩。六时应徐省长之宴。有军区王司令^③,十余年前曾住湘二年,相谈之下,不胜欷歔。饮酒甚多,百感交集。

四月十五日 星期四

七时起。九时乘火车赴抚顺,徐省长绍卿同行。车中谈起,始知为一高预科^④之同班生,二十五年后不期而会于此时、此地、此情形之下,不禁恍然。途中远见东陵,林木茂盛尚过北陵,惜不得

① 张司令,即张文铎。字鼎元,黑龙江讷河人,一九〇〇年生。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一九三二年任驻黑龙江副司令长官公署代理参谋长。后任伪满黑龙江省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司令官、第三军管区司令等。时任伪满洲国第四军管区(哈尔滨)司令。

② 徐省长,即徐绍卿,辽宁沈阳人,一八九二年生。毕业于日本金泽高等学校、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一九三二年一月任奉天省政府咨议,四月任伪满奉天省实业厅长,后任伪锦州省长。一九三七年七月任伪满新京特别市市长、次年二月任伪满驻意大利国特命全权公使兼驻西班牙国公使。一九四〇年三月任伪满邮政总局局长;一九四二年九月起。任伪奉天省省长。

③ 王司令,即王之佑,字立三,辽宁兴城人,一八九二年生。毕业于陆军军官学校(一说奉天陆军讲武堂)。一九三二年任东铁护路军、吉林自卫军联合军前敌总指挥,五月降敌。后曾任伪满军政部参谋司宣传部长、军事调查部长、参谋司长、伪满治安部参谋司长(长春),第八军管区(通化)、第三军管区(齐齐哈尔)司令官、陆军训练学校校长。一九四二年九月起任伪满洲国第一军管区(奉天区)司令。

④ 一高预科,即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

一游以遂怀古之情。车行一时半到达,市长以下均在站恭迎。先至抚顺炭矿公司,听其说明。旋参观轻金属公司,正制铝,规模宏大,制法巧妙,诚壮观也。再参观掘矿之露天设备,闻此为世界第一宏大露天采掘,规模实足惊人。当看用炸药炸毁对面煤地而掘之,惜因时间关系,不能深入炭坑一观也。旋至炭矿俱乐部午餐,即乘车至奉天,换车至汤冈子温泉,胜地也。沐浴一次。古海次长^①先到等候,谈至十二时,再行沐浴,始寝。

四月十六日 星期五

七时起。沐浴,“温泉水滑凝如脂”^②,实非虚言。九时乘汽车赴鞍山,参观昭和制钢所;规模之大,实足惊人。吾国重工业何年何月始有发展之展[望]?对人羡慕,不禁对己焦急也。二时乘火车赴大连,所经过县之长,须带人列队欢迎。七时抵大连,关东州官民亦在站恭接。仍住大和旅馆。晚,饮酒甚多。草明日返国前拟发表之声明。十二时寝。

四月十七日 星期六

七时起。草拟至北平应发之声明。八时半乘汽车赴旅顺,沿途风景极佳,道路尤好,约五十分钟到达。先至白玉山登高眺远,旅顺港及周围群山历历在目。旅顺市长早在恭候,为述日俄战争时日陆军进攻各山及海军堵港情形。旋至东鸡冠山,视察俄军要塞遗迹。三十九年前,有此坚固要塞,无怪日军攻击五日始能占领。说明者更详描当时情形,有声有色,诚激战^③也。旋参观博物馆,古物极多,令人生怀古幽情。午应市长之宴,并至海滨观海岸形势。即返大连,绕市区繁盛地区,并至高处望全市形势,大连

① 古海次长,即古海忠之。时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

② 见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四日注。

③ 指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争。

市长一一说明。五时半返寓。接见记者,发表声明。晚,赴大连市长之宴。十一时寝。

四月十八日 星期日

七时起。天气颇佳,虽无太阳,亦无微风,满谓可以起飞。乃据天气测量报告,平津一带重雾且下雨,决不能飞。焦甚。又恐明日天仍不晴,不如今日下午乘车赴平。关东州及满铁帮忙之心极为可感,于无可奈何之中,特定卧车七位。午,应陈大使济成^①之约,赴中菜馆登瀛楼便饭。连日非西餐即和菜,此间菜虽不佳,亦可略换口味。返寓,飞机长来报告,明日大约可飞,乃取消火车之准备。午睡二小时起。写字二十余张。偕冈田^②、伊藤赴海滨散步。晚,至星之家便饭。九时半返寓。与冈田闲谈。十二时寝。

四月十九日 星期一

七时起。天气甚佳。九时半赴机场,旅顺要塞司令、大连市长等均在场候送。十时起飞,十二时到达,汪时璟督办等在场候迎。当即入勤政殿,三年前旧住地也。略休息,即往华北政务委员会拜望朱深委员长及齐燮元、汪时璟等督办。返勤政殿午饭。拜访日大使馆盐泽公使^③及海军武官府久保田少将^④。返勤政殿受其回拜。四时半接见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旋散步瀛台等地。回想西后与德宗之摩擦,目睹德宗逝世之卧榻,不禁沧桑之感。晚,赴盐泽之宴,旋赴京大同学之宴,又赴扇家汪督办之宴。十时半赴张宅晤淑慧。二时赴六国饭店。久闻此名,今日始住。三时就寝。

① 本年二月九日,陈济成继廖阔之后,任伪国民政府驻伪满洲国大使。

② 冈田,冈田西次。

③ 盐泽公使,即盐泽清宣。曾任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次长、部长等职。

④ 久保田少将,即久保田久晴。曾任日本驻华公使馆副武官、天津日本海军特务机关长等职。

四月二十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汪翊唐来,谈华北一般政治情形、人事问题及金融问题,并盼中储信用贷与联银中储券十一万,以一半作物资交换基金,以一半作旅客兑换之用。前者允之,后者以为数太多,拟减少。推其意,华北欲占多少便宜,例如敌产处分所得拟与〔予〕截留。当告以仍须解缴中央,再由中央补助华北;在中央立场,亦应予以多少利益,始克尽中央责任也。旋至勤政殿,接见财务督办总署及中联各司、局、署长。访朱博渊于其寓,谈一小时。恐其病难愈,实为可怜。中午赴日本海军武官府之宴。下午见客多人,顺赴华北政委会之宴。旋至张宅,与淑慧闲谈。召人看相。倦甚。返寓寝。

四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八时起。偕淑慧等出城。先至西山碧云寺,参拜总理衣冠塚;并登高塔远眺,风景极佳,松树尤好。忆十七年北伐完成,随节住居此寺行宫及祭灵报告北伐完成之情形,真如一梦。盘桓多时。赴玉泉山,水甚清,令人心神为之澄静。旋赴万寿山。先至景福阁午饭,乘船由后山经昆明湖而至龙山庙。余因均已去过,在此午睡;淑慧等游排云殿等地。旋至乐寿堂会齐回城。忆十九年游此,与友坐长廊品茗,惠风和畅,至今犹依稀脑际,今同游者已作古人矣。晚宴于张宅,饮酒甚多。复与同学数人至周作民宅,插花饮酒。二时返六国饭店。

四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八时赴祭殷同生^①。旋赴勤政殿,接见中森大佐,原国府军事顾问也,调为日大使馆北京办事处总务课长。据云:此地中国人多

^① 殷同生,殷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建设总署督办,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病死。

怀华北为华北人之华北，故特殊化形势不易取消。渠甫来此，即变化其观念，立场不同观念即异，殊不足怪。当晓喻之，告以除少数因个人利害有此观念外，凡属中国人无不望中央统一，不可听信不切实情报。访冈村司令官^①。午，赴银行公会之宴，各商业银行经理均出席，据云系十余年来未有之盛况。下午，何其巩^②来谈，并访三浦宪兵司令，在沪之老友也。王孟群来，谈此间政局甚详。晚，赴翊唐、孟群之宴。淑慧亦到，并同赴庆王府观剧。一时半返。

四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八时起。往祭刘兰江，睹遗容，不禁潸然泪下。返勤政殿。联准银行顾问坂谷^③来见，谈金融问题一小时。午，赴冈村司令官之宴。下午，在勤政殿召见华北各省市党部委员，垂询近况，并予训示。偕淑慧出席朱博渊委员长之茶话会。晚，赴齐抚万之宴。宴毕，赴扇家盐泽公使之约，座仅主客二人，谈一小时。扇家主妇来致殷勤，盖三年前曾数度来此也。十时半赴周作民宅，因汪翊唐、王孟群假此招待饮酒，以作非正式之款待，饮酒甚多。一时半始归六国饭店。汪先生及公博均电询归期，岂中央发生事故耶？

四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八时起。先后赴中国大学及师范大学视察。十时半至景山，淑慧亦到。登最高一亭俯视宫殿，全部形势为之了然，西面可见中南海及北海。此地余初次游览，觉为各名胜之冠，徘徊良久始下

① 冈村司令官，冈村宁次。时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② 何其巩，字克之，安徽桐城人，一八九九年生。曾任国民党北平政治分会委员、北平特别市长、安徽省教育厅长等职，时任北平中国大学校长。

③ 坂谷，坂谷希一。曾任伪满洲国财政部总务科长、中央银行常任监事、满铁株式会社理事兼产业部长及经济调查委员会主席，一九三八年任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顾问。

山。经明思宗殉国之树^①，怀友之情悠然而生。复游寿宫等处，为清帝后停灵及祀像之所^②，有老监立门前欢迎；庭草荒芜，不胜兴废之感。后游乾隆御花园，为高宗^③退休的驻地，十年前游此；亭台倾圯，不禁浩叹。午，赴黎子鹤^④家，与京大同学及湖南同乡数人小饮。旋访友数人。五时至七时与汪翊唐、王孟群三人会商华北政局今后如何处置。晚，赴杨济成^⑤之宴。十二时返寓。

四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七时起。八时半至勤政殿。汪翊唐来谈，告以北京各商业银行均恐不能存在，须放松统制，使之发展；友邦之意见不可者宜力争。九时至飞机场，送行者甚多。二时半到京，迎者甚众。公博、君衍、学昌先后来，谈调查投机及思平辞职事。据公博意，思平辞意恐难打消，汪先生亦无意慰留，已成僵〔僵〕局。旋偕公博谒汪先生，报告华北情形及日、苏关系在东北之现状。对思平辞职力主挽留。盖思平对余不起之处甚多，本可袖手旁观，但为顾全大局，仍力为之后盾，明知其将来仍有对余进攻之时，余不顾也。其为人多疑多忌，实不易与，为大局计，忍之而已。晚，书城来，对行务毫无报告，极表不满。十二时寝。

四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八时起。袁愈佳来，报告调查囤积及思平辞职经过。访石渡顾问，谈华北金融等问题。据云：如余在京，调查囤积事不致发生

① 思宗，即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年号崇祯）。一八六四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入北京城，崇祯走投无路，在景山寿皇亭前一棵树上上吊自缢。

② 应为寿皇殿及其东北隅的永恩、观德二殿。寿皇殿为乾隆十四年后供奉清帝祖先之处；永恩、观德二殿，为帝后停柩之处。

③ 高宗，即清朝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一七三六年至一七九五年在位。

④ 黎子鹤，即黎世衢，时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教育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⑤ 杨济成，时任北平金城银行经理。

波折,当时呈请主席召余回京,主席未听。下午,接见顾宝衡、陈春圃等。柴山中将就军事最高顾问^①,特来拜访,表示年前在汉口曾与余为难,现立场、任务、性格〔质〕已变,当本中央立场,力求统一,今后惟命是听等语。日人因任务不同,主张即异,均如此也。访满洲大使^②。晚,赴主席之兆〔召〕。九时返。君强、式军、寿民来谈。十二时寝。

四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与汪先生详商思平辞职问题。余谓:思平辞意并不坚,乃略作表示,以主席必慰留;乃主席将辞呈留中,故渠不能不赴沪。如主席将辞呈退回,渠必可回京。主席仍不愿。末谓:思平本可让其辞职,但因此长李士群之焰,实属不愿,乃将辞呈退余。旋赴财部,处理要件。返寓,电话思平,允明日来京。下午,召开物资统制审议会,自三时至七时共四小时,余为主席,颇觉疲倦。晚,赴满洲使馆之宴。返寓后,鲍志一来谈,渠将就任总参谋长后军事上重要问题逐一详谈。一时始寝。

四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八时起。袁愈佺来见,谈日方买收申新纱厂一、八两厂等问题。旋先后赴财部及中储,略事处理。下午,接见关屋参事官,告以对满洲之观察。永井大佐来,谈取缔囤积办法及其他问题。思平自沪来见,即打消辞意,果不出余所料。告以已代约定六时晋謁主席。思平去后,往访石渡顾问,谈财政、金融等问题一小时余。返寓,与淑慧及慧女闲谈,颇饶家庭乐趣。思平复来谈,旋式军亦来。十二时寝。

① 柴山中将,即柴山兼四郎。时继松井之后,任伪国民政府最高军事顾问。

② 时伪满洲国驻南京“大使”为吕荣寰。

四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国防会议。思平所提囤积治罪条例，顾宝衡反对之，谓不能实行。思平发言，谓如不通过，仍将辞职。因述过去调查及处分经过，触怒汪先生，止其言，且表示外间传其为李某所压迫，实为冤枉等语。余见事几决裂，因立言我辈在讨论条例，至问题外之话，将来再说，并表示数言，以尊重汪先生之威信。因通过原则，散会。孰知余随汪先生至客厅时，思平亦到，跪地大哭，请求辞职。先生亦跪。余初扶思平，嗣见先生跪，改扶先生，因劝坐详谈。先生抚慰之。余因与石渡有约，起辞，思平随之。此幕实非始料所及也。下午，劝思平，同时先生亦有缄慰，思平遂打消辞意。其实本无决心辞，不过今日会场所受刺激太深耳。为顾全大局计，余仍主留之。下午，见客多人。

四月三十日 星期五

八时起。先后赴中储及财部。下午，在寓召开会议，审查南北物资交流案，约两小时余。张素民来，报告敌产管理及关税情形。永井、冈田两大佐及尾川中佐来，商中日共同调查棉纱囤积问题。晚，思平、炳贤来谈。十二时寝。

一九四三年五月

五月一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中储。十一时半赴刘兰江追悼会。人生如露，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耳。下午，与冈田大佐访石渡最高顾问及福田顾问，商中日联合调查囤积棉纱问题。旋谒汪先生，报告此次（商谈），并谈及一般人事问题。余条陈：气焰张者宜抑之，失意者宜慰之，不可使一面气焰愈高，一面抑郁愈甚。当蒙采纳。汪先生并谓清乡委员会可以取消。返寓，即召永井大佐、冈田大佐，告以

此事,并力主之。两人亦赞成。惟恐登部队以取消为不便,当由日总军与之联络。晚,宴正金之加纳子爵。淑慧率慧女本晚赴沪。沐浴,并处理琐务。十一时半寝。

五月二日 星期日

七时半起。今日虽为星期日,但无暇休息。上午接见盐务署长、关务署(长)、特工南京区主任及福田顾问、苏淮特区长官等。午为驻日蔡大使^① 饯行。下午,接见李长江、苏成德^② 等。李头脑复杂,知识简单,小型之冯玉祥也,将来难免不发生问题。晚,宴日本驻华中宪兵司令大木少将,座仅主客二人,密谈二小时余。余表示国府最要之图为获得民心,盼日宪兵能协力,一切足引起民众反感之事,中日双方应协力制止之。晚,批阅各种文件。对于各项数字实有记忆之必要,而余对于数字之记忆力特差,故每论事,辄不能引数字为佐证,实为缺陷也。十二时寝。

五月三日 星期一

八时起。程克祥由渝来,报告见蒋先生及戴笠经过。窃念中日问题已非中日两国所能解决;余尝谓中日问题之解决,必在世界问题解决之后。闻程之报告,益信余言之正确。惟国际关系变幻莫测,重庆未免为过分之乐观也。出席国防会议。散会返寓。召见木村顾问,详谈上海金融及南北汇兑问题。午宴日本银行副总裁涩泽子爵。下午,接见田尻公使、堀内公使等数人。公博自沪来,告以组织上海物资调查委员会问题,并请其为委员长。公博谓此次始知思平人缘太坏,此次辞职群咸称快,并谓今虽复职,必不易干下去,将来华北有机会,可派其前往。余甚赞成。人才不健全

^① 蔡大使,即蔡培。伪行政院于三月三十一日第一五五次会议,任命其为驻日本大使。

^② 苏成德,时任伪国民政府政务参赞。

为我国之通病,南京尤然。傍徨四顾,究有几人真正为国家为民?言念及此,何禁灰心!

五月四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出席行政会议。散会返寓,召集南北物资交流审查会,开会三小时。下午,吴继云来,报告中央储蓄会问题。五时召开敌产管理委员会,六时散会。旋赴北极阁公宴汪先生,因今日为汪先生六十一大庆也。公博来谈。一时始寝。

五月五日 星期三

七时半起。赴中储。十二时返寓。约学昌、默邨便饭,并商谈。下午,接见日本大东亚之宇佐美局长^①及林柏生、苏成德、李国华^②、郝鹏、臧卓^③等八人。晚,宴满洲大使及其馆员,九时辞去。倦甚,十时半即寝。

五月六日 星期四

七时半起。出席中政会。旋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在寓召开中日联络会谈。散会,接见广东财政特派员汪宗准及李士群等数人。处理要件多起。夜车赴沪。

五月七日 星期五

六时半醒。车停昆山,因机头发生障碍,延误两小时。十时始到寓。与冈村少佐略谈。旋君强、雄白、朴之先后来见,分别有所商谈。下午到行。接见戴经理、邵副理、木村顾问,分别商谈行务及一般金融问题,石渡最高顾问自京来访,谈半小时。六时返寓,

① 宇佐美,宇佐美珍彦。日本大东亚省局长。

② 李国华,别名云光、铭。伪特工报务长、电台分台长。

③ 臧卓,时任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

君强来,报告余姚清乡情形^①。心叔来,谈上海最近情形。叔雍来,谈对渝工作问题。晚,公博来商各项要务。十二时半寝。

五月八日 星期六

七时半起。到行,见客多人。下午,在寓召集书城、汝祥、木村及萩原顾问,商南北汇兑问题,旋接见吴震修、唐寿民、赵叔雍、刘百川等,分别商谈金融、经济及政治等项重要问题。晚,赴周作民之宴,饮酒甚多。返寓,召见邵式军,嘱以每月所收税款宜尽量解部。一时寝。

五月九日 星期日

八时半起。惺弟来,谈应付程克祥问题^②。上海财政局长袁厚之来,报告上海市财政情形。任援道来,谈最近政情。上田省一来,谈商业统制总会各项问题。金雄白、李择一、戴济民先后来谈。下午,盛幼勳来,谈盐务及特税。田尻公使来,谈各项问题一小时半。赵叔雍来,谈上海情形。冈田大佐来,谈商统会问题;田尻与冈田均盼余能负责。晚,赴河村之宴。旋赴惺弟处,为杨老太太拜寿。终日见客,说话甚多,不觉心神〔身〕俱疲矣。一时寝。

五月十日 星期一

八时起。接见盐务署长、所得税处长、华中盐业公司董事长。旋华中振兴公司总裁高岛菊次郎来谈,并便饭。下午,三时约思平详商调整实业部与商统会关系办法。李北涛来,报告近情。心叔、朴之、雄白先后来谈。晚,赴中储,宴日海军当局,余演说中国参战

^① 二月初,日伪在浙江省余姚地区开始“清乡”。

^② 程克祥由重庆返回上海后,奉军统之命,带回电台、报务员及密电码,要求周佛海设法架设电台,拟与重庆直接通电。

及日本实行新政策^①之意义。九时半返寓。公博、心叔来,密谈处分某人问题^②,盖某作恶多端,处分之必大快人心;惟恐汪先生无此魄力,不能下决心耳。日来过忙,气喘心跳,当延医检查。一时寝。

五月十一日 星期二

八时起。肝火甚旺,田跃龙未经预约,骤然来谒,殊感不快,勉强见之,话不投机,怒斥其滚出。如此盛气,实属不宜,后颇悔之。旋到行。总税务司岸本来见,条陈转口税改从量征收为从价征收。召见各局、处长及沪行经理,分别指示。见客数人。一时返寓。下午,周作民来谈组织银团及一般金融问题,叶扶霄^③来谈南北通汇问题,并见客数人。晚,赴心叔家便饭。本日得(讯):德、意军退出突尼斯^④。余前对双方争夺北非极不能解,嗣始明了北非一入英、美之手,军事上意大利即受威胁,政治上土耳其或将放弃中立,对德宣战;故目前形势对德、意极为不利。佛朗哥本日提唱[倡]和平,或系受意大利之暗示欤?但目前无论轴心或协约,均非可以和平之时也。十二时寝。

① 所谓“新政策”,即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日本御前会议所决定的《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其主要内容为:在汪伪对英、美“宣战”的条件下,日本放松对其在政治上的某些控制,以增强其力量,如“尽量避免干涉”,促进其“自发活动”,调整地方伪政权的“特殊性”,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指导”,“撤销”和“交还”在华治外法权和租界,修改日汪基本关系条约等;在经济上,以增加获取必需的战争物资为主要目标,重点开发和取得占领地区内的重要物资。同时,强调加强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诱降活动。

② 所谓“某人”,系指伪江苏省长、清乡委员会秘书长、调查统计部长、特务头子李士群。

③ 叶扶霄,时兼任伪财政部中央储蓄会监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④ 本年一月二十四日英、美联军攻入突尼斯,三月十九日美军攻陷盖塔尔,英军突破马特雷防线,进入突尼斯南部;四月八日英军在加贝尔和盖塔尔之间与美军会师。本月七日盟军攻占突尼斯城和滨泽特港,德、意军被迫从突尼斯撤退。十三日德国非洲集团军群和北非意军投降,整个北非德意军队被肃清。

五月十二日 星期三

八时起。今日因约医检查身体,未赴行。上午,接见顾宝衡、汪曼云及冈田参谋。医生检查,血压较通常高三十,脉搏[搏]较通常多二十,劝少饮酒及休息。酒可少饮,休息实不可能也。朴之来便饭,谈《新闻报》问题,拟仍保持其特色,不使之带政治彩色[色彩]。下午,接(见)缪斌^①、林[凌]宪文^②。旋约寿民及思平,商调整实业部及商统会关系。思平见风转舵,故得圆满结果,因之心安。晚,赴公博家,宴津田静枝中将;遵医嘱,未多饮酒。旋赴交通银行俱乐部闲谈。十时返。与乃震、家和及淑慧闲谈。一时始寝。

五月十三日 星期四

八时起,到行。召木村、书城等,商票据交换决算及其他重要问题;见客多人。下午,在家接(见)殷汝耕、裴复恒、杨琪山等。旋李季自东京回^③,默邨自京来,谈近事。晚,赴邵式军家便饭,十一时半返寓。闻岑德广背后对余大肆攻击,忘恩负义如此,真人面兽心者矣!

五月十四日 星期五

七时半起。到行。召木村、书城商要件。召见朱博泉,商票据

① 缪斌,时任伪考试院副院长。

② 凌宪文,时任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

③ 李季,即叶蓬。四月二十四日,伪军事委员会派遣“军事视察团”访日,以伪陆军部长叶蓬任团长,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和伪苏蒙边区绥靖军总司令胡毓坤任副团长,团员有伪参谋次长项致庄、伪武汉行营副参谋长曹滂、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杨仲华、伪陆军编练总监公署参谋长张恒、伪参赞武官公署参赞武官钟健魂、伪第一方面军第三师副师长陈炎生、伪广州绥靖公署代理参谋长黄克明等。是日,叶蓬一行结束在日本的活动,返回南京。

交换移中储决济(算)问题。召张慰如^①,商恢复证券交易所问题。接见粤分行经理陈华柏、汉支行副理朱仰岩及各局、处长,分别指示。下午,在寓接见《申报》社长陈彬龢;海州盐务局长季圣一、副局长外间,商盐务。五时,思平来,谈商统会各项问题。七时赴林柏生之宴。九时赴寿民及扶霄之宴。十二时返寓,邵小月在候,与谈岑德广忘恩负义之情形,邵亦为扼腕。一时半始寝。

五月十五日 星期六

八时起。到行。接见各方来客,并召各主管人员,分别商谈。下午,在寓见客多人。晚,赴日本第七高等同学会之宴,饮酒甚多。十二时返。昨美军于阿留申群岛中之阿图岛登陆^②,与日军激战中。北非轴心军退出后,太平洋又有此次行动,规模虽小,足见协约军已取得主动地位,今后局势大可注目也。

五月十六日 星期日

九时起。老友桂崇基^③来谈;旋见客四人。下午,访公博^④,谈取消清乡委员会及其他重要问题。旋约作民来,谈金融问题。渠主张日方在华所需军政各费,不宜取向中储透支方法,宜以财政方式编入国家预算,由政府负担;或由政府借予日本,将来筹还,盖如此可以防止中储券之过量发行。余对此说殊不赞成。五时返寓,琪山、少岩、乃震、朴之、君强、剑东均到,并会餐。淑慧近日又

① 张慰如,名文焕。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理事长、通商银行及国信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

② 阿图岛为美国阿留申群岛西端的小岩岛,太平洋战争初期为日军所占。五月十一日,美军一个师在浓雾掩护和三艘战舰炮火的支持下,在该岛登陆。

③ 桂崇基,江西贵溪人,一九〇一年生。曾任广州中山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南京特别市土地局长、考试院参事兼编辑局主任、考选委员会委员、中央大学及中山大学教授、国民党第四届中执委等职。时闲居上海。

④ 十三日伪最高国防会议第十四次会议决定成立伪、日联合物资调查委员会,特任陈公博为委员长。

觉神经大发,终日哓哓不休,忍无可忍,怒甚。后颇悔之。十时上车返京。烦闷之至。

五月十七日 星期一

八时到寓。九时谒汪先生,商取消清乡委员会及调整商统会与实、粮两部关系等问题多件。旋到财部。批阅公文多起。下午,接见冈田、福田两顾问,商编下年度预算。军事费膨胀过巨,实无法编造,焦躁[躁]不已。批阅积件多起。晚,赴满洲大使馆看余访满电影,并日本旧剧,令人回忆二十余年前鹿儿岛看旧剧之情形。十时返寓。邱吉尔此次赴美,大约商进攻欧陆问题。惟美国或主张太平洋方面同时取攻势,此与英专重欧陆意见大有不同也。批阅积件。十二时寝。

五月十八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旋谒汪夫人,谈中央人事及广东财政、金融一小时。访石渡顾问,谈南北货币统一及日方支用储备券问题一小时。正午,赴新任驻华日本大使谷正之^①之宴。下午,在寓召集中日双方人员,商南北物资交流问题。散会后,接见吴颂皋、周学昌。晚,赴汪先生之宴。胃痛甚,彻夜不安。草《四游北平杂感》。

五月十九日 星期三

八时起。到部。倦甚,十一时返。延医检查,血压仍高,脉搏亦快,胃又大痛,真将睡倒矣!约伊藤来谈,并便饭。下午,接见孙良诚等七人。六时,木村顾问来,谈各项金融问题。晚,宴柴山中将,所谈问题甚多,十时始辞去。继续草文,明日可完卷也。十二时寝。

^① 谷正之,前日本外相,本年四月二十八日与重光葵对调,任驻伪政权大使。五月十日抵南京。

五月二十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最高国防会议,决议取消清乡委员会^①,大快人心,然亦煞费苦心矣。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在寓召开联络会谈,四时半散会。接见唐参军(长)圭良、季局长圣一等。晚,思平、仲云来谈,均以为英、美如有欧洲登陆,必先赴巴尔干,盖可以兼行牵制苏联也。但意大利亦极脆弱,恐亦为登陆之又一地点也。客去后,草《四游北平杂感》,全篇完成,约四千字^②。十二时寝。

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八时起。接(见)汪曼云、金雄白。旋先后赴中储及财部,处理要件。下午,在寓召开省政府组织法审查会。散后,接见苏成德等三人。晚,宴石渡顾问以下经济顾问全体。孛孛来谈。十二时寝。

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在寓召开敌产委员会。散会后,与春圃略谈,并接(见)由渝新来参加和运之军官二人。倦甚,盖昨晚或受凉也。晚,思平、隆庠^③来谈。本日报载:日本宣布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阵亡^④,此事当震动全球也。邱吉

① 是日,伪最高国防会议第十五次会议,通过撤销清乡委员会议案。清乡事务由伪行政院及各省、市政府办理,在行政院设清乡事务局,各省、市政府设清乡事务处,任命汪曼云为行政院清乡事务局局长。

② 此文刊《古今》半月刊第二十五期。文章叙述他在一九二八年、一九三〇年、一九四〇年及此次到北平的经过及观感。

③ 周隆庠,时任伪外交部次长。

④ 山本五十六,曾任日本航空本部长、海军次长,一九四〇年八月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兼第一舰队司令长官,次年免兼);海军大将。本年四月十八日上午九时,山本五十六率日本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中将等人,为激励所罗门方面日海军“士气”并与第十七军司令部联系,计划前往布音视察,由于电码被美军破译,途中遭美机截击,在巴拉尔机场着陆前,其座机被击中掉入海中,山本被打死,宇垣受重伤。

尔本主以大西洋为决战之地,而美则主张注重太平洋,最近邱在美似有同意美国主张之意,故今年年内,太平洋方面必有大战发生也。十二时寝。

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九时起。报载:苏联发表解散第三国际^①,此亦令人惊异之消息。盖苏联因使英、美安心计,故表示放弃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以谋妥协。惟此事极不自然,形式上愈妥协,恐精神上愈隔膜也。倦甚,复睡。十一时半,君强、剑东及冈田大佐先后(来),并共进午饭。与冈田略商下半年预算问题;军事膨胀甚巨,殊无法编制。下午,接见杨仲华、鲍观澄、祁述祖,分别商谈。杨痛苦流涕,自陈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时之错误及为人暗算,慰勉之。召阮珩甫,商整理盐政根本办法。客去后,不觉又睡。近来精神何以如此颓唐,岂发现血压过高,心理作用所致欤?晚,人鹤来谈近事。十二时寝。

五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九时起。接见陈光中,嘱其为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总务处处长。倦甚,复睡。十二时醒,午饭后仍睡,二时半起。接(见)冈村少佐及赵厚生等数人。倦甚,不觉又睡去。不知近来何以如此颓唐也。六时,思平来,谈各种情形,十一时半始去,告以待人接物应注意之点。余始终本予〔与〕人为善之宗旨,使其有所反省。邵式军自沪来,略谈。十二时寝。

^① 本月十五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送交各支部党。提议书认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共产国际的组织形式已不适合各国反法西斯斗争的需要,因而提议解除各支部对共产国际章程及决议所规定的义务,但仍号召原成员积极投身到反法西斯斗争中去。六月八日主席团最后一次会议就此作出了决定,并于次日发表声明,宣布自六月十日起,共产国际及其机构宣告解散。

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政院会议。散会返寓，接见都甲大佐，谈促成全面和平问题。渠主西南工作拟集合西南要人，以第三者立场，向宁渝双方主张和平。余告以内战时可用此法，今则无效。旋草拟赴汉口时对新闻记者之声明。接见上田省一及邵式军，并同进午餐。下午，三时召开第三次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五时半散会。返寓，接见阮珩甫，商盐政。晚，赴日宪兵司（令）大木少将之宴，九时返寓。君衍、骥良、邵式军分别来商事务。旋李士群来见，抚慰之。十二时寝。

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八时起。拟飞汉，惟天气似不佳，嗣飞机场来电，果不能飞，因告以明日如天晴仍前往，如仍不能飞，则此行作罢。略睡。冈田大佐来，谈物资审议委员会事务、组织问题。告以余意，渠甚赞成，惟关于人事问题，则中日双方均极复杂，诚恼人也。下午略睡，三时起。为人写字十余条，字甚劣，但为人所求，亦大胆书之。思平来略谈，旋同（赴）李季处略坐。八时返寓。晚饭后，君强来，谓不得意之徒，如戴某、胡某、顾某，均将对余捏造谣言，以肆攻击。此种小人即使造谣中伤，亦何害于日月之明？听之而已。十二时寝。

五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八时起。天气仍恶劣，不能飞汉，因作罢论。出席国防会议。散会返寓。默邨、君强、剑东来谈，并午饭。下午，接见福田顾问、冈村少佐及春圃，并赴日海军武官府之茶会。与春圃谈，如国府内有派别之争，最后吃亏者为汪先生，盖日人必谓汪先生驾驭乏术，统御无方也。春圃近有排斥异己之倾向，欲以此感动之，未知有无效耳。批阅文件多起。晚，思平来谈。余提出吾辈最恶劣之下场，并谓此种情形大有可能，万一如此，吾辈除自杀外，无他法也。十

二时寝。

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八时起。惺弟自沪来,谈商近事。旋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在寓接见民谊、春圃。因民谊以经费不敷,声言欲辞外长职,笑慰之;告春圃只须先生批,财部决不不发。邓祖禹来,谓筹组江西省府^①困难情形,并称经费支绌,因允加拨;管钱者实不易应付也。旋访石渡顾问,谈经济统制及金融问题。返寓,约冈田大佐及正金之木内便饭,便中谈南北汇兑问题。晚,顾宝衡来,商粮食及物资统制审议会事务、组织问题,十时半辞去。读诗自遣。十二时寝。

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八时起。批阅重要文件。十时谒汪先生,商调查囤积问题。返寓,草拟赴广州时,对新闻记者发表之声明。下午,木村顾问自沪来,商重要金融问题多件。接见戈定远,谈军事问题。志一来,商陆、海军军令究分属陆、海部,抑直属军委会为宜。余意就事论事,宜直属统帅部,但为避免人事纠纷,暂时维持分属陆、海军部之现状,或可省事。志一亦以谓〔为〕然。当即臧呈先生,条陈意见。晚,淑慧偕运凯、乃震、家和等自沪来,谈至深夜始寝。

五月三十日 星期日

九时起。学昌来谈。下午,珩甫来,报告盐务。晚,宴联银顾问坂谷,九时散。默思国际局势变幻莫测,英、美、苏现虽共同对日、德、意作战,但苏终系共产主义,因可料德、日、意如大败,则欧、亚均将赤化,英、美亦将不安,故英必留德,美必留日以制苏,是英、

^① 本月六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一二三次会议,通过在九江成立伪江西省政府案,特任邓祖禹为省长。

美、日、德相当时机必妥协以对苏。但目前苏联声明取消第三国际,是亦感觉前述现象有发生之可能,故预为消弭,是〔使〕上述预料因此不致发生。惟第三国际之取消是否诚意,又属问题。国际维〔微〕妙关系,实难预测。五年前斯大林与希特勒互访时,决不信德、苏有协调之一日,乃竟合作矣;合作后又竟战争矣。过去如此,将来亦然。过去苏、德之合作过于勉强,故终至战争;今日第三国际之取消亦甚勉强,故将来英、美对苏必仍有决裂之一日也。

五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本日为余四十七初度,再四嘱同僚勿铺张,但拜寿者仍络绎不绝,且有由沪来者。晚,有客五桌,六十余人。饭后放映电影。十一时客散。今日报载阿兹岛^①日军全部殉国,岛为美军所占,至为悲壮。此为美反攻之预兆,今年底太平洋或有大战也。十二时寝。

一九四三年六月

六月一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九时半返寓。书城来,商上海票据交换由本行决算问题。盖本行向联合准备委员会提出六月一日起由本行决算后,联准会只允交现钞决算,而保留汇划决算,我则主双方同时实行。今日沪电:联准会已同意,但盼勿取消汇划制度。当告书城:汇划制缓急时颇有用,为百年来上海金融界之自治制度,不可由我而废,只加以限制可也。下午,炳贤来谈军事预算,每月较上半年需增加七千余万,略计下年收入每月可增三千万,即全部移作军费,尚不足四千万。旋冈田大佐来参加讨论,主一面节

^① 阿兹岛,即阿图岛。五月二十八日,该岛日军二千五百余名,除二十六人被俘外,全部被歼。

流、节省，一面开源。但如何节流开源，均无具体办法，焦急之至。晚，君强、仲云来谈。烦甚。十二时寝。

六月二日 星期三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十二时返寓。学昌来谈近事。下午，三时访谷大使，谈两小时。关于如何促进全面和平，如何强化国府，如何实行日本所谓新政策，彼此交换意见。余盼上海公共租界早日交回，并同时接收法租界；谷大使对于战局及将来理想，亦表示其意见。据云：日本造船及造飞机力量，远在英、美意想之上，美国生产力至今年秋季即达最高峰，以后当逐渐低落。余询以日、苏关系，则谓不致战争。旋访石渡顾问，谈下半年预算问题，对于军费过于膨胀，表示焦心。晚，为中村参事官饯行，盖新任驻芬（兰）公使，即将返日赴任也。晚，朴之、仲云来谈，十一时辞去。臧何其巩、汪时璟。十二时半寝。

六月三日 星期四

九时起。出席中政会。散会，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访柴山最高顾问，谈军事、政治问题一小时半。返寓，接见冈村少佐。晚，为福田顾问饯行。偕淑慧夜车赴沪。

六月四日 星期五

八时抵寓。君强、剑东赴站迎候，同来寓，略谈。九时到行，召书城、葛[霭]庐、树华及木村顾问与汝祥，分别商谈重要金融问题。下午，张慰如来见，商恢复证券交易所问题。寿民、扶霄及朱博泉、朱如堂^①来，商保留汇划问题。告以制度上必须保存，但必加以管理，并发表余对金融设施之意见，重在保存社会元气。留寿民单独商商统会各重要问题。晚，公博来，谈各种重要近事。十一时辞

^① 朱如堂，时任上海商业储备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

去。批阅文件。十二时寝。胃痛体弱,浑身不适,未知何故也。

六月五日 星期六

九时起。赴中储,处理金融要件多起。下午,召集税警总团教导第一总队长、参谋长、督察大队长等重要干部七名,分别予以训话。旋召见李閔菲、阮珩甫,商盐务。蚕丝特捐处长许江、上海市财政局长袁厚之,分别来见。旋思平来,谈恢复证券交易所及其它问题。核阅四明、中实、通商、国货四行改组方案^①。晚,琪山、君强、式军、叔雍、运凯、乃震、心叔等先后来谈。十二时始散。政治上有友必有敌,但必须化敌为友,不可驱友为敌;如万一做不到,必自己减不足感人,或术不能驭众;不可责怪人,须先反求诸己,然后敌可少而友可多,烦恼亦可减也。一时寝。

六月六日 星期日

八时半起。援道来,谈政情。咸以局面无论如何不能打开,为之焦虑。召邵树华,嘱其对戴霭庐须妥为应付,以免人言;意在调停,谁知反予以刺激,可见人事纠纷只好置之,愈调和愈纠纷也。上田省一来,谈统制总会问题。谷口顾问来,谈金融问题。冈田大佐来,谈金融、经济及政治重要问题,并留午饭。下午,出席《古今》半月刊作家茶会。返寓,接见裴复恒、盛文颐、凌宪文及李士群。与李谈二小时,劝其事业应循正轨,惟此人诚意缺乏,恐终无效也。伊藤来,谈政治情形,并留晚饭。饭后与君强、惺华、琪山、朴之、式军等分别谈。舌敝唇焦,萎顿不堪。未知明日天气如何,能否飞粤也。一时寝。

^① “四行”改组方案的要点为:一、资本额定为四百万元;二、原属国民政府官股及商股中的“弃股权”,概由汪伪政权接收,无偿让渡于中央储备银行;三、第一任董、监事由汪伪指定,监察人员中至少须有一人由中央储备银行职员充任;四、取消发行权,在中央储备银行统制下经营商业银行业务。

六月七日 星期一

七时半起。广州、台湾天气均不佳，果不能飞，怅甚。剑东、朴之、雄白来送行，略谈各返。本日为端午，心叔来拜节，便商各事。下午，各方拜节来者络绎不绝，均请留刺并谢之。偕淑慧赴公博处，谈一小时。晚，来客甚多。约书城来，商金融上重要问题数项。尝以书城不常来报告各种情况，并懒于商谈，颇感不满，嗣思此固为渠之短处，但亦视我如何用之；渠不报告，必使之报告，渠不常来，必时召之；不可责怪人，必须反诸己，任何事必如此想也。晚，与琪山、朴之、少岩、乃震、运凯谈至二时始寝。

六月八日 星期二

八时起。天阴，仍不能飞。焦甚。阴历已五月而天寒如此，不仅个人身体精神均感不适，年岁更加荒歉。天阴如此，大水可知，今年实不易应付也。复睡，一时半始起。因小事怒骂慧女，后颇悔之。身体不适，致肝火甚旺，真觉事事拂意，奈何！冈田大佐及大东亚省理财课长萩元先后来，谈金融、财政问题。阮署长来，请示盐务上重要问题。旋偕淑慧赴新居视察，决下月迁居。前以恐外人故意指摘，故不拟迁，惟此间实太狭，三年来居此甚感不适也。淑慧及慧女赴思平处晚饭，因身体不适，一人留家，阅书自遣。

六月九日 星期三

七时起。接电话，谓可飞。九时赴机场，石渡顾问已先到，书城（来）亦已先到送行。淑慧本欲赴机场，阻之。十时起飞，闻直赴广州，不经台北。上机即睡。忽同机者言雨太大，又觉机身动摇颇剧，因醒。闻下午一时可抵台北，因询何以又经台北，据云气候恶劣，用油太多，至台北补充汽油，即到达后始知广州附近有飓风北行，在上海出发时所未知者。如果直航，真不堪设想者矣！机师又谓沪台之间（气候）亦甚恶劣，本日所经亦甚危险。因决在台北暂

住。我国总领事馆及台湾总督府、台湾银行，均派人招待。赴旅馆稍憩。热甚。赴草山总督府贵宾馆。此山高三千余公尺，温泉极佳，人浴两次。十一时寝。

六月十日 星期四

八时半起。天气仍劣，决不能飞。写字数条。偕石渡顾问下山，拜访总督府长官及台湾银行总经理，谢其招待，即在银行午饭。下午，参观台银营业及金库，旋先后参观农业实验所、林业实验所、博物馆及台北帝大，对于生蕃之生活、文化及风俗，尤饶有兴趣。台湾地多山且高，由南至北，将东西阻隔，西部颇有平原，东部极少。台北人口四十万，本地人三十万，日人十万。闻全岛人口五百余万，日人极〔即〕五十万也。至生蕃尚有十五万，半居山，半下山住平地。晚，应台银之宴，总督府长官及各局长均出席。总督长谷川大将^① 刻在东京。九时返山。沐浴。十一时寝。

六月十一日 星期五

昨晚彻夜大雨倾盆。晨，雨丝风巨，山谷怒号，又不能行矣。书字数条。昨石渡顾问谓：日前空中遇风，渠曾想苟遇不幸，渠尚无何关系，中国失余，必为一大损失，就目前状态，恐无能继余者。此言未免过奖。尝念余对世间，除母亲与淑慧外，毫无留恋。子女已长成，各有其前途，国家大事非余一人所能挽回，最爱余之母亲及淑慧，则实不忍弃之而永诀也。山中静极，阅书自遣。人浴三次。乘此静养，亦一好机，惟前途艰难之情形，仍时萦脑际，无法排遣此类烦闷也。思念淑慧颇切，恨不能立时飞回上海也。出外散步，观温泉水源，硫磺气味甚厚，水热如滚。绕山路一周而返。十时即寝。

^① 长谷川大将，即长谷川晴。曾任日本海军总司令、横须贺镇守府长官，一九四〇年冬起任台湾总督。

六月十二日 星期六

昨晚思潮起伏,又闻大雨滂沱,恐明日仍不能飞,焦急,几彻夜未能入梦。八时半起。入浴一次。石渡顾问来谈。旋接飞机师电话,云即可起飞,因即下山。十一时半起飞,沿台湾岛南下,余即入睡,醒已一时半。大陆隐约可见,机师云系汕头。飞绕香港,北向广州,三时半到达。陈省长以下各厅长及友邦陆、海、外代表,均在场欢迎。赴招待所稍憩,即拜访汪夫人。忽警报大作,云美机来袭,因随汪夫人入地下室约一小时。回忆六年前在京入地下室之情形,宛如〔如〕隔世。世事多变,岂始料所及?警报解除,回寓稍憩。旋偕石渡赴汪夫人非正式之宴。宴毕,偕汪夫人、陈省长、汪厅长等赴沙面,绕行一周,赏玩珠江夜月。热甚,微风不动。十二时寝。

六月十三日 星期日

八时起。检阅特务团模范营。十时访日本在华南最高指挥官田中中将。旋赴汪公馆,受其答拜。十一时接见中日新闻记者,发表谈话。十二时赴田中中将之宴。下午,视察士敏土及纺织工厂。晚,赴省政府党、政、军联合欢宴。九时返寓。召中储分行经理陈华柏,询各种情形。张百高偕其夫人来谈。自十六年离广州后,至今仅十六年,广州沧桑之变,令人感慨万端。十三年来粤所住之天官里法政学院已无影无踪,四围前此荒凉之地,今已房屋比栉。十余年尚且如此,无怪古来遗迹多不存在也。此次旅行仅五日,而念家之心空前所未有,心中时感不安,岂余此行有意外不幸,或家中有事发生耶?临行前一日,因肝火太旺,为细故责慧女,至今犹为不安。儿女情长,不觉烦恼之易生也。十二时寝。

六月十四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河南视察广东大学及工读学校。旋视察中储粤支

行长堤营业处,再赴沙面之发行分库,并于此处接见财政、金融各当局,听取关于省财政及中央收税与金融之情形。正午即宴于此。三时赴中日经济俱乐部之欢迎茶会。五时检阅青少年团^①并训话。晚,赴汪夫人之宴。宴毕,于屋顶观月乘凉,便中谈外交、政治问题。十一时返寓。归心似箭,未知后日天气如何也。十二时寝。

六月十五日 星期二

八时起。赴黄花岗晋谒七十二烈士之墓,并赴沙河游览一周。旋上观音山谒总理纪念碑。山上本有镇海楼,俗名五层楼,明初所建,乃南越故宫旧址。彭刚直曾书联云:“万千劫危楼尚存,问谁摘斗摩星,目空今古;五百年故侯安在?使我凭栏看剑,泪洒英雄!”兵燹毁去。胡汉民先生^②重书之,并自作一联云:“五岭北来,珠海最宜明月夜;白云晚望,故宫犹是汉时秋。”今毁去矣!登纪念塔,眺全城及四周风景,不觉心旷神怡。下山经“孙先生读书作事处”,即陈炯明炮击观音山^③时,总理所居旧址也。赴鸣崧学校植树一株。下午,视察省立银行,并赴中储,接见粤海关监(督)、所得税粤处长等五人。日宪兵队长重藤大佐^④及海军武官肥后大佐来见,旧友也。晚,观粤剧。十二时寝。

① 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一〇〇次会议,通过成立“青年团”与“童子军”。随即南京及各伪省、市政府所在地相继成立,作为对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推进“新国民运动”的机构。本年二月二十五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一二一次会议,决议将“青年团”和“童子军”两组织合并为“青少年团”,任命伪宣传部长林柏生任团长。

② 胡汉民,字展堂,广东番禺人,一八七九年生。历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及立法院长等职。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二日病逝于广州。

③ 陈炯明,字竞存,广东海丰人,一八七八年生。原任广州护法政府所属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陆军部长、内务部长,后被孙中山免去三职,仅任陆军部长。一九二二年六月,勾结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背叛孙中山,炮轰广州观音山孙中山总统府。一九二三年被击败。一九三三年九月病死香港。

④ 重藤大佐,即重藤千秋。时任广州日宪兵队长。

六月十六日 星期三

七时起。微阴有风,恐不能飞。八时半到飞机场,汪夫人亲自送行,至感不安。陈省长及各厅长,友邦陆、海、外各要员,亦均到送行。九时起飞。略睡半小时即醒。沿海岸北上,经汕头、厦门、温州、宁波等地高空,二时半即到达,费时仅五小时半,毫未颠簸[簸]。石渡云:如此旅行,并非苦事也。四时半到寓。剃头,沐浴。与淑慧、慧女及朴之、心叔等闲谈。晚,惺弟来商近事。在外思家心切,归来亦不过尔尔,人之心理殊不可思议也。闻各项人事纠纷,至为心烦。坏人太多,人心不古,殊令人有出世之想也。十二时寝。

六月十七日 星期四

昨晚通宵大雨,今晨尤烈,如果昨未飞,则今日不能回矣。熊剑东偕徐参谋长^①来,报告武汉招兵情形。旋赴中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在寓接见金雄白、李阎非等。唐寿民来,商金融及经济重要问题多件。赵叔雍来,谈上海租界交回后组织机构问题。余谓:原则上应收回租界,不应将租界组织扩大。盖闻日方主将南市、闸北、沪西与两租界合组为特区,是将南市、闸北化为租界类似之机构矣。晚,川本芳太郎来见,老友也,相见甚欢,谈至十二时始去。沐浴后,处理琐事。一时始寝。

六月十八日 星期五

八时半起。到中储。会客多人,处理要件多起。华中振兴公司总裁来,言渠在东京向东条力言须强化国府财政,香烟、鸦片均宜专卖,又主张南北通货极[亟]须统一。此人甚识大体,极可佩也。午宴川本大佐。下午,接见粮食部长、海州盐务局长及《申报》

^① 徐参谋长,即徐肇明。伪税警总团参谋长。

社长等六人。六时公博来,谈接收租界及其机构,并谈对重庆工作问题。晚,批阅关于金融各文件。十时,君强来,谈南京近事。十二时辞去。旋即寝。

六月十九日 星期六

八时起。到中储。接见叶扶霄,请其为银行公会会长,并谈一般金融问题。朱博泉来,商保持汇划制度办法。其他来客多人,并处理要项多起。下午,约周作民来寓,商日本经济考察团来华之应付办法及上海银行公会改组问题。浙江兴业银行竺森生来,谈一般金融问题。再约扶霄,商银行公会委员人选问题。袁愈佺来,谈恢复证券交易所及经济统制等问题。赵叔雍来,谈对渝工作问题。召邵树华,商四小行人选问题。惺弟来,谈印刷所改组等问题。因本晚即返京,故来客颇多也。九时半上车。

六月二十日 星期日

八时到京寓。九时谒汪先生,谈近事。十时访石渡顾问,谈金融及财政问题。十一时返寓。召君衍,处理积件甚多。下午三时,召珩甫,处理盐务积件多起。四时,冈田大佐来,商预算及物资统制会各问题一小时余。鲍志一率庞炳勋^①来见,渝方之河南〔北〕省政府主席兼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也,新近参加和运,谈半小时。晚,无客来,借此稍得静养。批阅积件。十二时寝。

六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八时起。到财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约炳贤及冈田大佐商

^① 庞炳勋,字更陈,河北新河人,一八七九年生。抗战后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河北省政府主席,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并兼第四十军军长等职。是年四月下旬,所部在山西陵川及豫北林县一带陷入日军分割包围之中。五月四日庞被先已投敌的孙殿英部搜获,移至新乡。向蒋请示后,于十日投敌。六月十六日经济南至南京,遂先后见汪、周。

下年度军事预算。旋汪先生召见,商庞炳勋名义问题,决仍委为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晚,宴庞。客散后,隆庠夫妇来谈。十二时寝。

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旋出席经济委员会常务会议。返寓后,思平来谈,并午饭。下午,接见平津等地党部委员。余表示统一华北有两方式:一为先其难,而易者自然解决;一为先其易,而后其难。先统一货币为前者;先于行政及司法方面渐求中央化为后者,但最好两法同时并行,惟不可操之过急耳。河野顾问^①来,商预算问题。鲍志一来,谈各项军事问题。晚,无客来,阅书自遣,殊觉精神萎靡。淑慧与友侪均劝余休息,实在余愈忙身体愈强,精神愈好,闲则精神即觉颓丧也。十二时寝。

六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八时起。赴中储。十二时返寓。下午,约堀内公使、石井部长^②及顾宝衡、袁愈佺,商组织对外贸易机构及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上海事务处问题,会谈两小时半。永井大佐来,询修改中日基本条约问题。余告以日本不应以修改条约为招致重庆讲和之谋略手段,应不问重庆和否,而以尊重中国独立自由为日本之不动国策,且必须见诸事实。如谓条约修改,渝方即将和平,必感失望。盖中日全面和平之实现,必具许多条件,修改条约不过条件之一耳。其最要者,仍为对英、美战争之形势,值此英、美改取主动之时,如欲以修改条约饵重庆,决不可能。永井甚以为然。晚,批阅公文。十二时寝。

^① 河野,河野通一。伪财政部顾问。

^② 石井,时为日本大使馆经济部长。

六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最高国防会议。余提议公务员第三次加成,将二、四、六、八改为七、八、九、十。公务员〈之〉必大为欣喜,但物价高涨之速度远过于此,虽不无小补,恐不能根本解决困难也。散会,赴财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在寓见客。李因非来,商盐务。苏成德来,报告特务工作。河野顾问来,商金融问题;并接见其他来客多人。淑慧本晨到京。晚,宴思平、志一、字字夫妇及援道、凌尘、朴之、复恒,数月来未有之盛会。咸以淑慧不来,则无此宴会。十二时余先寝。

六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八时起。出席第二次全国经济委员会,余说明日本在华发行军票与向中储透支款项之利害得失;权衡轻重,宁由中储借款透支,而请其收回军票也。下午,王荫泰来,谈两小时,亘及世界形势、华北政局及粮食问题。两人均同认德如失败,苏联与英、美在欧必正面冲突,故德败后,英、美是否能以全力对日,实为问题;渝方乐观,殊不可靠也。太田参事官来,商调整华北聘请日顾问办法;较前缩小范围,可谓进步。珩甫、因非来,商盐务。谷口、高岛、佐久间三顾问附来,请示购米及购麦两项借款办法。晚,陪汪先生宴全体经济委员。返寓,与朴之闲谈。十二时寝。

六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八时起。石渡顾问来,商治外法权撤消时日侨缴税及组织对外贸易机构等问题。旋到行,处理要件多起。午,为满洲参事官关屋饯行,此人尚识大体也。下午,三时珩甫来请示盐务问题,四时出席临时最高国防会议。五时与思平、孟群、宝衡商华北粮食问题。旋出席满使馆茶话会。六时赴北极阁,陪汪先生宴谷大使。谷陈述战争情形,语多空洞,惟断言日、苏不致战争,苏曾向日保证

不致以远东根据地借与美国,此点在目前实属可靠。散会返寓。电话处理小麦借款,肝火忽旺,大怒,后又悔之,何以不能自制如此也!十二时寝。

六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八时起。《每日新闻》记者五人来见,谈政治、经济等问题一小时余。殷汝耕^①来见,谈华北问题。下午,约宝衡、炳贤及冈田大佐,商军米问题及军事预算两小时余。骥良来商行务。学昌来谈最近政情。字字来,商军令司隶陆军部或改隶军委会问题。七时半辞去。星期日尚无休息余暇,如果劳而有功,固乐为之;苟劳而无功,而苦心努力,反不为人所谅,殊不置[值]也。淑慧在志一家电召晚饭。九时先返。处理例件。因明晨飞汉,略事料理。十二时寝。

六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八时起。料理行装。天气不甚佳,勉强于九时五十分起飞,石渡最高顾问等随行。沿途云雾甚重,幸无风,飞甚低。沿途山川历历在目,风景甚佳。十二时十分到汉,杨省长,省府各厅长,张市长,市府各局长及日总领事与陆、海军高级将领在场欢迎。当赴招待所午饭。下午,历访日军司令官横山中将^②及总领事高津^③及海军武官等。五时接见新闻记者,发表谈话^④。旋接见石星川及盐务、统税、戒烟各局长,垂询现状。晚,赴省政府欢迎宴。宴毕,与杨省长谈各种政治、军事、经济问题一小时半。三年不到武汉

① 殷汝耕,时任伪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

② 横山中将,即横山勇。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

③ 高津,高津富雄。

④ 周佛海在谈话时鼓吹:日本实行对华“新政策”,系完全出于自发的诚意。“日本彻底实行对中国新政策后,渝方之抗战名目与理由即将完全消失”。因此,“日本之实行对中国新政策,将可促起渝方之停止抗战”。

矣！回想事变前居此情形，真有仙鹤归来之感。二时寝。

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八时起。约召财政特派员及中储汉行经理，分别谈话。九时半赴财政特派员公署，召集全体职员训话。旋赴汉口特别市政府，召集荐任以上人员及市党部同志训话。十一时至中储汉行，视察金库等设备，并召集主任以上行员训话。午，赴日本陆、海、外联合公宴。二时渡江，赴武昌。二十九年来汉，未到武昌，此为事变后初次。渡江时回忆二十七年渡江办公时之情形，不胜感慨。当赴省府召集省府、行营及省党部学、政、军各干部训话。旋赴珞珈山，经武汉大学时，回想二十七年在此开临时代表大会之情形，宛如一梦。进城登蛇山至黄鹤楼，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哀哉！晚，赴中山公园，出席张市长之宴。游园一周，雪泥鸿爪，触景伤情。十时返。

六月三十日 星期三

八时起。接见邹师长平凡、张师长启璜、公处长秉藩^①、刘团长明夏，谈武汉军事情形。张市长苑卿来，谈经济统制问题。日总领(事)来回拜。午，赴中江实业银行各团体公宴。下午，日陆军联络部长及海军武官来回拜。四时巡视张公堤，绕堤一周，并赴市立中学训话。晚，在德明饭店回宴省、市府及日陆、海、外当局，到百余人，为武汉稀有之盛会。返寓，杨省长揆一来，谈军事、经济等问题。昨日宪兵(谓)，有人自滇来，系奉昆明李培天之命来见余者。今晚见之，乃一桃源县之青年，谓晤余后仍返昆明。异之，囑赴南京详谈。一时半始寝。

^① 公秉藩，时任伪湖北省警务处长。

一九四三年七月

七月一日 星期四

昨日风雨连天,至为焦心,今晨见旭日东升,可飞京矣。接见湖北省财政厅长、经济局长,汉口市财政、经济两局长,听取报告,并予指示。旋召见王特派员、洪经理^①,予以最后指示。十二时赴机场,省、市长官及友邦要员在机场欢送。一时起飞,三时到京。公博在寓久候,商接收租界^②及取消粮食部等问题。召见袁愈佺^③,商经济统制各问题;君衍,商敌产管理等问题。电话上海,拟与淑慧谈话,而电话不通,怅怅。今年上半年北至哈尔滨,南至广州,西至武汉,东至台北,亦可谓仆仆风尘矣。批阅积件。九时半赴车站,接汪先生自苏返京^④。默邨、学昌来,谈近事。十二时寝。

七月二日 星期五

八时半起。赴财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冈田大佐来,商物资统制等问题。陈君慧来,请示赴日有何指示。告以转达青木大臣,设法由日运来物资维持币值,设法使长江航运自由及京沪铁路行政权交回中国等问题。柳汝祥来,请示中储业务及人事问题。陈光中来,请示物资统制审议会事务组织问题。石渡顾问来,商粮食收买问题。堀内公使电话,谓有要事,须即见,请其即来;谓朱深

① 王特派员,伪财政部鄂赣湘财政特派员王震生;洪经理,伪中储行汉口支行经理洪学周。

② 六月三十日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与重光葵签订《关于交还上海公共租界条款》,规定于八月一日将上海公共租界行政权及公共设施资产和负债,交予伪国民政府。同时,要依照现状尊重并确认日本及其侨民所有不动产及其它权益,并保障日本侨民之居住、营运及福祉。

③ 袁愈佺,时兼任伪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秘书长。

④ 汪精卫于本日上午偕陈春圃、叶蓬、周隆庠、汪曼云及日本最高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等,往苏州出席伪江苏省“清乡”二周年“纪念会”,晚间返南京。

今日正午病故，华北政委会委(员)长人选须即决定。当详细会商，除王克敏外，无相当人物。四月在北京与朱博渊曾晤三次，固知其病不能活，但不料如此之速，人才寥落之时，又弱一个，惜哉！十二时寝。

七月三日 星期六

美军又于所罗门之伦特巴岛上陆矣。去年春季余曾(谓)战线愈长，则攻者易，而守者难。当时日军取攻势，固节节胜利。余当时即谓如反攻为守，将来主动地位恐为美所取得。今果然矣！但日军根据地坚固，美亦不易节节进取也。出席中政会后赴中储，处理要件。田尻公使来，商抑平物价、强制收买主要商品及由日运黄金来沪出卖等问题。下午，接见日驻巴西大使石射^①及王荫泰，谈经济问题。王克敏自青岛来，即来拜访，谈华北通汇及渠东山再起^②之一般问题。晚，陪汪先生宴王。旋赴福宫，应永井大佐之宴，好友也，顷调为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不胜惜别。返寓，与淑慧通电话，知已迁新居。此屋全系淑慧一手经营，其才干实可佩，余因此省事多矣。

七月四日 星期日

九时起。因须对青少年团讲三民主义^③，特重温旧稿，费时两小时。下午，盐务署长阮珩甫来，报告盐务。石渡顾问之秘书熊谷调山口县知事，特来辞行，因谈中国行政制度。渠主中央集权，余谓总理本有均权之说，但非常时期仍以集权为宜也。旋见客三人。

① 石射，石射猪太郎。曾任日本驻吉林、广东、上海等地总领事，驻泰国总领事，日本外务省东亚局长及驻荷兰公使，一九四〇年九月，任日本驻巴西大使。

② 时华北日军已决定以王克敏继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③ 本月一日起，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暑期集训委员会，在上海举办公务员集训及青少年集训营，周佛海(伪集训委员会副委员长)将向青少年团集训营讲解伪三民主义。

七时，思平来谈，对大局颇悲观。余谓困难不在外交，而在内部，不能自助自强，助我者亦将失望。然明此理者有几？昏天黑地，争权夺利，真不知死之将至，可怜亦复可恶也。十时思平辞去，开始草《广州之行》一文，成千余字。十二时寝。

七月五日 星期一

九时起。继续草《广州之行》，全文成^①。石井参事官来见。下午，戈定远来见，接洽事件。谈毕，闲谈事变^②初起之情形，盖渠为当时冀察政委会委员兼秘书长也。据云：此次大祸实张自忠所惹成，盖芦〔卢〕沟桥经已平定，天津日军派十余人赴廊坊修理电线，其参谋长曾电告当时天津市长兼师长张自忠，并详告所带枪枝，请通知该处张部，而该处张部竟将日军全行枪杀，因此冲突又起。张赴北京对宋哲元声称，如宋离北京，冲突可停，欲取而代之。宋遂即行，委张代理，而冲突已扩大，张亦无法矣。谈下不胜慨然。石渡顾问等三人先后来见。书城自沪来，约其晚饭，并谈金融上各重要问题。十一时辞去。批阅下半年国家概算初稿。一时始寝。

七月六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与民谊赴文物保管委员会^③，见有请廷玉玺四方，甚感兴趣，其他宋瓷等名贵珍品甚多也。旋赴中储，处理要件。下午，约思平、宝衡、愈佳，会商明日审议会议案。筑隐^④来，谈浙江省政及一般政情，对于前途殊为悲观。旋接见浙江省经济顾问川上^⑤及李燮宇等数人。上田省一来，商

① 该文刊登在《古今》半月刊第二十七期一二十八期上。

② 指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

③ 伪文物保管委员会成立于一九四一年三月，褚民谊任该会委员长。本年六月十七日伪最高国防会议决定改为“中央研究院”，指定褚为筹备会主任委员。

④ 筑隐，傅式说，时任伪浙江省长兼杭州地区清乡办事处主任。

⑤ 川上，川上亲文。

强制买收纱布以抑平物价问题。寿民自沪来，留居寓中；晚谈防止通货膨胀、抑平物价及一般物资统制问题。十二时寝。

七月七日 星期三

七时半起。赴青少年及公务员暑期训练营，讲演三民主义两小时，久不弹此调矣。十一时返寓。汗流浹[浹]背，沐浴。默邨来谈。下午，二时半冈村少佐来谈。三时召开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六时半始散会。返寓，筑隐来，报告上午与松井总参谋长，下午与汪先生谈金华设行营问题之经过。余谓，可设嵊县，不可用行营名义，尤不可用汪先生名义任人利用。晚，约寿民、思平会谈，解释两人间误会，盼两人和好如初。二人个性均强，能否成功，虽未可必，但今日所谈结果似甚佳。十二时寝。

七月八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最高国防会议。散会，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接(见)吴总司令化文、杨前总司令仲华等七人。晚宴汪夫人，谢其在粤招待盛意。九时客散。书城来，谈中储人事、业务各要及一般金融问题。本日报载，美军又在新佐治亚岛登陆^①。主动地位为敌方所取得，实难应付。此类消息今后恐将继续传来，惟此亦意中事，不足奇也。一时寝。

七月九日 星期五

八时起。汪先生召见，咨询整理特工及苏北等问题，余亦贡献制定取缔暴利法及强制买收法等意见。旋赴中储。下午，三时仍

^① 新佐治亚岛亦译作新乔治亚岛，时为日军占领。六月二十一日，美军开始登陆该岛。

赴中储,召开理事会。四时半返寓。五时约堀内公使及宝衡、俞佐来寓,商调整华中盐业、华中蚕丝、华中水产、华中都市汽车四公司^①原则,及恢复上海证券交易所等问题。晚,约永井、都甲、广濑、井土垣、川本、冈田六大佐及樋泽宴会,为永井大佐饯行也。都甲大佐先来,有所商谈。据云,重庆已开(始)研究与日和平。余甚不以为然,日人对华认识诸如此类之误谬甚多,故事变迄今,仍无法解决也。

七月十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财政部。因军事预算问题责何炳贤,责之,言太重,后颇追悔,复缄道歉。既道歉于后,何以发怒于前?如此易于冲动,岂能作大事,负重责,成大业?屡自责而不能改,岂不可雕之朽木耶?嗣须切戒之。旋赴中储。下午,接见苏成德、富双英^②、陈光中^③等六人,分别谈政治、军事、经济等问题。晚,陪汪先生宴各地日军来京之参谋长。九时半返寓。人材难得,今古同慨,余之干部真能忠实诚笃、干练有为,而又识大体、明大义者,实寥若晨星。辅佐如此,焉能成大事哉?十二时寝。

七月十一日 星期日

九时起。阅报,知宣传已久之反轴心军西西里岛登陆^④,昨果实现矣!既已登陆,恐不能驱之下海。地中海形势将变,意大利已面严重局势矣!此事于远东影响颇大也。约思平、宝衡、俞佐来,商食米购买交商统会办理及对外贸易机构等问题,约两小时余。

① 此四公司为日本华中振兴公司的子公司,周佛海要求日本将这些公司的股东权让给伪政权。

② 富双英,时任伪军事委员会苏北行营中将参谋长。

③ 陈光中,时任伪物资统制委员会总务处长兼上海事务所副主任。

④ 七月九日夜,美、英、加三国联军共十六万人,在美国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挥下,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成功。

下午,三时访日宪兵司令官,五时至七时酣睡。晚,思平来,谈各项经济问题。十二时寝。

七月十二日 星期一

八时起。先后赴中储及财部。中午,约学昌便饭并谈话。下午,公博来谈接收租界、抑平物价及各种政治、经济问题,约三小时半。六时半赴汪公馆谈话并便饭,除汪先生外,我国为公博、隆庠及余,日方为畠总司令官^①、松井总参谋长及永井、广濑两大佐。余谓:蒙疆虽称自治,但另有年号,另有旗帜^②,俨然为一独立国;盼日方援助,促成中国统一,勿令此分裂状态长此下去。又谓:中储券发行已有通货膨胀之势,其中日方借用者甚多,盼由日本运来黄金及其他物资,以维持其价值。汪先生及公博亦发言,颇多扼要。九时半宴罢,返寓。批阅文件。十二时寝。

七月十三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出席行政院会议。十时返寓。约日本经济使节团^③谈话。余说明中储券发行情形,盼日本协力防止通货膨胀,维持币值;否则,中国经济势将崩溃。苟如此,于日本亦无益。并说明抑平物价意见。十二时半宴该团于国际俱乐部。余演说中日经济合作须注意三项原则:一、不求小利、近利,须注远大利益;二、以国家利益为中心,不宜考虑个人利益;三、经济合作事业必有最高政治方针以指导之,不可因技术或事务关系忘却最高政治方针。下午,永井、都甲两大佐先后来,谈国际形势及中日全面和平等问

① 畠总司令官,即畑俊六。

② 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旗帜为蓝地,右上角为红、黄、白三条,年号为成吉思汗。

③ 日本经济使节团一行十二人,于本月七日至上海,十二日抵南京。团长为第三次近卫内阁时的藏相、东京经济恳谈会会长小仓正恒。小仓此行主要目的在于调整汪日经济关系,加强对沦陷区的经济掠夺,以满足日本军事及民需物资的需求。

题。石井参事官来,商上海米价提高问题。余以租界收回之时而米价大涨,实属不可。晚,公博、思平来谈。

七月十四日 星期三

七时半起。九时赴中储。十一时返寓。清水书记官奉命来谈中日条约修正问题。余表示过去条约令人有两种不良印象:一即将中国分裂为数部,不令实际统一;二为以陆、海军驻屯方式控制中国。今后修正须将分裂及控制中国两点取消。并主张第一不囿于现状,订一理想的共存共荣、平等互惠之基本条约;第二根据现状,订一战争时期双方协力之临时协定。下午,约集宝衡、愈佺、商统会代表及日方陆军、使馆代表,商粮食收买配给移归商统会办理问题;决定原则通过,由行政院令知商统会迅拟办法。晚,思平来谈。十二时寝。

七月十五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下半年国家概算,每月为一万万四千万元,较之还都当时每月一千六百万元,几增加十倍。忆初受命为财长时,以毫无经验惶恐万分,拟勉强担任三个月至半年即退避贤路,乃迄今已三年有半,国库竟有积存,非能力所得之成果,乃幸运也。午宴王克敏。四时乘车赴沪,十时到达。径至新居,淑慧两年来苦心布置之处也。余初不仅不感兴趣,且不赞成,因淑慧热心,故未表示,就现状观之,实最好栖身之所,因对淑慧谢其筹划经营之劳。月色甚佳,当窗远眺,颇觉心快神怡。二时始寝。

七月十六日 星期五

九时起。赴中储,处理要件。正午以中储总裁名义宴日本经济使节团。下午,田尻公使来访,谈压平上海物价等问题一小时

余。吴颂皋^①来,谈接收租界等问题。李北涛、朱朴之先后来谈,并晚饭。晚,袁愈侔来,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复业问题。君强、惺华、式军先后来谈。令人烦恼之事甚多,烦躁[躁]之至,肝火因而甚旺,奈何?一时始寝。

七月十七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中储,见客多人。召见各主管人员,分别指示要件。下午,思平、愈侔来,商经济统制问题。川本大佐来谈。晚,约寿民、思平谈商统会及证券交易所问题。公博、心叔来谈,十二时辞去。忆都甲大佐日前分析中日前途颇有见解。渠谓:万一日本失败,南洋各岛及菲律宾均为英、美(而)占领,则日方大军必退集中国,仅以重庆方面之军队,决不能驱之使出,中国势不能(不)借英、美或苏联之陆军。果尔,则日军虽退,英、美、苏联陆军必来,欲其撤退,恐非易事。苏联陆军果来,中国将为共产党之天下,重庆政府亦将没落。为中国计,不如使重庆政府不假手外国陆军,适当时以外交方式向日交涉撤兵,日必应允,是中国境内即可无任何外军也。

七月十八日 星期日

九时起。上田省一及冈田大佐先后来,商强制收买棉纱布问题。余表示:新旧币二对一交换时,因未能使物价跌落,致使人民感觉财产损失一半,为余终身恨事。今强制买收,如不能达抑平物价之目的,徒使人民损失,则大不可。故一不可以买收之物输出,二定价不可太低,三不可以公债为代价。为避免通货膨胀,可以存款方式,故技术上问题甚多。下午,叶扶霄来,谈金融问题。盛文颐来,谈盐务及特税问题。晚,公博来,商租界接收后之行政机构

^① 吴颂皋,时任伪特派大使、接收租界委员会接收法国专管租界(天津)委员。

等问题^①。君强来,商统一华北司法行政问题。十二时半始寝。

七月十九日 星期一

八时起。到行,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在家接见苏成德,因内定渠为两租界收回后之警察副监,来请示今后办法。阮珩甫来,请示盐务。并见客五人。晚,扶霄、心叔、亚农等来谈,十二时辞去。一般均以西西里只能支持一月即将陷落,意大利至迟于本年底即将沦陷。如此,则土耳其必加(人)反轴心,故德国于明年夏季必将崩溃。欧洲局势如何影响远东,殊可注意也。日友谓:日本生产飞机量为美国二分之一,而损失量平均为美国五分之一;美国飞机生产虽多,损失更多,且目前生产力已达顶点,不能再发展。其信然耶?一时寝。

七月二十日 星期二

八时起。到行。所得税处顾问来,谈所得税及一般税务问题,颇有见地,所呈特税征收方法,尤属可采。接见财界数人,谈恢复证券交易所及发展产业问题。下午,仍到行。召开信托公司董事会。散会后,接见冈崎参事官^②,携来青本大臣亲笔缄,内称日本决运来巨额黄金,以充透支中储券偿还之用,并以之作国民政府强制买收棉纱布之资金。并详商买收价格。余以为不过(可)太低,渠则表示不可过高,两意见稍有出人。六时返家。许江来,谈蚕丝公司问题,亦有见地,惟恐不易实行。珩甫来谈调整盐业公司问题。汪先生来电,石渡来电话,均盼余返京一行。决明日夜车返京。晚,来客甚多。一时寝。

① 本月二十二日伪最高国防会议任命陈公博为接收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委员,三十日将原租界区域改称第八区公署,任命陈公博兼公署主任。

② 冈崎参事官,即冈崎嘉平太。本年四月调任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参事官,任职于上海事务所。

七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八时起。赴中储。下午,在家见客多人。忽上田省一奉田尻公使命来,谓工部局派多人分向各银行钱庄调查,请余谅解。余即大怒,谓组织物资调查委员会^①时,中日双方明白协定,金融机关之调查由国民政府(行)之,今忽违反协定,是蔑视国民政府也,余万不能谅解。上田惶恐而去。田尻公使自来,余据理力言,谓苟有投机之银行,工部局可派人至金融检查事务处调集材料,不可赴银行调查,以影响人心,扰乱市场。田尻色变,允设法制止。去后一小时许,来电话谓,明日即停止直接赴各行检查。晚,公博、寿民来,谈经济统制等问题。九时半上车返京。

七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七时半到京。学昌、雄白到站迎,同回寓略谈。九时出席最高国防会议。散会后,与汪先生谈近事数件。十一时返寓。木村顾问来,谈日本运金二十五吨来华,以五吨运华北,二十吨运上海,此为六年来日本第一次掏出腰包也。复谈买收棉纱布问题,始知石渡顾问与日大使馆意见不一致。下午,三时访石渡,谈一小时半。渠极表示立场困难,并对收买时价格及支付方法详加讨论。返寓,批阅财部积件。五时堀内公使来,正式将日方所议之收买棉纱布方案交来,日商所有者,以日本公债买收之,中国则半以黄金,半以储券。谈两小时,允详加考虑,再行决定。晚,思平来谈,十一时辞去。批阅积件。一时寝。

七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八时起。木村顾问、吉川副顾问来,谈强制买收棉纱布问题。

^① 伪上海物资调查委员会于六月十九日成立,以陈公博为委员长,田尻爱义、袁愈佺等人为委员。七月十五日开始调查日用品及棉纱、棉布存货。

余告以不可纯由经济的立场考虑，须顾及政治方面，盖此事必使人民受损失；因抑平物价，一部人之损失固不可免，但损失务求其少，怨望务求其小，故价格必须提高，付价年限必须缩短。旋谒汪先生，并约集思平、君衍等商此事，余表示前议。下午，访石渡最高顾问，仍坚持前议。石渡谓：年限或可缩短，价格恐不易提高，因日侨所有之棉纱布，亦以同样价格购买，提高华商棉纱布收买价格，则日商必同样待遇，而日政府殊不愿如此也。返寓，接见来客五人。旋召君衍，商部务。学昌来，谈一般政情。晚，批阅公文多件，亲拟缄电数通。十二时半寝。

七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八时起。散步庭园。默想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日内即可实际接收，其他各地租界亦已收回，取消治外法权，已与日、意、法等国签订条约，逐步实施。所谓不平等条约大部已由吾辈手中取消矣，和平运动至此始有一交代。居心之苦，谋国之忠，天下后世或可见谅也。去年七月余在东京立〔力〕主中国参战，即为此也，今目的已逐渐实现矣。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接见邓省长祖禹，谈江西情形^①。四时乘车赴沪。九时五十分抵家，与淑慧、慧女等闲谈，一时始寝。

七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八时起。详缄幼儿。十一时，高岛总裁及冈部来谈，并便饭；涉及抑平物价、收买棉纱布及调整华中盐业公司各问题。下午，珩甫来，商调整华中盐业公司及其他盐务问题。冈田大佐来，谈收买棉纱布问题。渠与高岛亦不赞成日使馆所拟方案。旋雄白、朴之等先后来谈。与淑慧及慧女散步园庭，饶有山林风趣。晚，寿民来，商买收棉纱布问题，两人均以为不可使人民太受损失，决由寿

^① 伪江西省政府于六月十九日在九江成立。

民另起方案，约作民等会商。余于新旧法币交换时因经验不够，使人民感觉蒙受损失，此次应慎重将事，不可蹈覆也。惺华及閻菲来谈。一时寝。

七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八时起。到行。闻工部局仍派员检查银行，怒甚！电话止之。与木村及吉川等商行务。下午，工部局总办冈崎来见，说明检查银行原因，请求谅解。商量结果，只查有投机嫌疑之银行，且须将检查结果报告中储处置。袁愈佳来，商物资统制及证券交易所等问题。旋见客三人。有人来谓：意外，墨索里尼辞职^①。余不甚信，因决无此理，亦遂置之，不行调查。七时出外应酬，饮酒颇多。十时返家。君强、剑东来，谈一般情形。十二时寝。

七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晨起。阅报，莫〔墨〕索里尼果辞职，且以反对法西斯之军人组阁，异甚！因材料不足，不能判断。新首相虽声明继续作战，但未说明效忠轴心之意，且新相曾任驻美大使，内容如何，殊令人无从揣测。九时到行，接见田尻公使。渠盼购买棉纱布一案，明日至迟后日需决定公布，答以不可过于仓卒，致生混乱。旋见客数人，处理要件多起。下午，接见李思浩，谈金融及战局情形。阮珩甫、李閻菲先后来，商盐务。旋约公博、思平、作民、寿民、震修，商购买棉纱布问题，推寿民起草对案。闻莫〔墨〕、希^②前周晤谈，希望放弃南部意大利，专守北部，莫〔墨〕同意；回罗马后意军人反对，谓此计纯系为德国打仗，意大利决保卫领土，墨因此辞职。又闻意已托土

① 在美、英、加三国联军的打击下，墨索里尼及其内阁，被迫于本月二十五日辞职，墨索里尼被逮捕，皮特罗·巴多格里奥元帅继而组阁。

② 莫，即墨索里尼，下同。希，即希特勒。墨索里尼生于一八八三年，一九二一年建立法西斯党，次年十月二十八日，法西斯武装在其命令下进军罗马，未遇抵抗，国王任命其组阁，后又授予独裁权力；一九二八年废弃议会制，自任政府首脑。

耳其对英、美斡旋和平，未知确否。一时寝。

七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八时起。意局尚无新发展，颇难推测，惟国内治安似颇纷乱。失〔执〕政二十一年之莫〔墨〕氏，今竟下台矣。回忆罗马进军夺取政权时，莫〔墨〕氏仅三十九岁，今至六十岁时下野；二十年当国，何异一场春梦？九时到行。处理例件，见客多人。下午，苏成德来，报告原法租界接收后警察方面人事支配情形。召石林森，告以市府将用其为原法租界警察局行政处长，并训勉之。约上田省一，谈与作民等商量之结果，主棉纱布管理，不主买收，渠颇赞同；并情其即与田尻公使、冈崎总务部长接洽。后接其电话，谓田尻等表示价仍不能超高一万，如不收买且不附以一部黄金，则日方运金来沪可将打消。闻之，殊令人闷损。本日为慧女生日，来客甚多，并演电影。一时始寝。

七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八时起。到行。约冈田大佐、木村顾问，商处置纱布事，将前日会谈所拟定之方案提出商讨。旋见客数人。十二时返寓。袁愈佺来，报告证券交易所复业问题及物资统制审议会例案。下午，接见第十师师长谢文达。旋赴机场，迎汪先生^①，送至三十一号，商棉纱布问题，并谈意大利情形。七时返家。本日晚报载意大利新闻：解散法西斯党^②。此为一周前吾人所不能梦想者。苏联解散第三国际于前，意大利解散法西斯于后，世事剧变，岂能逆料？惟意国此次大政变，究系进一步团结全国增强作战力量，抑系与英、美议和初步？因英、美声言，非以意国人民为敌，而以法西斯为敌，无从揣测。但莫索里尼不能控制人民，法西斯失去领导能力，实系

① 时汪精卫由南京抵上海。

② 二十七日，意新首相巴多格里奥宣布解散法西斯党。

事实也。一时寝。

七月三十日 星期五

八时起。旋到行。车经霞飞路,游人如织,盖今日为接收法租界之日也。百年来特殊存在,自今消灭矣。但国民党革命时,主要以法租界为根据地,故此地与革命亦颇有渊源也。石渡、冈田两人来,谈纱布买收问题。广州支行经理陈华柏前来述职,接见僚属数人。下午,在家召集作民、寿民、思平、震修、石渡、木村、冈田,会商纱布买收问题。自三时至七时,会议达四小时之久,但不过交换意见,尚无结论。晚,君强、默邨、剑东先后来谈。本日晚报载,意政府竟逮捕法西斯党员多人。墨索里尼统治二十一年,竟于三数日内局面全变!虽履霜坚冰至,非一朝一夕之故,但剧变如此,亦出人意外。传闻莫[墨]氏已抵西班牙或瑞士,又谓已不在人间。殊令人莫悉真相。一时寝。

七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

八时起。到行。十二时半返家。下午,接见汪曼云,谈清乡工作。余以为共产(党)系之新四军固应消灭,而重庆方面之军队最好令其离开。阮珩甫来,报告盐务。四时赴汪先生处,会同公博、思平、君慧,商购买纱布问题。汪先生对于民心似不甚顾虑,而有迁就日方意思之势,殊令余不易为力。惟只知私利,不顾公益之商人,实应予以打击也。五时返家。接见冈部及东京来华视察之某君,告以中储券发行额增加,日方实应负大部分责任,故维持中储券价值,日方应充分协助;苟中国通货价值不安定,受其害者不仅中国,日本亦将蒙不利。渠等仍以为然,惟苦无好方法耳。晚,思平来谈。一时寝。

一九四三年八月

八月一日 星期日

八时起。赴汪先生处，会同石渡顾问，商纱布收买问题。价格原案一万元，余主一万二千元；付款原案三年内付清，余主黄金部分半年内付清，储券部分一年半付清，并主原案所拟利息四厘为七厘。如此则业主损失可减少，而人心可安。苟因此能抑平一般物价，则大多数人民可享幸福。石渡允与日方交涉。午，约柴山中将、冈田大佐、木村顾问便饭，并商谈要事。下午，援道、君慧、祖禹分别来谈。君慧报告赴日经过。晚，公博、思平来谈。今日接收公共租界^①，百年来英、美等国经营中国之根据地从此消灭，租界亦成为历史上之名词矣。和平运动是否成功，固属将来问题，但对历史总可算有一笔交代矣。十二时半寝。

八月二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汪先生处，会同公博、思平、君慧，关于收买纱布作最后之决定。本此大纲，与日方交涉。汪先生指定余与思平、君慧为委员，由余主持。旋到中行，处理例件。下午，约思平、寿民商收买纱布问题。苏成德来，报告接收两租界警务情形。清水书记官电话，谓日方闻我已指定三人为委员，故亦指定堀内公使、田尻公使、冈崎总务部长三人为委员，问第一次会谈时期。因中日两国商人所有之纱布均须买收，日商用日本公债，似较华商待遇为苛，故中日双方须联络进行，因决定明日十时在中储开会。陈光中来，报告物资统制审议会上海事务所工作情形。晚，叔雍来谈。十二时半寝。

^① 伪上海市政府于本日“接收”公共租界区，并改称为第一区，由陈公博兼任第一区公署署长。

八月三日 星期二

八时起。赴中储，召开中日双方委员会，商讨收买中日商人纱布问题。关于付款时期等问题，双方意见未能一致，十二时半始散会。下午，头痛欲裂。接见里见夫、裴复恒、任西萍^①等。汪宅会谈及晚饭，均请假。晚，吴颂皋夫妇及默邨来便饭。旋公博、思平、君强、学昌先后来谈，倦甚。批阅情报，有谓意国此次政变本拟与英、美媾和，跳出旋（同‘漩’）涡，维持中立，但英、美必令其全部解除武装，且以意为进攻德国之基地，故谈判决裂；有谓表面虽主继续抗战，实在正拟开始和平接洽。总之，各项情报均载意不利消息。又谓在意国北部，德、意军在〔有〕开始冲突者。如此，则意国真陷如〔人〕夹缝中矣。十二时寝。

八月四日 星期三

八时起。赴中储，召木村顾问、吉川副顾问，商日金运来后如何处置。当决定：一、必交中储；二、以四万元一条^②卖与中储；三、利益归中储，不得已中日各半。又，对印刷费问题，决主以中储在上海正金之日圆^③中交东京，不在东京向日借款。旋召冈田顾问，商收买纱布各办法，将日方昨所提各点一一答复，托冈田通知堀内公使。见客多人。一时返家。下午，接见许江，商蚕丝专卖问题；召见阮珩甫，商盐务；旋孙鸣岐、黄香谷、董健吾等来见。晚，袁

① 任西萍，任援道堂弟，一九四二年奉军统局之命投伪。时任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伪中央储蓄会监理委员会监理事。

② 一条重旧制十两。

③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日，日本正金银行与伪中央储备银行签订《军用票及中储券之互相存放款契约》。《契约》规定：当正金银行上海支店（乙方）“有中储券资金之必要时，对于甲方（中央储备银行）在乙方之军用票存款户内，收入相当金额之军用票，甲方按其收入军用票之相当金额，对于乙方在甲方之中储券存款户内，以同样限度收入之”。本年四月一日，双方改定原契约，将军用票改为日圆，日方通过该《契约》，可以无限制地透支中储券，以维持其军事费用。

愈佳来,报告本日物资统制会干事会开会情形及证券交易所复业问题。旋默邨、心叔、式军来谈。因日方最近多主余为行政院长,两人来询。其实此事发生甚早,三四月间杉山参谋总长来华即有此拟议,无论如何,余决不就也。

八月五日 星期四

八时起。到中储。接见外间副局长,谈以盐换取食粮问题。冈田大佐及河野顾问来,商收买纱布问题。并处理要件多起。下午,仍赴中储,召开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商购买食粮等问题,六时始散会。返家,阮珩甫来,请示盐务。晚,约思平来,商收买纱布问题。一时寝。

八月六日 星期五

八时起。赴中储。接见宇山顾问,渠主鸦片专卖,但宏济善堂以下之烟商,仍令其暂时存在,徐图整理,谓如此方易实行。殊其[具]见地,令其草拟具体方案候核。处理例件多起。十二时返寓。冈田、河野两顾问来,商买收纱布事。两人与日使馆意见不一致,摩擦甚剧也。下午,谒汪先生,谈各种问题一小时余。返寓,接见罗教植,渝方驻沪通信员也,谈国际形势及中日和平两小时。公博来(商)例案。晚,赴柴山中将之宴,谈甚欢。十一时返家。处理例件。一时寝。

八月七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中储。接见经济顾问广濑、川上、海口^①三人,分别有所指示。十一时返家。约思平、愈佳,商收买纱布暂行条例。三时接见日代议士木村。渠谓:日本长于打仗,而拙于政治,故在东亚共荣圈,军事由日主持,政治由华负责,同心协力,始克有济。

^① 海口,海口守三。伪粮食部顾问。

其言颇有理,但决难实行耳。四时赴国际饭店,陪汪先生招待上海各界领袖茶会。返家后,寿民来谈商统会改组方案。晚,赴汪公馆,陪汪先生宴华中振兴公司总裁高岛。九时返家。思平、李季、心叔、复恒先后来谈。复恒谓,据确息,渝方对余及公博甚为谅解。此言余闻之屡矣,受人原谅是弱汉也。苟动机无他,何必求人谅解?一时寝。

八月八日 星期日

九时起。顾宝衡来,谈收买粮食问题。此事商统会与粮食部表面上彼此互相推诿,实则彼此均想自办。事关民食,而双方态度如此,致令收买业务停顿,实可痛也。木村来,谈各种金融问题,主张中储以四成股份改为商股,以增加中储之信用,颇有见地。下午,约叔雍伴罗教植来,重谈进行全面和平之步骤与方案一小时半。此事太大,目前似毫无头绪,然事在人为,或有水到渠成之一日。回忆二十七年夏与思平在汉谈和平运动时,亦不过两人,今则全面和平虽未成功,而青天白日旗、国民党、国民政府竟还都南京,岂当时梦想所及?今日进行全面和平,虽只二三人,然将来和平大业未始不能由此二三人发其端也!拭目以俟之。

八月九日 星期一

七时半起。到中储。十一时汪先生召见,关于收买纱布作最后之决定,决下午六时召开临时最高国防会议。返家,约思平、愈佳,最后商定收买条例及纲要,俾下午提出。今日为淑慧四十四岁生辰,来客甚多。下午,接见海军学校校长姜西园,并约冈田、河野两顾问,告以六时将开国防会议。嘱其转告日大使馆,对于上海日侨所有之纱布,亦采取同样措置。六时出席国防会议,通过所提各

案^①，一月商讨，今日始得结果。今后纱布配给如果得法，实足以抑平物价，安定民生。少数囤积者虽不能获预期之不当利益，然不仅无损，且可得相当利益，至大多数消费者，则可因此获益不浅。惟配给如不得法，且难得预期之效果也。来客留饭者百余人，盛会也。一时寝。

八月十日 星期二

八时起。回想数日前闻林子超^②先生病逝重庆，当即电京，请汪先生以政府或党之名义表示追悼。当晚接回电，谓不宜追悼。当以仁者见仁，知〔智〕者见知〔智〕，亦姑置之。乃次晨见报载“中枢决不追悼林森”，不胜愤慨！不追悼则已，何必登报？就道义言，就政治言，均不宜出此。今晨因有所感，忽忆此事，更为慨叹。旋到行，见客多人。下午，在家召见阮珩甫，商盐务，告以穷须变，变则通。旋约见任西萍，告以吾辈虽参加和运，但不可忘记娘家。无论娘家对吾辈谅解与否，均不忘记。陈肖赐四月七日由渝所发之缄，今日有人送来，谓母亲及岳父在重庆国府路徐恩曾^③家。四月间有人来，谓在贵阳，岂近迁渝耶？晚，赴出云舰^④，应海军司令官之宴。九时返。一时寝。

八月十一日 星期三

昨晚大风雨，今晨尤剧。八时起。到行。沿途见拔木倒屋之

① 此次会议在上海举行，通过《收买棉纱棉布暂行条例》及《实施要纲》等案。《条例》规定：棉纱棉布由商业统制总会负责统买，《要纲》规定，收买价格，棉纱以二十支蓝凤牌每包作价中储券一万元，应付价款之半数，分作两期付给标准金，照黄金限价每十两四万元折合，自收买之日起，满三月付给半数，满一年再付给另半数；应付价款之另一半，以中储券分作三年付清，每隔半年付六分之一。条例还规定：如有拒绝收买者，处以一至五年徒刑，并科以五万元以下之罚金，货物没收。

② 林森时任重庆国民政府主席，八月一日病逝。

③ 徐恩曾，时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副局长。

④ 出云舰是日本驻上海第三舰队的旗舰。

情形,因想田禾必遭灾害。粮食严重之时,益以天灾,真不得了也。十二时返家。下午,约川本大佐,谈国际情形一小时半。渠对战局并不悲观,所言事实谓绝对并非宣传,其果如此耶?风雨甚大,街水甚深。七时绕道赴汪公馆之宴。八时半返。叔雍来谈,大有最难风雨故人来之味,惟电灯不明,摸索黑暗间,令人闷损耳。十二时寝。

八月十二日 星期四

风雨彻宵,晓来仍剧。八时起。闻上海各路均积水成渠,绕道到行,见客多(人)。上午,在家接见李长江。晚,联合宴川本大佐,杯酒叙旧,不觉过量。十一时返家。报载邱吉尔赴加拿大晤罗斯福,随行均军事人员^①。大约此行必在商太平洋反攻及由杜佛海峡进攻法国北部,以辟苏联所要求之第二战线。盖苏联除由欧北登陆外,其他均不认为第二战线也。预料太平洋军事必将活跃,今秋或有大战。至欧北登陆,一因德防御坚固,不易得手;二因英、美欲由巴尔干进军,以牵制苏联之进出东南欧洲也。一时寝。

八月十三日 星期五

八时起。到行。下午,召阮珩甫、李閔菲商盐务,拟组织新公司,以接收华中盐业公司。堀内公使来,谈米谷收买事宜一小时半。盖粮食部不拟继续负责,商统会又不愿接办,彼此推诿,恐日军部必因军米关系,恢复自行采办之办法。如此,则争之两年始克收回之主权,又将断送!患在内而不在外,自己不争气,何怪人之乘隙而入耶?冈部来,谈调整华中盐业公司评价问题。旋裴复恒、任西萍来便饭。晚,接见万里浪^②,历述对李士群不满及李对渠怀

^① 系魁北克会议,于十四日至二十四日举行,主要商谈盟军一九四四年在法国北部登陆问题。

^② 万里浪,时任伪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第四厅少将厅长。

疑之情形,不觉为之同情。邵式军来,谈冯龙联络问题。一时寝。

八月十四日 星期六

七时半起。赴暑期集训营讲演三民主义两小时。返家后,寿民来,谈收买米谷问题,历陈商统会不能接办之原因。下午,陈大使济成、傅省长筑隐分别谈满洲及浙江事务。高岛总裁来,商调整华中盐业公司各项评价原则。晚,与淑慧、慧女等散步福开森路^①一带,四年来第一次跑马路也。连日阅情报,知内地各大都会均举行民众或文化界大会,决议电毛泽东,请其取消共产党^②。国共摩擦愈演愈烈。战时如此,和平后剿共军事恐将重演,是中国对外和平即使成功,而国内和平何时奠定,实一问题。满目荆棘,思之痛心。十二时寝。

八月十五日 星期日

八时起。报载:苏联声明,此次罗、邱会谈,并未约斯大林参加。盖连日英、美宣传均以斯大林不应约赴会,深表遗憾,故苏联对此特为声明也。英、美与苏联间裂痕将益深也。余料此次罗、邱会谈,或将对日反攻为主要问题,因苏与日尚维持友好关系,故不便约其参加。至英、美反攻,大约必以打通滇缅路^③为主,所罗门等地不过辅佐战场耳。上午见客四人。下午见客六人。晚,李阎菲来,商调整华中盐业公司问题。袁愈佺来,报告证券交易所复业及收买纱布问题。君强、剑东、式军先后来谈。一时始寝。

八月十六日 星期一

八时起。报载:意大利宣布罗马为不设防城市;英、美表示须

① 福开森路,即今上海武康路。

② 此即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③ 即滇缅公路。抗战后,滇缅公路是重庆国民政府从国外取得作战物资的主要通道,一九四二年夏初日军占领缅甸后,该路被封锁。

罗马与外间断绝交通,并由英、美派员前往监视,始可承认。德对此并无表示,但衷心不欲,可想而知。旋到行,接见堀内公使,谈战时紧急经济措施。召见木村顾问及各主管人员,分别有所咨询。下午,袁愈侓来,报告证券交易所复业准备。吴颂皋来,报告公共租界接收后情形。某日友来,谈日本之政治力太不行,不仅上海及菲律宾,马来、暹罗等地人民均望英、美重来。又云,国民政府还都为日本最大失败,盖此举于日本毫无利益,日本玩政治玩不过中国人,等语。颇有至理。夜车返京。

八月十七日 星期二

八时到寓。九时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与汪先生谈政治及经济重要问题一小时。旋到财部,处理积件。下午,在寓召见冈田大佐、河野顾问,商要事。徐州郝长官派人送来一包,启视之,乃联银券也。不知其数,约十万元,怒甚;召君衍,嘱其送回,并告以不可如此侮辱人。晚,志一来,谈一月来军事上重要事件。思平来谈。报载:美拟派赫尔,英拟派艾登赴苏,以弥缝英、美与苏联间之裂痕。以余观之,在对德作战时期内,英、美与苏联决不致决裂;一旦德国屈服,则欧洲之英、俄争霸战将起,而美亦不能置身事外也。

八月十八日 星期三

八时起。西西里岛轴心军全部撤退矣!此为意中事。据闻,德、意且将放弃意国南部,据北部以守,盖如此军事上较为有利也。但英、美军如于意南部登陆,政治上必有变化,盖土耳其必加入反轴心,由巴尔干半岛进军。此点德虽已料着,但应付必更感困难也。赴财部,见客五人,处理要件多起。下午,接见杨揆一,谈湖北军政各要事。旋见中日来客各两人。批阅积件。晚,思平来,商物资统制及调整商统会问题。君强来,表示辞司法行政部长,欲从事地方行政工作,但一时殊无位置耳。十二时寝。

八月十九日 星期四

八时觉左背肿痛,不以为意。出席国防会议。旋会后赴中储。田尻公使来见,谈一小时半。觉背更痛,延医诊治,云恐发浓〔脓〕,因略有热度也。下午打针敷药,并以开水煮药布贴之。入晚痛愈甚,热度未退,天气又热,烦躁〔躁〕欲狂。十一时寝。

八月二十日 星期五

八时起。肿略消,热已退,心为之安。汪先生电话,谓拟商下午与青木大臣^①谈话要点,闻余病,拟临寓。颇为惶悚,当即忍痛前往。谈一小时,大约为租界虽收回,人民并不兴奋,盖为生活所苦。今后应努力防止通货膨胀,增加生产,以抑平物价,并对于修改基本条约亦提出要点。下午,冈田大佐来,商米谷购买问题。对于唐寿民勾结日使馆上海事务所深致愤慨!寿民如(此)阴毒险狠,不顾大局,实为始料所不及。人不可以貌相,其信然也。六时赴汪公馆,陪汪先生与青木谈话,并宴会。九时返寓。思平来谈。十二时寝。

八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昨晚闷热,几终夜未眠。八时起。十时访青木大臣。预定谈话一小时,因两人均谈得高兴,多谈五十分钟,除财政、金融、经济外,更谈全面和平及世界战局。因昨日汪先生谓孙科嘱其驻澳门代表与陈耀祖接洽全面和平,汪先生认系蒋先生所授意,青木询余如何看法。当告以蒋、孙关系及孙对俄人、共党态度,结论:如蒋真欲和平,必不托孙办理;此次苟系事实,必孙所为,非蒋真意。又,

^① 是日,日本大东亚省大臣青木一男抵南京。青木对记者发表谈话称,他来南京的目的,除了要与“国府当局”会谈外,并考察大东亚省成立后,日本在华机关之活动状况。此外,与现地日本陆海军当局交换意见,并视察对华新政策实施后一般实情”。

对于英、美所谓反攻，余谓重点必在缅甸，至西南太平洋，不过牵制。青木均以为然。下午，接见珩甫及外间，谈盐务；素民，谈关务。因过劳，背又觉肿痛。晚，思平、炳贤来谈。十二时寝。

八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九时起。邓祖禹来，商江西政务。马元放、王钟麒来，谓拟赴内地，询余意。许之，并略予资助，两人均同志中不可多得者。下午，武汉财政特派员王震生来，报告武汉财政情(况)；邹兰甫^①来，谈最近政情；柴山顾问来，谈两小时，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及世界形势、全面和平等问题。旋批阅公文。晚，思平、仲云来，谈国际关系之趋势。十一时半辞去。本日背痛全[痊]愈。淑慧、惺华、佛真今日夜车来京。十二时半寝。

八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八时起。淑慧等到家。九时出外，先后赴中储及财部。下午，召开敌产管理委员会。热甚，几不可耐。关于欧洲局势，余尝念如土耳其变于南，芬兰变于北，则德将不易应(付)。今日闻芬兰各政党向政府建议和平，并与美维持友好关系，是芬之态度已渐转变；而英、美如于意大利登陆，则土耳其态度必变。虽德于军事上或早有布置，但人心、士气影响必不少也。入夜更热，烦躁[躁]之至。与淑慧等闲谈。一时始寝。

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与汪先生略谈修改中日基本条约问题。旋到财部，堀内公使及寿民之代表先后来见，均讨论米谷收买问题。下午，召开物资审议委员会，关于本问题又讨论

^① 邹兰甫，邹敬芳，时任伪行政院副秘书长兼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及上海事务所主任、伪国民政府政务参赞。

两小时余。粮食部不健全，故日方主交商统会办理，如此，日商且可以参加。苟粮食部不授人以口实，何至使人不信任？今粮食部既不续办，而商统会又不接办，结果必恢复还都时状况，由日军部拿去径办。自不争气，于人何尤？今日会议虽仍决定交商统会办，但寿民是否真因此辞职，未可知也。晚，志一来，谈军事。十二时寝。

八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八时起。到财部。日本盐政专家、聘来设计专卖之国府氏来见，请示方针。告以须以增加国库收入、减轻人民负担为目标，调整产运销各方之利害冲突，逐渐实施专卖。下午，召愈侄及河野顾问，商中储供给资金与商统会，备充购买纱布之用。旋对于日本所拟运华黄金处分办法表示异议，盖其办法名义上以金售与中储，而实际上关于金之卖出市场，委托正金办理，余表示须实符其名，否则中储不愿得此名义，嘱河野电东京。六时谒汪先生，商粮食收买及地方人事刷新等问题。晚，思平来谈。一时寝。仍热不可耐。

八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最高国防会议。散会至中储，接见日总部新任第三科科长过大佐^①。此人原为参谋本部作战参谋，大东亚战争之作战计划均渠所订，视察所罗门时受伤。原为东亚同盟健将，颇尊重中国之独立自由，此次来华于我大有益也。旋访谷大使，谈一小时半，均为促成全面和平问题。下午，接见堀内公使，谈粮食问题。四时偕淑慧乘车赴沪。剑东在站接，同回家，君强亦在，略谈即散。上海亦热甚，烦躁[躁]之至，入夜几不能睡。

^① 过大佐，过政信。

八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八时起。到行。川本大佐来,谈组织公司与内地交流物资,借以促成和平。谓内地系孔祥熙、钱新之、杜月笙负责主持,此间请余暗中主持,而以徐采臣〔丞〕^①任经理,允之。冈田大佐来,谈粮食问题。召见各局长、经理。下午,在寓接见上田及寿民,均商粮食问题,决交商统会组织机构办理。公博来,谈近事。叔雍、心叔、乃震、默邨及盛幼璽、苏成德、李择一先后来谈。舌敝唇焦,精疲力竭,天气又热,烦人欲死。十二时批阅要件。一时半始寝。

八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八时起。到行。田尻公使来见,谈采办粮谷及经济统制等问题二小时。召书城,商行务。各局、处长报告,并请示行务。下午,召李閔菲商盐务。川本、冈田两大佐及徐采丞来,商组织公司与内地交换物资。召唐寿民、袁履登,商米粮采纳〔购〕及配给事宜,决于商统会内设米粮统制委员会,以袁为主任委员。吴颂皋来,谈接收租界后情形。叶扶霄来,商取缔伪钞问题。晚,赴交通银行俱乐部便饭,并看电影。十二时返家。一时寝。今日大雨,天气稍凉。

八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八时起。草《平报三周纪念感言》。孙殿英^②来见,有名人也,谈半小时。约见聂璐生,曾文正^③之孙外甥也,谈文正练团及我湘过去人人〔事〕等问题。此人甚正派,故请其为纱布收买事务

① 徐采丞为杜月笙驻沪代表。

② 孙殿英(原国民党新编第五军军长)于四月二十三日在河南林县地区被俘后投敌,被委为伪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

③ 曾文正,即曾国藩。清末湘军首领。

处处长^①。产业界中湘人甚少,今后拟多与之接近,使发展其才。旋邵树华、李北涛先后来见。下午,罗教植来,出示重庆来电。渝方盼余对于共党在此间情形时予通知,足见内地反共愈烈。旋见客五人。晚,少岩来谈。倦甚。日来腰际酸痛,不能久坐,其老态欤?十二时寝。

八月三十日 星期一

八时起。到中储。宇山顾问来,条陈鸦片专卖具体办法,简和易行,惟阻力仍多,能否实现,诚未可必也。见客多人,觉发寒热。十二时返家。下午,接见李赞侯,谈国际情形及中日前途一小时,意见均相同。戈定远来见,谈半小时。四肢无力。晚,宴大木中将,渠调东京为全国宪兵司令也。十二时寝。

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二

八时半起。四肢无力,未到行。木村顾问来,谈一小时。报载:斯大林已允与罗斯福、邱吉尔晤谈,美国务副卿威尔士赴苏准备。如会谈成功,英、美、苏关系或可不锐化也。晚,出外吃饭,胃口殊不佳。返家,拟缄、电数通。十二时寝。

一九四三年九月

九月一日 星期三

八时起。赴中储。下午接见袁愈佺、汪曼云等。晚,赴吴宅吃面。旋赴萧宅,与公博晤谈。十时返。十二时寝。

^① 聂瑞生,原上海恒丰纺织厂董事兼总经理,曾任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委员。时任伪商业统制总会收买棉纱布上海办事处处长。

九月二日 星期四

八时起。到行。下午，在家接见凌宪文、汪曼云、顾宝衡、罗教植等。晚，心叔等来谈。本日在行接见华北新闻记者十余人，阐明战时财政及金融政策，听者颇感兴趣。十二时寝。

九月三日 星期五

八时起。到行。见客多人。下午，冈田、冈部、伊藤等来谈。晚，心叔、叔雍来谈。十二时寝。

九月四日 星期六

八时起。英军于意南登陆矣！西班牙及土耳其均开阁议，讨论国际关系。轴心国于外交上如无把握，则更将增加军事上之困难也。到行，见客多人。下午，访谷大使，谈一小时半，均为全面和平问题。余谓：站在重庆立场，在反轴心形势好转之时，决无讲和之理由与口实，必须俟英、美对缅甸反攻失败后，始有理由可言，此乃运命，人力未可挽回也。六时，公博来谈。晚，赴徐采丞之宴，发起民华公司与内地交换物资。返家后，式军、剑东、君强来谈。一时始寝。

九月五日 星期日

九时起。书城、霭庐先后来商行务。午饭后，公博、川本大佐及剑东先后来，分别有所商谈。四时快车返京，九时半到寓，学昌来略谈。批阅积件甚多。闻英、美、苏三国会议只有三国外长出席，斯大林与罗、邱两人不会谈，足见英、美、苏间之纠葛甚多。又闻邱吉尔拟访莫斯科，又足见英、美对苏联仍想弥缝。以余计之，目前虽不致决裂，苟德国真败，则苏联与英、美，尤其对英，终难免正面冲突也。十二时寝。

九月六日 星期一

七时半起。八时,过大佐来,谈一小时。此人为石原莞尔之直系,新任日总军第三科长,此次对英、美作战计划全出渠手,青年将校中之有力中坚也。木村顾问来,谈金融问题一小时。访石渡最高顾问,渠由东京来京,谈日本近情并商财政、金融问题一小时。下午,谒汪先生,商人事调整一小时。返寓后,新任苏淮长官郝鹏举^①来请示。晚,约松井总参谋长、石渡最高顾问、冈部顾问三人便饭,并恳谈。旋思平来,谈一小时。开始草《武汉追忆鳞爪》一文。十二时半寝。

九月七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赴财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召见珩甫,商盐务。民谊、学昌先后来见,有所商谈。下午草文三千字。晚,志一来,谈最近军事。隆庠夫妇来谈,盖汪先生有意任之为宣传部长,渠不能决去就,来询意见也。本日报载,(美)又于新几内亚登陆,适为影佐防区,颇为耽〔担〕心。十二时寝。

九月八日 星期三

八时起。继续草文,全篇完成^②。十时到行,处理例件。下午,日使馆太田参事官、石渡最高顾问分别来见。公博自沪来,谈一小时。批阅文件及情报。晚,公博、思平来,谈英、美委曼特巴为东南亚联军司令,以大部兵力集中印度。余迭与各友所称,英、美对日反攻,主要必在缅甸,必可证明。此次恐由海军仍〔任〕主力,因地中海形势已变,英对德、意可不多用海军,而将其移至印度

^① 九月二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一二七次会议,特派郝鹏举为伪苏淮特别区行政长官。

^② 《武汉追忆鳞爪》一文,刊登于《古今》半月刊第三十一期。

洋也。缅甸西北森林、山岭甚多,不易进兵,必从仰光附(近)东南部登陆也。十二时寝。

九月九日 星期四

八时赴财部。忽接汪先生电话,谓意大利忽于昨日向英、美无条件投降^①,在沪之意船均已凿沉。意必崩溃,早在意料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亦如此,意之国格如此低下,今后将为世人所轻视矣。德虽早有预备,但意之海军一旦入英、美之手,英、美海上势力必增加,且政治上影响殊大,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恐将效法也。旋赴中储。下午,出席国防会议。散会后,汪先生召余与公博谈一小时。忽闻李士群逝世^②,又召见公博、思平,与余商定以思平继苏省长。旋偕公博、思平来寓商谈。一时寝。

九月十日 星期五

八时起。赴中储。接见头山满之子头山秀次及甘粕^③。二十年前在东京大地震时,共产主义者大杉荣为人所杀,即甘粕所为,时为宪兵大尉。旋赴财部。下午,谒汪先生,最后商定以陈人鹤长江苏,思平长内政,君慧长实业,春圃长建设。五时访柴山顾问,谈军事整理及政治问题一小时,意见多相同。返寓后,思平、伊藤及骥良来谈。九时赴汪公馆开国防会议,通过人事调动^④。报载意

① 八日,意大利巴多格里奥政府无条件投降。

② 日本上海宪兵特高科长冈村中佐,于九月六日下午,以调解李士群与熊剑东矛盾为名,约李及熊到上海百老汇大厦会面,并设晚宴招待。冈村让侍女在食物中投放生物病毒,李食后慢性中毒。八日,李返苏州,毒性发作,医治无效,于九日晨死去。

③ 甘粕,甘粕正彦。一九二三年东京大地震时,甘粕任东京警备司令部宪兵大尉,将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大杉荣一家杀害。日本占领东北后,调任伪满洲国民政部警务司长,后任协和会总务部长兼规划部长。后创立满洲电影公司,自任总经理(一称满映会社理事长)。

④ 是日会议,除通过上述人事调动外,并任命周隆庠为伪行政院秘书长。

国北部成立法西斯政府，以墨索里尼为首相，其实墨尚囚于某岛也^①。如何演变，殊为有趣之问题也。十二时半寝。

九月十一日 星期六

八时起。袁愈佺、堀内公使及河野顾问先后来见，商洽事务。新任德大使^②来见，谈半小时。余谓：中、德同一命运，故今日虽初见，但不妨将余所顾虑直陈。一即意之海军如入英、美之手，将加强敌之力量；二为土耳其及瑞典是否将放弃中立；三为芬兰、匈、罗、保等国是否将单独媾和。渠一一答复，谓各国不致如此，但德国亦有万一之准备。下午乘汽车来沪。晚间，悉德军占罗马及其他要地，巴特里奥之运命与墨索里尼同，不知亡命何方^③，其内阁亦已崩溃。战争中变化之速，使人神迷，然亦在情理之中。公博、君强、剑东来谈。月色大佳，与淑慧坐花园赏月。一时寝。

九月十二日 星期日

十时半起。见客三人。下午，在家休息，清理积件。五时，冈田大佐来，谈收买米谷及其他经济问题一小时。剑东来，称浙省府对渠为宁波专员似不愿意，拟辞去；劝勉之。晚，君强、心叔、式军先后来。十二时半寝。

① 本年七月，由于军事失败和国内反法西斯运动的高涨，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垮台，墨索里尼被囚禁，初送往蓬察岛，八月底移至亚平宁山脉最高峰大萨索山山顶小旅馆中。九月九日，盟军在意大利南部登陆后，希特勒下令实行德军占领意大利的计划，占领罗马、米兰、热那亚等主要城市以及北部和中部各省。九月十二日希特勒派党卫队将墨索里尼从小旅馆中劫走，十五日在意大利北部成立共和法西斯党，二十三日在萨罗城成立“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墨任首相兼外长。

② 时法西斯德国派韦尔曼为驻伪政权大使。

③ 德军占领罗马时，巴特里奥及其政府官员连同国王逃出罗马，在盟军解放了的意大利南部建立了政权。

九月十三日 星期一

八时起。盛幼蘆来见,询禁烟机构如何改革。旋到行,见客多人。下午,田尻公使来,商调整华中盐业及经济统制等问题一小时。李閔菲来,商盐务。苏成德来,报告上海警务。思平来,谈实(业)部移交问题。晚,赴冈田大佐之宴,座仅川本大佐,谈甚欢。十时半返家。悉墨索里尼已为德军所救出险。九号,意法西斯党虽声明组织国民政府,以墨氏为首揆,但当时墨氏仍被拘囚,今后真可以活跃矣!事变之剧,真令人不能逆料也。心叔等来谈。二时始寝。

九月十四日 星期二

九时起。今日为旧历中秋,拜节者均挡驾。下午,公博、扶霄、思平、寿民等先后来谈。月色大佳。十二时半寝。

九月十五日 星期三

八时起。到行。下午,特工重要干部万里浪^①、胡均鹤^②来见,谓李士群已死,特工仍盼余领导。慰勉之。张子羽来见,谈中国前途,谓决不亡,但必乱,颇有至理。并谓蒋先生下惟胡宗南^③实力最大,盼余与之先默契,再联络,进而合作;渠在沪为胡非正式代表。允之。周作民来见,谈经济问题。李閔菲来,商调整华中盐业。张婉(慰)如来,请示证券交易所复业问题。晚,剑东、式军、心叔先后来谈。忽奉汪先生电,以最近将赴日本,盼余日内返京。此

① 万里浪,时任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部第四厅厅长兼特工总指挥部第四厅厅长、上海区区长。

② 胡均鹤,时任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部第三厅厅长兼特工总指挥部第二厅厅长及南京区区长。

③ 胡宗南,字寿山,浙江孝丰(今安吉)人,一八九六年生。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

事在京曾谈及，余主慎重，不知如此之速也。十二时半寝。

九月十六日 星期四

八时起。到行，见客多人。下午，在家接见三十四师师长田铁夫、二十七师师长丁聚堂。田年少有为，丁则似为营棍子也。召见苏成德，劝其将第一区保甲处长让与顾继武。石渡最高顾问、冈田大佐及伊藤先后来，谈粮食及汪先生赴日等问题。刘百川来谈，渠一月到沪，奉蒋先生命与余相机联络，虽曾数度相晤，但因座有他人，未能畅谈，因历述过去经过，允下次来沪再谈。晚，赴川本大佐之宴。十时返家。君强、心叔、惺华来谈。汪先生来电，公博与余二人中须带一人赴日，因决明晨返京。一时寝。

九月十七日 星期五

七时起。闻无锡附近铁路破坏，火车全日不开，焦甚。当即交涉飞机，幸得两位，即时与淑慧赴机场。甫到而机已开行，幸未离陆，机场人闻余到，以汽车逐机阻其离陆，遂得上机。天气甚坏，九时半到京，抵寓即大雷雨，如缓发半小时则殆矣。批阅积件。下午，三时出席临时国防会议^①。散会后，与汪先生及公博商赴日事。余主公博随行，余留守，因决定。旋偕公博来寓，商一切。五时半汪先生复召二人，商谈各事一小时半，而对于日本意见分歧，举棋不定，深致感叹。晚，李季来便饭，并闲谈。十时辞去。清阅积件。一时寝。

九月十八日 星期六

八时起。过大佐来谈，仍主以石原莞尔为驻华大使，板垣为总

^① 是日会议，通过《扬子江下游清乡地区米粮封锁暂行办法》。《办法》规定：凡将食米及其制品，由“清乡区”运往封锁线以外地区，必须持有汪日有关机构发给的特殊运出证，否则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五千元以下罚金；如供给“敌方”米粮则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司令官,谓日本所谓新政策,乃挂羊头卖狗肉,非两人来不足以彻底实行。并谓华北政务委员会及新民会必须取消,以实现统一,请汪先生此行对东条要求派两人来华。余谓:东条与石原积不相能,且系人事问题,汪先生似不便说话,如说出而不能实现,则面子过不去。渠谓:三笠宫^①返东京必对天皇报告,上面已有布置,可实现。旋到财部。下午,柴山顾问来,谈华北设军分会及整理特工等问题一小时。袁愈佺、阮珩甫、杨杰等先后来谈。顾仲□(韬?)来,称汪先生令宣传部,谓《中报》言论记载多诋毁国府,着严予警告,而未指出何事,良用惶惑。晚,志一来,谈军事。李长江部下之师长控李,情形复杂。一时寝。

九月十九日 星期日

九时起。石渡最高顾问、马啸天、俞觉生先后来见。下午,秦师长庆霖来见,历述李长江谋叛经过,谓将来必将实行叛变。关于此事,余所闻甚多,初不置信,但以李为人头脑复杂,知识简单,不易应付,今闻秦所言,证据确着[凿],则余之观察错矣。甚矣,人心之不可测也!汪曼云、戴英夫先后来见。晚,公博、思平来谈。公博明日随汪先生赴东京,特商对日方应表示之意见及主张。十二时半始辞去。一时半寝。

九月二十日 星期一

今日天气甚好。因日本大雨,故汪先生未能起飞。七时半起,闻讯复(睡),九时起。批阅文件。下午,见客三人。四时汪先生召见公博与余,商赴日及其它军政各事。旋公博、思平来谈两小时。晚,隆庠来,谈德于东线又有退却,其理由为缩短战线,节省兵力,减少消耗;在军事战略上不能谓无理由,然一退再退,必影响士气,且退至苏、德境界,则罗、保、匈等国,难保不发生变化,故东线战事

^① 三笠宫,即三笠宫崇仁亲王。系日本大正天皇第四子,时为贵族院议员。

实未可乐观也。十二时半寝。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赴汪公馆送行。汪先生谓接汪夫人电，夫人曾赴澳门晤孙总理夫人、戴恩赛^①及冯祝万^②谈和平。据冯云，系戴笠借孙科之密码电冯，嘱其试和平条件。前所传孙托戴恩赛，误也。又云：萧萱^③亦拟来澳，已至韶关，刻返桂林，因吴忠信或朱家骅将奉命来澳，萧赴桂候吴或朱来澳接洽。据所云各情形判断，萧、吴如来，则必系蒋先生之意；但视其是否真来耳。八时半，汪先生起飞。九时出席行政院会议，代主席。旋到财部及中储。下午，接见堀内公使等五人。晚，思平、志一、李季来谈。旋批阅公文。一时寝。

九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八时半起。先赴财部，继赴中储。召受训县长十五人训话半小时。下午，王敏中^④来见，谓将赴苏(州)为财厅长，特来陈述意见，并请示；项致庄^⑤来，谈苏北军事；再见客六人。晚，宴日军参谋副长唐川少将^⑥。代批行政院公文十余件。书城自沪来谈，十

① 戴恩赛，广东五华人，一八九六年生。是孙中山的女婿，曾任广东省政府外交部秘书、梧州市长、广东省治河督办、驻法国公使、驻厦门及广州关监督等职。

② 冯祝万，广东鹤山人，一八八六年生，毕业于保定军校。曾任广东省政府委员、财政厅长、行政院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等。

③ 萧萱，字纫秋，湖北郧县人，一八八五年生。曾任湖北省政府委员、秘书长、建设厅长等职。时任重庆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

④ 王敏中，时任伪内政部次长、伪国民政府政务参赞。本月二十七日伪行政院一八〇次会议任为伪江苏省政府财政厅长。

⑤ 项致庄，时任伪军事委员会苏北绥靖公署主任。

⑥ 唐川少将，唐川安夫，曾任日军参谋本部谋略课长、欧美课长、第十三军参谋长。一九四二年底任日本中国派遣总参谋副长兼驻伪政权大使馆附武官。一九四一年升少将。

二时辞去。一时寝。

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八时起。先赴财部,后赴中储。民谊带新任外次吴凯声来见,告以须搜集国际情报;目前各种情报均来自日本,今后须由德、法,甚至苏联及中立国方面,觅取多方情报。午赴石渡顾问之宴。下午,接汪先生,因飞机迟到,与民谊等游毘庐寺。五时汪先生到京,余即返寓。接见中央军校教育长刘启雄,将调编第一、三两警卫师。旋汪先生电话,谓劳动过甚,寒热又作,约明日晤谈,并谓此行结果甚佳^①。晚,思平来谈,十时辞去。与淑慧闲谈。十二时半寝。

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谈话会。汪先生报告赴日接洽结果四十分钟。散会后,与汪先生两人复谈半小时,会议席上所不能报告者提出讨论。余常对日表示:中日基本条约处处表示日本控制及分割中国之心,盖驻兵规定为其一,华北及内蒙等地特殊化为其二。今闻东条表示,全面和平如成,不仅将全部撤兵,即《辛丑条约》所规定之驻兵权亦将放弃,至各地特殊化之情形,即在目前亦将次第打消,是余舌敝唇焦之努力有一结果也。旋赴中储。下午,在寓接见郑大章^②、邓祖禹及君强。晚,宴前大藏次官广濑^③,旧识也。客散后,与隆庠略谈。十二时半寝。

① 二十二日,汪精卫、陈公博与日本首相东条及外相东乡、大东亚相青木、海相岛田等举行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及实现中日“全面和平”的条件等问题。

② 郑大章,本月二十一日伪行政院一七九次会议任为伪军委会参赞武官公署武官长。

③ 广濑,一九四〇年七月任近卫内阁大藏次官,一九四一年五月,任陆军省顾问。

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九时起。决下月二十日赴东京,电蔡大使与日政府接洽布置。草拟抵日后向新闻记者发表之声明。下午,接见江西省长、江苏省警务处长、汉口特别市长及冈部、伊藤。晚,赴唐川参谋副长之宴。十时半返寓。批阅文件。十二时半寝。

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九时起。学昌等来见。下午,默邨来,谈一小时。杨杰来,报告特工情形,并请求支援。五时偕淑慧视察西流湾新居建筑情形。旧居建于民廿一,焚于卅二,甫十年;今新居较前规模稍大,而坚固更过之,盼新居完成时即能奉养母亲也。晚,约冈田及伊藤便饭,并商赴日事。旋君强、剑东来,告以须镇静,以免为人中伤。十二时寝。

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中储召开理事会。散会后,复出席行政院会议。十一时半返寓。书城来商中储要务。下午,三时召开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讨论收买米粮、配给纱布等问题。六时半散会。返寓,淑慧已赴沪。报载赫尔将偕艾登赴莫斯科举行三国会议,足见英、美以全力拉拢苏联。此会结果如何,为今后世界局势转变之枢纽也。晚,公博、思平来谈。十二时半就寝。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八时半起。出席将领及地方长官会议。十一时半返寓。袁愈侓、陈光中^①来,报告经济及粮食问题。下午,仍出席会议。五时返寓。默邨、君强来谈。晚,宴各地方长官及将领,余代表致词。

^① 陈光中,本月二十七日,伪行政院一八〇次会议任为伪江苏省政府建设厅长。

宴毕，与王叔鲁谈世界局势、中国前途及华北问题一小时半。十时返寓。批阅情报。倦甚。十二时寝。

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十时始起。稍有热度，在寓批阅公文。永井大佐视察南方回日，经南京，因系旧友，约午饭，谈南方及欧战情形。余意：苏刻举足轻重，英、美以全力拉拢，日本当亦有进行。世界未来局势全以苏联之态度为转移，苏联如此重要，将来中国共产党之势力必大加发展也。下午，都甲大佐来，(谈)全面和平工作一小时。余谓重庆所惧者，脱离英、美后而日本不履行条约也。故如何能有切实保证，使重庆信用日本，此日本必须反省及设法者也。草拟赴日时对日本民众广播稿。天气骤寒，头痛甚。十二时寝。

九月三十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地方长官及将领会议。散会，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仍出席上記会议，余报告财政及金融情形。晚，出席汪先生宴会。返寓后，公博、思平、君强来谈，十一时半辞去。近来公私各方令人愠气之事甚多，惟有忍耐而已。十二时半寝。

一九四三年十月

十月一日 星期五

八时起。出席最高国防会议。散会返寓。接见蔡大使培，谈日本近情。约见孙总司令良诚、胡总司令毓坤^①、张军长岚峰。下

^① 胡毓坤时任伪苏豫边区绥靖军总司令，本月五日改任伪军委会特派驻华北委员，七日将该绥靖司令部撤销。

午,接见郝长官鹏举^①,谈苏淮情形。四时乘车赴沪,十时到家。心叔、剑东、式军先后来谈。一时寝。

十月二日 星期六

八时起。到行。川本大佐来,交换促成全面和平之意见。余坦率直言重庆对日不信任,如何取信于渝,乃为先决问题,而欲取信于渝,先须见信于南京政府下之人民。今日本所约定者多不能实行,其能使重庆信任日本之诺言耶?木村顾问来,商苏淮区流通储券、收回联券问题,木村主暂缓,余主能实行即当提早。下午,李北涛来,谈全面和平之谣甚盛,蒋伯诚、吴绍澍^②均因此潜来沪,托向余询真相。因告之,并嘱其早日离沪,以免危险。召阮珩甫、李閔菲商盐务。晚,朴之、君强、少岩、式军等来谈。一时始寝。

十月三日 星期日

九时起。见客二人。下午,约刘百川谈两小时,详商如何与重庆联络,促成全面和平,决另设一新电台,俾通电更为容易。旋万里浪及中岛^③来见,请求对于特工予以指导及援助,因略告所见。晚,宴冈田、伊藤及若松等。君强等来谈。一时寝。

十月四日 星期一

八时起。到行,见客多人,与各局长、经理分别商办要公。下午,访谷大使,谈一小时。渠甚盼全面和平,告以全在日本做法如何而定。如以在和平区日本之做法视之,则重庆决不和,“言必信,行必果”,为日本做法今后应取之途径。渠亦无言可答。返家后,

① 郝鹏举于九月二日、七日被任为伪苏淮特别区行政长官兼保安司令,取代郝鹏。

② 吴绍澍,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院江苏监察区监察使、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干事。

③ 中岛,中岛信一。时任伪特工总部第一工作委员会及第二工作委员会顾问。

任西萍来见。渠为重庆派来伪作参加和运者，余知之而不说穿。渠询近所传全面和平之事究系如何，告以和平应秘密接洽，不应宣传；最近南京表示立即促成全面和平，致使英、美对渝有所妨碍，是乃妨碍和平，非促成也。渠亦谓然。公博、默邨来谈。晚，偕淑慧赴川本大佐之宴。十时返家。冈村、中村来谈。十二时半寝。

十月五日 星期二

八时起。到行，见客多人。下午，在家约见重庆派驻上海之徐采丞。渠谓：渝方虽曾签字于二十六国不单独讲和之协定，但附有保留条件，即中国保留如能获得领土完整及平等自由，则（有）与日本单独讲和之自由。此言未知确否。为中国设想，如下棋然，不应下死着，保留转圜余地亦为事理当然，但未知重庆当时是否如此深思熟虑，英、美是否同意其有此保留也。剑东率邹师长平凡来见，谈武汉情形。旋见客三人。晚，偕淑慧赴荻原顾问之宴。

十月六日 星期三

八时起。到行，接见田尻公使等多人。下午，访高岛总裁，谈一小时许。返家，见客四人。六时赴潘宅看戏，多年未观剧，觉兴致甚佳。深夜二时始返。

十月七日 星期四

八时起。赴中储。召集中日双方代表商议买米价格，当决定粳米每石八百二十元，籼米每石八百元。过去定价过低，农民既受损失，谷米复不易收集，此次实为相当价格，可一举两得也。会后，复召见米粮统委会主任委员袁履登，商中储放款与该会之数额，定为二十五万万。下午，约见德人 Steness，谈世界战局。渠为希特勒之反对者，故断定轴心必败，然所云亦非无理。特工同志万里浪来

见,表示今后愿听命。旋吴公澍^①又率李光源^②、余介^③、王道生^④来见,亦表示听命,但对万不满。甚矣,特工内部之复杂也!吴为亲赴河内指挥暗杀汪先生之人,在沪被捕参加和运者。珩甫来,请示盐务问题。晚,扶霄来,谈金融问题。一时寝。

十月八日 星期五

八时起。到中储。下午,召见程克祥、彭寿,谈与重庆联络问题。邓祖禹、吴颂皋、袁愈佺^⑤先后来见。晚,赴萧宅宴会,饮酒甚(多)。二时始返。

十月九日 星期六

八时起。到中储。下午,裴复恒、袁愈佺来见。晚,赴若松之宴。十时半返家。冈村中佐来,报告逮捕二人,自供对余有暗杀计划,为杨杰所派遣,颇不相信,请其详细调查。本日得重庆息:张道藩调海外部,以梁寒操任宣传部长^⑥,不知何意。其对共党示妥协耶?必无其事。其将孙哲生先行拉拢,使其异日对和平不反对耶?深[真]莫测高深矣。一时寝。

十月十日 星期日

今日为双十节。民国诞生三十二年,本应成人,但因多灾多病,迄今仍未成为健全独立之成人也。九时,木村顾问来,有所报

① 应为陈恭澍,时任伪特工总指挥部第二处(情报)处长、第一工作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兼杭州实验区区长。

② 李光源,又名李旭。时任伪特工总部行政处处长。

③ 余介,时任伪特工总部电台台长。

④ 王道生,时任伪特工总部第二处副处长。

⑤ 袁愈佺,本月五日伪行政院第一八一次会议任命其为伪内政部次长。

⑥ 张道藩自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起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本年九月改调海外部部长,由梁寒操(国民党中执委、立法院委员、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继任宣传部长职。

告。十时,日本银行理事柳田来见,谈一小时余,为日本银行派人来中储为顾问,使中储能健全发展。厚意可感,但余盼中储为完全之中国之银行,无论就任何点言,不欲使之成为日本之银行也。十二时应田尻公使之宴。下午,叔雍来,谈近事;李赞侯、孙鹤皋^①来,谈四明银行及其他问题。晚,赴书城处,宴柳田及坂谷。十时返家。十二时寝。

十月十一日 星期一

八时起。今日放假。上午,接见柳、夏两局长,商对联银借款问题。思平来,谈要件。下午,召开中央信托公司董事会。旋葛敬恩、项致庄来,谈全面和平及上海经济问题。本日阅共产党所出《评中国之命运》,对蒋先生攻击至体无完肤。余前(阅)《中国之命运》,即对友人言,此书作用在对付共产党,今阅该党之反驳,足证余言之不谬也。今日戴笠电沪,托人转告,请余不必再理刘百川。而刘确系奉蒋先生之命来沪者,惟不愿受戴指挥,故戴不满。今何时?吾辈所担负者何事?值国家存亡关头,尚有门户之见,亦可悲也。惟余如何应付,亦殊为难耳。

十月十二日 星期二

八时起。到行。召书城、汝祥、鹄庐、木村及吉川,分别商谈行务。袁履登来见,请求粮食借款先垫若干,当批给三千万元。下午,约刘百川来,谈一小时余。咸以重庆与日本有妥协之可能,惟视时机及条件如何,但国民党与共产党则绝对无两存之余地。与淑慧及慧女等散步福开森路及附近各马路。晚,思平、剑东来谈,十时半辞去。报载英、美、苏三国将于十七日会议。美国极力拉拢

^① 孙鹤皋,浙江奉化人,一八八九年生。毕业于日本长崎高等商业学校。曾任津浦铁路管理局局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经理处副处长、国民政府铁道部参事等职。时任上海四明银行总经理。

苏联,对其领土要求有全部接受之意,美、英与苏联之摩擦或可因此缓和也。十二时半寝。

十月十三日 星期三

八时起。高岛总裁来见,商调整华中盐业公司问题,双方让步,以折衷案解决之。陈光中来,报告米统会问题。召见胡均鹤,告以今后特务工作须注意两点:一为减少日本彩色[色彩]与关系,使之成为纯粹中国政府之机关;二为对渝取守势的行动,勿取攻势,即对于实行恐怖行为之分子,为维持治安自应适当处置;对于情报人员,则可听其自然;至对于策动反抗南京政府之分子,加以监视可也。下午飞京。晚谒汪先生,承示本日下午五时谷大使面交之新约,仅五条,将二十九年所签之各项条约及附属文件完全取消,即驻兵及各地特殊现象、经济上优先要求均取消,但防共一点,亦在取消之列,殊可注意。《中日满共同宣言》仍然有效,足见日对满不放松也。谷大使并谓,拟于十一月五日约中国、泰国、缅甸、满洲、菲律宾当局,在东京开会两日。因与汪先生商对策。返寓,批阅积件。十二时寝。

十月十四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最高国防会议。散会后,与汪先生检讨修正条约问题。余谓条约所规定者,均须全面和平实现后始能实现,是乃望梅止渴,故除撤兵须待战争终了始能实施外,其余在全面和平实现前,亦宜逐步实施,即一面高悬理想,一面仍宜改善现实也。汪先生深以为然。返寓后,清水书记官来见,亦以同样意见告之。下午,石渡顾问来见,商苏淮区流通中储券问题,余主自十二月一日起实施。冈田大佐来谈,谓过大佐表示,如重庆有和平意,渠当牺牲生命飞往重庆。告以苟有此日,余亦当陪同前往,为两国百年大计,早已决心牺牲生命也。晚,援道来,谈时局问题一小时余。批阅文件。十二时寝。

十月十五日 星期五

八时起。到中储,处理要件。下午,赴汪公馆,商修改中日条约。我方:汪先生、民谊、隆庠及余;日方:谷大使、太田参事官及清水书记官。自三时谈至六时半始散。此次条约修改如果成功,则吾辈对民族、对国家、对千秋万世均有交代,此心质诸天地鬼神毫无愧怍矣。晚,批阅公文。君强来,晓以须韬光隐晦,以折其矜骄之气。十二时寝。

十月十六日 星期六

八时起。报载葡国以亚速尔群岛供英军事使用,但表示仍守中立。西班牙一面中立,而以蓝衣师团义勇军参加德军在东线对俄作战;葡萄牙一面中立,一面有英葡同盟,且以海军基地供英。甚矣,国际关系之复杂也!访石渡最高顾问,谈财政、经济及金融各重要问题一小时。旋到财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在寓接见孔旅长瑞五、胡团长冠军及袁愈佳、金雄白、彭寿、金祖惠^①等。晚,隆庠夫妇来闲谈,十时半辞去。批阅顾问室所拟举办新税及增加税率、调整税收机关各计划,其中有可采取者。十二时寝。

十月十七日 星期日

八时起。修改赴日时谈话及广播稿。臧清水书记官,表示拟废止中日间关于设立中央储备银行觉书,未知能(否)做到,当努力以期其成。接见同盟社南京支局长中村^②,谈各般情形一小时。中储旧、新顾问附萩秋〔原〕与太田来请示,两人即将交替也。下午,偕仲云游明孝陵、音乐台及灵谷寺等地,感人事之不常,发怀古

^① 金祖惠,曾任国民政府驻朝鲜京城、新义州领事,投伪后曾任伪工商部接收日军管理工厂委员会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时任伪商业统制总会事务处长。

^② 中村,中村农夫。

之幽情。五时进城。晚,志一来谈军务,十时半辞去。英、美、苏三国会议,闻二十日将于莫斯科举行。英、美极力避免对苏联之摩擦,苏联因战后建设须仰美国物资援助,三国是否将如一般推测于德国问题解决后发生战争,要待时局之推移也。

十月十八日 星期一

八时起。先后赴中储及财部。下午,三时接见邓省长祖禹。四时赴汪先生处,与谷大使等为修改条约之第二(次)会谈。五时半访柴山最高顾问,谈军事及全面和平等问题。返寓,接见冈村中佐,谈调整特务工作问题。晚,思平来略谈。闻葡有对日宣战之说,是则澳门,远东惟一中立地区之澳门,将发生问题也。日方前谓美、日飞机损失为五与一之比,今日阅美方报告,则谓日、美飞机损失为四与一之比。虽双方均有宣传作用,何以相差如此之多?此真局外人莫明真相者也!

十月十九日 星期二

八时起。先后出席行政院会议及经济委员会。散会后,赴汪先生处,与谷大使等作修改条约之第三次会议。新约一成,吾辈对历史有交代矣!盖根据新约,不仅恢(复)卢沟桥事变前之状态,且进步甚多,盖日本放弃历来由各种条约所获得之陆、海军驻兵权,且交回租界,取消治外法权也。下午,召见河野顾问,商明年上半年预算及开辟税源问题。君慧^①、默邨先后来谈。顷据日方某方面情报,谓美、英于德败后,即将联合攻苏,对日本以政治解决,故美亦赞成中日全面和平。其信然耶?姑志之,以俟异日发展。晚无客来,阅书自遣。十二时寝。

^① 本日伪行政院一八三次会议决定成立伪合作事业委员会,任命陈君慧为委员长。

十月二十日 星期三

八时半起。到财部。下午,接见三浦公使、阮署长及蔡大使等数人。晚,炳贤来谈,十时半辞去。英、美、苏会议^① 昨日举行,预计英、美对苏必作最大让步,但苏联如提出第二战线问题,不知英、美何以应付之也。十二时寝。

十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最高国防会议。散会后,先后赴中储及财部。下午,召开联络会谈。散会,接见顾宝衡及外间,分别谈米、盐问题。晚,约冈田大佐便饭,并谈各项经济问题。旋思平来谈,十一时辞去。批阅公文。十二时寝。

十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八时起。惺弟自沪来。十时赴机场飞沪,十二时半到家。下午,偕淑慧、慧女、世庭、剑东夫妇、朴之,赴虹桥某花园散步,林木幽邃,诚盛〔胜〕地也。晚,赴思平家,晤思平夫人及公博,约〔略〕谈。旋赴心叔家。十二时返。即寝。

十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八时起。到中储,处理金融要件多起。下午,在家见客多人。寿民来,谈商统会各项问题。此公硬干之心殊为可佩,但过于刚愎,几尽人而得罪之,恐亦不易办事也。晚,心叔等来谈。十二时寝。

^① 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有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英国外长艾登和美国国务卿赫尔。

十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九时起。叶扶霄来,谈金融问题一小时。下午,接见王人麟^①,谓欲(赴)内地,允护送之。正金银行常务董事加纳子爵来见,谈中日各种问题一小时。冈田大佐来,谈收买棉花等问题。公博来,略谈近事。晚,式军、心叔等来谈。余每病轻诺,今日又犯此病,宜戒之。十二时寝。

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八时起。到行。下午,在家接见陈光中,谈米统会及江苏事。袁愈佳来见,报告请示各种经济问题。张子羽来谈,极言与胡宗南联络之必要,并盼于下次介绍其在沪代表来见。晚,赴择一家便饭。十时返家。十二时寝。

十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八时起。到行。下午,约见作民,谈收买棉花等问题。旋见客五人。晚,赴冈田大佐(处)便饭。十时半返家。心叔、默邨、叔雍、君强来谈。一时寝。

十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六时半起。八时偕淑慧飞京,九时半到达。返寓略憩。旋到财部。午,因受寒头痛,睡至四时始起。五时谒汪先生,会见公博、思平、民谊,商中日同盟条约及大东亚会议等问题。六时半辞出,偕公博、思平返寓,谈至十二时始散。日来迭接各方情报,谓德国内部将发生问题,国防军对希特勒或有反抗。以余计之,当大敌当前之时,德除效法意大利无条件降服外,内部不应发生问题也。一

^① 王人麟,江苏泰县人,曾任上海复旦大学及持志大学教授、暨南大学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等职。

时始寝。

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八时起。到中储。下午，黄自强来见，因军委会设政治部以代调查统计部，令其为部长^①，特来请示。因举数点告之。王叔鲁自北平来谈，出示所拟调整华北政务委员会机构方案，其要者，取消内务及财务两总署，而于会内设厅以主管之^②；其意在削齐燮元、汪时璟之权，而集权于己也。就行政运用原则言之，此种改革实为合理也。思平、默邨、学昌先后来谈。晚，公博、心叔、思平来谈，十二时辞去。英、美、苏会议，苏提于北欧开辟第二战线，英、美则要求苏联借与远东空军基地以炸日本，双方各出难题。会议表面空气虽佳，实则暗潮不小也。

十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通过《中日同盟条约》。旋赴财部，处理要件。下午，接见郝鹏举、袁履登、陈光中、袁愈佺等，分别商谈要务。晚宴王叔鲁。宴罢与公博、思平、君强闲谈。十一时散。季陶十余年前赠余联谓“率真未必尽善”，盖诫余也。日前汪先生亲自电话，谓晚在公馆放《渔家女》电影，嘱往观，答以在沪看过。电话甫挂，后悔不止，余即看过，亦应前往，以免汪先生少〔扫〕兴，何以竟告以看过？此率真之过也，后宜注意。

① 此机构调整案于次日伪中政会临时会议通过，并决定撤销伪陆军编练总监公署（黄自强任总监）。

② 此案于十一月十日公布，即：撤销政务、秘书两厅，改设总务、内务、财务各厅，将原内务、治安、教育、财务、实业、建设六总署，改为绥靖、经济、农务、教育、工务五总署。特任王克敏、杜锡钧、汪时璟、王荫泰、王谟、苏体仁为常务委员，王克敏为委员长，王荫泰为总务厅长兼内务厅长，张仲直为总务厅副厅长兼财务厅厅长，杜锡钧为绥靖总署督办，汪时璟为经济总署督办，苏体仁为工务总署督办。

十月三十日 星期六

八时起。接见特工同志数人。今日汪先生与谷大使签订《中日同盟条约》^①，十一时在国民大会堂开民众大会^②，因往参加。十二时返寓。约冈田大佐午饭，便谈各项问题。下午，三时召开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六时半散会。晚，偕淑慧观跳舞，十时半返。约书城来，商中储要件数起。一时始寝。

十月三十一日 星期日

八时半起。程克祥、彭寿来，谈与渝方联络问题。告以决不可作恐怖行为，应相互传达意见，疏通感情，以促成时局之解决。下午，高岛总裁来见，谈调整合办公司问题。项致庄赴苏（北任）绥靖主任，来辞行；与谈根本问题，意在准备实力，于时局变动时保存社会元气，维持地方治安。君衍来，谈财政近事。并接见赵正平等三人。晚，书城来，谈中储要件。心叔、李季、思平先后来谈，因明日随汪先生飞东京出席大东亚会议也。参加此会者为中国、满洲、泰国、缅甸、菲律宾、印度六国。此举，日本之意，恐对内意义重于对外，盖示日本国民以各国与日本之合作也。一时寝。

① “条约”全称为《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同盟条约》，规定：双方“紧密协力，而建设以道义为基础之大东亚”。“为建设大东亚并确保其安定起见，应互相紧密协力，尽量援助”，“实行两国间紧密之经济提携”。其《附属议定书》规定：“日本国约定于两国间恢复全面和平，战争状态终了时，撤出其派在中华民国领域内之日本国军队。”还声称放弃《辛丑条约》所规定的权利及驻兵权，并宣布即日起废除原《关于日本国与中华民国间基本关系条约》。

② 该“民众大会”，即汪伪召集之“首都民众”“庆祝”日伪新约签订大会。汪发表讲话称：该约的签订，扫除了英美“侵略势力”，使中日结成了“永久友好关系”。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

十一月一日 星期一

六时起。淑慧帮同料理。七时半赴汪公馆,即赴机场,八时半起飞^①。余上机即睡,途中略睡〔醒〕,俯视,在茫茫大洋之上空,复睡,醒时已至福冈附近。十二时半下机,略憩。旋上机,复睡。梦中为民谊“看富士山”之声惊醒,盖已至距东京半小时之地方矣。此次可谓睡中空行也。四时到达,东条首相以下各大臣均在欢迎。旋驱车至招待所,盖资本家岩崎之别邸也,为东京有数之住宅。略事周旋后,与木村谈中储问(题;与)石渡、冈部、伊藤三人谈一般情形。晚,赴我国大使馆之宴,幼儿亦到。宴毕,率幼儿返寓。马骥良亦乘别机赶到,谈至十一时辞去。沐浴就寝。

十一月二日 星期二

七时起。上午,照例与日人赴南京谒总理陵同,谒明治神宫等地。下午,随汪先生访东条总理,谈四十分钟。东条谓:今日上午英、美、苏、渝曾发表共同宣言,各对其敌人完成其战争胜利;对于远东几未提及,主要谈欧事^②等语。全人〔文〕未见,岂日方自行解释如此耶?又谓:日政府对重庆决不接洽和平,但南京对渝劝和,则不反对。东条虽未言希望与渝和平,〈则〉一般则望之甚切。希望与渝和平,而日方又不直接与之接洽,而望南京行之,日方对

① 汪精卫的随行人员除周佛海外,还有褚民谊、陈昌祖、周隆庠、薛蘅元(伪行政院副秘书长)。

② 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于十月三十日结束。会上,英、美向苏联保证于一九四四年春开辟第二战场。会议决定在伦敦建立一个旨在讨论法西斯德国及其附庸的投降条件和执行办法的欧洲咨询委员会。会议发表了由美、英、苏、中签署的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会议结束时,斯大林在宴会上对美国国务卿赫尔说,在击败德国后,苏联将对日本宣战。

华人事之不了解,于此可见。余虽再四由侧面言之,日当局尚未觉此也。惟日方目前向渝言和,亦属时机尚早耳。晚,赴山下老人之宴,八时半返。十一时寝。

十一月三日 星期三

昨晚饮酒过多,四肢酸痛,终夜未能(人)梦。七时起。访山下老人,谈半小时。九时接见中村公使、松平宫内省秘书长。十时半访宪兵司令大木中将,旧友也。下午,东条首相来答拜,陪汪先生接见之。据(云)东南太平洋刻正激战中。永井大佐来访,谈半小时。偕幼儿散步园庭,谈天下国家事。四时出席东条首相之茶话会,除中国外,泰、緬、菲、印、满各当局均到。印度之波士^①,似一革命健者;緬甸之巴木^②,似为精明面漂亮之政治家。五时半返寓略憩。六时半赴石渡最高顾问之宴,饮酒较昨为少,但亦颇多。九时半返寓。沐浴就寝。

十一月四日 星期四

七时起。见客数人。十时随汪先生进宫谒日皇,握手后谓:今日重得见面,至为愉快。余谢之。下午两腿酸痛,召按摩者按摩之。本日据报载测之,莫斯科会议对于欧洲第二战线,英、美似已允即开;四国宣言^③ 声明,各国对于共同敌人取共同动作,似苏、日间关系未因此会面有所变更,盖日非苏之敌也。综观情形,美、英对苏实为让步,惟会前艾登曾谓此会之成功与否,端视斯、罗、邱

① 波士,即鲍斯,印度民族败类。是年十月,日本支持鲍斯在新加坡建立所谓“自由印度临时政府”,鲍斯任主席。

② 巴木,即巴莫,曾任緬甸总理。一九四〇年投降日本,出任緬甸行政委员会主席,时任緬甸国家元首。

③ 指十月三十日中国、苏联、美国和英国四国在莫斯科会议共同签署的《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宣言》声明:签字各国,“对它们现正分别与之作战的轴心国继续敌对行动,直至各轴心国在无条件投降基础上,放下武器时为止”。

三人能否会谈，今会议结果，并未提三人会谈事，仅于伦敦组织委员会以讨论各项问题，岂会议于战后各问题未得圆满解决耶？晚，赴重光及青木之宴。宴毕复与赤松、若松、冈田三人聚饮，饮酒甚多。一时寝。

十一月五日 星期五

八时起。出席大东亚会议第一次大会。上午，东条、汪先生及泰国代表演说。下午，张景惠、菲律宾总统 Laurel 及缅甸总理 Bamaaw 演说，印度临时政府主席 Bose 未发言。以余观之，Laurel 为一老练之政治家；Bamaaw 甚活泼，仍为学生派，为一开朗之近代政治家；Bose 则为一意志坚强之革命家也。四时四十五分散会。返寓略憩。接见野田中将，旧友也。幼儿来略谈。六时半赴柴山中将之宴，九时返寓。闻东南太平洋日大胜，击落美机二百余架〔架〕、巡洋舰五艘、运输舰多艘。如果如此，则美所受损失实不小也。十一时半寝。

十一月六日 星期六

七时起。出席第二次大会。余出席三国以上之国际会议，此为第二次，殊感兴趣。上午讨论宣言，内含纲领五项。中午午饭时，报告昨晚日机又于东洋〔南〕太平洋击沉美大、中型航空母舰各一艘、大型巡洋舰二艘、大、中型驱逐舰各一艘，日飞机仅三架未返。关于日方报告恐不甚实。下午，通过宣言^①。Bose 演说印度革命声泪俱下，至为动人。渠曾入狱十一次，最后越狱逃德，由德

^① 该《大东亚共同宣言》内容为：“一、大东亚各国互相合作，确保大东亚之安全，并以道义为基础，建设共存共荣之秩序。二、大东亚各国应相互尊重其自主独立，实现互助敦睦，确立大东亚之亲睦友谊。三、大东亚各国相互尊重其传统，发挥各民族之创造性，以提高大东亚之文化。四、大东亚各国应在互惠之下紧密合作，谋求其经济发展，增进大东亚之繁荣。五、大东亚各国应与万邦敦睦交谊，消除人种差别，普遍进行文化交流，进而开放资源，以贡献于世界之发展。”

乘潜艇东来。东条声明日将以所占印属二岛与之,是 Bose 之政府略具领土矣。四时赴日皇茶会,为新宿御苑,山石花木极盛,惜余无意观览也。晚,出席东条首相正式宴。九时返寓。惺弟今日飞来矣。

十一月七日 星期日

七时起。陪汪先生接见记者。旋出席国民大会,到五万余人,各国代表及驻日德使均演说。下午,参观体育大会,高松^①及妃均至。两年不见,妃较前胖而现中年妇人之姿,不及两年前远矣!晚,出席近卫公(爵)等招待宴。近卫亦两年余不见,其风度仍不减当年也。十时返寓。十二时寝。

十一月八日 星期一

七时起。送汪先生上飞机^②。旋访东久迩宫殿下^③,东京防卫司令也。据云:曾任军司令官攻略汉口,当时曾向其中央部建议,谓如攻取汉口,则和平永无期,故主不取汉口而谈和。惜未为政府所采纳,未以为两国计盼早和平。此公平民彩色[色彩]甚富,不如其他皇族之严肃,可佩。中午出席日本银行之宴。宴毕,余演说中储之现状、与日本协力之情形及今后应注意之点,听者动容。二时半访星野书记官长^④,谈世界战局、中日和平及改善上海情形各事。晚,(赴)日本银行副总裁及各理事非正式宴会。饮酒甚多,肆言无忌,今后应戒之。十二时半寝。

① 高松,高松宫,即日本天皇裕仁的弟弟宣仁。

② 是日汪精卫等先行离日回国,周佛海仍在日访问。

③ 东久迩宫,东久迩稔彦宫,贵族,久迩宫朝彦亲王的第九个儿子。曾任师团长、陆军航空本部长。一九三八年任华北第二军司令官,一九四一年任东京防卫总司令,晋级陆军大将。

④ 星野书记官长,即星野直树。曾任伪满国务院财政部总务司长、总务厅大臣、日本内阁企划院总裁,一九四一年十月起,任东条内阁书记官长。

十一月九日 星期二

七时起。赴山下老人早餐，座有财政、经济少壮干部十余人，举行谈话。旋访近卫公渠历述事变发生时，政府与统帅部间之无联络，及参谋本部与陆军部间之意见不一致（前者主不扩大），毫无整个计划，以至逐步扩大。又述此次对英、米〔美〕宣战前之日、美谈话，美已承认南京政府，主组织汪蒋合作政府，但日必须撤兵，近卫拟承认，而军部反对，乃总辞职。对今后，但俟美国内部变化及美、英与苏联之冲突。余亦开诚已见，谈两小时。正午出（席）经济恳谈会之宴，宴毕并举行恳谈。余报告最近经济设施数项。旋先后访重光及青木。晚，赴青木之宴。十时返。

十一月十日 星期三

八时起。访阿部大将，交换时局意见。告以对苏关系，日本须特别注意，并陈述日本在华外交机构应改革之处。阿部与东条关系极深。午，应大藏大臣贺屋之宴。闻日本又在太平洋获大胜，击沉美主力舰四艘、巡洋舰五艘，尚有其他驱逐、运输等舰多艘，日仅损失飞（机）二十架，与珍珠港一役同样胜利。返寓略息。再访贺屋，谈财政、金融问题。返寓后，军务局长佐藤少将来见，谈半小时。旋与幼儿略谈家务。晚，赴正金、台湾两行联合宴及外务次官松本宴。十二时返。

十一月十一日 星期四

八时起。访池田成彬及松平公爵。旋赴冈部家，视幼海宿舍，并晤犬养。午，赴外交协会之宴。本日报载罗斯福离美京晤斯大林及邱吉尔，果尔，则美、英、苏三国关系将有发展也。有末少将来见。三时赴大矶山下老人别庄休息。连日疲劳，借此可以静养。晚，与山下略谈。十时寝。

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五

八时起。日暖风和,散步庭园间,至足乐也。午饭后小睡,三时起。写字数张。晚与山下老人谈日在华当局奉行新政策不彻底之处。晚饭饮酒甚多。月明如昼,散步园中,月光山色,令人心醉,微风徐来,更令人飘飘欲仙。日本报告击沉美国军舰多只,但美犹在若干岛,尤以新几内亚登陆,是美国牺牲虽大,目的终达,未可乐观也。十时寝。

十一月十三日 星期六

六时半起。乘车赴东京,大矶之行又成陈迹矣。至品川站下车,蔡大使、石渡顾问及幼儿等均在站候,当即赴羽田飞机场。十时起飞。赴大阪途中,动摇殊甚,几将吐出。十二时到达,欢迎者送至新大阪旅社。饭后睡半小时,终觉头昏,四肢无力。访东部防卫司令官后宫大将^①,旧友也,谈甚欢。旋访大阪府知事,谢其招待。返寓。出席经济恳谈会,谈一小时半。旋赴大阪府知事非正式宴会,阿部^②、后宫两大将均出席。旋再赴日本银行之宴,大阪商会长关及副会长寺田出席。九时半返寓。十时寝。

十一月十四日 星期日

八时半起。见客数人。十一时参观日本银行大阪支店,中存金砖甚多,约一百五十余吨。仅一支店尚存此巨额,此次运华二十吨尚系出售,而其大藏省尚吝不肯,经青木大臣力争始办到,亦可谓小气矣。午,赴日银宴会,座均大阪金融巨子。二时返寓,略憩。旋应住友财团之请,赴神户海岸舞子别庄住宿。海景甚佳,阿部大将亦到相陪。晚,宴会时觉甚倦,先行退席。睡甚熟。

① 后宫大将,即后宫淳。

② 阿部大将,即阿部信行。

十一月十五日 星期一

八时起。沧海观朝日，诚佳境也。书字多幅。十时动身，汽车行一小时半，穿过神户及大阪全市，到新大阪旅社稍憩。午，出席大阪府正式公宴，到各界领袖甚多。宴毕，参观造币局，运华金砖在此改铸金条。三时半返寓。四时乘车赴京都，五时到达。至友若松华瑶及伊藤芳男在站候接，即驱车赴若松别庄，在京都之大原村，完全乡村风味，且居半山，半月劳尘为之一扫。晚与若松、伊藤、冈田及若松之弟子片山小饮。山谷清流潺潺，梦中真不辨水声雨声也。

十一月十六日 星期二

九时起。沐浴。偕若松、伊藤、片山乘汽车赴光明山。寺僧下山相迎，步行上山，约五里许。枫叶如火，真所谓“霜叶红于二月花”也。礼佛毕，远眺山景，静听水声，至足乐也。在寺午饭。悠然下山。僧甚滑稽，谈笑令人喷饭，为书字多幅。归途复游三千院，枫叶更佳。院后有后鸟羽天皇^①及顺德天皇^②御陵，林木幽邃，令人有出尘之感。余最爱此地，印象较光明山尤深也。晚饭后，复沐浴，就寝。

十一月十七日 星期三

九时起。乘车赴阪本看红叶，坐溪谷间野餐，足以忘世。复至琵琶湖，烟波浩瀚，沙鸟飞翔，另是一番境界。至京都市内已五时余矣。赴万亭小饮，九时半返。沐浴。闻飞机仍在南京，须明日始能来，令人焦急不已。本定十七返沪，今须迟四日矣。

① 后鸟羽天皇，日本第八十二代天皇。

② 顺德天皇，日本第八十四代天皇。

十一月十八日 星期四

九时起。忆前年至京都时，虽曾至帝大及旧寓牧田家，惟均坐汽车，匆促未能领略。与淑慧住极乐寺年余，未知此寺情形如何及吉田山风景何似，因乘车至大学前即下车，步行上山，经吉田山至极乐寺。风景不殊当年，余与淑慧贫居之小屋亦如当年。事隔十八年，此屋丝毫未便〔变〕，亦奇事也！屋前水井，当年余每晨早起，自汲井水洗面，此情亦如昨日。劫后复来，房屋依旧，而人已非当年之少年矣！未知屋前老松尚识此人否？摄影数帧。复游清水寺，始返大原村。闻飞机已至大阪，后日飞沪，心方安。

十一月十九日 星期五

九时起。十时半驱车赴岚山。幼海甫半岁时，曾偕淑慧抱其游此，今幼儿已（负笈）庆大，足见余已老矣！面岚山山水仍不殊往年也。至松籁亭午饭。亭临清流，风景极佳，至足流连。五时返大原。夕阳在山，倦鸟归林。连日游山玩水，几忘世事，归国后又将烦恼矣。惟任大事，未有不烦恼者，自古已然，岂独余哉！

十一月二十日 星期六

八时半起。赴田间烧野火，享尽乡间风味。二时下山，游园山公园，二十年旧游地也。四时乘车赴大阪，五时到达，仍住新大阪旅社。赴大新楼吃中国味，不甚佳。定明日九时启〔起〕飞，未知天气如何也。晚，补记一周来日记。十时半寝。

十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七时起。料理行装。八时半起飞，十一时抵福冈。休息半小时起飞。三时半抵沪，书城、剑东等到场迎候。抵寓后，觉困倦已极，沐浴略睡。君强、默邨、心叔、叔雍、邵式军、朴之等先后来谈，仍觉全身不适。离国三周，变化多端，然均意中事。足见月昏〔暈〕

而风，础润而雨，凡事有因必有果也。十二时寝。

十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八时起。到行，分别召见书城及各局、处长及经、副理，商谈行务。下午，接见殷汝耕^①，商修治运河问题。张子羽来，谈胡宗南关系人洪复礼（庸仁）被日宪兵所捕，允予营救。五时公博来谈各事一小时半。晚，君强来谈。十二时寝。

十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八时起。到行。袁履登、闻兰亭^②先后来见，分别为买购米、棉请求贷予资金。召见各局、处长，分别有所指示。下午，约刘百川来谈。忆戴雨农来电，盼余少与刘接近，内地将召刘返渝。今日晤谈之下，始悉果有此事，刘且将来电见示，惟不拟即往，足见内部实有问题也。召见彭寿，渠于日内赴渝，告以见蒋先生时可请求保全实力，预备战事结束后对日〔付〕共党。并谓中日问题必有解决之一日，国共问题则为今后之根本问题也。旋接见萧乃震、段运凯、袁愈佳。晚，叶扶霄来谈金融问题。一时始寝。

十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八时起。到行。接见德公使飞师尔及德经济委员，谈一小时。见客多人。下午，周作民来，谈时局各问题一小时。李閎菲来，谈盐务。阮珩甫来，报告盐政。张子羽率顾季英（蓝琪）来；顾为蒋鼎文^③在沪之代表，日内入内地，与谈一小时。晚，思平、颂皋等来谈。一时寝。

① 殷汝耕，时任伪国民政府治理运河筹备处主任。

② 闻兰亭，名汉章，字兰亭，江苏武进人，一八七〇年生。曾任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纱厂联合会、纱业银行等机构董事长，上海纱业同业公会监事长，时任伪商业统制总会监事长兼棉业统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本月二十七日就任。

③ 蒋鼎文，号铭三。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驻洛阳。

十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八时起。到行。石渡顾问自日本抵沪，来谈别后事情。召见各局、处长。十二时返家。下午，接见唐寿民，谈商统会各项问题。召见王叔鲁代表许揆若，谈南北通货统一及全面和平问题。洪复礼因余保释特来谢，并谈中国今后问题。渠为胡宗南之代表，而胡之任务在反共，故与谈阻止长江下游共军发展各问题。旋万里浪^①、胡均鹤^② 来见，慰抚之。惟此辈不易驾驭，我虽待之以诚，仍未能充分信任也。赴剑东家晚饭，饮酒甚多。返家，召书城商金融问题。十二时寝。

十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八时起。九时赴机场接汪先生^③，十二时始到，送至汪公馆，略谈。下午，接见苏成德^④、夏仲明^⑤ 等五人。七时赴汪先生之宴，座均财界要人。散会后，汪先生约公博、思平、柏生、君慧及余，商华北与日方签订觉书问题，决定不承认其有效；一面电告王叔鲁，一面由外部通知日使馆。盖此端一开，日方可随时要求我地方当局签订协订〔定〕，将成不可收拾之局也。并商党务。返家后，式军来，与谈编制明年上半年预算问题。支出增而收入少，不易办也。

十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八时起。到行。武汉财政特派员王震生来，报告并请示武汉

① 万里浪，时任伪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政治保卫局局长兼第一局局长。

② 胡均鹤，时任伪政治保卫局副局长兼第二局局长。

③ 时汪精卫由南京到上海。

④ 苏成德，时任伪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

⑤ 夏仲明在李士群死后辞去伪调查统计部次长，在上海设立“总力社”，自任社长，为日本搜刮物资和搜集情报。

财政,谈一小时。旋见客多人。并召见各局、处长及经、副理。十二时赴汪先生之宴,座均各界有力分子。下午,在家接见川本大佐^①、上田省一、顾继武、凌宪文、盛幼璽等。晚,赴周作民之宴,饮酒颇多。返家后,雄白、邵式军分别来商要务。一时寝。

十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八时半起。剃头。接见裴复恒、任西萍。十一时,苏成德率王水来见,重庆军令部科长也,新参和运,与谈世界战局。冈田大佐来,报告经济问题数项。午宴柴山中将。下午,复见洪复礼,谈中国前途。余谓:不幸蒋先生一旦不讳,黄埔系必分裂,盼胡宗南设法养成中心,以免为共党所乘。召见阮珩甫,谈盐务。冈村中佐来,谈近事。本日报载罗、邱、斯将会谈,并邀蒋先生出席,此次会议殊堪注目^②。晚阅《莫斯科会谈之分析》一报告,颇可参考。十二时寝。

十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八时起。到行,见客多人。午赴汪先生之宴,座均外宾。本日汪先生返京,因事未送。返家,接见李赞侯。据云重庆以将来过渡时期东南富庶之区必须保全,而盼余多负责。内地来人,未知系谁,未便深问。李北涛受蒋伯诚托来言,当极力联络,但对渝方近情,似不甚明了,盖蒋久未赴渝也。旋见陈光中、袁愈佺等。晚,宴驻沪日宪兵司令及各队长。旋赴皇后观剧,此为五年来之第一次也。

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二

八时起。赴中储,召书城、惺华及各局、处长,交办要件。旋返

① 川本大佐,即川本芳太郎。时任上海日本陆军部长。

② 此为开罗会议。

家,召见剑东,指示特务工作方针,盖渠受日宪兵之委托,请予协助也。告以对渝须留将来见面余地,除恐怖行动外,宜予宽容。一时半偕淑慧飞京。寒林衰草,暮鸦斜日,触景伤情,令人感人世之变幻莫测也。晚,赴汪先生之宴,宴日大使及各地公使及总领。返家后,公博、默邨来谈。十二时寝。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

十二月一日 星期三

八时半起。忆上月今日赴日,昨日返京,离京一月,所经之事甚多,不如意常八九,人世盖如此也。谒汪先生,商最近军政各事,令人有难于应付之感。旋到部,召见君衍及各司长,商办积件。下午,接见由渝来京之张某。据云曾见蒋先生一次,果夫三次。其所传言与李赞侯所传者同,怪哉!未知是否诚意也。志一来,谈最近军事。袁愈佳来,商物资统制各事。晚,赴学昌之宴。返家后,思平来谈。本日路透社透露,罗、邱、蒋正在开罗会谈^①,斯未参加,三人将于归途赴伊朗与斯晤谈。大约明年春季对欧洲大陆必有军事动作;同时对远东大举,恐无余力耳。

十二月二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散会后赴财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在寓召开联络会谈,自三时至五时。散会后,召见社会事业服务人员二十余人,简单训话。上楼疲甚,惆怅万分。晚,思平来谈。十

^① 开罗会议于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在开罗举行,参加会议的除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外,还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蒋介石。随同蒋介石参加会议的有宋美龄、王宠惠、商震等。开罗会议主要讨论和决定对日作战及日本战败后的处置。本日发表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表示:“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

二时寝。

十二月四日^① 星期六

八时半起。访石渡顾问,商财政经济问题一小时半。返寓,项致庄来,谈江北军事。旋召见邵式军,面示举办一新税各问题。下午,接见戴英夫、汪曼云、周学昌等五人。同志投闲置散者众,是非自多,但一一予以适当工作,又非易事,此当局者之苦处也。冈田大佐来,谈经济问题。旋川本大佐亦来谈,并留便饭。晚,李季、默邨来谈。十二时寝。

十二月五日 星期日

九时起。接见富田大佐及何民魂^②等。骥良来,商中储加薪问题,旋同赴西流湾视察新居建筑。值此乱世,诚不知此屋能居多久也。下午,接见顾宝衡、彭年等多人。阅美国某方情报,谓莫斯科会议打破德对苏单独和平之梦,开罗会议打破中日全面和平之说,此诚事实也。又谓苏联必参加对日之最后一击。国际变化莫测,大可注意也。炳贤来,谈军事费等问题,十时半辞去。批阅文件。十二时寝。

十二月六日 星期一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在寓召开敌产管理委员会。散会后,听取调查盐务之国府种文报告盐务两小时。旋召见谢副军长云卿〔卿云〕,为孙良诚运动河南省长。前张岚峰^③亦为此留缄拜托,人事支配之难,有如此者。晚,赴默邨处,宴唐川参谋

^① 三日无日记。

^② 何民魂,字啼红,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曾任南京市长、建设委员会委员、南京文化大学校长等。抗战后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之参谋长。

^③ 张岚峰,时任伪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副长,余因抑郁,饮酒颇多。十时返寓。批阅文件甚多。报载土总统赴开罗晤罗、邱^①;今日延安电讯,土令留德学生返国。似此,土将对德宣战。果尔,德其殆矣!十二时寝。

十二月七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旋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见客多人,多谋工作者。忆和平运动开始时在港不及廿人,群以无人為慮,余谓今患乏人,政府成立后,必患人多无法位置,今果然。惟失意者如多,群谋出路,政局必动荡无疑。晚,赴唐川参谋副长之宴。十时返。回忆两年前今夕,家庭中惊涛骇浪,令人欲死,而不知日、美、英战争即于本晚勃发。公私双方,今晚均使人感慨万端也。

十二月八日 星期三

八时起。赴财部。十一时赴汪公馆,商外交问题。闻华北日军有主王叔鲁任政院长,余或公博任华北政委长者。其实,此乃出难题与日军总部,盖总部出统一南北方案,囑华北日军赞同,因不便反对,故提出此类人事问题以相难。余表示政府机构及人事,中国应绝对自主,不可丝毫迁就,至日军总部强化国府、统一南北之方案,我方自应赞同。汪先生深以为然。下午见客多人。晚,思平、君强来谈。旋赴李季处小坐。十一时返寓。一时寝。

十二月九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最高国防会议。散会后,与汪先生略商外交问题。旋访石渡最高顾问,谈财政、金融问题;并赴中储,处理要件。下午,出席联络会谈,商限制电力问题。余提出:一、消费方面须多加节省,生产部门宜少限制;二、中日工厂平等待遇。返寓后,公博自沪来,谈近事两小时。晚宴若松华瑶,渠自北京来,据其语气,华

^① 本月四日至六日,罗斯福、邱吉尔与土耳其总统伊·伊诺努在开罗会晤。

北日驻军反对(取消)华北特殊化甚烈,似将与在南京之日军总部冲突。公博、思平、仲云、朴之来谈。十二时寝。

十二月十日 星期五

八时起。出席全国党务会议。下午,马处长来。批阅文件多起。君衍来,送批财部公文多(件)。旋接见郝鹏举^①,谈苏淮政情。王敏中来见,报告江苏财政情形。旋接见邹敬芳^②等五人。晚,赴思平家略谈。十时半返寓。心境极感不宁。十二时寝。

十二月十一日 星期六

八时半起。九时半赴机场,候一小时始起飞。十二时半到家。饭后与淑慧及幼海、慧海略谈。下午三时,书城来,谈各项金融问题。据报,柳汝祥在外有不规则行为,为之气愤。用人如此之难,几令人感觉无一人可信用也。旋冈田及河野两顾问来见,商金融、经济问题数项。晚,心叔、式军来谈。十二时寝。

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日

九时起。冈村中佐来见,谈近事。忽奉汪先生缄,谓将任君强为赣省长,剑东为保安处长。当召两人详商,均不愿。下午,约葛湛侯来谈,盼其赴渝一行,为收拾时局,在可能范围内疏通宁渝感情,湛侯愿往,允即布置。旋周作民来,谈经济问题一小时。李闲非来谈盐务。晚赴戏院看话剧,六年来第一次也。十一时返寓。雄白、心叔、式军来谈,一时始寝。

① 郝鹏举,十一月二十五日伪最高国防会议三十二次会议决定设立伪军委会驻徐州绥靖主任公署,任郝为主任。

② 邹敬芳,时任伪全国经济委员会秘书长。

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一

八时起。到中储,召开金市场操作委员会,决定先卖出黄金二吨半,一以抑平物价,一以收回通货。当时讨论,谓两者不能并行,欲行前者,售价须低;欲行后者,则价愈高,所收回之通货亦愈多。结果决定参酌办理,仍以抑平物价为主。下午,公博来谈一小时。冈田及伊藤来谈。晚,二人复来,并约若松来谈华北问题。因若松在北京所闻尽反对华北取消特殊化之议论,故约其详谈,以打破其成见,冈田说明尤力,盖若松赴东京直接将向东条报告也。叔雍来谈。一时始寝。

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二

八时半起。赴中储。接见袁履登等,并分别召见各局、处长及经、副理,商行务。下午,接见邱局长及宇山顾问,商修改所得税条例。聂璐生来,报告收买棉纱事,并为湖南会馆捐款,当捐二十万,出其意外。旋吴处长、贾司长、袁局长先后来见。晚,接见盛幼蘧,谈盐务。十二时寝。

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三

八时起。到行,见客多人。下午,在家接见江西邓省长,谈赣事。旋见朱博泉,谈上海金融问题一小时,并见其他来客数人。晚,赴潘宅之宴。十一时返。

十二月十六日 星期四

八时半起到行,处理要件多起。下午,接见川本大佐,谈一小时。张子羽来,谈中国前途,并为余划策,极有见地,且盛意极可感也。召见竺森生,谈金融。晚,家宴,心叔、叔雍、君强、剑东等均来。十二时寝。

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五

八时起。到行,见客多人,处理金融事件多起。下午,葛敬恩来,谈赴渝事。徐采丞来,谈与内地物资交流问题及重庆情形。旋赴医院照 X 光,检查心脏,略有扩张之势。晚,赴川本大佐之宴。十时返家。十二时寝。

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六

八时起。复赴医院,以 X 光检查胃部。旋到行,见客多人。下午,在家见客五人,复赴医院,以 X 光检查肠部。返家后,李闳菲、金雄白先后来,报告盐务。晚,赴乃震之宴。十二时返家。

十二月十九日 星期日

九时半起。草《极乐寺》一文。午,召川本及晴气^①两大佐宴,谈及政治不良,不胜汗颜。下午,接见李北涛、戴霭(庐)、盛幼璠等。旋得讯,税警总团士兵至共舞台前,与警察冲突,死警察七人,伤十余人。公博亲临视察后,来商善后办法。君强带兵不宜,早拟令其离职,惟税警为其创办,且经三年,人情上似又不忍使其难过,此事真使人烦闷也。晚,赴惺弟家宴。十二时返。

十二月二十日 星期一

九时起。阅报,陈雪暄病逝重庆,故人又弱一个,为之潸然,散步园中,思以君强长皖,余兼税警总团长,而令剑东实际负责;高冠吾调长司法。此案回京后,当向汪先生建议,未知能否成功也。一

^① 晴气,晴气庆胤。时任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长。

时半飞京。抵寓，电汪公馆，知汪先生已于昨晨将子弹取出^①，今晨出院，移居北极阁，经过良好，惟下午仍有热度，不能见面。旋约君衍、学昌、骥良，分别有所咨商。晚，公博、思平自沪来，谈至一时始散。

十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九时起。旋探问汪先生，精神尚佳，略谈政务。医云七日可封口，十日后或可全[痊]愈，惟因汪先生有糖尿病，恐多费时间。赴财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木村顾问来谈金融问题。海州盐务局长来，报告盐务。访柴山最高顾问，谈军事各事一小时。晚，批阅财部及中储各事卅余件。

十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八时起。先后赴中储及财部。下午，过大佐来见，密告：日对苏拟进一步结成同盟，并盼结成日、苏、德阵线，以对抗美、英。此实为一种理想。以余计之，苏联恐不愿如此也。过大佐因此询余意，是否并有无与中共联络之必要与可能。余告以联络并非不可能，但必须先定一方针，如一时的彼此利用，恐反为中共所乘，殊不可也。柴山中将来，谈对渝工作，谓渝即不和平，工作似未可终止。余表示同意，但详陈各种困难，恐短时期内必难收效。总之，日本情势见，于此可知。惟我须运用得法，始于国家有利也。堀内公使来，商经济问题。晚，批阅公文卅余件，倦甚。旋公博、思平来谈。十二时寝。

^① 此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汪所受枪伤，其头部及颈部子弹均已取出，仅背部子弹未能取出，因而引起多发性骨肿症，疼痛难忍，遂由南京日本陆军医院部队长后藤施行手术，将其背部子弹取出。

十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最高国防会议。散会后,谒汪先生,略谈政务,拟以高冠吾调赣,君强长皖,张一鹏^①长司法,如能成功,亦一办法也。旋到中储,接见建部王次长^②,谈调整合办公司及限制电力等问题。召葛亮畴,指示盐务。处理要件多起。下午,草拟元旦东亚各国当局交欢播稿。旋出席谷大使之茶会。返寓,继续草稿完卷。晚,赴驻华德大使之宴,谈中、德经济合作。旋便道访陈人鹤^③,谈江苏政情。返寓后,公博、思平来谈。十二时寝。

十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八时半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在寓召开中日联络会谈。余提议:一、上海以外各都市所登记之纱布,准其自由;二、电力限制,对于民生有关之工业,如纺织、火柴、肥皂等类,不可限制过多;三、火车站之检查,一概停止。咸表赞同。散会后,公博、思平留谈,旋默邨亦来。晚饭后各散。批阅文件多起。十一时半寝。

十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八时半起。偕公博谒汪先生,商设立民意机关。余表示此事须慎重考虑,不可自寻麻烦,且所谓民意机关,亦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徒资少数马路政客出锋〔风〕头耳。汪先生开刀处,线已取去,可起坐谈半小时。返寓,接见皖省长高冠吾,告以拟调其长赣兼绥

① 张一鹏,字云搏,江苏吴县人,一八七三年生。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毕业。曾任清政府法部主事、东吴大学法律教授、京师地方检察厅检查长、北洋政府司法次长、江西财政厅长、代理司法部总长,后在上海任律师等职。抗战开始后,曾从事抗日活动。本月三十日任伪司法行政部部长。

② 王次长,即王家俊。原为伪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兼审议处处长,九月二十七日调任现职。

③ 陈人鹤,陈群,于本年九月十四日调任伪江苏省省长兼保安司令。

靖主任,渠表示愿往。此人颇为漂亮也。冈部顾问来见。下午,都甲大佐来,谈河边中将^①盼我派员赴滇西宣传,并谈一般局势。旋灌音,备元旦时东亚各国当局交欢广播。晚,公博、思平来谈。十二时寝。

十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八时半起。淑慧、世庭及幼海、慧海自沪来,谈甚欢。下午,见客五人。旋偕淑慧等赴西流湾视察建筑情形,大约旧历二月初可以迁入也。晚,闲谈。十二时寝。

十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八时半起。率淑慧及幼海拜望汪先生及夫人。旋与公博向汪先生报告,并商办要事,尤以商谈是否设立民意机关。下午见客数人。晚,公博、志一来谈。十二时寝。

十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八时半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旋赴财部,处理要件。下午,召开物资审议委员会。六时半返寓。晚,批阅公文多起,与淑慧及子女闲谈。十二时寝。

十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八时起。赴中储及财部。旋访石渡最高顾问,略有商谈。下午,接见李长江^②、赵正平等。旋召冈田大佐,商物价对策。据查,收买之纱布,以前以为足敷两年之用,今将各方要求考察,即一年之用亦恐不敷,至于新生产问题,因棉花大部为日本人运去,而煤

^① 河边中将,即河边正三。时任侵缅日军最高指挥官。

^② 李长江,原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本月二十三日伪最高国防会议三十五次会议决定撤销第一集团军,特任李为伪军事参议院上将副院长。

炭电力又感不足,一年之后,恐无纱布可买卖,为之心焦。晚,宴汪夫人及其公子与女公子。旋往观剧,十二时半始返。

十二月三十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最高国防会议,通过高冠吾长赣,君强长皖,张一鹏长司法。余初意高、罗对调,今略有变更也。旋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要件。下午,在寓召开联络会谈,决定自一月一日起,车站、城门均不检查。又商物价问题,议论甚多,而无切实办法;此事原因复杂,非枝节零碎办法所能奏效也。散会后,接见春圃及泽吾,并手草税警总团改革办法。晚,世庭偕幼海、慧海先返沪。学昌等来谈。十二时寝。

十二月三十一日 星期五

八时起。谒汪先生,谈半小时。旋到财部,处理要件。下午,在寓见客三人。今日为民国卅二年最后一日,一年匆匆过去矣!明年恐不如今年之易过也。世界局势、中国前途,明年或可有分晓也。

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四年一月

一月一日 星期六

十时半始起。民国三十三年又从今日开始矣。回忆二十七年十二月离开重庆以来,此次为第六次元旦。此五年中,办到日本退回租界,撤销治外法权,放弃辛丑条约所规定之华北驻兵权;复办到日本允于和平后撤兵,尊重中国之领土与主权,是和平运动与抗战之目的均已达到。如就二十七年之情形而观,吾人能办到如此,亦可告无罪于天下后世矣。惟自美国迫使日本对英、美宣战以后,形势为之大变,中日问题卷入世界战争之漩涡中,中日两国均无完全自主及自由以解决中日问题,非俟世界全局解决后,中日问题不能解决。此点,余于前年夏季在东京已言之,今后惟有视世界局势之转移为依归矣。召雄白,嘱其赴沪应办之事。君衍来,略谈。旋偕淑慧赴汪公馆拜年。下午,因胸部紧逼,气喘更甚,睡(至)三时半始起。伊藤来,谈两小时。渠认日苏同盟条约不易成立,因德国站上风时尚不可能,今苏已站上风,此事岂尚易谈?余告以英、美曾要求废弃日苏中立条约,日苏关系能维持现状,已觉不易也。晚,赴君衍之宴。十时返寓。君衍为人忠实,为一有力之帮手。因此感觉部下虽多,均利用余以便其私图,能为余着想者,亦不可多得。辅佐乏人,焉能成大事耶?与淑慧收听北平、昆明等地无线电,又想起今年内必有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余辈大有为大浪卷去而沉入海底之可能也。瞻念前途,忧心曷极!十二时半寝。气喘仍剧。

一月二日 星期日

九时半起。吉野大佐来,谈税警及其他军事问题。旋谒汪先生,略谈。下午,访柴山中将,谈一小时。渠主国民党复兴运动以青年有为之同志任县长,并带保安队,使政治、武力、思想打成一片。渠不赞成联俄,以重庆虽不和平,但究竟较共党易于接近。余深同意,惟国民党目前无力至此,深滋惭愧。惺弟自沪来,谈近事。并召阮署长,商盐务。交通工具缺乏,海州盐不能南运,今后当大成问题也。盐务署长、海州局长、中华董事长及裕华董事长四人,均系个性极强之老翁,互不相让,驾驭四人,煞费苦心。幸盐务署长个性虽强,尚识大体,助余调和其间,否则,是不易对付也。晚,赴学昌家晚饭。十时返寓。听北平戏院广播霸王别姬,不禁有感,深念一年或两年以后,余必有垓下之役,彼时决不向人摇尾乞怜,宁遂悲壮之最后也。盖国际形势变化至此,殊出当时意料之外。不过,苟于国家民族有利,个人牺牲亦殊值得。好汉做事好汉当,是非功过,余一身任之,但求勿累及母、妻、子女耳。十二时半寝。

一月三日 星期一

九时半起。头昏,四肢无力,岂昨日受寒所致耶?阅开罗会议及德黑兰会议^①报告书,并阅木村顾问所拟中国经济统制意见书。下午,午睡后仍觉全身无力。见客三人,中有胡庄达者,似觉老练切实,拟派为南京区所得税局长。臧近卫公爵,略谓时局愈益严重,望善自珍惜,准备收拾。去冬与渠略谈,渠颇悲观,谓其静待英、美与苏联冲突及美国内部发生变化外,无他法。此二者,均系镜花水月,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也。晚,汪先生召淑慧及余家宴,谈

^①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第一次三国首脑会议,讨论对德国开辟第二战场问题及战后处置德国问题、波兰国界问题等。会后发表德黑兰公报。

甚欢。九时返。批阅情报载：美国某杂志载，德驻土大使巴本对其土国私友表示，希特勒必倒，巴本本人当为其后继者，渠已拟就和平方案，以备收拾时局。此论颇为荒唐，姑记之，以待将来事实证明。十一时寝。

一月四日 星期二

八时半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赴财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见客数人。夜车偕淑慧赴沪。

一月五日 星期三

八时到站。剑东^①来接，偕返家，商税警校、团整编问题。考虑结果，觉凡事不能听一面之词，且处事须平心静气，不宜冲动。旋到中储，召见各局、处长及经理。下午，约君强谈皖事及税警校、团问题，困难颇多。旋冈村中佐来谈。晚，赴公博处略谈。十二时返家。即寝。

一月六日 星期四

八时半起。到中储，召集正金及日本两银行当局，商金市场操作问题。下午，召见校〔税〕警总团参谋长徐肇明，谈一小时，指示政治路线及工作方针。渠主多用黄埔生，甚表赞同。旋张子羽来，谈与西北进行物资交流，以促进政治联系。冈田大佐来，谈一般经济问题。偕淑慧及子女往陈宅，向公博太夫人拜寿。晚，盛幼璽、邵筱月、赵叔雍先后来谈。十二时寝。

一月七日 星期五

八时半起。旋到行。处理要件，甚为满意，惟注意不周，亦有与预期相反者。下午，张子羽偕洪复礼、曾雨辰来，商组织公司办

^① 熊剑东，时任伪税警总团副总团长。周佛海于四日兼任伪税警总团总团长。

法。旋袁愈佳、邵筱月来，商要事。晚，赴思平家拜寿。旋赴剑东处晚饭，饮酒甚多，并看电影。二时始返。

一月八日 星期六

九时起。到行。下午，葛湛侯来，商赴渝事。并见邓祖禹等五人。旋访唐寿民，谈商统会一般问题及收买纱布情形两小时。旋赴唐生明^①家晚饭。一时返。

一月九日 星期日

九时起。惺弟带相者来看相。余生死得失已置之度外，个人吉凶祸福，何必计耶？惟看相、算命均谓五十不吉，试看将来究如何不吉也。介绍惺弟与洪复礼、张子羽见面。下午，田尻公使来访，谈经济问题及调整上海第一、八两区^②行政问题一小时。访作民，谈政治经济问题。作民对于上海股票潮深致忧虑，余亦为然，应设法制止之。吴颂皋来，谈上海及外交形势。并见其他来客三人。晚九时半上车赴京。

一月十日 星期一

八时抵寓。清阅积件。旋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要件。下午，召见阮署长，商盐务。旋约君强谈皖事及税警问题两小时余。六时半谒汪先生，报告近事，旋陪宴日皇幼弟三笠宫殿下。此次返京即为此，盖三笠宫于返日前，必欲与余一面也。九时半返寓。略憩。旋上车来沪。

① 唐生明，时任伪江苏省保安副司令。

② 伪上海市第一、八两区为原租界区，第一区为原公共租界区，第八区为原法租界区。

一月十一日 星期二

九时半始到站,迟两小时矣。抵家稍憩。旋赴行,与日本正金、台湾、帝国三银行签订南洋汇兑协订〔定〕^①。下午,接见税校及总团干部,分别谈话。晚,叶扶霄来,谈金融问题。李因菲来,谈盐务。倦甚。十二时寝。

一月十二日 星期三

八时半起。到行。处理各事尚称圆满,惟属下有所希求,不易应付,当力图之。下午,分别接见税警校、团干部谈话。新任司法部长张一鹏来见,谈半小时。旋约葛湛侯、王伯樵茶会。并与君强商皖事及税警总团问题。晚,偕幼儿赴高岛总裁之宴。返家后,雄白来商要事。十二时寝。

一月十三日 星期四

八时半起。到行,接见袁履登、李达、冈田大佐等。下午,继续分别接见税警干部。并约见戴晓云^②,人才也,当重用之。木村顾问来谈,经济政策一小时。渠主一切自由,不加统制,恰与现行政策相反。窃思作战时期,无论何国,经济必行统制,我国内地亦然,惟过去此间因日方统制方法不宜,且自商统会成立后,表面上统制权虽由政府收回,实则仍不能完全自由行使职权,而我国商人复无公德心,故统制仍未能顺利进行。但如完全自由,究竟形成如何结果,是否物资均为富者所囤积,而物价愈形高涨,则未可预料。

① 该协定全称为《中央储备银行实施集中华中、华南与南方地域汇兑要纲》。《要纲》规定:一、中央储备银行集中对南方地域之买卖汇兑。二、南方地域汇兑均以日本圆表示之。三、中央储备银行在正金银行东京店设特别之户,办理对南方地域汇兑。所谓“南方”,系指日本所占领的法属印度支那、菲律宾、马来亚及荷属印度尼西亚等国。

② 戴晓云,字湘云,号德清。原上海富准银行董事长。

关于此事,何去何从,余亦失去自信,但现状似乎必须改革也。晚,琪山、默邨、筱月等来谈。十二时寝。

一月十四日 星期五

八时起。偕君强、剑东赴税警学校,余宣布兼总团长就职典礼,训话半小时,并视察各地。旋召各高级官佐会餐。下午,在家接见戴晓云、李军铎^①、张子羽等数人。晚,赴心叔家祝寿,并便饭。十时上车来京。

一月十五日 星期六

九时抵寓。旋谒汪先生,知发热,恐施手术时尚留有积血,焦甚。先生不能起床,因以副委员长资格代理主席全国经济委员会。议案甚多,本定上、下午均开会,余于上午将议案全部议完。午宴各委员于国际俱乐部。下午,因石渡顾问明日赴东京,往访之,谈金融、财政问题一小时。返寓后,珩甫来,商盐务。晚,思平来谈,十时半辞去。草拟《往矣集》日译本序^②。胸际闷甚,即睡。久之不能成寐,岂又伤风耶?

一月十六日 星期日

九时起。继续草拟日译《往矣集》序文,全篇成。苏体仁^③来,谈华(北)近情。学昌来,谈近事。下午,接见建设部王次长家

① 李军铎,时任伪国民政府参军处少将参军兼军务局局长。

② 《往矣集》是上海《古今》出版社出版的周佛海文集。辑有《汪精卫先生行实录序》、《苦学记》、《扶桑笈影溯当年》、《盛衰阅尽话沧桑》、《走火记》、《四游北平杂感》、《广州之行》、《武汉追忆鳞爪》、《极乐寺》、《自反录》等文。《往矣集》日译本序一文,刊登在《古今》半月刊第四十期。

③ 苏体仁,字象乾,山西朔县人,一八八八年生。毕业于山西省立师范学校及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化学科。曾任绥远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太原沦陷后投敌,出任伪山西省省长,后任伪北京市代理市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时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工务总署督办。

俊,商调整中日合办公司问题。旋周贯虹^①来,谈赣事。余天休^②来,商经济调查事务。旋志一与琪山来谈。公博自沪来,并约思平来谈。公博独留晚饭,九时辞去。批阅例件。十二时寝。

一月十七日 星期一

八时半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仍赴中储,召开理事会。返寓,接见郝省长鹏举^③,嘱其练兵,以备非常。默邨来谈。志一来便饭。晚,公博、思平来,商修改国府组织法等问题。十二时寝。

一月十八日 星期二

八时半起。出席行政院会议前谒汪先生,略谈。因热度未退,由余代为主席,议案共二十件,较平时为多。十一时半始散会。下午,接见张畏苍,听其陈述在渝见蒋先生及果夫详情,并告以此次赴渝,须使内地明了应设法减少战区牺牲及共同对付共产党,谈一小时半。旋接见浙财长刘星辰、淮财长孙祖基^④及金雄白、蔡洪田。晚与惺弟谈政治及金融诸问题。本日莫斯科透露英、德谈判和平之消息,恐非事实。但所可异者,该消息系《真理报》所登载,谓英人二名与里宾特洛甫在葡国某海滨谈和平条件。苏官方任《真理报》披露此项消息,无论其为真为假,实表示对英之不信任也。十二时寝。

① 周贯虹,常任国民政府江西省政府委员、建设厅长,投伪后亦任伪江西省政府委员、建设厅长、伪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常委。

② 余天休,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

③ 一月十三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一三一次会议,通过改伪苏淮行政长官公署为伪淮海省,辖徐州市及铜山、东海、汤山、萧县、睢宁、宿县、淮安、涟水等二十一县沦陷区域,特任郝鹏举为伪淮海省省长。

④ 孙祖基,字道始,江苏无锡人,一九〇三年生。曾任江苏省无锡县长,投伪后于一九四二年任实业部保险监理局长,时任伪淮海省财政厅长。

一月十九日 星期三

九时起。赴财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在寓召开联络会谈。五时散会。见客三人。旋学昌、骥良来,商例件。晚约冈田大佐便饭,并谈一切近事。八时半辞去。国际关系真扑朔迷离,不可捉摸。据中立国消息,谓德、苏正谈和平,德提出:一、德对东欧完全放弃,且让波兰一部与苏;二、和平后承认战前两国所订一切条约均在〔有〕效;三、互约对方势力范(围)不宣传主义;四、苏对德与英、美战争守中立。且有谓里宾特罗甫及戈林^①已得希特勒谅解组织新政权,由希委托戈林负责对苏和平及政治。又谓:重光^②曾与德史特玛^③详谈,得德同意,刻已召日驻苏大使返京治商,等等。但反轴心方面,谓德逼日对苏宣战,称苏已允许英、美,俟第二战线开辟,苏即对日作战,故不如先下手为强。究竟何者真确,实无从判断。就大体观之,英、美对苏亟〔极〕力让步;关于波兰问题,牺牲波兰流亡政府之要求,容忍苏联之主张,似亦极力拉拢苏联也。晚,阅书自遣。十二时寝。

一月二十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国防会议。散会后,与公博谒汪先生,略谈国内外情形。旋先后赴中储及财部,料理例件。下午,接见武汉所得税处长蒋先启,予以指示。并召见袁愈佺。四时乘车赴沪。关于《真理报》发表英、德和平之消息,《纽约午〔时〕报》称:《真理报》所载消息,并非仅属新闻报导,乃系苏拙劣之企图,欲以外交方式诿过于英或美,其不负责之态度与诸敌国之肆意诿过,几如出一辙云。足见苏、英、美之间并非全无问题,反觉互相猜忌日益增加也。英外

① 戈林,德国法西斯纳粹党冲锋队头子,德国空军部长。

② 重光,重光葵。时任日本外相。

③ 史特玛,时任德国驻日本大使。

交界亦表示,此项消息非出自《真理报》自动,而为当局所授意。当局何以出此,实不可解,大约恐德对英提和议,故事先阻止之。尤其令人心异者,英外部虽否认此说,但塔斯社反更正昨日“一般相信会议并无结果”为“一般相信会议并非无结果”,足见针锋相对也。十二时寝。

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八时半起。到行,处理要件多起。下午,约刘百川来谈。半年前戴雨农曾托人通知,请余今后不必与刘联络,因将召其返渝。后果迭电召刘,而刘不奉命即往。盖刘自有立场,不欲全为戴之工具,故戴必使其离沪也。慰勉之。旋约葛湛侯来谈,大约旧(历)正月底可以动身。剑东来,请示税警校、团各项要件。晚,心叔、默邨来谈。十一时辞去。昨,邱吉尔对英议员宣布,三月十五日以前必有历史上无曾有之激战发生,大约对于莫斯科所传英、德议和之说,予以间接否认也。十二时寝。

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八时半起。到行。叶扶霄来,称年底银根奇紧,请求救济,当允拨八千万元,应各行需要,分别予以贷放。旋视察中储新建筑,大约尚需三月始能完工。下午,接见上田省一等八人。旋阅非来商盐务。晚,苏成德等来便饭。式军来请示税务上重要问题。十二时半寝。

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九时起。上午,接见万里浪、冈部长二等五人。下午,接见政治部部长黄自强及税警校、团干部七人。本日甚觉四肢无力,昨晚或略受寒,晚饭后尤倦,九时即寝。

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八时半起。到行。正午，赴正金之宴。下午，接见陈葆初^①、冈田大佐等数人。本日为旧历除夕，饮酒甚欢，家庭之乐，其味无穷也。晚饭后，诸友来聚者甚众，余于二时始寝。

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因昨晚迟睡，十一时始起。拜年者五六十人，均由幼儿招待。下午，三时参加朱朴之订婚茶会。旋赴杨老太太处拜年，略谈一小时。先后赴公博、思平家略谈。数千年习惯，非一时所能取消也，但不知明年旧历元旦又是何情形耳。晚，来友甚多。一时寝。

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十时半起。接见耿绩之^②，告以准备非常变动之应付。下午，接见周作民、袁学艺^③等。五时赴唐生明家观滑稽剧，饮酒过多，竟吐两次。因饮酒而吐，三年来此为第一次也，且酒后话多，自有失言之处。此点后宜切戒，否则，因酒后失言，必有一日误大事也。二时始返。

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十时半起。病酒，四肢无力。接见戴晓云。下午，接见吴继云、姜苇航及木村代议士。五时，唐寿民来，谈商统会等问题。晚，赴川本大佐之宴。十时返。十二时寝。

① 陈葆初，时任伪棉花统制委员会委员。

② 耿绩之，耿嘉基，时任伪上海市第八区区长。

③ 袁学艺，即袁殊。时任伪江苏省第二区（镇江地区）清乡主任公署主任兼保安司令。

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八时半起。到行,处理例件多起,见客多人。下午,接见戴英夫、张一鹏、岩井英一等。晚,赴日本十三军司令官下村中将之宴。九时返家。瞻念前途,忧心如捣。盖时局一有变化,至少有三层风浪必须抵挡:第一,时局愈紧,战局愈不利,日本对华亦必愈紧。苟军事、政治均失利,日方必不反省自责自己办法之不对,而必归怨于我政府之不协力或无力,将来一切怨毒,必丛集于我政府少数要人之身,尤以其少壮军人为然。此种波涛必极汹涌,如果被迫撤兵,尤将焚杀,使我膏腴之地变成焦土。此其一。长江下游遍布新四军,如日本撤兵,重庆之正规军未到,而共产党先来,且青黄不接之时,当地之保安队、警察必与地痞流氓勾结,肆行掠劫。此其二。正规军来,而民族英雄之火焰亦必使人难受。此其三。故吾辈所希求者,仍为中日全面和平成立,日本于友好精神下撤兵,则上述三恶浪可不致发生。天佑中国!天佑中国人民!甚盼于适当时机使中日全面和平成,岂[则]不仅中国之幸,亦日本之幸也。十二时寝。

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九时起。请德医 Runus 于右侧淋巴线〔腺〕开刀,注射生命素,据云可使白发转黑,身体健康。手术不到一小时即完毕。下午睡至五时始起。小便觉创口略痛。六时,医来打针,嘱本晚不可起床,因即睡。

一月三十日 星期日

十一时醒,即起。坐书房沙发上阅书。创口较昨稍愈,惟步履维艰耳。下午,公博、思平、心叔、雄白等来略谈;草、发电报数通。晚,西萍、择一来谈。嘱惺弟刻一“四可居士”章,以作纪念,盖取“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之意。以孔

子自况,虽嫌狂妄,要其中有至意存焉。十一时寝。

一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

十一时起。较昨日行走更便,惟仍不敢上下楼梯。下午,接见中岛、冈村等。李季、心叔、叔雍、剑东等来谈,并晚饭。十一时辞去。十二时寝。

一九四四年二月

二月一日 星期二

十一时起。仍天阴未雪。每日望雪,而雪未降,再过四日即立春,彼时降雪,反为有害,甚盼于四日内瑞雪纷飞,否则,人祸之外加以天灾,则今年更无法渡[度]过也。胸部仍紧,气喘殊甚。美已迫阿根廷[根廷]与轴心绝交^①,此举影响固有,但不甚大。近闻美又〈以〉对西班牙禁输汽油,英复禁输小麦,以经济迫西放弃中立,反对轴心。此举如成,则影响欧局实非浅鲜,但西恐不易就范。如土、西两国放弃中立,则轴心将立即崩溃也。午睡未成。近日思虑复杂,辄不易入梦,与前大不相同。今后无论午寝、晚睡,上榻后决不可有所思虑。余迄今精神尚能支持者,以善睡也;如不能睡,则殆矣。批阅财部送沪公文十余件。接见上田省一,谈十分钟。本日报载,美军向马绍尔群岛发动攻势,战局愈紧矣。自吉尔贝[伯]特群岛为美军所攻占后,马绍尔群岛即受威胁^②,今如失守,则小笠原群岛将感受威胁,则在所罗门群岛之日军退路亦感威胁,故日军必出死力抵抗。惟陷落恐为时间问题,盖易攻难守,军事上之通

① 一月二十六日阿根廷同德、日断绝外交关系。

② 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均位于南太平洋小笠原群岛东南地区。吉尔伯特群岛在马绍尔群岛以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为美军攻占。本年二月二日盟军又攻入马绍尔群岛。

理也。晚,苏成德来,仍囑其设法控制上海警察。此人作事似不切实,当不断督励之也。裴复恒、任西萍来谈。旋阅书自遣。十二时寝。

二月二日 星期三

十时起,仍觉四肢无力。阅书自遣。电话中处理中、交两行借款问题等事。下午,张子羽来见,谈及渝府对周作民及李思浩处置,殊令人难以置信。张素民来,报告接收敌产情形。剑东来,谈税警总团各种问题。晚,阅书自遣。美军攻击马绍尔群岛,本日无战报,谅正激战中。此拦腰一击,如果成功,则在南方之日军,不仅断补给之路,即归路亦将截断。此役于整个战局有决定之影响,日、美必均出死力以争之也。十二时寝。

二月三日 星期四

九时起。到行办事。午,与淑慧及子女等赴真兴馆便饭。吃酒甚多,返家即睡。六时始起。四肢无力。酒能伤人,以后宜特别注意,不可过量。报载苏联决定授各联邦共和国以外交独立权,大约为将来国际会议时多取得发言及表决权,英、美对此亦必感不安也。十一时寝。

二月四日 星期五

八时起。到行。下午,接见冈部及海口等。晚宴德公使 Fischer^①,谈国际情势。余谓西班牙及土耳其恐将放弃中立,如此则德必更困难。渠云恐为时间问题。西班牙粮食大部仰给南美及加拿大,如英、美〈以〉断绝供给粮食,则西必屈服。至土因形势较好,故要价必较大,但亦时间问题耳。言下不胜悲观。十一时寝。

^① Fischer,即飞师尔。

二月五日 星期六

八时起。到行，处事尚觉顺利。下午，接见张子羽、阮珩甫等。晚，约川本、冈田两大佐便饭，并谈一切。君强自皖来，谈皖事。十二时寝。

二月六日 星期日

九时起。接见褚民谊、刘百川。下午，接见吉田东祐，谈国际形势及中国当前问题，约一小时余。旋公博来谈。晚，赴剑东之宴。十时半返家。十二时寝。

二月七日 星期一

八时起。到行。召书城、木村及吉川，商押〔压〕低金价问题。一时半飞京。闻耿嘉基自杀，不胜哀悼，一周前尚与谈准备应付混乱时期也。惟余将来恐亦难免此途，盖与其为日军或共产党所辱，不如自裁之为愈。耿自杀，原因虽不明，但能出此，亦为自重自爱之好汉也。三时到达。料理积件多起。电询汪先生健康。约伊藤晚饭，并谈各项大事。此人侠义心肠，令人可佩。晚，阅书自遣。十二时寝。

二月八日 星期二

八时起。谒汪先生，仍卧床不能起身，至为焦急，谈各项近事半小时。旋代理主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赴财部，处理积件多起。下午访柴山最高顾问，谈一小时。召汪曼云，商清乡会议事务。周学昌来，谈近事。晚，思平来，谈禁烟等问题。十一时辞去。

期待已久之缅甸作战^①，今已开始。太平洋及印度洋同时大战，今后将愈益激烈。盖美已由偏重大西洋转而为偏重太平洋，其意盖欲提前结束战争，恐美国国内情势不许战事延长也。十二时寝。

二月九日 星期三

八时起。昨接淑海女自湘潭来信，述苦状，并云一家未知何日始能团圆。为之潸然，恐一家无完全团圆之望矣。祈祷上苍，使一家能于劫后重聚也。出席农业增产会议，代主席训话。旋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例件。下午，接见黄自强、任援道、王天木等多人。旋公博来，并约援道略谈。六时偕公博谒汪先生。汪先生表示，久病不愈，恐误政务，拟以公博长军委会或代理，余长行政院或代理。余急表示目前各事均照常进行，决无延误，且如此办理，反使人心动摇，决不可办。公博亦谓谈不到此问题。六时半返寓。约柴山中将、吉野大佐及伊藤便饭。九时辞去。公博、思平、君强来谈。十二时寝。

二月十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最高国防会议。旋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冈村中佐来见，谈某君对余误会。此事迭有所闻，殊令人愤慨烦躁〔躁〕。冈村虽谓无大关系，但四处宣扬无根据之谣传，实令人生不愉快之感。一切仍当忍耐，惟今后言论切宜谨慎，不可太爽直，致为人所利用或误会也。三时赴国民政府，代汪先生主席〔持〕清乡

① 日军于一九四二年七月完全占领缅甸后，英印军退往印度境内。一九四三年初卡萨布兰卡会谈起，美英中等盟国开始准备反攻缅甸作战。日本为防御盟军反攻并进一步侵略印度，于本年初制定进攻印度东部的作战计划（代号为“乌”），作为该计划的前奏，二月四日，日军第二十八军第五十五师团发动代号为“哈”的第二次阿恰布战役（缅甸西端）作为佯攻。

会议^①。六时散会，返寓。约张岚峰便饭，并谈大局前途。旋思平、人鹤（来谈）。十时半辞去。阅书自遣。十二时半寝。

二月十一日 星期五

八时半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赴国民政府，代为主持清乡会议。五时半散会，返寓稍憩。七时宴出席各代表于国际俱乐部。国际战局如此变化，清乡不仅不能确立治安，恐兵力上、物质上、精神上均将江河日下，大乱之情形恐今年内即将逐渐实现也。焦虑万分。公博、思平、李季来谈。十二时寝。

二月十二日 星期六

九时起。先后赴中储及财部。今日枝枝节节为之，于全局毫无裨益也。下午，出席联络会谈。散会后，与思平来寓，谈时局各项问题。晚，宴张一鹏。宴罢，与思平、学昌、默邨闲谈。十二时寝。

二月十三日 星期日

九时半起。河野及黑河内透两顾问来，谈农业增产预算问题。旋接见第一军十四师师长陈扶民、十八师师长侯福云，勉以整饬军纪，爱护人民，以备时局大转变时为国家、人民而努力。下午，接见胡均鹤，谈特务工作问题，告以今后须移重点于对付共产党。张北生^②来，报告苏北情形，告以须与项致庄^③合作，以期政治、军事配合。察其意，似与项之间有摩擦。甚矣，人事问题之难处也！

① 周佛海在会议上代读汪精卫训词，鼓吹要把“清乡”地区作为“大东亚作战前线”；“清乡工作之根本，不仅为军事上之扫荡，抑且为思想上之斗争，不仅在治安上的确立，抑且在心理上的建设”。

② 张北生，时任伪军委会委员长驻苏北绥靖主任公署参谋长兼江苏省第一区（苏北）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

③ 项致庄，时兼任伪第五集团军总司令、苏北屯垦总署署长。

晚,宴日海军前田中将及中村少将。九时辞去。据前田云,美国生产能力已达顶点,但今明两年可维持现状,不致减低,至后年则必下降,故今明两年必为美反攻最烈之年。日本如度过今明两年,则前途极乐观,故必须集中全力,以应付此两年也。

二月十四日 星期一

九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例件。下午,接见赵冰谷^①。渠报告三次赴渝见蒋先生及果夫、立夫之经过,并称下月初仍赴渝,有何意见可以转达。告以我决不会、且未曾做对不起民族国家之事,虽质诸天地鬼神而无愧色。心中常觉抱歉者,即离渝未曾事先请示蒋先生;但如请示,则必不能离渝。当时,余抱大的政治理想,故冒大不韪,径行离渝。今后决为收拾时局而努力,决不求见谅,更不求将来之用。(见)因更述国际形势及中国近情,而表示吾辈应注意之点。旋见木村顾问及其他来客四人。谒汪先生,谈半小时。晚,宴日军参谋副长唐川少将。思平来,谈物价等问题。十二时寝。

二月十五日 星期二

八时半起。出席政院会议,代行主席,通过禁烟办法大纲。散会赴中储,处理例件。午约上田省一便饭,并谈商统会改革问题。渠主分权制,盖一切权力如集中于理事长,则其他各人不愿负责,易成理事长孤立之势。余亦以为然。下午,召开物资统制委员会。五时散会,返寓。张子羽、资耀华^②、唐朴言来。唐、资系奉汪时璟^③之命,来谈整个局势。盖汪一因为王克敏所压迫,颇感沉闷,

① 赵冰谷,国民党中统特务,一九三九年受陈立夫密派到上海,负责情报工作。

② 资耀华,字璧如,湖南耒阳人,一九〇〇年生。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经济学院、美宾夕法尼亚大学。历任国立北平法学院、中国大学、民国大学等校教授,中华汇业银行北平分行业会计,天津分行、奉天分行外国部主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秘书等。

③ 汪时璟,时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经济总署督办。

一因时局将有变化,颇为将来打算,特嘱两人来询余意见也。因详告之。惟汪时璟为人城府[府]极深,似不能与人推心置腹;今既派人来表示愿合作,当与善之,惟亦时须警戒也。与三人共饭,复介绍与张岚峰见面。晚,思平来谈。连日身体颇觉不适,今晚尤觉四肢无力,未知何故。十二时寝。

二月十六日 星期三

九时半起。到部,接武汉财政特派员及安徽财政厅长^①等,处理例件多起。旋赴中储。下午,接见田尻公使,谈各项经济问题一小时半。旋见客四人。思平夫妇及公博来晚饭,并谈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等问题。十一时辞去。连日俯仰身世,盱衡时局,心烦意乱,几不欲作人,百孔千疮,未知何术医治也。十二时寝。

二月十七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最高国防会议,谈抑止物价问题,无结果。旋赴中储。下午,召开联络会谈,亦谈物价问题,亦无结果。返寓后,学昌、讴一^②来,以南京米价飞涨,商讨救济办法,当决定任米人城,解除米统会之封锁政策。本日心愈烦,意愈乱,觉各事均无办法,如能与世长辞,反可省却烦恼。路愈走愈窄,事愈办愈难,非乐萌消极[极]之意,实亦环境所迫也。晚,公博、仲云来谈,十一时辞去。连日盛传芬兰将与苏联单独讲和,恐系事实,惟德军尚有十二万在芬,非芬将德军消灭,恐亦无法和平也。十二时寝。

① 伪安徽财政厅长为傅君实。

② 李讴一,时任伪首都警备司令兼南京警察总监。

二月十八日 星期五

九时起。到中储。本日心绪稍宁。下午,见客三人,并请自东京来为汪先生治病之黑川博士^① 诊视,据云心脏有病。连日痰中带血,本日尤甚,大约系气管出血,非肺病也。中村公使自东京来,约晚饭,并畅(谈)中国经济及战局形势。晚,援道来谈,告以江南兵力单薄,不足以应变局,须充实兵力,并盼于变动时能全部控制。渠虽力言可负责维持京沪治安,但不能令人放心也。岚峰来,谈日人中有盼其为华北绥靖督办者,请示方针。告以第二集团军不可放弃^②,如能兼带,则自以向华北发展为妙;河南为四战之地,事变结束后,不能久守,必须以华北为据点。渠以为然。因相约本此方针前进。十二时半寝。

二月十九日 星期六

八时起。十时飞徐州,十一时到达。郝省长以下中日各长官均在机场,当即赴省府。下午,接见财政、金融当局及新闻记者。六时向青年学生二千人训话四十分钟。晚,赴省府之宴。宴毕,与郝腾霄^③、戈卓超^④ 细谈充实武力及布置华北等事。万一日本撤兵,我辈必须有自卫力量,余意联合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⑤ 及淮海、安徽两省保安队,必能成一局面。如能实现张岚峰为华北绥

① 黑川博士,即黑川利雄。时为日本东北大学教授,内科病专家。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南京日本陆军医院后藤部队长为汪精卫取出背部子弹后,汪两腿行动逐渐困难,遂由黑川到南京为之检查。

② 张岚峰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③ 郝腾霄,即郝鹏举。时任伪淮海省省长兼保安司令、伪徐州绥靖公署主任、伪国民党淮海省党部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④ 戈卓超,即戈定远。时任伪徐州绥靖公署参谋长、伪淮海省政务厅长。

⑤ 吴化文,时任伪第三方面军总司令。

靖督办以整理治安军^①，则力量更可充实。惟江南空虚，殊令人不能放心也。十一时寝。

二月二十日 星期日

八时起。九时向省府及绥署军政长官训话四十分钟。旋赴中储徐支行，主持开幕典礼，并致词。十一时偕郝腾霄游云龙山，十年前旧游地也，今日重临，感慨万端。登高望九里山，想见楚汉争夺战，不禁生怀古之情。返行午饭。今日闻石渡顾问任大藏大臣，于我财政经济之强化，较过去或有相当贡献，惟其后任人选，则颇费踌躇，因想起小仓正恒及河田烈二人。三时起飞，四时到京。汪先生电话召见，心想必为石渡后任人选问题，及晋谒，果然，因推小仓^②；并说明贺屋与青木不睦，贺屋不宜，因汪先生拟用贺屋也。当承赞同小仓。返寓后，学昌来谈。晚，批阅公文多起。十二时寝。

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八时半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见客数人，处理要件多起。下午，接见都甲大佐、木村顾问、河野顾问，分别有所商谈，尤注重于如小仓正恒不来，则以何人为宜一问题。晚，约冈田大佐及海口、伊藤、冈部等便饭，九时半辞去。闻日前美军袭土鲁克岛^③，日方事前毫无所闻，损失甚大，一若两年前珍珠湾〔港〕被袭之情形。故

① 治安军，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所属伪军。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伪最高国防会议三十六次会议决定将该“治安军”改称“绥靖军”。

② 小仓，小仓正恒。日本财阀巨头，曾任近卫内阁藏相。三月二日接替石渡任伪国民政府最高经济顾问。

③ 土鲁克岛，今译特鲁克岛，在关岛东南位于加罗林群岛。为日本联合舰队基地，本月十七日至十八日，美国快速航空母舰突击队袭击该岛，使日军（驻有第四舰队、陆军第五十二师团主力及两支航空兵力）遭重创，计各舰船四十三艘被击沉，九舰受伤，二百七十架飞机损失，死伤约六百名；另日第五十二师团第二次运输队在附近海面亦遭攻击，二艘运输舰沉没，一千一百人死亡。此次突袭震惊日本朝野，导致内阁改组。

参谋总长杉山大将及军令部长永野大将,将因此去职,足见此役影响不小也。十二时寝。

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政院会议。散会后,径赴机场飞沪,十二时半到达。下午,见客数人。晚,约唐朴言、资耀华、张子羽便饭。思平来谈。十二时寝。

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八时起。赴中储。先与书城、木村、吉川商金操作问题,嗣召开会议。正金银行主张不必压低金价,以便多收回通货;吉川主张适应物价政策,设法压低。两人辩论,面红耳赤,结果无具体办法,令人心焦。下午,接见冈村中佐等人。晚,心叔、公博来谈。十二时寝。

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九时半到行。一切情形甚为顺利。下午,草《忆亡弟》一文。念及佛生,不禁潸然。书城来,谈本行困难问题已拟具解决办法,细审,大致可行,心为之安。接见范悯黔等人。晚,式军来谈。十二时寝。

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八时起。到行,处理要务多起。下午,接见项致庄、葛敬恩,谈军事问题,以备万一,但预料将来难策万全。王某带某来,云重庆某方拟与余直接设电台通电,当允考虑。此事殊费踌躇也。晚,约竺森生便饭,并谈经济问题。旋叶扶霄、邵式军来谈。十二时寝。

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八时起。到行,处理要件多起。正午,偕淑慧应田尻公使夫妇

之宴，座仅四人，便中谈取消上海第一区，合并于市府，及抑平物价等问题。下午，约见葛敬恩、洪复礼，嘱其提前赴渝；决定三月中旬动身。安徽联络部长樱庭大佐^①来见，谈半小时，慰勉之。旋见客三人。忽奉汪夫人电，嘱于二十八日返京。再四思维，不知何故，岂汪先生病有变化耶？晚，赴惺华处便饭。十一时返家，批阅文件。十二时半寝。

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八时半起。唐寿民来，谈商统会改组及时局等问题三小时，并留午饭。回忆二十七年在汉时之谈话，宛如隔世。当时谈话有今日之成就，仍盼今日谈话他年亦有成就也。下午，接见木村、冈部、书城、蘧庐及盛幼璠等。晚，赴船津^②之宴，谈甚欢，饮酒甚多，谈话亦不少。酒后多言，常自行责戒，但仍不能改，长此多言，不仅为人轻视，且必误事，后当慎之。返家时，冈田大佐早在等候，据云柴山中将今已抵沪，明晨飞东京。因主席病在京沪无法治疗，须往名古屋利用其设备，柴山特往布置，日内即行，行政院将由余代理。闻后始悉汪夫人电召之意，为之愕然。一耽〔担〕心主席健康，二感个人责任愈重，行动愈无自由也。午夜徘徊，不能入梦。

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八时起。九时半到行，听取各项条陈，颇有见地。十一时返家。饭后飞京，三时到达，即约公博、思平两〔面〕谈，始知医士密告，汪先生之病虽一时不致危险，但所患者为脊骨瘤，此病十九不能全〔痊〕愈，赴日亦不过尽人事。闻之泣下。三人聚谈六七小时。谈及汪先生奔走一生，在国家未统一之前，万一不幸，实太伤心；且

① 樱庭大佐，樱庭子郎，曾任日军留守第八师团司令部附，大佐。一九四〇年五月任驻蚌埠特务机关长（后改称联络部长）。本年一月底任日军第十三军附。

② 船津，船津辰一郎。时任伪上海特别市政府顾问。

万一此不幸之事竟不幸发生，公博与余当此难局，决难应付。以汪先生之历史及资望，尚不能打开局面，何况吾辈？至个人行为之更受束缚，犹为余事。十时辞去。细想今后治安如何维持，民生如何安定，公务员生活如何保障，精神如何振作，对外所谓作战物资如何供给，百孔千疮，均无一良策以救济之。欲逃避责任而不可能，终夜彷徨，不知所措，苦矣！

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偕思平赴公博处，谈汪先生病状。十一时偕公博赴汪公馆，志一、柏生、君慧、春圃、隆庠先在，由汪夫人说明汪先生病状及决定赴日经过。闻之几至泣下。旋商军事、政治分负责任问题。当决定不必另由国府命令公博代军委长，余代行政院长，汪先生去年开取子弹时已有命令，尚未取消，且实行至今。今后即照目前事实，由公博与余分别代行军事、政治，对外不必发表；即赴日医治，目前亦不可发表^①，以免人心动摇。旋与公博、志一、柏生四人谒汪先生于病榻。汪先生谓，此行不知吉凶，但一日不目瞑，则一日不忘国事，嘱吾辈择要报告。言之泣下，余等亦黯然无言。当将与汪夫人所商报告，亦承允许。十二时辞去。汪先生开治〔始〕时，余认为必无问题，乃今竟严重如此，真令人焦急欲狂也。下午，堀内公使、樋泽参谋来见，分别有所商谈。旋君衍、学昌来谈事务。晚，公博、志一、思平来谈，十一时辞去。沐浴就寝。

^① 汪精卫赴日治病一事，迟至三月二十二日始公布，称：在汪精卫易地治疗期间，国民政府主席职务，由立法院长陈公博代拆代行；最高国防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均由陈公博主持。行政院事务、全国经济委员会事务，由周佛海代拆代行。

一九四四年三月

三月一日 星期三

八时半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例件。正午,伊藤来,与谈汪先生病状及政局将来,渠亦心焦。下午,召见顾宝衡^①,嘱其对于各项经济问题,尤以物价问题多加研究。闻名古屋脊椎病专家今日抵京,为汪先生诊治,未知如何断定,明日或不能成行也。川本芳太郎晋级少将,来见,谈南方战局前途及影佐中将环境,至为心焦。日本在南洋各岛之军队粮尽援绝^②,均将牺牲,实可惜也。晚,公博、思平来谈,十二时辞去。本日闻友人云,自德方探出,德、苏在土耳其秘密接洽和平,颇有成功可能。此讯如确,则全盘皆活矣!苏对于芬所提条件^③尚颇宽大,而德对此亦默不言,岂苏、芬和平接洽之背后,尚有德、苏之接洽耶?十二时寝。

三月二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国防会议。散会后,与公博谒汪夫人,谈汪先生病况及赴日事。十一时在汪公馆召集军政各要员,由公博与余宣布汪先生赴日诊治及公博与余分别代行军事、政治各情事,嘱众安心。十二时返寓。冈田大佐来,商可否将米谷限制移动令取消,任

① 二月八日伪行政院一九五次会议决定设置“农业增产策进委员会”,任命顾为委员长。

② 在美军海空陆军攻袭之下,日本在中南太平洋岛屿抵抗作战接连失败,至二月已经损失约十三万人、八千架飞机(日本三军投入战斗的全部)。此时日本该方面军队决集中于布干维尔岛,主要为第十七军三万余人,第八舰队二万人,但所有补给已经断绝,所储粮食不足,只能在当地自给自活。

③ 本年二月中旬,芬兰政府通过其驻斯德哥尔摩的代表,征询苏联政府关于芬兰退出战争的条件。苏联提出芬兰政府同德国断绝关系、拘禁法西斯德军、恢复一九四〇年的苏芬条约、芬兰撤回到一九四〇年的国境线、赔偿损失及归还彼特萨莫等项条件,由于芬兰政府拒绝接受,未能达成协议。

其自由移动。余极赞成，嘱其与各关系方面联络。下午，召开联络会谈，谈一小时半。返寓，接见冈部顾问。晚，公博、思平来谈各项军事、政治等问题，十一时半辞去。批阅行政院文件多起。十二时半寝。

三月三日 星期五

七时半起。赴汪公馆，与汪夫人、公博、民谊等略谈。九时先赴机场等候。九时半，汪先生乘病院车到场，当即抬入飞机。汪先生见余等拱手为礼，此别不知后会有无机会，为之黯然。吉人天相，盼三个月内能恢复健康，鏖[鬻]然归来也。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事务。下午，接见郝省长、巫副秘书长^①，分别商谈要事。旋召见陈部长君慧，商抑制物价及调整合办公司问题。内外困难重重，令人无法应付。日政府虽声明尊重中国独立、经济互惠，但事务当局及民间商人、产业家仍未政经济侵略思想，可慨也。至我国人逞意气，争权利，毫不体念时艰，亦令人欲哭无泪。昨晚与公博谈，吾辈已号称当局，面对目前无办法，对将来无计划，如何干得下去？彼此相对默然。盖环境如此，虽孔明复生，恐亦无法打开局面也。批阅政院公文多起。晚，一人闷坐，念美军在中太平洋之猛烈反攻，或为开罗会议之结果。此项战略^②，较从所罗门群岛逐岛反攻，影响实大也。十二时寝。

三月四日 星期六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例件。下午，访晶总司令官及松井总参谋长，告以主席赴日医治期中，由公博与余分别代行军

① 巫副秘书长，即巫觥，字兰溪，号涵春。抗战前曾任职于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抗战后，任国民政府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游击总指挥部秘书长。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任伪上海市粮食局长，翌年一月二十六日，任伪行政院第二副秘书长。

② 指美国采用的跳岛战术。

事、政治，请日方协力。两人表示尽力援助。返寓，接见殷汝耕，谈疏通运河计划及运河现状。旋见客数人。闻东京一部中下级军人，以南京政府为全面和平之障碍，颇多微词。此事余早料及，时局愈紧，日方愈急，则必怪我愈甚。以目前战局观之，南京政府即取消，重庆亦必不来言和，日方一部人士不明此理，而迁怒于我政府，实系舍本图末，然我亦应因此自惕及反省也。晚宴日宪兵司令大野少将^①，九时客散。伤风甚剧。十一时寝。

三月五日 星期日

八时起。伤风头痛。批阅政院公文多起。十一时松井总参谋长来见，称江苏粮食局长后大椿及粮食部江苏办事处长胡政，由日宪兵队调查，有妨碍军米取利情事，日方主处死刑。但以究由日军以军法从事，或交我办理，殊费研究。本应交我办理，但因主席赴日，余以代理者之资格，不便处置；汪先生病重，又未便请示，且此事牵连及粮食部部、次长，如由国府自办，恐引起政治问题。今日军以军法处理，虽于政府面子上稍不好看，但可设法救济之。余表示不能即答，须商之公博。松井谓，本日赴沪，明当晤公博一商，但恐仍不能决定，因公博或待与余商也。余即表示当赴沪一行，三人在沪详商。松井甚以为然。代行职权甫一日，即遇此难题，今后恐更多，未知如何应付也。冈田大佐来，谈各项经济问题，并午饭。下午，召君衍、宝衡及周乃文^②、费公侠，商田赋实物征收问题。旋木村顾问来，谈行务。晚，宴吉野少将等军事顾问。十时半夜车赴

① 大野少将，大野广一。曾任日本中国驻屯军、华北派遣军及关东军宪兵队总务部长、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一九四三年八月底起任华中派遣军宪兵队司令官。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晋少将。

② 周乃文，别号季高，江苏宜兴人，一八八七年生。一九四一年九月任伪粮食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一九四二年九月，任伪中央物价对策委员会委员。一九四三年任伪粮食部次长、伪合作事业委员会委员。本年二月兼任伪农业增产策进委员会委员。

沪。

三月六日 星期一

夜车迟到，十时半始到家。当约公博、思平来谈。余将情形报告后，并将夜间在车上所想之办法提出，即仍要求引渡，由我自办，我组特别法庭以审讯之，于一周内结束全案。两人赞同，并商庭长人选。旋松井电约时间，即请其立即来余处，与公博三人会商。松井亦赞同我方要求。本案得此结果，于政府威信颇有关系也。下午，接见君强、筑隐，分别谈皖、浙情形，咸以地方武力空虚为虑，囑其相机扩充。旋见客数人。晚，剑东、心叔来谈，十一时半辞去。日来苏、芬谈和似告停顿；英、土谈判亦已决裂，英禁运军需品赴土。国际变化，诚未可料也。一时寝。

三月七日 星期二

八时半起。在家休息，气喘仍剧。下午，见客三人，并出席永津中将茶会。晚，木村来谈。据云，辻某^①对国民政府攻击甚烈，不禁愤慨，气闷更甚。旋分别接见书城、式军、雄白、心叔。说话过多，喘气咳嗽更甚。与淑慧谈：余随时均可死，母亲年迈，儿女各有其天地，所苦者，淑慧耳，余放心不下者亦此耳。淑慧感泣。嗟呼〔乎〕乱世，生死聚散，非人力所能主持也！三时始入梦。

三月八日 星期三

九时起。到行。十二时返家。饭后赴机场，因气候恶劣，不能飞，返家休息。四时改乘车返京，与思平同行。十时半到京。批阅积件。十二时半寝。

^① 辻某，辻政信。

三月九日 星期四

九时半起。今年对于记日记常有懈怠之心，一因今年所使用者为横写本，习惯不对；二因时局关系。盖二十六年下半年撤退汉口后，直至二十七年三月，其间均未记，亦无事可记也。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例件。下午，见客数人，并召开联络会谈。关于物价问题，余谓：日本方面常谓我政府无抑低物价之热心，其实物资均在日方手中，我即欲抑制，亦无可如何。取缔囤积，固应办理，但乃治标之策。治本，除增加生产外，日方对于物资之收买及统制，势非放松不可。即以增加生产而言，关于运输机关及原料、燃料之获取，亦非日方协力不可。故今日形势，日方应负大部责任。余发言后，堀内公使虽力为解释，但无理由反对余说也。六时，公博、思平来，商特别法庭组织条例及人选，并谈一般政治情形，十一时半辞去。批阅政院公文。一时半寝。

三月十日 星期五

八时起。出席最高国防会议，通过特别法庭之设立，并任命庭长等。散会后，与公博召见庭长陈恩普^①，裁判官乔万选、钱森，告了此案经过及与司权关系，并指示方针。并召见宪兵司令陈皋、首都警察总监李讴一，指示明引渡人犯及文件时之办法。旋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例件。下午，中村公使来，谈一般政情。日宪兵河村课长来，请示明日人犯引渡办法。并先后接见海口顾问、樋泽参谋及薛副秘书长^②，分别有所商谈。批阅政院文件多起。思平来谈，十时辞去。苏、芬和平接洽停顿后，苏、保和平之说又盛传，欧洲于军事行动之外，政治上接洽恐甚活跃也。十二时寝。

① 陈恩普，江苏吴县人，一八九二年生。时任伪最高法院检察长及刑务署长兼保护司司长。本日任伪国民政府特别法庭庭长。

② 薛副秘书长，薛逢元，伪行政院副秘书长。

三月十一日 星期六

八时起。上午未出外,批阅公文,料理杂件。气喘甚剧,三月未愈,令人焦急。下午,访谷大使,谈一小时半,涉及世界战局、国府前途等问题。五时,李讴一来,报告接收后大樁、胡政经过。晚,(赴)松井总参谋长之宴。九时返寓。公博、思平来,略谈。十一时寝。

三月十二日 星期日

八时起。本日为总理忌辰,前往谒陵,缓步上山,尚不觉气喘及吃力。旋赴陵〔灵〕谷寺,祭阵亡烈士。回忆前尘,百感交集。十一时返寓。下午,见客三人。幼儿自东京经东北来京,与谈国际形势、中国前途及家庭情形,并嘱其今后应在京读书,上海环境甚坏,不可长住。幼儿夜车赴沪。思平来,略谈。晚,咳嗽甚剧,终夜未眠,胸部神经痛极,苦矣哉!

三月十三日 星期一

九时半起。到财部,接见同盟社南京分社长佐佐木,谈半小时。旋召见各司长,有所指示。下午召开物资统制审议会。五时返寓,稍憩。晚,宴松井总参谋长,告以审讯顾宝衡^①时,日方所派旁听员应撤退,否则,有干涉司法独立之嫌,渠即应允。旋思平来谈。本日仍气喘咳嗽,未知何日始能全〔痊〕愈也。批阅政院公文。一时寝。终夜咳嗽不已。

^① 顾宝衡,时任伪粮食部部长、中央储备银行理事农业增产策进委员会委员长、全国经委会委员、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八日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软禁,十一日免职,是日入狱。

三月十四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觉身体摇摇,如在云雾中。散会赴中储,接见田尻公使,尤觉不可支持,而咳仍未已。下午,在寓仍勉强接见河野顾问、万里浪、萧叔萱^①等五人。下午四时量温度,为三十八,始休息。晚咳转剧,嘱马骥良延土屋博士,四处寻觅,竟不可得。终夜咳不已。本定十六日赴沪,再四考虑,决心中止,并电淑慧来京。(四月二十五补记)^②

三月十五日 星期三

上午,土屋来诊。余尚不知为肺炎,以系普通伤风,询一周内是否可愈,土屋谓须多疗养。下午,伊藤复自行接土屋来诊。伊藤友谊之笃,不可多得,即中国友人中亦少有如此之重友情者。余病,每日来照料;病重时,每晚均深夜不眠。每次余病重、昏昏沉沉时,值午夜偶开眼,则见淑慧、伊藤坐床前,面有忧容,向余看着。贤妻良友,令人感泣。本晚彻夜咳嗽,热度亦高,然自己不知病势之严重也。

三月十六日 星期四

热甚高,昏沉中知土屋来诊视。淑慧已自沪来。下午,仿佛知军医多人来诊,并照X光,看护妇多人来;又觉一人告余须静卧,并留看护妇人照料,后始知此乃日军总部军医部长桃井中将^③也。

^① 萧叔萱,时任伪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兼伪中央陆军将校训练团教育长。

^② 本日日记正文前有原注:“以下均系病后于(四月)二十五(日)以后补记者”。补记至三月二十九日止。

^③ 桃井中将,桃井直干。曾任日军第七师团军医部长、第三军军医部长、军医学校校长。一九四三年三月起任日本中国派遣军军医部长。一九三八年晋中将。

三月十七日 星期五

昏沉中但觉医生上下午及晚来诊三次。咳甚剧。

三月十八日 星期六

状况同前日。冈田大佐闻讯赶回,亦如伊藤之每日必来照料。良友至情,深可感佩也。咳剧,甚苦。心叔亦由沪来,每日来视,并闲谈,以遣寂寞。

三月十九日 星期日

状况同前日。幼儿自沪来。

三月二十日 星期一

状况同前日。闻日政府决定派坂口博士^①飞京来诊。坂口,日心脏及肺病权威,盖余兼患心脏扩大也。后闻桃井及土屋见余病势严重,不敢作主,报告日使馆,谷大使电日政府,故派坂本〔口〕来。闻本日可到,因天雨来〔未〕飞。下午热度略减。

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热度略减,咳亦稍减。自病后,公博每日来,思平亦常来,惟不能议事,且不许余闻事,盖医绝对禁止见客也。

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状况无变化,惟病势似略减轻。

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状况如昨。坂口博士到京,即来诊视。据云,虽有转机,但未

^① 坂口博士,即坂口康藏。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长。

脱严重状态,嘱绝对静养。

三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病势渐轻,医仅上下午各来诊视一次,晚间不来诊矣。今日起,与公博每日或隔日议事一刻钟。

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病状日有起色。

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坂口博士上午来诊,谓病势已稳定,决无危险,渠已安心;惟不可受寒及多食,恐再发,如再发则难治。咸觉安心。下午七时,胃忽大痛,热亦骤增,坂口、桃井、土屋闻讯均赶到,甚惊惶。胃痛甚剧,汗出未〔如〕雨,幸一小时即停痛,惟热度不减。群恐再发,留军医乌贺田中尉值宿,以备万一。本晚甚紧张。

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晨,热度略减。下午,恢复二十五日之状况,众心稍安。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今日起,每日可见二三人,商要事,惟不可过一刻钟。所〔但〕何日见何人,议何事,均不能记忆,惟公博、思平每日或间日必来也。心叔在京,每日来陪。

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病中无事,见客数人,略谈而已。

三月三十日 星期四

医云明日起,可在床上练习起坐。

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五

本日起，在床上略坐，惟限于五分钟。初起，觉头昏目眩，盖已卧床半月矣。

一九四四年四月

四月一日 星期六

本日仍坐五分钟。彭寿自渝回，于病榻见之。敬观带来母亲及岳父之照片，均较前、去年之相片更为苍老，不禁泣下。团圆何日？为之凄然。彭所言内地情形，半真半假，不可尽信，但亦不能全不信。惟视如何应付，但应付之难，实非局外人所能料其万一也。

四月二日 星期日

本日起可坐十分钟，已不头昏矣！

四月三日 星期一

本日起，起坐时间延为十五分钟。葛湛侯经京赴渝，于病榻接谈半小时余。葛此行，为余所托，承其慨允，准备几达半年。余对此行本期待甚大，盖渠见识远大，不仅为渝中各要人所尊重，且可直接向蒋先生尽量陈述意见也。惟最近觉大势如此，恐非一人所能为力。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即大势，此行亦不过姑尽人事，不可怀如何希望也。

四月四日 星期二

向来饭食均系卧进，由淑慧及看护妇喂食，今日起坐床上自用，手软如棉，甚觉吃力也。

四月五日 星期三

坂口博士明日赴沪,后日飞回东京,特上、下午均来诊视,并辞行。临行告余曰:今日可将真相奉告矣。据云,余此次之得救,实为天幸。盖患肺炎者每分钟呼吸至四十次以上,即已濒危,至五十次以上,必死。余一分钟呼吸至六十次以上者四日。今病渐趋全[痊]愈,岂非天幸耶?其实,余本人当时并不知如此严重也。

四月六日 星期四

本日起,起坐时间延为二十分钟。

四月七日 星期五

本日起,医生只于下午来诊一次,有时桃井中将、土屋博士同来,有时二人中来一人。

四月十日^① 星期一

本日起,起至床前沙发上坐五分钟。

四月十一日 星期二

如昨。

四月十二日 星期三

本日坐沙发十分钟,上、下午各一次。

^① 八日、九日两日无日记。

四月十三日 星期四

如昨。下午，召约君衍及薛司长^①，口示下半年公务员加给米贴之原则，嘱其统计数字，并拟具体详细办法。

四月十四日 星期五

本日起，步行五步，脚软甚，不能起立，须人扶之。

四月十五日 星期六

本日步行十步，上、下午各一次，须人扶。

四月十六日 星期日

本日步行仍十步，但不须人扶矣。上、下午各仍一次。

四月十七日 星期一

本日起，步行渐多，可至窗前远眺。春已暮矣！今年百花开放时，在病中度过矣。新任我经济顾问小仓氏^②来见，略谈。

四月十八日 星期二

步行较有进步。谷大使来看病，谈十五分钟。

四月十九日 星期三

病后大小便均在床上，由看护妇照料。本日起步行至厕所。

四月二十日 星期四

步行较昨气力稍强。俞司长来，报告国库收支情况。下午，君

① 薛司长，即伪财政部会计司司长薛光铎。

② 三月二日，伪国民政府聘小仓正恒为最高经济顾问。是日，小仓抵南京。

衍来商财部要件。

四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精神因昨晚失眠稍差。下午,人鹤^①、筑隐先后来见,谈江、浙地方情形。地方行政,事变前本已难办,今更困难。惟地方行政如不改革,中央纵有如何良好政令,亦不能实施也。

四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日有起色。下午,君慧^②来见,与谈应付日本要求供给棉花及纱布之办法,并嘱其赴沪与我经济界重要分子预行接洽。君衍来,商财部要件。

四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上午,春圃以粤省长及绥靖主任新任^③来请训,与谈半小时。下午,炳贤来闲谈。精神尚好,惟手足仍无力耳。

四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精神虽稍好,但欲治事见客,而气力仍觉支持不住;不治事见客,而又觉寂寞无聊,病后疗养实不易也。君衍来,商财政要件。英宣布,美、俄外,在英一切中立及其他各国外交官,均取消外交特权,在一定时期不许离英,不许用密码发电,而重庆亦在限制之列。反轴心常宣称中、美、英、苏联盟,以此次事件观之,其不以盟国待

① 人鹤,陈群。三月十二日伪国民党中央会八十七次会议决定改组江苏省党部,任命陈群为主任委员。

② 顾宝衡出事后,由陈君慧接任其伪农业增产策进委员会委员长及粮食部长(该部旋撤销,事务划归实业部办理)等职,并接陈春圃之建设部长职,兼任新成立之米粮采销总管理处清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③ 本月四日,伪广东省长陈耀祖被刺毙命,十四日,伪国民政府特派陈春圃继任省长兼广州绥靖主任。

重庆,明矣。英、美于中日事变发生之前数年,袖手旁观,直至日本与英、美间发生战事,英、美有利用中国之必要,始予重庆以些微之援助,其居心可知矣。开罗会议时,英尚不敢预约退回香港,其侵略之传统政策未变,亦可知矣。

四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病后本日开始日记。此次为一生第三次大病。第一次约在十岁时,第二次则在民(国)十七年。此次较前两次更甚,真系九死一生也!惟留得一条性命,将来活受罪,或将来之死,较病死惨痛,亦未可知。然则,今日之病愈,诚属不幸也。但高堂健在,淑慧可怜,亦不能不令余仍希苟活也。病中,世界局势略有变化:日军向印攻势进展甚速,但美军对太平洋之空袭亦颇加强,且迭占重要基地;日、俄关系颇有进步;欧洲第二战线之开辟,似将实行;英、美对于中立国土耳其、西班牙之压迫,似有相当成功;俄、芬和平谈判决裂;罗^①对罗马尼亚则开始政治攻势;意大利之巴政权已由苏联指导意共产分子加入^②,月来全局正动荡中也。九时半与戴济民闲谈,渠昨日由沪来看病也。下午,召见阮署长、钟司长,分别商办盐务及币制。思平来,谈武汉禁烟问题。五时,桃井中将、庄司中尉来诊察。旋伊藤、驥良等来谈。

四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九时半起身。令政院秘书处草拟公文数件。练习下楼,至半途而止。下午,冈田大佐来,谈本日赴沪一行,当告以不久将与小仓顾问谈话,拟将目前经济上不合理之办法及现象尽量告知,并提

① 原文如此,似为“俄”字之误。

② 时意大利政府改组,成立有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等反法西斯政党代表参加的民族团结政府。

出我方改革意见,嘱其搜集材料。旋川本少将^①自沪来访,谈全面和平问题。据云重庆方面思想已渐转变,已觉追随英、美之不当,等语。恐系根据不正确之情报,致有此结论也。核阅政院致日使馆数缄稿,幸余亲核,否则将闹笑话,因其中一件与余指示之意见正相反也。桃井中将来诊视。思平来略谈。晚十一时寝。

四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九时半起。下楼至花园散步五分钟,旋至楼下客室休息。脉搏[搏]本为八十四,刻增为九十六。旋上楼,增至九十七,稍憩后减为八十七。志一来谈军事。批阅中储公文数件。下午,君慧自沪来,报告商统、米统^②、棉统^③各会情形,并商改良办法。批阅政院公文数件。晚,闲谈。十二时寝。

四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九时起。批阅积件。君衍来,商财部要件。下午,北涛及上田省一自沪来,北涛来看病,即留其住寓;与上田谈商统会改革问题。思平来,谈省、县行政机构改革及其他问题一小时。晚与北涛闲谈。十二时寝。

四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昨晚彻夜未眠,五时半后始入睡,八时半即醒,身体因此疲倦万分,失眠实太苦也。与淑慧、北涛、驥良散步花园廿分钟,并摄影多帧。病后第二次下楼也。下午,召政院巫副秘书长,指示要件。

① 川本少将,川本芳太郎,原任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自三月二十二日起改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兼上海陆军部长。

② 米统,即伪商业统制总会米粮统制委员会,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在上海正式成立,袁履登任主任委员。

③ 棉统,即伪商业统制总会棉花统制委员会,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上海成立,闻兰亭任主任委员。

上田省一来见,谈日军部对经济问题不干与,但并非不协力而坐观成败。告〔话〕虽如此,恐无如此简单也。晚与淑慧闲谈。服安眠药。十一时即寝。

四月三十日 星期日

昨晚因服安眠药,睡眠状态甚佳,本晨八时半始醒。散步花园十五分钟。下午,袁次长^①来见,谈物资统制及禁烟问题。江西财厅燕厅长^②来,报告该省情形。思平来,谈地方行政机构改组问题。六时,桃井中将、土屋博士来诊视,云今晚可沐浴,但不可过五分钟。困病已全〔痊〕愈,只须养息,看护妇明日可回院等语。晚沐浴十分钟,病后第一次也。最近英、美炸欧本土,每日动彻〔辄〕五千机,其破坏力实不可轻视,恐通陆之期不远矣。

一九四四年五月

五月一日 星期一

昨晚彻霄〔宵〕未眠,苦极矣。看护陪至花园散步后,即返医院。四十六日之间,均有若辈照料,一旦离开,甚觉不便,幸淑慧照料,一切均安适。自今日起,政院及财部、中储公文,均亲自批阅矣。臧东条总理及青木大臣,托柴山中将带东。下午,君慧来,谈整理建设部及一般经济问题。柴山因明日赴日,来谈军政问题一小时。十二时寝。服安眠药,恐失眠也。

五月二日 星期二

昨晚睡甚熟,安眠药之力也。散步花园。日海军小别当大佐来见,素识也,谈上海粮食问题及中日和平问题。目前(和平)决不

① 袁次长,即袁愈桢。时任伪内政部次长及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秘书长。

② 燕厅长,即燕琦璫。时任伪江西省财政厅长。

可能,而日方尚热望不已,足见对中国情形之隔膜也。君衍来,商财部要事。下午,公博自沪来,与谈十日中各项要件。叔雍^①亦自沪来,商与渝通电之电台是否继续。晚,公博、思平来,商要事。日军于十日前在河南取攻势,恐郑州、许昌、密县、新郑均已失守^②。余常谓如以军事手段可解决问题,则另作别论,但日军即攻取重庆,亦不能解决问题,何必常取军事活动,使双方人力、物力均告消耗,且日方一面希望对渝和平,一面又常取攻势,是自相矛盾也。军事、政治两无结果,实无谓也。十二时寝。仍服安眠药。

五月三日 星期三

昨晚睡眠尚佳。李季来,谈前途各项情形,至为悲观。余意,世界大战在外为苏联、在内为共党造成机会,今后恐世界即将赤化也。惟中国如由共党执政,苟能救国安民,亦未始不可,特恐当国后亦不如在野时之努力也。旋政治部黄部长来,报告一切情报。下午,袁履登来,报告米粮问题。郑洪年^③来,谈中日问题过去之经过,今后之趋势。张子羽偕顾蓝琪来,报告入内地之经过。叔雍来,商中政会要事。逢元来,请示政院要事。倦极矣。晚,公博、思平来商要事。沐浴就寝,略服安眠药。

五月四日 星期四

九时起。批阅公事。李择一来谈,并散步园庭。下午,阮署长

① 叔雍,即赵尊岳,时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

② 四月十八日,日军从河南东部的中牟渡过黄泛区,分三路展开攻势:一路沿陇海路向西直犯郑州,一路横越平汉路犯密县,一路在平汉路东侧向南进攻尉氏、南川、鄢陵等地。国民党军汤恩伯部望风溃逃,致使日军于二十日占领郑州,二十一二两日连陷新郑、汜水、荥阳,五月一日又陷许昌。

③ 郑洪年,字韶觉,广东番禺人,一八八六年生。毕业于两江法政学堂。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工商部政务次长、实业部政务次长、暨南大学校长、行政院秘书长及立法委员等职,日军占领香港时被俘,后被送至上海。

来,商盐(务)。君慧来,商商统会改组之机构及人事问题一小时半。说话太多,深觉疲倦。饭后批阅公文多件。公博、思平来谈,十一时半辞去。土耳其及西班牙均受英、美压迫,禁坞输德,可谓英、美外交攻势之一胜利也。

五月五日 星期五

九时起。散步庭园。十一时,人鹤来,谈江苏财政等情形。下午,木村顾问来,谈商统会及中储买卖黄金等问题,约一小时。旋召见李先治,询中储沪分行放款情形。目前采取生产转抵押,承兑汇票,重贴拆放及本票贴现四种,惟展期次数太多,几等于长期放款,此实不能不限制也。叔雍来,谈中政会问题。土屋博士每日仍来诊视。据云十五日可以不来,尚有十日,盼余不必过劳。晚,批阅公文后,与淑慧等闲谈。十二时寝。

五月六日 星期六

九时起。报载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古贺^①又阵亡。去年三月山本阵亡,司令长官阵亡二人矣,足见损失之大也。据日方公布,以两人均系乘机失事,窃恐未必,恐旗舰或丧失两艘矣。上午,批阅公文;见客二人。由沪召戴嵩[霭]庐^②来,谈上海金融情形及中储贷放政策一小时余。阮珩甫来,商盐务。目前车运、轮运两均缺乏,存盐无多,恐两周内即将发生盐荒,至为焦急。土、西两国均对英、美屈服,而瑞典、葡萄牙尚不接收[受]英、美对德禁输之要

① 古贺,古贺峰一。一九四三年四月继山本五十六之后,任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三月三十日美军开始对停泊有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旗舰与辅舰主力的帛流港进行空袭,为保存实力,古贺欲往菲律宾达沃方向转移,当晚十时左右率幕僚分乘二架大型水上飞机从帛流岛起飞,至棉兰老岛附近时因天气不好,古贺所乘第一架飞机失踪,此后消息断绝,被认定该机人员全部失事死亡。

② 戴嵩庐,本任伪中储行上海分行经理,本月五日兼任伪上海市政府市政咨询委员,十日又任伪中储行理事。

求，国虽小，其精神实可佩，但恐亦为时间问题耳。

五月七日 星期日

八时半起。不愉快之至。李閔菲来见，报告盐务，谓已准备由运河运盐，大致布置就绪。但开始之日尚遥，而运量又不多，不能解决盐荒，不过聊胜于无耳。下午，约小仓最高顾问及新木顾问来，谈经济统制、商统会改组及下半年预算编制问题。余（意）下年每月至少须增三万五千万，甚至四万万，其财源须立即准备，以期七月一日即有收入也。土屋博士来诊治，并陪赴西流湾新宅视察，病后第一次出门也。土屋送余回寓，并诊治，云无变化，后日政院会议可出席。书城自沪来，谈中储及上海金融情形两小时，并晚饭。晚，公博、思平来，谈要事数件，旋闲谈。十一时半辞出〔去〕。

五月八日 星期一

八时半起。昨晚、今晨均不愉快，然实咎由自取，于人何尤？幼儿自沪来，谈沪事。惺弟来，谈信托公司问题。下午，巫副秘书长来，商治理运河工程局章程。仲云带回〔同〕纪果庵来谈。君衍来，商财部要件十余起。书城来，谈中储等问题。晚，公博、思平来谈要件。十一时辞去。沐浴就寝。

五月九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政院会议，病后第一次也。下午，张一鵬因赴华北视察司法，来请示有无要件。阮署长、李董事长来商盐务。告以裕华公司营业期满，拟办官卖，但委中华〔华中〕公司代办。晚，志一、公博、思平来，谈军政各问题，十一时辞去。批阅公文。十二时寝。

五月十日 星期三

九时半起。李季来，商改革保安制度。召君衍及薛司长，商编

下半年收支初步概算。谈话过多,疲甚。下午,张素民、邵树华、第十师副师长高鹤飞^①及清水书记官、冈田大佐前后来见。晚,批阅公文。十二时寝。

五月十一日 星期四

九时起。十时,谷大使来见,谈一小时,见余精神不济,约明日再谈。余告以过去一年之经验,日方对于经济统制虽声明交还中国主持,但日方仍时加干涉,故中国民间领袖已出负责者,均萌退志,未出者自不肯出,故盼日方不加干涉,然必须协力,亦不可袖手旁观。盖日军未撤之前,非得日方协力,不能举办之事甚多也。谷深以为然。惟渠虽同意,能否令其部下及军部实行,实可虑也。下午,召见河野顾问,商筹财源。冈田大佐来谈。晚,批阅公文。十一时寝。

五月十二日 星期五

八时半起。九时半,谷大使来,谈一小时半。余谓我欲维持治安,必须树立地方武力,目前只县有保安队,而省无直属之保安团,迭经交涉,日军部均不赞成。此不仅地方治安不易维持,亦干涉中国之行政也。谷谓,军部系何理由,当探明再议。并谈强化国府、促进和平等问题。下午,召中储蔡副局长^②,商上海放款调整办法,当电令停止本票贴现。隆庠^③自名古屋回,报告汪先生病状。晚,批阅公文。十二时寝。

五月十三日 星期六

八时半起。散步园庭。上午未见客。下午,堀内公使来,谈米

① 高鹤飞,别名晓航,江苏淮安人,一九〇六年生。曾任国民政府陆军三十三师师长、军委会高级参谋、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等。时任伪十师副师长。

② 蔡副局长,即蔡佩,字亚白。时任伪中央储备银行业务局副局长。

③ 周隆庠,时任伪行政院秘书长,陪侍汪精卫赴日。

统会、商统会及治理运河等问题一小时。桃井中将及土屋博士询余是否今后可每隔日来诊视，盖迄今每日必来也。允之。晚，批阅公文。淑慧等均往观剧，一人殊苦岑寂。连日英、美对欧陆每日以数千架飞机轰炸。以前均以轰炸不能决胜，由今观之，则此言恐须修正也。十二时寝。

五月十四日 星期日

八时半起。郝鹏举来，报告淮海省治安及行政情形一小时。汪曼云来，谈清乡及特务工作问题。接沪讯，蒋伯诚被捕^①，因电话都甲大佐，请其优待。下午，袁愈佳来，报告禁烟情形。唐寿民自沪来，略谈。冈田大佐来，谈经济统制等问题。六时，寿民复来，谈商统会及其他各种问题，十时半始辞去。测其意，辞意甚坚，恐不易挽留也。十二时寝。

五月十五日 星期一

九时起。王叔鲁代表张次长孝植来见，报告并请示华北政情一小时余。张去后，当即分别批办其面呈之〔文〕件。下午，木村、冈田两顾问先后来见。赵厚生自沪来见，谓上海各大学教授有罢教之举。当严斥其非，嘱其消弭，并电公博密查。陈君慧来，谈米统会全体辞职问题，当决定应付办法。旋召见小仓最高顾问，商商统会改组及防止通货膨胀问题。寿民来晚饭，并谈商统会及其他经济问题。外则日方不放松，内则国人不争气，当局者处于两难之间，其苦殆难言也。杨老太太、惺华、佛真率慧女及剑东夫人来京，因明日迁居，而余生日亦将近也。会客说话太多。十二时寝。三时始入睡。

^① 蒋伯诚因患高血压，半身不遂，病卧上海原法租界蒲石路（今长乐路）寓所，因寓所暴露被捕。同时被捕的尚有万墨林夫妇、国民党上海市地下党部委员王先青、毛子佩，以及蒋伯诚的夫人杜丽云。

五月十六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政院会议。案多言杂,两小时始毕。倦甚,足见体力尚未复原也。返迎宾馆稍憩。十二时,偕淑慧及子女迁往新居,即旧地新建也。自去年一月十一日被焚,今已一年另四月余矣。房舍一新,花木无恙,不禁悲欢交集。非余故说不吉利语,处此乱世,不知在此屋居住若干久,而此屋又能存在若干久也。民谊、李字、援道等来,贺者甚多。晚,思平、志一来,谈军事及政治各近事。倦甚。十二时寝。

五月十七日 星期三

九时起。袁殊来见,谈五十分。李北涛自沪来,谈蒋伯诚被捕及与过大佐等谈话情形。下午,小仓顾问来见,谈经济、财政问题半小时。晚,思平来谈,并批阅公文。十二时寝。

五月十八日 星期四

九时起。殷亦农^①来见,谈治理运河问题。川本少将来,谈一般形势及中日问题,托其照料蒋伯诚。据云患中风甚剧,刻由日医诊治,血压已低。下午,接见胡泽吾、阮珩甫、柳汝祥、许江。旋援道、心叔、默邨、学昌先后来谈。适土屋及桃井来诊治,见余疲惫之状,请多休息。决定上午绝对不见客,下午三时至五时为见客之时。晚,公博、思平、心叔、默邨来谈,十一时辞去。倦甚,仍批阅政院及中储公文四十余件。沐浴就寝已一时矣!

五月十九日 星期五

九时起。冈村中佐来,谈别后两月事情。下午一时,胃忽大

^① 殷亦农,即殷汝耕,时任伪治理运河工程局局长。

痛,二十分始止。医来诊治,云系胃加答尔^①。土屋博士大为懊丧,因以为余病将愈,乃忽有变化也。明日为余四十八生辰,来暖寿者甚多,虽由淑慧、幼海、惺华、世庭张罗,杂亦觉甚倦也。便中与剑东^②商整理海州税警分团及总团发展等问题。晚,公博、思平、字字等来谈。十二时寝。

五月二十日 星期六

九时起。拜寿者均由幼儿招料〔待〕。本日胃仍微痛,大便三次,精神极不佳。晴气大佐自东京来见,谈强化国府等问题一小时。冈村中佐(来),谓今晨始知被调回东京。闻讯甚为不快。此人公则对中国极为尊重,私则极重友谊,渠在沪,吾辈工作方便极多,今调回国,余等之工作将受影响矣。本日来客更多,晚有十二桌。公博晚亦来谈,十二时辞去。四十七年光阴,忽忽过去矣!去日苦多来日少,且来日大难,故余之黄金时代恐将过去矣。十二时寝。

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九时起。本日为母亲诞辰,遥祝高堂万岁无疆,敬祷母子早日团圆。上、下午贺客甚多。暇约杨仲华谈,拟请其为税警海州分团长。渠曾(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恐其不就,不意其竟慨允也。囑剑东与之详谈。晚告公博:日军部刻与日使馆不恰〔洽〕,关于米粮等问题,均袖手旁观,故使其混乱,甚或坐视上海人民暴动;苟如此,则军部即可谓我政府及日使馆无能力,而收由日军部自办经济等事件。又传:一部人士拟策动以军司令官兼驻华大使,为避免日海军反对计,拟由海军人员任驻上海公使。以余料之,东条决不采纳此策,但吾辈不可忽视。公博甚为注意,商对策。一时始寝。

① 加答尔,又译“卡他”,Katarah之音译,意为粘膜炎。

② 剑东,熊剑东,时兼任伪上海保安处长。

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十时始起。接见江苏财长。旋散步庭院。下午，柴山最高顾问来，谈一小时。旋接见吴凯声，谈接收天津意租界及撤废意国治外法权两问题。冯攸^①及冈田大佐先后来，谈上海食米问题。晚，批阅公文卅余件。公博、心叔、叔雍来谈。十二时寝。

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政院会议。返家，见客三人，倦甚。下午，见客五人。李季来，商保安制度，余主省设保安司令部，取消保安处，以现任处长为参谋长。晚，公博、心叔来谈，十一时辞去。近闻渝方与共党力谋妥协，盖美副总统华来〔莱〕士即将赴渝，两党妥协乃对外一种作用，非根本办法也。批阅公文卅余件。一时寝。

五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十时起。薛副秘书长来，请示政院公文。拟由余名义发表谈话，自明日起，运入京、沪两市之米取消限制^②，但仍须向米统会请发护照；此于自由之中，仍寓防止囤积之意。对此措置，有两种看法：一为乡间存米尚多，今取消限制，以市价在京、沪市内贩卖，则米必源源流入，而市（价）必低；一为乡间存米已无多，即使取消限制，恐亦不能流入大量，且非完全自由，仍须请领护照，故米价不能望跌下。但无论如何，此亦不得已中之一法也。柴山中将来，谈江苏省府及海州税警问题，其忠告陈群两点：一为不能仅与日方接近，而不尊重国民政府；二为省长事事躬亲，足见幕中无人。实可

① 冯攸，时任伪上海特别市政府粮食局长兼物品配给处处长。

② 本日伪、日方修改《战时物资移动暂行取缔条例》，规定对运往南京、上海的米粮除应由米统会征购的以外，其余部分可“自由买卖。”

谓能见其大。下午,接见淮海省财厅长^①及杨仲华、汪曼云等。旋上田省一自沪来谈,交呈寿民所拟改革商统会意见,因约君慧来商,并嘱其与各方联络。晚,公博、心叔来谈。批阅文件卅余起。一时寝。

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九时起。上午休息。下午见客五人。晚草《病后》,成千字。报载土耳其大捕亲德人员。土之态度已变,德受影响必大也。十二时寝。

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九时起。木村顾问自沪来见。中储钞票赶印不及,而购买物资所需甚巨,军部主发五百元券,余坚持不允,但又无法以应急需,实难应付也。黄自强带谢某来见,云前由渝来沪,可带口信。此人只能与果夫、立夫说话,无大效力,略谈要点而已。下午,傅筑隐来,谈浙事。杨仲华来见,当发表其为海州税警分团长,并勉励之。冈田大佐及君衍来,谈下年概算问题。草《病后》^②,成约三千余字。晚,志一来,谈军事情形,日本不能及不愿供给弹械,建军殊无望也。批阅公文四十余件。一时寝。

五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九时起。项总司令致庄^③来见,谈苏北军事及治安情形,困难甚多,而其根本原因,则为日方对华之认识不清,处置无法。下

① 时伪淮海省财政厅长为孙祖基。

② 《病后》一文,刊登在《古今》半月刊第四十九期。

③ 项致庄,时兼任伪第五集团军总司令。

午,胡毓坤^①来见,谈华北情(形)。孙仲立^②等来见,要求粉麦专业委员会改为粉麦统制会,允之。都甲大佐来,谈日军对湖南用兵^③,政治上应如何措置。告以在全面和平运动中仍须用兵,实属痛心,但日方既因在渝之美国机场必须占领,吾辈亦不能阻止,但奸淫烧杀之事,务必严禁,勿使人民罹于锋镝。都甲谓渠亦同感。话虽如此,恐不易实行也。晚,批阅公文四十余件。淑慧上午忽觉胃肠甚痛,且大吐,延土屋诊治,下午稍缓和,晚能安睡。余于十一时半寝。

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九时起。接见河野顾问,谈财政、金融政策一小时。下午,接见驻武汉财政特派员,听取报告,并予指示。旋召见郑大章,谈军事。晚,邹兰甫来,谈湘事,十一时辞去。苏联对保作最后通牒[牒],德大军进驻保境,土耳其下防御令,巴尔干风云又将变色。德东西南北均受攻击,恐今年内必崩溃也。一时始寝。

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九时起。新任军事顾问浅海^④少将来见。下午,访日军总部总参谋长松井中将,谢其于病中派军医医治,并谈时局问题二十余分钟。旋访军医部长桃井中将,谢诊治。五时,土屋博士来诊,谓余病已愈,看一二次即不看。晚,志一来谈军事。昨晚,我警卫第

① 胡毓坤于三月二十四日任伪军事委员会驻华北委员兼驻北平办事处主任。

② 孙仲立,字豫方,安徽寿县人,一八九七年生。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康乃尔大学(获农学士学位)。原为上海中孚银行总经理、中孚保险公司董事长兼经理。时为伪粉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粉麦专业委员会于六月二十七日,改称粉麦统制委员会,孙仍任主任委员。

③ 日军在发动对河南的进攻并打通平汉铁路线后,又调动十万兵力对湖南北部发动进攻。本日,日军主力在岳阳以南,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防线。

④ 浅海,浅海藏。

三师^①枪伤日哨兵两人,事态虽不至扩大,然于建军前途必有影响也。军校毕业生既无作战及带兵之经验,而又骄气横生,较之黄埔生,只有短而无其长,殊可虑也。默邨来,谈特工及保安等问题。十二时寝。

五月三十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十时返家。下午,接(见)富双英^②等四人。旋与学昌、骥良议事,肝火甚旺,后颇悔之。晚,在家放映电影。旋批阅文件。报载罗马将陷落^③,意境战事形势又将一变。惟德预定放弃罗马早在一年以前,至今始将陷落,犹属意外也。手足仍无力,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也。一时寝。

五月三十一日 星期三

九时起。四肢无力,足见元气尚未全复,未可忽也。珩甫来,商食盐专卖问题。柴山中将来,谈组织安保〔保安〕机构问题。此事余亦认为可行,其所以不进行者,以无相(当)人员负责也。柴山去后,因想及公秉藩^④,因臧鄂询其是否能来京。下午,外间副局长来,报告海州盐务,军次张恒^⑤来见,谈甚久,人极稳重,可用之才也。晚,批阅公文数十件。本日特感疲惫。十二时寝。

① 师长张考强。

② 富双英,时任伪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③ 美国第五军于六月四日进入罗马。

④ 公秉藩,时任伪湖北省保安处长。

⑤ 张恒,张耀宸,字恒,山东昌乐人,一九〇五年生。抗战初期曾任国民党十九集团军军法官,一九四二年经济南到南京,任伪军委会编练总监公署参谋长,时任伪参谋本部次长、伪军委会总务厅厅长、伪最高国防会议副秘书长、伪陆海空军法规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

一九四四年六月

六月一日 星期四

九时起。病后第一次正式出门办事,先至中储,后至财部。下午,约君慧商治理运河事。殷汝耕辞治运局长,决准其辞职。用此人本非余意,因汪先生敷衍日方,故试用之,果一塌糊涂,即今罢之,犹未为晚也。旋见客四人。六时,桃井中将及土屋博士来,为最后之诊视;过去每隔日一次,今后不再来矣。此余重病告一段落矣,惟元气仍未复原也,后当留心也。晚,思平来,略谈。批阅公文多起。十二时寝。

六月二日 星期五

八时半起。赴中储。落合少将因升任师团长来见,谈一小时。志一来,商军事之件数起。召见徐邦荣^①,嘱其继殷汝耕为治运局长。十二时返家。下午,召开物资统制审议会,四时半散会。返家,接见张海帆^②,黄埔二期生,可用之人才也。旋柴山中将自汉回来见,谈鄂事半小时。晚,宴小仓最高顾问。批阅公文,并与思平谈军事方面人事问题。一时寝。

六月三日 星期六

八时起。先后赴中储及财部。下午,见客五人。晚,宴柴山及各军事顾问。批阅公文廿余件。上海米价突涨至每石一万元以上,经济即将崩溃,社会亦将紊乱,实无法救济矣。十二时寝。

① 徐邦荣,曾任国民政府华北水利委员会技正。投伪后曾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总署天津工程局代理局长,时任伪治理运河筹备处工务组长,接任工程局局长。

② 张海帆,时任伪中将参赞武官。

六月四日 星期日

九时起。因谷大使甫由东京返任，因访之，谈一小时。余提出维持治安、解决民食、增加生产等目前具体问题，而谷轻描淡写出之，似若不足轻重而不感兴趣者。其注意为河南、湖南作战后，如何使渝方倾向和平。在美国反攻节节进步之时，而欲渝方和平，本已为不可能之事，且对渝军事上加以压力，只足以促渝之坚决抵抗，和平更难。当将此意告之，并谓如欲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须对英、美为全面之反攻，而且胜利，对渝局部而不彻底之攻势，于全局不仅无益，且更增加困难也。渠似不甚了解。下午，见客一人。晚无事休息，闲中反觉闷苦也。十二时寝。

六月五日 星期一

八时半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接见皖警务处长^①，听取皖省治安情形之报告。小仓最高顾问来见，谈粮食及预算等问题。永井大佐自东京来见，谓东京方面希望此次对渝采取攻势后，设法使渝方言和。与谷大使所言如出一辙，足见东京之空气，但此为不可能之事。但日方如绝望，必不自咎本身之政策及办法不高明，而必怪我之无办法也。批阅公文甚多。倦甚，仍不能过劳之证明也。德军今日已自罗马撤退，此于战略上虽无严重影响，然政治上不利之结果实大，实不可轻易视之。晚，仲云来谈，谓欧洲第二战线不致开辟；永井今日亦如此观察。余则以为必开，但时间问题耳。仲云、永井均谓必自巴尔干进兵，因如此，英、美可以对俄军牵制。其说亦有理，但英、美与俄冲突，时间尚早也。十二时寝。

六月六日 星期二

八时起。召开行政院会议。散会后，继开全国经济委员会常

^① 皖警务处长，满其尉。

务会议。旋先后赴中储及财部。下午，接见戈定远、彭年、万里浪、周学昌，分别有所商谈。晚，赴中日文化协会观剧。返家后，批阅公文多起。默想此次大战，国际关系实呈奇观，芬对俄宣战，而对英、美则未绝交；保对英、美宣战，而对俄则维持正常关系；日对英、美宣战，而对俄则守中立条约；俄对德宣战，而对日亦中立。综错复杂，光怪陆离，诚大观也。一时寝。

六月七日 星期三

七时起。七时半，松井总参谋长来见，谈廿分钟。旋偕淑慧等上车赴沪，二时半到。阅报，始悉宣传两年之第二战线，昨日于法境邓扣克〔敦刻尔克〕开辟矣，仅伞兵亦有四师团之众^①。德国恐于年内崩溃也。公博来，谈一时半。晚，书城来，谈行务。十二时寝。

六月八日 星期四

八时起。到行，召副总裁、各局、处长及顾问，分别谈话。倦甚，手足无力已极，足见元气尚未复也。下午，偕淑慧及子女访高岛总裁夫妇。余患病时，高岛两次赴京探视，熟〔孰〕意渠不久亦患肺炎，至今尚未起床也。返家后，周作民来，谈重庆情形，并商促成和平问题一小时。堀内公使来见，商粮食问题。叶扶霄来，谈上海金融问题。唐生民〔明〕来，谈湘事。公博来，略谈。饭后赴公博家，谈一小时半。十时廿分返家。剑东来，报告税警总团情形，并讨论各项问题，十二时辞去。第二战线前日揭幕，时局推移，大可注目也。一时寝。

^① 六月六日凌晨，盟军由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在一万架飞机、八十艘战舰、各种类型的登陆艇一千多艘、其他运输船只数千艘，三个空降师约二万三千人，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海岸的若干个地点登陆，从此开辟了欧洲大陆第二战场。

六月九日 星期五

八时起。赴中储。召君慧，商商统会改组案及粮食问题；并召各局、处长，分别指示。中午，在家宴税警总团主要干部。下午，上海市联络部长熊谷中佐来见，谈一小时。晚，赴唐季澧家便饭，并与许松圃、程一中两人晤谈，唐孟潇派来之人也^①。据云，唐在东安闲居两年，今年三年〔月〕，蒋先生在南岳，特请其任军令部长。唐赴渝时，即嘱许、程两人来沪，作初步之联系也。唐野心不小，且有办法，窥两人之意，其目的似仍在倒蒋也。惟此事于国家关系极大，宜慎重考虑之。本日为极不愉快之一日。十一时返家，一时寝。

六月十日 星期六

八时起。到行。下午，召见朱博泉，谈上海金融及物价问题；吴震修，谈中日和平前途及上海金融问题。日方早希望发行五百元券，余恐刺激物价，至今未允。今分别与各金融专家商谈，咸以筹码短少，发行无大影响，博泉且谓可由银行公会请求政府发行。以各方情形观之，余亦稍为活动矣^②。召见杨仲华，商整编海州税警问题。旋少岩、心叔、乃震等来谈，并晚饭。十二时寝。

六月十一日 星期日

九时半起。今日星期(天)，本拟休息，乃会客、议事仍与平日无异也。日大使馆冈崎参事官来见，谈上海金融及粮食问题。叶扶霄来，谈金融问题。唐寿民、陈君慧来，商改组物资统制机构办

① 唐季澧，即唐生明。唐孟潇，即唐生智。许松圃，曾任国民党湖南党务特派员、青岛冀鲁区海洋渔业管理局长；程一中，曾任唐生智部政治部主任、实业部秘书等职。据唐生明先生谈，许松圃、程一中抗战后失业，所谓奉唐生智之命来沪与周佛海联络云云，系骗钱做生意。

② 伪中央储备银行于六月二十三日起发行五百元券。

法及进行程序。川本少将来,谈一般战局及中日前途,并午饭。下午,与周作民谈中日关系前途及金融问题。吴颂皋^①(来),(谈)上海市政行情形。批阅政院公事五十余件。晚,少岩、心叔、北涛来谈。一时寝。

六月十二日 星期一

八时半起。到中储,约见闻兰亭,请其为商统会理事长,当经同意。多日问题,今得解决矣。开除支行舞弊之副主任一员,以整饬行务。召木村、吉川两顾问商谈,因吉川甫自东京归也。说话甚多,颇为吃力。召雄白午饭,并谈近事。下午,召惺华、珩甫及闾菲,商盐务。中岛来见,商强化特工问题。袁厚之来见,商上海财政。冈部来,报告东京近事。邵式军来,商增加税收问题。默邨来,略谈。倦极,冷汗如雨,静卧半小时。晚,书城来,谈行务及一般经济问题。对于股票,拟维持,但限于生产公司之股票,至地产、企业投资等公司,则置之不理。十二时半寝。

六月十三日 星期二

八时半起。赴中储,见客多人,处理行务多起。下午,在家召开信托公司董事会。旋接见上田省一及陈彬龢。晚,约许松圃、程一中、唐生民〔明〕便饭。许、程两人明白说明唐生智、龙云及四川军人均欲倒蒋,嘱其来此联络。果不出余所料。当细商之,错一着将误全盘,非同小可也。九时,盛幼璽来见,商盐务。十时,叶扶霄、朱博泉来见,商救济市面,拟恢复汇划。旋心叔、剑东、季澧来谈。终日劳劳,不觉疲惫已极。一时寝。

六月十四日 星期三

八时半起。到行,见客多人。下午,在家约见冈藤,与军部关

^① 吴颂皋,时任伪上海特别市政府秘书长。

系极深之政客也，谈一小时半。渠以过大佐为日军部之有为少壮军人，希余以之为友，如余对影佐然。堀内公使来见，谈粮食及纱布问题一小时。批阅政院公文多起。晚，在花园放映《红楼梦》影片，并女名〔明〕星多人来便饭，极一时之盛。十二时寝。

六月十五日 星期四

八时半起。到行，见客多人，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在寓接见李思浩等六人。晚，赴川本少将之宴，十时半返家。警报大作。一时始寝。

六月十六日 星期五

八时半起。到行。接(见)江海关监督^①等八人。下午，唐寿民来，谈经济统制问题两小时。珩甫来，谈盐务。刘百川来，略谈。晚，赴周作民之宴，座均金融界要人，略谈取缔小银行问题。十时返家。批阅公文。一时寝。

六月十七日 星期六

八时半起。到中储。宇佐美公使来见，谈经济等问题一小时。处理要件多起。下午，见客多人。晚，赴剑东家便饭。本日报载美机由华起飞，炸九洲〔州〕北部。此为利用在华根据地轰炸日本本土之第一次。小笠原群岛亦初次被炸，相距不远之地，美军又登陆中，太平(洋)形势愈趋紧急也。一时寝。

六月十八日 星期日

九时半起。万里浪来，谈特务工作情形。旋约唐季澧、程一中、许松圃午饭，便谈湘事及其此来目的。当决定许由河内经昆明回渝，程留沪随唐赴汉一行。下午，接见徐采丞等六人。徐谈渝事

^① 江海关监督，李建南。

甚多,可信之处恐甚少也。五时半赴公博处,商要事多起。七时赴惺华家晚饭,十时半返家。书城来,谈金融问题。十二时半寝。

六月十九日 星期一

七时起。乘八时半车返京,四时半始到。批阅政院公文及其他积件廿余起。美军于十五日太平洋之塞班岛登陆,该岛距日本土较土〔特〕鲁克岛尤近。春季,土〔特〕鲁克岛被空袭,日方以美军深入,日军未能预防,参谋总长及军令部(长)因此去职。今美军更深入,且登陆,足见太平洋形势变化,前途实为严重也。十二时寝。

六月二十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政院会议。散会赴财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堀内公使、太田参事官来见,谈一小时半。关于米及纱布问题,访柴山最高顾问,谈一小时。晚,志一来,谈军事问题。批阅政院及中储公文三十余件,复批财部公文廿余件,深夜始毕。一时沐浴就寝。

六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八时半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要件多起。倦甚。下午,在家接见建部王次长,听其报告调整中、日合办公司经过。薛副秘书长来,报告政院事务。旋访小仓最高顾问。据云,山下老人曾两电告渠,谓东条盼余赴东京一行,能速更妙,未知何事。以余料之,不外两途:一为汪先生病势严重,商今后问题;二对渝工作问题。两者均系难题,决无完好答案也。晚,思平来谈,十一时辞去。美副总统华莱士昨日抵渝,滞莫斯科之时期甚长,未知所事何事。以余计之,必为调停苏、渝及国共关系无疑。以外力压迫而为国共妥协,渝当局一时或不能不迁就,但衷心之愤懑可知,爆发仅时间问题耳。太平洋塞班岛战事白热化。太平洋形势改变如此之速,诚为意外也。一时寝。

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召开联络会谈。七时,思平来,谈政府人事等问题,并晚饭。说话过多,胸中又觉梗塞。晚,志一来谈,十一时辞去。近日欧、亚两方均有急转直下之势:德国认瑟(塞)堡为此次战争必争之地,而不能不撤退;美国于太平洋改变逐岛收复战略,易为越岛式之推进,深入日本防线内圈,以直冲其本土,此项战线(略)已有初步之成功。东西双方进展之速,且牺牲较预期为小,均出意料之外。常预料战事必于民国卅五年结束,以目前情形观之,恐不出明年。但美军如于中国登陆,化大陆为战场,即使将日军击退,一则中国之破坏损失,恐非数十年所能恢复,而驻华日军易以美军,亦未必彼善。于此,中国有避免深刻破坏而完成独立自由之办法耶?大势所趋,非中日两国所能单独决定,悲哉!

六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八时半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接见新任治理运河工程局长徐邦荣,询工程情形。日前任驻巴拿马及葡萄牙公使秋山来见,谈四十分钟,不知所云。此人为重光智囊团之一,足见日本人才缺乏也。接见金子大佐^①,据云,日军撤退时,常事前不通知中国当局,致无法立时派队接防,治安因此不易维持。渠以我顾问资格常向日军当局表示不满。其言甚有理。晚,思平、志一来谈。闻太平洋中,日、美一部分海军已决战也。

六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八时半起。柴山顾问来,略谈。旋赴财部及中储。上午,伊藤来,商赴日事及其他问题。下午,在家召开敌产管理委员会,议案

^① 金子大佐,即金子俊治,时任驻伪江苏省政府顾问。

甚多，宣读议题颇为吃力。散会后，接见陈昌祖，谈中大^①经费问题。周学昌、苏成德先后来见。又觉胸前气塞，呼吸困难。七时宴谷大使等日使馆重要干部，九时散。与惺华、佛真谈琐事。余等及日方当局，均以欧洲第二战线如开辟，则英、美无暇东顾，太平洋之压力必暂时减轻。东条亦曾以此语汪先生。熟〔孰〕意英、美军于欧陆登陆之时，太平洋之反攻同时展开，美军且深于塞班岛登陆，且空袭小笠原群岛之硫磺〔黄〕岛。东西同时进攻，殊出人意料之外，美国物力之富，于此可见矣。一时寝。

六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本日为旧历端午。十时起，觉胸前梗塞甚剧，几恢复病前状态，适伊藤来，力主土屋博士诊视。据土屋云：仍为胃病，希少饮食。下午，小仓因赴东京，来辞行，并谈粮食、金融及余赴日等事一小时。旋接见诗词家龙沐勋^②，批阅政院公文廿余件。晚宴唐川参谋副长，约冈田大佐及伊藤相陪，九时半辞去。倦甚。阅情报，知孔祥熙已抵美京。前周在沪，徐采丞告余，谓孔将赴美，余谓必俟华莱士到渝后始行，徐谓孔不等待，必先赴美。今果然，足见徐之消息尚灵也。徐又谓渝、苏正谈判中，不久将有声明发表，表示双方进一步合作。姑记之，以证诸将来也。一时寝。

六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九时起。身体不适，未到行、部。下午，接见林柏生，谈国际情形等问题。陈君慧自沪回，报告接洽改组商统会等经过，并商纱布支配办法。邹敬芳来，商组织帆运，运输湘米等问题。晚，公博、思

① 中大，即广州的中山大学。陈昌祖时任该校校长。

② 龙沐勋，江西万载人，一九〇二年生。曾任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兼教授、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国文诗歌教授，主编过《词学季刊》、《同声月刊》，著有《中国韵文史》、《唐宋名家词选》等。时任伪立法委员、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中央研究院委员及博务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平来,谈军政等事。十二时半寝,寝前批阅公文卅余件。

六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政院会议。散会后,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要件。下午,召开中储理事会。旋赴中央医院医牙。返家后,李季来谈一小时。晚,公博、思平、默邨来谈,十一时散。欧洲今年,亚洲明年,苟无意外奇迹,必生绝大变化。吾人无力转移局势,惟有坐待暴风雨之来临,而且牺牲。世界形势如此变化,真非始料所及也。批阅公文。一时寝。

六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在家接见清水,谈汪先生万一不幸之善后问题及重庆问题。胡泽吾^①来,报告皖事。黄自强来,报告政治部工作。姜达夫衔项致庄^②命来,报告苏北情形。倦甚,手足发抖,出冷汗,身体尚未复原,足见前病之剧也。书城来,商行务及一股金融问题。晚,公博、思平、叔雍、默邨先后来谈,十一时半辞去。批阅政院公文廿余件。一时寝。

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最高国防会议。散会后赴中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召开联络会谈。晚,批阅政院公文廿余件。公博、思平、学昌、默邨、叔雍来谈。十二时寝。

六月三十日 星期五

九时起。不适,未外出。清理积件。下午,接见张一鹏,谈改

① 胡泽吾,时任伪安徽省政府政务厅长。

② 项致庄,时兼任伪陆军第十二军军长。

良司法各问题,其所条陈意见,大部采用。周化鹏^① 衔项致庄命来,报告苏北情形,当予指示。援道来,谈各种时局问题一小时。一年之后,苟非奇迹,吾辈不仅焦头滥[烂]额,且莽莽中原,将置身无所。苟无珍珠港之役,必不至此。日人一误于对华之估价过低,但此犹有说;二误于对美、英之误算,此则百思不得其解者。批阅政院公文多起。晚,思平、公博、默邨来谈。一时寝。

一九四四年七月

七月一日 星期六

九时起。昨晚大雨嚎陶,今年秋收有望矣。雨大,且不适,未出外。下午,接见杨杰^② 等三人,并批阅政院、财部及中储三处公文五十余件。晚,阅书自遣。十二时寝。

七月二日 星期日

九时起。大雨仍不止,恐成水灾,电君慧,嘱水利署注意。学昌来谈,以此意告之。旋知目前尚无问题,如如此再下三日,恐有问题。幸午后即止,虽间微雨,大约无关也。下午,高岛总裁来访,谈半小时。渠以为欧事今年内结束,亚洲问题则明年上半年必结束,但又谓日海军有把握,则非余之所知矣。现在海战主要为飞机,而非军舰(之)对军舰,飞机数目如不及人,胜利岂可冀求耶?告以自今起,宜设法谋政治解决之途。渠谓日本无此有魄力而决心牺牲生命之人物出任巨艰[艰巨],盖主持政治解决者,必为军人及一部国民所反对而受狙击也。晚,约松井总参谋长便饭,邀冈田及冈部作陪。客散后,公博、思平来谈。十二时半寝。

^① 周化鹏,时任伪全国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秘书、总务处长及伪苏北绥靖主任公署经济局长。

^② 杨杰,时任伪首都警备副司令。

七月三日 星期一

八时半起。到部。下午,召阮署长商盐(务);君衍及薛司长,商军事预算;马处长,商行务。晚,公博、思平来谈。十二时寝。

七月四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径赴机场。十时半起飞,病后第一次乘飞机也。烟雨苍茫,飞极低。十二时抵家。下午,约李闳菲商盐务。剑东来,谈招复丁锡山等问题。心叔来谈近事。十二时寝。

七月五日 星期三

八时半起。偕淑慧、心叔赴中储新屋视察一周。见客数人,处理要件数起。十二时返家。下午,约许松圃、程一中、唐生明谈时局,决送许由河内赴昆明晤龙云,再赴渝晤唐生智,拟办到中国退出世界战局,采取中立,使日军与美军均退出中国;一面促成宁渝统一。故对外中立,对内统一,为吾辈之口号。数年来为促成和平统一,屡试屡败,此次前途虽渺茫,但较以前各次似略有根据也。晚,赴唐生明家便饭。十时返。十一时寝。

七月六日 星期四

八时起。到行,召开金操作委员会。下午,接见万里浪、胡均鹤,提出调整特务工作人事办法。石原中佐来见,原影佐之副官也;此次复任军顾问,相见甚欢,谈一小时。批阅政院公文。晚,心叔、嘯月来谈。十二时半寝。

七月七日 星期五

八时起。报载美机动部队袭小笠原群岛中之父岛。美军向北又进一步矣!塞班岛已到最后关头,一二日内或将陷落。虽一岛

之得失,实关全局之安危。美军如此拦腰一击,其战略实为高明,真出人意外也。到行,见客多人。下午,接见张子羽、陈彬龢及吉川副顾问。晚,乘凉庭园,月明如昼。警报大作。与淑慧、文华等闲谈,至足乐也。二时始寝。

七月八日 星期六

八时半起。到行,接见师长秦庆霖、刘相图,晓以大义。处理行务多起。午宴高岛总裁。下午,寿民来谈商统会问题。公博、剑东来,谈上海治安问题。批阅政院公文十余件。晚,赴盛幼蘆之宴,九时半返家。批阅积件。十二时寝。

七月九日 星期日

九时起。接见周化人^①、刘仰山^②、袁愈佺、罗讷斋^③,分别有所商谈。下午,偕公博接见保安处、税警团联谊社干部,分别盖指印,向公博与余宣誓忠诚,并订立信条。如果始终如一,团结到底,将来为国为民,或可略有贡献也。惟恐蹈以前各项组织之覆辙[轍]耳。与公博各致训词。五时半返家。沐浴。出外晚饭,十时半返。与心叔、式军略谈。一时寝。

七月十日 星期一

八时起。到行,会客多人。下午,偕公博出席保安、税警联谊社成立典礼并训话。热甚,汗下如雨。返家。接见许松圃、程一中,谈湘事及许返滇事。晚与淑慧等闲谈。十二时寝。

① 周化人,广东化县人,一九〇二年生。一九三九年起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委、伪组织部副部长、伪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处宣传组组长、伪铁道部常务次长、伪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委员、伪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广州市长、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上海分会委员、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时任伪上海市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

② 刘仰山,时任伪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

③ 罗讷斋,时任伪商业统制总会理事兼日用品统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七月十一日 星期二

八时起。到行。继过大佐为日军总部第三科科长之松谷大佐来见,谈一刻钟。此人稳重,不似过之荒唐粗暴也。第二科科长都甲大佐亦来见,约午后再谈。闻兰亭来见,谈商统会及米统会等问题。王人麟、黄念远^①来见,谈组织银行问题。下午,在家接见金家凤^②、上田省一。旋赴唐季澧家,会同许松圃、程一中、都甲,谈湘事及促进全局和平办法,并便饭。返家后,书城来谈金融问题。旋亲緘龙云、唐生智,托许带交。十二时寝。热甚,一时后始入梦。

七月十二日 星期三

八时起。到行。召见米统会当局,详询米粮现状及今后办法。旋召书城、木村、吉川谈行务。接见庞炳勋代表刘天行,听其报告防务。下午赴行,召开茶话会。任西萍来,谈渠之情报组织被破获,请予援救。当约公博详商,渠亦赞同,拟一切不变,仍与内地通电。惟恐内地知有变故,对此台不加信任耳。张子羽介绍顾震来,谈由渝来沪经过,甚可注意,约后日再谈。晚赴剑东家看电影,十一时返家。十二时寝。

七月十三日 星期四

八时起。批阅积件。旋访登部队司令官永津中将,旧友也,谈半小时余。下午,到行;先开中央信托公司董事会,继开中央保险公司董事会。五时返家。旋赴寿民之宴,十时返。月前山下老人两电小仓,盼余赴东一行,并谓以速为妙,且谓系东条意。小仓返国,曾托其转告山下,谓病后畏热,拟延至九月。顷接山下来緘,请提前于八月前往,九月太迟,盼余注重时机;并谓其理由虽不能即

^① 黄念远,时任伪中央信托公司信托处副经理。

^② 金家凤,时任伪中政会社会事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说,但余可想象而得。怪甚!塞班岛已于日前陷^①,东京将被空袭,淑慧劝余要去早去,亦有理也。十二时寝。

七月十四日 星期五

八时起。到行,见客多人。下午,周作民来,谈一小时,涉及转变时各项问题。张子羽约顾震再谈一小时,工作仍在将来。任西萍来,谈过去情形一小时,殊有意(思)。李闽菲来,谈盐务。批阅政院公文廿余件。晚,赴吴颂皋之宴。返家后,叔雍、心叔、式军来谈。一时寝。

七月十五日 星期六

八时起。到行,处理要件多起。午宴宪兵长光、长村及加藤田三人。下午,访日海军舰队司令官近藤大将^②,谈半小时。晚,出外赴宴。返家后,式军、叔雍来谈。十二时寝。

七月十六日 星期日

八时半起。十时半,川本少将来,谈国际形势等问题一小时半。并约冈田大佐及伊藤同来午饭。下午,接见程克祥等六人。倦极。七时半,复约许松圃、程一中便饭,并谈一切。许定十九飞河内,入昆明。晚,心叔、剑东、书城、式军来,分别有所商谈。忙甚。胸部气复塞,如病前状。返家后当略休息,并延医诊视也。一时寝。

① 美军自六月十五日登陆后,至七月九日始全部占领该岛。岛上驻有日本第三十一军司令部、第四十三师团主力及海军中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第五根据地司令部等约三万人,最后几乎全军覆没,美军伤亡亦达一万六千余人。

② 近藤大将,即近藤信竹。曾任日本海军军令部第一部部长、次长等职,时任日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一九四三年四月底升大将。

七月十七日 星期一

七时起。偕淑慧乘早车赴京，三时到家。批阅政院公文及其它积件多起。晚，凉台乘凉，较上海热多矣。一时以后始寝。

七月十八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政院会议。散会后，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在家召见陈君慧，商谈经济问题多起。约陈恩普，嘱其继任司法部长^①。新木顾问来见，谈经济问题。闻日方又提议上海减电，余表示反对，如果如此，物价将又涨，增产云乎哉？减产而已！如谓煤不够，可积极于开采及运输方面设法，不可徒消极节省。新木赞同，允向日方交涉。柴山中将自东京回，来见，谈及各种情形。余定下月初东（渡），渠甚赞成。批阅公文多起。晚乘凉。一时寝。

七月十九日 星期三

八时起。昨，日本海相岛田辞职，专任军令部长，以野村继任。今日报载东条亦辞参谋总长兼职，以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继任。陆、海军强化人事，盖因太平洋形势严重也。塞班岛七号即已陷落，日方今日始公布。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十一时访谷大使，谈四十分钟，告以八月五日即东渡，请其通知东京，届时是否方便。下午，接见警察总监李讴一。旋阅采办米粮方案及维持股票办法，并批阅政院公文廿余起。晚，公博、思平、叔雍来谈，十一时半辞去。本晚太热，为三年来所未有，微风不动，刻已深夜三时，余与淑慧尚未能睡，开房中冷气箱，仍有八十六度。补记日记自遣。今宵恐彻夜不能睡矣。

^① 原伪司法行政部长张一鹏，于十五日死去。

七月二十日 星期四

昨晚几彻夜未睡，七时半即起。出席最高国防会议。散会后，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忽接东条内阁总辞职之讯，闻系前晚十一时提出者。昨日上午十一时晤谷正之，必已知之，而不以告，实可恶也。下午，召开清乡干部学校校务会议，批阅公文多起。微风不动，汗下如雨，苦极矣！延土屋博士检查身体，云心脏仍弱，劝少食，以免过肥。闻日本将由小矶国昭^①与米内政综〔光政〕组织陆、海军联立〔合〕内阁。值此严重关头，陆、海军不能充分合作，陆军内部亦不完全一致，日其殆矣！陪公博宴意大利代办。意国处境完全与中国同，而莫〔墨〕索里尼政府复与我南京政府运命（同），彼此诚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慰断肠人也。返家后，公博、思平、默邨、叔雍来谈。二时以后尚不能入睡。

七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七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盐务、地方税及金融事件多起。下午，接（见）学昌等三人。晚，赴谷大使之宴。昨希特勒为人所狙，炸弹爆发，幕僚重伤^②。据云希氏只受轻伤，随与莫〔墨〕索里尼见面云。东条辞职与希特勒被刺，于两日内东西遥相呼应，足见轴心内部之不安也。日新阁尚未组成。晚，仍热甚。二时开电扇而卧。

① 小矶国昭，曾任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陆军次官、关东军参谋长兼特务部长、第五师团长、朝鲜军司令官、拓务大臣等职，一九四二年五月起任朝鲜总督，时受命组织内阁。陆军大将。

② 德国在战争中的失利，加剧了法西斯集团内部的矛盾。以贝克将军和冯维茨勒本元帅为首的军事将领，决心杀死希特勒，出其不意地夺取政权。二十日，当希特勒在拉斯滕堡元首总部举行工作会议时，德后备部队参谋长冯·施陶芬贝格上校在室内放置一枚炸弹，爆炸后希特勒受轻伤。

七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七时起。九时赴中储。接见军委会参谋次长张恒,谈苏北问题。第十师师长谢文达,报告该师防务。并召见行政督察专员两人。批阅公文多起。下午,新木顾问、冈田大佐等来,谈青木下野,大东亚省由重光兼任,石渡未动^①,与我关系无变化也。美军昨晨又在关岛登陆,似入无人之境,日之防御力无〔如〕此薄弱,实出意外。易攻难守,太平洋战事发生之初,余早料及此,但不断〔料〕美之攻如此之易,而日之守如此之弱也。

七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八时起。热甚,阅书自遣。下午,冈田大佐来,报告军部拟以米四万吨、杂粮两万吨,作八九月上海民食之需,每石三千元作价。目前问题可得解决,心为之安。晚热甚,开冷气睡。

七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财部。接见新任法长陈恩普等四人。处理要件多起。十一时出席最高国防会议谈话会,商讨日新阁成立后我应提出之希望。下午,接见郝鹏举,听取报告淮海军政情形;戴英夫^②,谈党务。核阅政院公文。晚,公博、思平、叔雍来谈。十二时半寝。

七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接见周诒^③。六时,胃忽大痛,请土屋来打止痛针,痛止,两时

① 二十二日,小矶国昭内阁成立。首相小矶国昭,外相兼大东亚相重光葵,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藏相石渡庄太郎。

② 戴英夫,时任伪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③ 周诒,系周镇之误。下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情报人员,时任伪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联络参谋。

后复痛,大约饮食过多所致。自希特勒破刺未中后,国社党和军部冲突白热化,国社党十余年之敬礼形式,昨下令改为普通陆军举手敬礼式。国社党势坠,力求对军部妥协,可见一斑。今后或有急激剧变也。胃痛,不能成眠。

七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因胃痛未能出席国防会议。但财部待理之件甚多,十时到财部,见局、处长五人,批盐务案件多起。旋赴中储。下午,接见日海军小别当大佐。渠调回东京,谈及太平洋形势,甚表忧虑。日已失必胜之信念,尤以海军为然。物资不及人多,无怪其然也。晚,志一来,谈军事。胃仍微痛。本日天气稍凉。十二时寝。

七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八时起。保加利亚脱离轴心,宣布中立矣!虽云曾得德方同意,但德非万不得已,何致同意此举?内则军、党之间裂痕尖锐,外则与国有崩解之势,德之前途实可虑。惟英、美如坚持无条件投降,则希氏虽倒,任何政府继出,恐亦不能讲和矣!拜访唐川参谋副长,告以将赴东京。旋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接见周镐,人极稳练,且有见识。罗梦萝^①来见,有用之才也。郭汝珍^②来,报告安徽保安情形。柴山最高顾问来,谈强化三省行政及治安等问题。批阅政院公文多起。晚,思平来,谈地方政府负担军费如何调整等问题。一时寝。热极,久之不能成寐。

七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八时起。小矶电公博^③及余,表示紧密提携,完遂战争。当

① 罗梦萝,时任伪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政治保卫局分局长。

② 郭汝珍,应为郭尔珍,时任伪安徽省保安处处长。

③ 陈公博于二十五日兼任合并后的伪上海市警察局局长。

囑柏生、民誼復電。報載蘇聯聲明承認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①，而英則承認倫敦之波蘭流亡政府。英、美與蘇聯之間，諸如此類的問題甚多，但決不致即行決裂也。新木顧問來見，商紗布支配問題及電力限制問題。旋先後赴財部及中儲，處理要件多起。午約岡田及伊藤便飯，商赴日事。余曾電東京，擬八月五日赴名古屋，視候汪先生病；七日赴東京與小磯等晤談。東京復電歡迎，須即日準備行裝也。兩人約其隨行，皆甚歡喜。下午，楊揆一^②報告湖北軍政。堀內公使自東京回，來見，談中國經濟問題，尤以煤炭問題及收回儲備券問題，一小時余。召見河野顧問，獎勉之，並談財政問題。晚，約名伶金少山及其他歌女便飯，唱戲甚好。大為愉快，淑慧亦高興。十二時許散去。天熱，不能成寐。

七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八時起。今日飛滬，即由滬赴日，分別將政院、財部、中儲及物審會事，分交思平、君衍、书城及君慧代理，並將應辦各事分別囑托。十一時偕淑慧飛滬，幼兒在站候接。下午，因一小事，大動肝火，既傷身體，復完全表現悻悻然小丈夫之氣，後頗悔之。涵養工夫太缺，須努力修之。心叔、乃震來晚飯。式軍、季澧晚來談，咸以希特勒已死，至少必重傷。余以為雖不至此，但軍隊與黨發生衝突，一時雖平靜，終必成問題；不過如英、美始終堅持無條件投降，則德為救亡計，恐仍將團結，不致決裂也。十二時半寢。

七月三十日 星期日

八時半起。料理積件。十一時約許〔陳〕寶驊來，談一小時余。

① 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成立於本年七月二十二日，有波蘭工人黨、社會黨、人民黨、民主黨及旅蘇波蘭愛國者同盟的代表參加，由波蘭社會黨人奧索布卡·莫拉夫斯基任主席。該委員會發表宣言，不承認流亡政府擁有代表波蘭人民的權利。八月一日，蘇聯政府正式承認該委員會為波蘭惟一合法的政權機關，並與之互換外交代表。

② 楊揆一，時兼任偽武漢綏靖主任公署主任。

渠于去年年底赴内地，三月底始出也，谈内地情形颇详。下午，约任西萍来，谈通电事。旋访公博，谈地方当局人事调整等问题一小时半。晚，书城、心叔等来谈。一时寝。

七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

八时起。到行，处理要件甚多。下午，张子羽来谈，所言亦有理，余亦了解，但实无办法。恐今日之期待我者，他日必失望，而我之前途亦可虑也。项致庄来，谈苏北军事一小时余。吴震修来，谈中国银行问题及一般形势。倦甚。晚阅美国影片，系奖励航空者，太平洋战争前即已到沪，惟尚未放演，颇有兴味。日前，日本参谋本部某中佐谈，渠将赴苏，日将承认延安政权等语。此说闻之甚久，似暂〔渐〕有力，惟苏联态度如何，恐未必全如日方所期待也。联俄为日本外交之惟一出路，但在中国联共，恐中日关系将愈益纠纷，而全而和平更不可期矣！病急乱投医，日本今日之谓也。一时寝。

一九四四年八月

八月一日 星期二

八时半起。周作民来，谈余此次赴日应向日本表示之意见。余以为中日问题之关键仍在满洲，如我不能收复满洲，则中日问题决不能解决，而取消满洲国，在目前形势，日当局恐不易同意。然则除军事解决外，岂能谈政治解决耶？旋朴之等来谈。下午，吉田东祐来谈，谓东京方面有谓余将脱离南京，复回重庆者；上海日人有谓余此次赴日，系恐日新阁对渝议和，余前往打消者。均一笑置之。据吉田谈，此次内阁生命不久，将来必由宇垣出面组阁，对战事前途，表示决无希望。旋见程、彭两人，有所商谈。晚宴日海军小别当及桑原两大佐，均旧友也；一为饯行，一为接风，九时半散去。“海鹈”本定今日飞沪，余五日飞日。顷得电讯，因气压过低，

三四日内不能飞。行期不定,令人焦急万分也。十二时寝。

八月二日 星期三

八时起。到行。下午,接见日革新派向井定利,乃宇垣之系统也,谈日本政局。旋接见税警总团参谋处长^①,谈补充兵员;经理处长,询经理情形。剑东来,谈各项情报。公博来,谈近事。晚,赴川本少将之宴,淑慧及子女等均往,盖饭后演电影也。十一时返。十二时寝。

八月三日 星期四

八时起。报载土耳其对德绝交。虽土外长申明绝交非宣战,但苟无宣战之最后决心,岂能绝交?惟如在一年前,此事于国际政局必有大波动,今则较此更为刺激、更为严重之问题甚多,此事反觉平凡也。到行,见客甚多。下午,接见张子羽、任西萍,谈将来大事。旋阮珩甫、李閔菲来,商盐务。晚,盛幼蘆来,商盐务。吴颂皋来,谈上海市政府情形。十二时寝。

八月四日 星期五

八时起。到行,见客多人。下午,接见冈藤,谈日本新内阁性质。旋见客数人。晚无事,花园观月。十二时寝。

八月五日 星期六

八时起。到行,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在家见客多人,大半关于将来问题。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尽人事而已。十二时寝。

^① 伪税警总团参谋处长,余世杰。

八月六日 星期日

八时起。接见袁次长、袁局长^①、程一中。十一时半约川本少将谈时局及和平问题，并午饭。下午，书城来，谈金融问题。西萍来，谈宁渝问题。旋赴潘宅晚饭。十一时返。

八月七日 星期一

八时起。到行。下午，接见渡正监^②，听其报告日本政情。旋访公博，商谈以此次赴日，至少日方必提出对重庆问题，及万一汪先生不幸，应如何处置问题。关于前者，拟告以目前和平决无可能，如战局于轴心有利及美对渝压迫加甚，例如强迫其与共党合作及取消独裁，实行民主，则重庆态度或有转变可能，但亦须视日方条件如何。盖大东亚战争发生以前，恢复芦〔卢〕沟桥事变以前之状态即可和平，满洲问题可暂缓解决，但今日则非退还满洲，恐不能和平也。关于后者，余力主公博任行政院长，余之地位不动；以行政院长代理主席。公博同意。晚，见客数人。一时寝。

八月八日 星期二

八时起。到行。谷大使来见，谓汪先生病势严重，恐不出月，询善后意见。即以昨与公博商谈结果告之，渠甚赞成。下午，复约谷大使及公博到家，为最后之商断。晚，来客甚多。十二时寝。

八月九日 星期三

七时起。八时赴机场，淑慧率幼儿、慧女送至机场。九时半起飞，一时至福冈，沿途极平静。下机小憩。闻前途天气不佳，但仍飞行。上机即睡，但觉机身颠簸甚剧，同机有大吐者。余醒后复

① 袁次长、袁局长，分别指伪内政部次长袁愈佳、伪上海市财政局长袁厚之。

② 渡正监，时任伪上海特别市警察局副局长。

睡,仍觉动摇甚厉,偶醒,则已至机场矣。美哉,睡乎!机停后,风雨骤至,稍迟半小时即不能飞来矣!下机地点为歧〔岐〕阜县之军用机场,列机在千数以上。此地距名古屋,汽车须一小时半,因联络不佳,无人候接;临时电话名古屋,候一小时半,汽车始到,已六时矣。与汪孟晋^①及汪小姐先行,送余至观光旅馆。适柴山亦先两日到,两人商汪先生病况严重,似乎〔是否〕据实告汪夫人?当决定大约告知,但不使其失望。本日天气甚凉,睡眠甚佳。

八月十日 星期四

七时起。八时半赴医院,先与汪夫人略谈,旋见汪先生。三月初一别,今半年矣!病骨支离,为之潸然。汪先生谓,本人病非短时期可愈,国民(政府)主席任期十一月底即满,拟即辞去,由余与公博负责代行。当劝其不必考虑,安心静养为要。旋医生来换药,出与汪夫人谈一小时。余表示行政院长及军委会会长,仍以代行为宜,不必代理,汪夫人似乎心安。盖其意,恐余与公博盼正式代理,真不知吾两人真意,而以权利之徒目吾两耳。又云,汪先生病恐不起,至少须长时期,盼吾辈预想善后办法。当告以不忍,并不敢想及此事。复商近事,告以今后治安第一,拟以孙良诚调苏北代项致庄为绥靖主任,而以项为浙江省长兼绥靖主任,调傅式说为建设部长,调陈群为考试院长,而以任援道为江苏省长兼绥靖主任,取消第一方面军。旋约柴山同谈,彼此意见一致。柴山将汪先生病状详告,但言并非绝望。旋复见汪先生,承示主席任期满,可以继续,不必提出连任。下午游名胜。夜车赴东京。

八月十一日 星期五

八时半到东京站,青木、石渡、蔡培等在站迎候,至帝国饭店休

^① 汪孟晋,号文婴,系汪精卫之长子。时任伪军事委员会经理总监署军需处处长。

息。旋照例晋宫留名。正午赴大使馆便饭。一时半访重光大臣，谈一小时半。先谈汪先生万一不幸后之处置，次谈经济及治安问题，最后分析重庆情形，谈全面和平问题。余告以太平洋战争发生前，恢复“七七”事变前状况，即可和平，满洲问题可以拖延，今则非日本退回满洲恐不能和平。重光谓如苏联退回外蒙，则日本或可退回满洲，否则，如果退回，恐非中国之物，而将为苏联所有，此则非日本所愿等语。旋谈欧洲战局。三时访山下老人，青木亦在座，谈一小时半，涉及政治、经济诸问题。返寓休息。柴山来谈。旋同赴重光大臣之宴。有田、本多、永井等外交家均在座。热甚。八时半返寓。沐浴后补记日记三日。汗下如雨。十时半寝。

八月十二日 星期六

七时半起。九时访小矶总理大臣，虽系初见，谈甚洽。其意望蒋先生出而调停日、美战争，与余在沪所想者同。当质以是否日将事实承认延安政权，而与中共联合。据答：此与日本国策不符，决无此事。告以日方虽有此意，中共决不放弃抗日，而重庆因日将联共，更不与日和，是两空也。谈一小时。旋访海军大臣米内大将，亦系初见，谈十五分钟。据云日本必胜。复访军令部长及川大将，旧友也，正阅《大学衍义》，服其镇定。言次谓：即据大学之道，日本亦必胜。其言实甚悲痛也。下午，访陆军大臣杉山元帅、参谋总长梅津大将，均旧识也，各谈二十分，均询万一汪先生不幸，何以善后，当以余意告之。三时访近卫公爵，谈一小时半。其望蒋先生出主日、美和平，与小矶同。惟情形复杂，恐未必如此简单。余虽曾作是想，盼蒋先生勿为罗斯福所领导，而领导罗斯福，即罗领导战争，而蒋领导和平，但中国战后复兴必须美之援助，蒋岂肯中途离美乎？五时访石渡大臣，谈经济问题，尤以防止中国通货膨胀为中心。六时出席大藏省晚餐会。九时赴宪兵司令大木中将之宴。十时返寓。热甚。

八月十三日 星期日

热甚,几不能睡,七时即起。访东条大将,谈四十分钟。对于战局,似不悲观。渠为发动对英、美战争之当局,自不能不如此也。未谓本应回拜,因无汽车,须坐电车,路远不便等语。总理大臣一旦下野,即须坐电车,亦太惨也。返寓,接见井本大佐,新任驻华日军总部之第一课长也,战意甚坚。据余日来所闻,此次东条系受重臣^①之攻击而辞职。当时军部甚为注意。恐重臣中有和平之意,如果如此,或再有“二二六”事件^②发生;后知重臣中亦无公然主和者,故无行动。足见将来日本主和之人,必受人暗杀,此为日本前途之难关也。下午,访本多大使及西尾大将。晚,在大使馆宴客,九时返寓。臧公博。闻昨开御前会议,今日又开参谋本部干部会议,均讨论对华政策,万一汪先生不幸,日本对渝态度是否乘此变更,但至今尚无结论也。十二时寝。

八月十四日 星期一

七时起。赴帝大医院请坂口博士检查身体,并照X光线。据云并未较南京诊断时不好,肺炎之部已全〔痊〕愈;心脏扩大,右边较前且小,惟左边仍旧,但并未较前扩大。旋先后访日银总裁涩泽、正金总经理柏木,谈金融问题。午赴前外相有田之宴,并谈全面和平问题。下午,先后访宫内大臣松平及内大臣木户。晚,赴高岛总裁之宴。八时返寓。今日更热,幸可支持。日前,罗斯福至夏

① 重臣,即卸职的总理大臣。

② “二二六”事件,是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日本皇道派青年军官发动的军事政变,旨在建立法西斯军人政权,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二月二十六日晨,步兵第一、三联队及东京近卫步兵第三联队所属将校、下士官兵约一千五百人,突然袭击陆军省、参谋本部、国会、首相官邸等处,杀死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受重伤。二月二十九日暴乱平息,冈田内阁因此倒台,继之而建立的广田内阁更加反动,标志着日本进一步法西斯化。

威夷召开太平洋作战会议，闻罗、邱又将会于太平洋某地，太平洋战争将白热化。日本形势虽险恶，但无人敢发和平议论，军部亦不许发，惟内心大多想和，正与中日事变发生时，许多人主和而不敢言和之情形相同。闻美国在乡军人亦开会，决议排斥和议。双方如此，非打到底，你死我活不可也。今晚更热，恐又不能睡矣！

八月十五日 星期二

睡眠极不佳，六时半即醒。九时访宇垣大将^①，闻名甚久，今日始见，彼此互道仰慕，谈四十分钟；盼渝和平，但知其在目前决不来。旋谒东久迩宫亲王。去年十一月，曾一度晤谈，刻任东京防卫总司令；谈中日关系，亦甚盼重庆和平。此人纯平民派，殊可佩也。谈一小时辞出。下午，访池田成彬及情报局总裁绪方^②，谈战局及前途，并中日关系，各一小时。晚在大使馆宴军务局长佐藤少将及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有末少将^③等军部干部中之旧友十一人，尽欢而散。返寓，絨淑慧及公博。仍热甚。十二时寝。

八月十六日 星期三

九时由东京乘汽车出发，沿途风景甚佳。上山至山中湖沿岸，因迷失路途，车夫心急，开车颇急，至冲出路外，如在〔再〕进一尺，即将颠覆坡下，而吾辈性命亦危矣！与伊藤下车，步行廿分钟，至山中旅馆，刻已废止营业，海军居此。投刺访之，上尉队长出见，告以故，当承其命一卡车前往将车拖出，否则车陷泥中，不易出也。驱车下山，颇存戒心，已至山麓，车行仍急，伊藤嘱车夫缓行，话始毕，因转一湾〔弯〕，煞车不即〔及〕，左侧双轮又陷沟中。如再左倾

① 宇垣大将，即宇垣一成。

② 绪方，绪方竹虎。曾任东京《朝日新闻》社通信部整理部长、政治部长、编辑局长、主笔等职，一九四〇年五月兼大政翼赞会理事，时任情报局总裁。

③ 有末少将，即有末精三。

半尺，又将颠覆，险矣！下车一望，乃古寺不二山。束手无策，幸在村中，随行之警士于村中雇一木炭汽车，换车先行，四时始达御殿场之山下别庄。山下老心〔人〕耽〔担〕心久候，因四小时可到，今日行七小时也。但不觉倦。此地园林甚广，幽静已极，且凉爽似秋，东京数日热闷，为之烟消矣！晚，沐浴。九时即寝。

八月十七日 星期四

九时起。因山下老人住间隔另一屋中，走访之。富士山在望，令人心旷神怡。午饭后小睡。自出国后，今日始得午睡也。英、美军又在法南登陆^①，德四面楚歌，今冬恐不易渡过。太平洋战事又日趋激烈，邱吉尔倡言德国败后，日本之败当较预期为速。数日来察各方情形，居上者甚为忧虑，但只望与中国和平，尚无与英、美言和之意。至军部少壮派，则决心颇坚，即使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亦当作游击战，抗战到底。其精神可嘉，但物质力量为战争之主要条件，万一日本联合舰队毁灭，其危险真不可设（想）。如苏联态（度）一变，则其无法可想矣！与山下老人及伊藤闲谈，山下谓中日全面和平已有曙光。恐未必如此，然亦不忍说破，至少〔扫〕其兴也。

八月十八日 星期五

九时起。散步园庭。冈田大佐自箱根来，午间共餐。午睡后，与冈田、伊藤散步乡间；日本乡村风味，真使人留连不忍去。晚，沐浴后九时半即寝，不能入梦。想及日本政治问题仍甚多，其最要者为内阁更迭时新首相之推举，元老在时以元老一言而定，今则须重

^① 本月十五日，盟军在法国南部夏纳市以西的地中海沿岸登陆。参加登陆作战的为美国第七集团军和法国B集团军。

臣开会^①决定。人多口杂,议论纷纭,非过半数赞成不易通过。今之重臣为近卫、平沼、冈田^②、若槻^③、广田^④、米内、阿部及枢密院长,今则再加东条。诸人中无一中心人物,此日本政局之所以常形动也。

八月十九日 星期六

八时半起。与山下老人、冈田、伊藤等闲谈。饭后午睡不成,岂连日睡眠过多,致不入梦耶?佐藤军务局长特自东京来访,谈中日和平问题。告以在目前轴心国家形势不利之时,重庆必不言和;又告以将来和平关键仍在满洲问题。佐藤谓,日本虽望重庆言和,但决不与美妥协;日知与美讲和必亡,即使美军上陆日本本土,日必战争到底,即三岛要塞化,而移其民族于大陆;日本政界、财界中之与美国妥协之思想,陆军必断然弹压,等语。谈至十一时始去。夜雨,秋意更深。十二时寝。

八月二十日 星期日

八时半起。十时,复与佐藤军务局长谈世界形势及日人在华种种不当处置,与中储券价值维持及上海煤炭供给等问题,直至十二时半,共进午餐,一时半始别。午睡一小时。与伊藤散步乡间,云收雾散,富士山在望,风景绝佳,惜淑慧未同来。日来念淑慧颇切,小别一句,未知何以离愁别绪如此深切也。罗斯福视察太平洋

① 重臣会议,系由前总理大臣西园寺公望于一九三四年冈田组阁时发起,其任务为推荐新的总理大臣并讨论国家重大事情。

② 冈田,冈田启介。曾任田中内阁海相、军事参议官,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

③ 若槻,若槻礼次郎。曾任大藏省书记官、次官、大藏大臣,一九二六年及一九三二年前后两次组阁,任总理大臣。

④ 广田,广田弘毅。曾任驻苏大使、外务大臣,一九三六年组阁,出任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后辞外务大臣)。一九三七年六月,任近卫内阁外务大臣,一九三八年五月辞职。

返美京,宣言在反轴心军进入日、德国境之前,即使日、德停战,亦不中止进攻,务使占领两国。盖第一次大战时,联军未入德境,即因德军停战而和平,以致德有复兴之机,演成此次大战,今不复蹈此覆辙,云云。闻美其〔有〕主张攻击日本土者,有主张收复菲律宾者,有主张由中国大陆进攻日本者。闻罗斯福视察结果,以第二说为有力。如果采第三说,则中国即成今之法国矣!法国人民惨受战祸,深可同情。贝当政府^①之立场之悲惨,应付之困难,均为吾人之龟鉴,如应付失当,则南京将成为贝当政权,而重庆将成为巴特里奥政权,我中国人民将万劫不复矣。哀哉!十时寝。

八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八时半起。宇垣大将来谈,并会餐。据云,此次内阁可谓宇垣内阁,因小矶与渠关系极深。此次曾请其入阁,因时机未到,未允其请。此外,阁僚中多为旧部。渠定下月以个人资格赴华考察,其意仍在与渝讲和,如果无望,则作第二步打算。余告以目前仅以尊重中国独立自由及撤兵等等,不足以引重庆言和,必须返还一切失地,并保证今后不再有对华侵略之行为,始有希望。渠陈义甚高,但空洞而不具体,其此行恐必失望也。下午与伊藤散步田间,悠游自适,颇得天然乐趣。报载维希政府迁地。其所处之境与我同。法人不暇自哀,而我哀之;我哀之而不鉴之,其结果之悲惨,必甚于彼也。十时寝。

八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八时半起。西义显来访,老友也,留午饭。下午,日内阁参事迫水^②自东京来谈,少壮官僚也,与谈运金赴华、收回储券及处分英、美烟草公司等问题。迫水对于小矶内阁之性质加以说明,谓较

^① 本月中旬,贝当和赖伐尔逃往德国,维希政权不复存在。

^② 迫水,迫水久常。

东条内阁网罗力及包容力较大,可得各方协力。其意谓东条内阁为独裁的,而小矶内阁则较为民主的。晚,初月上升于富士山顶,美极矣!饮酒少许。十时寝。

八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八时半起。散步园庭。正午赴住友总理(事)古田之宴,其地为西园寺公之旧别庄,刻归住友古田。去年十一月余赴大阪时,曾招待赴其舞子别庄小住一宵,此次特远从大阪来此宴余,盛意可感。酒味颇美,饮颇多。归寓小睡。旋与山下老人谈驻华大使、经济顾问等问题。晚,山下设宴饯别,因明日赴东京也。此次小住九日,身心俱觉恰适,在国内决无此悠闲时间也。

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四时即起。乘五时半车动身,八时半抵东京。十时访大藏大臣石渡,商定中储向日银借四亿圆日金作发行准备。此事无实际效果,不过宣传作用而已。十二时赴山本次官^①便饭,座仅主客两,谈中日问题甚多。此人为日外交界有用之人,太平洋战争发生前,渠为日、美谈判之事务当局,心力交瘁,终无结果,可叹也。下午,访小仓最高顾问于病榻中,谈十分钟。晚,赴日本银行涩泽总裁之宴,地点极佳,为日银俱乐部。九时返寓。热甚。回忆御殿场之清凉,真如一梦矣。

八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八时起。访宫内大臣、书记官长松平侯爵及青木顾问。正午,在大使馆与子平^②约小矶总理及田中书记官长便饭,座仅四人。

^① 山本次官,即山本熊一。曾任日本外务省通商局长、东亚局长、代理次官等职,时任外务省次官。

^② 子平,即伪驻日大使蔡培。

小矶仍表示盼做全面和平。当告以各项技术上应注意之问题。渠等皆观念论者,徒以日若全败,英、美对华将为所欲为,于华亦不利,不知就事实论,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此点,重庆当局何尝不考之熟矣。英、美对华决无领土野心,而又有必胜之势,且战后复兴亦将有赖于美,(重庆)岂肯于此时使对美关系恶化耶?惟余所类[虞]者,日在海上失败,对大陆必更不放松,是则在华日军非以美军驱之不可。美军一到大陆,则中国即成今日之法、意矣。故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即能以政治方法使日军由中国大陆撤退,实为上策也。四时赴日本银行签订四亿借款契约。此事发之石渡,非余所要求,虽系一种宣传作用,惟石渡既发动,未便拒绝其好意也。晚赴小矶总理之宴,陆军、海军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长,外务、大藏各大臣均出席,日本国运即由此十余人负之也。东条前首相亦出席。据云系总辞职后第一次入总理官邸,其感慨无量可知矣。九时返寓。

八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今日下雨不能飞,何日始晴,又不可知,闷甚!急甚!报载罗马尼亚亦以国王之命改组内阁,接受美、英、苏和平条件,停止战争矣^①。虽在德军支持下另成国民政府,主张继续作战,恐无实力也。德失罗马尼亚之煤油,战争更无法继续,恐二三月内即将崩溃矣。美军不入巴黎,迂回深入,但巴黎暴动行为甚激,且与德军有巷战者。将来类似现象,上海、南京亦必发生,届时混乱情况真不可设想矣!山下来谈字垣赴华事。访[旋]赴明治神宫,参观明治天皇一生史画。正午赴大使馆便饭。子平秘告,去年在沪,有顾某送一无线电台,请其带日,据云俟日本将崩溃时,华心[必]提携之。

^① 本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发动首都及各地主要城市武装起义,推翻安东尼斯库法西斯政权,并成立新的民主政府,声明退出德国的侵略战争,于二十五日宣布对德作战。

并谓系奉命为此者。此盖开罗会议以前之事，今则恐无此思想矣！且顾某为一情报员，岂能知最高秘密？但亦可作参考也。下午，堂胁大佐、赤松大佐先后来访。赤松前为东条之侍从秘书，今为军务科长，一有力之少壮军人也。

八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八时起。谒三笠宫亲王，谈半小时。正午赴新任大东亚次官竹内之宴，座仅两人，谈中日各具体问题两小时。天气仍阴雨，启程不知何日。东京不能休息，因约伊藤赴大面矶山下别庄小住。三时一刻乘火车出发，五时一刻到达。今日为淑慧生日，未能躬逢其盛，谅来客必多。月明如昼，与伊藤饮酒甚多。十时寝。

八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十时始起。报载西、葡、土及瑞士、瑞典，均声明取消维希政府之承认，或声明绝交。此虽为英、美之策动，维希命运亦可悲也。当其与德停战时，其目的要亦在救亡，居心无他，焉知有今日？其处境与我辈正同，对之当抱充分同情。维希尚有我对之同情，将来对我同情者谁耶？昨晚上海有空袭，恐正我家高朋满座时，当受虚惊矣！闻明日可飞，特回东京。闻柴山顾问到东京，内定调陆军次官，当减小矶及杉山，盼影佐继任。当〔但〕闻拉布尔已与外断绝交通^①，恐实际不能回矣。柴山相处尚好，如继任者不得其人，将来办事恐更困难也。十二时半寝。

八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七时起。石渡大臣来送行，柴山顾问亦来，与谈别后南京近事

^① 拉布尔，亦译拉包尔或腊包尔，是日本在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巨大军事基地，影佐时在该基地担任日军指挥官。一九四三年秋，美军发动对拉包尔的围攻，并且切断了该岛的对外联系。

及军事顾问继任人选。余表示盼影佐。据云恐不能出。是则今生已不能与影佐见面,影佐不能生还矣。哀哉!并云,日方推荐现任广东联络部长矢崎中将^①,因渠与汪先生及夫人关系、感情均佳,且对华甚为尊重。余谓影佐既不能回,目前觅一中将级之人材,舍矢崎外无适当人选也。九时至机场,竹口〔内〕次官、佐藤少将、赤松大佐均在机场候送。十二时半到福冈,天气极佳,满谓五时可以到沪,与淑慧见面。久客思家,人之情也。乃下机后,据云今日不飞。问是否乃上海天气不佳,据云天气甚好,恐遇空袭。福冈县长已派车两部来接,定寓荣屋旅馆。世事岂能逆料?岂能尽如人意哉!荣屋乃旧游之地。沐浴后午睡。五时起。阅书自遣。不知明日能否到沪,只有听天而已,岂能预计耶?日本银(行)福冈支店长田中来见,上海旧识也。晚闲无事,思此次回国,将来形势日益紧张,恐来日之行今后不易也。倦甚。十时半寝。

八月三十日 星期三

七时起。九时起飞,十二时即到沪,快极矣!幼儿在站候接。淑慧及慧女昨已来接一次矣。上海天气太热,几不能耐。五时半访公博,谈近事一小时半。返家后,与冈田、剑东、朴之等闲谈。晚,热不能睡。保加利亚又向英、美提议休战,德友邦又少一个矣。论者谓:不俟年底,德将崩溃。其信然耶?

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四

七时起。仍热甚,苦极矣!九时到中储。召见副总裁以下各局、处长及总、副理,分别谈行务。下午,孙总司令少云来,谈该部两军移防苏北问题。薛副秘书长来,报告行政院近事。约朱副院

^① 矢崎中将,即矢崎堪十。

长履齋^①及任西萍,分别有所商谈。晚,心叔、雄白、叔雍、季澧、默邨先后来,分别有所商谈。月明如昼,乘凉园中。闻特戈尔已回巴黎组织法国临时政府,自为总统^②。回想贝当政府成立时,宛如一梦。然所处环境及时机不同,未能以孰是孰非、孰功孰罪论断也。热甚!热甚!烦躁之至!

一九四四年九月

九月一日 星期五

七时半起。九时到中储,见客多人。下午,在家接见谷大使,谈汪先生万一不幸,国府如何发表声明,继续遗志,促成和平,盼全国人民协力。又谈仿上海咨询委员会^③,设立中央咨询委员会。关于民意机关之设立,须费考虑,运用不善,反利少害多也。又接见万里浪、张子羽、阮珩甫、吴颂皋、裴复恒等。晚,程一中来,谈湘事,意甚得;询以各项难题,始恍然大悟。关于汪先生万一不幸后之布置,余自三月起,即向中日双方表示,以公博为行政院长,余仍为副。此次小矶谓,对余此种谦让,殊表敬意,惟连日多有反对此举者,谓此非为余个人;为事业计,当仁不让。且以公博较汪先生尤难共事,将来余必后悔为辞。余此时殊不作此想,事业能否进行,公博相处是否圆满,一方面亦看余自己如何相处,不能只责片面。今后当抑平意气,以临霜履冰之精神处之也。下午大雨,天气

① 朱履齋,字笑山,浙江嘉兴人,一八七七年生。曾任国民政府司法部次长、政务次长、秘书长,司法行政部长、立法委员。一九三八年任伪南京维新政府司法行政部次长,最高法院院长。时任伪司法院副院长。

② 本月二十五日巴黎彻底解放,戴高乐(即特戈尔)以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一九四四年六月由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称)主席身份进入巴黎,三十日宣布该政府成立。

③ 五月一日,伪上海市政府成立市政咨询会,延聘颜惠庆、李思浩、闻兰亭、袁履登、林康侯、朱博泉、周作民、陈彬龢、金雄白等二十五人为咨询委员,李思浩、林康侯等七人为常务咨询委员。

转凉,可喘一口气矣。一时寝。

九月二日 星期六

七时半起。九时到行,经办要件,均甚顺利。下午,接见任西萍、徐天深〔琛〕^①、徐采丞、林柏生及由渝来沪之顾某。旋赴潘宅观剧。八时半返家。报载,新疆主席盛世才更动,以吴忠信继。余以〔意〕系苏对渝让步,而顾某则谓系渝对苏让步,盖苏对盛久不满也。所言是否属实,姑待证明。日来考虑苏对日办法有三:一为调停日、美战争,此事苏必不为,盖日、美和平于苏无利,甚至有害也。一为助美灭日,如此则太平洋必为美所独占,因苏无海军也。但苏如占满洲,使为外蒙第二,则亦有助美击日之可能。三则使日、美战事延长,盖如此则日、美实力均销〔消〕耗,于苏有利。余意苏取第三,俟将来证明之。十二时寝。

九月三日 星期日

七时半起。九时,孙理甫^②来,报告上海各种近情。刘百川来谈,拟取道赴渝,当嘱其稍候一月,俟字垣来沪晤谈后动身。召程、彭,予以指示,嘱其顾念大局,不可操之过激〔急〕。下午,接见周作民,商派人赴渝及中日和平问题。旋李思浩亦来谈此事,亦云拟派其子于两周后赴渝,托布雷转呈各种中日关系之意。余为此事,可谓心力交瘁,但至今茫无头绪,恐结果将劳而无功也。李阎菲、盛幼蘧先后来,商盐务。公博来,商苏、沪问题。倦极矣。七时

① 徐天琛,字穆如,广东琼山人,一八九三年生。毕业于东京日本大学政治科。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人部驻粤委员会主席、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常委、农民部长、广州特别市党部组织部长、广州政治分会军委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侨务委员会委员,实业部青岛商品检验局长。一九四〇年任伪监察院监察使,后任伪上海市经济局长、伪物资调查委员会委员。

② 孙理甫,时任伪外交部驻上海特别市办事处主任。

半赴卢英^①家便饭。返家后,召剑东,谈沪市保安处及税警总团问题。警报大作。十二时寝。

九月四日 星期一

七时起。芬兰与德绝交^②,对苏屈服矣!闻美军已突马奇诺防线^③。德虽声言不许敌人入境,恐亦如前此豪言不许敌军入欧洲要塞、将驱之入海之同一不可靠也。前次炸弹案所杀将领甚多^④,致使军无斗志,德之大势已去矣。八时半乘车赴京,三时到家。批阅积案多起。晚,思平来谈近事,知昨晚警报系炸浦口及尧化门。十二时寝。

九月五日 星期二

昨晚天气骤寒,盖被少,致稍受寒,七时半起即觉四肢无力,口干舌燥。九时出席行政院会议。十时散会,到财部。处理积件多起,召见员司多人。下午,约援道,谈调渠为苏省长兼绥靖主任;约少云,谈调渠为苏北绥靖主任。召见新木顾问,谈最近经济问题。召见郑大章,谈军事。晚,鲍志一来,谈最近军事情形。量温度,知略有热。十时半即寝。

九月六日 星期三

九时始起。身体恢复常态。报载特戈尔政权^⑤大捕维希政府

① 卢英,时任伪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

② 八月一日芬兰总统宣布引退,二十五日,芬兰政府请求与苏联谈判签订停战协定或缔结和约。根据苏联政府提出的条件,九月四日芬兰宣布与德国绝交并停止对苏的军事行动。

③ 马奇诺防线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为防备德国进攻,在其东部国境从瑞士到比利时边境上所建筑的防御阵地体系。本月二日至四日,盟军进入比利时作战。

④ 指七月二十日谋杀希特勒未遂案。该案发生后,希特勒对军队进行大清洗(从元帅到尉官),约七千人被捕,七百多人被处死。

⑤ 特戈尔政权,即戴高乐为首脑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

官吏，颇有感触。南京与维希处境同，用心同，将来之遭遇恐亦必同也。先后赴中储及财部，处理例件。下午，召君慧，询商一月来各种经济问题；召君强，询皖政；筑隐，询浙政。各谈一小时。晚，思平、叔雍、君强来谈，十时辞去。阅蒋先生参政会开会训词，反复切言国家统一之重要，言外之意，在对共产党而发。可知筑隐顷谈三月前蒋经国^① 派人见渠，亦以反共为言，足见国共之间，不因美国之调停而妥协，反将因此使内在矛盾愈益深刻也。十二时寝。

九月七日 星期四

八时起。到行，处理要件多起。接见中外记者三十余人。冈田大佐来午饭，并谈一切经济问题。下午，接见黄自强，谈政治工作。贾伯涛^② 之代表詹某来见，谈半小时。贾表示拟率两师参加和运，允予考虑。今井少将来见，旧友也，新任日军总部参谋副长^③。晚，公博、思平来，谈各种政治问题。本日报载，苏联不满保加利亚中立，迫其与德绝交，保不从，因对保宣战^④。小国之处境实难也。十二时寝。

九月八日 星期五

八时起。保对德、意绝交，对苏求和矣。小国于此欲置身事外，几不可得也。本日悉维希政府迁地乃受德国所逼，贝当对德且有抗议书，云德逼其赴一不知名之地，渠表不愿，然竟往矣！我之龟鉴也。出席中政会后，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例件多（起）。下午，接见徐文官长苏中等五人。晚，援道来，谈一小时半；拟设法与

① 蒋经国，时任江西省赣南地区行政督察专员。

② 贾伯涛，时任国民党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指挥官。一九四三年授少将。

③ 今井，今井武夫。时调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总参谋副长兼驻伪政权大使馆附武官。

④ 本月五日苏联对保加利亚宣战，八日至九日保接受苏联提出的条件，随之索非亚人民起义，成立祖国阵线政府，对德宣战。

在沪之苏联当局联系，盖联俄不必容共也，惟此事如逆水行舟，不易前进也。批阅政院公文。十二时寝。

九月九日 星期六

八时半起。保竟对德宣战矣！反轴心军几如入无人之境，德尚有抵抗能力耶？士气已丧，物质、精神两俱不能振作矣！未出外，清理积件。下午，接见王逸群，黄埔四期生也。张次长恒来，谈各种军事情形一小时。乔院长万选来，报告特别法庭案件。晚，宴今井少将，为其洗尘。散宴后，与公博、思平、默邨、叔雍等闲谈，十时半辞去。苏联关于对罗、保两国谈判和平条件，随时与英、美联络，且在莫斯科常开三国会议，足见三国亦极力避免因巴尔干问题而生摩擦。一般预料德国失败后，英、美与苏联将冲突，恐不如此简单也。十二时寝。

九月十日 星期日

八时起。接见浅海少将，嘱其赴汉联络。书字多幅。报载拉法尔已入瑞士，前贝当于离维希时发表对德之抗议书，系预先秘密派人赴瑞士发表者。嗟乎！维希尚有一瑞士可利用，我将来如何？下午，接见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陆振清、宪兵司令部参谋长王炳麟，询京郊治安情形。召陆军督练处长张海帆，询工作情形。海州税警分团长杨仲华来见，报告防务及整编情形。晚，宴新木、河野等顾问。十时，公博来谈。余谓汪先生过去对日态度过于妥协，今后余两人必须改为严正，尤其关于内政问题，必须坚持我之立场及主张，不可妥协。公博深以为然。惟日本战局愈趋不利，对我剥削及控制必愈加强，应付环境、维护国权、保障民生三者如何始能因应得宜，实煞费苦心也。十二时寝。

九月十一日 星期一

八时起。先后赴中储及财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接见致

庄,告以将调其长浙并兼主绥靖,当商由苏北调两师赴浙及省府组织各问题。旋见客数人。晚,批阅政院公文。十二时寝。

九月十二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政院会议。散会后,先后至财部及中储。下午,接见富双英、何民魂等。柴山中将因就日陆军次,辞我最高顾问,特飞京迟[辞]行,特[谈]十分钟,约明日下午三时,在公博处三人会谈,不带翻译。晚与公博、思平、默邨、叔雍赴兴业银行学昌之宴,忽觉胃痛大发,宴罢即回。不久旋愈。十二时寝。

九月十三日 星期三

八时起。胃不复痛,心安。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午睡起后,胃忽痛起,因与公博、柴山有约,不能不勉强前往。柴山来,由余兼译述。柴山谓,日政府虽明知形势不利,时机不顺,不易成功,但仍盼积极进行全面和平工作,惟日政府不出面,望我政府行之,且不可使外间知系日方所发动,并举出要点:一、纯以平等立场讲和;二、如美国撤退在渝空军,日即全部撤兵;三、渝与美、英之关系,尊重渝方意见决定;四、关于保证问题,俟确知渝方意见后决定;五、关于宁渝汪、蒋问题,乃中国内政问题,由双方商办^①。余问以所谓保证是否系指苏联等希望如此,又问其满洲问题如何。柴谓,如渝方肯谈到此种程度,则系有意言和,此时盼余赴东京,必有办法。公博谓,日方将来是否假借防美军大陆登陆,而于沿海各

^① 关于对国民政府进行诱降问题,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于五日通过《实施对重庆政治工作方案》。《方案》规定:一、对重庆政治工作的重点,是使其迅速停止抗战,并通过南京汪伪政府的活动,造成日蒋直接会谈的机会。二、关于实现日中“全面和平”的条件:(一)全面和平实现后,中国对英、美各国的关系,应保持善意的中立,并使英、美在中国的军队撤退。(二)同意蒋介石返回南京,建立统一政府;汪、蒋关系的调整,由两者直接谈判。(三)废除日汪《同盟条约》,重新签订友好条约。(四)如果在中国的英、美军队撤退,日军也将撤退。(五)满洲国现状不改变,蒙疆作为中国内政问题,香港移交给中国。关于“将来的保证”,即为了对付美英军重新“侵入”中国,要使中国方面承认日本派驻必要的军队,并对此项“保证”要求“尽量予以满足”。等等。

地不撤兵？柴山谓，如果有此形势，当与中国协议，得其同意，再行处置。谈话五十分钟，胃痛益剧，勉强终事，即行回家。痛愈甚，几欲死。延医打止痛针后，始渐止。热度四十一，神志昏迷。冈田大佐甚急，电军医院借用看护妇三人，深夜来照料，其二即上次余病时照料之人，其一乃新人，因前来者已回国也。（二十日补记）

九月十四日 星期四

今日热度仍高，惟较前略低，胃仍微动〔痛〕。柴山来问候，并续谈昨事。旋约公博来谈，请其于赴沪后，约作民及赞侯详商，能于两人中择其（一）赴渝最佳。惟恐均不肯去耳。下午，桃井中将亲来诊视。淑慧率慧女来京。晚，仍有四〔三〕十九度热度。（二十日补记）

九月十五日 星期五

今胃痛大减，但微热度。桃井等来诊视。罗、邱复会于魁北克^①，据云一商德国崩溃后之处分问题，一商联合对日大举进攻。此次曾约斯大林出席，而斯以不能离开作战指挥辞之，实则为对日关系也。但并未约渝方参加，怪甚！为对日作战而不使渝方参加，亦使人难堪也。美将北进而攻日本土耶？抑南向而收复菲岛耶？或将进攻台湾耶？余意，对本土将大规模轰炸，至陆海军则不致进攻。其将收复菲岛，以遮断日与南洋之交通乎？有人谓佯攻菲岛，实将取台湾，盖此间日兵力少于菲岛，而攻占台湾政治上影响更大也。当拭目以观〔揭〕。惟无论如何，罗、邱会议必对日加紧进攻，但亦必在德败之后也。晚热全退。（二十日补记）

^① 此系英、美首脑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于十一日至十六日举行。会上讨论了英国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但重点是德国问题。初步商定，在战后把德国分成东、西、北三区，由苏、美、英分别占领，柏林则由三国共管。

九月十六日 星期六

八时起。热全退。张子羽来谈。据云,何敬之曾向美方探询与日和平之意见,美方并不反对,因提三点为和平之先决条件:一为前线停战;二为日皇亲政;三罚惩战争祸首,此三点实行后,再谈和平条件,已由日海军屈井大佐将此件带往东京,等语。余不深信,子羽谓确为事实。岂将以此延缓日军进攻广西之计耶?旋郝鹏举来,报告淮海省军政情形。美军在太平洋各军事据点又纷纷登陆,计登陆者有四岛^①,均接近菲岛。此尚为前哨战,然日本土与南方之交通愈益困难矣。(二十日补记)

九月十七日 星期日

八时起。前日发现遍体现黄色,恐系黄疸[疸]病,医生均极注意。连日热退,而黄色又未加深,乃断定系胃病之副产物,非真正黄疸[疸]病也。惺华、西萍、子羽先后来谈。下午,志一、叔萱、李孛先后来谈。阅重庆参政会开会时张治中^②、林祖涵^③两人关于国共谈判经过之报告^④,双方相距甚远,恐永无接近之日。共党谅一方对渝虚与委蛇,一方则造成军事、政治上各种既成事实。双方冲突恐仅为时间问题也。闻滇缅公路于日军退出密芝那城后,顷已恢复交通矣。(二十日补记)

① 盟军自十五日以来相继在棉兰老岛南方的四小岛登陆,即莫罗泰岛、哈马黑拉岛、波利略岛、恩占卢岛(十七日)。

② 张治中,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

③ 林祖涵,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④ 本年五月四日起,国民党派张治中及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两人和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先后在西安和重庆进行谈判。本月十五日,林伯渠和张治中分别代表双方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上报告谈判经过。

九月十八日 星期一

连日考虑对日和平之利害,以重庆及全国为立场,得如下之结论:甲、害:一、美、英将胜,日本将败,已成为不可争之事实,此时,离开将胜之一方面,加入将败之一方,常识上亦断其不可。二、有谓如中日和平,则日以在我国之军队移向英、美,则日不必败。但美所持者为海空军及船,即以〔使〕重庆以数百(万)大军助日作战,亦不过延长时间,使日本稍为有利,决不能使美、英败北,盖中国能助者仅陆军也。如此则仍须随日失败也。三、中国战后复兴必仰美国之援助,因〔如〕中途对日和平,是将失将来美国之援助也。四、已签定不单独媾和之条约,今对日独和,失国际之信义。五、于美、英将胜时对日言和,必被中共及国人之反对,政府立脚不住。六、日如不履行撤兵等条约,如何保障?乙、利:一、日必以大陆为决战场,决不轻弃,是日、美、英军将于中国作毁灭行为,民族社会之元气,将不易恢复;和则日本撤兵,可免牺牲。二、美、英军队入华愈多,则对华政治独立自主之束缚必加甚,此时欲请其撤兵,亦非易事,是胜利为美、英之胜利,而非我之胜利;和则无此现象。三、中共势利〔力〕必更大,国民党及蒋先生政权将动摇。四、美之所以助我者,以日也。日一旦崩溃,美将无利用我之必要,我必本养寇以自重之义,略留日本势力,以作凭借。权衡利害轻重,何去何从,殊不可轻易断定也。接见徐肇明、高鹤飞,均奖勉之。两人为黄埔同学,在和平方面中之有能力者,当重用之。本日无热度,黄色亦退,开始吃面。(二十日补记)

九月十九日 星期二

中国宣布中立如何?日方如能真正全部撤兵,美亦能不利用中国大陆以攻日,则中立可成。苟日本借口于美军有在大陆登陆之危险,驻兵以防之;美亦不顾中国中立,必欲利用中国为基地,则中立必难成功。故中立非有绝对把握,不可轻易宣布。而最重要

者，美之谅解，今美岂能谅解耶？是此看亦行不通也。上午，思平、援道、西萍先后来，谈各项问题。下午，阮署长、黄部长来见，分别商盐务及特工问题。晚阅政院及中储公文。十一时寝。（二十日补记）

九月二十日 星期三

八时起。补记日记多日。西萍率援道子祖萱来见，第一〔二〕师师长，人尚精干，奖勉之。下午，见客三人。冈田大佐自沪回，谈收买粮食等问题。病已全〔痊〕愈，只须休养，明日拟请桃井为最后一次之诊断，看护妇可令其回院矣。思平来，谈整顿行政等问题。余谓：上下精神均远不如还都当年，即使少数人呼号于上，欲挽颓风，恐不可能也，相与太息。晚批阅政院公文。沐浴后就寝，病后第一次沐浴也。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八时起。张崇基来见，拟委其为浙江政务厅长^①，可用之人也。下午，今井少将来谈，渠亦以为重庆目前决不和平。旋桃井来，为最后之诊视，并嘱看护妇回院，明日起可略进干饭。此次之病告一段落矣。晚，思平来谈。十二时寝。

九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八时起。第一次出外，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例件。下午，见客四人。本日报载日〔美〕机动部队竟袭马尼拉。美已掌握制空、制海权，无怪其如人无人之境也。闻其佯攻菲律宾，实则取台湾，其信然耶？思平、公博来谈。十二时寝。

① 张崇基时任伪商统会总务处副处长，本月二十六日任伪浙江省政务厅长。

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八时起。出席国防会议。会(后),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接见太田参事官,谈一小时。其所谈全面和平不能成功之理由及办法之不当,颇中肯要。偕淑慧等游清凉山。两年未到,满目荒凉,不禁有凄清之感。返家后,批阅公文数件。报载梧州失陷,桂林震动。太平洋上形势不能阻日军进攻。远水不能救近火,奈何?十二时寝。

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八时半起。骥良来,商中储行员待遇改善问题,决未婚者以一家三口计,已婚者以一家五口计,每口月给米两斗及油、盐、柴、煤、糖及菜费。以现在物价计之,最低每月一万零数十元,最高四万六千元,每月薪俸总数五千三百余万,因行员共计二千三百余人也。但行员得此,生活粗可安定,尚不能谓为余裕也。田跃龙来,报告内地情形。下午,见客三人。旋炳贤来,谈军费及其他问题两小时。晚看电影。十二时寝。

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八时起。先后赴中储及财部。下午,召见谢副军长卿云,商孙少云部南调问题^①;凌武官霄^②,拟请其代理海军部长。旋李讴一、周学昌来,谈京郊防务。桃井中将及羽田来,诊视身体状况。芬兰于对苏媾和后,忽对日绝交,岂日、苏关系已开始恶化欤?芬未得

① 十四日,伪最高国防会议第五十五次会议,特任孙良诚为伪苏北绥靖公署主任,所部伪第二方面军,亦将由开封地区调往苏北扬州、泰州地区。

② 凌武官霄,凌霄,字壮华,浙江崇德人,一八八八年生。浙江武备学堂毕业,后入日本高等商船学校学习。曾任国民政府国军编遣委员会海军编遣办事处副主任委员。投伪后历任伪国民党中央、伪中政会军事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伪海军部政务次长、伪军委会委员等。时任伪海军驻日本海军武官长。

苏之暗示何至出此？大可令人注目也。晚，公博、思平来，谈整军及全面和平等问题，十一时半辞去。旋警报大作，似炸下关。余初次入地下室。忆在渝时，曾梦到京躲警报，今果实现，世事变化，岂能逆料？二时始寝。

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旋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援道来谈，盼于任江苏省长后，保持第一方面军名义。君慧来，报告商统会及其所属各统制会各项问题。陈济成来，报告东北情形。答拜矢崎中将^①，谈半小时。晚约公博、李季，谈整军问题。十二时寝。

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七时起，即接见谢副军长卿云，谈第二方面军移防问题。八时偕淑慧及慧女乘车赴沪，三时到家。五时约见张子羽，据云，前谈渝方对日所提三项和平先决条件，实非谣言，其经手之徐某^②，半年前曾见余一次，此次亦拟来见。但据观测，前途甚觉渺茫也。晚，剑东来，谈税警总团等问题。渠前组织正风社，未经报告，自为首领，经余说穿，即行解散，但心颇不安，特表示渠出宪兵队，系余所保，对余当忠实到底，并力陈仍须有组织，使官兵精神有所寄托。慰抚之，嘱其拟具组织计划。经李士群之叛变，余随时当留意抚慰部属，使其安心，否则，李叛于前，如有继李而叛者，人将以余驾驭无方，统御乏术也。心叔旋来谈。一时始寝。

^① 矢崎堪十中将，继柴山之后，任汪伪最高军事顾问。

^② 徐某，即徐明诚。时任国民党军令部东南办事处，即上饶办事处主任，国际问题研究所前进指挥所负责人。所传条件三项，内容为：一、结束战争，请天皇亲政（为控制军部）；二、惩罚“九一八”以来的战争罪魁（由日本政府自行解决）；三、日军从中国全部撤退。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九时起。约周作民来,商派人赴渝事,当决定派张公权之妹婿朱某^①前往。因朱与何敬之、张岳军、熊天翼,均能随便说话也,且曾赴渝两次也。当又商如何说话之程序及内容,谈一小时半。旋李北涛来谈。下午,接见徐采丞,商保释蒋伯诚事,当决定派金雄白代表,持余名片往保。旋接见程克祥、彭寿,有所指示。罗梦萝来,报告浙江情形。晚,接见宪兵特高科副科长长村,谈无线电台事。十二时寝。

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八时起。到行,处理要件多起。预计物价愈涨,通货发行必愈多,发行愈多,物价必更涨,互为因果,经济将有崩溃之势。百计思维,苦无救济之法耳,令人日夜不安也。下午,子羽偕徐某来,半年前曾见一次,据云系渝军令部东南办事处下之负责人,奉军令部电令向日海军接洽者,提出前记之和平先决条件三项。盖日海军前曾由何世桢传达,拟倒东条内阁以对渝表示诚意,而东条果倒,故内地电徐经何提出也。询以是否真欲讲和,则云:此则不知。恐系谋略。并商今后联系办法。旋约公博、作民来商,决派朱某人内(地)。晚,来客多人。十二时寝。

九月三十日 星期六

八时起。到处〔行〕,见客多人,分别有所指示。下午,在家接见徐朗西、王公五等多人。晚,赴公博家略坐。返家后,起草说帖,说明日本动向及战局将变为大陆决战之理由,以及美军登陆中国后,我国之形势与其应付之法,以备托朱某或徐某带交何敬之,成

^① 张公权,即张嘉璈。朱某,即朱文雄,张公权之妹夫,时为上海合中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经理,朱利用其妻张嘉蕊的关系,经常往来于上海、重庆之间作生意。

一部。倦甚，即睡，已十二时半矣。

一九四四年十月

十月一日 星期日

八时起。今日为中秋节，拜节者甚多，均未接见。继续草拟说帖，十二时成，约四千字。下午，接见赵厚生、诸青来，说明时局，似觉安心而去。西萍来，嘱其须加紧内地联系，否则，渠之重要性将减少也。晚家宴，惟月色不佳，未免少〔扫〕兴耳。十二时寝。

十月二日 星期一

八时半起。接见李赞侯、吉田东祐及向井三人，分别各谈半小时。吉田与吴绍澍有联络，但恐亦系谋略关系，非内地以此为和平线索也。下午，寿民来，谈二小时。凌壮华^①来，谈海军部问题。王仁麟来，谈办理银行等问题。晚赴川本之宴。十一时返。即寝。

十月三日 星期二

八时起。召集中央保险公司^②重要职员训话，并主持开幕典礼。旋到中储，约新木顾问商发行本票代替大额纸币等问题。本日晨起即觉疲倦之至，年近五十，诸不如前，宜小心也。午睡一小时。接见总税务司岸本，谈海关问题。顾宝安来见，云日内赴渝，当臧果夫、立夫，托其带陈，并口授各项要点，不知能达到否。旋约吴震修，谈时局问题，约一小时。召见税警学校学生总队长彭鸿，予以指示。旋批阅政院公文五十余件。倦极，略憩。六时半赴沈

① 凌壮华，即凌霄，字壮华，时任伪海军部次长。

② 伪中央保险公司，系由伪中央信托公司保险部改组扩大而成，全称为“中央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周佛海、钱大樾任正、副董事长。该公司勾结上海日商朝阳、太仓、日产保险公司，德商墨乃克保险公司，华商企华保险公司等，垄断上海的保险业，并兼营有价证券等投机事业。

宅看戏。倦甚，十时半先返。接杭电，关于内地对余关系之报告，烦甚。十二时寝。

十月四日 星期三

八时起。较昨稍愈，但仍觉无力。到行，见客多人，一一指示。中午宴宇垣大将、坂西中将，介绍公博^①与之见面，饮酒不少。下午，接见张慰如，谈证券交易所问题。郑洪年、袁愈佺^②先后来见。晚，朴之来谈。旋惺弟来，称戴笠又派人与唐生明联络，拟设电台。唐因每月需款甚巨，托惺弟帮忙，未知戴何以如此多方面也。晚出外步月，月色大佳。十二时寝。

十月五日 星期四

八时起。到行。召童倡青^③，谈纱布问题，表示对于内地小型纱厂不可统制，以留国家、社会元气，及政府今行配给，中国方面所需纱布应先行配给。戴英夫^④来，报告上海教育情形。潘景贤来，报告华中经济情形。召见各局、处长及行副理，分别有所指示。下午，周作民来，谈派人赴渝及与宇垣谈活等问题。张子羽、陈彬龢、孙鹤皋^⑤、凌霄分别来见。晚，心叔来谈。批阅政院公文卅余件。十二时寝。

十月六日 星期五

八时起。到行。接见清水书记官，谈政局。新木顾问来，谈米粮问题。旋见客十余人。午宴下村、松冈、伊藤三人。下午，海州

① 陈公博，时兼任伪上海市保安司令部司令。

② 袁愈佺，时兼任伪普通行政人员训练所副所长。

③ 童倡青，时任伪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理事。

④ 戴英夫，时兼任伪上海市教育局长。

⑤ 孙鹤皋，时任上海绸业、商业储蓄银行董事、天一保险公司监察人、四明银行总经理。

周局长及杨分团长来,报告盐务及税警情形。杨建勋〔威〕者来见,据云系吴绍澍部下,与吉田东祐联络。据云最(近)渝组织部来电,嘱其表示三点:一、不以日军人为对象,必须军人离开日本政治;二、由渝调和日、美;三、满洲退回。确否不可知,即属真实,恐亦系谋略作用也。刘百川日内赴渝,来商如何对内地谈话及今后方针及事务。晚,赴默邨之宴,索然寡欢,不复当年豪兴,岂年龄关系耶?抑心境不佳耶?九时返家。批阅情报。十二时寝。

十月七日 星期六

八时起。到行,召见吉川副顾问及各经、副理,有所咨询。下午,接见喻熙杰^①,谈时局。渠主政府北迁,当力言其不可。杨仲华率孙建言来见,有部二千余人,枪一千八百枝,编为海州税警分团一教导总队,慰勉之。袁厚之来,报告上海市财政支出日增,而收入不能增加,困难实甚也。批阅政院公文。晚与惺弟谈与重庆联络事,告以不可完全相信联络所谈,彼方存心利用,不必定有诚意,且由各方材料观之,其无意殆占大部也。日来渝、美之间互相责难,美责渝军作战不力;渝则责美援助不力,谓自珍珠湾〔港〕事件后,援华物资殆不及在欧美军一师所用者。罗斯福则谓每日经喜马拉雅〔喜马拉雅〕山空运入华之物资为二万吨,自觉满意。孔祥熙则谓此虽系事实,但大部供给美驻华航空十四队,中国军队所获甚少等。日前与人研究,蒋先生只望美国援助物资,必不愿美军登陆。今阅《大公报》,希望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以开辟第二战线,则望美军来华明矣!苏联希望欧洲第二战线系在别国,而我则希望外军在本国领土登陆,以本国作战场,其结果必大不同也。除战争外,本另有办法使日军撤退,乃舍此不图,而必牺牲元气,计亦左矣!

^① 喻熙杰,时任为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

十月八日 星期日

九时起。苏成德^①带唐铁飞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总部之军务处处长也;分析国际形势,颇有见地。下午,接见周作民、朱文雄。朱即派之赴渝者,面告以与何敬之、张岳军谈话内容,甚盼其此行有一相当头绪也。旋张子羽来谈,拟派其赴上饶晤顾墨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尽人事面已。召见税警总团经理、政训两处长及修械所长,分别有所指示。晚,赴剑东^②家便饭,饮酒颇为痛快。九时返家。思平来,谈禁烟事务,十时辞去。近来欧洲趋势,苏联对于东线不努力进攻,而以大部势力经营巴尔干;保加利亚之苏军竟勒令美国外交人员二十四小时内离境;英军在希腊登陆^③,苏联表示不快。凡此种种,虽不至立即决裂,亦将来裂痕之原因也。十二时寝。

十月九日 星期一

八时起。到中储。见客多人,处理行务多起。下午,接见万里浪,谈特工近事。张子羽偕罗教植来见,慰勉之。丽久^④来,谈税警校、团情形,颇可参考。晚,朴之、心叔、式军来谈。十二时寝。

十月十日 星期二

八时起。赴税警校、团纪念双十节,对官兵员生训话四十五分钟。午约川本少将商近事,并便饭。下午,召见万里浪、罗梦芾及中岛,谈浙江特工工作。书城来,商整理上海金融业办法及重要行

① 苏成德,时任伪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

② 熊剑东,时兼任伪上海市保安司令部参谋长。

③ 英军于本月十四日在希腊登陆。

④ 丽久,李丽久,时任伪财政部盐务署税警处长。

务。成德来,报告政治工作局^①近事。晚赴式军家看电影,兴趣尚佳。一时返家。

十月十一日 星期三

七时起。偕淑慧乘车返京。二时半到家。批阅政院公文多起及其他积件。矢崎最高顾问来见,谈苏北治安及行政区问题,并商和平工作。大东亚次官竹内来见,告以目前问题在限制通货之发行及努力其回收;充裕煤炭电力之供给,以发展轻工业;提高采办物资之价格,并改良采办方法;流畅交通运输。如此,则物价或可下降。如只取缔囤积,是舍本逐末也。渠亦无词可对。盖经济实力操于日人之手,日方应负其责也。晚,与公博设宴为矢崎中将洗尘。宴毕后,公博、思平来谈。治安情形愈坏,中下级干部人心涣散,各谋出路,将来形势必将愈劣,而大势所趋,苦无救济之策,相对歎歎而已。十一时半寝。

十月十二日 星期四

八时起。报载邱吉尔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与其谓系军事问题,毋宁谓系设法避免英、苏在欧洲之冲突也。出席中政会后,先后赴中储及财部。处理积件。下午,接见薛副秘书长,商行政院事务;谢副军长卿云,商孙良诚部移防问题;沈尔乔^②,商浙江省政与联络内地等问题。晚,批阅政院公文多起。晚,思平、字字来谈。余意以字字兼任首都卫戍司令,指挥警卫三师,则京畿治安或可稍佳。惟内外人事,不知能否实现也。十二时寝。

① 政治工作局,系汪伪“对渝政治工作委员会”下属的一办事机构,“对渝政治工作委员会”成立于一九四三年二月,其任务为收买重庆国民党直系军队,收集与重庆有关的一切情报,收买沦陷区内与重庆有关人员。该会由汪精卫任委员长,周佛海任副委员长,苏成德任政治工作局局长。

② 沈尔乔,时任伪铨叙部部长兼普通行政人员训练所所长。

十月十三日 星期五

八时起。臧近卫公爵、柴山次官及山下顾问,陈述一面努力全面和平,一面不可忽略改善和平区之民生及强化国府之政治力。结城丰太郎来见,表示敬意,约明日详谈。报载美机动部队前日袭琉球,昨日袭台湾^①,所向无阻,如入无人之境。日已失太平洋制海及制空权,前途可想而知矣!下午,分别接见喻熙杰、李讴一、陈昌祖及永田中佐等。批阅政院公文多起及其他文件。晚,思平来谈。十二时寝。

十月十四日 星期六

七时起。送淑慧(赴)北京。旋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中午,以中储总裁资格宴结城于家,宴后并恳谈一小时,历述日本新政策之不彻底,日本内部意见之不统一,以及全面和平之困难,和平区民生之憔悴[悴]等。下午,矢崎最高顾问因赴东京,来询有何意见。告以不可因重庆和平工作而忘记强化国府;告以派员赴渝之经过,托其带臧与近卫等。晚,以行政院代院长资格宴结城于国际俱乐部。闻淑慧因铁路破坏止于蚌埠,君强^②留住省府,以长途电话略谈。十二时寝。

十月十五日 星期日

九时起。中村公使来见,谈一小(时)。旋前田中将等四人前来致敬。并接(见)其他来客数人。下午,召巫副秘书长,谈政院事务。并约书城来,商整理并管理上海金融以助抑平物价详细方案。

① 本月十日晨,美机动部队出动四百架次对琉球群岛进行了四次持续空袭;十二日至十三日各出动一千三四百架次,对台湾各地日本舰艇、航空基地、军需工厂等进行了猛烈空袭。

② 罗君强时兼任伪安徽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伪蚌埠绥靖主任、伪安徽保安司令、伪撤废各国在华治外法权委员会副委员长。

五时以后始能作星期日之休息。晚,批阅政院公文卅余件。听广播音乐以自遣。十二时寝。

十月十六日 星期一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正午赴民谊^①家午饭,欢迎东京商会会长藤山^②,旧友也。饮酒甚多,归家休息几小时。赴中储召开理事会。旋接见秦墨晒、马啸天^③。六时,致庄来,谈浙事^④,拟于廿三日前往接事,当详予指示。晚饭后召书城,商整理上海金融机关办法。旋思平夫妇来谈,十一时辞去。批阅政院公文。十二时寝。

十月十七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政院会议。散会后访谷大使,谈和平问题一小时。余主说满洲不退还,恐和平无法谈起。渠以新闻见示,谓袭台之美机动部队主力几已全灭,航母击毁及击沉者十八艘。真相如何虽不可知,美国受一打击确无疑问,惟损失程度究竟是否如宣传之甚,不可知也。旋到财部,最后核定强化上海金融机关办法,对各行、庄放款予以限制,并规定充实存款及资本办法,今后金融或不致出轨也。下午,约援道谈苏事及海军部与第一方面军问题。召河野顾问,商明年预算问题。接见庞炳勋代表韩某,谈开封绥靖公署^⑤及第二十四集团军问题。荆嗣佑来见,湘西前辈也,由广州湾来京,应日人之约赴湘;甚有见解,颇富风趣,因留便饭。晚,

① 褚民谊,时兼任伪撤废各国在华治外法权委员会委员长。

② 藤山,藤山爱一郎。

③ 马啸天,时任伪中央宪兵司令部副司令。

④ 九月十四日,伪最高国防会议第五十五次会议,通过决议,特任项致庄为伪浙江省省长兼杭州绥靖主任(第五集团军撤销);二十六日又兼伪浙江省保安司令。

⑤ 九月十四日原伪开封绥靖孙良诚调任伪苏北绥靖主任,庞炳勋接任伪开封绥靖主任职。

批阅政院公文多起。十二时寝。

十月十八日 星期三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例件。召见日使馆办报道之池田,意志极强,且有能力,前途有望之青年也。下午,召开敌产管理委员会。散会后,李讴一忽因昨政院决议改首都警察总监隶内政部而来辞职。告以已嘱梅部长与其先商,据梅告,因(已)得其同意,何以忽有此举?答以制度不反对,人事上不能伺候梅部长。温言慰之,渠仍将辞呈留下。旋复缄(慰)留,退还原呈。此事目前尚不能使思平知之,人事支配之难,有如此者。旋召见警卫三师师长钟剑[健]魂,谈兵源、待遇及训练等问题。晚赴中喜观戏,前国民大戏院也。事变后今日初到,感慨万分。十二时返。

十月十九日 星期四

十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接见警卫第一师师长刘启雄、军委会参谋次长张恒,分别谈整军问题。日海军武官桑原大佐来见,谈半小时。冈田大佐自沪返,来见,谈调整日本军需与中国民需问题。渠主不宜以军需而蔑视民需,拟托小仓最高经济顾问何在东京与日政府定一最高原则,如零细在此间与日方争持,所得结果必不佳,且亦太烦。颇有见地,当即进行。晚,思平、李季来,谈台湾之役,美虽损失,但太平洋全面已展开空战,规模之大,来势之猛,殊可惊人也。一时始寝。

十月二十日 星期五

今日起,立志注重卫生,决不吃烟,至酒决不常饮,饮必不过分,其他尤应警惕。不能实行,非人类也。处此乱世,身负重任,生死在所不计,必要时亦(也)许自裁,但平时总不宜以卫生不宜以致自戕也。日来又觉气喘胸塞,且有时浑身无力,不能不自警自肃也。赴中储,处理例件。下午,堀内公使来访,谈一小时。并见客

三人。晚，公博、思平来，商军政各要事，十一时半辞去。批阅政院公文。美军已于菲律宾之雷泰伊〔莱特〕岛登陆^①，今后争夺战必日益激烈。美方以优势之物力，虽受挫折，攻击力不稍衰也。德于西线已阻止英、美军前进，但东线苏军已攻入东普鲁士国境，本年内德其将崩溃耶？十二时半寝。

十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八时起。出席国防会议。散会后，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接见浅海顾问，商苏北事。据云，日军当局已决尊重我政府意思。召见参加和运之黄埔生二人，慰勉之。旋游览新建之三藏塔，在玄武山上，由山步行至城墙，俯瞰后湖残叶，觉心旷神怡。至台城下山返家。晚，赴思平家便饭。旋返家看电影。一时始寝。

十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九时起。接见安徽政务厅长胡泽吾，报告皖政。下午，赴陵园及明孝陵散步。余最喜明孝陵附近，死后如能葬此，幸事也。去年十月游此，今又一年矣！每度来此，必有每度之新心境，人事靡常，何胜浩叹！五时返寓。接见徐参谋长肇明，自汉来，报告黄埔生之在汉者均盼余领导，因思第一期生刘明夏来京组一黄埔之集团，以期团结。晚，宴松井总参（谋）长、今井参谋副长及松谷大佐，酬应而已。宴散后，与惺弟谈与内地联络事。余意吾辈不可（有）求谅解之心；如不谅解，即求亦不可得，但当努力使社会、国家元气减少牺牲，于心即可安，个人之安危不必计，盖在剧烈战争中，欲求保全生命，恐不可能。如谓恐重庆重来，吾辈将如维希人员之命运亦被处罚，则可不必耽〔担〕心，盖吾辈必将于重庆重来之前死于战火或日人。抱定一二年内必死之觉悟，反觉四大皆空，无忧无虑也。十

^① 十九日，由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的美国进攻兵团，在莱特岛登陆，揭开收复菲律宾战幕。

二时寝。

十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八时起。出席头山满追悼会^①。旋与公博返家略谈，因公博今日赴沪。公博谓人心浮动，宜设法安定。余谓此乃大势所趋，无法阻止，惟目前不过系心理之浮动，不致演成行动。约定俟公博来京，当约重要下部一谈，以期临时之安定。旋赴中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接见徐苏中等四人。五时赴后湖散步，湖柳萧疏，残荷摇落，深秋光景，至足愁人。六时半返家。宴荆嗣仁，饮酒颇多，十二时寝时犹有酒意也。

十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后，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要件。下午，接见萧叔萱、李讴一、黄自强、张瑞京，分别谈军事及治安问题。对李辞职深为慰留。闻思平于政院决议首都警察总监改隶内政部之当日，即交一人与李为下关分局长，无怪李以人事困难，坚决辞职也。晚，批阅政院公文。报载斯、邱会谈结果不恶，邱已离莫斯科飞返伦敦。一般均测德败后英、苏必冲突，英、苏亦知矛盾问题甚多，互相避免摩擦，互相让步，故美、英、苏分裂，最近不致实现也。

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在家接见松谷大佐及木村顾问，分别有所商谈。晚与惺华谈与内地联络问题。告以勿怀如何期待，内地不过一时利用，有无诚意，实大可疑。惟吾人不问其有无诚意，是否谅解，只须于国家有利之参，当尽力于可能内为之也。十二时寝。

^① 头山满于十月四日下午病死。

十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八时起。浅海顾问来,谈整军问题。旋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例件。下午,召开联络会谈。旋柏生自东京回京,来谈各种政情。日本海军竟出动矣!在菲岛附近与美舰交锋。双方均宣传胜利,大约双方均有损失,不过多少问题耳。晚,批阅政院公文。十二时寝。

十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八时起。先后赴中储及财部。会客、办事颇为紧张,所忙者事务耳,于大局有何益耶?下午接见新木顾问,谈各种经济问题。余谓最要者为调整军需及民需,作战时期军需固属第一,但亦不可全部牺牲民需,但就过去情形观之,日军所为,实过于重视军需,几未考虑民需。虽经我政府迭次交涉,但与当地日军事务当局接洽,不能有如何效果,应在东京决定一最高原则,俾能兼筹并顾,此乃经济顾问之责也。新木答即电小仓进行。晚,批阅政院公文数十件。默邨来,略谈。十二时寝。

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八时起。先后赴中储及财部,处理例件。下午录音讲演。晚,赴松井总参谋长之宴,公博饮酒甚多,余亦略饮。宴毕,与公博及默邨回家,商谈近事数件。据美国宣布,菲律宾海战^①为日本空前之大失败,日海军已损失三分之二,美国海军已足控制太平洋等。苏联《红星报》亦谓日本大败,美军已接近中国。而日本则宣

^① 菲律宾海战,实际开始于二十三日,当日日军未发现美军来袭击情形,结果损失四艘重巡洋舰及其他舰艇六艘左右。此后进入莱特岛海战。十月二十五日美国斯普拉格将军指挥的航空母舰护航舰队,同日本栗田海军中将率领的舰队,在莱特岛海面激战,日军舰损失惨重。日本海军从此失去战斗能力。

传空前之胜利。究竟谁是谁非,除天外无知者。十二时寝。

十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十时起。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陆振清来见,报告首都军警战斗官兵一万一千余名。余告有缺额不少,如有八千名即可满意。如何补充缺额,实成问题。下午赴馥邨处,公博、学昌亦来。余与公博学唱京戏。余向以腔子不佳,虽酷嗜京剧,而不敢有学习之想,今日上胡琴一试,群均称赞,定鼓余勇气也。饭后与公博来家,商召集本党干部谈话,以定人心。公博谓日方盛传余与公博不睦,两人不觉大笑。十二时寝。

十月三十日 星期一

八时半起。出席中日同盟条约周年纪念大会。旋赴中储,见客数(人),处理要件甚多。下午,谢副军长卿云来,报告接收苏北绥靖公署情形[情形]。民谊来,报告赴华北经过。约援道来,商江苏省府改组问题,因二号拟令其为苏省省长也。阅情报,德戈培尔演说,述希特勒表示,现在对于胜利较前更具信心。此固为安定人心之作用,但说来亦必离奇矣。批阅政院公文后,赴国际俱乐部看电影。十一时返家。

十月三十一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例件。下午,熊剑东自沪来见,谈税警总团及上海保安队情形。据云军队中抗战与和平应黑白分明,绝对不许与渝方通声气;与渝方联络应由政府最高当局办理。否则,纷纷电渝联络,则国府将自行崩溃。其说甚为有理。张海帆来见,谈强化保安队问题。此人为黄埔一期生,诚笃可用,目前地位不能展其所长,而又无相当任务以畀之,甚为遗憾。晚,批阅政院公文多起;公博、思平、叔雍来谈。十二时寝。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

十一月一日 星期三

八时起。因时局关系，政府中难免人心略有浮动，因与公博召集本党干部在党、政、军各机关负责者四十余人谈话，由公博与余发言。余谓必须镇定及团结。继续发言者六七人，至十二时半始散。经此次谈话后，人心略可安定也。下午，矢崎最高顾问由东京来宁，带来柴山等信，并谓此次在东京与总理大臣、陆军大臣及参谋总长等迭次晤谈，均系谈全面和平问题。并谓日本决不直接进行，故今后不由谷大使担任；如由谷大使担任，则成为日本直接接洽。今后一切由渠联络，盖渠为我政府顾问，今后一切均由我与重庆接洽，等语。闻悉之下，至为心焦。全面和平之门极不易开，日本以之期待于我政府，终必有使其失望之一日。故余常向日本表示，和平运动之目的在全面和平，此为日本，非为日本，故日本即不期待我政府，我亦必多方进行。但在今日国际形势之下能否成功，实成绝大问题，恐不成功之可能反较大，非我不努力于和平也。旋傅筑隐因新就建设部长^①，来商部务。下(午)，召见宁波专员罗梦芑。晚，看电影。批阅公文。十二时寝。

十一月二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后，参加第一次全国保安会议，训话。旋赴中储，处理例件。下午，见客三人。晚，宴出席保安会议代表，饮酒甚多，大有醉意。返家后，说话甚多。倦甚。且因出汗，伤风。十二时寝。

^① 伪最高国防会于九月十四日，特任傅式说为建设部长。傅于本日就任。

十一月三日 星期五

八时起。赴财部,见客并批阅公文。冷甚。下午,日海军前田中将来见。此人头脑明浙〔晰〕,据云重庆最近决不会与日本和平,日人多不知,故对渝期待颇切,盼余将真实情形告知日本当局,否则如吾辈亦说有希望,将使主和者更要策动也。旋见客数人。鼻塞微咳,服伤风药。日来学戏大有进步。十二时寝。

十一月四日 星期六

八时起。访谷大使。渠过去每见必专谈和平问题,而忽略强化国府、安定民生等现实问题,今日忽言与其致力于不可能之全面和平,不如努力改善国府之政治,而强化其力量。余告以此为余一贯之主张,强化国府为主,重庆工作为从,而日方似本末倒置,今渠忽有此项见解,甚为欣慰。目前最要者为安定和平区之民生,其中困难甚多,非中日双方共同设法,无法打破。至对渝工作促成和平,亦不可(或)忽。谈一小时。旋赴中储,处理例件。下午,接见萧叔萱等四人。李师广派其子来见,云新四军劝李参加,李谓与其参加共产党,不如参加和运,特派其子前来接洽。其所部只三四千人,而所望地位太大,似不易办也。晚,公博、思平、默邨来谈。伤(风)似未稍减。沐浴就寝。

十一月五日 星期日

九时起。接见宣次章克^①,谈国际情报问题。下午,剑东来,商税警总团补充兵员及武器问题。批阅政院公文。晚,公博、思平

^① 章克,又名标,号荣胜,浙江余杭人,一九一一年生。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福建人民政府外交部司长。抗战开始后随陈友仁赴香港,协助办理有关抗日的国际宣传。香港沦陷后,与陈友仁同时被捕,后被日军送往上海,曾任伪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教务处长。一九四四年六月起任伪宣传部次长。

来便饭。旋志一来,报告赴日经过。李季来,报告保安会议经过。与公博、思平学唱戏,颇感兴趣,亦无聊时之消遣一法也。十二时寝。

十一月六日 星期一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接见矢崎最高顾问,谈促成全面和平问题。小仓最高经济顾问自东京来见,与之谈中国民生问题,告以决不能因军需而牺牲民生,至如何调节军需与民生,盼顾问负责向日政府折冲。旋召见巫兰溪、彭年。晚出席大东亚宣言周年纪念宴会。返家后,闻淑慧车至滁县,火车出轨,以致翻车。真相不明,料系凶多吉少,终宵焦灼,未能成寐。

十一月七日 星期二

七时起床。八时半接电话,知火车头三辆翻倒,淑慧车在后,未翻,人亦未受伤,彻夜忧虑始为之消。出席政院会议后,回家补睡。正午后,车尚未到,又为之不安。下午,见客三人。五时半,淑慧始到家,话北游经过。李季晚来,谈整理保安队问题。倦甚,十一时即寝。

十一月八日 星期三

八时起。斯大林于苏联革命纪念节演说,谓菲律宾、新加坡等地之陷落非偶然之事,乃侵略政策之结果,等语,是指日本为侵略而谴责之矣。芬兰于对苏和后,已与日绝交,今罗马尼亚又于与苏和后,与日绝交矣,日、苏关系似将有恶化之趋势也。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例件。下午,约见堀内公使,谈发展上海轻工业问题。并见客三人。晚,公博来,谈日方望其即赴名古屋一行,本定十六日动身,今日日陆军省来电,盼早去,因提前于十三日前往。岂汪先生病状有剧变耶? 焦虑不已。十二时寝。

十一月九日 星期四

七时半起。偕淑慧乘车赴沪，三时到家。作民来，谈朱某于上月十四日启程，如途中无意外，计已达西安矣。因与谈国际形势、共党问题及上海金融问题，约一小时。批阅积件。晚，裴复恒、任西萍来见。复恒明日就苏财长，告以须确立预算；西萍拟任为江苏地方银行总经理。惺华夫妇奉老太太来便饭，并闲谈。十二时半寝。

十一月十日 星期五

八时起。到行。召见书城及各局、处长，经、副理，并研究发行特殊本票以减少现钞之发行，及发行金库券等问题。下午，召见阮珩甫、李闲菲，商盐务。君强来，报告安徽军政情形。剑东来，报告并请示税警总团重要案件。日大使派人来通知，汪先生今晨六时病势转剧，至为忧虑。因访公博，请其早赴名古屋，因谈国际情形综错复杂，英、美对渝大肆攻击，斯大林对日忽亦责为侵略者，究竟如何变化，诚难预测。返家后，召书城，商金融问题。叔雍来，谈刘百川已于八日离沪，经浙、赣赴渝。此行恐亦无甚结果也。偶检旧札〔札〕，见汪先生致余最后一缄，不禁怆然。十二时寝。

十一月十一日 星期六

八时起。九时到行。警报大作，空袭四次之多，为上海最激烈空袭之一次。十二时返家。下午，接日使馆通知，汪先生于昨日下午四时二十分病故^①，哀哉！回忆由昆明伴同至河内之情形，不禁悲怆欲绝。八月十日名古屋一见，岂知竟成永诀耶！人事不常，哀哉！见客数人。处理例件。闻汪先生灵柩明日午后抵京。当晚，与淑慧偕思平、心叔、叔雍夜车返京。

^① 汪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

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日

八时抵家。食半熟鸡蛋两枚,一小时后觉胃痛大发。十时五十分赴公博处,商开中政会,推举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长等问题,以余早即坚主公博任政院长,故照此决定。十一时半开中政会,原案通过,并推行政院长依法代理主席^①。胃仍痛不止,返家延土屋打针,略愈。三时须赴光华门外机场恭迎汪先生灵柩,恐胃复痛,因于三时前再打止痛针,并请土屋偕往。抵机场后,因飞机延期,待至六时,忽发寒冷,全身打战,为一生来所未有,热度至四十二度,因卧于车中,未送灵至国府,即行还家。寒热略退。(二十二日补记)

十一月十三日 星期一

上午热稍退,痛已止,惟体弱无力。十二时汪先生大殓,力疾赴国民政府亲视入殓,最后一次瞻仰遗容,心为之碎。既伤逝者,复念存者,今后之困苦危难,觉天下之大,无容身之地也。返家后,觉身体不能支持,土屋来诊,幸未发热。(二十二日补记)

十一月十四日 星期二

九时醒。卧榻中接见任援道,商江苏军政情形^②。下午,接见金雄白、周学昌及清水书记官,均于卧榻谈话。七时胃痛忽又发,且发寒热,全身又发抖,如前日然。土屋来诊视,竟至四十一度。公博、思平来,为之焦急,群主检血。晚十时,土屋率南山及陶秀和两女士来看护,云检血结果,知系疟疾。十二时以后热稍退。(二十二日补记)

① 本日伪中政会紧急会议除通过该项任命外,还决定由陈公博接任汪精卫之伪军委会、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长职;伪国民政府成立哀典委员会,陈公博任委员长,褚民谊、周佛海任副委员长,褚兼秘书长。

② 本月二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特任任援道为伪江苏省省长,并特派其为伪苏州绥靖主任。

十一月十五日 星期三

十时,今井参谋副长率军医来诊视。十一时,王克敏、王荫泰、苏体仁^①来见,于卧榻中接谈之,谈全面和平及华北局势等问题一小时。下午,公博来,商立法院长继任问题,先拟温宗尧,后定梁鸿志。本日热全退,但恐明日复发,因系隔日一回也。咳嗽吐痰,胃未痛。(二十二日补记)

十一月十六日 星期四

缪斌来见,云重庆希望美军在华登陆前日本撤兵,盖渝亦不愿美军来华也。告以日本撤兵,余可极力办到,但日本于第一步撤兵后,如渝方无和平表示,反谓将日兵逐退,收复失地,则不能使日兵作第二步之撤退,故盼内地秘密来一负责人谈判。缪谓不必,渠即可代表重庆。真妄人也,不再与之谈下去。下午,新木顾问来,谈经济问题。王荫泰来,谈华北问题,此人先推王克敏,今欲取而代之,甚矣,权利观念之害人也!咳仍不止。晚,公博来谈。十一时寝。(二十四日补记)

十一月十七日 星期五

九时起。上午,见客二人。下午,孙良诚来见,报告该部移防经过,慰勉之。昨英、美西线全部总攻,德其不能度过年尾耶?咳仍剧。(二十四日补记)

十一月十八日^② 星期六

九时醒。于卧榻中见木村顾问,商减少发行通货办法。下午,

① 王克敏,时兼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王荫泰,兼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农务总署督办、总务、内务厅长;苏体仁,兼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工务总署督办。

② 本日伪中政会一四二次会议决定修正军委会组织法,将副委员长改为一人,特任周佛海任该职。

陈人鹤^① 来见,谈苏省交代情形。晚,心叔来谈。十一时寝。

十一月十九日 星期日

八时起。热已退,咳甚。接见政治部长黄自强。旋吴颂皋^②自沪来,谓沪人士闻余将任市长,甚为欢迎。余告以不愿就任之种种原因,其大要为人事支配为难,物价毫无办法,财政、治安亦无把握,个人牺牲实属无谓。下午,小仓顾问来见,嘱其研究制止通货膨胀之法,谓如此下去,则华中经济必定崩溃,此于华固有损,于日亦何益?小仓亦认为严重,但恐无法耳。晚,公博、思平来,商要事数则。十一时寝。

十一月二十日 星期一

八时起。接见武汉财政特派员及汉口所得税局长,分别有所指示。下午,项致庄来,报告浙江军政情形。五时,土屋、桃井来诊视。咳不能止,苦矣!晚,式军、叔雍来谈。十一时寝。

十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七时半为警报惊醒,下午三时许始解除。下关被炸,闻上海亦被炸,电话电灯均停。咳嗽仍剧,吐痰亦多。下午,万里浪及矢崎中将来见。旋土屋及桃井中将来诊治。批阅公文多起。晚,默邨、叔雍等来谈,十时辞去。日方前屡宣传美国及共党要求重庆撤换孔祥熙、何应钦,余以为共党或有此意,美决不至如此。今观情报,孔果易为俞鸿钧,何易为陈诚,且陈立夫因为美方攻击为统制思想,亦易为朱家骅,宣传部梁寒操易为与共党谈判之王世杰,足见

^① 陈人鹤,即陈群,时调任伪考试院院长。

^② 吴颂皋,时任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兼秘书处。

渝对美、共妥协也^①。美调回斯蒂维尔^②，对渝让步；渝今此举，似以此报之。美渝摩擦，国共冲突，可缓和一时矣。十二时寝。

十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九时起。咳仍不止。召见河野顾问，谈明年预算问题。下午，陈春圃来，报告广东军政情形。阮珩甫来，请示盐务问题。公博、思平先后来，商要事。日海军舰队司令官近藤上〔大〕将来拜访。晚，钱书城来，商金融问题。十二时寝，备明晨早起送汪先生。前十二日迎汪先生灵柩自日本归时，余因疟疾卧汽车中，新闻记者未见余，以余未到机场，故迎柩人员中无余名，上海、北京、汉口因之谣诼颇盛。余之行动竟惹人注意如此，实非始料所及，故明日汪先生出丧，务必前往。以免无谓谣诼也。

十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五时起。六时携陶秀和护士小姐随行，先至国府礼堂，向灵前行礼，后乘车先出城，时昏黑，莫辨方向。六时四十分抵灵谷寺前，仍昏黑，于车中小憩。八时，淑慧、书城乘车亦到，因于纪念塔及谭墓散步、摄影。十时赴梅花山墓地，灵柩未到，候半小时，柩到。亲视人土后（因）回家，已十二时半矣。饭后沐浴。脉搏至百零六，劳动太过也。接见汪时璟，谈华北政情。汪与王克敏、王荫泰时合时分，始荫泰联克敏以抑汪，现克敏以联汪以抑荫泰。处此残局，尚

① 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内上述人事变动，在某种程度上系因当时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及报界舆论等批评孔祥熙等贪污行为，亦引起美国政界对孔等之不满并向中国当局施加压力而致。此处所指，即在本月二十日前后，国民党当局决定由俞鸿钧、陈诚分别接任孔祥熙之财政部长、何应钦之军政部长职；由朱家骅接任陈立夫之教育部长职；由王世杰接任梁寒操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

② 斯蒂维尔，亦译史迪威。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中将。曾任美国驻华武官。一九四二年一月底派往中国，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及美驻华军事代表、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官等。因与蒋介石发生矛盾，本年十月十九日被罗斯福召回，二十一日，离开中国回国。

如此勾心斗角，中国人真无出息也。晚，书城、式军分别来，谈金融及税务问题，十时辞去。嗟乎！一棺付身，万事皆了！今日目视汪先生灵柩入土，觉是非恩怨到此已烟消云散，吾辈何必认真以自寻烦恼？至汪先生，今虽盖棺，尚不能论定是非功罪，当以今后时局转移为依归也。十二时寝。

十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八时起。出席全国军政会议。余训话半小时，勉以坚定信念，振作精神，加强团结，安定民生四点。病后尚未复元，颇觉无力。下午，召见张素民、金雄白，分别指示。六时，任援道、任西萍、裴复恒来，谈一小时余，报告苏省情形。本日下午陶秀和及南山回院，但晚咳仍不少。十一时寝。

十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八时起。到中储。批阅要件多起。十时出席全国军政会议，十二时半散会，与公博返家，商阅全体中委会议宣言，嘱余改正。下午，三时起。改正宣言。五时，蔡大使培、谢师长文达先后来见，有所请示。民谊忽不约而来，大发牢骚，表示坚辞外长，谓公博凡事不使之预闻，跑龙套毫无意义。并云林柏生亦将辞职，温语慰之。甚矣，内部团结之难也！九时出席全体会议，通过宣言^①。十时返家。

十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八时起。九时赴国民政府，出席全国军政会议，直至一时半始

^① 指伪国民党中央会临时全体会议，会议《宣言》称：反共是其“基本政策和一贯方针”，鼓吹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以完成汪精卫“未竟之志”。并对国民党进行劝降。

散会。下午，接见淮海郝省长、山东唐省长^①，分别谈该省情形。民不聊生，救济乏术，心焦不已。旋孙总司令少云来，谈该部移防情形。苏北人民对于该部颇表欢迎，盖其军风纪之严整，仍不失西北军之精神也。晚，陈春圃来见，要求三个月后准其辞去广东本兼各职。公博来，谈民谊、柏生等对渠之态度。可恶亦可笑，不识大体如此，诚可叹也。本日情报，传西班牙各处暴动，有推倒佛朗哥之势。西班牙共产党又复活跃，欧洲赤化之前途将不远矣！十二时寝。

十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八时起。到行。李祖虞来，报告小型纱厂统制问题、棉花及纱布中日间分配问题。务盼多为社会保持元气，而日人必欲竭泽而渔，真令人愤慨不已也！许江来，报告卷烟事。并接见各署、司长。批阅公文。下午，接见张次长恒，谈军委会问题。张总司令岚峰、杨省长揆一，分别谈湖北、河南及一般军问。日方搜集物资，限制我军队行动，民生国计岂能有办(法)耶？新木顾问来见，告以日方经济上不合理之措施。渠亦甚为不满，但亦无力改正也。土屋院长率南山、陶秀和来诊视。晚，公博、思平来，谈所谓公馆派对公博攻击。不识大体如此，可恶可笑，亦复可怜也。十二时寝。

十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旋赴财部，处理要务。正午，与公博饯别畑元帅^②，病后第一次饮酒也。下午，萧叔萱来，谈军事问

① 唐省长，即唐仰杜，字露岳，回族，山东邹平人，一八八八年生。毕业于京师译学馆。抗战前曾任山东省财政厅厅长、济南市政厅长、北宁铁路管理局总务处文书科长，北平沦陷后投敌，一九三九年一月起，任伪山东省省长，后兼伪山东省万字会名誉会议、新民会山东省总会会长、山东省警备总队长、山东“剿共”委员会会长等。

② 畑俊六于本月二十一日奉调回国，冈村宁次继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

题。吴化文、荣子恒^①先后来见,报告各该部队驻防情形。君强来,请于二三月后辞安徽省长,允之。晚,学昌、兰甫来谈,十一时辞去。最近汪先生直系之褚民谊、林柏生对公博总攻击,假使余任行政院长,若辈捣乱自在意中,今对公博如此,真出意外也。十二时寝。

十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八时半起。到中储。料理例件,见客多人。下午,出席畑大将茶会。返家后,土田公使来见,与谈上海经济问题。张总司令子杰^②率王军长、窦师长来见。矢崎中将来见。本日,子羽自沪来,携来墨三亲笔,词意恳切。子羽热心,令人感佩。晚与子羽谈内地情形。美国之火焰,共党之捣乱,以及美、共双方之勾结,均使蒋先生烦闷异常。但内地仍盼美军登陆,实可叹也。十二时寝。

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四

八时起。与子羽商谈划上海为不设防城市问题。如果办到,可保持国家元气,当向日方及重庆极力进行。旋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例件。下午,召开禁烟政策审查会,决定移军委会,设总监办理。旋召矢崎最高顾问,示以统一华北及内蒙之方案,嘱向东京联络,并告以如香港能交回中国,尤所盼望。渠允极力促成。庞总司令炳勋^③、胡总司令毓坤及万局长里浪先后来见,分别有所指示。晚,公博、思平、心叔来,谈禁烟制度改革及一般政情。余主对捣乱分子暂行忍耐,以定大局。公博对于公馆派亦有不能不容忍

^① 荣子恒,原为国民党苏鲁战区鲁南第一一二师副师长兼三三四旅旅长,一九四三年六月六日率所部投敌,被编为伪独立第十军,荣子恒任军长。

^② 张子杰,即张岚峰。本年十月十日张岚峰所部伪第二集团军,改编为伪第四方面军,张任总司令。

^③ 庞炳勋所部伪第二十四集团军,于本年十月十日被改编为伪第五方面军,庞任总司令。

之苦衷,今后政局恐不易发展也。十二时寝。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

十二月一日 星期五

九时始起。微雪。赴中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召新木顾问,商安定民生、发展经济各方案。接见第二方面军参谋长谷大江,询该部移防情形,并予以指示。陈大使济成来见,略予训示。晚,唐圭良^①、周隆庠^②先后来见,分别谈军委会及行政院问题。公博来谈近事,知其闷气太多。婆婆去世,大媳妇当家,实非易事,可同情也。旋劝心叔暂就禁烟副监^③。十二时寝。

十二月二日 星期六

八时起。与子羽略谈各方情形。出席临时国防会议。旋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十一时半赴民谊处,劝其打消外长辞意,允暂请假。下午接见顾震等四人。本日所给各方特别费百万元。开支巨大,收入不易增加,私人经济颇感困难,殊无办法也。公博^④因本晚赴沪,特来商谈要事。十二时寝。

十二月三日 星期日

八时半起。与子羽谈与内地联络事,前途甚为渺茫,且困难重重,危险万状,仍〔任〕何人均无办法。不过,成事虽在天,而人事实不可不尽也。胜利即使得到,恐非中国之胜利,尤其非国民党之胜

① 唐圭良,即唐麟,时仍任伪国民政府参军长。

② 周隆庠,时新任伪国民政府文官长。

③ 禁烟总监署,系拟成立的鸦片毒品专卖机构,总监陈公博,岑德广(心叔)内定为副监。

④ 本日伪最高国防会议临时会议决定由陈公博兼任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伪中央将校训练团团长及伪军委会禁烟总监署总监。

利也。蒋先生之政权前途实亦可虑，败固将崩溃，胜亦必倒台；和固将瓦解，战亦必削弱。美国与延安之联系乃心腹之患，然亦无法破此局面也。谷大使来访，谈国际前途及中国政治、经济等问题一小时半。下午，偕淑慧上汪先生墓。黄土一抔，孤坟三尺，天人永隔，今昔之感，油然而生。返家后，接见今井少将，谈上海不设防问题。日方情形复杂，恐不易实现。晚，圭良、叔雍、李季来谈。淑慧夜车赴沪。十二时寝。

十二月四日 星期一

八时半起。访冈村大将^①，旧识也。旋到行，处理放款等件多起。下午，胡泽吾来，报告皖事，并谈沪事。嘱其转君强，皖事再维持明年上(半)年，不必亟于求去。并告以沪事因人事支配困难，决不兼任。晚，思平来谈，以公博为广东派包围，深致愤慨。公博立场固困难，但对广东派如长此迁就，政府恐将解体也。批阅军委会文件多起。十二时寝。

十二月五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全国督察专员会议，致训词。旋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要件。明年上半年国家总概算每月将二十五、六万万，收支相差为十一、二万万，殊令人焦急也。下午，召见政治保卫局第二局分局长八人训话。旋唐生明来见，谈许松圃将由昆明来沪等语。上月中旬，赵某自滇携龙云致汪先生缄，云对政府极不满意，刻指摘内政以攻击政府，如日军由宜昌入川，则滇、川军人即将起而主和。时汪先生已去世，汪夫人接见，并介绍于日方，后派明某随同赴黔。余察日军无入川之实力，龙之为此，似恐桂、黔日军入滇，故希转其锋于川，作真主和也。后子羽来，提起赵某由滇来沪之事，甚为惊奇，询其何以知此，据云，龙与重庆方面说通作此，

^① 冈村大将，即冈村宁次。

试探日本本意，盖谋略也。前许松圃入滇，为宪兵所捕，后为龙索去，并扣留宪兵团长。渝方索许，而龙不解渝。今唐又告许将来沪，其扑索〔朔〕迷离，真令人难测也。及川中将前来致敬，旧友也。晚，叔雍来谈。十一时寝。

十二月六日 星期三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例件。张次长来见，报告军委会情形。下午，萧叔萱来，商整军问题，秦师长汉卿^①来，报告该师移防问题。吴次长^②来，请示外交问题。晚批军委会公文。据报：蒋先生以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蒋对宋素极厌恶，共党又常推崇宋，故蒋、宋感情极劣，今竟让政院与宋，可知蒋先生立场之难，用心之苦矣！国际战局虽于反轴心有利，而重庆之烦闷反因此增加也。十二时寝。

十二月七日 星期四

七时起。乘车赴沪，四时到家。草拟关于经济意见数项，备公博赴日谈判。大致：一、调整军需、民需，纠正过去偏重军需之弊；二、和平区内物资自由流通；三、限制中储券之发行，并由日运来黄金等物资收回储券；四、经济统制，名实均交中国自办，日本协力，矫正商统会有名无实、实权仍操诸日人之弊。晚访公博，仍劝余兼上海市长，坚拒之，并谈一般政策推进问题。十一时返家。沐浴就寝。心烦意乱，三时始入梦。

十二月八日 星期五

八时起。赴中储。分别召副总裁，局、处长，经、副理及顾问，

① 秦汉卿，时任伪警卫第二师师长，所部伪军驻蚌埠。

② 吴次长，即伪外交部次长吴凯声。

商谈行务。下午,召烟业公会会长沈维挺^①,谈香烟生产及配给问题。约李赞侯来,谈一小时。偕淑慧访汪夫人,谈一小时。晚,邵式军来,谈整理消费特税。叶扶霄来,谈金融、物价问题。物资日少,纸币日多,物价宁有不涨之理?心叔来谈,十一时辞去。月娟^②今日去矣,后会必不可期,又是一场春梦!伤感之情,岂能抑耶?一时寝。

十二月九日 星期六

八时起。到行。召见各局、处长。并批阅文件多起。下午,接见向井。据云,明日将偕吉田东祐赴内地与吴绍澍接洽,而苦无款,当予以百万。日人偶见此数,惊喜欲狂。旋周作民来,谈政局前途及上海金融问题。张子羽来,谈许松圃入滇事。据云,龙云真系反蒋,前派赵某来,恐非与渝方有谅解。但顾墨三处何以得知此事?其情报工作亦可观也。叶扶霄来,谈金融问题。心叔来,谈沪事。十二时寝。

十二月十日 星期日

八时起。照X光线,检查肠胃。返家,召见罗光煦^③,询所得税情形。蔡培明赴东京,特来请训。此人前为干员,倾因年事渐高,头脑已不甚清矣。下午,重去检查肠胃,据云,无大病,不过略有炎症而已。返家召见税警总团干部十余,训话四十分,并询各部工作状况。旋唐寿民来,商中、交两行情形及一般金融问题。晚,与冈田、伊藤出外便饭。十时半返家。剑东、惺华来谈。十二时寝。

① 沈维挺,时任伪华中烟草配给组合理事长、上海特别市烟草统配公会理事长。

② 月娟,周佛海的女佣。

③ 罗光煦,时任代理伪财政部所得税处上海征收局局长。

十二月十一日 星期一

八时起。到行。堀内公使来见,商纱布支配。据云,华方所收买者十九万余件,日方所收买亦将近二十万件。今日方所要求,为运日十一万五千件,在华军部所用以交换物资八万件。恐十九万五千件是日所要求者,即在沪日商所有者,且用人造丝来交换。一般所云侵用华方所有,实属不当,等语。未知所报数字是否确实,当查明之。旋见客多人。下午,仍赴中储,召开物资审议会。五时返家。盛幼蘆来,谈盐务。晚,吴震修来,谈金融、经济等问题。旋召书城,商重要行务。心叔、式军、默邨仍劝兼沪市长,默邨谓蒋伯诚亦盼余兼,当与心叔略商人事支配。为将来计,有兼之必要,但目前难局无法解决,且为个人身体、精神计,实不宜兼,真令人委决不下也。十二时半寝。

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二

八时起。到行。诸事顺利进行,天佑也。下午,戴英夫来,报告上海教育界情形。袁厚之来,报告上海市财政情形。周作民来,商发行金券、防止通货膨胀问题,当托召人研究,详拟计划。晚,赴剑东家晚饭,并晓劝其与君强通力合作。两人各有个性,各有长短。人事支配之难,有如是者。返家后,唐生明来,谓许松圆曾赴渝,后返昆明,今至河内,患疟疾,即将来沪。据(云),如日军至贵阳,则重庆必迁都,迁至成都等于不迁;赴兰州或迪化^①,则必受共党胁持;赴西康则必受川军胁持,故蒋倒必矣,等语。告以如蒋倒后,继起者如有力脱离英、美,使中国中立,则我要求日撤兵,渝要求英、美撤退,则中国可得自由,同时对共党亦应有对付之力量。如此两点办不到,则倒蒋于中国有害无益。但观察情形,余所望之两点,倒蒋之人必办不到,是倒蒋运动于国无益。唐似不赞成。允

^① 迪化,即今乌鲁木齐市。

嗣[俟]许来后再谈。十二时寝。

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三

八时起。到行。接见李思浩、叶扶霄等七人。此次到沪,对中、交各予以五万万元借款;对南三^①北四^②等十行,共予以拾万万;对小四行^③,共予以叁万万元借款。金融界得此,不无小补。尽余心而已,不求人谢也。下午,在家接见陈彬龢,劝余就沪市长。赵正平来,略谈时局。李罔菲来,谈盐务。梁众异^④来,求对华兴借款三万万元,允予以二万万。晚,赴惺弟处便饭,并唱戏,自觉声调较前进步也。十时半返家。召书城,商重要行务。闻山下老人本日逝世;八月东京一别,即成永诀,哀哉!此老去世,余公私均受损失。既伤逝者,又行自念,辗转床榻,四时始渐入梦。

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四

七时即起。头昏眼花,睡眠不足也。八时半乘车赴京。车中,金子大佐来见,谈米粮问题。渠以上海人口过多,应即疏散,则上海米价或可跌落。理论甚对,但实际决难办到也。误迟三小时半,六时始到家。闻山下老人长子数日前来电,谓老人患肺炎,恐不能治,昏迷间口中常呼余名。闻悉之下,感激之余,倍深哀悼。老人今年七十八,与余为忘年之莫逆交,年来深得其关心,病重时犹不忘余,真系生死之交矣!当电其长子吊慰。返家后,因初雪天寒,屋大人少,殊觉萧条。人月娟前住房,见其衣裳尚在,字迹犹新,而人已不能复睹。室迩人遐,感伤无已,未免有情,谁能遣此,其此之谓欤?希腊共产军反对政府占领雅典,与英军交战。美国极力反

① 南三,系指上海、浙江兴业、浙江实业银行。

② 北四,系指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四银行。

③ 小四行,系指四明、中国实业、中国通商和国货四银行。

④ 梁众异,即梁鸿志。时任伪立法院院长、伪华兴商业银行总裁。

对英国此举,谓系干涉内政。美对苏如此让步,几让苏联在欧为所欲为,其意固在使苏联对日宣战,但全欧如为苏联控制,美岂能安?今竟为联络苏联而不惜对英攻击,恐后悔不及也。字字来谈。十二时寝。

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五

八时起。冈田大佐衔松井总参谋长(命),询余对沪市事究竟能否担任。告以如能得人襄助,未始不可负责,刻正考虑人事支配。旋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要件。下午,约小仓最高顾问来,商两事:一为防止恶性通货膨胀,拟发行金券,但明年日本究竟能运金若干来华?如不知确数,不能立定计划,请其向东京询问,至少望有二十吨;一为明年拟更提高公务员及军警待遇,约计预算总额月需三十万万,其中二十亿以税收筹办,其亿〔余〕十万万则非由中储支借不可。鲍志一来,报告北方情形及军事近况。周学昌来,报告所谓公馆(派)动态。褚民谊辞职本甚坚,昨忽闻其打消辞职,与公博同赴日^①。儿戏如此,真不知是何内容。唐川参谋副长来辞行;此人与余相处甚佳,不胜惜别。批阅政院公文数十件。晚学戏,颇有进步。昨晚大雪,积五六寸。去冬未雪,今年特旱;明年丰收或有望,惟恐水旱耳。十二时寝。

十二月十六日 星期六

七时半起。天气晴朗,朝曦可人,日光与雪光兼映,心目为之爽快。批阅税警总团及中储各项报告与各方情报。美国某记者巡视太平洋全线,据云全线各将领均不主在华登陆,因军事上太危险。此与其总司令里〔尼〕米兹迭次宣言将开辟太平洋至中国走廊之议相矛盾,恐前者较为有力也。又,美生产局副局长谓,美海军均以击败日本尚需五年,足见美对战事亦不乐观也。先后赴财部

^① 陈公博应召于本日去日本,褚民谊、林柏生随行。

及中储,处理例件。下午,召见堀内公使,请其电东京迅运黄金来华。召河野顾问,商明年预算,公务员待遇拟大为提高,预算总额月为三十三万万元,税收可筹二十一万万,其余十二万万拟借〔向〕中储借用也。访汪夫人,谈一小时。自汪先生去世,今日始到汪先生起居之处,物在人亡,景象萧条,再接音容不可复得,伤哉!晚,批阅政院公文,并习戏。十二时寝。

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日

九时起。约君强来谈三小时,涉上海治理、安徽善后及一般政治、人事等问题。下午因星期得休息,赴兰甫(处),与其夫人会唱坐宫,颇感兴趣。连日学戏,精神殊感舒畅,一切烦恼忧虑之事均暂忘记,于身体、精神似有益也。晚宴松井总参长。据云,美军又在菲律宾之民达诺岛上陆^①。日军应付雷莱特岛上陆之美军已甚吃力,今又加一方面压迫,菲岛情形实为吃紧也。稍受寒,略咳。十二时寝。久之不能入睡。

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一

八时半起。赴财部。接见新任日军总部经理部长清水中将^②,谈物价等问题。余指出目前日方各种不合理之措置,渠表同情,谓将逐渐改正。积弊已深,恐渠亦有心无力也。旋赴中储,处理例件。下午,在家接见政治部黄部长、军委会张次长、建设部傅部长^③,分别商谈要件多起。晚,批阅政院及军委会公文多件。美军选择民达诺登陆,战略上实具有重要意义,一可以遮断菲岛南北,二可以威胁最近之马尼拉,三可以控制通中国海岸。如此要地,日

① 民达诺岛,今译民都洛岛。十五日美军在莱特战役结束之际又于该岛登陆。

② 清水中将,清水菊三。曾任日军十一师团经理部长、华北方面军野战货物厂长、台湾军经理部长、关东军仓库长、制绒厂长等职。本年十月二十六日起任日本中国派遣军经理部长。一九四二年四月升中将。

③ 傅部长,即伪建设部长傅式说。

方何以不设防？实战略上之错误。马尼拉如为美军收复，则太平洋战局即有决定性矣。十二时寝。

十二月十九日 星期二

八时起。先后赴中储及财部，处理例件。十二时半，淑慧偕剑东由沪来。下午，约君强、剑东会谈。告以两人必须合作，勿听部下及傍〔旁〕人挑拨之言；如余兼沪市，则以君强任秘书长，剑东任参谋长。两人均表示惟命是听，但以意度之，将来之小麻烦恐仍难免也。晚，万里浪来，报告云南代表许松圃到沪，与日订立逼蒋和平条约，不愿使南京政府与闻等语。余在沪时曾闻许已到沪，住福民医院^①，电询唐生明，则谓无此，今万亦谓许住福民医院，真使人不可捉摸也。批阅军委会及政院公文。十二时寝。

十二月二十日 星期三

八时半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见客及批文。佐藤少将来见，原任日陆军省军务局长，刻调任日军参谋副长，少壮军人之有力分子，旧友也，谈甚欢。下午，偕心叔赴机场接公博。五时半公博来，谈在日经过。叔雍、炳贤亦来谈。十二时寝。

十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八时半起。未出外。召见木村顾问，商重要金融问题。下午，萧叔萱、矢崎中将先后来，报告赴日经过。喻熙杰^②来，谈华北问题。小仓顾问来，谈重要经济问题。晚宴清水部长。九时客散。近阅情报，觉欧洲形势复杂，希腊、意大利、波兰、伊朗等问题，英、美、苏均有摩擦，艾登且声明极力调整三国合作，但迄今仍觉悲观。邱吉尔亦声言三国虽能合作，但不一致等语。足见矛盾甚多，但因

^① 福民医院，院址在上海四川北路，为日本特务机关据点。

^② 喻熙杰，伪新民会副会长。

此即行决裂，则决无此事也。十二时寝。

十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八时半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接见警卫第三师钟师长、陆军督练处张处长，分别有所指示。晚，公博、心叔来便饭，并谈各项要务。淑慧夜车赴沪。德军反攻^①甚为顺利，但美陆长谓美已增援，即行反反攻，战事或可因德军之反攻而提前结束，等语。岂德军此次之反攻，即所谓回光返照耶？德当局竟未料及此而预为之备耶？十二时寝。顾念大局，危险万状，掀天撼地之大风浪即将来临，吾辈断无法渡此惊涛骇浪，必为大浪沉于海底。久之未能成睡。一了百了，一死而已。

十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八时起。出席最高国防会议。余辞去中政会及国防会秘书长，让与叔雍。本日通过财部所提加薪案，增加五十倍至七十倍，每月需十四万万元，对一般公务员，余亦可谓竭尽心力矣。先后赴中储、财部，处理例件。章克来，谈陈辞修派人来沪，谓余曾派子羽入内地与顾墨三联络，谓顾无力，何不与渠联络。同时，戴雨农亦间接派人表示，张子羽不可信任。内地如此矛盾冲突，无怪战败，而惟借外力以支撑也。下午，任援道来，报告苏事。河野顾问来，商财政问题。晚，宴佐藤参谋副长，便中又提上海不设防意见，请其考虑。心叔、叔雍来谈。十二时寝。

十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九时起。袁愈侓来，报(告)禁烟办法，当予以指示。下午，苏

^① 本月十六日德军在西线阿登地区对盟军开始的反攻。曾将德特种兵团化装成美军空投到美军后方，至二十五日一度楔入美军防线纵深达九十公里，但不久受阻退回原阵地。

成德来,报告上海警察情形。晚,公博来商,决以余兼沪市,君强为秘书长,林柏生调皖,赵叔雍长宣传。沪市究不能不由余主持,此似出任第一线作战,其不牺牲宁可得耶?十二时寝。想起沪市困难情形,良久不能入睡。

十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八时半起。赴财部。见客、阅文,忙碌殊甚。下午三时,光华门外及明故宫机场被炸。回想二十六年秋之情形,真系隔世矣。冯攸来,报告上海物品配给事宜。关系机关之复杂及物品之缺乏,将来如何应付?尤以米粮问题,实无法解决,深为焦虑。学昌来,谈南京市财政。晚,赴清水部长之宴。九时返家。孛孛、心叔来谈。十一时半,子羽来,谈与内地联络情形,据云何敬之有电来,未知是否可靠。一时半寝。

十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要件。十一时,出席行政院会议,通过余兼上海市长,又加一重负担矣。下午,先后访小仓、矢崎两顾问及汪夫人。返家后,太田参事官来见,谈半小时。晚,公博来谈要件。夜车赴沪。

十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火车误点,三时半始到家。召见渡^①及五岛^②,告以决心整顿警察,全市一万五千人,拟于三个月内裁去三分之一。晚,倦甚。十二时寝。

① 渡,渡正监。伪上海特别市警察局副局长。

② 五岛,五岛茂。伪上海特别市警察局特高科长。

十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八时起。本日公布余兼上海市长及保安司令。一般期待甚殷,恐期待愈殷,将来失望愈甚也。到行,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在家见客多人。川本少将来见,谓日方拟全力协助,告以第一须解决粮食问题,否则一切无从说起。此事恐不易办到也。晚,颂皋来,告以拟请其为司法行政部长,叔雍^①来,商宣次问题,当决定孙理甫。本晚饮酒过多,身体操行两俱有损,后颇悔之。十二时寝。

十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八时半起。到行,见客多人。午约日宪兵特高科之长光及长村便饭,旧友也。下午,袁厚之来见,谓明年沪市预算每月不足五万万,如公务员待遇提高,尚不只〔止〕此数。以余计之,每月不足当至十万万,未知如何填补也。民谊自东京归,来见。盛幼蘆来,谈盐务。晚,赴川本之宴。十时返家。闻事,甚为怅惘,余负人矣!平生情债累累,此虽为最后一次,但负人多矣。十二时寝。未能入梦。

十二月三十日 星期六

八时起。到行,见客甚多,批阅公文亦甚多。正午召集各重要干部训话,勉以廉洁负责。最近中储风纪不佳,须力加整顿也。下午,作民来,谈政治及金融等问题。袁学艺、金雄白等来见。晚,假川本少将公馆宴登部队永津司令官、山本参谋长^②及岩崎高级参谋等,并看《月宫宝盒》电影。十时返家。最近报载苏联通知美国,禁止美军用机于苏领内着陆。又谓苏将退出美租借协定。宛似美、苏间摩擦甚深,恐言之过甚也。十二时寝。

① 叔雍,赵尊岳,时调任伪宣传部长。

② 山本参谋长,日本第十三军参谋长山本敏。

十二月三十一日 星期日

八时半起。熊谷联络部长来见，谈沪市民生及治安问题。徐肇明来见。渠与剑东间颇有微妙关系，甚矣，当家者之不易处置人事问题也！下午，何侃来见，据云蒋先生及戴雨农于渠离渝时，均嘱其来见余，及嘱其与日方接洽之经过，并戴先生季陶盼余甚殷，不久当赴渝，等。究竟如何情形，殊令人难以莫测也。先后接见苏成德、罗光煦、沈靖华等，分别谈上海警察及所得税等问题。晚，唐生明来，谈反蒋势力日益扩大，蒋势必下野。余关于蒋下野后之问题，仍本前次所谈提出，深觉蒋倒于中国未必有利也。十二时客散。本年就此告终。本年内大病几死，汪先生逝世，好友山下亦相继而亡。本年可谓个人多难之秋，明年恐多事矣。日记又多一册，即生命又短一年矣！去日苦多来日少，余生未知如何了结也。

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五年一月

一月一日 星期一

三十四年，今日又开始矣。无所谓感想，苟延而已。上午，赴税警总团团拜，并训话。下午，访蒋伯诚，十余年老友也。自渠被捕后久欲见之，而苦不得，今日始见，谈一小时半。旧友情殷，关怀颇切，言及前事，深为歉仄，其恳笃诚实，令人感激靡已。旋访心叔，谈上海警察整理问题。返家，接见袁愈佺，商禁烟问题。晚赴剑东之宴，饮酒不少，学戏亦颇感兴趣。排愁遣闷，徒图一时麻醉。不愿常想前途风浪之险恶，想亦无益，挽狂澜于将倒，个人亦无此力也。十一时半返家。倦甚。十二时寝。

一月二日 星期二

八时起。日众员神尾来见，旧交也，谈战局前途。市政府顾问船津来见，略谈市政改革。浙政务厅长张崇基来，请示、报告浙政。章克来，报告国际形势。据云美对渝反攻时之实力已估计较低，不甚期待；渝方拒绝美派军官训练，故美断其无作战实力。因此中国登陆之举或不致实现，盖与其作重大牺牲于大陆，不如直冲日本本土。其言颇有理。李赞侯来，谈市政府政治问题。下午，戴英夫、刘仰山分别来见，谈党务及教育。召见黄埔一期生刘明夏，嘱联结和平区同学。书诚来，商重要金融问题。晚，川本及冈田来，闲谈。据云：三日前美军已于菲律宾之吕宋岛之南部登陆，马尼拉颇受威胁。美军如此顺利而迅速前进，真使人惊奇也。十二时寝。

一月三日 星期三

八时半起。召许江,商收回中央商场及整理经济局弊端。高鹤飞^①来见,予以鼓励。召李时雨^②来谈,拟派为警局主任秘书。此人颇有能力,可用也。宇山顾问来,贡献上海市税收意见。下午,林之江来见,言多不可信,但与戴笠部下似有往还。罗教植来见,谈全面和平,颇有可采之处。周作民来,商发行金券问题。召卢英,告以留其为警局副局长,并鼓励之。陈彬龢来,谈沪市行政。晚,宴新来之日宪兵队长四方大佐^③。旋访公博,谈中央军政及上海人事等问题。十时返家。召邵式军,谈税务。程克祥送来戴雨农来电,谓内地同意余任沪市长。其信然欤?殆顺乎人情耳!然能如此表示,亦难得也。

一月四日 星期四

八时起。到行。诸事顺利进行,均符预定计划。下午,在家召见程一中、唐生明,告以对外中立、对内民主,固为吾人所希望,但共党要民主而不要中立,且其民主系共产党之民主。今如以民主为号召而倒蒋,苟蒋果倒,反蒋势力未必能脱美国之控制,未必能制服共党。且中立不可得,而民主仍不可期,徒倒蒋耳,于国何益?二人似不听从。结果则希望在中储作转抵押三千万,目的如此,可

① 高鹤飞,时任伪江苏省清乡事务局局长。

② 李时雨,原名李亭芳,河北抚宁人,一九〇四年生。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曾任天津高等法院暨地方法院检查官、书记官。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〇年初,奉命冒充国民党原改组派,打入汪精卫伪政权,历任伪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常委、伪立法委员、伪中政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兼任委员、伪上海市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伪秘书处处长、伪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第四处处长等。时任伪上海市警察局司法处处长。

③ 四方大佐,四方谅二。曾任日军宪兵司令部第二课长、华中派遣军宪兵队长、东京宪兵队长兼宪兵司令部本部长。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起任日军上海宪兵队长。一九四一年三月升大佐。

笑。盛幼蘆来,谈盐务。召警察方面人员数名谈话。书城来,请示金融要件。晚,周作民及银行界要人二十余人公宴。返家后,任援道来,商苏事。夜车返京。

一月五日 星期五

八时半到家。清理积件。起草《告上海市民书》。并清阅关于改革上海行政各项建议。下午,批阅政院及军委会公文。志一来,报告最近军事。民谊来,谈各项近事。本日知土耳其对日绝交,罗、邱、斯又将会谈,是日本国际地位日益孤立,而欧洲问题虽错综复杂,英、美、苏极力弥缝,决不致决裂也。十二时寝。

一月六日 星期六

八时起。先后赴中储及财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先后召见小仓最高顾问及堀内公使,商发行金券及整理上海市等问题。学昌来,谈南京市财政等问题。兰甫夫妇来谈,并便饭;晚偕同观中储联谊社演京剧。十一时半批阅政院及军委会公文。苏联承认波兰左派政府,并互派大使^①;英、美则声明仍承认在伦敦之流亡政府。英、美、苏之间又多一重纠纷,罗、邱、斯最近会议,恐不易彻底解决此类难题,但决不至于最近决裂也。

一月七日 星期日

八时半起。起草就任上海市长及保安司令时之演稿。召阮署长,商盐务上各项难题。约孙少云、鲍志一、谢卿云便饭,谈苏北问题。下午,访冈村司令官,谈四十分钟,涉及重庆和平问题、南京强化及上海整理等问题。渠谓淞沪及塘沽两停战协定均系渠折冲签字,日本成语谓有二必有三,将来中日停战协定盼成自渠手。旋访

^① 一九四四年底由波兰工人党、社会党等组成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波兰临时政府,本年一月二日至五日,苏联予以承认并恢复外交关系。

海军武官前田中将,请海军协力整理上海市。晚,思平、李季来,谈军政问题。批阅政院及军委会公文。大雪纷飞,美景异常,其兆丰年欤?一时寝。

一月八日 星期一

昨晚彻夜狂风怒号,如处大洋中。晓起,积雪盈尺,凭窗远眺,河山皆白,诚不易得之奇景。去年无雪,今年两次,令人欣慰。路中积雪,车不能行,因在家起草拟就任上海市警察局兼局长时之训词,并阅关于上海警察各项材料及改革意见书。下午,接见许江、孙建言、张瑞京等,分别谈上海经济、行政及苏北保安队编制等事。阅关于上海物品配给之各项报告。晚,李季来谈。十二时寝。

一月九日 星期二

八时起。玉树琼花,琳琅满目,真奇景也。出席行政院会议。下午,到中储,处理要件多起。旋接见今井少将,谈上海问题。召见祝晴川^①,士官生也,拟用其带海州税警。公博、思平来晚饭,并商军政近事;叔雍旋来。十一时半散。沐浴就寝。

一月十日 星期三

八时半起。先到财部,处理函件。旋赴中储,召集副主任以上各要员训话,并批要件多起。正午约君强便饭,并商沪事。下午,林柏生^②来,谈皖事及宣传部事。晚,赴公博处便饭。旋赴中日文化协会看戏,颇有兴致。十二时返。

^① 祝晴川,曾任伪首都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时任伪中将参赞武官、中将参军兼典礼局长。

^② 林柏生,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被任为伪安徽省省长兼保安司令、驻蚌埠绥靖主任。

一月十一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散会后,先后赴中储及财部,处理要件。正午约佐藤参谋副长便饭,托其协助上海市政改革,渠允全副支持。据云马尼拉危殆,美军有在华南登陆可能。美军如此神速,真出意外。下午,萧叔萱来,谈军事改革。任援道来,商苏事。苏成德来,因去上海警察局副局长,慰之,并令其为上海清乡事务局长。冈田大佐来,商要事数项。公博来,谈余离京后各事。夜车赴沪。

一月十二日 星期五

九时半到家。略憩,即赴中储。召见各局、处长及经、副理,分别指示。下午,访谷大使,谈一小时半,无重要问题。默邨^①来,谈派赴重庆之赵某已回,曾一度见蒋先生,数度见何敬之、陈立夫,结果甚好。缓当召赵面谈。颂皋^②来,谈上海市府移交办法,定十五日上午十时就职。晚,宴土田公使等。旋与剑东、心叔分别有所商谈。十二时寝。

一月十三日 星期六

八时起。到行,处理要件甚多。土田公使来见,商印刷纸币问题。淑慧及子女到。午饭饮酒甚多,视儿辈欢笑,颇以为乐,足见余老矣。下午,接见何佩石,据云日内赴渝,托其带缄与戴季陶及何敬之。分别召见李时雨及伍岛,指示改革上海市警察问题。晚宴日海军武官湊少将^③及其重要干部。应酬费神吃力,但实无可

① 丁默邨于十一日被任为伪中政会及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

② 吴颂皋于十一日被任为伪司法行政部长。

③ 湊少将,湊庆让。曾任日驻厦门在勤武官、军务局第四课长、八幡丸及云鹰舰舰长、山口县岩国市防空司令兼海军岩国分校校长助理。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起任日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参谋副长兼驻上海在勤武官。海军少将。

如何也。吕宋战事已入本格^①矣。十二时寝。

一月十四日 星期日

八时半起。召见日比野,询上海市财政情形,颇有所得。旋卢英来见,嘱其锐意整顿警察。下午,高岛总裁来见,对时局及上海经济均表悲观,余亦同具此感,但亦无可如何。先后接见满其蔚^②,嘱其为警局总务处长;徐季敦^③为公用局长;刘星晨[辰]为物品配给处长。并召见万里浪,据云许松圃突由滇到沪,怪甚。晚,出外应酬。九时半返家。与君强商明日接收市府事。十二时寝。

一月十五日 星期一

八时起。十时先赴市府接事,召集职员训话。十一时赴警察局就职,并训话。下午,赴保安司令部,分别召见各团长、各处长及各县大队长,分别询问各项情形。返家后,接见向并。据云日内偕吉田赴浙晤绍澍;并云小矶内阁将倒,梅津或出而组阁,但为过渡,宇垣必出而收拾时局。姑听之,以待事实。召徐采丞,略谈。余所发表告市民书,颇受欢迎。物价近日甚安定,米价且下落。一般均以余来主持沪市,故有此现象。贪天之功,余不为也,但一般空气如此,假空气亦可演成真事实也。晚与儿辈饮酒甚多。十二时寝。

一月十六日 星期二

八时起。到市府,分别接见要员,注重提高公务员待遇及编制预算。下午,到中储,处理要件。返家,接见新木顾问,力主由日运金来华,发行金券,并主即办,不可再缓;如缓,则办亦无效果。因

① 本格,日文汉字,意为正式开始。

② 满其蔚,时任伪安徽省警务处长。

③ 徐季敦,时任伪浙江省第二区清乡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所述日本凡事不能着先鞭，均追随于事实需要之后等实例。新木颇为动容，谓当即电东京。日来物价甚跌，未知何故。日方常以中国政治力量不强，不能取缔囤积，故物价上涨。余常驳此说，谓第一出产减少，第二运输不灵，第三交易不能自由，第四日方搜购物资，此为物价上涨之根本原因，等语。今观日来形势，则政治力亦有多少关系，但此恐系暂时现象，不久必有反动也。倦甚。十二时寝。

一月十七日 星期三

八时起。到市府，处理要件多起。十一时赴警局，召开局务会议，议定改革警察方案。下午，三时警报，郊外数处被炸。裴复恒来，谈江苏情形，未可乐观。满其蔚报告警察局情形及将来整理（办法）。外间来，报告海州盐务。五时，招待中外各界茶会，到二百余人。六时半返家。批阅各种文件。书城来，商重要金融问题。十二时寝。

一月十八日 星期四

八时起。赴日海、陆、外各机关，为就任后之拜访。下午，召见徐肇明，商改革海州税警问题。佐藤参谋副长来见，谓预料美军将在华中登陆，上海附近须为必要之准备。堀内公使来见，与谈金融问题。渠明日回东京，余重申前说，盼日政府速运黄金来华，发行金券。晚，赴小仓顾问之宴。返家，接见章某，墨三派来之人也；请余派军人入内地商联办法。昨日，米又涨，焦甚。十二时寝。

一月十九日 星期五

八时起。继续拜访各机关。下午，到中储，处理金融问题。返家，召李时雨，嘱其严办工务局舞弊案件。晚赴思平家便饭，饮酒甚多。十二时返家。酒能伤人，以后当力制也。今日米略跌，心稍安。

一月二十日 星期六

八时半起。病酒，身体软弱。访汪夫人，谈一小时。旋到市府，接见留任各局长，咨询并指示工作方针。下午，赴保安司令部，召开部务会议，商讨兵员补充等问题。返家后，召见李闽菲，商盐务，麻烦问题甚多。晚，应日海军武官长湊少将之宴。返家后，与君强^①略商市政方针，如裁员、加薪、整饬纪纲等问题。十二时寝。

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九时起。召见税警学校学生总队长彭鸿，询学生教育及生活情形。召见建国社^②干部数人，指示工作要点。午约孙少云便饭，并谈苏北情形。下午，接见项致庄，谈浙省军政情形。出席上海各团体欢迎大会，略致词，表示整顿市政决心。晚批阅要件。十二时寝。

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八时起。到市府。日陆、海军当局来回拜。召见各员司，分别指示。下午，赴中储，处理要件多起。返家，接见海州周局长，商盐务。晚，赴正金之宴。返家后，召惺弟，商要务。十二时寝。

① 罗君强，时任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兼财政局长。

② 建国社，即“上海反共委员会”，是以周佛海为头子的专事进行反共活动的汉奸反革命小组织，主要成员有熊剑东、刘仰山、戴英夫等。另据夏蓓《寡信善变、贪婪阴险的罗君强》一文（载《汪伪群奸祸国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称，该社是周佛海等汉奸为将来抗战胜利后给自己留条后路而默许罗君强建立的，主要成员为徐肇明、刘明夏、杜伯威、胡泽吾、满其蔚等人，罗任书记，有严厉的社纪和“誓词”，誓词内容为：（一）绝对信仰三民主义；（二）绝对拥护蒋主席；（三）绝对服从最高统帅之一切指示与命令，切实为策应反攻而行动；（四）竭力保卫京沪苏浙地区的治安。

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八时起。到市府。召集经济局荐任以上人员训话。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召阮署长,商盐务。矢崎最高顾问来见,告以充实京畿武力,最好以吴化文或荣子恒部调安徽,而以在皖之警卫第二师及第一方面之第四师调江南,渠甚赞同。旋见客数人。晚,君强来,报告本日市政。十二时寝。

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八时起。批阅文件。十时到警局。召总局处长、科长及各分局长训话。旋开局务会议。午宴矢崎最高顾问。下午,到中储,处理要件多起,晚(赴)公博家,为其太夫人拜寿。十时返家。批阅文件。十二时寝。

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八时起。到市府。召集公用局荐任以上人员训话。接见各员司,予以指示。下午,接见宇山顾问等人。五时出席上海全市保甲人员欢迎茶会,并致训词。返家后,剑东来,商保安司令部重要(事项)。君强来,商米粮问题,略有办法,惟不知是否确实也。晚,赴思平家便饭,十时返家。批阅文件及情报多份。罗、邱、斯又将会议,欧洲问题综错复杂,一时虽不致决裂,但亦不致完全一致也。

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八时起。到市府。召集财局荐任以上人员训话,接见瑞士总领事。处理要件多起。下午,赴中储,接见人员甚多。晚,访公博,谈将来应付危局办法,十二时返家。

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市府。召集本府荐任以上人员训话,并约地方法

院院长、检察署署长谈话，告以司法机关须与政治配合，将来市府送办贪污人员，慎勿轻易保释及积压。召见各员司。下午，赴中储，召开理事会。旋出席京大同学会，到中日人士一百余人。晚赴剑东处便饭。闻德东线颇紧急，苏军距柏林仅百余公里^①。苏军一入柏林，必移在莫斯科之德意志解放委员会回德，而承认其为德政府。此则德又入苏之势力范围，而欧洲全部将为苏所控制，未知英、美其何以堪也。批阅公文。十二时寝。

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八时起。援道来，谈苏事。召杨仲华，听其报告海州治安情形，并严予告诫。约寿民谈金融。此人极横蛮，屡忍之，今日几冲动决裂，极力制止。居心叵测者，不可与为友也。下午，赵冰谷来，谈与蒋先生及何敬之、陈立夫谈话经过。今后只看吾辈如何做，但环境、立场困难万端，应付不得其当，身败名裂犹余事耳。召杜伯威，慰勉之，允委其为奉贤县长。访公博，谈京沪各事务。晚，约君强、颂皋^②、泽吾^③便饭。旋书城来，谈中储事务。叔雍来，谈宣传问题。十二时寝。

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市府。召集物配处荐任以上人员训话。接见德国总领事。分别接见各局、处长，指示工作。下午，赴中储，处理要件。旋访土田公使，商抑制物价及整理沪市府日籍人员问题。晚约张子羽、何世桢便饭，并谈促成中日全面和平问题。据云，渝方表示，如东久迩宫亲王出组阁，将对日提和平。未知确否？东久迩

^① 本月十二日开始，苏军发动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以配合盟军西线进攻，歼灭德国中央集团军群，解放波兰北部及东普鲁士，并为攻打柏林作准备。十七日至十九日，苏、波军相继解放华沙、克拉科夫、罗兹，德军放弃维斯杜拉河防线。

^② 吴颂皋新兼伪撤废各国在华治外法权委员会副委员长。

^③ 胡泽吾时任伪安徽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

官与余颇有往来,当以此意通知也。胃微痛。十二时寝。

一月三十日 星期二

八时起。觉四肢无力,几不能动,仍赴市府。接见西班牙总领事及俄侨代表。召见员司数人。旋分批接见日本记者团及西洋记者团。十二时半返家。甚为不适,即卧,三时醒。热度在三十八度,且胃痛腹泻。山下追悼会不能参加,引为遗憾,请淑慧代表参加。初延中医服药,不甚信,由高岛总裁介绍中山及米仓两博士诊治。(二号补记)

一月三十一日 星期三

九时醒。热稍退,但腹泻甚剧,喉痛亦甚。医来诊治。睡甚佳。晚觉精神稍好。君强来,报告市政。剑东来,指示其须以奉贤、南汇为将来之根据地而连接浙东,并嘱补充兵力。十二时寝。(二号补记)

一九四五年二月

二月一日 星期四

八时醒。热度忽又上升至三十七度五,且痰带血甚多。医来打针,嘱绝对静养,因之今日以后之预定计划,均不能不打消。下午,榻中接见土田公使及冈田参事官,商阻止物价上涨问题。余表示只消极取缔囤积不能奏效,须积极发展生产,输[疏]通来源,并谓日方购买物资,为物价上涨之主因,盼日方注意,不必加强收买。冈田大佐来,谈粮食等问题。腹泻多次。晚,君强、剑东来,告以须自行准备粮食,以备非常时期之需。又,申江、奉贤、南汇三处,必须预为布置,以应事变。十时休息。(二号补记)

二月二日 星期五

九时醒。热已退，但痰仍带血。下午召见程克祥，谈促成全面和平须以上海为始，内地对上海保安团、队最好不必有策动，在近郊之游击队亦不宜作无意义之行动。晚，书城来，谈金融问题。君强来，谈警局人事调整及市府机构调整等问题。本日腹泻仅三次，精神略好，食欲亦颇增进。十一时寝。文蕴、菊英两人连夜侍疾，颇为便利。

二月三日 星期六

睡眠不佳，颇感疲倦。热度已退，咳亦稍止，惟喉间仍痛耳。上午批阅中储公文二十余件，即觉腰痛。下午，召见徐肇明，告以将来布置，嘱于浙东充实实力，与浦东联系。君强来，报告并请示要件。剑东来，嘱其拟订充实兵员办法。报载，德政府及外国使节已由柏林迁往莫[慕]尼黑。令人回想三年前德军迫列宁格拿[勒]，俄政府由莫斯科东迁^①之情形，真如隔世。形势转变至此，任何人均难预测也。十一时寝。

二月四日 星期日

昨晚三时许，热忽升至三十八度一，今晨亦有三十七度五，时升时降，未知系何原因也。美海军上将，即机动部队司令 Conelly 声言，太平洋任何地点，包括中国沿海岸，上陆之必要准备业已完成。面日方在中国沿海岸，亦调集大兵，坚强工事，岂中国大陆终不免为日、美之决战场耶？如此，则真万劫不复矣！昨电东久迓宫亲王左近之若松来沪，拟策动亲王组阁，使太平洋及中日问题以政治方式解决，惟条件复杂，未知天意如何也。下午，木村顾问、冈田大佐及周作民来谈，均于榻间见之，因下午仍有三十七度微热也。

^① 史无此事。

七时以后热退。十一时寝。

二月五日 星期一

九时起。下午,新木顾问来见,谈金融及物价问题。召见杨仲华,因其即赴海州,训勉。晚,书城来,商中储事件。君强来,商市府问题。马尼拉陷落^①,中国沿海岸紧张,日又由关东调数师来沪^②,人心大为恐慌。上海必成战场,来日大难,病愈又有何益?正思虑间,胃忽大痛,寒冷大作,延医打针。过去一针胃即止痛,今竟至三针,历五小时始渐止痛,热度四十一,怪矣!(九日补记)

二月六日 星期二

九时半醒。医来,胃不痛,热降为三十八度。终日未见客,只进米汤三次。闻罗、邱、斯已在黑海某城会议^③。余意,关于欧洲问题,三国意见虽不能完全一致,但必不致决裂;对远东问题,苏联因需美国战后建设之援助,必变态度。有人以苏联在欧势力太大,英、美必留日陆军力量以牵制之,苏联因此对日必怀柔,故日本地位有利,远东问题必政治解决。余意可能性甚少。今日全日未下床,四肢极度无力。(九日补记)

二月七日 星期三

今日略[较]昨略愈。早、午各进米汤一杯,下午进牛肉汁一

① 本月三日盟军先遣队进入马尼拉,日军总司令部被迫决定放弃马尼拉迁往吕宋岛北部等地,但仍命其部队侧击登陆之盟军,至月底始止。

② 日本为准备应付盟军在中国登陆及利用中国基地进攻日本本土,决定加强中国东南沿海军事力量,为此于一月二十六日将驻海拉尔第六军调往沪、杭方面,该军司令部划归第十三军(担任南京、上海方面任务)司令部指挥;同时从华北、华中等地抽调七个师团至上海方面。

③ 黑海会议,即二月四日在黑海沿岸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雅尔塔举行的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亦称克里米亚会议或雅尔塔会议。

杯,晚进鸡子一枚。叔雍、心叔来略谈。召书城,商发行千元券^①及金证券问题。召君强,商增加公务员待遇及调整专员、县长问题^②。十二时寝。(九日补记)

二月八日 星期四

今日更佳,早、午各进鸡子一枚,下午及晚各进牛肉汁一杯。起身徜徉于阳台。淑海率女二人由沪到;一别八年,女儿成行,吾老矣!此次系由长村中尉亲自冒险赴湘潭迎接。古道热肠,即国人亦不多见,诚可感也。君强来,商各项问题。米又大涨,人心惶惶,无力回天,焦虑无已。(九日补记)

二月九日 星期五

今日精神甚好,徘徊阳台。高岛总裁来,谈时局,深以日本无必死决心之政治家,故时局无法转圜,颇致感慨。午睡甚长。起床补记日记。今日可进面矣。君强来,商近日市政,如疏散人口等问题。晚,幼海、慧海为淑海设宴洗尘。一家团聚,惟高堂、弱妹远隔数千里,未能侍养,令人悲戚耳!

二月十日 星期六

八时半起。病已愈,精神未复原。批阅中储文件多起。午,川本少将、冈田大佐前来问病,并午饭,谈时局问题。余又提出上海不设防问题,川本表示原则可行,但提出若干难点,此则须与渝方接洽也。下午,书城来,谈发行金券等重要问题。剑东来,指示其强化保安队须急进行。叔雍来,商宣传上各项问题。晚,君强(来),商市政。美陆军部长斯蒂姆孙[史蒂文逊]对记者谈,下次大战在中国沿海。时局愈益紧迫,个人生死置之度外,高堂及妻儿如

① 本月十日起,伪中央储备银行开始发行千元券。

② 一月三十日伪行政院二三九次会议决定行政督察专员兼任驻在地县长。

何安置,殊令人心烦也。惟美军究竟大规模中国登陆,当视究竟直冲日本本土牺牲少而费力小,或由中国攻日牺牲少而费力小而定。不过为遮断日本与南洋交通起见,海南岛及香港、广州似必登陆也。蒋先生真心实不愿美军登陆,使反客为主,然又不能拒之,其心苦矣!

二月十一日 星期日

九时起。起草对于咨询委员会之施政报告。旋接见张素民、罗教植。下午,召刘明夏,告以将派其为南汇区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并商变动时期之应付办法。木村顾问来谈,据云:根据过去物价上涨趋势推测将来,至本年十月,米价将至每石百万元。似此,则社会民生未知如何维持,令人心忧。剑东来,谈确立治安等问题。君强来,谈市政设施。晚看电影。十二时半始寝。

二月十二日 星期一

八时半起。继续草拟对咨询委员会报告。下午继续起草。本日为除夕,祭祖后家宴,多淑海子女,而母亲及佛妹未能参加,只感凄凉也。淑慧及朋辈儿侪雀戏,余亦三时始寝。

二月十三日 星期二

十时半起。拜年者络绎不绝,均未接见,留名刺而返。下午,继续草拟报告。子羽来,示墨三手书,要点为:一、上海不设防运动可积极进行,渝方已〔以〕立场关系,不便表示;二、拟联合剿共,以京沪为起点,盼派人赴内地商计划。第二固可行,第一为双方之事,如渝不表示意见,必难成功也。本日情报称,罗、邱、斯会于克里米亚。关于对德军事计划,大约意见一致;对欧政治问题,似意见不同,未见最后决定。至对远东问题,必已谈及,但不知如何决

定也^①。十二时寝。

二月十四日 星期三

九时半起。十时半赴警察局。召开会议,为时一小时半,不觉疲倦。下午,赴车站接公博^②。返家后,继续草拟报告,全篇完成。补记日记数日。剑东来,商保安司令部例事。晚阅情报。十二时寝。

二月十五日 星期四

九时起。到市府。召见新委警察分局长四人,予以训勉。召见经济局许局长,商抑平物价。督察处长、卫生局长先后来稟要公。十二时返家。约济民,托其带信赴内地,陈述余之心境及计划。下午,接见李燮宇,派其为保安第二团团长。戈定远来见,报告孙良诚、张岚峰等部决团结,政治上推余领导。杨建威来见,谓日内将赴长口晤吴绍澍,将携和平条件来沪,未见可信否。惟据云重庆不愿与日本军部谈判,而愿与其在野领导谈判,其言与何世桢所说如出一辙,又似非全无因者。姑听之。何侃之来见,云日内赴渝,询有无口信带去。最近此类人甚多,似真似假,殊令人难测也。晚,默邨^③来,谈特工改组事。字字来,谈武汉事。十二时寝。

二月十六日 星期五

九时起。到市府。召见新委警察分局长四人,指示工作。接

① 此次会议除讨论打败德国法西斯的计划及德国战败后的处置外,还通过“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本作战”。

② 本月八日,伪最高国防会议第六十四次会议决议,取消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政治保卫部,特派陈公博兼政治保卫部总监。另外陈还兼任伪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东亚联盟中国总会会长(原由汪精卫担任)。

③ 丁默邨,时新兼伪政治保卫部副监、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及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

见各员司。正午约高岛总裁便饭，商各国策公司^①加价事。下午，赴市府，召开第一次市政会议，通过文武官员增加待遇案。旋访公博，谈中央军政等情及上海市政问题一小时半。返家后，倦甚。旋宴公博、思平、李季、众异、默邨、心叔等。十二时寝。

二月十七日 星期六

八时半起。赴市府。举行汪先生逝世百日祭。时光如矢，汪先生弃吾辈百日矣！处理要件。接见警察分局长三人。旋赴中储。召见各局、处长，经、副理。处理要件。下午，召开市政咨询委员会，余作首次报告，历五十分钟。旋访公博，商中央军政等情。时机切迫，内地对我估价过高，不胜惶恐。旋赴川本之宴。罗、邱、斯三人会议决定，四月二十五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会议。其重要意义有二：一即苏俄与中国向不同出席会议，此次在〔则〕均参加；二则日、苏中立条约四月中旬决定是否继续，届时苏联必声明废止也。但日由关东调来大军不少，如苏联不保证态度不变，日岂肯减少东北防御？此真一谜。或日将为苏联所卖也。剑东、君强来谈，因余明日赴京也。

二月十八日 星期日

七时起。乘车返京，四时到家。料理积件。晚约志一谈军事近况。日来美以千架以上飞机轰炸东京、横滨、名古屋，又将于日硫磺〔黄〕岛登陆^②，似将直捣日心脏部。如此，则或不致中国有美军登陆也。十二时寝。

① 各国策公司，即日本华中振兴公司所属各子公司，计有：华中矿业、华中电业、上海内河轮船、华中电气通讯、上海恒产、华中都市汽车、华中水产、大上海瓦斯、华中铁道、中华航空、华中盐业、华中蚕丝等公司。

② 硫磺岛位于小笠原群岛以南，美军于本日开始登陆硫磺岛作战。

二月十九日 星期一

九时起。赴财部,处理积件。旋访谷大使,谈世界局势、中国近况等一小时。殊觉疲倦,元气尚未复也。下午,鲍志一、张恒先后来见,报告军委会改组等问题。召见小仓及新木顾问,商金融、经济问题。召见郝鹏(举),谈淮海军政问题。晚,学昌来,报告京市情形。批阅军委会及行政院公文数十件。阅华盛顿某报,谴责共产党对重庆政府之让步不予接受,为破坏统一;并谓渝府可能再让步,但中共如非真心希望统一,仍难调协等语。是则日前所传国共谈判又告停顿乃事实矣。十二时寝。

二月二十日 星期二

八时半起。召见矢崎最高顾问,商军事委员会改组及各地编军问题,并告以拟(以)叶蓬为鄂省长兼绥靖主任,以杨揆一长军参院,以萧叔萱为陆军部长^①。旋召开行政院会议,散会后并恳谈各种问题。下午,召见孙总司令良诚,谈苏北军政情(形)及将来应付变局各问题。堀内公使来,谈食米及金融、经济等问题。运输力量不够,一切均无从说起也。召陈君慧,询实业部最近工作。富参军长双英来见,派其宣慰荣子恒第十军之残部^②。晚,袁愈佺^③来,商禁烟问题。批阅军委会、物审会及行政院公文多起。美军于前日于硫磺〔黄〕岛登陆矣。据最近情形视之,其主力似攻日本本土,在华即上陆,似亦不过牵制也。十二时寝。

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八时半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要件,并在中储接见傅筑

① 该项人事变动于三月三日伪最高国防会议六十六次会议正式通过。

② 伪第十军荣子恒部本月初被我八路军歼灭,荣子恒被打死。

③ 袁愈佺,时任伪内政部次长兼伪军事委员会禁烟总监署秘书长。

隐,商建设部主管各项重要工作。特别法庭庭长乔万选来见,报告审理重要案件经过。下午,召见河野顾问,因将返国,奖慰之。今井参谋副长率西浦大佐、田中中佐来见,谈一小时,涉及经济、金融、政治各问题。旋佐藤参谋副长来见,与谈特赦政治犯^①及与渝方军队共同剿共等问题。杨揆一来,报告鄂省军政各情。晚,公博来,商军委会调整及军事上人事问题。十二时寝。

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最高国防会议。十时访汪夫人,谈时局问题一小时。局势紧迫,莫走头〔投〕无路也。返家后,接见项致庄,谈浙江军政等问题。下午,吴总司令化文来见,告说拟调该部南下,推不知能否办得通。渠亦甚愿与中央接近。并谈时局问题。周诒〔鎬〕来见,指示近事,派其为无锡区专员。召见黄自强,拟派其为江西省省长兼绥靖主任。叔雍来,谈上海中立区问题及宣传问题。草拟特别法庭上海分庭^②条例。晚,默邨来,谈特工及与内地联系促成和平等问题。报载特戈尔拒绝与罗斯福见面,因克里米亚会议法未被邀,故愤面出此。其气概〔概〕颇令人敬仰。十二时寝。

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八时起。九时,凌部长壮华^③来,报告海军部近事。张总司令子杰来,谈大局及该军问题一小时。旋到中储。接见阮署长,对中华〔华中〕盐业公司自请解散事,因为代替机关颇为棘手。旋召周局长商此事,告以虽慰留,但不能不想接替办法。旋与公博召集

① 一月二十三日伪行政院通过《大赦条例》,赦免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的政治犯。

② 次日伪最高国防会议六十五次会议决定设立该机构;三月八日伪中政会一四五次会议特派蔡日新为庭长,赵钰慎、高维渠为审判官;四月一日正式成立。

③ 一月十五日,凌霄被任命为伪海军部部长。

各将领会商,到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①、张岚峰、项致庄、任援道、郝鹏举、杨揆一、鲍文樾、叶蓬等。关于中日军事协订〔定〕,详加研究,要点为:美军如在中国登陆,日以全部力量应付,至我军,则担任剿伐其后路及侧翼之共党。至对渝军,如来攻击,则予抵抗,而不取攻击。又,必要时,日军各区最高指挥官于作战时,得与绥靖主任及方面军总司令协议,指挥师长以下之官兵,与现在日军大队长平日亦可指挥我团长相较,改良多矣。晚,赴冈村司令之宴。散后,与公博偕回,谈近事数则。十二时寝。

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八时起。九时,林柏生来,谈安徽军政问题。旋访冈村司令官,谈上海中立区、华北中央化及改善收买物资、整饬过沪日军纪律等问题。对于前两问题,结果不如预期,至为忧虑。返家后,援道来,谈时局问题一小时。下午,召书城,商重要人事及金融问题。召君衍,商重要财务问题。旋召开敌产管理委员会。晚,赴公博之宴。九时半返家,与公博、默邨谈至十一时半始散。土耳其对德、日宣战。时至今日,此举实无足轻重也。

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九时起。胡毓坤来见,谈华北问题一小时。新任海军次长来见。午约杨揆一便饭,并谈鄂事。下午,召孙良诚^②,告以苏北军政应注意之点。并召张岚峰,谈该部驻防区各项问题。晚,阅公文,并与默邨略谈。十二时寝。

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要件。下午,召见浅海顾

① 孙殿英,时任伪第六方面军总司令。

② 孙良诚时兼任伪国民党苏北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问,谈税警及上海保安团补充兵员等问题。黄自强来,谢委其为江西省长。鲍志一来,谈军委会改组问题。思平来,谈公博对余与渝联系颇感不快,且说明军事不与余商。闻悉之余,焦虑烦闷不已。晚,宴来京各将领。散会(后),字季因余设法使其任鄂省长,特留谈鄂事。因公博误会,考虑此后应付时局之方法,终宵未眠,苦矣!

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八时起。赴中储,接见警卫三师长钟健魂,并处理要件。十一时出席行政院会议。下午,接见郑大章、张恒、庞炳勋、矢崎等。五时访汪夫人,谈一小时。晚访公博,谈军政各问题。十一时返家,批阅公文。并详缄公博,说明余与渝方联系,决非为个人,乃为大局,以免其误会;并表示重要事项,过去无一不报告者。预料或可消其疑念也。十二时寝。

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八时乘车赴沪,六时始到家。君强^①来,报告各种情形,令人焦急之处甚多,心烦甚。十二时寝。

一九四五年三月

三月一日 星期四

八时起。到市府。召见各局、处长,查询并指示其主管事务。正午出席中日会餐及会谈。下午,召见阮署长,商华中盐业公司停业问题,令人心烦。作民来,谈渝方近情及世界大势、上海金融等问题。晚,倦甚。十二时寝。

^① 罗君强新兼伪上海市市政管理处处长、市人口疏散委员会主任委员。

三月二日 星期五

八时起。到市府。召见警局副局长、处长、副处长，一一予以指示。并召建设局徐局长商近事。与君强商例件。下午，召见新木顾问，商发行金证(券)等问题。召邵式军，为其部下不正行为，诫其整饬。旋访登部队司令官松井中将，谈一般战局及上海食粮等问题。虽系数年老友，恐实际上亦未能协助市政，盖日本组织权在幕僚，司令无法自动协助。尝谓：由日本机构及人事观察，任何人无协助之能力，但任何人有反对之能力。吾辈作事之难，大都由此也。晚，书城来，谈中储问题。十二时寝。

三月三日 星期六

八时起。召见书城及各局、处长，经、副理与顾问，分别商行务。对顾问，令其与日方交涉，限制中储券之使用，以减少发行额。对发行局长，指示须秘密保存数百万纸币，于紧急时备中国官民使用。对业务局，指示日方所欠我款项之帐目须抄副本二遍，分别密藏于各处。万一本行被炸，日方借款簿册被焚烧，则无法向其索债，对国家无交代，吾辈责有攸归，故不能不预为之备也。下午，约李閔菲，商中华〔华中〕盐业公司问题。虽心平气和，但左右做人难，亦太苦矣！吉田东祐来谈，拟集合日本勤劳者组新党，拥护皇室，制裁军阀，盖渠所闻，渝方不愿与日军阀讲和也。召见新委松江盐务局长顾硕，指示之。晚，赴公博新房便饭。返家后，与幼海谈时局，颇为痛快。

三月四日 星期日

九时起。接见罗教植、苏成德。补记数日日记。下午，召见保安警察总队长李久绪及大队长三人，奖勉之。陈君慧来，谈整理商统会问题。罗教植、邵式军先后来见。阅蒋先生于宪政协进会一

日演说^①，历述国共谈判经过，对共党表示不满。事变来八年间，蒋先生亲口对共抨击，此实为第一次，殊可注目也。十二时寝。

三月五日 星期一

九时起。出席保安会议，训话四十分钟，指示对于时局之认识及保安团队之整理各要点。散会后，宴各将领。天寒衣单，饮酒又多，以致又伤风咳嗽。睡至四时起。先后接见万里浪、盛文颐及阮珩甫。勉强撑持，热度骤加，打针静睡。

三月六日 星期二

九时半起。热退，但四肢仍无力。勉强出席警察局会议一小時半。下午，分别接见保安第一团团长翁天旦^②、第二团团长李燮宇、区保安司令刘明夏、奉贤县长杜，分别有所指示。晚，宴叶季子^③，为其饯行，不敢饮酒，而结果饮酒不少。回家后，说话甚多，与妻儿谈至二时始寝。

三月七日 星期三

八时半起。到市府。接见林柏生等多人。下午，接见保安教导团长韩尚英^④、补充大队长刘树勋，奖勉之。刘年少有为，可用也。旋周作民、陈彬龢、渡正监先后来见。周谈保全东南半壁方针，恐不易实行，拟派人赴渝商洽，尽人事耳。晚宴松井司令官及其幕僚。九时半返家。延安方面对蒋演说大肆攻击，双方剑拔弩

① 应为宪政实施协进会。本月一日，蒋介石在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讲话，拒绝中共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攻击共产党是“推倒国民政府，破坏抗战”。

② 翁天旦，名庆嘉，号曙明。时任伪上海特别市保安司令部第一团团长。

③ 叶蓬，本月三日伪最高国防会议第六十六次会议通过决议，任命其为伪湖北省省长兼驻武汉绥靖主任。

④ 韩尚英，号继文。曾先后任伪上海特别市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处长、参谋长，时任伪教导团团长。

张,虽不开火,完全妥协恐更不易也。

三月八日 星期四

八时半起。到市府。接见庞炳勋代表刘天行及各警察分局长。与君强谈时局前途。本日上午又觉呼吸紧迫,如去年患肺炎以前然,怪甚。下午,接见成铁侠^①,湘军人中可用者也。日学者加田^②来,谈上海经济问题。谢师长文达来见,勉慰之。并见其他来客三人。晚赴心叔家宴,因胃微痛,气又促,未敢多饮多食。十时返家。沐浴就寝。

三月九日 星期五

八时半起。到中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接见阮署长,允其辞职,并慰抚之。秦师长庆霖来见,奖勉之。陈肖赐夫人自渝来见,资助之。旋与松井司令官约会于礼查饭店,谈商强化上海防御工作。征专用地,人民又难免损失,浩劫也!返家,接见民谊^③。晚,放映电影。旋与书城商中储各重要问题。与剑东商应付时局问题。十二时寝。

三月十日 星期六

八时半起。到市府。接见员司,商办要件。下午,赴中储,召开中央信托公司董事会。返家后,接见李赞侯。据云,布雷亲信某人来沪,蒋先生对余发动和平运动仍表示不能原谅,而对公博则可谅之。此事早在意料之中,不足奇。旋拜访日宪兵四方队长。晚,赴高岛之宴。十时,接见丁锡山代表潘毅,嘱其互不侵犯,必要时

① 成铁侠,别号百炼,湖南宁远人。曾任伪清乡委员会驻苏州办事处第三处副处长。

② 加田,加田哲二。大学教授,日本主义经济学派的创始人。

③ 褚民谊于一月三十一日兼任伪宣传部长。

联合剿匪。晚失眠,五时始睡。

三月十一日 星期日

九时起。谢企石^① 衔顾墨三(命)来见,传达顾意,谓曾赴渝商讨,咸望南京与重庆配合,共同剿共。袁愈侗来,报告禁烟情形。下午,召见保安警察纵队第一大队各中队长及特务队长训话。原〔张〕子羽约徐明诚来,谈对日和平工作问题。中日之争如非政治解决,则南京实无出路。内地固望南京充实力量,共同剿共,但第一,力量不充实,不集中,不能多所贡献;第二,苟引起日方之疑,先将我部队解(决),则一切更无凭借。应付之难,实属空前。旋与淑慧往视市长官邸,较自宅宽大,拟迁往居住。旋赴川本少将(之宴),座均上海日陆、海高级干部,饮酒甚多。

三月十二日 星期一

八时起。出席总理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于大光明戏院讲演二十分钟。旋回家,接见新木顾问。下午,在家接见税警由皖回沪之总队长王一凡,奖勉之。旋接见傅筑隐等数人。晚宴于唐宅。去年今(日)因谒陵而引起肺炎,为时一年矣。

三月十三日 星期二

八时半起。到中储。下午,赴中储,召开保险公司董事会。返家后,见客数人。倦甚,岂病又将发耶?连日过劳及饮酒,如不小心,恐将复大病也。日将越南及在沪法兵缴械^②,闻对税警总团亦正注意。将来时局紧急,不仅税警,即所有军警、保安队,恐将受日方严密警视也。一切均不可不小心。十二时寝。

① 谢企石,名炳承。时为顾祝同的秘书。

② 本月九日,日本军事当局撤销法国在越南、柬埔寨、老挝的殖民行政机关,并建立傀儡政权,宣布三国“独立”。此为进一步行动。

三月十四日 星期三

八时半起。到市府。召见各局、处长，商办要公。下午，陈春圃来，谈粤事。章克来，谈国际形势，颇有见解。周作民来，谈重庆对吾辈所建议，允俟四月以后答复，大约视三藩市会议^① 结果如何而决定也。杨老太爷生日，杨老太太为其举宴，饮酒过多，不觉大醉。

三月十五日 星期四

八时半起。到市府。接见《泰晤士报》社长，谈国际形势。并接见市府各要员。下午，检阅白俄防空队，历一小时半。返家后，君衍自京来，谈财部各要案。孙少云自扬州来，谈苏北情形。苏北非军事必争之地，苟有力，足以防御共党，实可作混乱时期喘息之地也。剑东来商将来出路问题。晚，赴书城家便饭，并看电影。十一时返家。沐浴就寝。

三月十六日 星期五

九时起。赴警察局，召开局务会议，历两小时。返家后，约冈田少将^② 午饭，并谈一切。下午，接（见）何敬之派来之徐某，云将返渝；与谈一小时，告以此间状况及应付困难情形。五时访公博，谈军、政、经济及外交各问题一小时半。晚赴川本少将之宴，尽欢而散。

三月十七日 星期六

八时半起。到中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援道来，谈苏事及一般局势。旋见客四人。晚赴心叔之宴，不觉饮酒过量。二时

^① 三藩市，即美国旧金山市。联合国成立会议即将在该市举行。

^② 冈田少将，即冈田西次，时晋级少将。

始寝。

三月十八日 星期日

十时起。宿酒未醒，四肢无力。上午见客四人。下午，召见保安警察总队第二大队大、中队长四人，训勉之。子羽与企石来谈。前途渺茫，结果恐非自戕不可也。旋赴公博处，商例件。晚，淑慧忙于迁居，盖市长官邸近觅得一屋，花园甚大，房屋亦多。余本不愿，安土重迁，淑慧主之，故聊迁耳。

三月十九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保安司令部，接见日本新任上海防卫司令山口少将。旋赴税警总团对官兵训话。下午，迁居毕重路^①二十号。见客多人。晚，赴宪兵队长四方大佐之宴。十时返寓。公博等均在，闹至十二时始散，孟小冬^②至二时始去。一时麻醉，聊遣愁怀而已。美机动部队已于日九洲〔州〕南海面发现，太平洋战局愈益紧张也。今日迁居此间，不知能住几何日，瞻念前途，忧心如焚！五时始入梦。

三月二十日 星期二

八时半起。到市府，接见矢崎中将等多人。下午，立夫派来之林某来见，述渝方派别摩擦之情形，及蒋先生因与看护妇发生关系，而与宋美龄发生冲突之情形。中国前途未可乐观也！黄自强因新任赣省长特来请训，勉励之。浅海顾问来，报告吴化文部移防事^③。此事办到，京郊附近兵力可加强也。蔡侃来，请示中储重要

① 毕重路，即今上海汾阳路。

② 孟小冬，本名孟令辉，原名若兰，河北宛平（今属北京市）人，一九〇七年生。京剧女伶，师事余叔岩。

③ 即拟将吴化文伪第三方面军由山东济南调往安徽蚌埠地区。

放款问题。晚,家宴。旋召邵式军,商税务问题。一时寝。

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八时半起。赴中储,料理例件。下午,军委会张次长来见,训示赴汉任参谋长事。周作民来,谈大局及金融问题。萧乃震来,谈中国实业问题。晚宴四方及井本两大佐,东条嫡系也。十二时寝。

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八时半起。赴市府,处理要件。下午,接见王怡〔逸〕群^①,委为第一区保安副司令。周作民来谈,对于渝来消息表示期待,谓远东问题或有政治解决可能。以余观之,可能极少也。余与作民派赴重庆之朱文雄来电,谓对于吾辈所贡献之和平建议,须四月后始能答复。以形势测之,美驻渝大使及驻渝司令官刻返美接洽,或俟其重来渝时有所决定耶?中国最好能避免成为国际决战场,以致焦土,故政治解决,实救中国之惟一牺牲少而成效大之方法也。但运命所趋,恐不获天随人愿耳。延医检查身体,心脏甚弱。乱世死,何足畏,但恐不生不死耳。

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八时半起。赴中储,处理要件。下午,见客六人。天气放晴,与淑慧、幼海散步园庭。旋君强、剑东先后来,分别有所请示。身体忽感不适,女客甚多,独居卧室中静养。

三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市府。下午,接见戈定远、喻熙杰^②等。旋访公

^① 王逸群,曾任汉口特别市教育局局长、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监察委员等职。时任伪上海特别市保安司令部第一区保安副司令。

^② 喻熙杰,时任伪国民政府政务委员、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

博,谈与渝方联络及余等立场等问题。关系微妙,应付艰难,诚空前之难局也。晚宴日本新任上海防卫司令山口少将。十二时寝。

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十时始起。风和日暖,散步园庭,颇为愉快。下午,召见保安警察总队大、中队长四人。旋见刘司令明夏,深谈应付危局问题。环境困难,恐非人力所能克服也。闻美军又于琉球岛登陆^①,如此急进,诚出意外。太平洋战争白热化,但中国大陆登陆恐终难免,大陆其终为外军决战场耶?如此,则万劫不复矣!

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八时半起。赴中储。下午,午睡正浓,为淑慧唤醒,出示重庆来电,称:母亲前患肺炎已愈,未复原,十数日前忽患冲心性脚气病,且有肾脏炎并发症,日来面色苍白,浮肿,呼吸促迫,脉搏微弱,刻正注射强心剂,势甚危险。闻听之余,五心〔内〕欲裂!苟有不幸,不孝之罪,百死莫赎。忆由昆明赴河内,在飞机中想及与老母会面不知何时,然竟不料不能见面。此次苟有不幸,则将抱终身之恨也。当即电渝谢治疗,并托万一不幸,代办善后。下午,于焦急悲恸中见客多人,而其要者为立夫派来之林某,商联合反共办法。晚,尤觉心慌意乱,四肢无力。祷告苍天,母亲至少能再健在二三年,俟能于局势平定后母子团圆也。

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八时半起。到市府,处理例件。下午,在家见客三人。晚,君强、书城先后来,分别商市府及中储要件。遥想母亲,祈祷早日恢

^① 美军此时(从二十三日始)只是对琉球群岛进行空袭与舰袭,本日当地日军误报为美军已登陆。实际至次日(二十六日)美军始在其中一岛庆良间列岛登陆,正式登陆冲绳本岛则在四月一日。

复健康。美军在琉球登陆，咸以必攻日本本土，不致在中国登陆。余意，美不由硫黄岛北取小笠原群岛，而西进攻略琉球群岛，是与中国大陆愈益接近，通中国之走廊，在太平洋上将打通矣！在上海登陆之可能益将加多，真令人焦急也。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八时半起。赴中储，处理要件。下午，率淑慧及子女三人赴喇嘛庙，焚香念经，为母亲祈祷康健。返家，见客两人，均谈与内地联系，令人心烦。作民来，谈朱文雄由渝二十七日飞西安，约下月七日抵河南之叶县，嘱派人往接。朱曾谓如无要件，即不回沪，今竟来矣，岂内地有中日和平由政治解决耶？黄帝在天之灵，祐我中原人民，勿作国际战场下之牺牲者！甚愿政治解决得以成功也。闻南阳一带刻在作战，道路不通，如朱因交通阻碍，回沪太迟，致形势变化，坐失时机，则中国之不幸矣。君强来，谈市府要件。十二时寝。

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七时起。乘车赴京，淑慧、慧海同行。五时半到家。清理积件。晚，公博、思平来，谈最近军政各重要问题。闻日本又拟在东京召开第二次大东亚会议，公博前往出席。余为其安全甚为焦心，然又不能不去，真多此一举矣。

三月三十日 星期五

八时起。赴国府，出席还都纪念五周年庆祝典礼。还都以来忽忽五年矣！初不料竟有五年局面，亦不料世界局势竟演变至此也。五年来苦心孤诣，竟未达到全面和平之目的，反使中国大陆演

成日、美之决战场，实非初料所及也。其国运耶？王孟群^①任华北政委会委员长后，来京述职，并参加还都典礼，因于礼成后约来家，谈华北问题及整个问题两小时。下午，召见矢崎最高顾问，商军事问题；新木顾问，商金融及经济问题；张次长恒，商其出处，力主其任浙绥署参谋长兼十二军军长。晚赴同乐会看戏。慧女演坐宫，初次上台，成绩颇不恶。

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

八时起。新任日军总参谋长小林中将来见^②，略谈十余分钟。旋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积件。下午，接见张半陶，谈赴渝经过；所言似有结果，其实系无结果也。旋见其他来客四人。六时，志一来见，商渠任河南省长问题并及一般情势。据云，一般将领均盼余及公博对渝有办法。时势演变至此，难怪一般人有此心理也。晚批阅积件。十二时寝。

一九四五年四月

四月一日 星期日

八时半起。接见小仓顾问，谈发行金证券及实物征税等问题。旋偕淑慧等谒汪先生墓，至明陵并谒孙先生陵。旋赴纪念塔举行拜餐，便中至音乐台盘桓。前尘影事，令人生今昔之感。返家后，接见郑大章，谈整理警卫师问题。费款如此，而成绩如此，诚可叹也！一有缓急，岂能应付？焦心不已。晚，公博、思平来，谈中政会解〔改〕组及中央重要人事问题，十一时散。美军于冲绳本岛登陆

① 二月八日，伪最高国防会议第六十四次会议，指定王荫泰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② 小林中将，小林浅三郎。曾任日军近卫师团、第十二军、第四军参谋长，教育总监部第一部长、第三〇师团长、防卫总参谋长。本年二月一日起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一九四一年八月升中将。

矣！来势之猛且速，真出人意外。欧洲局势，本月内或有急转直下之变化。四月一月大可注目也。一时寝。

四月二日 星期一

八时半起。赴中储，处理要件。十一时访谷大使，谈世界形势等问题一小时。下午，召见王维藩^①、祝晴川，士官之少壮将领也；分别予以奖慰。谢卿云来，报告苏北军政各情。富双英^②来，报告视察荣子恒残部情形。召学昌，告以应付时局方针。晚，偕淑慧赴公博夫妇召宴。返家后，淑慧料理行装，明日赴沪。一时始寝。

四月三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昨夜狂风大作，骤冷。送淑慧行后，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例件。下午，先后接见佐藤中将、今井少将，并与思平谈局势前途。六时访王孟群，谈政治趋势及应努力各点。晚，思平、心叔来，亦谈局势及前途，而大体感觉无把握，奈何？访孟群时，赴曾住一年以上并于此患大病之迎宾馆，触景伤情，感慨横生。人生如电影，一幕甫完一幕又来，悲欢离合，舞台中人岂能预作计划耶？

四月四日 星期三

十时始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接见堀内公使。渠以日方问题复杂，所多不能如意进行，深致慨叹。渠尚如此，吾辈办事之难可知矣。叔萱^③、默邨、学昌、驥良等先后来谈。晚，赴伊藤

① 王维藩，字东屏，辽宁沈阳人，一九〇〇年生。历任伪军委会高级参谋、伪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少将高级教官、伪军委会委员、伪少将参赞武官。

② 富双英，时任伪国民政府参军长。

③ 萧叔萱于三月三日调任伪陆军部部长。

处便饭。旋赴公博处,谈至深夜始返。

四月五日 星期四

九时起。出席中政会。返家后,接见戴策^①、王维藩。下午,孙总司令少云、颜军长秀五^② 先后来见,分别告以必须团结,始有出路,各人各部各谋出路,必不能生存。咸以为是。施吴总司令化文之代表王某来见,谈该部移防问题。薛副秘书长逢元来,谈行政院近事。得消息,小矶总辞职。小矶内阁本极脆弱,去年七月成立后,日在风雨飘摇之中。其本人对华认识甚为错误,去秋数度晤谈,觉甚幼稚可笑,日本人才缺乏有如是者。晚赴思平处,与公博、心叔会谈,夜深始返。

四月六日 星期五

八时半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午睡起,得悉日本继任内阁总理为海军大将、枢密院议长铃木贯太郎^③ 组阁。铃木亦曾晤两三次,虽未深谈,但觉其昏庸老朽,以此辈人组阁,无论继续战争或进行和平,均非所宜。日本如此缺乏人物,何以能渡此难关?预料必短命无疑也。又悉苏联已正式通知日本,废弃日苏中立条约。此事虽在预料之中,但此讯一布,日本国际地位影响殊大。今后苏联对日态度如何,殊可注目也。余意,苏联利于日、美、英战争之延长,或不致助美、英攻日,以结束太平洋战争也。下午,接见杨揆一^④、沈尔乔等。晚,赴今井少将之宴。十时返家。隆庠夫妇来谈。十二时寝。

① 戴策,时任伪国民政府政务参赞。

② 颜秀五,曾任伪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时任伪第二方面军第九军军长。

③ 铃木贯太郎,时年已七十八岁,曾任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军令部长、枢密院议长等职。组阁时兼任外相、大东亚相。

④ 杨揆一,时任伪军事参议院院长。

四月七日 星期六

九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接见新木顾问,谈金融问题。日苏中立条约之废弃,虽为预料中事,但此后是否进一步,实可研究。英、美均表乐观,谓为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之第一步。莫诺[洛]托夫^①亦谓德、苏战争中,日曾助德;日又对苏之盟邦英、美作战,故日苏中立条约实无继续意义。似此,苏联将对日压迫。然太平洋战争提早结束,于苏并无利。虽苏因战后复兴须仰给于美之物资,不能不尊重美之意见,但助美提早结束战争,似非苏联所必需。今后动向如何,殊难预测也。晚,思平、心叔、默邨来谈。十二时寝。

四月八日 星期日

九时起。张子杰来,谈拟任其(为)总参谋长及该部移京郊问题,以及一般时局,并拟令幼海赴其军中以资练习,约一小时半。佐藤中将来辞行。下午,约学昌及张半陶来,谈与果夫联络反共问题。晚,宴日军总司令部小林总参谋长以下各干部。散会后,与公博商各项军事布置问题。十一时半返家。日苏中立条约废弃后,英、美推测苏联动向:第一步与日绝交,第二步对日宣战。中立条约虽尚有一年效力,但一年中可能假远东基地于美国。余意,苟苏联对日有所动作,必自己行动,而不假基地于美,盖如此可以攫取东北四省也。本日子杰谈,美军如在华登陆,必在山东半岛或秦皇岛,而与日在东三省决战。苟如此,则苏决不坐视东三省为美所取,必先行行动也。姑志之,以证诸异日。

四月九日 星期一

七时半起。乘车来沪。五时半到家。君强、剑东来,报告近

^① 莫洛托夫,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

事。冲绳岛之战,日军抵抗似不如硫黄岛之激烈,未知何故?人谓此次铃木内阁系重臣支撑之内阁,大约为和平内阁之过渡,未知确否?以余计之,日重臣对国家前途必有考虑,或于适当时期向英、美提议和平亦未可知。但英、美如坚持无条件投降,则必成疆〔僵〕局也。一时寝。

四月十日 星期二

八时半起。赴市府。接见要员,处理要件。下午,在寓见客四人。五时访日宪兵司令官四方^①。晚宴五鸟〔岛〕及杉原,九时客散。据各方形势观察及各方情报,美军似不致在江浙沿海登陆。但戴笠系统之电,则嘱其关系人之家眷离沪,CC系之情报亦然。顷有人来告,宋子文电其友,亦谓上海六月后必有危险,劝其离沪。岂美军必在沪登陆耶?余意未必如此。但过去余对于国际形势之乐观观察,均未料到,岂此次亦如此耶?但轰炸则上海终恐难免耳。十二时寝。

四月十一日 星期三

八时起。赴中储。下午,见客数人,并赴川本处晤谈。日东乡茂^②为外务兼大东亚大臣,此人为“一二八”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之外务大臣,以之任外务,恐非和平内阁也。本日接渝电,母亲病有转机,且有(痊)愈之望,心为之安。祷告天地神灵及吾家祖宗,保佑母亲多住数年,期于时局解决后奉养也。

四月十二日 星期四

八时半起。赴市府,处理要件,会客多人,其中尤以杉原处长

① 四方,四方谅二。本月七日任日本华中派遣军宪兵队司令官。

② 东乡茂,东乡茂德。一九三七年任日本驻德国大使,一九四一年十月任东条内阁外务大臣,随东条倒台下野,时出任铃木内阁外务兼大东亚相。

深谈甚久,当为我用也。午约川本少将便饭,并谈时局。下午,接见晴气大佐,谈一小时。渠问:假使余为日本参谋总长,究主张攻取重庆,昆明,延安?余答以当以大军救琉球。并告以日对华政策极矛盾,一面盼和平,与重庆政治解决,一面又攻击重庆。但日之为此,自有其理由,故条件极为矛盾,此乃天运也。旋接见周作民、陈君慧。周谈朱文雄已赴昆明,由昆飞闽,经浙江来沪;陈商商统(会)事。又召见税警王总队长及其所属大队长三人,及宁波罗专员^①,分别予以指示。剑东、君强分别来商要件。十二时寝。

四月十三日 星期五

八时半起。接见木村顾问,谈金融问题。旋赴警察局,召开会议。赴局后,据报罗斯福昨病故,以系谣言,后始证实。罗死,大局虽无积极变化,但副总统升任总统,声威不足,对外对内,恐不如罗时之易于推行政策也。美系民主国,罗死,国策虽不致动摇,但影响士气恐亦不小也。会议后赴中储,处理要件。下午,接见张公权之子,由渝来沪,近将返渝;托其带缄致候布雷、新之。旋见蔡培等三人。六时访公博,谈一小时。晚阅情报。十二时寝。

四月十四日 星期六

八时半起。赴保安司令部,召开保安会议。下午,接见李思浩,商物资运输问题。召见保安第一团翁团长天旦,详予指示。旋张岚峰来谈,托其带幼海赴军中予以训练,并留饭。晚,心叔等来谈,十时半散。美副总统杜鲁曼^②继任总统,美之政策虽不变,但因杜之资望及威力均不够,对内推行政策,对外发言,恐均不及罗斯福也。十二时寝。

^① 罗专员,即罗梦萝。

^② 杜鲁曼,即哈里·杜鲁门。

四月十五日 星期日

八时起。赴跑马厅检阅自警团,到万人,空前盛举也。十时返寓。召见保安第二团长李燮宇及第一区司令刘禹平,分别予以指示。本日慧女与吴颂皋之子克刚订婚,上海各界到贺者约千人,幸天气甚好,花园亦大,于花园设茶点招待之。晚,仍十桌宴会。与公博饮酒,大醉大吐。近年来从未吐过,今日特别,以后不可过饮也。杜鲁门宣言,美军事政策不变,旧金山会议不延期。苏联本派驻美大使出席,轴心国宣传其对该会不重视,今改派莫洛托夫,足见各国均极力避免摩擦也。

四月十六日 星期一

九时起。本拟赴行,因宿酒未醒,头昏甚,复睡,十二时始起。三时到市府,召开咨询委员会,对证券涨跌过度,表示已派人彻查,并取适当处置。对黄金暴涨,表示不必取缔,盖金价已与一般物价脱离关系;金涨,一般物价反形安定,如加以取缔,则游资将由黄金移于一般物价,是则促成日用品上涨也。金涨,于贫民无关,日用品涨,则与平民生活影响甚多。且操纵者大都为日本商人,我即取缔,亦无效也。六时散会,回家。杜鲁门表示,仍须德、日无条件降服。日前,美机且轰炸日皇宫及明治神宫,日方即欲转环〔圖〕,恐亦成疆〔僵〕局也。十二时寝。

四月十七日 星期二

八时半起。到市府,见客多人。下午,接见韩团长、彭总队长,指(示)教练方针。召见许江^①等,告以取缔证券交易等事。随赴中山〔村〕公使之宴。十时返。十一时半寝。

^① 许江,时任伪上海市经济局长。

四月十八日 星期三

八时起。赴中储。召见各局、处长及顾问,分别指示行务。川本少将来见,谈沪市〔事〕半小时。下午,高岛总裁来见,谈太平洋形势一小时。以日本无杀身成仁之政治家,故人民即欲和,而当局者为军部所劫,恐不能力主和议。余亦以为英、美无条件投降之说未免过酷,且政策上亦不甚贤明,盖如此,徒促成德、日之内部团结。苟和平条件缓和,则两国中均可能分为和、战两派而致内讧,以提前结束战争也。旋见客数人。晚,宴日方陆、海、外人士。九时返寓。与心叔谈。十二时寝。

四月十九日 星期四

七时起。偕淑慧、思平、子杰返京。车中与两人谈,最好子杰部全部调,划京畿十县为卫戍区,庶变动时可以应付;万一不可能,亦必以吴化文部调京,以厚实力。苟并此而不可能,则坐毙而已。忆前晚梦乘轿至某山大庙,未到庙门,轿将下,视地下水甚深,不能行,嘱轿夫抬至庙门,忽见庙门前山洪暴发冲下,因下轿奔走,天忽大黑,对面不见,似山岳崩下,但并未崩。情急间,忽置身柳暗水花之乡间,风景极佳。此梦岂预兆将来政局变动耶?苟能如梦境,有由暗而明之望,则幸甚矣。五时抵家。代批军委会及政院公文七十余件。十二时寝。

四月二十日 星期五

八时起。园花已开过,桃尚余残片。去年于病中度过,今年又因在沪,未克赏玩。柳絮纷飞,春已暮矣。春光易逝,人将老矣!窗前瑞雪纷飞之景象,尚存脑际,今已易为柳絮纷飞矣。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要件。下午,召见郑大章,询整理警卫师情形。兵员、物质两俱缺乏,而时局紧迫如此,吾辈将来除束手待擒之外,惟有自裁耳!尚有何法耶?约见今井少将,谈巩固京畿及与渝联络

等问题。召见鲍志一，谈整军问题。益感虽急起直追，亦无把握，况牵制多端，岂能望有成绩？不胜焦虑。晚，代批政院及军委会公文多起。十二时寝。

四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昨晚胸部紧部〔迫〕。九时醒。脉搏九十二，怪甚。起，进饮食。本拟赴财部，因觉四肢无力，复睡。十一时半起。接见日军总部新任参谋副长冈田少将^①。下午，堀内公使来，谈一般政治、经济，似陷于僵〔僵〕局。召见浅海顾问，谈防卫南京及张子杰、吴绍周^②两部移防，与军委会机构改组等问题。晚宴日宪兵司令四方，八时半客散。欧洲局势日益紧迫，德国随时有崩溃可能。旧金山会议之前，反轴心军必加紧进攻也。关于旧金山会议，苏提议波兰出席，虽遭美拒绝，但必不致演成僵〔僵〕局。莫洛托夫至美，必可妥协也。十二时寝。

四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八时起。天气阴郁，使人闷损。批阅军委会及行政院公文多件。阅情报，知柏林已入苏军大炮射程，预计苏军必于旧金山会议时进入柏林，以加强其国际发言力。其在莫斯科所组成之德意志民族解放委员会，必移入柏林，由苏承认其为德政府。如此，则大部欧洲均为苏联势力范围矣。与慧女、幼儿赴后湖游玩，乘舟将归，忽见淑慧乘小舟赶来，甚有兴趣，因散步而回。下午，今井少将来见，谓日方拟调我军事最高顾问矢崎返国，以顾问浅海升任，征同意；允之。本日幼海随张子杰赴其部队从军，淑慧为料理行装，亲自缝纫。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因念及少时出门，母亲为制

^① 冈田少将，冈田重一。曾任日本关东军参谋（作战主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华北方面军参谋副长。本年四月七日起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

^② 吴绍周，即吴化文。

行装之情形,更深孺慕之思。淑慧送幼海,饮泣不能言,盖此行与向日出门求学不同也。余亦黯然。乱世离别,更增怅惘。晚演电影,为淑慧遣愁。十二时寝。

四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八时半起。先后赴中储及财部,处理例件。下午,访谷大使,谈一小时。返家后,小仓最高顾问来,谈经济问题及日本政局。晚,代批政院公文。闻斯大林亲赴前线指挥,足证其必于旧金山会议时攻取柏林,以增加其国际发言权也。但英、美联合反对波兰政府出席旧金山会议之时,苏联竟与波订互助条约,足见英、美与苏联之间,不无裂痕存在也。

四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八时半起。报载苏军已突入柏林市^①。余意,苏必于旧金山会议中占柏林,孰知其竟于开会前突入矣。以后会议中关于欧洲之发言,苏联之力成[诚]更强大也。出席行政院会议。下午,吉野少将来见。晚与公博、思平商中枢及地方要员更动问题,决以褚民谊为广东省长,鲍文樾为河南省长,胡毓坤为总参谋长,惟外交部一席,尚无适当人选也。十二时寝。

四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八时半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例件。下午,召见新任最高军事顾问浅海少将,谈军事半小时。旋约见胡泽吾^②等三人。晚,公博、思平、叔雍等先后来谈,十一时散。本日旧金山会议开会,关于波兰出席问题,预料英、美必让步,而出一折衷方案也。

^① 本月十六日晨起,苏军开始进攻柏林,二十一日在郊区与德军激战。时已攻入市区内。

^② 胡泽吾,时任伪行政院副秘书长。

四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国防会议,通过民谊长粤、志一长豫、圣五兼外长。散会后,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召见税警海州分团长刘勉及新木顾问,分别有所商谈。晚批阅积件。在京较在沪颇为清闲,足以静养,最近颇以居京为乐也。法国最高法院传拘贝当审讯。贝当已至瑞士,自动到法自首,其救国苦心,终不为法人所谅,是非宁有定论耶!对此牺牲为国、功在法民之老英雄,不禁怀满腔同情也。以西欧人之性情断之,必判死刑无疑^①。贝已高龄,虽不惜一死,而历史上竟无表白之一日,真冤沉海底矣!

四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八时半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浅海顾问来,报告日方对于默邨长浙,极表欢迎,并谈陆军部成立特务团事。召见张海帆,嘱其就任特务团长。下午,矢崎最高顾问因调回东京,特来话别,并云日方究应联苏以抗美,或联渝以和美,刻尚未定,问余意见。告以当视苏、美关系如何而定。苏、美将来必冲突,但二三年内必无问题;日如何运用此微妙关系,须因时以制宜也。余当然盼日、渝成立全面和平,故主张日对渝仍不可放弃政治解决也。晚,宴日军总部新任参谋副长冈田少将。旋与公博谈军政等人事问题。十二时寝。

四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八时起。报载莫洛托夫反对斯汀留斯为旧金山会议议长,主由召集国四国代表轮流主席,否则渠将退出;又主张苏应(有)三票投票权,白俄罗斯及乌克兰应各得其一;且坚持波兰必须出席。咄

^① 贝当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以通敌罪被判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一九五一年七月病死。

咄逼人之气焰,实为目空一切。预(料)英、美虽心怀不平,必予以让步也。先后赴中储及财部。中午为矢崎中将饯行。下午,接见中村中佐,谈经济问题。晚,赴小仓最高顾问之宴。九时半返家。默邨来谈,告以内定其长浙,并指示军政及人事应注意之点。批阅公文多件。十二时寝。

四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八时起。偕淑慧乘车赴沪,五时到达。君强、剑东来,报告近事,均令人感不快者。时局愈难,立场愈苦,应付愈艰,而前途愈益黯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求人谅,更不求后人谅也。书城来,商发金(证)券^①等问题。心叔来,谈一般情形。阅情报,希姆莱^②已向英、美联盟提出无条件投降;英、美一以须向英、美、苏三国提出,一以希姆莱不能代表德国,拒之。但无论如何,德国崩溃目前事也。最近,太平洋上因美军占琉球,一般均以美将向(日本)本土进攻,而不致在中国大陆登陆。今阅驻渝美军司令魏德迈谈称,一般传言美在华作战计划变更,其实毫无变动等语,岂中国大陆终不免为日、美决战场耶?甚感倦疲,心绪又不宁,十一时即睡,但久久不能成寐,苦矣!

四月三十日 星期一

八时起。到市府。召见各局、处长,谈要公。十二时君强来午饭,并谈要件。下午,召君衍商盐务及其它金融、财政问题。盐务最难者为运输问题,实无法解决也。张子羽来,谈与渝联系促成和平。新任政治保卫(局)上海分局局长陆懋仪来见,嘱整饬保卫局卫队。晚与川本少将联合与唐川中将饯行,九时半返寓。阅情报,

① 二十四日,伪最高国防会议通过决议,特准中央储备银行发行金证券。

② 希姆莱,德国法西斯党卫军头子,时任内政部长。

知希特勒丧命，死因不明^①；墨索里尼亦被捕被杀^②。两氏曾叱咤风云，一言一行足使世界震动，今则日暮途穷，国亡身丧。白云苍狗，变幻无穷，英雄末路，千古同悲，不禁洒一掬同情之泪也。十二时寝。

一九四五年五月

五月一日 星期二

八时起。赴税警总团参加三周年纪念及第二期学生毕业典礼，训话半小时。下午，赴中储，处理要件。旋访松井军司令官，谈一小时半。渠对于中伤君强之谣言，似颇置信，经余解释，又即释然。甚矣，日友共事之难也！晚赴日军上海防卫司令山口少将之宴，饮酒甚多。九时半返寓。希特勒死讯尚未证实。莫〔墨〕索里尼死事甚惨，陈尸通衢，为人残〔践〕踏^③，死前又复为人侮辱。不可一世之怪杰，竟如此下场，世事变化，岂能料耶？独怪莫〔墨〕氏何以不自裁也。苏联于维也纳成立奥国政府^④，奥又入苏联势力圈已〔矣〕。十二时寝。

五月二日 星期三

八时起。决心自今日起，至少停止吃烟一星期，如中途犯戒，

① 本日下午苏军占领德国国会大厦，三时许，希特勒在总理府地下室开枪自杀。

② 本月二十六日，墨索里尼及其情妇克拉拉·贝塔西企图从科摩逃亡瑞士（一说德国）时，被意大利游击队捕获。二十八日，根据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和“自由义勇军”的判决，墨等被处死。

③ 墨索里尼被处死后，尸体被运到米兰，抛弃在广场上，第二天被倒吊在路灯杆子上，后来又被放下来扔到路旁明沟里，让复仇的意大利人践踏。

④ 四月六日苏军进攻维也纳，十三日占领，二十七日成立由共产党、社会党和人民党代表参加的奥地利联合政府，宣言恢复民主共和国。本日奥境内德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

非人也。旋到行。下午,接见陶广^①代表杨济仁,谈一小时半,旋见客五人。晚,援道来,谈苏事;民谊、春圃来,谈粤事;里浪来,谈浙事;十二时始完毕。情报:希特勒系指挥战事阵亡。一世怪杰,赍志以没,实可浩叹!但较莫[墨]索里尼死事之惨,反觉死的光荣也。德以海军大将杜尼滋[兹]为继承人,声明仍继续打仗到底^②,但恐不能维持许久也。一月内,罗斯福、希特勒、莫[墨]索里尼三人相继而亡,虽系偶然,亦奇事也。一时寝。

五月三日 星期四

八时半起。到市府。下午到中储,约集本行干部及金融界领袖,商讨发行金证券办法。晚,约作民、震修、君强、卜年^③、心叔便饭,并谈时局。如何始能免中国之破坏,议论多而无具体良法。非智慧不足,形势使然也。十二时寝。

五月四日 星期五

八时起。淑慧等赴杭游览。到市府,接见土田公使,谈上海情形及一般局势。下午赴行。德尼兹拘捕希姆莱家属,一面又似仍对英、美提议投降,局势至为混乱。旧金山会议通过 Argentina^④出席会议,苏联反对,且力主波兰须出席,足见暗礁仍不少,但会议决不致因此决裂也。十二时寝。

① 陶广,时任国民党第三战区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所部驻安徽歙县。

② 杜尼兹,即卡尔·邓尼茨。按希特勒遗嘱,五月一日继任德国法西斯政府总统。是日晚在广播讲话中,狂称要继续把军事斗争进行下去。本日苏军完全占领柏林,德军停止抵抗。

③ 卜年,唐卜年,唐有王之弟,战前曾任国民政府内政部参事,后任伪外交部政务次长。

④ 即阿根廷。

五月五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中储,召集寿民、震修、博泉、扶霄及本行书城等,商讨金证券发行价格及准备金保管办法,并成立保管委员会。下午赴市府。晚宴川本少将及赤松大佐,谈甚欢。十二时寝。

五月六日 星期日

八时起。李閔菲(来),谈盐务。韩尚英来,商浦东治安问题。下午,小仓最高顾问因回东京,请示有何要件。告以中储券必须由日方出卖黄金及物资,以便收回中储券;对日圆汇率必坚持十八元,不可降低。又,一般于顾虑军需之时,必设法顾及民需,以谋民生之安定。晚阅情报,知欧洲情形混乱,日内必可告一段落也。十一时寝。

五月七日 星期一

八时起。到市府,召见警察分局长三人及其他员司。下午到中储,检阅金证券发售^①情形,盖自今日起以同样价格出售三日也。返寓,接见李时雨,听其报告侦察蒋立人局长绑案。晚,接见李思浩、许江等五人,商组织帆运公司问题。十一时寝。

五月八日 星期二

八时起。到中储,处理要件。下午赴市府。晚宴松井司令官、土居参谋长及川本部长^②,谈甚欢,饮酒不少。十时半,淑慧等由杭归。十二时寝。

① 伪中央储备银行于五日开始发售金证券,面值分一两、五两、十两三种,声称为定期兑付黄金之证券。

② 土居参谋长,即土居明夫,时任日本第十三军参谋长。川本部长,即上海日本陆军部长川本芳太郎。

五月九日 星期三

八时半起。德已全部向英、美、苏无条件投降^①矣，五年半以上之欧战，于已〔此〕告终。回忆德军进犯波兰、侵略捷克、征服法国、控制全欧洲、进犯苏联时之盛，真如一梦。兴亡盛衰，完全变观，真不禁感慨万端矣！今后太平洋战争必愈趋激烈，中国大陆作战，恐终难免；巨大牺牲破坏，今后三四月内必行开始。吾辈生死固置度外，人民不知将有几何陷锋镝也。上午赴市府，召见员司多人。下午，接见成铁侠，拟令其为浙江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子羽来谈。旋接见万里浪等。反轴心国定五月八日为胜利日^②。大东亚战争亦系八日发生，真凑巧也。晚，赴寿民之宴。九时半返，阅情报。十二时寝。

五月十日 星期四

八时半起。到市府，召见警察分局长三人及其他员司。下午，召见程克祥、张海帆等。一切均觉本身无实力，无办法，前途难关恐难度，心绪恶劣万分。晚赴叶季家宴，因心境不安，饭后即返。美宣布留陆军六百九十三万人，大约调太平洋作战者三百万人。中国前途，个人出路，两均黑暗，心烦意乱，三时不能成寐。气喘胸紧之象，又似发生矣。

五月十一日 星期五

八时起。赴警察局，召开分局长会议，十二时散会。宴浅海最

① 四月二十九日，在意大利的德军已经无条件投降，五月四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命令所有在德国西北部、丹麦和荷兰的德军向蒙哥马利元帅投降。五月七日德国向美、英、苏签署（预签）无条件投降书。

② 五月八日，正式举行德国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五月九日零时起投降书生效）；杜鲁门、邱吉尔分别代表美、英两国，宣布欧洲战争结束，以此日为胜利日（苏联宣布九日为“对德胜利日”）。

高顾问,便谈浙事。下午到中储,召见各局、处长,经、副理。晚,赴日海军司令近藤大将之宴。宴毕,与公博谈近事。重庆迭派人来接洽共同反共,且盼约日军剿共。国共摩擦之烈,于此可见。但吾辈实力不充,准备不够,渝方对我似估价过高,将(来)渠等失望,固不必言,吾辈政治上亦无凭借与渝合作,真令人焦急也。

五月十二日 星期六

八时起。到行,处理例件。下午,召见胡鄂公^①等三人,拟派其赴渝,为和平之最后努力。虽成事在天,人力亦不可不尽耳。里米滋〔尼米兹〕^②在檀香山对记者表示,最近即将在中国沿海岸登陆,开辟亚洲第二战场。岂中国大陆决战之运命终不能免耶?我辈所希求、所努力者,即以政治方法使日本撤兵,而免中国牺牲,并得自由独立与亚洲和平。惟渝府在美国控制下,恐本身亦无决策之自由,悲哉!宴吉川顾问,为其饯行。宴毕,与书城商金融问题多(件)。十二时寝。

五月十三日 星期日

七时起。乘车赴京。车中遇第二军长徐朴诚,据称江阴、常熟一带有大刀会发生,如义和团,号称刀枪不能入,已有众十余万。有谓系日方所支持,备将来美军登陆时运用以抵抗者;有谓系新四军支持者。总之,此事政府实难应付,宽纵则蔓延,严办则激变。内外局势均于中国不利,真空前之多事之秋矣。吾辈今日固觉萑苻遍地,荆棘满目,然尚能乘车往来于京沪,乃系黄金时代;三个月后,京沪线即不全断,恐不易如今日之通行无阻也。五时到家。批

^① 胡鄂公,字新三,号南湖,湖北江陵人,一八八四年生。曾任北京政府国会议员、教育部次长,孔祥熙私人顾问。太平洋战争前,曾得国民党当局之应允,与日本陆、海军方面进行谈判。

^② 尼米兹,美国海军上将,太平洋舰队总司令。

阅积件。晚与杨老太太及惺华、淑海话家常。十一时半寝。

五月十四日 星期一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积件。下午,约今井参谋副长,谈拟派胡鄂公等赴渝,为中日全面和平之最后努力。民谊来,谈粤事。徐旅长容来见,勉励之。学昌来见,因某事大动肝火,如此冲动,岂能作大事?嗣当极力忍耐,极力抑制,而努力于涵养工夫,无论闻如何刺激之言,均应动心忍性也。晚,批阅军委会及行政院公文多起。默察客观环境,实乃死局,如有生路,真奇迹也。待死而已!十一时半寝。

五月十五日 星期二

八时起。先后赴中储及财部,处理要件。君慧到中储,谈改革商统会及其他经济问题。据(云),徐州一带旱灾,小麦收成不佳;南京蝗患。闻听之余,不禁心忧。去冬雪甚多,不知何以仍有蝗患也?人祸之外,复加以天灾,人民真无噍类矣!下午,召见新参谋总长胡凌尘^①,谈军事、兵员补充及子弹供给。两俱无法,建军尚有前途耶?召见新任浙财厅长黄庆中。该省财政困难,不易治理也。堀内公使来见,谓日本将宣布日、德、意三国条约之国(际)协定及防共同盟废(止);中国政府曾加入防共同盟,是否拟声明废止?当答以时移世变,当然废弃。回忆三年前情形,真盛衰异势也。惟日对美战,德对苏战,实铸成千古之大错也。晚,批军委会及行政院公文。十二时寝。

五月十六日 星期三

昨晚心事重重,以致失眠。九时起。头昏甚,未出外。写信数

^① 胡凌尘,即胡毓坤。四月二十六日伪最高国防会议六十九次会议任其为伪军委会参谋总长。五月三日伪中政会一四七次会议决定军委会设军令部,任胡兼部长。

封,处理上海市机构及人事问题,并臧淑慧。下午,接见堀内公使,谈中国声明废止反共同盟事,盖日本声明今日已发表也。召见富军长双英^①及郑总指挥大章^②,又觉兵源及子弹为急需解决但不能解决之问题。形势如此,吾辈前途尚有生路耶?晚,批阅政院及军委会公文。据报,英、美与苏之间因波兰、奥国及南斯拉夫、希腊等问题,意见颇不一致。以余料之,双方均无以兵戎相见之意,终可觅得妥协点也。闻宋子文返国(时),特访莫斯科。此事意义重大,殊可注目也。十二时寝。

五月十七日 星期四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要件。下午,分别接见浅海顾问及胡总参谋长,谈军事上各要件。兰甫、学昌来谈,学昌旋辞去,留兰甫夫妇便饭,谈及十三年之在粤之情形。此二十年中,中国及世界变化之大、之剧、之激,真令人目眩神迷也。批阅公文。十二时寝。

五月十八日 星期五

连晚心烦意乱,不能入寐,昨晚尤失眠,且为警报声所扰,五时始入梦。九时半醒。头昏,未出外。下午,召见胡均鹤^③,谈一小时余。晚,宴褚民谊、胡毓坤,并批军委会及政院公文多起。十一时寝。

五月十九日 星期六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觉身体不适,午睡后热度高至三十九度,汗出如雨,头痛甚。自去年患肺炎后,今已四次患病矣,

① 富双英,时继荣子恒任伪第十军军长。

② 三月十六日,伪军事委员会成立“京畿地区剿匪总指挥部”,郑大章任总指挥。

③ 胡均鹤,时任伪军委会政治保卫部秘书长。

足见肺炎(后)身体力抵抗之弱也。检血知仍为疟疾,卧床上,心烦之至。电告淑慧,但请其不必即来京。

五月二十日 星期日

热稍退。病榻中见客二人,并于病榻批阅公文。

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热稍退,仍未复原,〈但〉四肢无力。接见孙良诚,并批公事。渝六全大会决议撤销军队及学校之党部,三青团亦改为青训机关,一面承认各政党之合法地位。此均非国民党同志所欲者,因内被胁于共党,外被迫于美国,不得已而如此,诚可悲也!

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九时起。觉精神颇佳,因作长絨致公博。絨毕,觉心跳颇剧。休息片刻,出外主持行政院会议。返家后,又觉不适,三时以后热度卅八度,呼吸紧促,烦躁〔躁〕苦闷,直至夜十时尚未退热。因服安眠药,渐入睡境。晨五时,热始退至三十七度六。

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上午,热渐退,但四肢无力。下午,榻中接见竺〔祝〕晴川,拟任为军委会参谋次长。李香兰自北京来,闻病来问,歌数曲。六时起床。晚看电影。

五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热度虽退,但身体仍觉倦疲。上午未起。下午,接见胡总参谋长,谈最近军事情形。思平自沪来,谈各种近事一小时余。批阅军委会及政院公文。十一时寝。

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八时起。觉全身不适,岂昨日服安眠药所致欤?上、下午均休息。五时,冈田少将来谈。晚倦甚。闻希姆莱、杜尼兹均自杀。一世之雄,末路如此,诚可叹也。盛衰兴亡,岂能逆料耶?

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八时起。精神似稍佳。批阅政院、军委会及中储公文多起,又觉稍倦,休息一小时。接见海军小川少将^①,谈片刻。下午热度总在三十七度以上,未知热度何以不能全退也。

五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八时醒。热度三十六度七。陈次(溥)来,谈盐务改革。下午,温度略高。今井少将自东京来谈,云日政府盼余赴东京一行。告身体不适于长途航行,当赴沪与公博商定。余意,有具体问题前往解决,则可一行,如只为应酬,殊无意义也。作民来缄,谓朱文熊〔雄〕名〔已〕抵沪。公博亦缄告,谓朱且将返渝。未知带有佳音来否,大约不可期待过殷也。傍晚,唱戏数段。晚,批阅公文多件。

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八时醒。热度三十七度,怕风。召荆嗣佑,嘱其为海州盐务局长。下午,仍三十七度以上。颂皋、君强、学昌、兰甫先后来谈。殊感不适,未阅公事即寝。

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八时起。热度降至三十六度七,余平日为三十六度五,尚有两

^① 小川少将,小川贯尔。曾任日本军令部第三部长、总体战研究所所长兼海军大学校长助理。本年二月起任伪国民政府军事顾问兼驻南京大使馆在勤武官。

分也。起阅军委会、行政院及中储公文多起。十一时出外召开行政院会议。十二时返。热度未高。午睡。二时醒,又加高为卅七度,大约下午均略高也。接见王财政特派员,听其报告武汉情形。晚,阅军委会及行政院公文。十二时寝。

五月三十日 星期三

八时半起。因公博、作民均催赴沪,遂定明日力疾前往。十一时提前召开最高国防会议。下午,召见浅海最高军事顾问,谈最近军事。并召见君衍,谈财政、金融。晚,批阅政院及军委会公文。十二时寝。

五月三十一日 星期四

七时半起。乘车赴沪,五时半到达。倦甚。八时,作民来,谈朱文熊〔雄〕返沪,大概无具体结论,但谓朱曾见敬之、岳军及天翼多次,蒋先生亦嘱朱在渝等候,表示中日单独和平为不可能,必须拉着英、美共同进行,如日方有表示,蒋先生于适当时机可以向英、美说话。朱来沪搜集最近材料,尚须回渝。作民已告川本,大概川本为此事赴南京接洽,等情。倦甚,热度及脉搏均高。十一时半寝。

一九四五年六月

六月一日 星期五

八时起,四肢仍无力。下午三时访公博,谈军政各问题一小时余。四时许,作民亦来,商朱来沪后如何对日方接洽,如何使朱返渝报告,约一小时。七时返寓。君强、剑东来见,谈上海军政各近事。十二时寝。

六月二日 星期六

八时半起。约周作民、朱文熊〔雄〕来,谈赴渝经过及渝方情形

与今后处置,约一小时半。下午,六时赴作民处,会同文雄先行电告重庆朱返沪后与日方及各方接洽情形。八时半返寓。乃震等来谈,昨接杨琪山来缄,谓:幼海到济南。正滋虑。本日乃震告幼海与黄三美早有关系,赴鲁。黄长幼海五六岁,迭与人同房分离,早成堕落之女性;而幼海反与之同居,实大惑不解。淑慧更气,其气也非无理也,前接幼海来电,谓“离商他往”,料其已入内地。今竟为一堕落之女牺牲前程,余对幼海估价过高,今真失望也。

六月三日 星期日

八时起。四肢仍无力。召见刘禹平,谈浦东军事情形。剑东自浙东回,谈徐肇明之言,令人奇怪。剑东表示辞保安司令部参谋长,举徐以自代,不许,又举刘禹平,允考虑。召见杉原处长,此人大体目前尚为我努力,但为日方下级人员所包围,观念常不清楚,将实难应付也。血压甚高,岂今〔心〕烦所致欤?

六月四日 星期一

九时起。脉搏仍在九十以上。召见刘禹平,谈参谋长事,渠允担任,但恐熊辞非真;君强亦如此看法。旋召见许江,谈协济公司运输杂粮问题。下午,召见木村顾问,谈阻止通货膨胀趋势。纸币增发与物价上涨,互为因果,增发殆不可免,但须力求限制,尤以日本军部不必要之支出须力求其减少。嘱木村即向军部交涉,余亦当坚持。约见川本少将。据称赴京(时),今井对其大肆嫉妒,谓朱之工作,由余与渠联络,川本可不管。川本甚不愉快,谓可中止工作,听今井自为。此事将影响余与川本私交,力慰之,谓余与作民均以渠为对象,可不管今井,并劝其立晤作民。渠谓冈村^①表示:渠之任务为作战,但渝方如有政治了解,将来可以合作,虽不必明言,只须有秘密谅解,渠当先行局部撤兵,以至于全部撤兵,并盼敬

^① 冈村,冈村宁次。

之、岳军、公侠、达铨^①、天翼等与渠素习者，来一人商量云。剑东来，打消辞意；昨日所谈为试探，已可证明。此事终为一问题，实令人烦心也。

六月五日 星期二

八时起。到中储一试精神是否复原。分别召见新木、木村及大久保三顾问及各局、处长，分别有所指示，倦极，知体力尚未恢复也。十二时返寓。冈田少将带李香兰来午饭，并唱歌，二时半始辞去。未能午睡，即召见经济局刘局长及警局满副局长、内政部袁次长^②，已觉力不能支，君强及剑东又来报告事，更觉心跳身软。血压、热度、脉搏均高。十时许即寝。

六月六日 星期三

九时起。接见李赞侯、朱博泉，商农贷问题。接见警察总队柴总队长，李、胡两大队长，优予勉励。下午，先后接见由东京返沪之谷大使、土田公使及小仓最高顾问。据云士气甚旺，民心甚安，决作战到底等语，但中日和平则颇希望。余告以欲中日全面和平，而使和平区民生不安定，物价不能抑平，是南辕北辙也。据余所知，东京、大阪、名古屋、神户、横滨均毁灭十分之八九，人民已萌厌战之心，惟为宪兵所压制，不敢表示。长此以往，终难支持，而军方尚不觉悟，势成僵局。真为日本惜也。晚，赴川本之宴，体力未复，甚为勉强也。十时返寓。十一时半寝。

六月七日 星期四

九时起。熊剑东来，请示税警总团事务。蔡亚白、戴衢庐先后

① 公侠，即陈仪。达铨，即吴鼎昌。

② 分别指伪上海市经济局局长刘呈辰、警察局副局长满其蔚及内政部政务次长袁愈佳，皆新任职。

来,请示中储事务。精神似尚佳。至十二时冈田少将来时,觉全身无力,勉强午饭。睡至三时半始起,仍觉背臂酸痛无力,勉强接见罗讷斋、张崇基,谈商统会事。高岛总裁来见,谈战局。渠以为战争早一日结果〔束〕,则日本牺牲必少一成,否则,将来毁灭将不堪设想矣。但日本苦无挺身而出为国牺牲之有力政治家出而〔面〕言和,恐终难〔免〕毁灭。言下不甚〔胜〕歎歎。又言:日在沪军部对余拒绝日宪兵调查中国银行,表示不满。此言余已闻及,听之而已。倦甚。延医诊治,血压百六十八,脉搏九十四,幸温度不高。晚与乃震、运凯略谈。沐浴就寝,已十二时矣。

六月八日 星期五

九时半起。因今日为余生日,苦客烦,至湖南路本宅避之。后淑慧、佛真、淑海、慧海及戚友二三人来午饭。午睡至三时半起。补记一号以来日记。今日与昨同,倦甚,四肢软弱,口苦心跳。医来诊,亦云与昨同,气色甚不佳。忆三十年初度时,在南京庭院中宴客,忽狂风暴雨袭来,未终席面罢,一小时后始止。当时尚未注意该年内忧外患相通而来,政治上之压迫已不能堪,复加家庭纠纷,未至家亡人散,乃祖德也。星相均谓余明年不利,客观环境亦使余无一条生路。今年生日气色不佳,恐系余一生最后一次初度也。十时许,客已散,回新寓。

六月九日 星期六

今日为母亲六(十)七寿辰,来客甚多。晚并演戏庆祝。与淑慧遥拜。当日一家极为愉快也。(八月六日补记:距吾母逝世六周^①矣。当时庆祝,孰知十六日后,吾母即弃余等而长逝矣乎!呜呼哀哉!不孝之罪,百死莫赎,终天之恨,自今日始矣。)

^① 周佛海的母亲于六月二十五日,在贵阳病逝。此处括号是日记内原有的。

一九四七年

•

(狱中日记)

一九四七年一月

一月一日 星期三

余之日记历十余年未断，至三十四年生日时而止。盖此后病痛时发，变故迭生，一直未遑或无心作日记也。此日所记，有“明年生日恐余已不复在人世”之语，盖当时太平洋战争正入决定阶段，余奉中央密令作内应，布置以接济盟军登陆、中央反攻，逆料必死于混战之中也。次日即卧病三周，后复丁母忧。七七未滿而日本无条件投降，余奉中央令派为上海行动总指挥，维持京沪治安。九月三十辞职，赴渝待罪。三十五年九月十六移京，交付法院。十一月七日判处死刑。今乃以待决死囚之身，复记日记于牢中，不知尚能记几许日期耳。高等法院对余协助抗战、维持治安之功一概抹煞，故宣判后輿情及政府要员均觉量刑过重而对余表同情。有人来谓今日已颁大赦令，我辈在减刑之列。群情欣然，余谓须尚待证实。后阅报始悉除外，群情沮丧万分，盖希望数月，一旦〔担〕冷水浇头也。淑慧日前告余，蒋先生对余特赦，今竟不在大赦之列，岂能特赦？淑慧必为焦灼。忆前年九月中旬戴雨农在沪告余，蒋先生对余必力保全，双十节已来不及，元旦必有表示。乃去年过元旦，今又过元旦，前途仍极渺茫，听之而已。臧淑慧，告今日情形，嗣恐其更受刺激，撕毁之。

一月二日 星期四

天晴，温暖如春。宪法昨已公布，百年之基应因此奠定，但中

共因未参加国民大会，竟称之为伪宪法。国共间更多一不可超越之鸿沟。即使和谈重开，殊难觅妥协途径。今后半年，战事必日热化。双方均盼对方军事力量受大挫败而屈服于和谈，但战事愈烈，仇恨愈深，且双方均不致土崩瓦解，然则和平统一殆如幻想而人民苦矣！

有希望而失望，其刺激甚于最初即无望。然刺激亦有时间性，同人望大赦而被除外，昨所受刺激实非寻常，但今日即恢复常态而趋镇定矣。惟家族在外，恐更忧愁也。淑慧寄希望于特赦，大略不致如何失望，但大赦除外特赦殊受影响，惟余不宜说穿，致增其忧虑也。

六时半起，梳洗并清理床被。八时早点，读佛经一小时，散步或与同人闲谈。十一时半，午饭，小睡半小时。下午读佛经一小时，阅书或闲谈。五时晚饭。晚灯光暗昏，不能阅书，与同人唱戏消遣，九时寝。每日如此，狱中生活无可记载，今后当将过去年余经过，扼要每日追记之。

英工党政策如果成功，不仅对苏为一打击，其对美影响亦不小。盖苏仅于经济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于政治上则缺乏真实之民主主义制度；美虽于政治上有民主主义制度，而于经济上则无社会主义制度。兼而有之者，其惟英工党政策欤！故其政策如成功，则苏之憧憬民主政治，美之主张社会主义者，均将各对其本国之现象不满而思其所改革也。

一月三日 星期五

晴空万里无片云。

前年九月中旬电呈蒋先生请求赴渝报到或赴筑庐墓，戴雨农回渝复为请示，奉谕赴筑暂隐。雨农回沪转告，当与淑慧料理一切。三十日雨农陪同赴渝，定于次日换小机飞筑。抵渝后始悉，蒋先生先晚电沪，嘱余等仍秘密来渝，故筑行中止。暂寓渝郊磁器口杨家山雨农家。时蒋先生在西康，雨(农)于一日飞往晋谒，余托其

带呈一缄，不意胃痛大作，雨农晚间飞回，余已痛不能言。渠谓蒋先生闻余到渝甚喜，渠明日飞沪，可否接淑慧来渝。当时痛甚，复思淑慧，固首肯之。雨农于二日飞沪，余同日入四一医院，胃痛加剧，日打止痛针，但旋复发痛，几欲觅死，有生以来第一次最感痛苦之病也。三十四年春之肺炎虽甚危险，而无此次之痛苦。四日，淑慧率幼海、文蕴及骥良夫人来渝，精神虽觉甚慰而痛仍未减。雨农囑入为淑慧于后山松林坡之白公馆布置寓处，招待极为周到。

此时毛泽东在渝，国共商谈已进行三周。公博等由日引渡回京。

史〔斯〕大林死后，其事业将由外国不知名之三人担任。一为 Andrei. A. Zhdanov，一为 Andrei. A. Andreyev，一为 Georgi. M. Malan-hov。均为政治局之委员，年龄均在五十以下，虽均非史〔斯〕大林之囑继承者，但政治局委员除史〔斯〕本人外共十二人，而此三人则为斯氏所最亲信而握有实权者，将来表面虽或由莫洛托夫继承，而实权殆分别操于三人欤！

一月四日 星期六

天雨燠热。忆前年十月二十三出医院至白公馆。此屋位于山腰，后有松林，右有高峰，左有瀑布，前可远眺，风景不恶，招待及警卫人员亦甚恭谨，每饭六菜一汤，较其办公人员为优，亦颇安之。但不久即知，来信均被检阅，去信多被扣留，即幼儿亦不能入城。其表面理由为余行踪须极端秘密，以免外间注意，实质软禁也。余与淑慧尚安之若素，幼儿则苦闷异常，直至去年四月底，幼儿始获允赴成都求学，时雨农已死月余矣。幼儿行后，淑慧与余心始安，每日读书写字，余阅完《资治通鉴》及《中华通史》各一部，英文小说七八册及其余书籍多种，大字亦颇进步。淑慧阅小说多种。文蕴亦如之。间赴后山散步，有时有人跟随，有时亦听自由。此在渝一年生活之情形也。

上午程克祥来探访。渠奉中央命令，数年来与余联络，颇历艰

险，且著劳绩，而竟入狱三月余，日前始出，实不知何故也。大约后方人士不仅没〔抹〕煞南京政府中效命中央建立勋绩之人员，即中央派来秘密工作之人员亦受歧视，其意以为必须胜利后由内地来者始为抗战英雄。苟不幸仍受外国侵略，其谁肯作地下工作耶！旧属傅曙东、黄立人来探，盛意可感。

下午淑慧来探视谓：蒋先生已批准特赦，已交文官处，现转告司法院履行法律手续，两周后或可发表。淑对于此消息亦不深信，劝余安心，余慰之。淑慧真苦而又可怜，余一死不足惜，而累淑慧如此，真令人坐立不安也。

一月五日 星期日

雨止天阴仍闷暖，颇感不适。回忆与戴雨农关系之经过。自三十二年二月电台叫通后，即电讯往来。三十三年冬，与周作民共派朱文熊赴渝。朱于三十四年三月返沪，谓雨农偕杜月笙将于五月间至第三战区，约余与作民前往商配合反攻及保全上海计划。允之。与作民设法商借口实，以作欺瞒敌寇之烟幕。其口实则为劝中央与敌讲和。正进行中，雨农忽来电谓，余之地位重要，行动恐极不便，可派亲信前往。乃于六月底派黄埔一期生刘明夏前往。乃中途因军事发生，道路阻塞而折回。胜利后，九月中旬某晚，杜月笙忽来谓雨农顷已到沪，约余往谈。见面极为欢愉。忆二十七年十月中旬汉口将沦陷时，与渠曾晤于何雪竹家，于今七年矣！此后几每日必来谈，如不来必通一电话，盖此时中央军到沪者极少，危疑震撼，雨农如此，盖安慰与监视兼而有之也。九月三十陪余飞渝，十月二日赴沪。一月间返渝时，曾至白公馆访晤并午饭，共谈五小时，谓蒋先生对余事至相当时期必有办法，预计恐须至九、十月。后复一度回渝，勾留约三周，余两缄约见，均未前来。咸疑其态度骤变，心殊不安，但生活仍旧优待。三月中旬忽阅报，谓其坠机身死，为之忧虑不置，盖余之身家性命，渠曾立誓保护，今如此，则前途殊可隐忧也。故目前多谓雨农如在，余决不致有今日。其

实真相如何，殊难臆测，以其在沪严密调查余之产业，在渝暗中禁止通信，以及第二次返渝避不见面推之，殆使人难于捉摸矣。

闻京沪工厂商店纷纷倒闭，经济恐慌日趋深刻，阴历年关恐发生极大混乱，金融经济当局恐将一筹莫展，坐视经济之趋于崩溃。瞻念前途，愁焉忧之，人民生计将陷于绝境矣！

一月六日 星期一

阴雨使人闷损。日来胸部梗塞，呼吸急促，有如三十二年冬之情形，三十三年春即患重性肺炎，此次岂又重病之先兆欤？

三十四年秋季以后，京沪所捕人员，至三月初尚未交法院，余等在渝无法深听其原因，甚为奇异。三月中旬某日忽见报载，汪夫人及公博、民谊均解苏州交法院。另息，缪斌亦解苏，甚为惊异。盖缪与军统局早有联络也，乃苏法院首先开审、首先宣判及执行死刑均系缪。报载军统局移送文谓缪虽不无微功，乃属投机取巧。余谓默邨，将来亦可以此语加诸吾辈。缪之结果如此，令人对雨农誓言颇滋怀疑。后公博、民谊亦被判死刑。四月间报载，公博就刑时与民谊握别之情，令人既悼逝者，复为民谊哀后死者。后报载民谊可再审，已得委座手令从轻处分，为之稍慰，但六月初仍执行，哀哉！思平于五月在京判处死刑，九月初执行，闻讯黯然。朋侪相继死亡，余偷生人间，有何意义耶！在渝一年，迭闻凶耗，殆心碎肠断。三十四年八月十九日，与公博、思平握别于南京北平路思平寓所，竟成永诀。回忆数年谈笑言欢，真如一梦，思之潸然。

阅李秀成之供状，殆太平天国后起有为之士，惜忠而见疑，不能展其怀抱，坐视其国家陷于绝境。英雄失意，千古同悲，其遭遇亦惨矣！洪氏晚年昏聩无为，其兄弟把持朝政，而又贪污无能，其国之亡实自取也。岂尽曾、李之功乎？

淑慧本约今日前来探视，大约因雨面止。屡劝其天雨不必来，今日殆为吾意欤。

一月七日 星期二

天仍阴雨，精神不佳。去岁在渝闻缪斌就刑，心颇不安。曾询毛人凤：何以缪对于军统局不无贡献而结果如此？渠谓系主座手令，而未言其故。九月间来渝，闻缪于三十三（年）冬曾赴东京晤小矶国昭，声称系奉中央之命与日谈和，后美军进驻东京获此材料，举以询我政府，故政府将其执行死刑，以明战时未派人赴日谈和。所传未知确否？其实，缪之赴日余亦知之，乃在劝日军撤离中国，并取消南京政府，而以颜惠庆等在野人物组织一过渡期间之地方政府。此事余亦曾参预，乃对日之一大谋略，非为中央向日讲和。但缪在东京究竟如何措词，不甚详悉。缪为人喜招徕〔摇〕或竟冒中央代表之名，而竟以取祸亦未可知也。民谊未能免死，在渝再四推测，莫明其故。抵京后，闻主座确有从轻处分之手谕，但有谓其夫人在火车上手谕为小偷所窃者，有谓系最高法院已复判维持原判因而顶回者。究不知何故也。民谊竟死于非命已。好好先生下场亦如此，宁有天道耶！闻其挽公博联云“生为革命奔波无惭真脚色，死于和平奋斗不负好头颅”，挽人亦自挽也！

马歇尔奉召明日返美。马于前年十月以杜鲁门特使之资格来华，促成国共团结，中国统一。抵华之初，颇具乐观，亦颇有成就。据其表示，平生不欢喜失败，足见其当时之自信。今竟失败矣！麦克阿瑟幸而被派赴日，马氏何不幸而被派来华，非两人之能力有高低，其所当面之问题有难易也！群料马氏返美，美国对华政策必有变更。但美既不能改支持国民党而支持中国〔共〕，亦不能完全放弃中国问题于不顾，坐视苏联势力之侵人，更不能压迫国民党屈服于中国〔共〕，然则美之对华亦茫然无所适从矣！

一月八日 星期三

天阴微雪。余与公博感情既深，交谊亦笃，相处数年，虽挑拨者不无其人，公博亦颇耳软，但于事业及友谊均无影响，余效颦中

央对渠多未瞞隱，如派程克祥、朱文熊〔雄〕先后赴渝，派张子羽赴屯溪，或事先商酌，或事后通知。惟设法以周镐加入当时之军委会，并派其策动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张恒等部反正，并筹划配合中央反攻之军事布置，则未行告知。盖公博左右把持军事者昧于大义，尚留存所谓改组派之传统观念，对于中央犹存成见，而疑余于中央尚通声气，故自汪以下，多不令余过问军事。公博固明大义，但处于若辈包围之中，苟将余之军事计划泄露，则个人安危固属小事，而中央所付余之任务，将根本失败。但因此而产生三十四年八月中旬南京政府宣布取消时，公博对余之一段误会，不能不影响于私交，诚可痛也！当时情形全由于周镐不听余言出子操切，决非余所指挥，后周镐亦因此而受中央之处分。今公博死矣，安能披肝沥胆一释中间之误会耶！余于公博，常以兄事之，汪先生病笃时，咸拟奉余继任行政院长，余于彭寿二次赴渝时，曾托其请示中央，雨农答称，视工作之需要，由余自行决定，故余仍力推公博，后公博囑余继任。上海市长余以前后任之齟齬乃中国官场不易之惯习，余不欲以前后任关系影响与公博私交。力辞之后，中央来电同意，复以上海重要须加以保全，始允之。凡此均系余遇事咸顾虑与公博之私交，勿因政治而受影响也。

淑慧率幼儿来见。淑气色精神较略佳，稍慰。闻已租屋三间，日内可迁屋。有家而不能居，须僦借人屋，盛衰升沉之风味，淑虽已饱尝，但恐仍难免有所感慨也。与幼儿略谈政治情形。

一月九日 星期四

昨晚月色甚佳，今日仍阴晦。忆三十四年八月十五因促成南京政府解散，晚车由沪赴京。抵站时，周镐、陈君衍等至站迎接，当即访公博，详谈。下午召开会议，决议发表宣言，解散政府，暂以政务委员会名义维持治安，静待中央接收。晚，周镐来见谓明日将有所动作，当切诫其不可妄动，应遵守委员长广播所示，一切暂维现状，努力安定地方，敬候中央命令。在未奉中央命令之前，不可有

所行动。周默然而退。次晨六时,为赵叔雍电话唤醒,谓财政部余之卫队分别至各报馆强迫更名,更分头捕人,甚为惊异,始悉周镐以南京区行动指挥在中储银行设司令部,张贴告示,并逮捕南京政府各要员,即至余家来访者亦被捕去。当即电周制止。但公博以下因中储银行为周之大本营,而所指挥者复为财部卫队,疑为余所主持。挑拨者复谓余对公博安全将加危害,公博左右遂调军校学生千余保护陈公馆,并拟分头向中储及余宅进攻。余之卫队亦准备抵抗,一时形势甚为严重。余一面力劝周停止行动,以免南京秩序、混乱,致受中央严责;一面复约公博见面,而电话数处不知其所在。后来电话谓军校生千余人在汪公馆请余前往说明真相,渠担保余之安全。余拟即往。后思平来电话阻止,并劝阻公博谓渠虽担保余之安全,苟一二冒失之徒对余开一两枪,则将如何收拾。故改约于晚间余赴陈公馆面谈。当时全城均陷于紧张惊恐之空气中。

昨幼儿询余有无财产存友处,可取出应用。可见淑慧拮据颇甚,至为难过。当告以已无文分〔分文〕,困窘如此,而后方来者尚谓余为贪污,世间宁有公论耶。

一月十日 星期五

凄风苦雨,愁闷欲绝。前年八月十六日,余拟(赴)陈公馆时,淑海、文蕴、骥良随至京力阻之。余以为公为私均须前往,乃陈宅四周均为军校生严密布岗,绕道数处均不得通过,不得已回家,乃电公博夫人,请其关照顾和路岗位,始得通过。时思平、心叔均在楼上,至楼下人员甚多,似甚张皇。上楼不久,有人来报陈人鹤已自杀,闻讯黯然。余当告公博:周镐工作系余掩护并协同进行,但今日之事全系周急于表现功绩,自由行动,余虽不肖,亦不致残害南京政府同仁,尤其对渠更无危害之意,余与渠当同候中央处分,何能于此时取轨外行动!思平、心叔从旁申说,公博似稍平;但对于周镐工作事前余未奉告,意颇不快。但两小时返家,淑海、文

蘊、驥良已焦急万分矣。十八日，与公博分头镇定人心，维持秩序。十九日下午，会于思平家谈两小时。咸谓余赴沪后将来恐不能常见，相对黯然。孰知竟成永诀，伤哉！

马歇尔临行发表宣言，指摘国共互不信任，互为歪曲宣传，为谈判决裂之主要。美报咸谓和平调处之失败，非马之责，乃中国自应负责。闻之殊为惭愧。马继任国务卿，预料对苏必有一番工作。至其对华政策，恐将以对苏工作之成就与否为转移，但其基础政策必为有条件的〔地〕支持国民政府。美国除此无其他途径可走。但此基础政策之实施，困难实多。盖其条件必为停止内战，此事谈何容易！如在内战中予政府以援助，则不仅授苏联及中共以挑拨内战之攻击口实，美国一部人民亦必反对。但如不停战即不援助，则政府财政金融经济必趋（崩）溃，而使政府动摇。此又与支持国民政府之目的不符。故美国对华之实际行动实不易决定也！

一月十一日 星期六

气压甚低。前年八月留京期间，上海谣诼纷纭，相传余失踪，有谓已被害，上海人心极为震动，周作民、李思浩等甚为焦急，咸访淑慧探询，并嘱其电余即返沪坐镇，淑慧两次电话京宅，均适余外出，驥良于电话中告知余无恙，但反增淑慧疑虑。十九日晨，早车返沪。忆二十六年十月撤赴武汉时，曾对此屋留恋不舍，不知何日始能重返，今情形虽不同，而余之前途莫测，此次离开能否重返亦成问题，惘惘而行。去年在渝，常想念西流湾塘柳夜月，不禁怆然。抵沪数日，闻公博等潜飞赴日，不胜惊异，且为惋惜。公博素识大体，明大义，何以竟有此举，殊觉费解。后闻乃其左右危言耸听，谓余与周镐将欲得渠及其左右而甘心，其卫队已暗中受周指挥，危机四伏，不可留京。言之最力者为莫国康，故公博把握不定，竟决定赴日暂避。余当时揣测公博临行，必留缄呈蒋先生，或致斌何敬之说明赴日原因。盖公博决不毫无交代一走了事。后悉果然。但无论如何，此行终欠考虑也。

阅李秀成供状，对清廷贡献招降抚民之十大要点，明理知义，通权达变，实有古名将及大臣之风，至为心佩。今之视沦陷区人民为被征服者之接收人员，视之应有愧色也。

幼儿与李次仙来谈。次仙系从沅陵来，月前曾一度来探，可感。今日与商运母亲遗柩回沅安葬事，无论如何，今年务必办到此事。一日未成，罪孽一日未能减轻，此心亦一日未能稍安也。

一月十二日 星期日

昨，李次仙来商讨母亲遗柩移葬事。念及生未能养，病未能侍，歿未能葬，实抱恨终天，罪孽深重，百死莫赎也。二十八年曾两度派人赴沅恭迎，但老人以年老路远且不欲离乡，坚不俯允。三十年五月间，忽有被捕离沅之讯，悲急欲狂，电港托人向渝蓉两处遍查，查无下落。老人此时作何情况毫无所知，惟其祈求天佑耳，但余等在京沪仍生活如常，不孝之罪大矣！三十一年冬，派程克祥赴渝托其请戴雨农查明并为照料。程回沪始悉系戴所为，但谓一切生活均甚优遇，并谓“周母即余母，请周放心”，心始稍安，但仍不知在何处也。三十二年冬始悉在贵阳息烽，与佛梅〔妹〕夫妇及岳父、姨太等共住一处。三十三年春，雨农来电谓，（母）病重，刻尽力医治中。闻讯之下痛不欲生，又不能飞往侍疾，淑慧求神拜佛祈祷老人康健，幸果全〔痊〕愈。三十四（年）春，复接戴电，谓老人又复卧病，心脏等病同时俱发，状甚危险，已移居贵阳省立医院，用美国最新最贵之药医治，后时愈时重。老人生日尚在沪遥祝祈祷健康，乃不三周，接戴电谓，已于阴历五月十六日病逝，哀哉！当与淑慧痛不欲生，不孝之罪，百身莫赎矣。老人辛苦一世，而不能得子在侧送终，固由天之报施太惨然。余未尽为子之责于万一，实罪该万死也！当即举哀成服，丧事由淑慧主持，在上海玉佛寺开悼三日，全沪绅商各界均临奠祭，虽极尽哀荣，然九泉何知，于老人究有何益耶！后雨农告，余母亲逝世之日，适渠在筑，故亲临料理，暂厝于贵阳城郊之红花地。淑慧日前来谈亦谓本年内务必迎回沅陵安葬。

余在渝曾嘱妹丈余轶群调查交通工具，缓当与淑慧商筹款项，汇寄轶群，托其赴筑亲迎。苟此事未办，而余就刑，则真死不瞑目也！

一月十三日 星期一

连日阴雨，昨晚更大，今晨雨止天阴。起视庭际，大有春意。

前年九月预定赴筑，私意既可庐墓，复可与岳父及佛梅〔妹〕夫妇会晤，计亦甚得，乃到渝忽奉令中止，复与军统局人员商谈，令幼儿秘密赴筑祭死省生，未得许可。复请将岳父、佛梅〔妹〕等移渝，亦未得请，但亦不听其返湘，殊不可解。直至次年五月，始给资遣散回籍。接岳父自湘潭、轶群自沅陵来缄始悉究竟。轶群等回沅，母亲遗留各物，均已为人取尽，生活几难维持，幸李次仙略有资助。佛梅〔妹〕亲历家破人亡之惨境，必悲苦万状。母亲周年忌辰将近，固设法由渝汇款嘱轶群、佛梅〔妹〕在祖宅举行佛事超度，然遗榱犹远留异地，九泉有知，亦必悲苦万状。余将来何颜见母于地下耶！

国大闭幕后，政府本预定改组，惟其他党派希望先恢复和谈，再行改组政府，闻政府亦同此意，刻正研究和谈方式，但中共早已提出重开国大、重制宪法及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以前之军事形势两点，为和谈重开之基础。苟仍坚持，则和谈即使恢复，亦决无妥协可能。为痛苦之人民计，为丧乱之国家计，甚盼国共双方互信互让，余虽于狱中苟延残喘，实甚盼和平统一早日成功，人民痛苦早日能除也。

淑慧偕淑女、易君左、黄立人来探。君左八年不见矣，语及往事，不禁怆然。淑慧已迁居花家巷十四号，家具均系应美记建筑厂主人所借，可感。共房三间，淑居其二，驥良夫人居一，聊以栖身耳。

一月十四日 星期二

朝日敦初上，爽气迎人，庭际小坐，积闷为之一清。

前年雨衣接淑慧赴渝，究因余病接往照料，抑余即使不病，亦

必接往以便软禁,实一问题。余向不治家(人生产),家中一切均淑慧主持,雨农知之,以为余家财产均在淑慧手中,恐其在沪分散藏匿,故接其至渝。据以后之经过观之,恐照料余病盖亦假托之口实耳。淑慧仓皇就道,家事纷乱如麻,又无何托,当时不知雨农接其至渝之真意,故拟俟余病愈,于次年二三月间返沪料理,如余须长期住渝,则再行到渝相伴。孰知雨农二次返渝时,曾数缄请其令幼儿外出求学,并约其来谈,乃既不来谈,亦不回信,幼儿事亦置若罔闻,至此始渐知其真意。因此,淑慧返沪之事,决俟至秋间再行交涉,先以全力交涉幼儿求学事。雨农死后遂向毛人凤交涉,毛两次前来探访,允幼儿赴成都,云不宜返沪,以避耳目;当面托其于九、十月间令淑慧返沪一行。毛等于四月底随国府高级人员返都,淑慧亦预备于重庆乡间度夏。每于夕阳西下时,与淑慧赴后山松林坡散步,登高远眺。嘉陵江风帆上下,隐约可见,亦苦闷中聊以消遣之一法也。乃五月二十三日,忽有人来通知,谓接京电,淑慧可返沪,已预定二十八日之飞机。闻讯之余,惊喜交集。盖淑能返沪,固属可喜,但余等希望九、十月间成行,今乃如此提前,且飞机亦已定好,料必有特殊原因,是祸是福,惊疑不定,与淑慧由各方面推测,莫知究竟。淑向乐观方面推测,余因此举突如其来,实未免忧虑也。

心跳气喘甚剧,自按脉搏竟至一百二十,惊甚。适医生在,请其诊视,谓系心脏衰弱,亟须治疗。

一月十五日 星期三

天雨。昨晚气喘甚剧,呼吸亦苦,睡眠不佳,故心跳愈甚,四肢亦觉无力。下午,淑慧偕淑女来视,姑悉情形,颇为焦急,告以无大关系。适医生来,介与见面,商购药料,医带来强心镇静剂,服之终日安眠。

去年五月二十八日,淑慧因天雨及中航罢工,未能成行。六月十二始起程,因距机场甚远,晨五时须动身,故终夜未睡。五时,余

等送至山下，目视淑慧上汽车始回。暗想此别不知何日始能重聚，不禁惘然。下午，文蕴忽谓：“太太回来了。”至走廊远看，始知乃戏言。乃五时许，闻汽车声，出视真淑慧回已〔矣〕。因汉口气候恶劣，未能起飞也。十三日复去复返。十四日又去，送行人员回告，已启〔起〕飞，余等亦见两机先后经歌乐山向东飞去。余等尚猜淑慧究在前机或后机，不意至六时淑又回寓，盖飞至巫峡上空，气候恶劣，仍旧飞回也。连日早起，余已感觉困倦，幸淑慧精神尚佳。十五日，第四次再去，始真起飞，但淑究在何处下机，尚不可知。余意如径赴沪，则情形或不致恶劣；如至京，则属可疑，但军统局人员则称系赴沪。

美共和党上院外交领袖 Vandenberg 演说，主张美国放弃调停中国内争，放弃努力，使中共参加联合政府，并终止于外交、经济、军事方面支持国民政府。观察家谓，如 Marshall 不赞同，则共和党与渠必有强烈争执。美国对华政策如何转变，殊可注意。但天助自助者，己不努力己不争气，无论外人对我政策如何，非徒于国无补，且更足以降低中国之国际地位也。（十六日补记）

一月十六日 星期四

昨晚虽仍气喘心跳，但睡眠稍佳。晨起气喘心跳均减轻。淑慧派余益生送稀饭来，谓每日拟送两次。余谓，淑亦微恙，正午方起，拟下午来探视。当嘱其即往转告，不必来探，在家静养，并请医诊视，稀饭此间可煮，不必送来。淑慧半年来所受刺激甚多，又复奔波经营，余早虑其支持不住，祈天保佑，微恙即行痊愈也。

去年六月十五，淑慧行后，余即甚感空虚寂寞，虽有文蕴服侍，然终觉感触颇多，思念颇苦，且不久前飞机常失事，气候当时亦不佳，故未得淑慧来缄前，日夜均觉不安。至二十日，同居者接上海十八日所发之信，而淑信息杳然。预料十五到达，十六日必发一信，今十八日沪缄已到而未见淑信，焦虑欲死。骥良赴管理员处询问，始知淑有信来，渠置抽匣中未交来，心始放下。缄甚简单，谓十

五下午至京，下机当晚即见郑介民。郑谓，余事已由军统呈签呈主座，尚未批下，大约不要紧，并谓不致送法院，且嘱以淑慧名义缄呈主座请求赦免，渠代转呈；淑拟当晚赴沪等语。后报载十七（日）由京开沪之夜车中途出轨，死伤甚多，念淑如改延于十七夜车赴沪则殆矣。故在接淑自沪来缄之前，已焦虑数日。二十三日军统局有人自沪回，携来淑慧缄，并附其呈主座之缄稿，嘱改后即寄沪缮呈，并谓由程克祥、彭寿陪伴至沪，寓彭寿处。今后行动须晤毛人凤始能决定等语，余即知其行动不自由矣！

一月十七日 星期五

天仍阴雨，沉闷之至，气喘心跳虽似略轻，但脉搏次数未减。缄淑慧告病状，并嘱其已病亦须延医诊治，明日如天雨不必来探。

余等在渝来往信件，均须检阅，故默邨设得一秘密通信之地点及方法，淑慧行时曾以此告之，故余亟盼由此处得淑慧一详缄。至七月九日始取来一信，喜甚。展阅之下，乃淑女所书。词极简单，大略谓：母到沪已将所有动产不动产及首饰交出，但主管人员仍说不够，逼得要命；我亦被禁八日，前日始出，母与慧妹仍不然〔然不〕自由。诵阅之下，几如晴天霹雳，令人焦急欲死，愤怒如狂。余个人生死得失早置度外，家小将来生活亦姑置不计，目前妻女受禁受逼受气之苦况，必万分难过。遥想淑慧及慧女受苦之情形，恨不能生翼飞沪以谋解救，但余既无自由，真乃一筹莫展。自此日起，余精神即为愁云惨雾重重包围，长吁短叹，几至忘寝废食。每晨五时余即起，遥望东方日出，红霞满天，不知淑慧在其下作何情况；遥想沪滨，心与神驰。文蕴及骥良夫妇见余愁苦，虽婉词劝慰，但细察彼等神情，亦难掩其焦虑心理，彼此坐困愁城，真所谓呼天不应矣。余等所住白公馆，位于山腰，房屋高敞，颇为风凉。此时忽谓白公馆另有别用，余等须迁至前美海军少将 Miles 所住之屋。该地环境虽较优美，屋宇亦较精洁，然位置较低，房屋亦矮小，夏必苦热。心绪不佳之时闻此讯，更为不快。文蕴忙于收拾行李，后又称不必迁

移。但至八月六日仍离开栖息十月之白公馆而赴 Miles 之旧居矣。

一月十八日 星期六

仍阴雨。脉搏略增，呼吸未减，心跳稍轻。

去年间淑慧被禁受逼后，念徒作忧虑，于事无裨，须设法解救，但百思无计。此事不能托毛人凤。盖此讯系由秘密通信方法得来，如公开商托，渠必追究余何以得闻此讯。乃臧毛，谓淑慧离渝时已与余商妥，除家属生活、子女教育费外，拟将所有财产贡献国家，请其派员赴沪与淑慧接洽，但告以外间传余财产甚多，实则所有无几，且大部系战前积蓄，请其嘱咐所派人员，勿因谣传致逼淑慧太甚。至八月初旬，又臧毛，谓淑慧自六月二十来一信后，至今将近五旬，未来一字，谅系被禁。淑慧向不预闻政治，一切责任由余自负，如渠真系被禁，请予释放，如必禁押，请仍送回渝，与（余）同押一处。此两臧系无可奈何中之无可奈何之办法。明知无甚效果，但嗣知即此两臧，亦被扣留，未予转送。当时又以此种连及妻孥之封建时代之办法，最高当局未必明了，乃密臧许孝炎，请其转托顾祝同、陈布雷转呈主座，一切责任由余自负，该杀该死，余以一身当之，请恢复妻女自由。但此臧亦如石沉大海。嗣又得悉幼儿由蓉到沪，已逃往香港。因余故，而使幼儿亡命海外，倍增痛苦。因余个人政治责任关系，使家破人散，历史上所谓籍没之惨，余亲尝之矣！遥想妻子儿女，真痛不欲生，而又无法以救之，人世之苦，无有甚于此者。母亲已为余事客死异域，今又累及妻孥，尚能做人耶！

下午，幼儿、慧女自沪来探，甚慰。闻淑慧无病更安。与子女商迎接母亲遗柩事。

一月十九日 星期日

天阴颇冷，病状如常。

去年约七月二十左右，接淑女来信，谓情形较缓和，慧女已可

外出，但淑慧仍不能自由，时尚在白公馆也。迁居后，天气骤热，房屋又矮小，自早至晚扇不停挥，不仅不能写字，即读书亦不能不停，但阅英文报及搬扑克以消遣，苦闷极矣。八月十号左右，又接淑女来缄谓，七月二十七日以后，淑慧可接见戚属，渠曾去看三次，并由杨老太太处送菜饭。足见七月二十七以前不许接见家属，亦云惨矣。余九月十六到京，淑慧十九日至宁海路二十五号来探视。盖渠九月七日始恢复自由，不十日，而余解京又须为余事奔走。旧创甫愈，新创又生，淑之遭遇亦云惨矣。宁海路二十五号见面时，情形极为凄惨。淑慧受禁八十日，其间，因受人之气，受人之逼，受人之强迫、软诱，较在渝时消瘦甚多，能留得一条命在，夫妻重逢，实不幸中之大幸。淑慧到京，无家可住，暂寓于杨光杰家。在此居住约四月，在人情冷暖之时，杨能如此招待，实令人于感激之余加以敬佩也。

闻政府已拟定恢复和谈方案，拟派张治中赴延安，刻由司徒转知中共，等候延安答复。余意商谈有无结果虽成绝大问题，但中共似不致拒绝政府代表前往延安，盖如此于中共政治立场实为不利，大约中共不致如此不智也。据中共宣传，去年十一月后，中共军在军事上已取得主动地位，未知是否属实。双方欲以军事压服对方，虽均不可能，惟战事延年累月，双方实力继续消耗，以至于双方均无力攻击时，内战或可自然停止，和平恢复或有希望也！

一月二十日 星期一

天冷有嗜意。气仍喘。

前年赴渝报到，朋侪均为担忧。盖以戴雨农太可怕，恐所言无信义，但余仍信之。戴到沪即谓主座派渠负责对余加以保护，渠对余身家性命必彻底保护，将来必以事实证明，决不作无信义之事。后渠返渝与钱大钧同到沪时，并约钱与余见面。钱谓彼亦亲阅主座训示，余事由雨农负责。盖戴亦恐余见疑，故以钱见证也。余于三十三年九月间，曾缄蒋伯诚、吴绍澍表示不求中央谅解，决心于

中央反攻、盟军登陆时，率部内应，以一死上报主座，或于事机成熟前为敌人破获，死于敌手，苟能为主座所杀所囚尚属大幸。后绍澍赴渝出席代表大会，曾晋谒主座，并以余缄呈阅。三十四年秋，雨农未到沪之前，绍澍先到沪，将此经过见告，并谓主座阅余信反复再四，几欲流泪，当拟给余一信。绍澍谓恐被敌人发觉，不必由主座缄余，乃书一缄与伯诚，谓某事已详告绍澍兄矣。伯诚将此缄见示绍澍，谓主座嘱其转告余加紧努力，中央必保护余之安全。雨农、绍澍并非一派。雨农到沪前，余即闻绍澍之言，故对雨农所言各节，深信不疑也。

上午十一时，淑慧亲送饭来，看守谓尚拟人来探视，甚觉奇异。盖余伙食本托人代包，幼儿前日曾云将由家自送，但包饭尚未满月，久候亦未见淑慧入内，更奇。下午三时，始率女弟子史曼冰、岳佩兰来探，谓上午系率领仆人送饭，未拟探视。史、岳两人，一别八年，风采犹昔，谢其盛意。闻延安拒绝政府代表前往，何以竟出此决绝举动，殊深不解，即使怀疑政府诚意，似不应关闭和平之门。今如此则谈判殆成绝望，而内战殆无止时也，哀哉！

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仍阴。甚觉不快，脉搏次数略减。

前年九月到渝时，知友甚多，本拟晤谈，知雨农不欲余与别人接触，故未提出。因陈布雷向无派系关系，且不多管闲事，以为请求与渠见面雨农不致反对，乃竟不然。其理由：一为布雷近因侍从室取消，所有业务为吴鼎昌所吸收，心绪极不佳；一为陈果夫、立夫高唱严办汉奸，而布雷与渠兄弟甚接近，恐有不利也。其实不然，盖雨农不欲别人预闻余事，而欲一手独揽。但自西昌返渝时，谓主座令余与俞鸿钧晤谈上海金融问题，因余病未果。雨农只谓时机一到，主座必有办法；并谓必在去年秋间。办法如何，渠既未明言，余亦未便深问。但余自加研究，实无适当办法，恐须由法院解决。盖长期隐藏既非了局，而法律以外又无公开解决之办法也。但既

不能接见友朋，消息隔绝，亦惟有听之而已。后侄儿丕基进城晤许孝炎，许谓二中全会时，中委四十余人晋谒总裁，陈述意见中有严办汉奸一项，总裁表示应办，但自动提出余，谓早已自首，应该另外一种看法。当时许亦在场，亲耳听见，因此得知主座之真意，但究竟如何办法，各方均无消息也。

今日为除夕，同仁排唱京戏，派余唱《四郎探母》，因心跳辞之。入晚，猜拳声、唱戏声，杂之以牌九、扑克声，几如俱乐部而忘其为狱牢也。但狱中有此豪兴亦属难得。去岁与淑慧、幼儿在渝度除夕，虽招待优渥而精神上凄凉万分。淑慧谓：“洗一个澡，明天换件新衣，把晦气都洗去。”其郁闷可知。孰知至今年除夕，晦气仍未洗尽，今晚与幼儿、慧女，母子三人度除夕于分租之屋中，其感慨为何如耶。室内歌声不绝，均忘窗外凄风苦雨。十一时始睡。

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天仍阴雨，拜年恭喜之声，不绝于耳，颇喜气扬扬〔洋洋〕之概。

去年三月中旬，毛人凤来访，谓雨农二次返渝，因事忙致未来谈，并非态度变化。盖余事由最高当局决定，不致变化，劝余等暂避，一俟风潮平息，即无问题。并举十七〔六〕年清党情形为例。当询以缪斌及叶蓬、招桂章何以亦被捕，招、叶二人于过渡时期亦均受中央任命。毛谓缪系主座命令，但未说原因；叶因招兵太多，过于招徕〔摇〕，反感甚多；招则系张发奎所为，雨农曾请何总长电张，以招交军统局，张尚未遵办，将来必无问题等语。至四月二十三日《和平日报》南京来电，谓司法行政部表示，余等即将解京公审，当缄毛询问果有此事请照实告知，以便准备；并问其是否因雨农逝世致生变化。盖毛上次来访之日，即雨农坠机之日也。数日后，毛来访，谓至目前止，决无此事。苟主席有此命令，军统局决不致未知，而司法部反告知也，并谓余等协助抗战情形，军统局虽有案，但请自写一节略，以便日后公布。不久毛遂返都。后军统局人密告，曾见军统局签呈主座之稿请派余工作，由郑介民、毛人凤二人署名，

该稿缮正已由毛带京等语。未知以后郑介民告知淑慧之签呈,究竟是否此件,且究竟有无此件。郑介民告淑慧,余决不致送法院,而淑慧至沪即被逼交出所有财产,非送法院之先声而何?但若辈说话岂竟无信义至此耶!迷离恍惚,真匪夷所思矣!

下午微雪。条知淑慧天雨地滑,不必与子女前来拜年。淑慧随饭送来果品,以红字书“祝幸运”贴于盖上。今年度岁自不如去年在渝之凄凉,岂因刺激太多感觉麻木欤?抑因人多热闹不觉凄凉欤?恐二者兼而有之也。

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积雪二寸许,天冷,仍微雪。

去年五月初,报纸又载余等将解京,但毛人凤不久之前指天誓曰,谓决无其事,苟有其事必先告知,且商量应付等语,故亦置之不再探询。至淑慧奉召赴沪,即测知消息不佳。及接淑女来缄,知淑慧被禁受逼,则形势恶劣已属显然,但军统局人员犹虚言相慰,而报纸亦久不载余之消息矣。参政会于六月十三日有人提议,请政府将余等交法院严办。至八月中旬,因政府无表示,又有人在该会提出,《大公报》且作社论,质政府对余等作何处置。余以此知政府决不能再将余等隐藏于重庆深山间,而必拿出一办法。八月二十二三,报载谢冠生奉召赴牯,余知必谈及余等之事。二十八九,谢在沪对记者谈话,谓余等五人将由渝解京审理。军统局人员本拟将此消息不令余等知,而余等竟得阅此报,因断判此次谢之负责谈话,决不致如前数次毫无根据之消息。故军统局人员虽仍再四声述,决无此事,但余已胸有成竹,准备作最后之应付矣。

狱中不能阅报,苦甚。但闻延安拒绝政府代表前往,后物价猛涨,又闻政府改组积极进行,但均不知其详。Marshall 闻已就职。美国对华政策有无变化,亦无所闻。闷甚。狱中何以禁止阅报,令人费解。

接金雄白、孙曜东、汪曼云联名由上海狱中所来之信,系去年

十一月十一日所书，辗转今日始接到。余系十一月七日宣判，渠等深致愤慨，来缄慰藉。自困于縲绁之中，尚不忘旧日相遇之德，末世有此，实属难得，盛情殊可感，为之低回者久之。

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雪止天阴。连晚同仁合唱京戏，气象甚佳，几忘在狱中。

去年至九月十五，军统局人员始来通知余等赴京，明日包专机启〔起〕飞。但仍谓非送法院，因渝郊军统局区撤消交市府或行营，余等不能留此，且余等前曾要求政府还都后将余等移驻江南乡间，故现在南京附近乡下布置处所，将此间之管理员及厨子、勤务全部带去，如送法院何必携带人员等语。察其布置又似所言非虚。究竟军统局在渝人员真不知情，或知之而故作假言，至今仍不明白。余等遂于十六日晨七时离此幽禁之寓居矣。车经白公馆山下，遥望其屹立山腰，指示文蕴点头告别。希望甚久，今竟离此矣。但前途究竟如何变化，实难预料。真所谓一喜一忧也。机系中央航空公司之运输席位，殊不舒适。淑慧前次亦系乘此机。十时启〔起〕飞，别矣重庆。一时至武昌，略停。四时左右至明故宫飞机场下机，一切情形自此均明朗化矣。武装兵士多人来接，有一人与余同车貌甚严肃，一语不发。车向城北驰去，不知拟赴何处。车经山西路口广场，目视西流湾故宅，庭树依然，惟已易主，不禁慨然。车入新住宅区转入宁海路，始知形势恶化。盖阅报知军统局之看守所在此，公博、思平等前亦羁押于此也！

淑慧率幼儿、慧女前来拜年，狱中与家族祝贺新年，滋味实不甚佳。谈话中知淑慧等在外，尚有门生故吏及旧友前来拜年，尚觉热闹，衷心稍安。谈半小时回去。今后关于余之案情，决不再问淑慧消息。苟有消息，渠必见告，否则一再询问，反增其忧虑，于事且无济也。

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天阴使人闷损。阅关于金融问题之材料，通货膨胀，银根反紧迫，实为矛盾现象。苟能收缩通货，扩大信用或可缓和一时。但中央银行信用扩张，又恐助长囤积之风，是则放款用途不能不严加限制及监视，惟战事不停止，交通不恢（复），虽天仙亦莫能挽救经济崩溃也。

去年抵宁海路十九号后，同车者面貌更狰狞，后知系看守所所长。手掷一长凳，指令坐下，逐一人一小办公室，记载姓名等项，且检查身体，罄所有搜去，一变在渝时恭敬之态度。余与默邨被引入楼上一小室，门即锁闭。盖已囚犯待遇矣。此时，刺激颇剧，因变化突如其来，不知其原因与经过也。凭窗下视，则文蕴、驥良太太及女仆均在下面室外坐一长凳上。文蕴仰视见余，泪流满面，余既伤心，复怜其遭遇。后下楼清理行李，仰视楼上则文蕴等三人已拘禁于余隔壁一室，凭窗而立。嗣由门上小孔中送入不能下咽之菜饭，看守者谓明日伙食可改良。晚，来法官三人，其一在渝时曾晤面一次，虽作空言相慰，但于走头〔投〕无路之时见一认识之人，稍闻慰藉之语，紧张情绪亦略松弛。所谓看守所态度亦稍客气。晚间，分别略讯，并嘱各草自白书，旋检查行李，至晚三时始毕，均余、文蕴、驥良应付。余倦甚，本拟即睡，甫上床臭虫成群结队面来，扑不胜扑。时又思潮起伏，百感横生，窗外大雷大雨，几如不闻，彻夜未眠，东方稍白即起，但门已外锁，不能自由外出。默坐想念，今日起，名实俱符为囚犯坐牢矣。后闻余居之室，前为褚民谊所居；对面之室，乃汪夫人所居。民谊已作古人，幽明路隔，即梦中恐亦不能重晤也。

全部牙齿均坏，食饭维艰，长此以往，恐成胃病，忧甚。喘气稍松，脉搏仍未多减。

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大雪。连日未阅报,国内外形势如何发展毫无所知,闷甚。

去年被禁宁海路十九号,除早晨洗脸及三餐外,房门均锁闭。文蕴于关门时为余料理衣被,渠亦禁闭房中,无辜受累,至为抱歉。余即忙于起草自白书,初拟略写敷衍应付,后愈写愈长,自亦不觉也。十九日晨,谓有人约余谈话,下楼一视乃淑慧也,不禁悲喜交集。重庆白公馆一别竟能重逢,亦云幸矣。淑慧恢复自由甫十日,又须为余事忧虑奔走,其身体精神如何支持,焦虑万分。淑慧去年遭遇较余更为坎坷,衷心至觉不安。当时,数人在旁不能多言,互相安慰而别。淑系前晚夜车来京,当晨甫到,以送礼与某君之妻始能立即见余。后淑慧谈及此情,尚酸辛欲泪。二十日高院检察官作首次侦察讯问,态度尚谦和。二十一下午,下楼理发,见一妇人逡巡入门,坐门内一长凳上。因未戴眼镜,不能看清,仿佛系淑慧,细视果然。其一种在人檐下过,不敢不低头之可怜情形,令人悲愤交集。后为人引入一小室,此人态度亦不和顺,愤恨而已。理发毕,与淑略语,承谓,非来看余,乃系保释女佣者,并谓文蕴及驥良夫人日内可出。略谈数语即上楼,愤痛之情不可言喻。余该死该杀,愿以一身当之,而累淑慧如此受人白眼,受人欺负,实不禁愤火中烧。淑慧真太可怜也。数日来,伙食已改良,闻等于其工作人员之伙食,态度亦较和善。后闻军统局与检察官交涉,余等即留该处候审,不必送法院看守所。盖该处较法院看守所可以优待。检察官允回院请示。其中理由至今不明,听之而已。

本届美国参院共和党较民主党多六席,为五十一对四十五(96)。众院共和较民主多六十,为二百四十六对一百八十六(432)。

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昨晚睡眠不佳,今晨四肢无力。太阳略出即阴。偃卧铺上休

息，闻淑慧及慧女前来探视，异甚。盖向系下午，今日何以上午即来也。晤谈之后，始悉最恶劣之消息二则。一为最高法院已于二十一日维持原判。二十二日，即正月初一日，淑慧等已知之，前日率子女前来拜年，故不令余知，且谓过年闹热，实则大年初一闻此凶耗，母子三人悲惨万状，但当日情形余亦略其〔有〕所窥。盖淑慧言语闪烁，幼儿默不一言，慧女虽憨笑亦不自然，故前日日记中谓今后不向淑慧探听余案情消息，免其烦闷。二为主座对余将特赦之说，纯系某夫人从中取财，淑慧东挪西借，且几当尽卖绝，以满其欲，孰知全系骗局。淑慧悲愤之余刺激甚深，神经言语均颇恍惚。余甚怜之，除温语安慰外，无法减轻其刺激，焦甚。十（一）月七日被判死刑，当告淑慧，应视余死为大解脱，应为余庆，不应为余悲。盖苟判处十年以上徒刑，余已五十，将为终身铁窗生活，此则较之即死痛苦多矣。即为家属设想，余坐牢十年，淑慧即将负担十年，苟余一死，则长痛不如短痛，一时虽必悲苦，但可从此减轻负担，来往自由。故余如死，对余本人及家属均为幸事等语。今日仍以此言慰之。幼儿已赴上海，淑与慧女满眼含涕，余极力镇静以慰，但内衷之伤感，实无法遏制。非畏死，盖儿女情长，实不忍离妻子儿女也。淑慧谓，曾访立夫，因病未见，由其沈秘书代见。后沈秘书电告淑慧，谓当晚立夫有签呈上主座，嘱其安心等语。未知系淑以此慰余，或立夫以此慰淑也。今日身体本不适，受此刺激，下午身软如棉，言语无力，同仁多来安慰，闷卧而已。念不久即将抛妻子，别儿女，与世长辞，真所谓命在旦夕也！

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昨晚乍睡乍醒，盖理智、本能及感情交互冲突也。彻宵痛苦，与在渝初闻淑慧在沪受禁、受遇时无异。高等法院宣布死刑时反不觉如何刺激也。就理智说，余死实乐于长禁，但本能上不知不觉似又望生。又就理智说，余死实于淑慧等有益。盖可免其长期负担及苦恼，但感情上又不忍抛弃家室，使其过孤〔孤〕苦生活。故三

者交战于中,时睡时醒。但必死之事实既已造成,惟有等死而已。晨起,忽接慧女秘密送来一信,谓昨日下午,毛人凤派周镐约淑慧四时见面,适淑不在寓,慧女四处找寻,至内政部始遇着。访毛时无他语,只谓有好消息相告,至内容可于明晨访陈方,渠可详告等语。慧女谓,今晨陪淑慧访陈后再来通知。得此一信,紧张情绪稍觉松弛。念陈芷汀现系文官处政务局长,岂有特赦或减刑之希望欤!下午,淑慧偕慧女及淑女来,盖淑女于昨陪岳母来京也。今晨闻岳父母在外接见,乃赶出拜年。岳母年余不见,老人忧心憔悴多矣!淑慧谓今晨访芷汀,谈甚久。芷汀谓,因不知淑慧地址,故托毛代约,渠奉布雷之命,嘱淑慧上一呈文,请求主座特赦,由布雷代呈;并谓,布雷本在沪,见报载最高法院对余案维持原判,极为焦急,赶回布置营救。渠本胆小,不敢多言,现当不顾一切,向主座力求等语。闻之不胜感激。虽不知能否得承批准,但布雷之友情已深于潭水矣。淑慧及慧女等似亦稍慰。淑慧一周来身体精神所受影响,甚于一场大病,可怜之至。因余事而累眷属如此,真始料所不及也,因嘱其回家休息。

阅关于国际问题之材料数篇。

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天晴日出。嘱淑慧,请其在寓静养数日,不必在外奔走,尤不宜焦虑,至被骗之事,暂不必提,且勿气愤。

下午,淑慧偕幼儿及周镐、石顺渊来见。周因为余作证,又被军统局羁押五十余日,日前始出。今又来探视,古道热肠,可感可佩。石由沪来视,旧属中关怀余事最切者,可感。淑慧谓,昨下午,陈芷汀电告,昨晨布雷谒主座陈余事,主座谓,何以至今始说,嘱布雷等负责设法救济。布雷等因与立夫等商,仍由司法方面救济。嘱洪兰友研究法律手续。芷汀嘱淑慧带律师晤洪商办法。淑慧已偕幼儿陪律师杨家麟访晤洪,至另一律师戴修赞因报酬未滿其欲而辞谢,可叹。据连日所得消息,可知数点:主座对余仍本爱护之

意,但至昨日上午止,无表示,此其一;淑慧虽托友好向主座陈言营救,但至昨日上午止,无一人进言者,此其二;此次既仍由司法解决,而不用政治上的特赦,则一死虽因主座表示爱护幸能获免,而必以无期徒刑之身坐牢,自由之期,渺茫难测,此其三;余在敌人虎口中,冒万险作抗战工作之心迹及事实,仍难完全表白,汉奸之名仍不能完全洗刷。此其四。故紧张情绪虽缓和于一时,而余心终未能甘,气终未能平也。然因此使家属稍得安心,因此知主座仍旧爱护,旧友尚非完全不管,所得安慰亦颇不少也。

阅关于中国金融财政问题之论文数篇。

一月三十日 星期四

天气极佳。淑女及慧女来探。淑女今日返沪。慧女谓中宣部昨有通令至各通讯社及报馆,对余案应根据法律立论,不得有刺激人心之记载。今后无意义之侮辱叫嚣等文字,或可减少也。

回忆去年九月二十二日,军统局法官约余谈话,询程克祥、彭寿事。盖两人亦因案被押也。回房见文蕴含泪清行李,询知已获释放。两年来,承其尽心尽力服侍照料,且共同患难将近一年,既感其厚情,复觉依依。文蕴能获自由,固觉快愉,但留余无人照料,似亦不甚放心,且有惜别之感,故含泪离开看守所。今后不知再会何期,余亦难免若有所失。十月二日,余开庭辩论终结后,坐庭上为人作证,忽见文蕴在门外,异之。后至候审室,文蕴欲入不得见,余上一卡车驰去,竟不能交一语。别后乃在此种情形下作第一次重逢,可谓惨矣。次日,随淑慧至看守所探视,始知昨日由锡到京,带有螃蟹,淑煮熟,令其送至法院也。人生聚散,岂能预料耶!二十三日,闻法院仍须令余等羁押法院之看(守)所,乃于下午由检察官陪至老虎桥看守所而为正式囚徒矣。抵京后,京沪报纸几无日不载余等之消息也。

美国国务院声明,退出中国军事三人小组及调处执行部,所有人员即行返国,中止调停中国内争,海军陆战队亦将撤离,是美国

对于调停已宣告绝望。莫斯科会议恐将出新花样也。开滦煤矿刻为美军驻守,苟美军撤退,共产军控制该矿或其交通,则华中煤源断绝,交通及产业等方面,必大感困难,甚至混乱,未知当局何以处之。

一月三十一日 星期五

天晴。幼儿、慧女来探。幼儿谓,昨晤陈芷汀,态度较积极,告幼儿有一签呈上主座,尚未批下,未知系何签呈,颇虑情形或有变化。盖过去所推测之有利情形如(无)一符合事实,而推测之不利情事,则无一不实现也。下午,包惠僧、程克祥、彭寿三人来访,均极力安慰,谢之。彭且送糖果等物。

去年九月二十三日,至老虎桥看守所后,即入忠字号,为一小洋房。闻系日人所建,用以监禁被捕之美国空军人员者。前一小园,可散步。可〔有〕房十二间,大者住六人,小者住五人。余等承优遇,与丁、罗共(三)人居四号,惟夜间有一小孩来宿,盖小偷窃盗用以服役者。此类小孩大约监禁不久即行释放,故四号之小孩常易人,至今四月余已易六七人。故余戏谓,四号为旅馆。忠字号共住六十人,素识者为陈君慧、周隆庠、李圣武、顾宝衡、袁愈佺、周乃文、王荫泰、周作人、汪时璟、余晋龢、邓祖禹、盛幼蘆、江亢虎等。时林柏生亦尚未执行,每日聚谈,觉较在渝时尤易混过时间也。

阅 Johnnes Steel 关于美苏战争一文。大意谓,资本主义国家间因市场及植〔殖〕民地之竞争而发生战争。苏联为共产主义国家,国内无失业者,无商品须出售,故无市场及植〔殖〕民地之需要,不至发生战争。又力驳以原子弹及细菌可以击败苏联之议论。谓苏联必以同样武器攻击美国,并于短期内以陆军占领全欧及近东,而英国必中立,故苏美必两败俱伤,无一取胜。其结论为苏美必须合作。细考其所持论据,殊有见地,名作也。

一九四七年二月

二月一日 星期六

天晴。但因四肢无力，略晒太阳，仍睡眠休息及看书。吃药打针将三周，而脉搏仍在一百以上，怪甚。

淑慧来略谈，云幼儿、慧女已于今晨赴沪。

人生真可随遇而安，亦可谓人类最能适应环境。在渝时，闻公博等人看守所，私念生活必甚痛苦，乃竟不然。此间无床，席地而坐、而卧，又无椅桌，六十余人只一便所。一切均须自己操作，自不必言。初来，稍觉不便，但亦无何痛苦。一二日后，亦不感不便矣。闻同人言，以前房门终日锁闭，大小便亦在房内，此时痛苦殆不可言。后经奋斗，始得终日开门，俟晚人睡后始锁闭。因此，终日可在外散步，可到别房谈天，大小便亦在外，且饭食亦可由家制送。苟无上列条件，则痛苦诚不堪言，此因看守所规矩尚缓和。苟入监狱，则上述各点无一存在，故同仁咸惴惴于入监狱，而以上诉等法拖延。余闻此言，于未判死刑前，亦畏移入监狱也。

闻美将撤退在华驻军并中止财政援助。盖中国苟由中共当国，而由苏联控制，则美必以全力支持国府。今中共于短时期内既无夺取政权之可能，而苏联最近期内亦无伸手中国本部之意，则美国将对中国问题取消极态度，对中国内争亦暂傍〔旁〕观。调解既已失败，当不致撑持一方压迫一方。将来国共双方精力疲竭，欲战不能时，美或将再作调人。又或中共军势发展，国府有崩溃之势，因而中共有夺取政权之可能，因而苏联势力有独占中国之可能时，则仍将以全力支持国府。不过国府之腐化无能，应立即改正，否则不能自助，人岂能助之耶。

二月二日 星期日

天气甚佳。但四肢无力，昏昏欲睡。医屡嘱不宜多看书、多用

脑,岂看书过多所致欤?上午全睡,下午沐浴一次。觉畏冷,恐系受寒,但至晚精神稍佳。

闻郝鹏举以还军于国之口号复归中央。回忆余当时配合中央反攻之准备,郝亦在计划之内。当时分三部:一为余自统者:税警总团余兼总团长,上海市保安团队余自兼保安司令,上海市警余自兼警察局长;二为联系确实绝对可把握者:为张岚峰、孙良诚、任援道、张恒等部;三为有联系而尚未达确实者:为吴化文、郝鹏举两部。郝与余过从颇密,余且借故赴徐一次,当时南京对渠多诋毁者,余极力掩护之。郝表示效顺中央素有此心,惟恐中央不加原谅,当暗示可设法疏通。后公博告余,郝曾派代表赴海州与新四军联络,余于郝来京时曾密询之,渠矢口不承。盖海州税警分团团长余因无适当人选,嘱郝保荐者,郝常派人赴海者,此也。胜利后,中央曾予郝名义,后闻其加入共军,今又还军于国,其中经过令人莫测。闻张岚峰为共军所俘,部队亦瓦解。孙良(诚)、吴化文则环境艰难,各只余万余人,前途亦甚险恶。余之税警总团,交熊剑东率领,闻在南通附近全军覆没,熊阵亡或云自戕。上海市保安团队交刘明夏率领,后闻刘又交徐肇明接领,因徐为当时之参谋长,与各部队长较为熟悉也。徐率部赴胶济沿线,其中一团参加共军。任援道、张恒均将部队交第三战区及汤恩伯解编。张在汤处任高级参谋,任则在沪闲居。各部变化多端,有死者,有俘者,有赋闲者,有仍统率部队而甚困难者,有作幕僚(者)。白云苍狗,变幻无常,真非始料所能及,而余则以死囚之身,待执行于狱中。天意耶?人事耶?非所知矣。

二月三日 星期一

天阴,惟精神较昨稍佳。淑慧本约今日来探,不知何故未来。

本日阅小型报,名《评论日报》,大约系元旦始出版,非左派彩色〔色彩〕,但亦非所谓第三方面者。虽似政府系,但亦似非党部或政治部及军统者,殆与孙科有关系欤?本日载,一般预料余今日必

被执行，乃竟呈一百八十度之转变，历述一周来余案之动向，并谓，政府曾暗示各报馆，对于西沙群案及余案，不宜作刺激人心之记载。此与慧女前告宣传部之通令相（同），并说明最高当局系余前曾任其个人秘书，赏余之才；又因余反正甚早，不无功绩，故拟赦减。并推测何以不于最高法院复判前表示之理由：一为最高当局向未注意，下情未能上达；一为故意于复判后始救济，以示恩威并重等语。同仁闻之，咸为余贺。余则恐报纸泄露后引起反对者之反响，致影响最高当局庇护之心，或增加其困难，反为忧虑不已。今日为星期一，上星期今日淑慧率慧女前来告余以维持原判及某人之妻骗诈之事。淑慧已准备余死，告余一切放心，子女均已成立，生活可无挂虑，母亲遗榇必运沅安葬。言之泪与声下，慧女亦流泪，非余镇定安慰，将放声大哭。是余已与妻女作一次死别之话叙矣。淑慧返寓后，即得好转之消息，其喜，盖何如耶！今晚十二时立春，即交丁亥年。数年前，多预言丙戌年极不利，此言果验，至明日即可谓逃出丙戌年矣。但术者仍谓，余丁亥流年不佳，麻烦多，恐生病。余所望者，在政府为余洗刷，表明心迹，苟承特赦，心迹得明，则出狱后病死在所不惜；苟仍病于囹圄之中，且继之以死，则心迹既不得白，并须受长期病苦而后死，反不如一弹毕命，既可减本身之痛苦，并可省家属忧虑与麻烦也。

二月四日 星期二

天复转晴。下午，淑慧偕驥良夫人，并率旧属傅曙东来探。淑谓，昨又晤洪兰友，甚热心谋救济，并嘱淑常往。可感。

余所居之忠字第四号，闻思平曾居此，直至执行时为止。余与思平识于民（国）十五（年），时北伐军抵武汉，黄埔军校在武昌成立分校，蒋先生任校长，邓演达为代校长，张治中任教育长。余任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时思平任上海商务书馆编辑，来武汉参加北伐军，因聘为政治教官。后黄埔军校移京，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余仍任政治部主任，时思平任中央政治学校教授，余请其兼任

军校政治教官。时余奉命主办《新生命》月刊，思平为主稿者之一，过从尤密。三十四年八月十九下午，在北平路梅公馆握别。苟余早来京一月，尚可重晤，孰知前年八月十九即成永诀耶，哀哉！抵此后，友人曾出思平生前一诗，盖夜梦公博及余所作，以哭公博兼忆余者。读之泣下。思平长于事务，极为精细，非如余之粗枝大叶，诚人材也。惜余迟来一月，一面缘慳，二十年交谊如此终了，诚恨事也。

今日周学昌搬来，谈一年来变化，不胜今昔之感。

闻蒋先生前日曾赴徐州，昨日复往，岂徐州紧张耶？迭闻共军已取主动攻势，如徐州入共军之手，则形势将大变，民社、青年两小党对于参加政府迟迟无积极行动，与军事形势实有关系，今后一切当取决于战场。然战争决不能彻底解决国共问题。余于五年前即断言中国决不会亡国，但必大乱。中国不亡幸而言中；中国大乱，实不幸而言中也。然苟大乱无已时，恐必再呈南北朝之形势，亦即今日朝鲜之形势，北为苏联势力范围，南为美国势力圈也。

二月五日 星期三

天晴。精神甚佳。上午，陈君衍夫人来探，谓君衍极关心余事。谢谢，并托代为问候。君衍虽被判十五年，但因修养有素，处之泰然。但其经济甚窘，其家属亦苦矣。下午，幼儿自沪来探，谓蒋先生并非两度赴徐，乃系赴郑，徐州并不吃紧。不过双方正在布置，不久即将决战。并谓阴历正月初四来拜年时，虽未告余最高法院已维持原判，但母子三人均觉已经绝望，作最后料理后事之准备。当时母子三人，尤其淑慧，其痛苦为何如耶！至今思之，犹觉心伤。余告幼儿，去年民谊于最高法院维持原判后，亦曾一度宣传主席手令减刑，报纸且有登载手令内容者，乃竟执行。此次余事，虽似颇有转机，毋乃重演民谊故事欤？不可过于乐观。幼儿谓此次不同，洪兰友、陈芷汀均有确切表示，当不致变化。听之而已。

余来此不四月，同难者已死四人。一为林柏生。十月九日下

午二时许,忽谓有人参观,余等入室,即加锁闭。盖平时不闭,参观时始如此,故亦不异。入室后,闻一看守对隔室之潘毓桂谓接见,余以潘必出外接见,乃久之参观者未来,忽闻枪声一响,隔十余分钟,又一发。同室又谓,恐系执行者。余念有执行之虞者仅林,而林未外出,且系两枪,并无两人应执行。乃不久,门启,群谓林先生执行了。盖闭门时,潘见林外出,询何事,看守答以接见,余闻此语时林已外出。一枪未绝命,复加一枪,惨矣。余闻之,痛哭失声,不恻者旬日。此外,文元模、李绍唐、余晋龢均患病,高院故意为难,不许保出就医,至垂危始允保,但出不三日,均即逝世。三人均高院杀之者,死非其罪也。文为我国有数物理学者,任教数十年。李为精通俄语俄事之外交官,战前曾(任)中东铁路督办。余为有数之行政人才,战前任北平、青岛公安局长、厦门市长。均人才也。

二月六日 星期四

昨幼儿送来二书:一为罗斯福之子所著《罗斯福见闻录》;二为日本记者森正藏所著《旋风二十年》,述太平洋战事发生前后各种隐秘内幕,极为有趣。二书当细读之。

昨记余来此后逝世之同居者共四人,其在军法处执行者,余来京后亦有五六人。余最伤感者为项致庄。渠于二十二年任江苏省保安处长,为陈果夫之妹夫,余当时任教育厅长。同事四年,其为人方正不苟。三十二年忽闻到沪,李士群极力网罗之,余甚为奇异,以为有秘密任务而来。余当时态度:自动来参加和运者,固不拒绝,但决不劝人参加。故闻致庄到沪,亦未派人接洽,后闻将应李士群之约而赴苏,乃派人与之接谈,犹以为奉中央密令来作策反工作,乃荐为军委会参谋次长。后在沪与葛敬恩及致庄三人迭次晤谈。葛以项必需握有兵权,将来始可效力中央,乃设法推苏北行营主任,乃因其不愿与驻军同流合污,极力整理,反感甚剧,甚不能安于其位,乃又设法调其为浙江省长兼驻杭绥靖主任,率其所接近者三师赴浙。因为人过于方正,在杭情形亦不佳。公博乃以默邨

继之。其为人规矩廉洁，固无不正行为，更无有利敌人之举，乃竟执行，深为惋惜。余以其至多亦不过无期徒刑，乃受极刑。阅报见其临刑时之态度，后又闻其在狱之情形，不禁泣下，屡日不欢。

闻美国为我国活动，俾得于莫斯科会议时不致向隅，而主张颇力者为 Vandenberg 未知确否？巴黎会议时曾一度遭人拒绝，战时所挣得之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此均自取于人所尤乎！

二月七日 星期五

淑慧率幼儿来探。幼儿晤陈芷汀，据云，国府有文致司法院，表示可免余一死，嘱其核办；芷汀并访谢冠生，商谈将来即由最高法院直接改判无期徒刑。幼儿：是否将成去年褚民谊故事？芷汀：此次与去年不同。至何以不同，芷汀未明言，幼儿亦未便深问。苟最高法院改判即成定案，势必拨入监狱。该处规则及待遇，均较此严格甚剧，余之身体、精神，岂能受此苦难！今日淑慧又带算命、看相者各一人同来。据云，今年丁亥流年亦不佳，须七月后始渐顺利；六月间防大病等语。据形势测之，入监后不仅生活痛苦，且与此间同人分开，精神必感寂寞凄凉；而与驥良分开，渠目前为余代劳者，均须自己操作，心脏病如此，岂能耐此？故目前即使能暂免一死，不能认为可喜之事，恐活罪更痛苦于死罪也。

闻美国决定，如六月底中国局势不安定，则预定由其进出口银行所借之五亿美银之约，即将取消；即使履行，亦须中国详拟计划，经美国审查其计划之实行性及还款可能，并监视其用途。外报载，实际上恐此约已取消。政府失此财政援助，未知何以突破经济难关也。顷阅美国进出口银行，乃美承认苏联后为使利两国交易于一九三四年成立者。但实际上对苏并未贷款，而与南美各共和国则发生密切关系。一九三四年，复成立第二进出口银行，专任中国及古巴之贷款。不久，一九三六（年）两行合并。该行资本优先，股即官股一万七千四百万美金，普通股仅一百二十五万美金。初置理事五人，由国务、财务、商务、农林四部及复兴银公司各派代表一

人,后改为十人,由国外经济管理局及该行职员中指派代表充任,高级职员二十人,普通职员五十人;但对于国际关系,地位甚为重要。

二月八日 星期六

昨、今特别伤感,为人狱以来所未有。忆过去,想将来,心绪极为不宁,未知何故。回忆去岁在渝,与淑慧苦闷之情形。淑慧在沪被禁、受逼、受气之苦况,以及其为余事焦急奔走之狼狈可怜之状况;文蕴在渝尽心侍奉及慰安之情形,不禁感慨横生。瞻念将来,虽或可暂免一死,但是非功罪仍未大明,而监狱生活之困苦悠长,恐身体、精神均不足以抵抗,偷生人间,有何意义!故两日来,方寸纷乱,彷徨无主,真度日如年也。

去年九月在十九号时,检察官曾侦询一次;移至此处后,先后开侦察庭五次。检察官诡譎狡诈,极尽诱供之能事。其实在政治上负责之人物,自应是非功罪坦白自陈,决不屑作隐藏事实、规避责任之无出息的行为。故自白书中所未尽之事,均一一陈述。检察官故意设词安慰,实属可笑。及此阅其起诉书,则强词夺理,多不能自圆其说,而一副狰狞面目,实足表示其人面兽心。余之律师三人,章行严自愿义务辩护,因与杨老太爷为总角交也。余针对起诉书,自拟答辩书数千言,但报纸只发表起诉书与判决书,而余之自白书及答辩书竟不发表。只许原告及审判者向社会说话,而不许被告向民众陈情,此岂可谓法律之公平耶?苟畏余之言论淆惑听闻,则民众自有判断力;如余持之无故,言之不成理,则民众当然不致被淆惑;苟民众同情余之言论,则即证明余言为正当。今不许发表,非证明检察及审判者之心虚而何?

二月九日 星期日

连日颇有盛衰兴亡之感,岂精神萎靡所致欤?

去年十月二十四第一次公审,检察官控告通谋敌国,图谋反抗

本国。余谓，上半段为通谋敌国，图谋挽救本国。因历述动摇日军士气，淆混日本国民各种谋略，以及妨碍日军各种行动之阴谋，并详言所签条约完全系对日之欺骗行为，于我无损，于敌无益，且我并可据此约，要求日军尊重我主权独立及人民自由，故此约对日军且系一种束缚。后半段为通谋本国，图谋反抗敌国。因详述与中央联络后如何掩护及营救抗战工作人员，如何刺探报告敌军情形，如何布置军事准备，配合中央反攻，接应盟军登陆。并述在虎口中担任此项工作，其危险不亚于前方抗战将士，盖随时有被敌军破获之危险，亦即随时有送命之可能。并谓三十四年八月十二日，奉中央命令委派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负责维持上海及沪杭沿线治安。历述当时危疑震撼之情形，余当时努力维持之经过，以及交出兵权自请赴渝报到，经主座批准，由戴雨农亲陪前往之经过。前后历时五小时半，傍〔旁〕听者万余人。可称空前。余当时预料，傍〔旁〕听者中对余或有侮辱之言行，乃竟鸦雀无声；听余陈述，且多表示同情者。乃知民众对余之态度矣。

闻三月十五开三中全会。在开会前完成政府改组。但民社党犹预〔豫〕不决，进行恐不顺利。余意民社及青年两党均系书生，对于天下国家大事空言则可，实行则恐无办法，无决断，无魄力，议论多而行动少也。

二月十日 星期一

上午天气甚佳，下午忽阴雨，倍增闷损。淑慧本约今日来探，大约因雨不来。晚饭时，接慧女来条，谓昨由沪返京，本拟今日来探，因旧友成济安昨逝世，淑慧陪其夫人终日，今日开悼，故不果来，老友又弱一个，闻讯凄然欲绝。

去年十一月二日，余二次公审，傍〔旁〕听者仍万余人，多青年学生及公务员。辩论时余发言两次，博得全体听众鼓掌三次，法警虽禁而不能止。退庭时，庭外听众仍以掌声相送，经法警强制乃止。余之心迹及行径大白于社会，大为社会所同情，死无憾矣！此

时，淑慧及幼儿始终在傍〔旁〕听，亦感兴奋，岳父尤然。慧女则因小产在医院也。后淑慧及其他友人先后告余，行政院一女职员两次均来旁听，不仅同情，甚至敬佩，后闻余被判死刑，极为愤慨，谓假使余能出狱，渠当无条件嫁余，一时传为佳话，盛情厚意，至堪感戴，余亦可以稍慰矣。章行严发言，引经据典，娓娓动听，惜其声音稍低，且稍带湘音，听众不能全闻全懂耳。其余两律师一根据法律发言，一根据有利证据立论，均甚精采，先后亦达五小时余。一般輿情均以决不至判极刑。乃七日宣判，竟以死刑判决矣。除报纸言论故意渲染外，真正輿论无不以为过重，而对余表充分同情，且必以最高法院必定发回更审，孰知亦竟不然也。

顷又闻三中全会前，只能改组立法、监察两院，国府委员会及行政院则须俟会后，大约行政院院长一席必深烦主座选择，或者自兼，而张岳军副之，实际由张负责欤！

二月十一日 星期二

阴云细雨，倍感凄凉。在渝一年及被判死刑后，均无所谓感伤。今法律手续尚未完成，而事实上十之七八可免一死。照理心境应更安静，乃常回想过去，大有花谢水流，曲终人散之感，何也？

首都高法宣判死刑案卷，大约两月余始送最高法院，而余卷于十二月六日，即宣判后一月，即为最高法院催索送去。律师闻之均甚担心，以为必最高当局授意提前处决。适此时某人之妻诈欺取财，谓最高当局对余将减刑并特赦。现在虽知被骗，然当时认以为真，故于最高法院提前赶办，反不觉心焦。案卷旋分发第一庭，其庭长叶某，闽人也。当时上海有闽人二人赴李思浩处，谓余家族如对最高法院有话说，可经由李转达，其意盖可知矣。李将此意告淑慧，经细加研究，因所望必可观，实无力应付，谢之。孰知对方恼羞成怒，竟出以速战速决之手段维持原判。王揖唐宣判在余三个月前，王荫泰、殷汝耕、周学昌、唐仰杜、邹泉荪亦在余宣判一个月前在京宣判死刑，傅式悦、陈春圃则在两月前在沪亦判死刑，均至今

未复判，而独将余提前。某人之妻骗局揭露后，余以最高法院对余案特别提前，且于旧历除夕复判、元旦公布，必系最高当局授意，今乃知其不然。盖主管法曹故意不令余家属过一好年也。中国司法之黑暗竟至如此。首都高院之法医乃系一眼科医生兼任，为院长之至友，其官派十足，气焰逼人，真不可钩尔。文元模等三人之病，均系渠故意留难，至弥留时始克保出，故保出数日均行逝世。法院此种腐恶情形，岂当局及社会所知耶！

二月十二日 星期三

上午，幼儿、慧女偕章行严来探。盖章因岑心叔案出庭，两孩至法院请其来晤也。章去年十月底告余，政府于阴历年后改组，余（渠）将来可为余事向主座进言，且必较现在有力。询其是否任司法院长或司法行政部长，云曾有此说，惟在发表前不能确定。暗示渠如上台，必对余等之案作彻底之大赦；三四月后，余必可出狱且可作幕后之诸葛亮。当时闻之，甚为安慰。乃今日晤谈，兴趣较前大差，渠出山之说可成过去，然则为余等全案有魄力说话者殆无人矣。十余万人其将永久沉沦于地狱耶？渠谓上海民间真正舆论对余极表同意〔情〕。中国真正民情向无力量，于事无济，但亦可作良心上之慰安也。下午，淑慧偕慧女来，据云，昨曾晤洪兰友。云余案已责成谢冠生设法，究由最高法院直接改判，或发回高等法院再审，刻尚未定。淑慧盼在最高法院直接复判，可省许多周折及麻烦。洪谓，只要达到目的，至方式可听谢冠生选择等情。将来究竟如何，殊难预料，除静候外，尚有何法耶！

报载，郝鹏举被共军俘去。人事变化岂能逆料，但其中真情如何，殊非局外人所能知。连日偶有办法秘密输入报纸，外间动向能窥测，但愈阅报，愈对国家社会及人民前途感觉忧虑也。

二月十三日 星期四

上午十一时，忽闻有人来见，异甚。盖淑昨曾来，且向系下午，

今日何以上午，料系友朋。乃出视，系幼儿，知有变故。据云，洪兰友昨晚约淑及渠晤谈，云最高法院院长夏勤电话称该院对淑慧抗告已予驳回，并谓居院长已由锡回京，兰友遂赶往见居先生。居并召夏勤、谢冠生同来商谈。居表示用政治方法解决，由司法院签呈国府请予减刑。兰友遂往布雷处报告，布雷并约立夫来商，三人复往见居先生谈商，居仍表示负责签呈。旧友情殷，殊深感激。然余事变化亦太多矣。淑等本不欲告余，因抗告驳回，今已见报，恐传入余耳，反增疑虑，故令儿前来通知。幼儿并云，自洪宅出并赴陈芷汀处，芷汀尚不知此事，乃与布雷通电话，方悉详情。

闻共军对郝鹏举仍优待。果真如此，则共军策略真属高明也。

七时后，胃忽痛，且四肢亦酸痛，恐系感冒。但胃痛终夜不停，大有前年十月在重庆之势，焦急万分。前年在医院，且有文蕴日夜服事〔侍〕，尚难支持，今在狱中何以度过？言之令人心悸。辗转反侧，达旦始昏昏入睡。（十六日补记）

二月十四日 星期五

胃痛略减，仍未停。四肢酸痛如故。下午均稍减。淑率子女及幼儿之友叶元、余元凯来探，勉强出谈半小时，适温医生来，诊视后开药方交淑配药，云系感冒及滞食。淑谓居先生签呈昨尚未送府，因其部属有人荐议，最好由中央党部去一公文，则司法院始有根据。居因电吴铁城商配〔酌〕。吴谓，此事最好由政府办理，不必牵入党部，以免共党对党藉故攻击。布雷、立夫、兰友闻讯，三人复（往）居先生处。居允仍照昨日所定，由司法院径呈，明日可送府等情。昨晚，淑至兰友处晚饭，兰友以此相告。友朋盛情，当终身感佩。惟一彼三折，救一命亦太难矣。

睡前觉饿，食牛奶、饼干少许。但睡后忽觉发嗝难过，虑甚。（十七日补记）

二月十五日 星期六

连日天气奇冷。条知淑等本日不必来探。今日之冷，甚于昨冬下雪时也。

骥良夫人来探骥良。据云，司法院签呈已办好，惟因近日主座因金融风潮，心绪恶劣，故不敢呈批，俟下星期一相机请示等情。将来有无变化实难预测。据余经验，凡事须实现后始可谓成功，虽有百分之九十九希望，亦不能谓为成功。盖世事变幻，真非人力所能预知也。

胃痛虽止，饮食后仍感不适，身软如棉。忆两年来病痛时，医疗等大事虽由淑慧主持，而饮食起居一切日常生活，均由文蕴照料，病有起色则色喜，病劣则极忧，可谓尽力尽心。今病卧狱中，诸多不便，颇忆文蕴，幸有骥良照料，否则将苦不堪言也。

二月十六日 星期日

昨晚睡前略食麦粉、牛奶精及面包数片，睡后忽发噎难过，知系消化不良。今晨大便仍稀，解手后仍睡，九时始起，颇觉肚饿，食牛奶、面包少许。乃食后胃又不适。十二时、三时及五时，各食稀饭许少〔少许〕。四肢仍无力。阅书自遣，并补记十三日日记，并记本日日记。

闻郝鹏举已遭枪决。前后所传，矛盾如此，不知真相究如何也。

二月十七日 星期一

晨起，视物均发绿色，且极模糊，与前年五月间在沪瞳孔扩大时之现象相同，急甚。下午，淑慧率慧女来探，谓昨晚晤芷汀，签呈已送呈。大约三四(天)后必可发表。告以目疾情况。淑与慧女均云，恐系看书太多所致。前、昨两日虽在病中，但终日阅读近卫文磨自杀前所著《太平洋战争发生前日英谈判秘录》及迫水所著《日

本投降经过》，甚感兴趣，恐目力疲倦，稍息，或可复原也。

一九四七年三月

三月八日 星期六

日记记至二月十七止，即因病停止，至今日始勉强恢复。盖十七日下午五时，注射葡萄糖，六时晚饭，饭后不久，忽全身打战，为向来所未有，较前两次疟疾时，厉害数倍，痛苦万状。同仁咸为骇异，谓系打针反应，余疑为疟疾，盖余打葡萄糖数年来将近二百次，向无反应。浑身发抖，约四十余分钟始渐减。请温医生来诊。温正在淑慧处，闻之甚为惊异，恐淑急，故不使知，与幼儿赶来。幼儿在外候，温入诊视，发抖已停，诊知为发〔反〕应。盖当日天气太冷，打针时未将药水烫热所致，打强心针而去。

十八日起，眼不能视，胃痛又作，加以晚发冷汗，全身发痛，故卧床半月。兹将半月余各事，分日补记之。

余最担心者为目疾，盖前年由一中医治愈。此人在沪，何能来京，且来所费必不貲，目前焉有此力！姑由淑慧缄淑海访其下落，且告以病状与前年同，请其开一方寄来。淑女访遇，据云，不按脉不能开方，渠愿来京一行，盛情可感。惟此期内余请同难友人潘毓桂开方，亦服中药，医胃兼治目。渠开一同仁堂特制治眼丸药慈朱丸，由该丸说明书中更知有石斛夜光丸，如兼服，效更速。因兼服之，果渐愈，不三周，痊愈。因叹中国药多有特效者。慈朱丸为元人秘方，石斛夜光丸为明人秘方，补慈朱丸之不足者。吾人祖先多发明力，吾辈至今仍受其惠。今人不仅不能发明，即模仿欧美方法，亦不如日本人，实愧对祖先矣。

淑慧偕佛妹及旧属傅曙东来探，谈四、五十分钟。

三月九日 星期日

天气甚好，闲步园庭晒日。微风，又因理发，稍觉畏冷。今日

本轮沐浴，改至明日。目疾虽愈，但看书写字仍觉吃力，连续五分钟，目珠即觉不快。此次幸在南京，而又得知慈朱丸，如在重庆乡下则殆矣。

常想淑慧及子女如能入狱内一视余生活情形亦甚佳。但除余病重因探病而入外，无法能来。但因此而余须病一次似乎不值，今竟如愿以偿矣。淑入内四次，幼儿、慧女各一次，其印象均较预想者为佳。幼儿谓似一学校寄宿舍，但缺床桌耳。

病中一切均系骥良照料，其忠义之行，虽古人鲜见。余部属、友人甚多，危难时始终不变，尽力招呼者，惟骥良耳。感激之余，不胜敬佩。因小案同押之中学生王世项，亦尽心照料，殊可感也。狱中最苦者为病。余自九月以来，十分注意，乃竟血压高、心脏跳，复加以胃病、眼疾，真所谓漏屋偏逢连夜雨，破船又遇打头风矣。岂真丁亥年于余较丙戌年更为恶劣耶。

缄告淑慧天冷风大，明日不必来探。淑似受寒，并劝其服药。

忆前年在沪病目时，公博由京缄问，谓眼为全身最重要之部分，望勿疏忽。今公博逝世将近周年，余尚偷生人间，复患此疾，回忆故人，不禁泣下。世事变迁，固属寻常，但此次如此剧烈，实出意外。

三月十日 星期一

鼻塞更甚，且畏寒，脉搏由八十六增至九十六，大约系感冒，仍不敢洗澡。三十三年此时，亦受感冒后竟酿成严重肺炎，几至不起，忽忽三年矣。病愈曾作《病后》一文，大约谓当时系九死一生，然所以不死者，谅系上天欲令余遭遇更艰难困苦之环境，故不令余轻易离开人间。孰知此言竟成谶语。年余以来所经验之惨，所遭遇之酷，不仅限于余一人，妻子儿女亦受尽窘迫及流离之苦。今竟地无立锥，生活堪虞，天之报施亦过惨矣。余最近目疾，胃病甫愈，而又患感冒，一波甫平一波又起，真可谓多灾多难。但望勿缠绵加重，至成前年此时之状况也。

上月二十左右病中，淑慧来告，佛妹与妹丈余轶群由沅来京，余去年被判死刑时，佛妹即来臧谓拟来京一视。盖母亲逝世，佛生早亡，自父亲逝世后孤苦零丁相依为命之母子四人，惟佛妹为仅存之骨肉。闻余恶〔噩〕耗，当必痛苦欲绝。当时因淑慧尚寄居杨医生家中，故电令其缓来，并告以无恙，乃复判仍系死刑，道路传闻执行在即，故此次不先告而竟以奔丧之情绪远道来探。渠夫妇经济本极拮据，未知如何筹办川资，闻之心甚不安。惟因余病未愈，不能出外，且见妹必思母，思母必伤心，恐病转恶，淑慧、骥良均劝俟病稍愈再见，故佛妹夫妇来京五六日始来见面也。

三月十一日 星期二

鼻仍塞，脉搏增至一百零四，似有热度。下午三时，温医生来量温度为三十七度一，较通常多五分。晚鼻塞，左眼珠胀痛，甚感不快。九时半寝。

本日下午，淑慧偕佛妹来探。此为晤佛妹之第四次。上月二十六日，首次与佛妹夫妇重逢，想及母亲，心痛如割。佛妹力避谈及往事。余虽力避，然谈次自然谈到，几至垂泪。因在办公厅接见，观者甚多，力忍之。谈经半小时，淑慧及佛妹恐余伤心，即行辞去。然当晚思潮起伏，忆及往事，倍觉伤心，而于母亲离沅及滞筑情形，尤为悲痛，几彻晚未眠。次（日）眼及心脏均受影响。本月二日佛妹夫妇复随淑慧来，此次谈较长，于母亲在筑生活及病中、逝世等情形，言之甚详。不孝之罪，百身莫赎，真抱恨终天矣。佛妹谓戴雨农为母亲疗疾治丧，亦尽心尽力。然则雨农数年前对余谓“兄母即弟母”之诺言，可谓能践矣。然因余事而幽禁老母于异地，究属过分也。言之犹觉痛心。当日并谈商遗柩改葬及佛妹夫妇生活等问题。

淑慧谓：前日上午，忽有一人辗转探得其住址前来拜访，携有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致淑臧，谓毛泽东、周恩来商定设法救余，派此人前来主持。淑谓，余大约无危险，婉谢之。昨晚又来，且询默

邨情形，淑称不知此事。甚为离奇。淑疑信参半，余断定为军统人员所为，居心甚险。盖淑去年在沪被禁时，若辈亦捏造余致女友一缄以刺激之也。且所言营救方法为劫狱，更觉幼稚。中共岂作此类荒唐难成之事耶？另有阴谋竟无疑义，嘱淑此后拒与再见。

三月十二日 星期三

本日为总理逝世纪念日。忆三十三年今日，汪先生已赴日医病，余与公博、民谊领导谒陵，并祭阵亡将士，民谊复主持植树典礼，余本感冒，因步行出汗受风，回家更觉吃力，次日仍勉强主持极繁剧困难而时间亦甚长之会议。十四上午，复在中储银行接见日本公使田尻，已不能支持。田尻见余气色不佳，谈半小时即辞去。返寓后，咳嗽大作，竟成肺炎矣。余当时将死不死，公博、民谊今竟先我而逝。今日复逢总理忌辰，狱中回忆前尘，复念故友焉，能不令人生存亡生死、盛衰升沉之感耶！

下午，淑慧来谓：昨晚晤芷汀，谓余事虽未批下，但决无问题；布雷因葬兄回籍两周，前日始返，日内将由布雷再向主座请示等语。盖余病时，大约二月二十左右，淑慧来告，据芷汀云，文官长吴鼎昌于司法院签呈之外，复加一签呈，已呈主座，大约三四日必可批下发表。但届时并无动静。幼儿复往询芷汀，并来称芷汀云，主座将文官处签呈亲笔修改，且所改较原呈于余更好，发交文官处，令誉正再呈；布雷与芷汀再就主座所改者加以补充，已再呈上，不日可批下等语。主座对余事如此用心，竟亲笔修改签呈，仰见爱护之殷，闻之感愧交并。但届时仍未批下，淑慧曾一度访芷汀。据云，大约等待较好时机；且云，布雷离京时，已将余事托张岳军照料。岳军慨然承受，情亦可感。但迄今三周，杳无消息，故昨日晚淑复访芷汀询问也。情形如此，可谓人事已尽，苟有意外变化，乃无〔天〕意也，静候而已。淑谓，自称中共人员昨晚复访，已婉请不必再来，阴谋如此，可怕也。

三月十三日 星期四

昨今两日，脉搏均九十二，劳动时稍加。

自称中共人员之薛某，谓淑慧复陆定一一减。淑谢，彼谓明当再来一次。其为伪装，实无疑义。余被判死刑后，淑慧求神拜佛，因得识立法委员马晓军之妻，盖其家设有神坛，相传灵验。马太太忽告淑，谓渠识主座之外宠吴小姐，渠已代恳吴向主座为余请求减刑；吴已允，惟其下属要报酬，需金条贰拾根。淑因情急，允之。旋由其代拟呈二件，由淑署名，一经文官处，一经军统局呈主座。淑告余，余甚疑之，且告幼儿、慧女，恐系军统人员主使。但淑甚信之。旋马告淑，主座已批交夏勤减刑。如淑望特赦，则可另呈，且加金条拾根，将来如财产发还由吴支配，且需先交半数。淑赴沪将慧女之手饰出卖，且向各友分头告贷，凑成叁拾条。先以拾伍条与之，遂又为淑代拟一请求特赦之呈文，由马送沪。后马来言，该呈文由蒋纬国送京面呈，并言，纬国之妻为吴所介绍，刻吴囿与纬国夫妇共住一处，但必另送纬国金拾条。淑无奈，于余数中如数交马。余闻之更为心疑，因此事太不合理也。马于十二月十八日告淑，谓吴由沪电马称，十数日后必发表，且嘱马为余预备住处。时淑寄居杨医生处，正拟租屋，马且劝不必租，因明令发表即可回西流湾故居。言之确切，使余莫明究竟。当时相传元旦有大赦，余等同案亦在赦内，或大赦时对余发表特赦欤？余亦竟作此想矣。

三月十四日 星期五

脉搏极不正常。一日之间，多至九十二，少至六十四。

上午，淑慧与幼儿来探。幼系自沪来者，主将薛某以中共名义接洽事报告布雷、立夫，谈片刻即去，以备访芷汀、兰友及立夫之沈秘书也。薛某必欲淑慧复所谓陆定一一减，实有深意。盖欲以此有所要挟。因去年十二月二十八九，淑托马太太往国府查询余事，盖马曾告淑，呈文已批准交文官处办理也。马并亲来向余报告，谓

元旦来不及，因必须交司法院呈请，来往约需十余日。其言似亦近理。乃马复向淑索金四条，谓文官处承办各员所要求。淑以功亏一篑与之。千辛万苦筹集之叁拾条，仅余一条矣。一月八九日间，马告淑谓公文已于六日送达司法院，竟似真事。乃不日而最高法院对余案维持原判之消息发表矣。淑乃质马，马始谓渠本人实不识所谓主座外宠吴小姐者，一切均军统局副局长毛人凤之妻所为。淑质以何不早告，马支吾不言，故意责骂毛妻。旋毛妻托胡静安之妻转杨惺华之妻，请淑慧不必声张。盖郑介民与毛人凤、郑妻与毛妻均不恰，如知此事，必藉此倒毛。并谓金条将在沪退回二十条，交杨宅，南京由马退回九条。乃迄今上海仅追拾陆条，而马仅退壹条。淑慧虽允不声张，但已有知者。军统局曾派法官率书记询淑，究不知系郑或毛所派。淑不愿扩大，矢口否认。但虽如此，毛等究不安心，必欲得淑一短处以相要挟或抵制。故此次持陆定一缄之所谓薛某，必系若辈所派无疑，否则何必定要淑一缄。昨幼儿向往芷汀、兰友等报告后，不知情如何也。

三月十五日 星期六

幼儿偕佛妹、秩群来探。幼昨晤芷汀一次及立夫之秘书两次，咸认为自称中共人员必系捏造。立夫且认为，可能系军统人员。因决定将此事告毛人凤，看其如何处置。幼儿来时，淑慧正往访毛也。

日前李次仙来探，云即将返沅陵，等不及伴佛妹夫妇同行。据云，与章行严甚有关系，章刻组有中兴学会，专事讲学，将来或将发展为政党，其《甲寅》周刊约于两月内复刊；至长司法之说，目前无所闻。行严亦颇消极，并送来行严一诗，盖二月十二日访余后所作也。诗云：

车边龙潭夜向晨，晨飙作意醒疲轮。
眼看野战终残霸，身赴牢门欸故人。
剩与尧庭商杀宥，耻从润位辨新陈。

高低禾黍寻常事，怎到台城复怆神。

五六一联，自视甚高，七八两句殆暗对余慰藉欤？

莫斯科会议第一日，莫洛托夫提议将中国问题列入议程，经美、英、法反对，乃定为会外非正式交换情报，并请中国派代表出席。闻讯细思，中国问题乃内政问题，何劳外国干涉！或如派出代表，且以被告资（格）出席，将来且受会议决定之束缚，且对德奥和约，我以参战国资格且不能出席，而反出席于讨论中国本身问题之会议。如此，则我国际地位将丧失无余矣。故政府绝对反对莫斯科讨论中国问题，并拒绝派代表出席。但政府能否出此自主外交，不无疑虑。今日阅报，知政府主张与余私见完全相合，甚以为慰也。

三月十六日 星期日

脉搏休息时八十六，稍一劳动即至九十下，甚至一百。连日四肢无力，昏昏欲睡，岂服神经镇定剂所致欤？昨日晚饭有人延医治牙。余因牙痛，食物不便，因亦就医。嗣闻每次须十万元，余需七八次始能竣事，然则需百万元矣。然牙不治，且影响及胃，真所谓百孔千疮也。

昨幼儿谓：晤芷汀时，芷云，余如执行，渠当偿命。但亦盼早日明朗化。不知呈文何以尚未批下。布雷忙于为三中全会作文，尚未向主座请示。余不致执行，就普通常理视之，当为事实。但因未明令公布，衷心仍照不安。柏生执行时，系故意传说有人参观，将各房门关闭；而对柏生云，有人接见，乃一出竟不返矣。余目睹此情，故每次相传参观闭门时，明知就理性说不致有问题，而下意识中每次辄疑非余之执行令到耶！真所谓命在旦夕，待死狱中矣。此种况味，岂局外人所能了解耶！料公博、民谊、思平、柏生必饱尝此种苦味矣。伤哉！

今日为星期日，虽在狱中平日无事，而仍有星期日之景象与情绪。盖无接见、无消息，一切均更沉闷也。

一九四七年四月

四月八日 星期二

余之日记记至三月十六日中断，经过二十二日乃至今日。此二十二日中有苦事，有喜事，有疾病，有别离。今日复记日记。非在看守所，乃在半年来视之为畏途之监狱中矣。兹将三周来要事追述之。

三月十七日午饭，食红烧肉中所煮鸡蛋一枚，下午即觉胃病，晚间更甚，较上次更烈。次日，眼瞳又扩大，不能视物，与上次等。两日未饮食，于十九下午打葡萄糖，乃不半小时，反应大作。上次病胃之第二日打葡萄糖针，亦曾反应且甚剧。此次反应无上次之剧，且时间亦较短。本不拟召医，乃因此而引起胃痛，且甚剧，有如前年十月一日在重庆之状况。驥良担心，乃通知淑慧。累淑亲至温医生处，温不在家，又来看牢，因将近晚九时，不能入内。余闻之，心甚不安。知淑必焦急万状。余饮食不知谨慎，累淑深夜奔波忧虑，实对不住人。乃书条请其回家。迨医来，胃痛已停。后医谓胃病时打葡萄糖针百分之七十五有反应。此后一周间，身体软弱，卧床不起，而眼光更散，睹物更觉困难，看书写字更不可能，故日记延至今日始能恢复也。

今日由仁字四号迁至义字九号，因房间较大且朝南，监狱当局示特别优待也。仍与卢楚僧及李宝林一同迁往。下午闻接见，出视，乃门人龚霁光与其弟。盖受淑慧之托，因监狱规则：家属每月接见只一次，淑盼每周一次，来与典狱长交涉。适典狱长请假不在。代理者谓此系向例，恐不能变通。前在看守所时，虽规定每周至多两次，但淑至少来三次，多则五次。今每月只许一次。为时不过一小时，虽不及牛郎织女一年一度一相逢，但亦足令人感觉离别之长矣，不禁怅惘万分。复思淑慧何以托霁光，岂芷汀、兰友均不能或不肯为力耶？尤为纳闷。返房纳头便卧。甫醒，又闻接见，异

之，出视，乃牙医也。在医务室医治中，见淑慧入，乃得为规则外之接见。淑絮絮询饮食起居情形，十足表现老耳，夫妇之关怀为之心酸，婉语述生活情形以慰之。旋又见幼儿亦入，盖芷汀电话约淑晤谈，幼儿来转告也。医牙事因不便多语，依依而别。回房则楚僧已督导李宝林将房中布置整洁，大有窗明椅净之感，且室内宽厂〔敞〕，余地甚多，颇可回旋。前在仁字四号时，只有一步余隙足以徘徊，因戏谓，楚僧将来出外，如有力置花园，当名“一步园”以资纪念。人类乃最能适应环境之动物，在看守所时，同人谈及监狱中生活，均有谈虎色变之概〔慨〕。余于五号入狱，今仅三日，已渐习惯而不甚感觉如何痛苦矣。苟能继续每日由家送饭，且每周能接见一次，则狱中生活尚非不能忍受。可虑者夏季炎热时耳。只好过一日算一日，到那时再说耳。此间高级人员如科长、看守长对余极为客气，但下级之看守主任及看守，间有欠缺礼貌者，殊令人时感不快，而忆及周勃狱吏尊之语也。

四月九日 星期三

昨晚睡甚熟，八时半直睡到五时余始醒，如能每晚如此便佳，惜常失眠耳。上午，一看守主任来房，谓玻璃须交出，态度甚不佳，几与之冲突。后甚悔之，何必与小人争无谓之气耶！因戏谓楚僧：人生酒色财气四大欲，在狱中酒色财三欲无法发泄；能发泄者，气耳，故肝火常旺。下午，慧女偕朱小姐由沪来探。闻赴平旅行，云美国某航空公司将在沪设分站，五月半成立，慧女已由人介绍，可望录用，每月美金百五十元，十九可成。闻之甚慰。慧女既有寄托、有前途，家庭负担亦可减轻。谈话不及四十分钟，为看守促归，心甚怒之，仍不能动心忍性也。

在看守所每日尚有法可看报，此间绝对无法得看。人类本为政治动物，余尤关心国家社会动向，今如瞽如聋，真令人闷死。

在看守所病时，淑慧曾至房间探六七次。据云，日前往访毛人凤，告以有人自称中共派来专为设法救余，请其处置。渠当即电某

队长，嘱其与淑慧接洽。后某队长果来，淑告以某人次日下午六时当来，当约定联络办法而去。次日，某人果来，即由某队长率人跟踪，至中途逮捕而去。至其侦察结果如何，淑慧未去询问，芷汀等亦主不必去问。察其情，决非中共所为，至毛亦必不知情，谅系其妻嗾使下级人员所为也。

四月十日 星期四

昨晚睡尚佳。在看守所时，入冬以后大约九时半或十时睡，八时起。今则八时半即睡，七时起矣。上午八时许，出外散步四十分钟，下午五十分，但下午有时停止。今日下午即未出外，行动任人支配，今始知自由之可贵也。

余在看守所二次病愈后，佛妹夫妇曾来探两次。最后一次为四月三日，盖辞行回沅也。母亲遗嘱须葬阳坡父亲坟墓之侧，佛妹迷信，谓阳坡今年不宜动土，当商定佛妹回沅再请堪舆研究。如今年利，则秋间移柩即行安葬，否则待至明春。但秩群赴筑，当视厝所，如有破坏，即行修葺。此次佛妹夫妇辞行，虽觉依依，然系生离，究非死别。盖渠等来京，不仅心情，即当时事实亦系奔丧也。今虽远离，将来必有见面之日，故于惜别之余，尚有多少慰藉，且淑慧及幼海略筹款以赠之，如经纪得法，生活目前尚不致问题，心亦稍安。惟别佛妹，面思念母亲，未免抱终天之恨耳。

短简告淑慧：“人生随遇而安，一切退一步设想，便处之泰然。今后接见次少，甚至完全不可能，可视为我仍在重庆，你和子女在沪。如此一想，亦无如何难过。”患难中一切不愉快之事当勉强以精神力量克服之，惟物质方面，如饮食寒暑，则非全可以精神克服，故痛苦仍不能全免耳。

典狱长约至其办公室谈话，谓请假数日，今日始回，极客气。云，饮食起居当力谋便利。后闻楚僧云，典狱长从未接见人犯于其办公室，甚感之。

四月十一日 星期五

昨晚睡眠不佳，因天气闷热，置便桶之洞中，水门汀发潮，蒸出臭味，愈闻臭愈不能睡，愈不能睡则觉臭气愈甚。克服此种臭味，固非精神力量所能奏效也。

此间上教诲室及出外运动，固听各人自由，不加强迫，但如参加，必须排队点名。此间不如看守所之忠舍均须羁押政治犯，乃包括各种人犯。有偷窃，有强盗，有贪污，有烟犯，有一字不识者，有蓬头垢面者，有鹑衣百结者。余置身其中，傍〔旁〕观者必窃笑谓周某亦与若辈为伍，即余本身初亦觉不妥，拟不参加。嗣思既已入狱，则狱中各种生活，总以均经验为宜。且若辈虽知识身份不同，固亦人也。若辈为罪犯，余亦为罪犯，有何不同？乃余、若辈同时听讲，同时排队。昨日典狱长约谈，深以此致歉，谓设备不佳，屈余与若辈为伍，将来拟加调整，以少数有知识、有人格者另居一处。谢之。其实亦无所谓也。

牙医生本约今日一时许来医治，淑慧乘余至医务室医牙时来晤谈，乃久候不至，不知有何变化。淑慧是否空跑一次，甚为不安。淑系星期二见面者，今三日不见矣。昨虽劝其退一步着想，认为余在重庆，淑在上海，但数日不见，仍于不知不觉间希望晤谈。今日未来，心颇悬悬，而有别离岑寂之感。正书至此，外传牙医已至。出视则牙医谓淑慧正与典狱长谈话中。旋淑谓，日昨晤洪陆东，据云，司法部为余在狱待遇问题，部次长三人曾经集议，当于不露痕迹，不生反响之中逐渐改良，典狱长今日亦曾表示，且极客气，心稍安。直至医牙完毕，始与淑慧作别。回视，则淑仍伫立望余也。

四月十二日 星期六

下午三时，家中送来换洗衣服等物，料必系淑慧亲自送来。苟系用人，必于送饭时带来，何必先送。不久，出外散步，果见淑由看守所出外，盖系谢看守所当局对余照料也。惟不便多谈，匆匆而

去。旋见金陵大学女生七八人入内参观，初不置意，材〔李〕宝林来告：“先生，他们都在看你。”返视，见若辈指手划脚，集中目光于余，后入教诲室，仍由窗内对余远视。迨余返房，楚憎因未出外，谓余若辈一人内即询余住房，群集而观，相与笑，其好奇，意谓为时已久，若辈必已归去。乃又来凭（窗）而窥。余正卧阅《罗斯福见闻秘录》，若辈窃窃私语，去而复返者再。渺然一身，竟能令人注意如此，亦足自豪。“大丈夫不能留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一语之心理，盖亦不甘作平凡无闻之人，而欲引天下后事之注意。余虽不能谓流芳，然亦决不能谓遗臭。此不仅余之良心如此，想即沦陷区数亿人民见余行动，自由区知余行径者，亦不作如此观。其所以引人注意者，数年来，余之所作所为，皆系冒万难历万险，出生入死而不亚于前线作战之将士。身在虎口，而为抗敌工作，其危险有时且甚于前线将士。此种情形于受审时，曾公开陈述，报纸虽谓为“丑表功”，但亦均有记载，虽未为法曹认为有利条件，而余数年来之心迹行为，藉此乃大白于天下，而为不知者所了解，以博得同情也。受审时，全体听众鼓掌数次。当时伍澄宇赋诗见赠云：

中原几见陆沉哀，赏罚无端倒逆来。
 尽有雄词堪吐愤，能全傲骨始为才。
 垂名毕竟凭千史，谏论终难塞九垓。
 此日晨窗光已曙，未容霾气掩奇瑰。

四月十三日 星期日

连日睡眠均不佳，但亦不觉疲困，岂老境渐至，睡眠时间减少也！晨散步时，远见北极阁新绿初成，春至江南矣。去春住渝郊，门前有桃树，花发时颇令人遥忆江南春色，感慨万端。今身在江南，而困作楚囚，草长莺飞，无限春色，仍不能享受也。每日念白衣观音大士咒五十遍。余本无宗教信仰，因淑慧送来，再四囑念，苟不听其言，是辜负其心矣。念经非为自己求福，亦不能藉此求福，

乃所以报淑慧，而尽余之心也。

三月二十七晨未起时，看守人员送来淑慧一信，因眼病不能视，但见字句整齐，似七字一句者，因念恐系淑另抄一段佛经送余念诵，后请骥良阅之，下截乃：“陈天鹄顷来谓，减刑令明日可发表，仍乞暂守秘密。”上截乃天鹄所书国府对宣传部训令，大意即：“周佛海案既由政府明令减刑，各报不宜作反对言论，以重政府威信。”乃昨晚所书者。余误认为次晨发表，乃不久看守主任竟来道喜，谓国府明令已见报端，忠舍同仁欢声四起。盖一固为余庆，一以为余案既缓和，今后整个问题亦必趋缓和也。后同仁见告，当控告被最高法院驳回时，均为余耽心，一闻参观，则提心吊胆。某日相传参观，各室门甫闭，而高院检察官要余至办公厅为别人作证，同仁均疑为执行死刑。今明令发表，始将当时情形告余，足见参观时疑神疑鬼者不仅余本人也。

下午，骤雨一阵，春雷初发。

四月十四日 星期一

昨晚眼药少许，睡甚佳。散步后理发。

前闻文官处所拟余减刑命令，主座曾亲笔修改两次，当时以为前段必系痛责，后段乃系原恕，不知主座所改者为前段或后段。淑慧谓：芷汀告渠所改较原稿为佳，谅系后段。今见明令毫无责备之词，而主座所改者何字何句均能体会而心识之，读此对于主座曲为矜全之苦心，能不感激涕零耶！原令如下：“查周佛海因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之罪，经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现据该犯呈报其在敌寇投降前后维护京、沪、杭等地治安事迹，请求特赦前来。查该犯自民国三十年以后，屡经呈请自首，虽未明令允准，惟在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续为转呈，准备事实表现，图赎前愆。曾令该局奉谕转知该犯，如于盟军在江浙沿海登陆时能响应反正，或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不使人民涂炭，则准予戴罪图功，以观后效等语，批示该犯

在案，似可免其一死。经交司法院依法核议，兹据呈复，该犯既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可否将该犯原判死刑减为无期徒刑，理合呈候鉴核等情。兹依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准将该犯周佛海原判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此令。”

牙医本约今日来，久候不至。家中送来衣服水果，凉系淑慧亲来，欲乘余出外医牙时一见者。后温医生来打针，询之，果然因牙医未至，累其空走一敞〔趟〕，必感失望，甚为不安。

四月十五日 星期二

今天起改为夏令时间，较昨早起一小时。牙医上午即来，知下午淑慧又必扑空。三时，果送胃药进，系淑亲送者。旋出外散步，传有人接见，乃淑两次扑空故正式申请接见，谈及不能看报时，背后一看守插言，谓不能看报，因无公权。闻之刺激颇深，为之不快者久之。淑谓，慧儿昨日飞平，因气候不佳，宿徐州，今日再飞。谈家常琐事，见其较前似略消瘦，甚念，劝其请温医生打针。

余自明令减刑后，所接贺缄甚多。同舍之伍澄宇为同盟会老同志，幼即追随总理奔走美洲，鼓吹革命，赠词一阙，并序云：

丁亥春周君遭终审核准极刑，予伤良友率成此词之半，而因悲不能竟其章，至“鹄啼”二字而止。迨三月二十七日得减刑喜讯，因取断稿续成之。

到人间，早知春梦，为何难忍清泪。古时曾有狐悲语，况又漏舟同寄。吾欲止。且说道，人生自古谁无死，只轻重耳。想喋血东南，鹄啼昏晓，援溺盼谁俟。

曾记处，抵掌河山旧事。同怀刺史朱序。风云正待从龙会，预计凯歌肥〔淝〕水。今往矣。休回首，天心意做人间美。佳音传喜。待他日东山，凤凰高举，上击千里。彭羲明赠诗云：

春意犹浓未解秋，功名叔〔殊〕世烂羊头。

四方多难苍生泪，好挺仔肩一担收。

彭戎轩赠诗云：

从容心事付阳秋，一笑无惭大好头。

百岁功名才及半，中原风雨要人收。

朋侪期望如此，苟能恢复自由，誓必于余生中竭尽心力对国家人民为刍蕘之贡献，以为朋侪争一口气，扬一扬眉也。

四月十六日 星期三

上午至教室，见柳絮穿窗而入，知春已老矣。忆三十三年春患肺炎甫愈，未能起床时，某晨，护士佐藤牟子开窗，柳絮因风而入，牟子云，柳絮如雪。回忆前情，宛如昨日，而时移世变，几经沧桑，今在狱中见柳絮矣。天气甚热，刻正暮春，已经如此，入夏未知何以忍受，言之心悸。

减刑令下，一死虽幸获免，但念及拨入同仁谈虎色变之监狱，又觉得担心。同仁均以为国府明令层层转下，总须一月，令到未必即拨监，故总须一两月。余谓，首都高院对余为难，一周内必送监执行。同仁咸以为不致如此。四（月）三日下午，忽传高院有人来视察，各门均关，久之不启。后闻，因某报载淑慧因余减刑，故送大批贵重香烟分赠同押诸人，以资庆祝。另一报载，同仁每人出资三万元为余作宴庆祝，席中多人演说等。高院院长以看守所不应送入香烟，故派人来查云云。其实两则新闻均系四月一日愚人节报纸所捏造者。后亦经各该报自行声明，而高院据以为真，且大兴人马，派人调查，足见其幼稚操切。晚间所官来谓：高院因该两则新闻，谓予在看守所为首开宴送烟，不易管理，已下令送监执行等语。初闻，甚觉懊丧，盖同仁对于监狱生活之苦传之过甚也。俟以拨监，终在必行，丑媳妇终须见姑婆，旋亦安之。但思狱中同室者如不合宜，必感不便。因念及卢楚僧多年相处，感情甚佳，如能同往，必多便利。因设法向监狱方面非正式表示，并希望一室两人不再另加。当时颇担心不能如愿也。

四月十七日 星期四

天久不雨，而春已暮，如再不雨，农事必受影响，人祸遍地，如再加以天灾，则人民苦矣。热甚，晚饭时竟赤膊用扇，几如夏令，所用芭蕉扇系自重庆携来者。去年八月六日自白公馆迁 Miles 旧寓后，天气奇热，直至九月十日始稍凉。此扇陪余度夏，故由渝携京，由军统局看守所携高院看守所经冬，今又携至监狱。故今日奇热，立得其用。否则，安能咄嗟间得一扇耶！人由物也，事急用之，事过辄忘，安能于再度事急时立得其用哉！

四月四日，闻监狱方面可令卢楚僧与余二人同居一室，甚慰。下午，高院提票到，收拾行李毕，拟晚饭后再行。嘱高院法警先办别事，两小时后再来。后忽思高院应将国府（减刑）正式命令随提票同时送来，今竟未附，而提票上仅书“径送首都监狱执行”，高院办事疏忽竟至如此！当书简单报告与看守所长，谓余所接高院所转最高法院复判乃系死刑，而家属告余已由国府明令减刑，今高院未附府令，只书“送首都监狱执行”，究竟是否执行死刑，故在国府正式减刑命令送达本人以前，拒绝拨监。法警电高院请示，高院自知手续未备，令法警回院。而余在栖息半年余之忠舍，遂能多住一晚矣。晚，袁愈佳操琴，余唱《雪杯圆》一段，以作临别纪念。同舍各友，尤以驥良及盛幼蘆均觉依恋不舍，而余之心情，亦颇似游子离家之感。后闻余行后，二人相对而泣者久之。人生重意气，余已倾家荡产，所余者惟肝胆，对二人感情当终身不忘也。

四月十八日 星期五

天热如夏。下午牙医来，淑慧偕来，并带来夏季衣服多件。据云，国府已改组，民社、青年两党已参加国府委员会。孙哲生为副主席，张岳军为行政院长，难产之联合政府始告诞生。政府改组之所以延迟，实由于民社会〔党〕之意见犹预〔豫〕。此次民社会〔党〕关于参加政府与否，十足表现书生集团之无决断、无定见、无魄力

也。俗语云，秀才遇到兵，有礼〔理〕讲不清。蒋先生系标准军人，凡事重果断迅速，而遇张君勱等进退维谷，左右徘徊之态度，致使政府改组迁延复迁延，必感头痛。余当时戏谓：兵遇到秀才，无事做得来。盖民社会〔党〕既已参加国民大会，是立场态度均已明显，竟以何词拒绝参加召集国大？准备行宪工作之国民政府，该党后虽声言不全面参加，只参加立法、监察两院，殊不知参加一部与全面参加，于该党对政治责任并无轻重。后乃进一步同意参加国府，而不参加政院。近闻又同意参加为政院之政务委员，而不任部、会主管长官。其意盖谓：如不任部会长官，将来如果政治不良，该党可不负责。殊不知既参加最高决策机关之国府委员会，又参加为负实际行政责任之政院政务委员，岂能逃避政治责任耶？书生畏首畏尾，瞻前顾后，类皆如此。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历史上开创天下者，必非书生。余虽书生，殊不如此优柔寡断，或谓余因过于轻断速断，致今日身困囹圄，此以成败为定，非公允之论也。今日为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二十周年纪念，故联合政府择于今日成立也。

四月十九日 星期六

昨晚微雨。农民望雨甚切而大雨不至，再缓则误种秧之期，今年收成殆将全无希望，为之心焦。

四月五日，高院提票又由法警二人送来。提票已改书为：“奉令改处无期徒刑，径送首都监狱执行。”面府令仍未附送，余仍拒之。看守所所长请余至办公厅亲与法警谈判，法警电法院请示。旋由警长亲来劝余勿拒。适幼儿来探，余仍坚持非府令送达，本人则拒绝拨监。余明知高院尚未奉到府令，余之提前拨监乃该院院长赵某、检察官陈某故与余为难以泄私愤也。僵持中，某法警提议由幼儿赴高院与陈某面谈。幼儿允之。余即回舍午饭，同仁均劝余不必坚持，恐蒋先生闻之不明底细，反以余不守法律也。旋幼儿由法院谓：陈某云府令已附于该院致监狱之公缄中，余至监狱报到时可索阅。幼儿亦劝余勿坚持。旋复入舍，与同仁一一握别。初某

人之妻诬淑慧谓，主座对余即将特赦，余本疑之，嗣以其言逼真，乃亦以错觉而迷人骗局。故当时以苟余被特赦释出，而仍留同难诸友于狱中，衷心实感不安，其时以余与同仁握别时必抱歉意。嗣骗局揭穿，而高院维持原判之讯至，余又以为苟余与同仁握别必系就刑，同仁对余又必抱悲伤之心。乃今日握别，既非恢复自由，亦非就刑。世事变化，岂能逆料耶？幼儿送至监狱，代为料理行李，并亲送至房内，报到时一二两科长均极客气，颇感愉快。士可杀而不可辱，余不畏生活之苦，而极不愿见人傲慢不逊之态度。因无论处何逆境，几根骨头总是硬如金铁也。

四月二十日 星期日

晨有雨意，仍甚天朗日出，气候燥热。早起见由看守所忠舍调来二人，亲如家人。余每书条请淑慧购物，心辄不安，盖不仅倾家荡产之余，经济不易筹措，且家少用人，凡事须淑亲自奔波也。故非必要不可少者，决不需索，以减其麻烦。

术者谓余清明后当转逆为顺，渐入佳境。孰知余拨监即在清明。此后将过愈苦之生活，自由将愈受束缚，行动将愈感不便，岂能转逆为顺耶？妄语耳。入狱房视之，仍为四号。在忠舍亦四号也。楚僧立门前笑迎。三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在沪居分别后，今年余矣。谈及往事，不禁黯然。四号本住五人，今仅余与楚僧二人。楚僧谓同案青年李宝林可设法调至本号，以作杂事。旋即交涉调来。人极勤谨清洁，且事余极周到体贴，有如文蕴，故饮食起居较在忠舍尤为舒适便利，人生际会要有前缘耳。苟无此人，一切杂务楚僧虽可作一部，然究不能如现在之舒适也。

当日淑慧仍以余不致立即拨监，迨幼儿回告，姑仓皇而来，见面于第二科办公室，告以经过并安慰之。当日即承监狱当局允许，暂时仍每日送饭两次。余实病胃不能不如此也。

自前年九月赴渝后，京沪住宅均为人所占，此时以后即已无家，淑慧刻虽赁小房两间僦居，但余未去过，故余无家，以忠舍为

家。今日留恋忠舍，等于恋家。梦寐中犹觉身在忠舍。忠舍同仁之声音笑貌，时盘旋于脑海。今来此已半月矣。居之即安，以前视为苦海之监狱，将逐渐成为乐土。“随遇而安”一语，今由实际生活中体验其真理矣。

连日阅小罗斯福所著《As He Saw It》，译本，颇感兴趣，且多感想，嘱幼儿设法买取原本。

四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操场修理阴沟，未能出外散步。昨晚甚寒，今晨更甚，较前日约差二十度，大约附近下雨。下午转晴，恐京郊又无雨矣。

余于千钧一发之时，由政府减刑免死，在明令未发表前，同仁固为担忧，明令下后，同仁咸以如此更可表明余之重量，提高余之地位。盖由高院自始即判无期，或由最高法院减处无期，不过二三法曹之意，不足以表明余之身分。今于山穷水尽之时，改由政府发动减刑大权，足以表示最高当局对余关怀之殷，国家对余保全之意。此于全案，不惟空前，恐系绝后，较之由二三法曹之手减刑者，实有天渊之别。各友均作此想，细思亦非无理，故令下后看守所高级职员，均传至多三个月余必保释，沪上甚至相传最高当局对余即将起用者，足见政府减刑之影响也。惟余对于所传乐观看法决不苟同，余事之解决，非俟全案有办法决不可能。盖政府对余既作一次优异处置，决不能再作第二次特殊处分也。有人谓此次减刑以维持东南治安为理由，而未提协助抗战之功绩，岂非留作第二次特殊处置之理由耶？其言亦属有理，但余不敢作此奢望也。

幼儿自沪来缄云，李北涛、张子羽均盼余乘此时机多事著作。余何尝无此意，但既不能阅报，又无参考书籍，岂能从事学术研究之著作或有关国计民生之论述？最多亦只能聊述个人断片感想及经历耳。

四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下午二时半，牙医来拔去左上牙一颗，不觉痛苦，但略肿流血，至晚九时始止。淑慧偕牙医同来谈琐事，并抄送易君左《过西流湾余故居二绝》云：

高楼垂柳尚依然，历尽沧桑十万年。
今日重温流水曲，斜阳一树碧笼烟。

是非恩怨并难论，孽子孤臣最足尊。
终见灵芝衔彩凤，丹枫黄叶白云林。

昔日常爱立三楼晒，赏玩夕阳西下、山色如血之黄昏景色，梦寐中犹常回忆。今读“斜阳一树”之句，不禁神往。“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犹发旧时花”。沪居之牡丹，京宅之桃花，岂知昔日主人今或身困囹圄，或流离失所耶？人事盛衰无常，惟桃李依旧笑春风耳。去冬，君左来探，谓京沪各地人民对余口碑甚佳，当告以余在东南数年，以孤臣孽子之精神图于虎口，多所保全，其行为为人民所共见，其心迹亦为人民所体谅，故留得今日之口碑，此非勉强得来者，故君左诗中有孤臣孽子之句也。

闻物价又大涨，政府前实施禁止黄金外币买卖时，余即言物价必暂时稳定，但过相当时期，必有强烈之反动，而使物价直线上升。盖今日之病根在游资过多，生产不足，而游资必令其有出口。今堵其黄金外币之出路，而又因交通不便，外货竞争，成本昂贵，币值跌落原因。不能导游资于生产之途，则不能不于股票及货物方面求出路。货物因政府管制，严禁囤积，虽可一时堵住游资之激流，但中国少健全可靠之股票，不能吸收游资之巨流，故最后必冲破囤积禁令、物资管制等堤防，而流入货物领域，于是物价反动之时至矣。今其开始也，苟无对策，将来之飞腾意中事耳。

四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晨起觉拔牙处创口已收，惟微肿，稍有不便。昨晚午夜起大雨，上午稍减，下午即停。雨量较农事所需相差甚远。近来米价因欠雨大涨，今日小雨恐不能抑平米价，而农民望雨仍必甚殷。忆四年前夏季某日，送客出，仰天久视，客问何故，告以天久不雨，心甚焦急，故观察天象有无雨意。客誉曰：公如此关怀民生，真政治也。余逊谢之。当时因身负重任，于水旱阴晴关心甚切，今日虽作楚囚，而习与性成，于收成丰歉仍不能无动于衷也。

操场砌墙，今日又雨，已数日未出户运动矣。然闭居一室，亦颇优游自适，实有狱里乾坤大，牢中岁月佳之概。盖人生哀乐悲欢，全凭一心，环境不足以左右也。十余年前曾作《唯物的社会观和唯心的人生观》一文，其中一部即阐明此理。余虽为唯物论者，但于个人之处身涉世，则抱唯心的观念。苟心境不宽，虽置身鸟语花香之十亩庭园，亦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无解于衷心之戚戚；苟胸怀豁达，心境优游，即处四壁皆空之斗室中，亦足以徘徊啸傲，悠然自适。此非空洞理论，盖从实际生活中体验得来。心的力量虽不能克服物质困难之全部，但至少可缓和其程度，或克服其一部。古之圣贤豪杰处困逆而悠然自得者，修养之工深也。余虽不敢望古人，但当努力使身心不为困苦环境所支配。况余所处者，其困苦尚非绝对不能忍受，较之古人呻吟縲绁憔悴绝域者，不啻天壤之别耶！

四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春寒甚厉，冬服均已送回，正感寒冷，淑慧忽送来棉衣棉袄。上午雨较大，下午即停且出日。

运动及上讲堂听金刚经，虽不强制，但余均自动参加，惟清晨列队抢水洗脸，则恕不加入。一人在室内梳洗，且用热水，一切布置均李宝林为之，颇感舒适。

政府对余既取一次特殊处置，必不能有第二次。然则，余须终生禁锢，老死狱中耶！余深信政府对全案必有政治上之救济办法。盖此次办理此案不合理之处甚多，其罗织之广，牵连之多，处罚之重，无辜受累者之惨，几为历史上鲜有之大狱。欧洲除法国外，其惩办与德国合作之分子，均限于少数首要，即法国亦不如中国之株连。至亚洲各国，则更以轻松出〔处〕之。泰国曾一度逮捕战时政府人员，不久即全部释放。日人时代之印度临时政府主席 Chandra Bose 虽被判死刑，旋即特赦释放，其他亦少牵连。缅甸当时行政长官巴莫博士，在东京自投，被押后不久，即恢复自由。菲律宾当时之大总统 Laurel，由东京解回马尼刺〔拉〕后，十余万群众举行示威运动，马尼刺〔拉〕学生百分之八十以上参加，大报纸亦均著论，主张要求立即释放 Laurel。盖以其虽任日人卵翼之大总统，但其精神则为爱国的，其行为亦在于无可奈何之中尽力掩护沦陷区菲人之利益。后竟得以保释，最近且周游全菲，讲演五十余次，作第二届大总统选举竞争。至当时次要于 Laurel 之 Roxas 则不仅未被目为菲奸，且被当选为菲律宾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岂菲人均不知民族正义耶？岂菲人均受日人奴化教育竟至不辨忠奸、不明是非耶？余意菲人系真正明是非者，系真正辨忠奸者，系真正主张正义者。其与视沦陷区人民几如伪民之浮嚣浅薄言论相较，真令人啼笑皆非矣！

四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雨止天晴。下午，牙医洪医生来，又拔去左上牙一粒。淑慧亦偕来幼儿之友叶元、楚伦先生之公子由沪来京及同来探视。细视淑慧气色精神均佳，颇为安心。惟别时见其踽踽独行而归，又未免为之伤感。

此次办理吾辈案件，第一不合理者为立法问题，以惩治汉奸条例适用于吾辈，无论理论或事实均不合理。盖该条例系二十六年所颁布，其目的在惩治潜伏于自由区为敌人作爪牙之真正汉奸。

吾辈在沦陷区实际上牵制及妨碍敌人自由行动而与敌人明争暗斗者，如应惩办亦应另订法律。吾辈观察错误、行动错误，固属不能辞咎，然耿耿此心决非甘心为虎作伥，而乃本人虎穴取虎子之冒险牺牲精神，以非常手段图谋救国为民。今乃加以汉奸之名，死者必不瞑目，生者亦不甘心。至于中下级职员或为生活所迫，或为敌威所逼；社会知名之士，或为减少民生疾苦，或为保存社会元气，出而任事均系不得已或有所为，其情可怜，其心亦可悯。乃均冠以汉奸之名，不仅受之者沉冤莫白，而中国叛背祖国之汉奸真正如此之多，亦非国家之荣。章行严等知名之士以为：自由区无伪官，沦陷区无汉奸，实为至理名言。故以惩治汉奸条例处吾辈之罪，实非妥当。近卫文麿在其日记中云，渠在战前被认为软弱者，在战中被认为和平运动者，在战后乃被认为战犯。渠之遭遇，实受运命之支配。阅之深为同情。余在胜利前，被日人目为和平的抗日者，胜利后乃被国人目为汉奸。余之遭遇殆亦运命所宿定耶。

四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读美国众议员 Walter. H. Judd 对国会演说之《Our Ally China》原文，其主旨为支持国民政府并指责中共。

法曹审理吾辈案件之态度亦极欠公允。司法官最忌主观的成见及外力所左右，而必须采取纯客观的态度，根据事实作公平合理之判断。别地情形余不明了，就首都高等法院言，则完全与此原则相违背。条例上明明规定有有利人民之行为可以减轻其刑。此处所谓人民，当然系指沦陷区人民。盖在沦陷区负责者，决无法作直接有利自由区人民之行为也。但法曹于被告提出有利人民之证据时，则谓此系“有利沦陷区人民”，系为敌伪收揽人心，不仅无功，而且有罪。然则苟为不利人民之行为，是否因使民心背离敌伪而有功？此又不然。又，被告提出向敌人斗争保全元气之证据，则谓此为当然应做之事，不足抵罪。处刑轻重，决不根据客观事实，但凭悬空之臆测及一时之喜怒，故有地位高、负责重而处刑轻，地位低、

负责少而处刑重者；且有直属部下并无其他特别罪行而反较其直属长官处刑更重者；有同罪异罚者；有异罪同罚者。轻重倒置，是非混淆。中国司法界苟全部平时亦如此，则人民之痛苦真不可以言语形容矣。又法曹固不应为威力及金钱所支配，亦不应由浮嚣之言论及感情用事之记述所支配，否则司法独立之谓何。余所知者则竟不然，公正之法曹欲判轻，而畏舆论之攻击，不得已而判重，甚有故意判刑特重以作出锋头、谋发展之资者。《世纪评论》载，某法官办理一汉奸案件，语人曰：“判罪则良心不安，宣告无罪则舆论指摘。”此法官尚知良心不安，固为难能可贵，但其结果必歪曲事实，故人人罪。即此一事，可知全案中无辜受累及罚过于罪者之多且众也。

四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连日天晴。闻米已达每石二十万元。小之淑慧等如何度日？大之人民何以生存？偶念及此，忧心如焚。

本日读完《罗斯福见闻秘录》，即其子所著《As He Saw It》。关于英苏、英美间之矛盾，美国国内之人事关系，罗斯福之应付邱吉尔及其调解邱与史〔斯〕大林之冲突，战争之演变，战事进行中三强间关于军事、政治之见解不一致，均得简括而扼要之叙述。尤其关于罗斯福之理想、政策、性格及手腕，有有声有色之描写。关于邱、史〔斯〕两人亦有附带之记载。读之增加不少知识及教训，而对于三巨头谋国之忠，服务之勤，知人之明，与夫应付手腕之老练，观察事物之透彻，克服困难之毅力，尤令人表无上敬意，而认为乃吾辈效法之模范，逐点反省，惭愧滋多。无论何国，人的关系至为重要，三巨头实均近代杰出之人材。以阿德里〔艾德礼〕与邱吉尔较，已觉优劣悬殊；以杜鲁门与罗斯福较，则相去更远，故战后美国内政问题纷乱如麻，而于世界问题则渐失去领导地位。至史〔斯〕大林一旦寿终正寝，继起者何人，固为一极大问题，但无论何人，其重量及掌握力与领导力，较之史〔斯〕氏必相差甚远。苏联国际地位及

国内情形虽不致有剧烈变化,但必有相当不利影响。姑志之,以待证于将来。此书对余影响颇大,嘱幼几向美国购取原本,将来再读原文,必有新的启示也。

四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昨晚闻墙外二三蛙鸣,忽忆西流湾故居每于春暮夏初,池塘水涨,群蛙乱鸣,深夜听之,尤饶风趣。今池塘无恙,绿柳依然,而高楼听蛙者亦非复旧人。池水堤柳有知,亦当有沧桑之感,况于铁窗中回首前尘者耶?

对于吾辈全案,所谓舆论实亦过火,破口乱骂,几如流氓斗口,村妇骂人,如疯似狂,丧失理智。对于真正出卖祖国,甘作敌人爪牙者,自应口诛而笔伐之,但对于不仅无助敌为虐之心,且无为虎作伥之行,甚且以身为毒饵,而图杀虎者应有区别。对于为生活所迫,在宁府任末职微官而无助敌行为者,亦应予以谅解。对于为维持社会元气、人民福利,出而在社会上任经济、文化工作,而无协助敌人之行为者,亦应予以同情。今乃不问根源,不查事实,一概予以体无完肤之谩骂,其何能令人心服?即就舆论本身而言,亦失公正之精神。推源其故,实亦有因。盖真正就民族正义之立场而发言者实居少数,其大多数或为逞意气以快口舌;或为图报复以泄私愤;或莫明其妙而随声附和;或心知其非而不能不背良心,以作迎合潮流之言论;或系原在沦陷区作记者,苟不特别提声高骂,不足以洗刷其本身;亦有故作偏激之论,以表明其自身为爱国志士,抗战英雄者;亦有久不为人所注意之落伍名流,藉此题而发挥以出锋头者。形形色色之动机,致使舆论以沦陷区无官不奸,无民不伪,甚至有传自由区回来之子以其父为伪父之笑谈者。其实,浮嚣之言论,岂尽根据事实出诸良心耶!实不尽然。与余谈话之新闻记者,十之六七均谓若辈之记述实不得已。其心所想者与其所记者多不相同。因人人均作此论调,彼即明知其不然,亦不能异调独弹。所谓舆论,如是而已。《世纪评论》周刊有“舆论与公论”一文,

言之极为痛快。

四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淑慧偕慧女及老友雷啸岑来探。慧女自北平回，谈此行经过。啸岑仍任《和平日报》总主笔，两月前，曾与陈绶芬同来探视，友情至可感佩。

公论实与舆论不同。舆论可制造，而公论则不能制造。舆论有成见、有偏见、有作用，而公论则为客观的、公正的，且无作用。余常谓关于吾辈是非功罪之判别，不应只求于报纸之言论记载，应向街头巷尾求之，应于酒馆茶楼听之，应在火车轮船中无意不露痕迹随时搜集之。总而言之，即应深入民间，以求之人民，或亲闻目睹我辈之言行，或躬受身经吾辈对敌斗争所得之结果，谁是谁非，谁功谁罪，人民心中之明镜高悬，不能隐蔽，亦不能歪曲。余判极刑时，东南人民多愤慨惋惜；闻减刑之讯，则色喜而嫌其不足，此岂威迫利诱所能得，运动请求而后有耶？平日事实感于人心者深，故不约而发，为公平之意见也；或将谓陷区人民奴化甚深，故思想不同。此言实侮辱陷区全体同胞。余敢断言，陷区人民无一不恨敌人骨，无一不怀抗敌精神，无一不朝夕祈求中国胜利，中央复来，即无一人曾为敌人奴化宣传所蒙蔽、所麻醉。故人民之言论，公论也。余之作此想，并非推诿责任，亦非为自己错处辩白，是即是，非即非，功即功，罪即罪，余固不能无非，亦不能无罪。此点，余于“自白书”、“辩诉书”及“复判申请书”中，言之甚详，但决不能如一般报纸所载，无一是可取，无一功足录，而为百恶不赦之罪人也。

四月三十日 星期三

昨晚梦见母亲，仿佛在西流湾故居三楼一室中。闻门外有水烟袋之声，视之乃母亲捧水烟袋，一面吃烟一面步入室，余与另一人仿佛系淑慧又似文蕴，起立拉椅请，忽然惊觉拜别慈颜十年矣。拜别之时岂料此后只能拜见于梦中耶！真终天大恨也。醒后

回思，不禁泣下。

今日为四月三十日，民国三十六年又过去三分之一矣。孰谓光阴如白驹过隙之语为不实耶？忆去年在渝时元旦日，招待人员送来一案置月份牌，余念每日翻一张，要将一本翻完，实不容易。乃去年三百六十余日竟匆匆过去。其间虽经家破财散之祸，入死出生之险，妻离子散之悲，变化百出，痛苦万端，然究不觉一年时间如何冗长。今年又于刹那间度过三分之一时间。经过之速如此，人之一生又何能不如朝露乎！无怪秦皇、汉武虽无求不得，而必海外求仙以冀长生不老也。数年来，在东南困苦支持、艰难应付之各种情形，亦如电影之一幕一幕过去，乃今思之，何异一梦！是非恩怨成败兴亡均转眼成空，又何能令人不万念俱灰耶？

阅关于国际局势之外国论文三篇。各国间仍各存自利之心，互怀猜忌之念。英美对苏之冲突，以及英美本身间之矛盾与日俱增，几何不令德日意窃笑于傍〔旁〕耶！

中学时代作诗极感兴趣，且大胆，于吾邑名胜龙吟塔顶书壁两律。闻后游此处者均往阅送，余意，并非诗本身引人注目之价值，乃题诗之人引人注意也。此调不弹三十年矣，近忽发诗兴。今日成《春夜》一绝，《忆西流湾故居》两绝，生疏浅薄，不知其为诗也。

春 夜

那堪伏枕听鹃声，寂寞春宵怨更深。
好梦乍回魂欲断，半窗明月照孤衾。

一九四七年五月

五月一日 星期四

昨晚大雨，今日终日未停，大约足够种秧，惟嫌过迟，致麦之收成大受影响。

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今古同慨。不图今竟身历其境，饱尝此

中滋味。不以成败异交情，于生死关头挺身营救者固不乏人，如布雷、立夫、芷汀、兰友，均十年不见而能于千钧一发之时不避嫌怨，慷慨陈辞，其古道热肠，末世罕见，聆悉惭感交集。但其他多不如此。上焉者暗表同情，空言安慰，次焉者避之惟恐不及，妻儿在外，迭受冷眼，下焉者且随声附和，肆行攻击。余决不敢怨天尤人。盖人情孰不欲避祸免灾？在众口烁金之时，吾辈几成疫病之恶菌，稍行接近，似即有传染之虞，人之望而生畏，情也，亦理也。但平日交谊甚笃，甚且受余好处者，亦视余家族若路人，实不能不令人有人心浇薄之感。忆胜利前，中央工作人员为敌人逮捕，其家族来求营救时，无一不努力协助，淑慧对此尤为热心。常有昏夜叩门求救，淑慧梦中惊起即为进行者。敌宪兵中下级干部对此深致不满，扬言余夫妇掩护抗日分子，对日不利。但不论敌宪如何愤慨，余夫妇仍甘冒危难，苟有所求，无不立应。今则如何？慧女访友谊甚笃之某要人夫人，初次称，不在家，二次称，有客无暇，三次则谓刚坐上麻将台。慧女怀孕七月，每次步行往返，以致小产。上海某人受余庇护发财得妻，慧女途遇，拟与招呼，乃竟装未看见。诸如此类，不胜列举。人心如此，天道可知，苟能出狱，虽不致披发入山，亦当杜门谢客。惟此时门即紧闭，恐叩门求见者亦将踵至也。

五月二日 星期五

监狱当局表示司法部曾有命令，已经定讞者送往上海监狱执行，苏州已办，此间尚未实行。顷因此间过于拥挤，拟送一批前往。但询本人意思，如因特别原因愿留者亦可通融。余再四考虑，上海设备较善，气候亦佳，就个人生活及卫生设想，以赴沪为宜。但淑慧甫在京租房两间，生活租定，各方亦稍有头绪，如果移沪，不仅赁屋不易，而一切均须重新做起，费财费力，两均困难。且在京与当道联络亦较便利，当即表示个人愿留。惟楚僧家族在沪，李宝林家族由绍兴来探，亦以上海为近，故二人于最高法院决定后必愿迁沪。此于余生活影响极（大）。此次入狱所以不觉闷苦者，因同室

者配合得宜，阅书之余，与二人笑谈，足解寂寞。而李宝林之服事，其周到细心勤快，似过于驥良而同于文蕴。如渠赴沪，余之生活必大感不便，因此又生出一件心事。前在看守所时，惟恐入狱痛苦，心神常觉不安。入狱以后情况颇佳，满以为今后可以安定，孰知又有移沪之举，使余心神又感不安，恐与楚僧、宝林离开而感不便。天之磨我岂尚不足而必增益其困苦耶！

下午洪医生来医牙。淑慧偕驥良夫人来探，淑亦不赞成赴沪。并谓，高凌百、徐凤梧昨曾至寓探问，二人均过往极密之故交，十年不见矣。回忆前情，宛如隔世。凤梧任服其十年前之旧职，凌百自美回国且赋闲家居，宦海升沉，亦有幸有不幸也。

昨晚彻夜大雨，雨量大约足够。晨起忽忆西流湾风景，因又成《忆西流湾故居》二绝。

五月三日 星期六

昨晚十二时电灯走火，梦中为人声所惊醒，私念未〔若〕果焚烧，是否房门仍闭，不许出外。楚僧谓狱监当局因开房恐犯人脱逃，故宁令烧死。余谓不然，因室门即开尚有重墙叠户，岂能逃脱！楚僧谓：据老犯云，昔遭轰炸甚烈时，室门从未开启。幸火未蔓延即行扑灭〔灭〕，然已不能成寐矣。次日，典狱长亲来余室慰问是否受惊。余询如果火势猛烈，将作如何处置。据云，当以人命为第一，当先谋人犯之安全。因典狱长亲来，同人咸表惊异，余亦甚为欣慰。盖受人尊重则喜，受人轻视则怒，有自尊心者大抵若是，其为好坏为另一问题。余因富自尊心，不仅战前不奔走权贵之门，即与日人周旋时，亦傲骨磷磷〔磷磷〕，昂首天外，但竟以此而博得之尊敬明理者，其尊敬发自本心，不明理亦敢怒而不敢言。此事当时陷区人民多有知者，足见自尊者始能得人敬也。余不仅自尊，且素尊人，不仅对于朋友同僚及对于下属甚至仆佣亦存尊重之心，向不谩骂轻视，使人难堪。某次宅内专用之理发匠为余剃头，置余眼镜于窗边，忽阵风吹落，完全破碎，渠意余必大骂，然余竟默不一言，

因此乃风吹，非渠之过。后渠告文蕴：“眼镜吹落破了，先生一句话不讲，我真难受，比打我一顿还难过。”此人现在京开理发店，余在看守所时曾带水果与其他副官数人同来探视。余之对人一饷[向]如是，盖不仅自尊者必得人之尊，且自尊者亦应尊人也。以高官厚爵为饵，不足以动余之心；以礼貌遇我，则可能使余上套。此亦书生之缺点也。

成《忆上海故居》二绝。淑慧送来《诗韵合璧》一部，足助诗兴。

五月四日 星期日

阅美国 Wallace 及英国 Churchill 关于战后世界问题论文各一篇。见解主张完全不同，对照读之，殊有兴趣。美国最近外交政策实际上已受邱吉尔之影响，而实行其主张。华莱士之议论，虽能影响一部自由主义之人士，恐不能左右美国之外交政策。英美对苏之对立，恐将愈益尖锐化。近日不能阅报，不知莫斯科会议之详情。据云，无完满结果。世界局势如此，中国欲求和平统一，殊非易事，兵连祸结，恐将同归于尽矣。

世道炎凉，人情冷暖，前略记之。然古道热肠之友人不能不特为记。中央派来联络军事之周镐，于余来京时迭次来访，且出庭作证，因此而为军统局禁闭数月，其道义实令人感佩。次为张子羽，三十三年秋，为余赴第三战区与顾墨三联络，此次亦出庭作证，且迭来探问。而尤可感者，几二十年未见之旧友殷德洋与汪少沧[伦]二人。殷为日本京都帝大之湖南同学，来京出席国民大会，见而时，执余手而泣，几不成声，余反慰之，返湘前，复来相探。闻拟从事下届立法委员之选举运动，盼其能成功。惟较余年小而龙钟，特甚为可虑。汪为余民十八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时所委之教官，并请其寄居余寓，后赴德留学，余虽略有资助，但微乎其微，现任安徽教育厅长。来京时，往访淑慧且送三十万元，复来相探。渠经济本不甚丰裕，能分鹤俸以助难友家属，末世尤属难得。丈夫应恩怨分明，对于友朋之情义，当毕生不忘也。

成《无题》二绝,并将所成《忆西流湾故居》四绝,《忆上海故居》二绝抄示淑慧。

五月五日 星期一

昨晚三梦淑慧,今晨成《寄内》七绝一首。

余来此已一月矣。上月今日下午四时到此。此一月间,发现人类具有惊人之环境适应力。前在看守所时,每日念兹在兹,惟恐入狱后苦痛难当,同人提及亦均战栗,乃今日竟不然。余固较常人具有特优条件,如每日由家送饭两次,房内仅三人,且由余所自择者。但月来精神及生活上不仅较看守所时无异,且有时觉更为安静与舒适,一切生活均在斗室中,卧于斯,坐于斯,饮食于斯,运动于斯,笑谈阅作于斯,大便小便亦于斯,但不觉其窄小,亦不觉其不便,甚且觉斗室宽如宇宙,足够翱翔。以前最忌者为大便,今亦有法。余于清晨楚僧、宝林出外洗脸时行之;楚僧则于吾辈出外散步时行之;宝林则于未曙,吾辈在梦中时行之。故均不影响他人。斗室亦不大,可优游哉。余当权时,有以为余之生活必穷奢极欲者,余于某文中曾附带说及,亦不过日食三餐,夜眠一榻,当时不觉特殊享受。今困处狱中,日有三餐可食,夜无一榻可眠,但席地而卧亦至舒适。故今日亦不感觉特殊痛苦,每日均于愉快中如飞过去,亦无度日如年之闷苦,此固由余看得穿,想得透,但大半实由人类之环境适应力也。甚盼今后物质条条〔件〕与人事配置无大变化,则暂时以狱为家,亦未尝不可也。日前闻典狱长云,看守所近即迁地,忠舍同人由监狱管理,将来拟将忠舍改为女监,而将该处同人移居此间,然则与骥良等又可重聚矣。苟楚僧、宝林赴沪,而骥良移来,则起居亦不致不便也。

五月六日 星期二

淑慧偕周镐来探。周云:陈诚、胡宗南及黄埔军校出身之团体拟办一月刊,盼余化名作文,托周来商。余告以困处狱中如睹如

聋，不能看报，对于政治、经济动向既毫无所知，何能作文，且无椅无凳，亦非作文之环境。渠谓当设法交涉，并略谈最近政治、经济（济）情况。淑慧谓暂不赴沪。将《寄内》一绝面交之。此间接见家属限每月一次，今日为特殊，故谈二十分即入内。

昨日为政府正式由渝迁回南京之正式纪念日，匆匆一年矣。胜利之初，若〔举〕国欢腾，嗣则逐渐冷淡失望绝望，今则怨望矣。谁实为之，孰令致之，岂最高当局之意耶？各部负责者无计划、无组织，对于派至沦陷区接收之人员，又无选择、无训练、无指导、无管束，致若辈所言所行，丧尽政府威信，完全暴露行政力及人员之无能与腐化，致失尽八年来无日不盼胜利、无日不盼政府重来之民心，辜负最高当局之苦心，实为国家及人民之罪人也。若辈所作所为，报纸多所记载，余岂忍心复述。惟一事不可不记者，即行政当局不加详细考虑，为近视之利益观念所蔽，为幼稚之主张所惑，不顾及人民之利益，不了解政府之要事为收拾人心，对于金融之措置铸成大错，致使人民财产大受损失，助长物价高涨，而为丧失人心之一有力分子也。储备卷〔券〕与法币定为二百对一之比例，暂准流通后，即以此比例收兑储备卷〔券〕。此于经济及人心均有莫大损失。当时行政院长固为财政金融老手，但此举实不能不谓太欠考虑也。

阅关于美国内政问题之论文数篇，成《感怀》一绝。今日立夏，可怕之夏季将临。念及炎热之苦，不禁汗流。

五月七日 星期三

忆三十四年九月间戴雨农到沪，余即告以处理储备券须慎重考虑。盖储备银行拥有黄金、白银、美金、日圆及不动产与债权，足够收回发行之数，即使不足，中央可于要求日本赔款加入此项；且该券刻流通社会，均在人民手中，已为人民财产，政府须考虑人民利益。余当时并根（据）储备银行所有之准备金数、渝沪两地当时物价标准及当时法币与储备券各对美金之市场比价三要素，拟订

一办法交雨农，嘱其转呈行政当局。时行政当局尚在外国，不久，闻已回国，雨农亦赴渝，拟面谈此事。但在中央未决定办法之前，在南京之陆军总部忽定一法币对储备券之临时比例。当时，总部当局不悉金融情形，不虑人民利益，听从幼稚无知之参议邵某、顾某之意思，定为二百对一。群情哗然，但望中央必有法救济救济。乃行政当局亦因近视的打算，亦定为二百对一。考幼稚分子之所以如此主张者，乃存浅薄、幼稚、意气用事之报复心理。其意谓，储备券乃敌伪所用之伪币，故应压低其价。殊不知币为伪币，民非伪民，储备券乃人民手中之财产，即使全不承认，视为废纸，于伪无损，于敌更无损，受损者乃中国人民也。此种初步常识尚不具备，而令其为收接〔接收〕干部已属可怪，陆军总部竟采其议，行政当局竟不加纠正，更属怪中之怪。苏联在东北发行军票，尚知顾念中国人民利益，以军票与伪满货币一对一交换。而中国当局反不知此，实太伤心。苟以一对一比例，以法币兑收储备券，万一储备银行之准备金不足，可以求偿于敌。此乃以敌之负担保全人民之利益。至二百对一，乃政府欲完全取得储备银行之准备金，而牺牲人民之利益。其结果甚至成为招致中国人民之损失，减轻敌人应负担之负担。不智如此，不仁亦如此，又何怪！还都一年，情形更加恶化，辜负最高当局求治之心，人民望治之情，可叹也。

五月八日 星期四

闻默邨维持原判，学昌发回更审，真所谓一忧一喜，甚盼默邨绝处逢生。闻苏成德亦维持原判，司法部执行命令已到达沪高院临时中心，岂全案有缓和办法耶？如此，则默邨有救矣。

去年冬天特来探望者，尚有京大老同学胡允义、熊恢，沅陵同乡吴学增、欧本鸾，友谊均可感佩。熊于战前已近十年未见，故未晤者几二十年，因来京出席国大，因乘机一晤，见面即谓“你虽然失败，但总不失为英雄”。其安慰之心固极可感，但自念何曾失败？所谓成败应就目的是否达到为断，不能以个人得失、升沉及生死为

标准。余之目的在谋中国之主权独立，领土完整，而使敌军全部退（出）中国。当时国内外形势，深感以武力不能达成此项目的，故以谋略手段诉诸和平。后虽因国际形势剧变，证明余之观察失当，手段失宜，然目的固未变也。今敌军已投降解运回国，中国之主权独立得以确保，甚至收复失地，非余之目的已达而何？目的既达，非成功而何？个人之遭遇不足计也。个人于空间为沧海之一粟，人生于时间如白驹之过隙。故个人之幸不幸，不足判定具有历史意义之成败也。今日曾作二绝追怀公博、思平，中有“成仁毕竟是成功”一语，即此意也。然则吾辈外虽不见谅于清议，内岂有疚于神明耶？

阅德国外交秘录，于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之成立及德苏战争之发生，均载有前所未知之经过及原因。吾辈处此剧变之世界激流中，苟非全知全能之上帝于所定大计，所取途径，岂能有百分之百之把握？国际形势竟变为德攻苏与日攻美英，实天幸也，人力岂能预知？不仅被攻之美、英、苏未能预知，即侵略之德、日，在最后决定之前，亦未能预计。然则吾辈何由而知耶？

四〔五〕月九日 星期五

偶成一绝云：

清议岂能辨是非，宋明往事最堪悲。

荆公贬去袁熊死，运祚从兹已暗移。

世事岂能逆料哉！晨起，闻忠舍同仁今日下午即将全部移来，每房六人，甚至有七人者。余房仍三人，不增加。余觉太相悬殊，心不甚安，又念骥良与别人共居一室，室小人多，必感不适，乃自动要求参加一人，并希望骥良下午二时后陆续迁来，拥挤跼踖，势颇狼狈。因念余早一月来此，当时认为不幸，及今视之乃大幸也。当时即使不来，此次必来。且大群同来，必不便优待，室中至少亦必六人。今来此月余，一切均定，视同仁狼狈不安情形，余真若处天

堂矣。忆上月五日，与同仁一一握别时，虽将来必会，但不知如此之速，且更不料全体同时重聚也。最感不快者，余离忠舍后，决心不愿再见忘恩负义、阴险狠毒之杨某、罗某，故闻忠舍全体搬来，甚盼其不迁义字号，即不然，亦盼其居室较余室稍远。乃二人竟均迁人余对门一室，望衡对宇，使人常感刺目痛心。天之弄人有如是者！驥良果因余要求搬来。小别一月，宛如三秋，重聚甚觉欢愉。楚僧、宝林亦觉高兴。此虽小事，足见人生聚散、世事变迁，多有出人意外者。

在学校点名时，被人连名带姓呼唤外，迄今三十年未被人出此称呼。在军统看守所及法院看守所时，人皆以周先生呼，即来监狱后，典狱长、科长、看守长等高级职（员）亦尊以“周先生”。乃无知之看守，竟有连名带姓呼唤者，闻之甚为不愉。然今已成阶下囚，岂能强人尊称？呼名唤姓，理也，亦法也；尊称，情也。人既不讲情，说理及法又说不过，惟有听其呼唤耳。士大夫虽有自尊心，到此亦无可如何，幸此类人尚少。平日接近之看守仍称周先生，故受刺激之机会亦不多也。

五月十日 星期六

开门散步，与忠舍同仁重逢，至为欣慰。忆一月前一一握别，今又重逢，追怀往事，几如一梦。同仁咸以此间行动既更不自由，生活复更不舒适，而全案结束无期，均忧形于色。余则相反，与小别一月诸友一周旋应酬，几忘身在图圉，情如前在国际联欢社举行鸡尾酒会或盛大宴会，故精神甚为舒畅。当以此意告周作人等，谓每日散步聚谈，作鸡尾酒会看可也。至全案之结束，同仁均寄希望于今年年底之行宪，咸以大总统就职，宪政实施必有大赦，此次吾辈必不致除外。余对此事则不甚乐观。今年元旦之大赦，发动于去年四月，司法行政部所拟，经行政院通过送交立法院之条例，吾辈本未除出，但至立法院，一般逞意气、存成见之立法委员提议除外，在高调之空气中，无人敢倡异意。但与最高当局宽大为怀、

归罪首要之意旨违背，故于立法院呈送条例到府时，批示此时发表不宜，拖延半年，至国大开会宪法公布后始行公布。最高当局虽宽大有心，而补救乏术，盖不便作积极表示交回复议，故就原案公布。行宪以后虽最高当局对本案有结束之心，而届时立法委员均为民选，且人数更多。今立法委员为政府所任命，人数亦较少，尚不能控制，以贯彻最高当局之本意，通过行政院之原案。将来即使政府有心，岂能控制数百民选立法委员耶？故余对将来大赦问题，实不乐观。日前曾记政府对余不能有二次特殊处分，故余个人问题须待全案解决。今全案解决既甚渺茫，则余个人问题亦殊无解决之望，惟焦急亦无益，故决置之不问也。

五月十一日 星期日

顷阅英文《密勒氏评论报》106卷6号，载有关于余减刑之事，该报认为系正当处置。该报谓“He maintained order pending the taking over, which did not occur for some weeks. During that period the bloodiest of riots and disorders easily might have occurred but for the firmness and determination displayed by Chow in keeping the police at their post while high puppet officials scattered to the four winds.”该报对于政府态度，向不甚佳，而于此举不仅无攻击之误，且极赞同，足见外人舆论系根据理性与正义，并非浅薄浮嚣意气用事也。该报只知余维持治安一段，即有此公允论调，苟知余冒生命危险协助抗战，则必有更为公正之主张也。同难者金鉴，因闻减刑赠《瑞鹤仙》一阙云：

湖山无限好。惜物是人非，斜阳衰草。荣枯剩多少！
念东南半壁，擎天一柱，经纶手妙。依旧日楼台改造。慰
间阎老幼安居，欲挽狂澜既倒。

可笑。支撑危局，六载艰辛，无人知晓。更青蝇扰。
三字狱、如何了！喜峰巅倏忽，青天霹雳，飞下紫泥恩诏。
待从今唤起东山，万家佛老。

自古历史只载表面事实而忽略最主要之政治内幕或底流，且有成王败寇之历史原则，故古来孤臣孽子、烈士贤豪，其苦心苦行埋没千古沉冤莫白者，不知凡几，殊可慨也。

天气转热，已不能穿夹袄，加以门闭不通风，尤觉燥燥，饮食时汗已渐流矣。

五月十二日 星期一

昨晚深宵梦中为惨声所惊醒，细听之，忽笑忽歌忽怪声叫唤，或打门敲窗，念必人神经失常。但未尝闻有神志不清者，何以一变如此剧烈！思潮起伏，久之不能成寐。晨起询问，乃知昨晚始由地院看守所拨来者。此人于出庭受审时则条理明析〔晰〕，对答如流；押返看守所，则精神病即发，其真耶，其假耶？有人谓系为冤魂所缠，前来讨命者，其信然耶？无论系何原因，深宵闻其狂呼惨叫，令人不能不付以无限同情也。

下午，洪医生来医牙，淑慧同来。医治前先与淑慧谈话，商尽力为默邨设法。默邨此时心境必极恶劣，当有坐立不安之势。此情此境，余曾亲历，虽只一晚，然已饱尝此中滋味；默邨此时未知何以排遣也。医牙后，因时间过长，拟即入内，淑复留，坐谈片刻。谓本星期六或下星期三拟赴沪清理杂务。余事现已告一段落，今后不能不图安家谋生之法。所蓄既均被没收，而物价又直线上涨，坐食山亦必空，况无山耶？又谈及慧女之事，慧女遇人不淑，实可伤叹！惟今已成人，今后必自知审慎动作。淑慧谈起余事紧张时，已断定余必无救，故与子女商以后出路。当时决定，子女各分头自谋生存，淑慧则一人过活。谈及当时，深觉一家从此分散，淑慧不禁伤心落泪，致余回房后不悻者半日，就睡前思及当时情景犹觉心酸。刻余虽偷生人间，然深闭幽锢，子女又均在沪，只淑慧一人孤苦伶仃，过家破人散之生活，实世间最惨之事。淑富有毅力，亦看得穿，当不过分感觉痛苦，但余实对渠不起，且深感其遭遇可怜也。

五月十三日 星期二

天气骤热，余室又当西晒。下午三时以后，太阳入室更加闷。晚至十时以后，温度始渐低，可以入睡。今入立夏不过十日，即以〔已〕如此，盛暑时不知如何始能忍耐也。二时许，闻典狱长约谈话，异甚！岂今后不能送饭，约余当面解释也。入其室见另一人在，乃江西高等法院第一分院长李崧高，云曾在武昌受余课，此次由赣来京特来探访，谢之。三人聚谈约半小时。余谓此次处理吾辈全案之法律已不合理，而法曹即此不合理之法律且不严格遵守，故欠公正之判决甚多。孔典狱长入极和蔼〔蔼〕，颇富同情心，赞誉之。据云：新房造成，余等少数人可迁居，设备较佳，暑天或可稍减闷苦。回室不及一刻钟，又闻接见，更觉奇异，淑慧今日必不会来，其他亦无人，且文蕴来京欤？但接见恐不易立即办成。狐疑间已至第二科，乃余之律师杨嘉麟也。因事来此，便中探访。据云：立夫虽为默邨营救，而极峰对默邨感想不佳，恐无效力，执行当不在远等语。闻之不胜伤感。默邨态度极为镇定，甚盼其转祸为福也。

连日阅关于美国情形之论文数篇。其地域之对立，政府机关之磨擦，派系之冲突及人事之纠纷，与日本毫无二致。杜鲁门握权后，罗斯福得力人员或自动辞职，或被调动，几全部离开。其一朝天子一朝臣之势，又与中国相仿佛。此均人类根性之弱点。东西洋之历史、文化与社会虽不同，而具此共同弱点则一。故国际间则有国对国之冲突，国内则有地域间之对立，派系间之磨擦及人事纠纷也。

作《无题》二绝。

五月十四日 星期三

昨晚燠热蒸人，今晨仍觉闷热，八时忽大雨滂沱，历一小时余，空气为之清凉。

自忠舍同人迁来后，义字号所押窃盗、烟犯均迁别处，此地又

成清一色，可谓第二忠舍矣！蓬首垢面、臭气薰蒸之现象亦不复存在，空气较为清爽，且因集居者均系知识分子，故管理较前亦略宽。惟送饭问题，刻尚未解决，因监狱规则不能送饭，面忠舍所来同人大部案件未决，尚属羁押性质，规则上得自备伙食，刻同仁正与监狱当局磋商中。全狱中只余一人至今仍送饭，余雅不愿众无办法惟余一人优遇，甚盼大家均有办法，余亦于其中有办法，不独送饭如此，即关于全案解决，亦作如是想。苟大家仍陷苦海而余一人侥幸超脱，衷心实感不安也。

闻政府改组后，美国左派以外之舆论均有好评，但美政府无积极表示，亦未作援华之具体决定。余始终认为美政府除援助国民政府外，就美国利害作〔着〕想，实无别途可循。美固积极盼中国政府改组为一民主而有能之政府，但尤惧苏联势力控制中国。中共势力，美固认为系受、至少能受苏联控制者。故国民政府能成为民主而有能之政府，固为美所期望；即使不能，美为防止中共取得政权、苏联势力因而侵入中国起见，亦必援助国民政府。美对希腊固亦盼其政府民主化始可援助，今希腊反动如故，而美仍予以援助，况中国政府已修改训政制度，面由各党负责容纳自由分子，至少表面上多少已符合美之期望，美之援助岂不更有口实耶？故美之援助政府，即非其心之所喜，亦必为势所迫也。

五月十五日 星期四

在忠舍时同仁常由接见传来许多乐观消极〔息〕，然无一实现者。余自迁入此间，耳静月余，不复常闻谣言。自忠舍同仁复聚后，又常闻传播谣言矣。昨闻惩治汉奸条例将取消，伍澄宇查出刑法第二条谓法律如有变更，则已判决之罪尚未执行或执行未滿者可免执行。于是咸怀无限期待，此情亦可悯也。惟余终不信此说之为真。连朝鹊噪，因作诗一绝云：

晨星寥落晓烟昏，彻耳窗前鹊语喧。

遮莫连朝传喜讯，慰情无奈只空言。

乃下午温医生来打针，简单暗告：“你们的事要解决了，很快的可以回去。”人多不便细问。温向不传此类消息，其兄任立法委员，岂真有此讯耶？再四思维莫名其妙，刻政府一因军事不甚顺利，二因经济陷于崩溃，全力应付之不暇，岂尚有余闲顾及吾辈全案？且立委及参议员中尚有不少逞意气存成见唱高调者，此时岂能望全案结束？张岳军因党内其他派系对政学系不满，亦陷于四面楚歌之中，岂有魄力于其就任之初即解决此案？温医生之言未知何所根据。当细询，惟恐仍系“慰情无奈只空言”耳。

下午，闻有人来探问，淑慧今日不致来。异甚。出视，乃朱□□偕其子来探。朱于余任江苏教育厅长时任金山县教育局长，胜利前不久曾一度晤面。本无密切关系，今来京时竟能率子携物特来探视，盛情殊可感也。

阅美国外交政策及对华政策文件数种。咸英文原件也。

五月十六日 星期五

出外医牙，淑慧未至。异甚。不久，提水果等物匆匆而来，心始安。据云，默邨请求，默邨减刑之呈文，已由淑交陈芷汀，允代转呈。芷云：主座必可看到，但结果如何，渠毫无把握。淑谓明日拟赴沪，已托人购票。余医牙时，默邨亦在隔壁接见家属，淑慧亦趋与晤谈，旋落泪告余：默邨因渠事正在千钧一发之时，盼淑展期赴沪，以备在京奔走，淑已允之。余极赞同。默邨底子本极忠厚。抗战期间军统工作人员被害者多系敌人所为，少数系李士群所作，且有在上海以外之各地被害者，今均谓系默邨所为，实属天大冤枉！余僑忝列朋友，虽成否未可知，而能尽力处自应极尽人事。淑为之奔走，朋友应尽之义务也。旋温医生来，乘间询其昨言根据何在，承告某要人所云，今年年底至迟明年上半年，必可全部解决。此亦不过一种观察，并无具体办法也。医牙后，正与淑谈话，忽闻典狱长约余及淑同往谈话，甚觉奇异。上楼视之，典狱长正着短衣办公，见余等至，即穿长衣，甚为客气，殊可感佩。据云：有人报告，洪

医生为余医牙，此间有人向之需索，请淑代查有无此事，并询有无此间人员向淑需索，请淑不必理会，最好前来报告，因渠极力管束而人品复杂，恐不能弊绝风清。谈一刻辞退。孔典狱长作事认真，殊不易得。

晚忽肚泻，三小时内连接四次。焦急之状。移居此间，今正四十日毫无病痛，且饮食起居均甚小心，何以忽胃痛肚泻，岂余之病系周期的发生耶？

五月十七日 星期六

晨起胃痛腹泻均止，幸运也。考察原因，系昨午食鲥鱼所致。余极爱鲥鱼。去年留渝未能饱尝鲥鱼美味，翘首江南，极为怅望；今年本可满足食欲而价钱太贵。初出时，每条几二十万元；近虽跌落，小者亦数万元，故不欲恳淑买制。因与盛幼璽谈及，适盛家前日送来，渠特留一块，昨午送余，因系过夜又系冷食以致腹泻。思之令人不悻者久之。当权时从未穷奢极欲，今欲一尝素嗜之物，而力有所未能。天之报施何不平如是耶？人事变化如此剧烈，可慨也。

下午，送来衣物各件，非送饭者带来，谅必淑慧亲至。各物非急需之件何必先行送来。适见默邨外出，谅系来见默邨，报告消息。后询默邨，果系淑来，渠亦曾晤谈，但非特来见渠者，不知何事。据云，芷汀约淑今晚见而，谅系面谈关于默邨消息也。

去年在渝，闻淑回沪即被幽禁，焦急欲死，即今思之犹觉心痛，因作一绝云：

异地同时作楚囚，云天雁断恨悠悠。

痴心欲化嘉陵水，流到春申好聚头。

阅战后英国及日本情形之论文数篇。两国经济均异常困窘，人民生活异常痛苦，因之社会道德日益堕落。不仅日本，即英国亦大非大英帝国之面貌，人民纷纷欲往加拿大、澳洲及美国，以图较

舒适之生活。战败之日本如此悲惨，自属当然，而战胜国之英国亦复如此狼狈困穷，战争足使两败俱伤，谋国者应有所憬悟也。

五月十八日 星期日

连日诗兴甚浓，正如学牌者喜打牌、学戏者爱唱戏。今晨成《偕妻儿幽居渝郊嘉陵江畔》一律，云：

山草萋萋山鸟飞，乡居虽好意多违。
亲朋远隔音书断，妻子同羁事业非。
满目疮痍悲浩劫，连天烽火叹安归。
国忧家难浑无赖，愁对嘉陵送落晖。

阅马歇尔夫人所著《共同生活》(节译)。此书系描写二人结识经过、婚后生活及马歇尔个性与办事精神。本日所阅者只及其家庭生活。马歇尔夫人乘马歇尔赴欧视察之时，加紧将所购新屋提前布置，俾马氏回国时惊喜。果马氏一见甚为喜悦，谓飘流数十年，今日始有一家。阅之不禁感慨横生。忆余与淑慧断续居沪殆二十年，均为流浪生活，始终无可称为家之家。三十一年，淑慧以十余年所积，于福开森路口购一荒宅废园，外人之马厩也。蓬蒿满目，瓦砾遍地。淑亲为指导布置，一草一木均系亲自督裁。余因事忙，毫不知情，淑亦不以闻。迨三十二年春，经营就绪，使引余往观。当时真所谓惊喜交集。旅沪二十年，今日始有一家，其感想与马歇尔至新居毫无二致。后于五月间，淑又乘余赴京之际，不动声色由愚园路寓所迁往新居。余至沪下车即赴新居，亦与马氏由欧回国即入新居情形亦复相同。三十四年九、十月，余与淑先后赴渝，即与此屋永别矣！布置两年，居住亦仅两年！园虽不大，而清幽美丽；房虽不多，而整洁轩敞，故梦魂中犹觉恋恋。故居重返，恐亦只能在梦中耳，思之不禁凄然。

五月十九日 星期一

今晨又成一律，题为《羁渝感事》盖记当时之情形及心境也。

诗云：

巫峡云垂雾气横，闭门独坐倍伤情。
惊心旧友成新鬼，彻耳欢呼变怨声。
披发徒劳投火宅，拊膺幸未误苍生。
是非功罪浑无据，付与巴山夜月评。

日前，英文《密勒氏评论》谓：日本投降后苟非余之力，则上海将发生“极端骚动与混乱之流血惨剧！”(the bloodiest of riots and disorders)此实当时之实情也。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晚，上海接收广播，谓日本已提出无条件投降。群众闻之欣喜如狂，满街满巷充满欢呼之群众，炮竹声震耳欲聋，而白俄复乘时酗酒高呼，横冲直撞。狂欢群众之另一方，则为绝望、愤恨、怨气冲天之日军。狂欢之群众与绝望之日军相对，随时随地均可引出惨剧。只须发出一弹，上海即将糜烂。卢沟桥世[事]变本已渐时平静，后因一发弹声遂演成中日全面战争，且发展为太平洋战争。上海当时危险混乱之情形，亦为一触即发之势，盖群众中有向持枪日军燃放炮竹投其脸面者，有向日军唾面者，有殴打日侨者，连接警察局报告此类事件。正焦急间，又迭接报日军中下级少壮派正纷纷聚集开会，不服日本政府投降命令，拟在中国作游击战争，对于上海民众之行动，商自卫及报复之手段，悲愤情绪弥漫于日军下级军官，恐有意外变化等情，闻悉之余，更为心焦。

五月二十日 星期二

淑慧来探，云已打消赴沪之意。盖无要事且无处可住。因余个人政治责任，使全家地无立锥。情形之惨，甚于封建时代之籍没矣！淑慧堂兄杨质美去冬由湘来京特来探视，殷殷慰问，盛意可感。其女刻在中大求学，今日偕淑同来。据云，质美日前又来京，不久将来探视，托其问候。闻中大今日罢课游行，向参政会请愿增加膳贴，刻与宪警冲突，略有伤亡，真多事之秋矣！

马歇尔夫人所著《共同生活》中引马歇尔之语云：“余不许余发怒，盖太伤神也”。据余经验，发一场大怒，与害一场大病等。余常发怒后四肢柔软如绵，须卧二三小时始能起，故极力抑制免动肝火。最近宜力戒睡前饭后运用思想。前者影响睡眠，后者妨碍消化。余最近常有此不良之习惯，当力戒之。

胜利时，上海危机四伏极难避免。盖当时情形极不易应付。出之以柔既无效，出之以刚又不可。群众完全趋于感情，理智已失作用，此亦难怪。盖沦陷八年，受敌军之压迫日久；一旦有报复之机，个人间尚必乘时泄愤，况民族间积有深仇宿怨者耶？故民众之行动，无可非议，但如任其发展，势必演成烧杀，使全国金融经济之枢纽破坏无余。然当时对民众虽舌敝唇焦，晓之以理，谕之以势，不能使之了解；然又不能畏之以威，迫之以力。十二日，中央责余维持上海及沪杭一带治安之令又到。即无此令，余亦不能坐视，况中央复将此责委余耶？当时真所谓危疑震撼之时也！

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去年此时正军统局通知淑慧候机飞沪之时。余与淑慧本向军统局交涉于秋间让淑回沪，今竟自动提前，余等即知凶多吉少，必为送法院之先声。当送淑启行时，惶惑感慨纷纷交集。回忆当时情形，今晨成五律一首云：

前途风浪恶，骤别更魂销。
家室皆分散，天涯共寂寥。
凭栏温旧梦，对月立中宵。
明日惊相顾，关河万里遥。

日本宣布投降，在华日军限〔陷〕于疯狂绝望之境，故有不顾一切挺〔铤〕而走险之势。日本军人，尤其少壮分子固极无理智者，而上级握权之军人均受少壮分子之影响，而政府又绝对受军人之支配，故日本政策常表现令人不解之非常识举动。卢沟桥事变时，不

仅当时内阁坚持不扩大方针，及〔即〕当时参谋本部亦力主不扩大此事，嗣后曾经证明，但以陆军省少数少壮分子与在华北之中下级军官之策动，竟致演成全面战争。日美谈判未绝，而珍珠港事件发生。日军一贯之无理智，于绝望时尤然，故上海当时情形危险，并非杞忧。后闻东京近卫师团竟因阻止日皇广播投降诏书，而枪杀其师团长，并以大军包围皇宫，入宫搜索。对其神圣不可犯之天皇，尚且如此，故当时在上海之蠢蠢欲动决非虚报；而上海一部民众之无知举动，随时随地均可予以刺激，而予以暴动之机会及口实。应付当时险状环生、一触之局面，其艰难险阻，岂局外人所能了解，又岂远在后方只知发空论唱高调者所能了解于万一耶！

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昨今均雨，农民喜可知也。天气因此亦由骤热转凉，狱中同人亦以为喜。自忠舍同人移此后，每日于运动时能唱者仍集会唱戏。余因人多，均未加入。今日因人少，只忠舍旧人十余人，故一唱《南阳关》一段，久未高唱，嗓音干燥，且觉吃力。

前年秋间于上海情形紧张之时，一面运用人民组织，如同业公会及保甲等，家喻户晓，劝人民勿为轨外行动致引起纠纷，不仅眼前吃亏，且貽将来之祸，而对于意存捣乱者仍暂予以逮捕；一面亲访当时指挥苏、浙、皖三省日军之十三军司令松井中将，及在沪之陆军部长川本少将，晓以利害，并告以蒋委员长之广播，务须使全体日军明了并遵守，且须约束日军，不许出外，以免与民众冲突。同时，并分遣干部与其中下级军官联络，平其怨愤。十八日并赴京与其总司令冈村大将切谈，请其约束日军，勿生事端。据云，全体日军以在太平洋虽败而在华未败，故酝酿不奉投降诏令。因此东京有冈村在华独立之传说，日皇特于前日派其弟三笠宫亲王飞京，晓谕冈村及高级幕僚，大约不致发生意外等语。此时上海情形仍极紧张，李思浩、周作民等迭托淑慧电京，请余速回坐镇。二十日回沪后，对内对外复努力，分别镇抚，幸而渐平静，但同时中央各组

织纷纷从地下钻出,既无系统又乏步骤,纷纷封房屋、抢汽车、逼财产,人心又因之大震。对此,余既无责无权,惟有听其纷乱,幸若辈只对中国人发挥权势,对于日人仍不敢稍有举动,故不致惹起严重问题也。

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今日补牙,淑慧偕来,文蕴亦由淑带来,乃系来京于杨医生处服务,半年不见矣。回忆在渝困居时朝夕相处之情形,不禁感慨横生。文蕴带来枇杷,去年在渝时想及洞庭白沙枇杷倍增遥恋江南之情,常向文蕴谈及,今日竟偶带来矣!

前阅近卫文磨日记,述日美谈判时情形:美国所提条件,经内阁与大本营联席会议商讨,拟具答复交外务省次官大野,令当晚急电华盛顿日使馆,立即转送美国务院。而大野竟搁置不发,以待松冈洋右回京,后因松冈反对,内容既改,时间复延迟半月余。苟大野不搁置,日美谈判或可不致决裂。后又阅小罗斯福所著《As He Saw It》中引罗斯福对国务院职业外交家不满之语,谓渠觉若辈无一可信任者。若辈常将与其意见不合之报告不立即呈送白宫,故意拖延时间,或竟不呈送等语,足见事务官把持操纵影响政策,东西如出一辙。以余所知,此种情形日本更甚,无论文武机关,首长几同傀儡,一切权力实际均操于主管事务人员,故每有问题,非先询日本用语所谓“事务当局”之意见,且得其同意不可。故余当时曾谓,日本只有事务而无政治。但如中国,事务官制度未确立,机关首长变更,重要事务官即随而变易,以妨碍行政效率,亦非妥善。其间利害得失,应细加研究也。

五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连日阅贝尔纳斯及贝文两人关于外交问题演说之英文原文与莫洛托夫关于外交政策之英文译本。虽系一年前之物,不无明日黄花之感,但战后两壁垒对立之情形,均可于各演说中详知其原

委，而此项对立，今日更愈益深刻，各文均珍贵史料也。

连晚大雨倾盆，均彻宵不止，作《夜雨感怀》一绝云：

夜雨潺潺似急流，灯昏室小比孤舟。

尽教洒尽天河水，难洗人间万种愁。

事务官之权大，为必然之势。盖凡事不可不分工，工愈分则业愈专，业愈专则智亦愈精。就一机关，例如一部而言，每有一事，首长例如部长，不宜且不能自定办法，必分司更分科，甚或分与主任科员、主办者查案阅卷，拟具办法层转请示。故就该案，主任科员较科长所知者详而精，较司长更详精，较部次长尤然。苟当面议论利害得失，部长所知者因无下属之详及精，故议论必输。首长既不能变更部属之意见，于是无形之中，即受下属支配，而实权遂操于事务官。事务愈杂，分工愈细，此种情形亦愈著。东西各国莫不如此。中国事务官制度虽尚未完全确立，据余自身之经验，已亦多此类现象，此盖不得已之事。盖工不能不分，业不能（不）专也。惟事务官政治亦有其缺点，如不加注意，则流弊亦滋多也。

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昨晚细雨终宵，今晨又成一绝云：

淅沥声同啜泣声，惊回残梦已三更。

人间多少伤心事，一任空阶滴到明。

今日为星期日，默邨忽外出，众咸异之，以星期日例无亲友接见，均疑系执行。余以执行亦不致在假日，但仍觉不安，俟其回房群始安定。后悉乃典狱长约谈话也。本日闻鲍文樾亦减为无期徒刑，甚喜！前年十月初在渝，目睹其上山而未能交一语，心常耿耿。渠当时亦不知余在病房遥视也。今年二三月间，闻在渝军法处被判死刑，心常不怿，今得免死幸矣！

事务官之常〔长〕处在专精，而其缺点亦在专精。盖过于专精而蔑视其范围外之其他事务，故常陷于近视及狭隘，只知努力贯彻

自己主张而不惜忽略及妨碍别人之主张，故常易与别部冲突，且其主张因局于事务眼光，只限于小利近益，而不知远大之政治目的。至如罗斯福与近卫所言，因首长与己见不合，而于执行命令及送呈报告故意拖延，亦为必有之现象，但此尚系为公事也。至如中国事务官常有之利用职权舞弊营私之通弊，亦为事务官制必有之现象。故中国老于跑衙门接洽公事者，必不先托首长，乃先将主管人员接洽妥当，再行恳求首长，甚至主管人员允应即可算数，而不必再谒首长。吏员权力之大有如此者。即使首长已批案件，员吏因可提前或拖置，亦常缘以为奸。拖延之弊，小之固仅便员吏之私图，大之足以贻误事机，影响政治。故其事虽只关手续，而其害则甚大也。

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昨晚梦汽车载军警来此，带默邨出外执行，余与之握手，大哭而醒。忆余于减刑令未下前某晚，亦梦有人参观，群均入室闭门，门甫闭而呼余外出，值一老看守在二门内，余笑问是否执行，渠愁眉苦脸，置而不答。再出园门，则见排列香案，且燃香烛如祭祀，然意执行，何必点香烛？不觉醒悟。盖生死为人生一大事，决无较此更大者。故无论如何达观，无论如何看得穿、想得透，而不知不觉间下意识中均潜伏有贪生畏死之本能。语云：“蝼蚁尚且贪生”，足见求生为万物先天固有之本能。语又云：“慷慨赴义易，从容就死难。”盖慷慨时热血沸腾，气愤填膺，将贪生之本能压下，故觉死不可怕，及至从容静息则贪生之本能逐渐发挥其作用，遂觉死之不易矣！就理智说，余今日虽庆更生，但决不能谓为幸，更不能谓为福。盖小之生活基础已荡然无存，一家生活将陷于绝境，而余何时出狱又绝无把握；大之即使出狱，而政治上之惊涛险浪如此澎湃于大海茫茫中，必饱受风吹浪打，故将来遭遇之苦，必有甚于死者。苟经历痛苦将来可永不死，则受苦亦算值得，但痛苦后将来终不免一死，则此后之痛苦宁非徒受、宁非多余？故就理性说，应以死为

福而以生为不幸。但尽管如此想透，而欲生之念，仍不能谓为绝无。且闻得幸生而喜，此盖本能之作用，非理性及修养所能完全消灭也。

五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淑慧下午来探，谓昨日系杨老太太生日，渠于晚间赴电话局打电话至沪拜寿，适幼儿亦在杨宅。因商定淑慧仍赴沪一行，定明日下午三时赴沪。余常念淑慧在外必较余尤苦：一须亲尝人情冷暖；二须筹措家庭费用；三则子女均不在京，一人受尽伶仃孤苦之滋味；四则过去出则有车可乘，人则有人可用，今则事事均须亲自动手，处处均须步行或乘公共汽车，拥挤与〔于〕人丛之中，乘人力车者尚为最舒适者。即如此次打一长途电话须跑至电话局，与过去家有电话随要随唤，真有天渊之别。以前往来京沪均有人车接送，且预占坐位，今则往来升降均系一人，且须抢位拿行李，人事盛衰——亲历。今日与淑慧言之，不胜唏嘘。但淑慧则极为达观，且气甚壮，谓不仅不以目前之困窘辛劳为苦，且以前腰酸背痛诸病反而痊愈。其言半系故意安慰，恐余难过，半亦系真言。盖淑慧颇有巾帼丈夫之气，与普通易于伤感易屈服于环境之妇女完全不同。但其言虽如此，其感想或亦完全如此。余自傍〔旁〕冷眼观其现处境遇及所过生活，实不禁怀充分同情而为之伤感也。淑谓昨晤毛人凤。盖淑于去年六月在沪被禁时，慧女亦同时被禁，其所租公寓数间为军统局占领。月前呈请发还虽经批准，而军统在沪负责人王某抗拒命令，倚势霸用，淑因此访毛交涉，毛允必发还。此类连及亲属，而又非依法办理、仅供经手人员私用之事甚多。国家未得利益，而被害之私人则含冤受损，最高当局苟有所闻未必不痛恨万分也！

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有同案之朱某，因不守规则，为看守长唤出询问，乃复抗辩，恣

度极不佳，因被监入独居室。闻本拟上脚镣，从宽予以重禁闭。同案中受此处分者，此为第一次。盖无论有〔在〕看守所或监狱，咸以吾辈为政治犯，有人格，有知识，故均未严格应用监禁规则。此次忠舍同仁移来，监狱当局亦表示盼同仁高度自治，而不以待遇强盗、小偷、烟毒、贪污等普通犯人之法相待。乃同仁中不自爱而破坏规则及共同约束者不少。余常愤慨而又不愿劝喻，盖若辈常以劝喻为干涉也。故余早知此类人自招侮辱，固为咎有应得，而因此影响全体，致大家面子过不去，问题颇大。今竟有朱某事件，全体面子及地位影响不少人，何不自爱哉！

为友人代作《思家》一绝云：

一湾流水草萋萋，纵是无花意也迷。
恨我天涯归未得，林园虽好鸟空啼。

今日已阴历四月初九矣，十余日后即五十一岁生日，拟作“狱中初度”七律以抒所感兼作纪念。

英国文官制度确立最早且极健全，必知所以用其长而防其短。惜余素无研究，料此项材料必多，可作我国参考。大约用其长，即利用其专精，以作决定政策之参考或根据；防其弊，即防止事务官之操纵把持，此则一赖于机关首长之精明勤慎，一赖于事务手续上严密周详之监察办法。人与法两面着手，则事务官把持操纵之弊虽未能全免，或不至产生严重结果也。

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日来又传正开会中之参政会对吾辈案件将有一有利之提(案)，余不深信。三中全会时亦有此类传说，且谓有人已亲见提案原文，致使余亦疑信多半。据理说，政府即有此意，何必由党出面？乃托淑慧询在三中全会任秘书之门人龚霁光。据云无此事。同仁不信，谓秘书不一定可看见全部提案。后思旧友段书贻为常委之一，必知其详，乃托门人章期亿转询，亦无此事。但同仁犹不信。

痛苦中梦想曙光，其情实可悯也。后三中全会闭幕，众始绝望。此次参政会开会，众又有传闻，余亦姑听之不愿去查。乃今日伍澄宇谓顷接见其夫人，据云前日吾辈家属代表十人，伍夫人亦在内，赴参政会请愿，即由一杨姓秘书接见，态度甚好，意亦殷勤。报告参政会日来正议此事，今各家属既有请愿呈文，更有所根据，当交审查后提出大会。又云，主席对此事亦甚关心等语。伍夫人又云，张君勛、章行严甚表同情，且愿尽力，岂社会对余辈之视听，真有所改变欤？伍又谓蒋曾表示辞职，美国来电劝其勿辞，故美国援助可望积极等语。此则余不相信。蒋先生个性系临难不避、临危不屈，且责任必贯彻到底，岂有于危疑震撼若今日之时机而言引退？若言，系试探美国意旨，或以引退为要挟，尤不可信，一国元首岂有出此无赖之举！盖当局系为中国负责，为中国作事，决非为美国负责、做事，蒋先生岂致作此失态之事？故断定此言必系完全无根之谣传也。

五月三十日 星期五

下午出外医牙，忽见文蕴亦来。询之，盖淑慧于赴沪前夕赴杨医生处嘱文蕴于今日来探也。文蕴带来菜两种，盖杨医生所送也。余常想，个人虽死虽囚均无所谓，最苦者为家属。为家属计，故仍盼全案之早日解决。本日消息至为矛盾，汪时璟得讯，关于吾辈之案参政会大会能否通过固不可知，但审查会已通过。但袁愈佳夫人来告谓曾访章行严，章谓空气不佳，大会恐难通过，渠发言恐更招反感。袁夫人另访一驻会参政员，系唱高调者，此人甚至谓参政会提案根本无此事，即有亦不能通过。以余料之，乐观之消息均不可靠，不仅半年来经验如此，即形势亦如此也。盖政府目前之急务为应付不甚顺利之军事、濒于崩溃之经济及弥漫全国之学潮。政府应付三种问题已觉手忙脚乱，吾辈之事即使无人反对，政府因痛痒无关，亦认为不急之劳，能拖即拖，况尚有人反对，而政府能不顾一切提前办理耶！此必无之事也。政府既无暗示，参政会当然为

高调所压，不能通过。提出而不能通过，其影响之恶，当更甚于不提出也。

闻参政会主战空气胜于主和。其实无论如何决定，参政会之行动于大局影响决少。盖主和之议即使通过，于战火激烈中势当不能停战，主战之议通过，亦不过如今日之全盘战争。议论纷纭无补时艰也。

五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

本日殷亦农接见，所得消息，系章行严向参政会提案，所有吾辈案件中所判罪之人，无论所判轻重，均一律释放。如中外过去释放政治(犯)之办法。此案昨已通过审查会，明日提交大会讨论等语。此与汪时璟之消息相符而与袁愈佳所闻者又相反，亦姑听之而已。

盛传六月二日学生将举行全国大示威运动，治安当局正加紧准备应付，南京军警且分区举行防制暴动之演习。学生方面则积极准备运动之扩大，双方剑拔弩张、摩拳擦掌，准备一决雌雄。教育及学校当局则设法劝谕学生。闻参政会之主席团亦约集学校当局设法消弭。足以(使)全国各界均注目此日，而感极度不安。盖闻学生拟设法促成各地罢市罢工也。又闻六月三日系去年延安举行停战运动之纪念，故有谓此次运动全系共产党所发动。果尔，则六月二日肆非演成流血惨案不可。吾辈虽深居图圉，对此亦不能不予以莫大关切也。忆战前亦曾有大规模之学生运动，全国学生咸主集中南京，请愿收复东北失地，占领火车站，卧车轨，种种现象不一而足。目前同狱中尚有多人曾经参加者。当时政府亦苦于应付，蒋先生曾于中央军校召集学生代表数千人训话，谓政府决心实行高台政策，即将解放高丽，收复台湾等语。余当时以为蒋先生因学生倡调甚高，故倡更高之调以压之。孰知所言今竟一一实现，岂当时始料所能及耶！

一九四七年六月

六月一日 星期日

今日李圣五之兄来探圣五。据云,本日《中央日报》星期增刊曾登出章行严关于吾辈案件向参政会提案之全文。尚有数人连署。此事经已证实,并非谣传。无论参政会大会能否通过,但行严敢于提案,且有人敢于连署,而《中央日报》亦敢于登载提案全文,则此举已得政府谅解,且一般空气均已好转无疑。

阅美国前陆军部长史汀生一长(文),详述研究制造及决定使用原子炸弹之经过,中多人所未知之事实,内中并附载渠于一九四五年五月致杜鲁门大总统备忘录全文。此备忘录系向大总统建议对日作战之政略及战略。所谓政略,系企图诱使日本于美军登陆日本本土之前无条件投降。以后波茨坦宣言之内容主要且大部分均系根据该备忘录之建(议),而日本竟如史汀生之预料,以原子弹二枚而屈服矣。据史汀生所述,当时仅余二枚。盖造成者仅五枚,试验用一枚,广岛、长崎各用一枚也。当时日本不知其情,苏联亦不知其情,故一则急于投降,一则匆忙于探知日本将投降而于其表示投降前二日对日宣战也。关于战略,则预定于一九三〔四〕五年秋于九州登陆,无一字提及在中国沿海登陆者。当时余及〔极〕怀疑此说。盖美军于中国登陆运输补给均极困难,且所需兵力必多,牺牲亦必大,故美必以实力及牺牲冲击日本之心脏部,决不致在中国登陆。曾以此意告戴雨农,劝中央对此事勿过存奢望。今阅史汀生文,证明余当时观察之未误也。

六月二日 星期一

闻鸦噪作一绝云:

归鸦历乱不成行,冲破炊烟噪夕阳。
我已身经千百劫,恶声盈耳也寻常。

本日亲阅《中央日报》所载行严提案，全文引经据典，说理论情，于事实之露布、隐情之表扬尤为详细。此文立场系为国家设想。据政府立场，意〔义〕正辞严，实无可反驳之理。其在《中央日报》之自叙云：“该案在审查会中争辩甚剧，文意颇有变更，议会政治以服从多数为原则，自不得有何异议，况提案大体已邀采纳，尚有与审查意见相印合者乎？”读毕全文郁气为之一爽，久闷于心之冤抑至此一疏。闻此案于提交大会时已无异议通过，忽有一女代表提出反对，附和者亦有其人，会场情形混乱。有谓既经通过不能再提讨论开此恶例者，有谓未注意须再讨论者。行严出而说明，历时四十分钟，其〔有〕鼓掌赞成者，有嘘声反对者。后由拆〔折〕中派提出保留，于是决议保留。同仁咸以未得通过为憾，余则以为保留究胜于根本否决，且以前虽有人为吾辈怀抱不平而不敢公然主持正义。行严文中云：“遇周君鲠生于会场右厢谈及此事，君慨然曰：‘于诚多事也哉！大赦须含有政治性，为古今中外之通理。同人意气用事不予以考虑，于顾奈之何哉，何不〔必〕多此一举为？’”周之态度足为代表，但今则有人居然提案矣，连署者闻竟达四十余人，而今主张公道者，其力量虽未能压服意气用事者，但后者亦未能压服前者，足见一破从来默不一言之现象，而多人居然公开主持公道矣。此乃君子道长之大转捩，该案虽未通过，空气必大改变，且政府之意旨，亦可于此得窥梗概也。

六月三日 星期二

出外医牙。文蕴仍随牙医来探。据云，杨医生太太亦同至牙医生处拟同来看，因人多不便，故中途回去。嘱文蕴谢之。

今日闻章行严案未能通过参政会之详细原因及经过。盖行严于民国十二三年间段祺瑞任执政时任教育部长，当时女子高师发生风潮，教〔育〕部勒令解散，而女生不肯离校。因系女子故未便以警察强制，乃雇用力大之老妈百余人入校强迫离去。该生等恨行严刺骨，参政员中有数人系当时女高师学生，因欲与行严以难堪，

故意反对以泄私愤。故在审查会议反对最力者为若辈，在大会中已通过复倡反对者亦为若辈。以公报私，以对章泄愤，而直接以二万余人、间接以二十余万人作牺牲，已属反理性反道德之行动，而其他参政员亦竟有糊涂盲从而令此案不能通(过)者。民意机关如此，代表民意如此，吾真为中国民主前途哭也。欲民主政治之无害，必所谓人民代表有知识、有理智、有公德，今参政员中多数既无知识、又无理智，且感情用事、假公济私，故历届会议只闻消极的谩骂指摘，从无积极的建设性的具体而可行之建议。即有少数明理达时之士，亦不欲多事，周鲠生之言即明证：“自由自由，天下之罪恶皆假汝之名以行。”中国之民意代表如此，吾可曰：“民主民主，天下之罪恶皆假汝之名以行也”。

日来目睹不平之事数起，屡欲仗义直言，一因权在人手，吾辈为阶下囚，谈一〔亦〕无益；二因余在此雅不欲多管闲事惹人注意，但愤愤不平之气，真使人闷绝也。

六月四日 星期三

全国学生酝酿于二日总罢课，政府于一、二、三三日严加戒备，并分头劝导，幸无运动，惟闻武昌学生与军警冲突，略有死伤。

骥良接见其夫人，昨自上海返京。据云曾晤淑慧，现为交涉发还慧女所租公寓事，已与军统上海主持人员会见，大约可望成功。想见其辛劳。出嫁之女所租赁之房屋，均经波及，以致没收。章行严等提案中所述各黑暗情形，决非虚语。

今日接长沙发来一信，异之。发阅乃知中学同学王火曾所寄。谓：“伏处深山已经十载，因贩炭晋省，翌日仍返故里。”承谓：“窃惟非常之人而后有非常之识。当倭寇披猖之时，吾兄佯任伪职，暗报敌情。盖身在曹而心在汉，沉机观变，以图挽回大局也。此时国是螭螭，将来自有定论。”末云：“缅怀旧谊耿耿难忘。”读竟深为感动。与王不通音问三十余年矣，苟非今日接其来缄，若不知其生死存亡也。乃于九死一生之余，数千里外，三十余年故友之手书忽从天外

飞来，既感其念旧情殷，复佩其识见卓越，不与世俗同毁誉，而又回念总角时同窗之情形。风雨联床，真如隔世，静坐沉思，真不禁百感交集。

赠卢楚僧一绝云：

风雨同舟忆昔年，群鱼濡沫亦堪怜。

羁居今日欣重聚，明月满窗抵足眠。

“群鱼濡沫亦堪怜”句系作人宗兄所改，余原句为“艰危共济沪江边”，以诗而论，改句自较佳，但原句系纪实也。

六月五日 星期四

余于四月五日由看守所移入监狱，忽忽两月矣。此两月中，不仅身体康健，且精神亦极安定，故两月光阴无异瞬息。人生处境真属难逆，羁居渝郊时，朝夕愁虑，恐送法院不能忍受看守所待遇之苦，有时且想苟送法院即当自杀。至看守所后，则时时焦虑移入监狱，以为监狱生活其苦更不能片刻忍受。乃均与预期相反。至看守所后，精神反较在渝时舒畅。乃在渝，虽以上宾待遇，然消息不通，同居者数人而又气味不投，故闷郁苦恼不可名状。至京后，同居者数人多旧相识，而外界消息亦颇灵通。且在渝时究竟前途如何，毫无把握，故常以为忧。既到法院，则一切由法律解决，则亦有少数据要津之旧友，暗为帮忙，故看守所生活，实较在渝以宾客礼遇之生活为舒适。至移入监狱后，固蒙当局略予特别看待，例如每日能送饭，房间人较少，且由自己指定，以及接见家属较为便利等，但房门并非终日常开，最不便者不能以洗澡，以及大小便均在室，故应较看守所不易度日，乃消磨时间较看守所尤快，而精神反更愉快安定，此均非预料所能及，且与预料相反者。足见人生变化万端，决难逆睹，对于前途目眼固觉一片黑暗，然亦何必悲观，安知其不于山穷水尽之时，而有柳暗花明之境？

连日气候尚不大热，且每日又恢复运动两次，更不觉闷苦矣！

六月六日 星期五

上午马太太偕段运凯来见。前年九月底赴渝，〈前曾〉忽忽将两年矣。南京政府成立之初即托其奔走沪港与中央联络，亦可谓阅尽兴亡矣。旧友中如其诚笃者实不多也。托其回沪向李赞侯、周作民、戴愧生等于危疑震撼时共同极力维持，各友特为致意。下午，文蕴偕李先治来见。回想当年披阅案牒情形，真如隔世。两人均远道来视，盛情至可感。均言余案紧张时，每日均不敢阅报，恐登余被执行之消息。其关切如此！

六时，忽觉畏冷。晚间复头痛咳嗽。盖上午出外散步甚久，因而出汗，回屋即脱出夹衣，卧床阅书，当时觉有寒气，即再加夹衣而未穿夹裤，以致受寒。稍一不慎即罹感冒，足见抵抗力之弱。夏日伤风尤觉痛苦，盖御衣多则热不可耐，少则将受凉。而恰到好处又不容易。故日间则忙于加减衣服，晚间则忙于加减盖被，令人烦躁〔躁〕不已。去冬袁愈佳为余算命，谓今年较去年更麻烦，尤以阴历四月为最，故四月间咸惴惴等候麻烦之来临。昨日四月节已完，今日已交五月节矣。今晨默邨尚笑谓四月已过，余今年已无问题。孰知下午即受寒感冒耶！但淑慧去冬亦带一精于相面者来看，则谓今年阴历五月不佳。岂命不灵而相灵耶？此则令人莫测矣！

运凯送来枇杷一大篓。忆去年在渝，苦思枇杷及鲥鱼，因作一绝云：

四月枇杷三月鲥，去年千里费相思。
系囚也是江南好，春水一篙翠满枝。

难友刘亚文和云：

劫后依然江出鲥，惘惘当日费筹思。
愿公长爱江南好，珍重风前晚翠枝。

伍澄宇和云：

忆昔焦山酒醉时，镇江桃李耐人思。
南冠此日经年别，将见榴花又满枝。

六月七日 星期六

昨晚时冷时热，睡眠欠佳，且咳嗽吐痰〔痰〕太多，致喉管发炎，今晨几不能发音说话。起身后本不应外出散步，但未注意及此。迨散步回后热度更加，请难友潘毓桂开中药单方服治。下午石顺渊由沪来见，勉强出外谈半小时。石亦被人检举，幸得无事。谈及旧同仁眷属艰苦悲惨之情形，几欲泪下。无论同仁对国对民并未作恶，即有少数不屑〔肖〕分子乘机渔利，然其罚亦太浮于罪矣！此事对于国家社会之恶果，章行严于其提案中言之几详。国事岂能随意气用事不负责之言论所转移耶？顺渊谓章行严之提案在参政会中仅以五票多数决议保留，足见主持正义去过〔过去〕禁〔噤〕若寒蝉者，今后将出面说话亦一好现象也。昨曾致章行严一缄，请其约原提案者以参政员资格将该案径呈国府，并详叙在参政会审查会通过，在大会亦已通过后忽保留之经过，托伍澄宇夫人便中带沪。不知能否送来，及行严与其他各人肯否如此办理？行严湘人，必具贯彻精神，一不做，二不休，既经出面，或当坚持到底也。

温医官来诊视，温度为三十七度一。余通常温度为三十六度六，较通常多五分即觉身体极为不适，足见健康必须保持身体常态也。

女作家苏青，胜利后迭遭攻击，顷承赠新著，作诗二首谢之云：

新书劳赠意殷勤，妙笔生花思绝群。
冷暖不因寒暑异，时宜未合独怜君。
凄凉身世类秋蓬，历尽艰辛感慨同。
乱后是非浑莫定，漫将毁誉付东风。

六月八日 星期日

昨晚服药后睡眠甚佳,今晨咳虽未全停,但已减少,惟仍有痰,鼻微塞。早晨未出庭运动,在小甬道散步,窗口风入仍觉畏寒。早点后,四肢无力,睡数十分钟。午饭后,更觉疲倦,睡两小时,精神转佳。本日服第二次药,大约明后日可望全[痊]愈,但须不加寒。

昨,石顺渊谓淑慧等生活甚苦,每餐仅两素菜及一汤,平日无荤,惟送余之菜则两荤一素。闻之不胜伤感。余当权时,淑慧从未享受特殊生活,今则比余生活更苦,真觉愧对万分矣!

运命之有无及能否预言一问题,真不能一语,大约少年时鲜有信者,及至阅历渐多,年事较长,则不期然而如止[此]。大多数人如此,余亦如此。余深信,人之一生,得失升沉,悲欢离合,均系受运命支配。余常出打麻将譬之,麻将之胜负,固决于技术之巧拙,精神之强弱,但根本必系于手气。所谓手气即运命也。故有初学者常占[战]胜,手气也;技术同,精神同,而互有胜负者,手气也;有先胜后负者,有先负后胜者,亦手气也。余虽不打牌,常从冷眼观之,深觉八圈牌可表示人之一生。但支配运命者究系何物,归根及底,必至宗教,但余对宗教又无信仰。八圈牌均须一神以主持之,神之数目,岂如此之多?神岂不惮烦如是耶!故由其主持及支配者言之,又觉运命之说不能成立。但就实际经验中常见一切条件俱同,而成就不同之人甚多,新名词固谓机会不同,但机会非运命耶?似此又觉运命之说非全无根据也。子罕言命,亦以其不能断定,故缺而不言耳,非谓命运之必无也。

六月九日 星期一

昨晚,忽因章行严提案,想起致书芷汀转陈岳军及布雷,详述解决本案之必要,以致思潮起伏,久不能入睡。晨起,头觉稍昏,但咳已止,惟积痰颇多,须常吐耳。苟不再加受寒,大约感冒可谓已愈矣。

草致芷汀臧。由政府得失、社会利害各方面，说明本案有速行解决之必要。并由舆论、輿情及国际各方面，说明解决本案无可顾虑之处。举菲律宾、暹罗、缅甸等国为例，并云法国株连虽众，然较之中国株连之广，实属天渊。中国被拘者二万余人，被判死刑、无期徒刑者二百七十余，较法国苛而且众。致〔至〕挪威、比利时、南斯拉夫及巴尔干等小国，仅及少数首要。复提出解决之时机及办法，以备参考。请岳军、布雷相机进言。此臧拟俟淑慧返京递交芷汀。

昨晚十二时起大雨，竟夕未停。今日复以倾盆之势，终日未止。雨势之大及久，为余去年自渝返京后之从来所未有者。下午六时，忽大风骤来，瓦屋为震动，静坐小室中，几如坐小舟行惊涛骇浪之大海中也。

今日闻司法当局对行严案颇起反感，通令法院对本案严办。余意通令之说不可信。表本案重要者已办，再严亦无从严起，且司法部亦不宜干涉审判也。惟反感则必有之，因行严对于司法腐败攻击甚烈。如云“关通有路，议价难谐谐矣，早晚高低，复难保不变。”如云“上而胥吏，下而保甲长，中而若干无名敲诈之流，东立一款目，西开一涂〔途〕径，相与蝇蚋，而姑嘬之”。所言虽无一不系事实，但为其道破，又何怪不恼羞成怒激为反感耶？

六月十日 星期二

今日牙医来时，淑慧在沪未回，文蕴亦未偕至，为入狱后医牙而未接见亲属之第一次，颇觉凄凉。

日来阅关于罗斯福之材料，大约誉多而毁甚少。据云，美国目前已有十种关于罗斯福之著作行世。据余所观者，有两点颇引起余之感想。一为 Frances Perkins 女士所著《The Roosevelt I Know》一书中谓：“他不是天生伟大，而是‘变成’伟大的。”古今来伟大人物，无论在政治、军事或学问方面，其天才固为其成就之绝大条件，但先天条件只居其半，余则恃后天之修养磨练刻苦努力。吾国曾文

正公天资并不甚高,且无特殊天才,乃于洪杨之役竟表示其卓越之组织力、驾驭力、应付力,且以一文人毫无军事素养及经验,乃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如诸葛武侯、王阳明之文武兼资,亦非天生而成,乃系于历练中逐渐变成者。罗斯福亦然,初期在政治上并无赫赫之名,亦无特异表现,后逐渐成为美国及世界之领导者,固由于美国物质环境及世界形势所造成,然其组织、指导、观察、说服等方面之力量所资甚大,而各种活力均由其经验中得来者,故后天之历练于个人之成就,关系实非浅鲜。惟先天的条件亦居其半,如 Adam Hatch 谓罗斯福从不发愁,以及罗斯福自信其对人之说服力甚大之类。不发愁及说服力,根本均由于禀赋及天才也。天才靠禀赋,人力无如之何。至修养磨炼,则全恃个人的努力,吾辈岂可忘〔妄〕自非〔菲〕薄耶!

六月十一日 星期三

近日综合各方消息,东北共军中有北韩义勇军十余万人参加作战,新疆最近又有暴动,又闻溥仪在赤塔广播,主张满洲独立等等,似此则中国将真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引线耶? 患难无已,今后趋向,实难预测也。

Perkins 又谓:罗斯福“不是一个单纯的人,他是我认识的人中一个个性最复杂的人”。又谓:“他的政治主张并无系统,没有建立一座供人礼拜的祭台的基础。”Charles Beard 在其所著《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Making, 1932——1940》中谓:“罗斯福总统及国务卿赫尔向美国大众提出的政策并没有完全摆脱孤立的观念,假使他们一开始就摆脱孤立的观念,他们早就可以警告一切侵略者,与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合作,阻止第二次大战的爆发。”又 Geddes 和 Commager 二人所编纂的《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A Memorial》中说:“在这种种事情上罗斯福是一个机会机会〔主义〕者——但却是一个有哲学眼光的机会主义者。”又说:“如作详细的检讨则可发现许多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以上各说与余之私见颇合。

目前大多数人对于罗斯福誉为中国之友，援助中国之伟大政治家，且誉为弱小民族之同情者及解放者。其实，罗斯福之对外政策不过美帝国主义所取之新的方向及办法，其一切具体行动，在在均表示其为机会主义者，故余以为罗斯福的思想仍不脱帝国主义之动机，其行动则仍循机会主义之途径也。

外蒙兵侵入新疆。

六月十二日 星期四

早接淑慧一条，云昨晚返京，阅毕甚安。下午来见，谈在沪情形。见其身体精神均佳，为之大慰。

罗斯福国际政策之所以被尊崇者，为其主张世界和平。而其主要内容：一为国际贸易绝对自由；二为殖民地政治独立，并提高落留〔后〕民族经济生活。两项主张固较旧式帝国主义大有进步或可谓之开明，但其动机亦无非帝国主义，不过其表现方式及进行方法不同耳。世界贸易自由一主张乃美国帝国主义欲取得英帝国主义之市场的一种方式。盖工业机器设备及技术，美国均超过英国，故美较英可大量生产物美而价廉之货品，英欲维持其大英帝国之市场，惟有赖大英帝国关税特惠协定以为防线。美欲侵入其市场，首先须取消此种防线，此英之所以坚持关税互惠协定，而美之所以坚持世界贸易自由之理由也。冲破大英帝国关税壁垒乃美帝国主义发展以控制全世界之重要条件。故世界贸易自由，有无相通，长短相济，骤闻之似为动听，而使人欢迎之名词，其实乃美帝国主义扩展之一途径也。至植（殖）民地政治独立及提高其经济生活，较之旧式帝国主义仅仅以全力压迫弱小民族而榨取其精髓者有天渊之别，然其动机亦莫非帝国主义。盖弱小民族榨取至精尽血竭，则对于商品之消费力及购买力势必减少，而帝国主义所必需之海外市场实质上即将减少。故提高落后民族生活，归根到底乃维持帝国主义之海外市场也。

六月十三日 星期五

作《狱中五十一初度》一律，云：

惊心狱里逢初度，放眼江湖百事殊。
已分今生成隔世，竟于绝路遇通途。
嶙峋傲骨岂新我，慷慨襟怀仍故吾。
更喜铁肩犹健在，留将负重度崎岖。

医牙时淑慧偕李先治来见。闻先治日前见骥良时痛哭失声，其天性淳厚可见。优语慰之。淑慧近日心似安定，故神色亦较愉快，气亦甚盛可喜也。作《内子由沪返京来见》一绝云：

小别兼旬亦苦思，堂前偶语复分离。
怜君心血消磨尽，劫后残家独护持。

刘亚文和云：

客里春归忽有思，人间最苦是生离。
读公宛转多情句，细雨窗前不自持。

伍澄宇和云：

人隔蓬山晓梦思，依依未忍岂轻离。
故园桃叶门前柳，月映瑶阶好护持。

罗斯福主张之植〔殖〕民地政治独立，依各地人民自由愿望，依其自由意志，选采其政治形式，乃弱小而受压迫之民族之福音。政治之独立，固有待于经济之自主。苟先进国经济上控制一弱小国，则此小国形式上虽系独立，实际上仍不能脱离该先进国之羁绊，而仍须仰其鼻息。菲律宾之于美国即属一例。然罗氏能作此主张，且曾为此主张而努力，不能不谓为进步思想。不过此项思想，亦由美国产业为世界之冠，经济力量足以支配后进国，而不必经由政治方式也。

此间第二科丁科长昨日新接任,今日来,谈吾辈系政治犯,此时法律处分不过系一过程,将来终有政治解决之一日。又谓:昔王安石曾为各方所抨击,但后世多为其不平。吾辈对于目前毁誉不必关心,渠个人对吾辈甚为同情云云。甚佩其眼光不凡。

六月十四日 星期六

又作《狱中五十一初度》一律云:

人天俯仰都无愧,万里凌(霄)入网罗。
众口纵能迷黑白,千秋终可辨真讹。
心存忠恕愆尤少,身历兴亡感慨多。
莫道更生当庆幸,茫茫世事尽风波。

罗斯福之为机会主义者,其主张前后不一致之处甚多,实为千真万确之论断,他姑不论,仅就中国问题言之即可证明。中日战争发生之初,苟罗氏能领导美国民众对日加以切实而且具体之警告,则战争必不致扩大。乃当时罗氏对日之绥靖政策,几无异张伯伦之绥靖德国。后于日美谈判中提出日本撤兵,则美将设法使中国承认满洲国,并以近卫三原则为根据,开始中日谈判,其牺牲中国迁就日本之心路人皆知。珍珠湾[港]事件后,其所以援助中国,乃恐中国如崩溃则日将移其对华之百万大兵以对美国,此点其子于《As He Saw It》之中已其言甚详。迨至需要苏联对日作战之时,乃不惜牺牲中国,事前绝未使中国预闻而将东三省帝俄之权利以密约方式允恢复与苏联,此非机会主义而何?世人或以罗氏与苏合作为贤明,殊不知在第二战场未开以前打击德国,其主力全恃苏联,既需其打击敌人,势须与之合作。今敌人已倒,苟罗氏仍在,其对苏态度如何,实难推测。世界和平之维持,非苏联参加不行,因之罗氏对苏或不致反目。但利用之程度既减,吾恐其对苏之热诚亦必减也。惟机会主义并不足以为罗氏病,政治家谋国当因时因事而制宜,昨日之政策,不适于今日,易之可也;今日之政策,不适于明

日，易之可也。处千变万化之潮流中，岂能刻舟求剑？故罗氏之机会主义，适足以证明其谋国之贤明也。

六月十五日 星期日

明日即为生日，又作《狱中五十一初度》两律，连前共四律。

百半韶光梦里过，文章事业叹蹉跎。
读书深愧专精少，报国宁辞险阻多。
两字恩仇劳辨别，一生肝胆漫消磨。
丹心未死身长系，岂屑书空唤奈何。

济困原知将自困，一身忧患本寻常。
关山战激悲烽火，草野愁多望曙光。
愧对妻儿生计苦，敢嫌朋旧世情凉。
重生今又逢初度，漫话沧桑对夕阳。

去年今日淑慧由渝飞京，因作一绝寄之，云：

去年今日巴东别，岂料相逢老虎桥。
忍泪殷勤相慰问，夕阳无语树萧萧。

淑慧至京下机，当晚即晤郑介民，尚再四申说，余等决不致移送法院，其实移送法（院）之议早定。接淑回沪，乃逼交财产，俟财产逼清再送法院也，淑自十九日起，须陷入日夜被逼，水深火热之境，而致企图自杀矣。哀哉！出狱未十日，余即解京，又为余事忧虑焦急奔走，其心力交瘁，可想而知。余当权时淑既未有特殊享受，更无丝毫依势凌人之事，乃竟受此遭遇，天之报施何不平如是耶？然则为善者何以奖，为恶者何以惧耶？

淑慧来条，谓今日送面来，明日赴庙内念（经）并食素。伏〔佛〕真来条，谓杨老太太亲制鸡鱼三件送来，拜领之余，不惟感激，心更不安。与骧良、楚僧、宝林略饮白兰地，聊当暖寿。狱中暖寿，诚属不幸，但今春未死，仍留此身在狱中暖寿，亦可谓大幸也。世事变

化岂能逆睹耶？

六月十六日 星期一

今日为五十一初度之日，晨起口占一绝云：

前年淞沪去年渝，今日都门一罪徒。
居地三迁人两世，乾坤俯仰旧头颅。

前年余因兼任上海市长，事务愈烦，交际应酬更广，湖南路私宅过于狭小，不敷应用，故临时迁居毕勋路某英住宅，生日时因避寿，清晨即潜赴湖南路私宅，淑慧嘱文蕴伴往，窗明椅净殊足自怡。中午，淑慧来共餐，熊剑东夫妇亦来。淑回新居招待客人，余至晚十时以后始返。当时太平洋战（争）已将至决定阶段，中央责成余接应盟军登陆及维持东南治安。当时对于盟军在华登陆一节，虽怀疑其真实，但不能不准备，且维持治安工作亦极困难。盱衡时局，深觉明年生日必不再在人间，但深信必死于乱军混战，决未料到将死于刑戮也。赖国家洪福，敌人无条件投降，余失决死效忠之机会。而去年生日，遂在重庆之软禁中度过。当时淑慧赴沪之期已定，余等前途又不可测，故去年生日实于苦闷中草草度过。今年九死一生，幸而又到今日，虽仍在縲绁之中，而此心坦然，且觉前途甚为光明，故今日心境不如前年之焦虑，亦不如去年之苦闷。至何以如此，余自己亦莫明其故也。岂否极泰来之预兆耶？

刘亚文特画梅一幅为寿，并赠诗云：

知公具有调羹手，故写梅花第一枝。
珍重苍生霖雨意，中原久旱望云时。

余步原韵谢之云：

佳篇读罢几寻思，惭愧曾栖百尺枝。
多谢刘郎珍重意，乘风正待挂帆时。

潘燕生以联庆祝云：

放以六合则弥大，置之死地而后生。

六月十七日 星期二

今日为母亲冥寿。回思生未能养，死未能葬，实抱恨终天。自为天涯游子后，仅十八年在南京及二十三年在镇江，两次彩衣举觞亲为老人祝寿，此外则均未在膝下，只遥拜以志庆祝。今则人天阻隔，欲遥敬〔拜〕而不可能矣，哀哉！午夜扪心，深觉余虽存心忠厚，但仍罪浮于德。盖百行孝为先，古有明训，此为中国传统之美国〔德〕，古人甚至以孝治天下。余幼时丧父，由母抚育成人，至立世后，毫未能反哺之义。母亲不仅未丝毫享余之福，且受余之累。风烛残年，羁旅异域，最后且仙逝他乡。母之育余者如此，而余之报母者为彼，宁非天壤间最大之罪人耶？真百死均不能蔽其辜矣！母亲在日，余纵偶尔小有坎坷，大体均系一帆风顺，自母亲弃不孝而逝后，不半年即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而本身则仅能免死，陷于纒继，足见以前均系享母亲之福。母逝后失所庇荫，三十年来辛苦所成就者连根摧毁矣！今于狱中恭逢母亲第二次冥寿，自儿时想至现在，真觉寸心如割，罪孽深重，不可自道矣。母亲在天之灵，其恕此不孝之孽子耶！

淑慧来，谓在毘卢寺念经，祝母亲冥寿，眼红似曾哭泣。询之，乃焚香时哭泣所致，更使余悲痛不已。谈片刻，仍赴寺做佛事，余惘惘人狱室。

六月十八日 星期三

晨起口占一绝云：

日日床头惟饱卧，浑忘理乱与春秋。
年来多少悲欢事，都付春风逐水流。

淑慧陪杨老太太偕幼海来探，面谢杨老太太赐饌，并慰之。幼儿已两月半未见矣，此次来京陪淑慧告节。闻慧女一二日内亦来，

闻之不胜感慨。回室后复口占一绝云：

劫后饥驱各一方，端阳小聚叙家常。
覆巢幸喜犹全卵，话到沧桑莫断肠。

常思苏联在东欧诸国目的有二：一为在各该国搬取物资，以助战后复兴；以〔二〕为助各该国共党夺取政权。惟两目的颇为矛盾。因苏联由各该国所取物资既多，则各该国人民生活必因之感受痛苦，而对苏联不满，因之对亲苏之共党不满；共党既失人心，则除由苏联占领军予以支持外，实无力以民主选举方式取得政权。两项目的虽矛盾，但苏联两者均欲贯彻之，足见其应付之不易也。且对前轴心各卫星国草案均已于巴黎会议完成，一旦和约签字，苏联即不能不撤退占领军。苏联撤兵，则各该国共党失所凭藉，必感失势。余料苏联必于撤兵前加速以强力加强各该国共产党之控制力量，并坚固其基础，肃清其反对势力，以备撤兵后各该国仍可维持共产党政权。昨阅〔材〕料杂志，正如余所预料，五月底，匈亚〔牙〕利政变，总理被迫出亡，共产党政府成立，保加利亚亦逮捕反对党领袖。匈、保政潮，其延及奥、捷两国，罗马尼亚总理葛罗查强调巴尔干团结，南斯拉夫总理狄〔铁〕托并倡言巴尔干联邦。此均表示苏联将于撤兵前将加强巴尔干各小国共产党之控制，以树立亲苏政权也。

六月十九日 星期四

成《狱中初夏》一律云：

韶光容易又槐风，闲里生涯亦太匆〔匆〕。
因惜寸阴思运甕，偶纾积闷但书空。
雨晴不定天难测，冷暖无常世亦同。
莺老燕忙长日永，重门严锁似深官。

最近东欧各小国政潮（闻波兰亦大捕反对党领袖），故〔固〕由于苏联欲于撤退驻军前，先加强各该国共产党在各该国内之控制权，同

时恐亦由于美国援助希、土之刺激，而予以反击。但英美对各小国政变已向苏联提出抗议，且表示为防止奥大〔地〕利受波及起见，拟延缓撤退英美占领军，是在东欧暗潮将更掀起巨浪矣！

今春英国共党在伦敦开会，曾统计世界各地共产党之势力。全世界共产党员为一千八百六十九万二千人，分配于五十七个国家，重要者如此：

国 家	党员人数	占人口百分比
苏 联	6 百万	3%
中 国	2 百万	5%
英 国	43 万	1%
法 国	1 百 30 万	3%
德国苏区	1 百 57 万 6 千	7%
美 国	4 万 4 千	0.5%
奥 国	15 万	2%
意 大 利	2 百 20 万	5%
波 兰	60 万	3%
捷 克	100 万	7%
匈 牙 利	65 万	7%
保加利亚	45 万	7%

下〔上〕表人口比例必不正确，中国有共党二百万，占人口百分之五，意大利有二百二十万，亦为人口百分之五。岂意大利人口亦有四万万耶？

六月二十日 星期五

闻傅竹筑〔筑隐〕已于昨日在沪执行，不胜悲痛。忆二十八年春，筑隐由沪至香港访余于九龙约道五号之情形，犹历历在目，乃今已成隔世之人，伤哉！既悲逝者，复为默邨虑，终日不欢。

下午，淑慧偕幼海来见。幼云明日或赴沪，而慧女亦未来京，端阳时淑慧将一人凄凉过节，又为之不悻。

日前有邓必丰者来见，经外间谓必须与余家眷同来，乃送一条人内，询家属地址，自谓系国防部新闻局秘书，刻奉派赴山东任县长，而称余为老师，当时以系黄埔军校学生。盖自第四期至第八期，多余之学生而均称余为老师者。今日偕淑慧来见，乃知不然。盖一不识之年仰慕而来者。据云，系益阳县人。余中学时先生詹履绥亦系益阳人，回籍后任中学教员，时邓在求学，詹先生对渠常提此事。后渠赴西安入西南联大，曾为余事辄詹先生询问，先生复云：“……要之佛海非汉奸也，十年后是非曲直或可大白于天下，吾弟勿听流言……”渠因读余著《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以此书为师而余系该书著者，故亦称余为师。闻悉之余，感激几至泣下。詹先生别三十年矣，对余犹信任如此，足佩其知人之明，信人之笃，真余之知己也。邓去年两次来访均受拒，今乃三次也。余公审时，曾作《就政治及法律观点看周佛海案》一文送报，未承登载。其情至为可感。殷勤道别，并期后会，亦一风尘中一知己也。

下午微风不动，汗下如雨。今年第一日之酷热也。

六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昨晚中夜汗出不止，致未睡熟。晨起微风小雨，热稍缓和，然仍闷热。捡出去年在渝所用蒲扇，因题一绝云：

千里相随到石头，记曾巴蜀共淹留。
烦忧酷暑两难遣，赖有清风为解愁。

此诗实可改赠文蕴，承其追随于患难之中，尤其淑慧在沪被困，余于酷热中焦虑时，多承其照料也。

偶得今日《申报》，多日不见报矣。其中所载应注意者数点：(1)蒋先生于国府会议席上报告军事，谓东北可坚持沈、长各重要地点，华北可守交通线及重要城市云云。然则军事上已主客异势，攻守易地。政府数月前系取攻势，其目的在消灭共军主力；今则被逼而取守势，足见军事上已开始立于不利及被动地位矣。(2)孙哲

生对美联社发表谈话，严词谴责苏联违背条约，拟在东北组织傀儡政权，并呼吁美、英已〔以〕军势资力援助中国，并谓如中国受共党之控制，即无异受苏联之控制。苟如此，则印度及菲律宾均将发生问题云云。孙氏素以亲苏见称于世，今竟出而谴责苏联，且谓（如）美、英如不出而阻止，则第三次大战又在中国东北酝酿，足见形势之严重也。余辈虽处于重门深锁与世隔绝之环境中，苟一日不死，岂能置身事外耶？故今后发展大可注目也。

竟日风凉，与昨日几相差十余度。

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天气甚凉，微雨竟日。成《狱中偶成》一律云：

一片笳声破寂晨，荒庭满目尽灰尘。
青山无恙空生翠，芳草多情亦自春。
世上风云方变幻，院中岁月少新陈。
忘机似在桃源洞，莫任烦忧扰此身。

昨日所见孙哲生氏谈话，谓东北百分之八十五已为共党所控制，而共党系受苏联之援助及指示。苟西方民主国家不在英、美领导之下与〔予〕国民政府以支持及鼓励，则国民政府将不能维持东北云云。一面固表示东北情形之严重，一面乞援于美，而措词如此，似乎失态。以堂堂中华民国副主席而作此可怜之呼吁，于国家地位及声威，似不无影响也。美国对此意见亦必分歧，进步分子主张不干预华事，听其发展；右翼分子虽不欲放弃在华地位，但恐所投之资无从得偿，亦不欲作赔本之生意。关乎国务院次长声明援助希、土之案不适用于中国可知。然美国政府似亦不愿国民政府崩溃，致中国为共党所控制而加入苏联所布铁幕之内。故杜鲁门、马歇尔以及范登堡必将于必要时期予国民政府以有力之援助，于是中国将成为国际角逐之场，二十年内不能期望安定矣！

以小事发气骂外役，后悔之至。发气骂人不仅有失尊严态度，

且触动肝气，身体亦甚吃力。对忘恩负义之下流犬豕已忍耐至今，何不更以恢宏气量忍耐到底耶？今后当自制自勉，勿作悻悻然，小丈夫之丑态也。

六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今日为端(阳)节，各人家属均纷纷送菜送粽。下午，齐集于礼堂清唱京戏，颇有过节气象，几忘身在囹圄。作一绝云：

何处吹来艾酒香，斜风细雨度端阳。
湘累遗恨留千载，小劫宁须论短长。

刘亚文氏和云：

不见榴花五月香，浑忘今日是端阳。
灵均千载忠魂在，角黍□家系线长。

余本拟唱京剧一段，因人太杂，且礼堂空气不佳，遂与孟群、启明、翊唐等，院外闲谈。忽忆去年今日在渝，淑慧正候机飞沪，愁闷中逢端阳，闻嘉陵有龙舟竞渡，乃与淑及驥良夫妇登白公馆后之松林坡远望，良久不见，惘然下山。回忆此情又成一绝云：

去年客里逢佳节，触景生情旅思增。
底事龙舟迟不发，登山空自望江陵。

日前曾闻传言，溥[溥]仪在伯力广播，主张东三省独立建国，以其过于荒唐，一笑置然。苏联何以掩护甚力，拒绝中国之要求，实属不解。今日又闻其已到哈尔滨，将就任行将成立之满洲共和国大总统。闻今日各报均已登载，更属离奇。世变多端，不敢预测，静待事实证明。孙哲生氏前日谈话亦必将引起各种谣，因渠表示东北百分之八十五已入共军控制，国军虽有美式装备而乏子弹，亟盼美接济。此语足以动摇人心，阻挠士志。因盼美国援助过切，不惜为危言耸听之措置，竟忘及此言对士气之影响也。

六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淑慧偕洪医生来见，谓幼儿昨已赴沪。傅[溥]仪广播及已至哈尔滨等说，全系谣言。惟孙哲生有第二次谈，大略谓：对日本当不究既往与之合作，团结东亚，抵抗苏联。又暗示对共党或将下讨伐令。惜不能见其原文，然则局势之紧张可知矣。

日来为默邨事甚耽心。渠甚信命运，且亦有研究。据云五月最坏，尤以五月最后数日为更坏。今五月节气虽已过一半，然尚有十三天，未知此十三天中究竟如何。余意运命之为物，不能说全无，但恐不能正确预言，余前已略述矣。据余所经历，有验者，然多不验者。二十三年，余在镇江时，保安处秘书某算余必负责财政，且断言必验。当时一笑置之，后果然，惟其时间较其预料迟三四年耳。至友叶季子数年前即预言，丙戌年即三十五年南京政府必崩溃。后果然，且提早半年。此其验者。然不验者甚多，故友梅思平、胡毓坤、项致庄、汪翰章均精此道，然各人均算必无生命危险，且谓公博亦无取死之运命，乃结果均得其反。生死大事也，尚且不能预言，次于生死之吉凶祸福，岂能正确预言哉？二十八年在香港时，思平正学算命，余以不久前坠机而死之故友胡笔江、徐新六二人之八字托其推算，谓均有后福。余说穿，思平自亦不觉大笑。有以汪夫人之八字嘱其推算者，渠谓三十左右必为未忘[亡]人，尤为可笑。足见预言实不易正确。甚盼默邨预言其五月底极不利之说，亦不正确也。

下午热甚，盖前日已为夏至节矣。

六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早晨出外运动时，因出室稍迟，铁门已闭，未能外出，同时未出者约二十人，故与值班主任交涉，渠坚不肯开，怒叱之。后颇深悔，狱吏之尊千古同慨，且此间当局对吾辈，尤其对余，已算客气万分，何必悻悻如此，真失态矣！

物价又涨，人民更苦。惟就政府立场，实亦不易有有效之法以资救济。盖物价之涨，有远因，有近因，有根本原因，有附带原因，故须治本、治标兼施并用。治本治标并非无法，惟目前均不易施行有效，或顾此而失彼，或始厉而终弛。环境如此，不能专咎当局。不过大部责任应由当局负之，此固不可掩之事实。物价问题须由物与价两方同时观察，同时着手。今先观察价的方面，构成价的要素即通货问题、金融问题是也。通货膨胀为物价上涨的方面之根本原因，故惟一治本之简单办法，即停止通货之新的发行或减少其发行。就中国今日情形，此点必无办法。盖国家预算收支太不平衡，不足之数均向给予发行。而欲平衡收支，必减少支出，欲减少支出，必减少军费，根本问题遂归结到停止内战，于是经济问题遂牵涉政治问题。此种根本原因之政治问题一日不解决，任何经济专家、任何金融行政者，均无万全之策也。除政治上之原因，不仅不能停止新发行、甚且须加强其速度外，物价高涨之本身，亦由经济的原因发生反射作用，而要求或促成通货之加速发行也。

六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昨晚闷热，终夜汗流不止，至未能入睡。晨起天阴微风，下午忽大雨，然仍闷热。成《骤雨》一律云：

骤雨倏来至，萧然如暮秋。
云低天欲坠，风急水争流。
归鸟惊飞失，空庭涨欲浮。
小窗遥怅望，身世托孤舟。

通货膨胀促成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亦相反的促成通货膨胀，盖通货膨胀至某期，物价上涨之比率必速于通货膨胀之比率。例如通货膨胀百分之六十，而物价上涨百分之百，于是遂发生通货膨胀，而市场资金反形缺乏之奇异状态。盖物价上涨之速度既超过通货膨胀，市场所流通之通货不足应市场之需要，而形成交换工具

不足，亦即头寸不足。而此种不足，如非加以满足，则经济之运营不能圆滑，于是通货因物价上涨而又膨胀矣。故就我国现在情形言，欲减少通货之新发行，甚至稳定其新发行（即发行之速度不增加），无论就政治的或经济的原因言，均属绝对不可能。补救之法，惟有从各方面用各种方法收回已发行之通货，即使其回笼。如能以有效之方法使之大量的不断回笼，则随发随收，随收随发，即使所收者较少而所发者较多，亦可缓和通货膨胀之恶果。收回通货不外下述各法：（1）加税；（2）奖励储蓄；（3）发行公债；（4）拍卖政府所有物品及产业；（5）提高政府经营事业，如火车、邮政等价格等。以上各法在中国能否行之有效，均成问题也。

六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前晚彻夜大雨，今日自晨至下午六时亦连绵不绝，且雨势甚大。余室顶忽漏，被褥尽湿，移地避之。而室中窄小，仅能略迁，因成《屋漏》一绝云：

容身一席已堪哀，屋漏还逢水作灾。

应是雨师怜系客，为浇块垒室中来。

加税可收缓和通货膨胀之效，一因税加则政府收入加，而藉以弥补收支不足之发行可因此减少；二因流通于市场之通货可藉纳税以回笼，而减少市场通货之分量。故各国多有采行者。然必须有合理之税制，否则加税不仅足以促成物价上涨，同时必使负担不平均，而社会之贫富愈益悬隔，如中国所行之间接税或消费税即有此弊。无论对于食盐、棉纱、香烟等物品，增加一份税收，即无异提高一份该项物品价格。盖商人可以以加价将负担转嫁于消费者也。同时，此类负担平均的加于一般消费者，贫人之负担未丝毫轻于富人。故以加税方法缓和通货膨胀，并先彻底改革税制；一须励行直接税而减少间接税。例如所得税须彻底励行，过分利得税及财产税、遗产税，尤须切实速办；二则税率必须为高度之累进的。

如此则贫富负担既适应其能力而政府收入数量亦必较多也。此即为解决物价问题而须牵连及税制问题矣。

六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沅陵同乡欧本鸾、万少通来见。欧去年曾一度来见，国府明令减刑时亦曾来缄道贺，殊可感也。程瑞芳师母年近古稀，尚义重侠，迭承馈赠，以诗谢之云：

紫金山下夕阳红，隔世人归旧业空。
劫里犹劳频馈问，桃花潭水意无穷。

收回通货亦可以奖励储蓄之法行之。惟在通货行将膨胀或膨胀初期尚可收效，至膨胀加剧、货币价值急速跌落时，则甚难有效。盖有储蓄能力者咸争购存物资，以保存货币价值，不愿将货币储蓄于银行听其自然跌价也。即使以高率利息相吸收，而利息所得无论如何不能填抵货币跌值之所失，尤以长期蓄储〔储蓄〕为然，而储蓄非长期不能收收回通货之效也。为奖励储蓄，于通货恶性膨胀时，只有二法：一为黄金储蓄。储蓄时以当时市价折合法币存入，还本付息时，以当时市价折合法币支付。但必须以市价，不可以较市价有高低之官定价格。一为保息储蓄，即以储蓄时之物价为一百，视到期时之物价而作付款之标准。假使存款万元，到时物价已涨百分之百，则付以两万元。以上二法可于通货膨胀加剧时吸收存款。惟二法只能由国家银行办理，或为普及计，委托商业银行办理。但付款时所需要之超过数量，政府如何筹措，须事前有一定计划，不可以发行通货充数。如果如此，则最后仍不能收收缩通货之效也。

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题刘亚文氏画竹石云：

风前潇洒声疑雨，月下依稀影化羊。

变幻无端君莫笑，不徒人世有沧桑。

发行公债固为收缩通货之最好办法。一因政府可以公债收入填补一部分赤字而减少发行，同时亦可收回市场流通之通货。但在通货膨胀甚剧、通货价值跌落甚速之时，除强迫推销或人民出于爱国心自动承销外，恐不易推销，尤以中国政治不定，还本付息之基金无绝对保证之时，更不易推行。两月前政府曾公布发行美金公债及美金短期库券，法至善也。其详细规定虽不得而知，但就所知者而论，其不能推销之原因有二：不能奏收缩通货之效之原因亦有一。盖规定缴款及还本付息均规定以各当时中央银行公定汇率折合法币收付，人民购买公债固可以较市价稍低之价购入美金，但所购者非现货而为期货，而将还本付息时之公定汇率必远低于市场汇率。欲矫此币〔弊〕，宜改正现在外汇政策。此则问题又牵连另一方面。次为政府虽规定以国营事业收入为基金，但关于保管之组织及办法，尚须作更有效之规定，否则不易取信也。至该项公债及库券即使能如意推销而能否收缩若干通货，亦须视规定及推销办法如何而定也。

六月三十日 星期一

下午，闻淑慧来见，异之。何以不待明日与牙医同来？必有急事，心殊悬之！出视，乃率淑女及婿梦飞前来探视。盖梦飞于日前由美返国也。

今日忽闻美已决定无条件无限制以军需物资援华，不知确否？虽所谓无条件、无限制之说不合情理，而美之援助国民政府必于原则上无问题，惟时机、办法、条件及程度如何耳。盖非有爱于国民政府，乃保证美国在远东、在太平（洋）之地位耳。渺小之希腊，美尚视为重要，何况中国？闻希腊共产军只一万二千人，其中仅八千为正规军；政府军十万，可用者三万余人。是内战双方共计亦不过十二万人，较之中国大规模内战真如儿戏。美国岂有对儿戏注意，反于大规模内战袖手傍〔旁〕观耶？然则，中国必为国际角逐场矣。

欲以公债及库券收回通货，第一，不能由国家银行垫款或承受，盖国家银行因此所付之货币，全部、至少亦大部仰给于发行，事实上亦通货膨胀之变相也；第二，商业银行不能以之为抵押，向国家银行借款，因此亦系事实上亦不能收回通货也；第三，不能为存款保证金，私人亦不能以之为抵押而作借款，因其结果均同于第二也。如政府所发之法币、外币、公债，或库券不能于以上各点有明确之规定，则其收回通货之效亦渺也。

晚成《月夜》一绝云：

长巷沉沉梦正阑，银河迢递漏声残。
中庭寂寞门深锁，月色惟从瓦上看。

一九四七年七月

七月一日 星期二

闻日前政府下令通缉毛泽东，疑之。下午，淑慧随洪医生来见，询之果然。忆前年九月余抵渝前后，毛泽东曾偕赫尔利至渝，国共开始谈判，遂有所谓双十议定书。虽于各种问题未得具体解决，然已奠定谈判原则、和平基础。毛于离渝前夕复应蒋先生之约，留宿蒋公馆作彻夜之深谈，嗣复根据议定召开政协会，而政协会复能协议若干决定。虽关于国民大会及宪草等问题未获具体决定，然已决定谈判门径。此时，余虽以“上宾”身份而受软禁，吉凶祸福，甚至生死均觉前路茫茫，毫无把握，故衷心纳闷，毕生所无。但眼望国家于对外胜利之后复能对内统一，亦不知不觉欣慰万分。乃曾几何时，而局势愈演变愈恶劣，以至于今日之形势。事已如此，中国恐从（此）永远分裂而战祸亦无已时，甚至可能因此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言念及此，深觉前途忧患、困苦将十百倍于往日，反觉今年未死为不幸，政府免余一死亦为多事矣。瞻念前途，忧心如捣。今日复闷热异常，心尤烦躁〔躁〕，静坐斗室，见明月当空，不

禁成《望月》一律云：

斗室闲无赖，举头望远晖。
天如窥井小，月似逐云飞。
对影愁来日，伤时惜逝机。
年荒兼世乱，惆怅意多违。

汗出不止，晚间尤甚，不能入睡。

七月二日 星期三

出卖政府所有物产及事业，固不失为收缩通货之一策，但只能用于救急，而不能常用。盖政府所有之事业及物产，自有其限度，不能为收缩通货而完全用罄，但于必要时用之，亦可缓和通货膨胀之势也。惟买主切不可为国家机关，否则左手出右手进，就通货说则左手进右手出，殊不能收收缩之效。私人及私人团体亦不能以之为抵押而借款，以促成通货之新的发行。此虽技术问题，然于效果之大小及有无关系殊深也。至出卖价格之宜高宜低，不能一概而论，须视其刺激物价与收回通货两种影响而决定。苟高价可多收回通货，而不过分刺激物价，则自以高价为宜；如高价而收回之通货不因此有巨额之增加，而对于物价反刺激甚剧，则当以较低为宜也。一般人指摘政府过去黄金政策谓定价过低，有利于富裕阶级及官僚资本，其实黄金为何人所买，有利于何人，此为另一问题，不能因定价低而一概认为不对也。余主储备银行时，亦曾采出卖黄金政策，当时对于价格高低亦曾有争论。余意，出卖黄金之最后目标，固在一箭双雕，既可收缩通货，亦可平息物价。但其最直接目的何在，可决定定价高低。余当时决定直接目的为平抵物价。盖如定价过高，因此而收回之通货既无巨额增加而物价受此刺激影响必大。权衡轻重，自以低价为宜也。但所谓低价，亦不过较市价稍低，而不宜距离太远也。

七月三日 星期四

昨晚闷热异常,汗流不止,而项际胸前复生痱子,痒痛难熬。余极畏热,平日在家尚且开电扇终宵。去年在渝虽热,然晚间尚可睡。今年如此奇热,至少尚须两月,岂有不变神经衰弱之理?如发生其他暑病则更苦矣!自朝至晚扇不停挥,苟停一分钟即汗流浹背。再热恐每日记日记亦属不可能,至少亦只能略记数语也。

今日闻苏联已令在华苏侨于本年底全部回国。闻听之余,惊奇忧虑相并而生。中国内战具有国际背景固属不可掩之事实,然恶化之速,竟至于如此,是诚出人意料之外者。同仁中有谓国共谈判决裂,则本案可了,故望其不成功者,余深不以为然。除对少数人说明外,其余亦无从纠正其思想。国共和谈破裂,中国内战必无已时,即不至因此立即演成世界战争,但中国必陷万劫不复,人民必陷于水深火热,吾辈虽在狱中,宁忍见此?且此点即使姑置不论,谓国共谈判破裂,本案可易了结,亦无强固之理由足使人信服也。苏联即余〔予〕撤侨,余料最多亦不过绝交,断不至诉诸战争。盖苏联前次大战损害极巨,须以全力谋恢复,且其战后所得亦可踌躇满志也。至美国更无战争之理,前次如非日本予以当头一击尚不至参加。今苏联决不至荒唐如日本也。故今趋势,必系中国内战加强、加久。盖苏联如果与中国绝交,可明目张胆大规模援共,而美国不愿中国为中共所控制,亦必援助国府,以抵抗之也。

七月四日 星期五

闻苏联第一次撤侨三千名,其余尽本年底撤完。闻其理由,闻〔谓〕避免误会。苏侨在华有何误会,可引起何种误会?苏联此举必为积极的行动之初步,决非消极的意义也。

提高公用事业价格,尤其于收支不相抵须由政府补助时,有收缩通货之效能。因一可以减少政府因补助而需之新发行,一可以吸收市场之通货也。其弊为刺激物价,但此事与出售公用物品,如

黄金之类不同。因黄金等须常售，每周或有一二次，每次以高价出售，则每周须刺激物价一二次。公用事业加价每年只一二次，则虽对于物价不无刺激，一年内亦不过一二次也。权衡本末轻重，政府固不可以因噎〔噎〕废食也。

以上各法于国家承平时行之虽属有效，但于大规模内战行之，即使有效，杯水亦不足以救车薪也。

成《感怀》二律。

其一云：

几回搔首意彷徨，艰苦年来只自尝。
国内何人争杀宥，世间随处有沧桑。
杜鹃啼月空孤愤，黄菊经霜剩晚香。
遍地横流谁管得，余生无奈学狎〔佯〕狂。

其二云：

回首思量倍黯然，韶华如水事如烟。
别离何意兼生死，忧乐徒劳论后先。
万里春风吹旧梦，一窗明月伴孤眠。
世间褒贬都休问，自有丹心照碧天。

昨晚仍热不可当。上午稍凉，下午起，大雨滂沱，虽稍风凉，仍觉闷热也。

七月五日 星期六

今日为母亲逝世二周年纪念，全家茹素以资追悼。佛妹在沅，谅必作佛事。光阴如箭，忽忽二年矣。仰维遗榇犹为未葬，实觉寸心如割。今日为极不愉快之日，孰知旧恨之外复加新愁。一时左右，午睡时为大雷惊醒，雷声之大如在渝所闻，然无雨。雷过不久，楚僧由门隙望外，以惊讶之情招驥良同看，二人低语：“是丁先生的行李”。询之乃默邨之行李由房搬出。二人谓：“丁先生必已执行。”余谓：“未闻默邨出外，且未闻枪声。”宝林忽谓渠于半小时

前目睹默邨出外接见，至此余始惊疑，亦由门际望之，盖正点查默邨行李也，知必出意外。询之看守，则已于二时十分外出，二时二十分执行矣。哀哉！故人又弱一个矣。迭梦默邨执行，今竟成为事实。伤哉！默邨无必死之理，司法者故人人以罪，而协助抗战维持地方之功，则置而不论，岂得谓平？余又因此相信命运之说矣。默邨早谓五月极坏，而五月节最后之数日尤坏。昨日下午至余门前，余谓下星期二即交小暑，五月节只余三天，君所虑者只有三天即过去，而三天中其一为星期日，故只可谓只余两天。渠谓明后两天极为危险。余笑之，今果于今日执行矣。岂生死真有定耶？四时许出外医牙，则淑慧正于医务室与典狱长谈默邨事。默邨夫人在沪，仅其弟在京，而身无分文。淑慧允代筹办，而一时亦无现款，牙医洪范宇允垫付。真义举也。当面谢之。

七月六日 星期日

昨晚闷热异常，彻夜不寐，闭眼即觉默邨音容笑貌如在目前，伤痛之余更难入梦。成《哭默邨》一律云：

一腔热血竟成烟，疑梦疑真复愕然。
从此人天惭后死，那堪风雨忆当年。
东南板荡凭同勘，巴蜀幽羁感互怜。
赢得千秋无限恨，孤魂应是化啼鹃。

朝夕相共数十年如一日，一旦人天远隔，再见无期，宁不痛绝！

闻政府已下动员戡乱之令，对毛泽东既已下通缉令，则戡乱令之下实为论理上当然之发展。又闻日议员尾崎行雄于众院提议，东三省、台湾及琉球群岛置于联合国管理之下，俟对日和约签定，即由当地住民总投票以决定何去何从。人必自侮而后人侮，苟中国无内战，日人岂敢出此狂妄之举？苟此议实现，则总投票之结果，至少台湾必非我所有矣，伤哉！

通货与物资为物价问题之两翼两轮，一不健全，则问题即不能

解决。前于通货问题已言之甚详，但通货即使不发生恶性膨胀之现象，而物资缺乏或供不应求，则物价仍难安定。今日中国不仅通货过多，且物资过少，故于收缩通货之另一面，须同时增加物资。此理至明，已成常识。然如何始能增加物资生产，在中国目前情形之下，即有办法亦难施行。盖军事行动一日不停止，则一切均无从说起，任何合理有效之办法亦难奏效，兹姑就应行之点扼要说明，至是否能行，端赖局面是否安定。故从物资增产方面言，亦非纯经济问题，而根本乃政治问题也。

七月七日 星期一

昨晚大雨，天气甚凉，睡眠颇适。下午，淑慧来探，谈半小时余，临别仍反复叮咛珍重。回室后因成《虎牢接见》三绝，云：

见前欲语事偏多，对面却忘可奈何？
相视无言情脉脉，一窗人似隔天河。

接见例于墙上看一小窗，隔墙立语。余接见时承优待，系在办公厅，有桌有椅，然间亦隔窗而语。

其二：

邦家疹痒剧堪哀，欲语还停恐怆怀。
乍别蓦思言未尽，返身遥语暂徘徊。

其三：

嘘寒问暖意温柔，话纵伤心泪忍流。
狱吏无情催客去，可怜一步一回头。

在中国今日情形之下，欲维持生产事业之现状已属万分困难，欲谋发展可谓绝对不可能。盖第一交通发达为发展生产之先决条件，否则原料不易搜集，制品不能推销，亟欲维持继续而亦不可能。此乃至明之理。但今日交通干线尚难恢复，何能便宜？此乃政治问题，经济家无法解决也。第二为资金问题。当通货激增物价剧

涨之时，生产家极难计算成本、制订计划。盖以今日之市价购入之原料等件制成成品，至卖出时而所需原料等件均已涨价，卖出成品固可提高价格而因原料加价即已抵消，虽不致亏本，而所得利益必大减。故仅以原有资本周转必大减，困难而必暂借，以资流通。但通货膨胀时，市场头寸必缺，市场利率亦必高。盖通货膨胀至相当程度，物价上涨率必超过通货膨胀率，故市场通货必供不应求。同时金融业者因收回放款时之通货，其价值必远低于放款时通货之价值，故必提高利率以抵补通货贬值之损失，且获得相当余利也。

七月八日 星期二

上午尚不大热，下午转剧。出外医牙，医务室已至九十度。然则余等室内至少必有九十五六度矣。今日为小暑，故特别闷热。盖季节已入六月矣，然尚未入伏也。瞻念前途，辄为心悸。以畏暑最甚之身而居囹圄，其苦可知。过去身体尚无痛苦，今后两月内实不易支持。如果病暑，则将痛苦万分也。淑慧偕文蕴来探。淑慧近日气色甚佳，文蕴则较前清瘦，不知何故？戏谓甚盼赴重庆白公馆再住，但只住一月，盖对白公馆有闷苦之留恋也。

市场头寸缺乏，利率涨高，则生家〔产〕家欲通融资金，易〔亦〕非易事。此时国营银行须举低利放款，以资扶助。其来源，如仰给于以高利吸收之存款，固属最佳，即因此而增加发行，亦利多害少。但一须注意所放资金不用于生产而转用于囤积。如何监督，须有严密之规定；二须事前手续简单，处理敏捷。否则一拖再拖时效已失，生产者即使获得放款，而效力至少已大减矣；三须极力注意，勿只放于独占企业或官僚资本，最要者须调剂中小企业。闻政府银行已举办低利生产放款，然对于上述三点似尚未注意周到也。

偶似闻默邨谈话声，盖其室在余斜对而，常闻其与人谈话，至今声音犹留耳际。常闻别人谈话辄似其声，仔细凝思则已成古人，不禁凄然欲绝也。

七月九日 星期三

昨晚热甚,大约断续只睡二三小时。晨起头昏,早点后小睡半小时。记日记时,汗流浹背,中间停止休者五次,仍昏昏欲睡。午饭后午睡二十分,精神略加,而长空万里无一点黑云,且微风不动,苦哉!

发展生产,必须设法增加其抵制外货之竞争及奖励输出。对于出口货给与补金,舍进口货加以附加税,此法已不能行矣。政府前曾一度公布此项办法,而受美国之抵制,因此取消。目前最要者为改订外汇政策。政府一向政策将汇率固定于一点,名之为公定率,即使市场实际汇(率)远超过之,即经长久时期而不变。目前官定率为美金一元法币一万二千六,而实际行市闻已达美金一元法币六万元矣。此足以促进进口,阻碍出口。盖以市场汇率论价值美金一元之货物,除运费、关税等费不计外,在华须卖法币六万元即可够本,而以官定汇率论,则只须卖法币一万二千元即可够本。是则美货可以廉价倾销,占领中国市场,民族工业何能立脚?反之,出口货价值法币六万元者运赴美国,除运费、关税等费外,就实际市场汇率计算,在美只须以美金一元卖出即可够本。如以官定汇率计算,则非卖美金五元不可。如此高价,在美岂能推销?考政府外汇政策之目的,消极的恐汇价提高刺激物价,积极则以较低汇价,奖励原料输入,以救一时之急。临时为此措置固亦不为无理,但长此以往,民族工业岂能苟存?至阻止侨款回国,当为另一恶果也。

七月十日 星期四

昨晚较前晚尤热,几不能喘气,为自南京以来十余年未经之奇热。彻夜几未睡眠,苦极矣!

闻苏联要请在苏之美新闻记者离苏,不知是否确实?马歇尔发表欧洲经济建设计划后,苏联应英、法之商允与美合作,是苏、美

间空气已和缓,何以忽有此举?岂因中国问题而至齟齬耶?狱中不能阅报,又无消息,推测而已。

发展生产,政府应为之事。除便利其交通运输、通融其资金、增强其竞争力之外,最好政府不加干涉,任其自由发展。虽世界经济已进于独占金融资本之阶段,但中国经济仍处于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之初期。为防止资本主义之弊害,对于其独占性之产业应由国家经营外,其余产业,政府除须注意工人福利外,最好放任个人自由经营,不必干涉,亦不须如何管制,否则生产事业恐不易发展也。

物价问题,须由通货及物资两方面作根本之解决外,其余治标应急之策,如取缔囤积,制止投机,公定价格等可实行,政府亦多有实行者。惟能否奏效,端视规定之是否周详合理,技术之是否平易能行,以及实施者之能力与道德如何为断。一味硬干,决[绝]非合宜之法也。

七月十一日 星期五

昨晚八时左右热甚,无可排遣,取小罗斯福之《As He Saw It》原本读之,至开罗会议一段。因与中国有关,聚精会神几忘酷热,十一时就寝,略凉,较前晚稍可入睡也。二时许大雨倾盆。满谓牙医必不至冒雨前来,乃竟来矣!盖旧属沈巨尘特来京探视,淑慧特央牙医同来也。治牙前谈半小时,人内前与之握别,觉其满眼含泪,不觉心酸。盖横逆之来,身受者之伤感远不及旁观者之甚也。巨尘远道来探,其情可感。嘱其小心而别。淑慧则已习惯,视若平常矣。

苏美关系谣传颇多。苏之政策似有根本决定,而美则彷徨无据,进退维谷。盖杜鲁门主义似在以军事力量阻止苏联发展,故有援助希、土之举。但国务院当局声明不适用于远东,且苏联不致在远东扩张,或美国将放弃在远东之地位,或至少不置重耶。此可异者一。杜鲁门主义之后又有所谓马歇尔主义,其与杜鲁门主义不

同者，一为系经济的建设而非军事的援助，二为包括苏联卫星国在内，三，欢迎苏联之合作。其方法与目的均在冀求苏联之合作，不若杜鲁门主义之显然的与苏联对立。何以有此转变，此可异者二。然马歇尔主义之不适用于远东，则与杜鲁门主义无异，且美国对于中国问题甚保沉默，且无积极援助，且美国将以在华对苏让步，以赢得苏联在欧洲之合作耶？但世界问题实不可分，于此可见美国外交步骤之凌乱也。

七月十二日 星期六

昨晚凉似初秋，睡眠甚佳。

昨见巨尘，于握别时含涕，不禁感慨横生。余近对年来遭遇已若无其事，达观耶，麻木耶？忆前年八月二十日离京赴沪，九月三十离沪飞渝，略有何日重来之感，但伤感之情并不剧烈。至幽居白公馆后，虽待若上宾，妻儿团聚而闷苦特甚。推其原因，一系因初由权势宣（煊）赫之地位，转瞬间降赤手空拳之一身，有若由九霄堕入深渊，环境变化速而且剧，其反映于心理之刺激自必极烈；二因前途吉凶祸福毫无把握，致心不能安静；三因目睹淑慧、幼海、文蕴及所携副官、女仆闷苦之情，更增烦恼。嗣幼儿赴蓉、淑慧赴沪，而文蕴等又有即可返沪之望，心已略安。但自接淑慧在沪被禁、家产全部逼交之讯，焦灼烦恼几欲觅死。盖近愁淑慧身心受苦，远忧全家生计断绝也。故在渝一年，烦恼苦闷为毕生所未有。故屡觉一瞑不视反较偷生人间为痛快也。念及当时情形拟作“郊渝〔渝郊〕白公馆即事”数首，以资纪念。

今日成二绝，其一云：

看罢朝霞复晚霞，萧条万里戍三巴。
家人相对愁无语，怕听前山吹暮笳。

军统局每日下午习吹喇叭，声音凄楚不耐听。

其二云：

镇日愁思懒下楼，前程旧事两悠悠。

偕妻偶上山头望，云树苍茫水自流。

屋后有松林坡，可望嘉陵江，常偕淑慧登高远眺，以遣愁怀。

七月十三日 星期日

去年九月十六日，解京时刺激之大，前已言之。盖座上客忽为阶下囚，变化过剧也。其尤使人有沧桑之感者，即余房对面之洋房，灯火高张，琴音嘹亮，有人高唱皮簧。年余以前西流湾八号入夜以来，即此景象。自三十三年十月以后，余因无可消遣，每晚唱戏一二小时。今身系囹圄，亲闻琴声，目睹此状，回忆前尘，能不令人心碎耶！然自移法院看守所正式起诉后，除忧心家属生活外，于个人之死生、祸福，反若无事。高院判处极刑，固毫无动于衷；即最高法院维持原判之讯，心中不安者，亦只一夜，而不安之原因大部为家属，面非为个人也。移狱已〔以〕来，更不想何时可以自由，亦若不知身在狱中，其故何耶？一或由于刺激过多，神经麻木，一切均已习惯如常；一或由于焦急亦无丝毫益处，始则勉强抑制，终则成为自然也。因思一人之处境，旁观者之看法与其本人之思想决不相同。两年以前余代行行政院长职务兼握财政金融及上海市军政大权，不论其为真为伪，而当时事实乃系事实，旁观者多意余必趾高气扬，踌躇满志，其实余之主观不以为荣为乐，而反以为忧为烦也。今身系囹圄，旁观者亦必以为狼狈不堪，而不知余虽不以为乐，决不以为苦。主观客观之异有如此者。

成《渝郊白公馆即事》其三，云：

群峰高耸野云低，万木无声暮色凄。

读罢史书看博戏，山深夜静子规啼。

盖余阅《资治通鉴》，淑慧则偕默邨、驥良等作牌戏，此情此景犹在目前，今默邨已作古人矣！回首前尘更为心伤也。

七月十四日 星期一

今日始闻英、苏、法三外长会议，美国援欧计划，苏因意见不同已拒绝参加。杜鲁门且公开指摘苏联此类不合作行动，似则美苏于欧洲已不能合作。又闻魏德迈将以杜鲁门特使资格来华，果然，则美国对华行动又趋积极耶！

一月以前脉搏已超过百余，胸部勒〔肋〕骨于两手使用及咀嚼时即痛。温医生云系心脏关系，乃于两周前服迪卡令药水，现脉搏次数虽已降至九十左右，而胸勒〔肋〕仍痛。昨晚于未用力时忽痛且甚剧，幸二十分即愈。目前药物奇贵，实不能害病。如果加剧，既累淑慧负担加重，本身亦太痛苦，反不如一了百了之为愈也。

墙外常有汽车经过，其喇叭声极似余向日所乘者。每次闻之，辄增今昔之感。无论如何达观，如何麻木，心非铁石，岂无“沉舟侧畔千帆过，枯〔病〕树头前〔前头〕万木春”之感耶？每闻此声，恍如由外回家将抵门前，车夫鸣喇叭时之情形。回首前情，何禁黯然。

成《渝郊白公馆即事》之四云：

飞泉一线破青山，挂壁穿云意自闲。
午夜孤灯惊客梦，乍醒疑是雨潺潺。

盖屋左有瀑布丈余也。

其五云：

万峰云锁日黄昏，客舍凄凉欲断魂。
天外一声山谷动，迅雷挟雨似倾盆。

盖山高常有疾雷暴雨也。

七月十五日 星期二

连日尚觉清凉，今日下午稍热。中午送来炸酱面，附来一条，系旧属杨倩女士所送。私心甚感。医牙时偕淑慧同来探访，面谢之。故友胡彝伯之子亦随来看，系由南昌来京，云其父于去年去

世。余前本闻之，今日睹遗孤，心念故人，更觉伤心。见其态度、知识均为一模范青年，故人有子为之心慰。淑慧云，京、沪报纸有载余为政府草拟整顿金融计划。此虽纯系无根之谣，但一则足以表示社会闷苦之深，望治之切；一则亦足以表示尚有不少人属望于余也，惟自愧决无良策，病已垂危，虽扁鹊再世，岂能有起死回生之法耶？又闻，外传苏、美即将冲突。余敢断言，五年之后不敢预料，目前决不致出诸战争。美、苏关系，后当较为详细论之，今兹所言者即国人之无出息也，已不知自立，而惟盼于他国冲突中投机取巧，坐享其成，一之为甚，其可再者！今日之希望美、苏冲突，犹昔日之希望日、美战争也。日、美战争可以解我之围，促敌之败，望之可也。苏、美战争，无论美、苏两国无一有如日本之愚笨冒险者，即使战事发生，中国必为战场，而毁灭于战火。最后无论胜利谁属，中国亦必万劫不复，且沦为人之附庸。故今日之希望美、苏战争者，未免幼稚可甚也。

成《渝郊白公馆即事》其六，云：

春来无酒也微酣 绿树苍烟映碧岚。
忽见桃花羞欲笑，心随流水到江南。

门前仅有桃树一株，花发时，对之百感横生。

七月十六日 星期三

今日汪孟晋由看守所移监。相见之下，回忆汪先生，不禁凄然欲涕。

关于美、苏关系，不仅中国意见多有谓必将决裂，即在美国意见亦极分歧。据余判断，美、苏诚意合作殆不可能，而诉诸战争久不敢言，十年之内决无其事。两国关系必长期陷于时张时弛，彼进此退，彼退此进之状态中也。盖美、苏一为资本主义，一为共产主义，其最后结局势不两立。苏联既系信奉共产主义，则必努力其主义普行于全世界，此为马克斯〔思〕、列宁之终极目的，对苏联无是

非曲直可言也。故苏联无论何时何地苟有扩张共产主义之机会，并不放过，甚至虽无机会进而创造机会也。同时，战后无论何国之共产党，苏联必助其发展势力，或取得政权。苏联之为此，一固由于其国家之安全感，一乃由于其主义之必然性也。美则正相反，无论何时何地不愿共产主义及共产党有发展之机会，有之必设法抵抗，此由于国家安全感者三之一，而抵制共产主义、维持资本主义之动机则占三分之二。此亦为资本主义之必然性，对美不能有所是非曲直也。

成《渝郊白公馆即事》之七云：

长空万里夜迢迢，野色风声共寂寥。
明月满山人不寐，凭栏无语立深宵。

其八云：

天际群峰疑五老，夕阳反照满山红。
危楼东望人千里，云影悠悠今古同。

盖屋后各峰颇似庐山五老峰，淑慧赴沪消息隔绝，令人焦急也。

七月十七日 星期四

日前请你〔医〕诊治，云左肺尖微有炎症，但不剧，乃开单嘱服消治龙，以消炎，服加当以止胸勒〔肋〕神经痛。两药均坏胃，服两日又发生胃痛，乃系慢性胃炎。真扶得东来西又倒矣！如此多病，即一旦出狱，岂非废人？且今日生活尚难维持，而药品又极昂贵，苟有病痛，岂有余力医治？不过令淑慧焦急而已。言念及此，真觉生之痛苦较死之悲哀为尤甚也。

罗斯福认为斯达〔大〕林可与之合作，亦即于战时、战后美、苏均可圆满携手；华莱士一派现尚持此理论。其实罗斯福之得苏联合作，乃一串让步所赢得。盖罗斯福恐苏联于适当时期与德单独媾和，故于东欧问题对之让步；又因欲促成其对日作战，故以中国为牺牲，而退〔对〕苏让步；且于战时各种会议之时，以租借物资之

分配力制英之主张，而左袒苏联。罗氏对苏如此让步，岂不能取得苏联合作！其实苏联之不能与德单独媾和，及对日最后必出于一战，在苏联之立场，乃必然之结果。罗氏即不对苏联让步，苏为其国家之利害，亦必与美合作以取得胜利。故当时之苏、美合作，一为美对苏让步之结果，一亦当时形势使然也。至战后情形当不能一概而论，杜鲁门时代所发生之美、苏争执，谓罗斯福均可让步，或可劝使斯达〔大〕林让步，或可作成彼此互让耶。三者苟无其一，则罗氏虽在，恐亦不能改换今日之苏、美关系，至少亦只能略为缓和而已。盖三者中一为美国失去立场，二为苏联失去立场，均不可能有可能性者；惟三而已，但欲达三之目的，亦非简单轻易之事也。

七月十八日 星期五

下午，淑慧来探，并托温医生为余诊视。又云，胸肋〔肋〕痛系风湿症，乃“流麻质斯”。余所居室下积水甚多，又系席地而卧，潮湿之来亦非无因，拟打针治之。淑慧于日内拟赴沪一行，亲友既少，僮仆亦稀，凡事均须躬亲，足见劳苦也。

闻中日将通商，闻之甚异，自经济立场言之，中国目前与日通商实有害无益，盖中国所需之物，并无非仰给于日本不可者，不通商无害一也。中国产物亦无非卖于日本不可者，且日本物价水准远低于中国，华货在日亦不易推销，不通商无害二也。且中国民族工业必为贱价之日货所摧残，其害一也。日本所取给于中国者，必为其所必需而非仰给于中国不可，且亦为中国本身所需者，例如食盐、棉纱之类，其害二也。如必须寻出一有利之点，其在以廉价之日货压平物价耶？然此乃一时之利益，长期而论乃饮鸩止渴之法。狱中无材料，不知政府此举之理由也。

美、苏战时合作易于平时，盖为战争而合作，目的具体而单纯；为和平而合作，目的既较空洞，且和平一目的外，各国各有其目的也。战时之目的为胜利，各国除胜利外，目前无不同之目的；至将来之利害，可为共同获得胜利而暂时搁置；至平时之目的，为和平。

此目的既非为胜利之迫切，而此共同目的之外，各有其追求之目的。思想上苏欲发展共产主义，美欲维持资本主义，且美、苏各欲求其国家之安全及扩张，谓罗斯福可与斯达〔大〕林在此两点上诚意合作，岂非荒唐？故战争终止之日，即美、苏合作解体之时，形势使然，非关于一人之生死存亡也。

七月十九日 星期六

淑慧来条谓今日下午三时车赴沪。今日又传闻周作人氏有保外服役之报载，于人心苦闷似又为一兴奋剂，其实此乃绝对谣言也。余近对出狱问题已不关心，此非矫情之词，盖国家如此，社会如此，个人之环境如此。出狱后之烦难苦恼恐更甚于狱中，反不如狱里生活之简单少刺激，且不须应付也。

美、苏虽不能诚意合作，但决不致诉诸战争。远不敢言，至少十年之内必无此事，盖双方均不必战，且不能战也。就苏联言，此次大战，苏联所受人之牺牲及物的损失实非常巨大，非十年决不能完全恢复。故其目前急务：一在恢复战后疮痍；二则巩固已得之新领土；三在把握新得之附庸国家；其不能有作战之力量及准备，至为明显。盖今后战争将较前次更为激烈，更为持久，更为牺牲也。故其较各国庞大之陆军乃为自卫，其对外作扩张之势，乃以攻为守也。苏之不欲战争过去亦然，其与德订不侵犯条约，与日订中立条约，其目的均在避免对德、日战争。苟非希特勒首先攻苏，苏联是否参战实一疑问。今美国握有原子弹，且其生产力量远过于苏联，而在战时国内尤无破坏。今日美国作战力必远过于苏联，故其不能孤注一掷，以冒此毫无把握之危险，乃至明之理。一部分人希望苏联对美首先发难，苏联不如日本之愚笨，必不出此也。

七月二十日 星期日

今日入初伏，故天气骤热，终日微风不动。下午，坐教海室甬道中乘凉，虽觉稍其微风，仍喘息不止也。

苏联非不欲推行共产主义于世界,但决不愿因推行共产主义而使共产主义之大本营苏联遭受损失,甚或牺牲。苟为推翻资本主义推行共产主义而诉诸战争,无论胜败谁属,苏联必受巨大损害。苟苏联战败,不仅共产主义不能推行于世界,且其大本营之苏联亦将不能存在。苏联何必出此冒险之举?其推行主义之法,一在乘资本主义国家之内存矛盾发生,而助共产主义之发展,例如于美国待其资本主义周期性的恐慌发生,而发展工人之力量;二则在乘他国政治上之分裂而助共产党之发展,例如中国及希腊;三在援助共产党之获取(政)权,如在法;四在援助植〔殖〕民地之解放运动,以发展该地共产党之力量,如在安南;至中欧诸国,则在其军事占领之下可为所欲为也。总之,苏联推行共产主义之工具,乃各国内部之矛盾、分裂、内乱及经济萧条,而非苏联对资本主义国家之战争也。准此以观,则苏联不必对美发动战争亦为自明之理也。

拟作《金陵感旧》七律数首。今日成《紫金山》一律云:

天堡遗城景色凋,不堪往事话前朝。
一时胜败终荒草,六代兴亡剩暮潮。
旧堞几曾经战守,夕阳长此伴渔樵。
登临人去无消息,应是山灵感寂寥。

七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昨晚酷热,超过八号小暑之日。三时以后始若断若续约睡两小时余。今日始知昨日室内温度达一〇八度。今日下午有微风,温度九十八。狱中遇此奇热之年,天真磨人也。

自美国立场言之,民主国家极不易对外首先发动战争,苟非珍珠湾〔港〕之一击,美对德、日何时宣战,殆难预言;苟美国不惜供献物资,但欲其牺牲生命则非美国国民所愿为也。苏联决不致荒唐如日本首先对美发难,故无论如何美、苏之间近十年内决不致战争。有谓美将于苏联未能制造原子弹以前解决苏联问题。此种见解实

过幼稚，美仅以原子弹能否击溃苏联实大问题。关于两国胜败原因复杂，非此处所能详言，至维持资本主义不必亦不宜诉诸对苏战争。第一，苏联之扩张尚未至直接威胁美资本主义存在之程度；第二，出诸战争，其结果恐更相反，盖苏败未必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消灭，苏胜则其主义更可实行。战局迁延，人民生活困苦，更为共产主义发展之机会。故为美国计，欲维持资本主义最根本之政策，在世界之安定，经济之繁荣，人生民〔民生〕活之舒适，此为防止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之积极的政策，其效较消极的战争，确实而有把握不知几何倍！最近马歇尔重建欧洲经济计划，或亦根据此见解而成立也。

七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昨晚因前晚未睡，故十时即入梦，中间曾醒三次，觉身如火烧，但旋即入睡。今晨闻谓其实较前晚尤热也。余所居九号即当西晒，下午热不可耐，而对面之五号久空，因商诸当局迁居之，惟东晒上午亦颇热耳。坐视骥良、宝林料理行李之时，回忆去年在渝迁出白公馆时，淑慧已赴渝〔京〕，文蕴料理行李，其情形宛如目前。回首前尘，不禁黯然。下午，文蕴偕杨光杰医师来探。杨诊视亦认为系神经痛，允明日送药来，谓服三四日必可愈，否则当打针。血压为一百六十五，略高，脉搏则为一百零四，但杨主暂停服迪开令。文蕴带来一蒲扇，适余正用由渝携来之扇，因以易之。

闻今日报载周学昌维持原判。事已至此，恐已无挽回之余地。默邨之后又须牺牲一人，哀哉！不敢告之。六时许，闻其在室高声唱戏，声甚凄楚，疑其已知此消息，哀心更觉难受异常。

美虽有主对苏强硬者，然其目的不在对苏战争。其意谓如美国态度软弱，苏联扩张将得寸进尺，终至演成战争。苟出以强硬以阻之，苏因不欲战争将适可而止。故强硬为避战，而非挑战也。故由美国立场言之，亦不致对苏战争。总之，美国荒唐不如德国，不致对苏发难；苏联荒唐不如日本，亦不致对美挑衅。是则，两国将

出诸战争之推测及希望是完全无根也。

七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昨晚较前两晚尤热，席为汗所湿透，终宵断续入睡，共计不足一小时，胸部及两膊筋肉亦痛一小时，苦极矣！

杨医生送来药片，嘱服食六天，如不愈再打针。下午，典狱长因天气过热巡视各号室，旋约余谈话，谓新落成之独居间较为清凉爽，劝余迁往。如余一人不便，须人服事，该处有可容三人之大室两间，可拨一间与余，由余指定二人同往。该处有铁床，但桌椅可由自备。当开骥良、宝林二人，旋思弃楚僧不顾，人情上说不过去，因再要求云：自愿多一人，稍苦亦不惜。承同意，盛意可感。据云当选资格，知识、人格较高者二十余人同往，将来亦可较一般待遇自由舒适。

六时以大雨，天气顿凉，紧张之喘息为之一弛。

连日所论美苏关系，自谓切近事实，但数年来国际关系之变化，多出余意料之外者。如七七事变，日军竟扩大为全面战争；如德、苏竟缔结不侵犯条约，缔约不久又复战争；如苏、日竟成立中立条约；如希特勒之不知止境；如日军之敢对美发难。此均非余所推测预料者。然则今后美苏关系之发生意外变化，岂能断其必无耶？

成《明孝陵》一律云：

翁仲无言树郁森，踏青人似鸟投林。
樱花漫烂春情醉，禾黍高低古意深。
每度登游伤往事，几番回忆动悲心。
孝陵芳草年年绿，何日王孙得再临！

七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九时起又复迁居，令余最感悲痛者二事：一为与周学昌握别

时，渠本人虽不知，而余已断定必系永诀，不禁泪往内流；二系王孟群之言，渠本与周作人、汪时璟、刘玉书共居一室，三人均迁居，渠一人独留，因谓：“恐怕我的时间也快了！”盖高院判其极刑，刻正在最高法院复判中也。其言凄绝。又因其曾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地位关系，所言又似非过虑。年来与朋辈生死离别太多，神经虽已麻木，但处此境，睹此情，闻此言，仍不能不悲痛于衷，不能自己也。

房屋系新落成者，甚清洁。典狱长来视，谓余室四人太嫌拥挤，楚僧明日或可另得一室，盖有余独居室三间也。余等于去年九月二十三日至看守所，至今日正满十个月，睡卧十个月地铺，忽然睡床，其感觉自然异样，似乎生活有所改变，其实不过多一床耳。此房因系正朝南，故不致有东、西晒，惟嫌窗门稍小稍高耳。住一人之房与住三人之房，其窗均一律，足见当时设计者之无科学知识，或过于粗心也。

闻三青团改(组)解散，团员六十万人均并入国民党为党员。三青团之设置，其本意因国民党组织已趋衰老废弛，故另组织一团体，以振作革命精神。设置之初，余亦参预其事，不知今日何以忽解散之也。

成《灵谷寺》一律云：

古木森森隔俗氛，炉香野草竞清芬。
西风残照梁僧寺，春雨荒烟楚客坟。
万骨惟成十丈塔，百年尚剩一溪云。
旧游回首凋零半，最怕钟声静夜闻。

七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杨医生送来之药已服三日，痛未稍减。下午驥良夫人偕文蕴来探，告之，并转请杨医生代买针，因打针较服药为有效也。正谈间，余益生偕新仆朱某送饭来。余随余十七年，刻失业家居，前曾

托李北涛代为设法，至今尚未成功，至为焦灼不安。因面慰之，然空言安慰，岂能果腹耶？朱仆系淑慧近所雇者，每日两次送饭均由其奔走，亦湘人。据云，以未见其主人为憾，故今日特面慰并谢之。

晨起，闻洗脸须赴后面洗浴室，可以借此散步，因偕往，则在前居之忠舍西边前看守所办公室对面。办公室已完全毁撤，新建筑木工厂，附近均已完全改观，非复当时之气象。小别四月，变化如此，人世沧桑尚堪问耶！下午，楚僧迁往二十二号。余所住之十二号，现住三人，更为舒适矣！四五点钟时觉热甚，较前数日尤甚，盖昨日已交大暑矣。

成《玄武湖》一律云：

紫金山影映波光，湖上沧桑事可伤。
柳色已输当日绿，荷风未改旧时香。
荡舟客去情还在，望月人非恨更长。
世态尽教千万变，暮鸦终古噪斜阳。

又成《鸡鸣寺》一律云：

孤寺萧条夕照红，山川人物思无穷。
钟声微变疏林外，日影斜移废院中。
江左缙绅新旧异，秣陵烟雨古今同。
台城西畔胭脂井，寂灭风流一样空。

七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昨晚本较风凉，惟因全身生痒又痒又痛，以致睡而复醒者数次，终夜未能安枕。晨起，神经仍痛且加剧，延及一小时，苦甚。下午，杨医生送来 Novalgin 针，五时打一针，药仍照服。今日热甚，无事可记，亦无感想可述，惟读陆放翁诗集并阅杂志，以消遣耳。此间共住二十八人。人少，故所传无根据之消息亦较少也。

七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昨晚更热，而胸肋〔肋〕神经复痛甚剧，竟不禁呻吟，为看守所闻，报告值夜主任。上夜系李利升主任当值，即来探问，并唤曾任南京政府陆军医院院长、刻在押之郭连城来诊，痛逾一小时余，天又热，苦极矣。李主任日前告余，曾任中央税警学校总务处管理科长，以余在押须人照料，遂与另一人夤缘入此任职，以便随时照料等语。其另一人为谁，不便深问。余与渠素未谋面，何以如此热心，甚异之。但无论如何，近来殷勤关照之情，实可感也。晨，又痛且颇剧，今日又复大热。狱中生涯已不易过，加以酷暑，尚嫌不足，又加以病，即铁汉亦恐不易久持也。下午打 Novalgin。晚饭时仍痛，虽不甚剧，但不能终食，即行中止。步伍澄宇君《九九有感》元韵云：

胜利成陈迹，良机岂再来。
人谋原自误，国运待谁开！
纵说当时苦，何如此日哀！
八年怀想梦，一旦化寒灰。

一九四七年九月

九月八日 星期一

日记记至七月二十七日而止，其间因病停记四十二日矣。自移此间不数日即患严重之气喘症，日夜不止，且不能躺卧，一经卧下喘气更甚，故日夜只坐于床上伏小椅而小睡，如此者几两周，同时心脏因扩大而衰弱，血压又过高，因此医治更难。盖两病性质矛盾，强心剂足以增高血压，而治血压高之药又略妨碍心脏也。不但此也，三月间因坐卧于潮湿极重之处而得风湿神经痛症，发时痛不可当，参杂其中更加痛苦，而最极本者因感冒发热致左部肺尖发磨

擦之音。医云：恐系肺炎或肋膜炎，因思殆矣。三十三年春间患肺炎时，看护妇三人轮流看护，强迫静卧床上，丝毫不许翻动。今则不能卧下，日夜须坐，且又动作不停，与治疗肺炎所需条例完全相反，其殆有幸耶！预料不死于刑，必病死于狱矣。今病虽仅愈八成，尚未能谓（痊）愈，然能执笔续记日记，不可谓非大幸也。惟盼自今日起，日记勿因病而再停耳。今年内因病停记日记，此为第三次矣，足见身体之弱、病痛之多也。

淑慧因余接见日期未到，特来接见李宝林，询病状并托转告近事。

晚饭时神经又痛，延及全胸，使人烦躁〔躁〕，幸不久即愈。

九月九日 星期二

上午，出外医牙。因病，医牙已耽搁月余矣。淑慧乘时来见，云拟为余事再上呈蒋先生并臧布雷代转。余意未必有效。盖全案苟有办法开脱，则对余个人稍示优异固无不可，今对全案虽传言甚多，且有人将居、于、戴三院长呈主席文见示者。其实均无根据，且呈文文字极劣，当时亦以为必系伪造，但既不能骗钱，何人有此闲情逸致代作此文，亦不可解，故当时亦始信之。嗣有人见居，询此事，居谓决无此事。不过张君勛曾有臧，请其呈请国府，照章行严提案将本案加入本年元旦大赦。居不肯负责，仅复云：此非司法院之职权而应由立法及行政主持之。居如此一推，张是否再臧行政及立法当局，则不可知。故本案截至目前止，实无具体解决之办法。且军事情形不利，最高当局心绪恶劣，断无余暇考虑本案，更不致为余个人一再优遇。布雷恐亦不敢代陈，故预定其必无结果。惟淑慧既有此意，不能令其灰心，因略商呈文内容要点，以简洁为宜，并略谈病状。淑去后精神心绪均因此次晤谈而转佳，盖不见而已周矣。

本日神经痛未大作，仅时感微痛，亦幸事也。

九月十日 星期三

成《新秋有感》一律云：

闭门也觉岁华更，卧看银河星斗横。
深巷有人鸣暮鼓，空庭无叶报秋声。
夜凉好作还家梦，月落偏增忆旧情。
屈贾千年遗恨在，胸怀萧索莫心惊。

余虽在病中，不废吟咏，榻中无聊，月余中共成十余首，后当陆续记之。

自前年九月三十日赴渝，失去自由已两年矣，且移京后名实俱符，身入狴犴，虽蒙优待，终为囚徒。故昨日淑慧拟向最高当局有所呈请，本能的余自然有动于衷，且期有所成就。但仔细研究，不惟整个案件无解决办法之时，余个人问题不易有结束之办法；即使有之，出狱后，将如何度此余生，反觉难关重重，忧患包身，令人心灰意冷，无出狱之勇气，不作出狱之想矣。大而言之，政治环境之使人苦闷刺激；中而言之，个人事业之茫无头绪；小而言之（虽小而为极根本重要之问题），个人生活之毫无着落，均为使人烦恼忧虑之事，至其他临时零碎令人苦恼之事，不知凡几。以病弱之身，岂能经此狂风暴雨？目前幸得监狱之保护，万难不入狱门；失此保护，则残躯立受摧残，必有思回监狱之日。言念及此，则个人出狱与否，已不复成问题，而惟听其自然矣。余常作此想，故反觉心安意定而胸怀亦复豁达也。

九月十一日 星期四

据余二十余年之实际经验，民意之为物，最初似决无丝毫力量，但最后一切现象必归结于民意之所向。惟所谓民意，非报纸舆论之谓，报纸舆论可制造，可支配，有成见，有感情，而民意则为自然长成的一种客观而冷静的意见。二十余年来，政治上之变迁起

伏，虽过程有长短，而最后之结束，必完全于民意所预言者相合。此种无具体力量之民意，实则含有最伟大之力量，亦奇事也！如以此为准，而推测吾辈全案之趋势，决非聊以自慰，光明之日似乎不远也。本案发动之初，一般民意为制造之报纸舆论之狂潮所压倒，不能稍有表现；及狂潮稍缓，则同情之音若断若续，各方面微微发出。今则一般民意已公开批评对本案立法之不妥及司法者故为高低，且主张早谋救济以结束之矣。至余等与敌寇斗争而非所谓通敌之心迹与行为，则早为沦陷区人民所认识及体谅矣！病中回忆朝天宫受审情形，偶成二绝云：

六年险苦事非常，欲挽狂澜愿幸偿。
举国纷纷论杀宥，万人空巷看周郎。

其二云：

陈词坦率出真忱，论理谈时感慨深。
万众一齐连鼓掌，千秋功罪在人心。

均纪实也。故近日一般空气均以为本案年内至迟明年必解决，同仁均必出狱，此虽为毫无根据之臆测，但已成为一般民意，普通人均认为仅时间问题矣！

九月十二日 星期五

昨晚睡甚熟，几四小时始醒一次。惟晨五时许，梦爬墙两脚无着，但凭两臂悬身，用力过甚，胸部似痛，忽醒，乃真神经痛发作也。甚剧，为数日来所未有，幸不十分钟即停止，乃复睡。七时醒，与驥良、宝林谈晨间经过，兴奋过度，用力过猛，乃复痛，此次则剧而又长，几延四十分，早点时亦痛。七时许，淑慧偕张子羽来见，谈话时复痛，勉强支持，谈卅分钟入内。未知今日何以如此频痛。闻军事甚紧张。嘱淑稍缓进行余事，盖时机不佳。淑睹余痛状，甚急。慰之。

昨述外间一般空气亦影响于监狱中，此间人员对吾辈颇为客

气，待优〔优待〕亦稍不同，且均以为不久必有政治解决，而上下对余均特别恭敬，不仅以为不久将来必恢复自由，且以为必有办法，故多有请求将来提拔者。此亦非制造所成，而为自然发生之空气，不自知其所由来也。征之过去，民意之所预言必定实现，然则对本案之民意是否最后能实现，其证明惟有俟诸异日耳。目前最要紧者，即希望政府勿陷于自顾不暇之境，否则在军事及经济上手忙脚忙，自救不暇，岂有暇提及本案耶！英文《密勒氏评论》亦有专论，批评政府对本案措施之诸多不合理处，大约当局亦必有所闻，或因其他紧急待处之事甚多，一时无暇及此耳。然则，主管机关等于虚设耶！

九月十三日 星期六

上午十时许，因记日记右手略用力，致引起神经痛甚剧，延四十分钟。因写字而引起神经痛，此尚为第一次，盖痛处早已延至两臂矣。

痛时传淑慧来见驥良，盖送来药品也，惟中有白竹布丈余，闻系包惠僧之夫人夏松雯女士物故，淑托人书挽联也。闻悉之余，不胜伤感。去冬今春，承其来探视余与默邨两次。今默邨就义不久，而渠又作古人，哀哉！回忆抗战之前，余虽寓京华，不愿奔走权贵之门，暇则与旧友盘桓，当时几无日不晤者为惠僧及李次仙、杨天运，李夫人张锡贞、杨夫人丁岫云亦殷勤招待。岫云女士于四年前逝于上海。当其病时，余尚往医院探视一次。今春闻次仙云：锡贞女士亦于前年逝于沅陵，旧游回首凋零尽，余年较彼辈尤长，而为优、患、病、痛四面包围，其能久于人世耶！连日神经痛复加频繁，剧烈痛苦如斯，亦复不欲苟活人间矣！

病中常吟咏。夏季曾作《狱中即事》一律云：

画角声中笑语哗，一行列阵似长蛇。
相逢即便询消息，接见无由剩怨嗟。
狱吏渐亲聊作友，独居已惯俨如家。

黄昏酷暑门深锁，夕照盈窗透铁纱。

此均纪实之词，惟自移居后，余独蒙优遇，室门终日未闭也。

九月十四日 星期日

昨晚又觉气喘，呼吸痛苦万分，每一小时必为胸部压迫所痛醒。醒即起坐，喘乃停；起而复卧，卧而复起者约六七次，故今晨起时，因睡眠不佳，竟头昏无力。八时神经痛又大作。痛止后早点，痛又作，因中止早点。俟痛毕，小卧一小时半，然仍神力不佳，故今日日记不能多记。晚阅《杜樊川集》自遣。病为人生最苦之事，狱中患病更为苦中之苦，以此视之，岂能谓一死非幸耶！

人名索引

中文人名索引

二画

十川司令 296 298 316 333
 儿玉谦次郎 260 293 381 391 420 451
 486 521 575 628 669 709 714
 卜青茂 28
 卜绍周 170
 卜愈之 512
 丁默邨 10 53 66 132 221 224 225 227
 231 232 233 237 240 241 242 244 246
 248 249 250 252 254 256 258 262 275
 282 297 299 300 314 320 326 329 354
 377 386 387 390 399 400 409 418 422
 438 439 440 443 444 465 469 473 502
 503 504 506 507 509 512 526 535 536
 545 554 555 556 558 560 562 563 572
 575 579 584 587 589 593 595 596 604
 609 618 634 635 636 637 640 644 661
 666 678 690 700 706 707 712 724 741
 744 749 764 767 777 779 780 789 800
 803 808 810 811 820 824 825 831 840
 842 844 851 880 885 890 895 896 902
 920 924 925 935 942 943 944 946 951
 960 974 985 986 988 989 1001 1003
 1010 1011 1030 1039 1046 1051 1056
 1066 1096 1100 1103 1104 1110 1111

1120 1132 1136 1144 1145 1147 1151
 1158 1166
 丁默邨夫人 1145
 丁文安 179
 丁岫云 632 680 1166
 丁聚堂 796
 丁锡山 259 349 353 390 399 432 450
 492 514 518 535 575 598 605 897 993

三画

三田教授 435
 三国少将 302
 三轮寿庄 230
 三浦少将 375 389 736
 三浦公使 809
 三笠宫殿下 626 797 839 918 1108
 于右任 150 192 1163
 于学忠 283 421 650 708
 于斌 155 159 196 206
 于锡来 25
 于镜涛 731 732
 万少通 297 1139
 万里浪 436 490 497 561 660 783 795
 802 803 822 844 865 887 891 897 920
 936 951 955 964 975 992 1013 1015
 万墨林 404 424 427 433

- 大久保利贤 381 622 683
大久保顾问 723 1023
大木繁 434 502 740 749 790 814 910
大内中将 393 458
大田 362
大田为吉 619
大西 484
大杉荣 793
大城户中将 550 552
大桥忠 - 383
大野一郎 705
大野少将 861
大塚中佐 665
上田公使 955 974 979 980 1013
土肥原 627 630
土居参谋长 1014
土屋局长 467
土屋博士 622 865 866 867 869 874 876
877 879 880 881 884 886 894 902 903
949 951 954
土桥 454 478 500 502
下村 231 616 934
下村中将司令官 702 720 846
下野 302
上田省一 279 281 347 350 358 363 368
378 411 415 425 438 444 445 452 456
516 551 575 595 612 621 644 645 669
703 712 727 742 749 766 771 773 776
789 823 844 847 852 873 874 883 890
899
小川少将 1020
小仓正恒 855 870 872 877 879 880 886
887 892 894 899 916 940 943 947 951
962 964 966 972 976 987 1000 1009
1011 1014 1023
小池 243 277 300
小别当大佐 649 661 874 904 906
小矶国昭 902 904 910 915 916 918 920
975 1002 1031
小林中将 1000 1003
小原正树 510 556 560 605 616 623 624
小野 431
小涩泽 381
川上亲文 337 766 780
川户调查官 602
川本芳太郎 255 269 275 277 280 290
292 293 296 302 307 315 320 328 331
335 338 342 356 359 370 374 378 410
411 419 421 423 424 433 439 449 450
458 463 464 467 469 470 475 492 494
495 500 502 503 513 515 522 530 538
549 563 565 570 583 587 588 591 623
758 768 771 783 789 791 795 796 802
803 823 825 828 829 845 849 859 873
880 890 891 900 907 908 933 936 967
970 983 986 994 995 1004 1005 1007
1011 1014 1021 1022 1023 1108
川岛信太郎 619
川越茂 52 61 62 63
山下大郎 488 961
山下龟三郎 367 382 383 449 481 483
485 488 630 682 683 684 814 817 818
892 899 909 913 914 916 961 968
山下顾问 938

山口少将 996 998 1012
 山田 627
 山本五十六 747 876
 山本大佐 473 606 627
 山本参谋长 967
 山本熊--- 382 916
 山崎靖纯 579
 马元放 21 154 165 169 539 622 787
 马君武 73
 马克思 1153
 马秩群 60 94
 马客谈 27 164
 马荫良 452
 马晓军 1068
 马啸天 164 282 356 359 362 366 369
 372 377 418 493 500 518 539 563 571
 654 667 797 939
 马崇淦 576
 马超俊 148
 马歇尔 1031 1034 1038 1044 1107 1148
 1158
 马歇尔夫人 1105 1107
 马骥良 563 609 647 701 719 749 762
 793 813 825 830 843 865 872 873 885
 897 930 1001 1033 1034 1036 1038 1039
 1046 1057 1063 1065 1066 1071 1076
 1079 1092 1094 1097 1118 1126 1128
 1135 1144 1151 1158 1166
 马骥良夫人 1028 1046 1047 1054 1063
 1092 1118 1160
 马骥材 600
 久保 310 311 315 320 392 394 397 398

久保调查官 609
 久保田少将 734
 久保铁夫 632
 及川占志郎 272 290 383 434 479 480
 481 628 910
 及川源七 303 313 417 464 484 593 626
 630 631 958
 广田弘毅 67 914
 广濑经一 678 702 768 769 780 799
 门致中 258
 门屋 507 591
 子孝 162
 子浩 5 10 12 15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4 35 36 37 40 47 48 68
 飞师尔(费歇尔) 493 494 504 516 544
 575 669 810 848

四画

为本部长 624
 王一凡 994
 王人麟 810 899 933
 王之佑 732
 王水 823
 王火曾 1118
 王世杰(雪艇) 110 111 115 159 162
 175 179 186 951
 王世项 1065
 王天木 850
 王公弼 13 25 49 54 59 62 77 79 87 145
 207 208 209 210
 王公五 932

- 王传麟 17
 王平秋 71 78 88 94 97
 王玉华 331 342 354
 王廷璋 279 390 415 420 520
 王芑生 122 125 131
 王亚明 124 187
 王延松 24
 王芸生 118 128 204
 王克敏(叔鲁) 226 235 236 237 244
 297 300 304 765 770 801 810 811 822
 826 852 879 950 952
 王志刚 512
 王寿廷 456
 王寿椿 375
 王宏实 6 88 89 230 232
 王陆一 182
 王伯樵 840
 王宠惠(亮畴) 69 106 149 159 164
 王雨生 159 162 167 168 173 175 188
 190 205
 王学素 198
 王茂如 59 68 112 662
 王英儒 422
 王育之 690
 王孟中 591
 王建今 163
 王建初 892
 王家俊 831 841 892
 王家桢 194
 王钟麟 308 315 352 355 396 450 787
 王亮 244
 王亮臣 225
 王冠青 173
 王炳麟 924
 王荫泰 725 736 737 761 765 950 952
 1000 1001 1051 1060 1160
 王星拱 14
 王星舟 21
 王海波 227
 王造时 71 85
 王晓籁 207
 王敏中 225 241 242 499 500 798 827
 王逸三 243
 王逸群 924 997
 王清翰 656 662 699 955
 王维藩 1001 1002 1005
 王厦材 256 361 389 460 516 519 569
 王道生 355 804
 王遂之 90 94 114 140
 王揖唐 235 237 267 304 324 344 363
 388 691 705 1060
 王锬徒 252
 王鹤寿 497 542 565 581 611
 王德言 519
 王德溥 23
 王震生 652 719 764 822
 王 某 467
 五十岚大佐 305
 五岛茂 966 974 1004
 太田参事官 761 792 807 892 930 966
 太田一郎 382 486 627
 太田长官 633
 太田宇之助 532 580 596 619 656 667
 720 807

天皇及皇后 478 487 626 651 675 682	261 262 263 264 265 268 271 273 274
692 797 814 815 1108	282 284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丰田贞次郎 493 527	295 296 297 310 312 313 314 315 318
井上垣大佐 768	357 359 360 361 365 367 369 370 371
井上少将 464	372 374 375 380 381 384 385 386 387
井上众议员 301	388 390 391 397 398 400 423 429 449
井户川 474	461 462 475 476 485 488 493 495 496
井本大佐 911 997	499 502 532 533 546 562 591 628 683
木内 750	684 817
木户内大臣 911	犬养夫人 486
木村代议士 623 681 691 780 845	犬养道子 423
木村增太郎 261 262 263 285 308 315	犬养毅 481
321 373 376 396 406 416 419 425 426	元靖 164
430 431 437 446 448 455 465 467 473	戈定远 580 664 750 766 790 854 888
493 496 497 500 501 502 515 525 526	985 997
528 532 534 535 536 539 544 562 565	戈林 843
566 569 573 575 576 579 580 582 583	戈培尔 944
584 586 587 588 589 590 595 601 605	瓦格拉 731
607 610 611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孔力行 233 235
632 637 642 647 652 658 668 675 685	孔文轩 194
689 691 699 702 705 712 714 718 727	孔祥熙 18 19 88 94 107 117 124 130
740 741 742 744 746 750 752 773 775	160 161 187 190 194 200 412 460 606
776 777 778 779 781 785 790 792 802	662 690 789 894 935 951
804 805 813 830 837 840 849 852 855	孔祥熙夫人 453 474
856 857 861 862 876 879 883 890 899	孔瑞五 807
942 950 964 981 982 984 1005 1022	邓飞黄 91
1023	邓文仪 194
巴木(巴莫) 814 815 1085	邓云龙 26
巴本 838	邓兰溪 290
巴特里奥 915	邓必丰 1133
犬养健 235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邓伯粹 77 78 79 84 86 94 95
243 244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邓初民 174

- 邓祖禹 263 268 269 270 277 286 316
 317 322 330 335 339 359 366 382 387
 396 413 434 454 495 500 501 508 582
 622 649 654 678 727 750 774 778 787
 799 804 808 839
 邓翔海 24
 邓锡侯 468
 邓演达 1054
 邓瀚 409 448 494
 韦君 381
 车君 160
 尹传铎 586
 尹同益 251
 中川顾问 279 319 351 355 357
 中山 980
 中村少将 852
 中村丰一 458 470 501 527 593 598 635
 638 642 660 663 665 667 699 707 708
 752 803 814 854 863 938 996
 中村农夫 807
 中村中佐 1011
 中岛信一 361 802 847 890 936
 中野 434
 中野敏雄 231
 中森顾问 608 735
 日比野 975
 日高信六郎 310 316 317 318 319 321
 324 327 329 330 331 336 337 339 341
 342 343 357 359 370 385 388 395 413
 421 423 435 446 447 455 458 466 467
 470 471 473 477 486 488 491 492 497
 501 504 509 510 519 527 532 536 538
 540 541 542 550 568 583 584 592 594
 595 600 603 606 618 619 620 622 631
 641 642 653 654 657 665 667 668
 月之 645
 月娟 959 961
 内田胜司 297 449
 贝当 370 422 423 674 915 923 924 1010
 贝文 1109
 贝尔纳斯 1109
 水谷长三郎 230
 冈田启介 914
 冈田参事官 980
 冈田参谋 744
 冈田芳政 565
 冈田酉次 277 287 289 300 304 306 307
 311 315 321 330 331 336 342 345 352
 359 374 389 395 399 422 428 429 435
 446 447 461 467 469 472 473 483 491
 495 498 501 506 510 513 518 623 659
 661 665 666 668 669 671 672 675 677
 678 679 680 681 683 691 695 699 700
 702 706 708 710 711 714 716 718 719
 720 724 726 734 739 742 746 748 749
 750 751 753 754 759 762 764 768 771
 774 776 778 779 780 781 786 785 789
 790 791 795 796 800 802 806 809 810
 812 815 819 823 825 827 828 832 838
 840 843 845 849 855 857 859 861 866
 872 878 879 882 883 894 900 903 905
 913 914 919 923 926 929 940 959 962
 974 980 981 984 995
 冈田少将 1008 1010 1020 1023 1024

冈田清 649
 冈本初雄 724
 冈村宁次 543 736 957 972 989 1022
 1108
 冈村中佐 741 748 749 752 767 803 804
 808 823 827 838 847 850 856 880 881
 冈部长二 382 442 481 483 486 591 592
 606 607 628 651 681 719 720 774 777
 783 791 792 800 813 817 832 844 848
 855 857 860 890 896
 冈崎胜男 567 775 776 778
 冈崎嘉平太 262 573 580 702 772 889
 冈藤 886 907
 长光 900 967
 长村 900 931 967 983
 长谷川晴 755
 长尾 629
 长峰大佐 688
 毛人凤 1031 1037 1039 1040 1043 1044
 1049 1069 1072 1112
 毛人凤妻 1069
 毛里 330
 毛泽东 784 1028 1066 1141 1145
 仓冈 729
 今井武夫 265 273 305 308 311 312 323
 342 346 365 388 425 432 659 661 699
 923 924 929 941 950 957 973 988 1001
 1002 1007 1008 1022
 公秉藩 583 763 885
 仇亦山 194
 乌贺田 867
 卞配林 576

文元模 1056 1061
 文华 898
 文蕴 981 1028 1033 1038 1039 1045
 1046 1047 1050 1058 1062 1063 1081
 1092 1093 1101 1109 1114 1147 1150
 1158 1161 1190 1117 1120 1123 1129
 1133
 介人 6
 方治(希孔) 17 178 182
 方尔梅 394
 方国仁 26 29 36 54 105 151 152 162
 方善源 641
 牛恒善 23
 片山 352 819

五画

平井丰一 243 268 271 280 285 379 432
 533
 平沼骐一郎 505 628 647 648 650 652
 914
 厉鼎模 453
 石井 381 679 760 766 770
 石友三 421 516
 石龙川 278 286
 石林森 292 313 330 335 365 374 379
 430 472 493 501 516 519 569 578 642
 776
 石星川 294 762
 石顺渊 357 377 395 466 539 701 1049
 1121 1122
 石信嘉 87

石原幸次 238 240 483 564 607 897
 石原莞尔 543 545 564 606 792 796
 石射猪太郎 765
 石黑四郎 302 435 533 619
 石渡庄太郎 228 628 649 665 666 668
 670 671 673 677 679 681 690 692 696
 701 705 707 716 718 722 723 724 725
 737 738 739 741 746 747 750 752 754
 755 756 758 759 761 762 764 765 766
 772 773 774 777 778 792 796 797 799
 806 807 813 814 818 822 825 826 832
 841 855 903 909 910 916 917 918
 印维廉 197
 左舜生 73 76 121 150
 龙之周 165
 龙云 206 207 212 468 493 890 897 899
 957 959
 龙沐勋 894
 布施少将 705
 本多熊太郎 389 398 399 400 440 448
 449 473 478 485 486 487 488 494 495
 501 506 509 510 522 527 531 627 910
 911
 东久迩宫亲王 816 912 979 981
 东乡茂德 486 529 626 627 631 643 644
 1004
 东条英机 383 396 479 480 528 529 530
 538 564 565 567 602 606 621 622 626
 627 630 643 675 677 681 682 683 715
 716 717 718 724 727 797 813 814 815
 816 817 828 874 881 894 899 901 902
 911 914 916 917 932 997

古田 916
 古贺峰一 568 876
 古海忠之 616 733
 古野伊之助 286
 尼米兹 1016 1020
 甘乃光 16 102 172 190 195 196
 甘介侯 70 72 73
 甘汝棠 207
 甘柏正彦 793
 司徒雷登 244 251 271 285 286 287 288
 303 426 427 459 460 461 465 471 1041
 艾登 429 430 432 444 557 719 785 800
 814 964
 叶元 1062 1085
 叶心庄 283
 叶志刚 637
 叶扶霄 262 368 445 446 452 465 502
 518 574 589 590 605 612 632 638 643
 659 668 689 703 712 743 745 752 759
 771 772 789 795 804 810 821 840 844
 845 888 889 890 959 961 1014
 叶秀峰 24 34 86 91
 叶剑英 59
 叶挺 411
 叶恭绰 675
 叶鼎新 225
 叶楚伦 3 5 16 17 21 83 89 115 159 161
 162 169 170 186 203
 叶蓬(字季) 102 103 116 132 141 221
 226 229 233 234 240 242 245 247 250
 261 285 290 301 309 328 330 332 333
 346 352 360 363 365 396 439 443 448

- 449 450 454 500 505 513 540 541 542
 552 553 597 607 613 614 618 620 621
 623 636 641 647 650 651 652 655 671
 680 691 694 705 727 744 747 749 761
 762 781 796 798 812 825 826 847 851
 875 877 880 881 882 895 927 931 937
 940 947 957 962 966 973 985 986 987
 989 990 992 1015 1043 1136
 叶溯中 78 79 85 86 89 90 91 130 137
 叶心恒(震东) 251 258 260 270 378
 387
 申振纲(听禅) 252 263 276 277 291
 298 335 337 352 358 385 464 495 500
 506 528 545
 田中大佐 699
 田中中佐 666 988
 田中中将 756
 田中守三 277 656 658 919
 田中书记官长 916
 田尻爱义 382 393 386 411 412 445 447
 462 486 493 504 627 631 669 704 712
 715 726 727 740 742 765 770 773 775
 776 778 786 789 795 803 804 839 853
 856 865 1067
 田村 606
 田尾课长 311
 田跃龙 89 124 397 427 469 504 743 930
 田铁夫 796
 史可法 596
 史汀生 408 482 1116
 史迪威(斯蒂维尔) 952
 史春生 229 254 269 273 296
 史特玛 843
 史曼冰 162 1042
 史蒂文逊 983
 卢干兹 198 204
 卢小嘉 251
 卢印泉 462
 卢作孚 71 78 82 89 103
 卢英(楚僧) 258 287 313 335 336 365
 393 416 509 689 922 971 975 1028 1029
 1033 1071 1073 1075 1078 1079 1081
 1091 1119 1128 1144 1159 1160 1161
 四方大佐 971 993 996 997 1004 1008
 北西位左久 280 354 412 427 434 435
 437 460 566 574
 包惠僧 2 5 6 9 10 11 13 14 15 16 18 19
 20 22 24 25 26 27 28 29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3 46 48 49 53 54 55 58 64
 66 70 77 78 82 84 86 87 88 93 102 107
 121 122 123 124 126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43 158 159 162 163
 164 167 168 169 170 171 173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9 201 202 203 204 1051 1166
 外间 529 562 696 709 718 745 780 809
 885 976
 白凤翔 504
 白玉琴 618
 白玉薇 579 580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618
 白鸟敏夫 382
 白经天 72
 白俊卿 145 662

白崇禧 312 435 474
 矢崎堪十 919 931 937 938 945 947 951
 955 964 966 978 987 990 996 1000 1008
 1010 1011
 矢野征记 223 233 380 627 669
 辻社长 516
 辻政信 310 788 792 796 806 830 862
 880 891 899
 永井柳太郎 628 650 652
 永井大佐 500 502 533 536 595 601 614
 618 619 621 633 634 635 638 653 657
 669 672 676 677 680 694 695 701 707
 716 721 726 738 739 760 765 768 769
 801 814 887 910
 永田中佐 938
 永津中将 726 862 899 967
 永野修身 479 480 626 856
 冯玉祥 343 435 617 740
 冯 龙 716 784
 冯 攸 520 882 966
 冯志翔 185 195
 冯竹侯 11 32 156
 冯治安 221
 冯国桢 386 433 470 499 675 708
 冯祝万 798
 头山秀次 793
 头山满 630 793 942
 加田哲二 993
 加伦将军 550
 加纳子爵 740 810
 加藤田大将 900
 加藤外松 230 231 302 327 351 434 437

代谷少将 552 571 649 670 707

仙槎 18

皮宗石 14

礼查 43

六画

百武 438 566 661

西山勉 714

西义显 244 324 330 331 346 347 348
 349 351 366 404 410 445 452 684 699
 915

西太后 734

西园寺公一 264 281 367 368 369 380
 485 591 916

西尾寿造 266 267 272 356 366 386 423
 430 433 628 682 694 911

西原贡 720

西浦大佐 988

寺冈少将 514 571 649 681

寺田副会长 818

吉川 587 590 592 613 614 615 616 617
 632 635 641 647 653 658 659 668 673
 679 685 689 702 723 773 775 779 805
 849 856 890 899 935 1016

吉冈文六 383

吉田东祐 849 906 933 935 959 975 991

吉田善吾 677 678

吉野大佐 547 837 861 850 1009

有末精三 344 684 817 912

有田八郎(有田) 650 652 910 911

成舍我 122 144

- 成济安 64 65 66 67 72 76 77 78 79 83
1059
成家和 659 715 744 750
成铁侠 993 1015
成瀨局长 562
成瀨顾问附 646
吕征强 418
吕荣寰 738
吕春荣 421
吕哲 360
吕新吾 653
毕修勺 179
毕泽宇 514 529
光绪 343 730 734
任西萍 779 782 783 803 823 846 848
899 900 906 907 908 920 921 927 929
933 948 953
任祖萱 929
任援道 236 237 266 269 274 315 322
385 387 399 410 425 432 461 498 504
548 601 614 634 658 690 724 742 753
760 778 806 850 854 880 896 909 922
923 929 931 944 949 953 965 971 974
979 989 995 1013 1053
伊藤芳男 244 264 268 270 273 287 294
311 324 325 380 381 383 388 409 416
418 419 439 474 482 483 505 563 575
582 607 616 648 649 651 656 659 681
683 699 704 708 710 711 714 718 719
720 724 729 734 753 791 793 796 800
802 813 819 828 836 849 850 855 859
865 866 872 893 894 900 905 912 913
914 915 918 934 959 1001
伊藤总领事 294
华莱士 882 892 894 1093 1154
华维尔 579
向井定利 907 933 959 975
向复庵 5 10 11 12 15 24 25 26 28 29 30
31 32 34 38 40 47 54 56 59 63 68 69 74
98 99
朱文雄 932 936 948 997 999 1005 1020
1021 1029 1032
朱朴之 220 259 276 398 417 425 434
436 441 453 538 604 612 637 643 644
647 658 659 661 662 667 668 669 673
676 684 685 704 707 712 741 742 744
745 752 753 754 758 761 771 774 802
809 820 827 845 906 919 934 936
朱如堂 590 752
朱仰岩 745
朱宜凤 20 65 90 100
朱绍良(-民) 64 157
朱经农 100
朱家骅(骝先) 113 116 117 121 126
144 155 156 157 158 161 173 175 176
177 179 182 798 951
朱深(博渊) 236 344 705 725 734 735
736 765
朱博泉 426 590 638 645 658 670 744
752 759 819 889 890 1014 1023
朱升源 363
朱德 59
朱羲农 189
朱鹤翔 228 512

- 朱履齋 920
 朱曜 242
 多田駿 245 344 423
 臼井茂樹 238 239 265 277 305 313 314
 338 380 381 383 478 483 562 563 681
 竹下义晴 225 227 244 408
 竹内次官 918 919 937
 乔万选 365 368 412 445 462 563 571
 584 591 863 924 998
 乔国章 25
 后大椿 462 861 864
 后官諄 499 504 528 532 556 577 624
 633 634 638 818
 邬国光 98
 牟震西 173 195
 纪果庵 877
 祁大嫂 157 159 164 168 171
 祁述祖 26 30 119 748
 齐燮元 232 235 237 267 297 300 344
 441 443 707 725 734 811
 齐亚诺 480
 江亢虎 320 387 586 1051
 江校长 76
 江正源 270 418
 江明源 151
 江康黎 114
 许江 279 374 378 446 453 456 460 474
 490 497 524 535 611 640 753 772 779
 880 954 971 973 1006 1014 1022
 许孝炎 9 10 14 18 21 22 24 26 27 29 37
 38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2
 123 125 126 127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41 143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62
 165 166 167 169 173 174 175 178 179
 181 182 183 186 187 188 191 192 193
 194 196 197 199 200 201 202 204 205
 214 1040 1043
 许其润 392
 许松圃 889 890 891 897 898 899 900
 957 959 960 964 975
 许宝驹 199
 许季实 226
 许建屏 375 398 688 985
 许修直 345
 许继祥 249
 许叠存 356 502
 许揆若 822
 关会长 818
 关国侯 317
 关屋参事官 719 738 761
 关维庆 390
 关麟书 507
 宇山顾问 780 790 828 971 978
 宇佐美珍彦 741 891
 宇治田真义 651
 宇垣一成 137 139 177 907 912 915 917
 921 934 975
 安藤明道 262 290 296 298 310 311 313
 315 317 320 337 342 352 390 392 394
 397 416
 庄司 872
 达尔朗 691
 米仓 980

- 米内光政 256 322 357 902 910 914
 冲野 433 649
 池本 658
 池田成彬 483 627 630 682 683 684 817
 912
 池田 940
 阮玄武 254
 阮珩甫 226 229 241 251 268 270 278
 279 282 292 296 320 326 327 335 347
 357 358 365 369 371 372 378 385 391
 397 399 410 415 417 426 443 450 460
 526 539 541 552 554 588 611 663 700
 748 749 750 753 754 759 761 765 772
 774 775 777 779 780 782 783 787 792
 797 802 804 809 821 823 839 841 849
 872 875 876 877 880 885 890 891 897
 907 920 948 952 990 992 993
 阮毅成 115 120 121 122 123 126 129
 131 133 138 144 146 147 148 149
 孙中山 124 193 195 361 370 377 435
 538 630 730 735 757 864 1000 1067
 孙元良 33 37 43
 孙云章 610
 孙有光 26
 孙仿鲁 39
 孙仲立 884
 孙良诚(少云) 241 389 467 495 498
 501 597 599 631 634 710 746 801 825
 854 909 919 922 930 937 950 954 972
 977 985 987 989 995 1002 1019 1032
 1053
 孙鸣岐 415 416 459 541 565 591 638
 645 779
 孙建言 935 973
 孙绍康 368 412 445
 孙济武 504 510 513
 孙科 17 96 114 187 545 694 786 798
 804 1053 1079 1134 1135 1136
 孙祖基 842
 孙荫农 42 159 162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5 186 188 190
 192 193 195 201 203
 孙祥夫 250 253 254 255
 孙理甫 921 967
 孙润宇 259 300
 孙殿英 253 254 789 989
 孙鹤皋 805 934
 孙曜东 279 283 287 290 313 321 349
 445 471 490 497 594 1004
 羽田亨 487 930
 汤应煌 596
 汤游 114
 汤恩伯 497 1053
 汤晓斋 171 172
 刘乙青 121 122 123 126 129 131 133
 145 146 152 158 160 161 162 165 188
 刘干臣 469
 刘天行 899 993
 刘少岩 97 101 102 109 113 114 116 119
 122 124 125 128 129 130 131 133 134
 136 137 138 139 141 143 146 147 148
 151 152 153 154 156 161 162 221 226
 229 234 240 245 523 558 632 745 754
 790 802 889 890

- 刘 仆 176
 刘文辉 468
 刘云舫 315
 刘长春 215 217
 刘玉书 1160
 刘亚文 1120 1126 1129 1135 1139
 刘尘苏 131 137
 刘光炎 152
 刘 夷 362 388 429
 刘百川 703 742 796 802 805 821 844
 849 891 921 935 948
 刘百闵 114 126 131 147 148 164 165
 167 173 178 186 187 189 191 192 194
 197 199 200 201
 刘式如 444
 刘存朴 538
 刘旭年 464
 刘仰山 302 354 377 493 706 898 970
 刘 权 510
 刘启雄 379 405 435 471 495 520 799
 940
 刘咏尧 490
 刘季生 7
 刘茂华 98
 刘郁芬(兰江) 220 232 235 241 248
 264 270 273 290 293 332 395 443 448
 454 467 492 493 495 496 498 544 545
 599 639 641 650 655 663 670 707 736
 739
 刘局长 1023
 刘明夏(禹平) 583 763 941 970 984
 992 998 1006 1022 1029 1053
 刘相图 499 510 898
 刘叔模 126 175
 刘建绪 17 19
 刘经炽 7
 刘昌义 340 449 454
 刘树勋 992
 刘星辰 455 500 509 534 633 662 842
 975
 刘炳藜 116 117
 刘健群 91 92 94 118 123
 刘家骧 449 495 506 541 585
 刘 勉 1010
 刘复之 288 289
 刘曼卿 171
 刘培绪 248 252 353 378 429 433 450
 469 492 513 524 531 538 581 663 679
 707
 刘基岩 349
 刘 湘 94
 刘博昆 163
 刘谦安 278 279 326 349 359
 刘福云 332
 刘蔚如 365 571
 刘蕲静 93
 伍岛茂 974 1004
 伍澄宇 1075 1077 1102 1114 1120 1126
 1162
 伍澄宇夫人 1114 1121
 列宁 1153
 托洛茨基 339

七画

来栖 539 540

巫兰溪 860 873 877 938 947

严家炽(孟繁) 300 355 371 707

严独鹤 576

严恩柞 601

严惠宇 4 5 6 9 16 23 32 46 49 55 63 68
74 75 86 90 92 95 350 591 611

严慎予 14 28 36

君巴 481

李久绪 991

李士群 241 246 248 249 252 257 258

259 263 266 268 270 271 273 274 281

282 287 289 292 298 299 300 301 308

309 312 321 326 332 335 346 347 348

350 351 353 356 358 359 363 364 365

368 373 374 375 377 378 389 391 392

398 399 400 409 410 411 414 416 417

418 419 420 422 426 429 430 432 433

434 436 439 440 441 445 446 449 454

457 458 461 463 465 467 469 473 475

482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11 523 524 526 532 533 537 545 547

552 553 570 571 578 579 606 631 647

650 651 658 663 666 669 704 707 727

738 741 749 753 783 793 795 931 1056

1103

李士群夫人 502

李队长 416 1023

李介民 160 199

李长江 262 378 387 432 433 449 530
550 581 619 656 674 740 783 797 832

李'谷高 1101

李巨猷 232

李北涛 348 404 406 452 490 491 496

502 531 534 535 595 600 601 604 612

631 633 669 690 742 771 790 802 823

829 873 880 890 932 1082 1161

李次晶 99

李次仙 1035 1036 1069 1166

李汉魂 233

李圣五 252 268 360 361 363 369 521

619 654 656 1010 1051 1116

李亚藩 283 291 360

李防 36

李仲武 43

李韧哉 604

李自成 94 197

李先治 563 701 876 1120 1126

李华南 99 100

李名扬 262 387 462

李师广 12 55 60 65 67 71 433 449 466

467 544 946

李冷 25

李伯涛 704

李伯旋 242

李伯侯 418

李军铎 841

李光炎 515

李光迪 421

李光源 804

李守信 235 242

- 李汾 201
李汶 28
李秀成 1030 1035
李利升 1162
李丽久 100 101 309 331 347 373 375
476 529 574 584 613 615 693 936
李寿雍 114
李时雨 971 974 976 1014
李闽菲 367 374 404 410 466 508 534
547 560 567 574 575 593 605 644 660
670 676 698 702 753 758 761 775 783
784 789 795 802 821 827 829 840 844
877 890 897 900 907 921 948 961 977
991 1014
李启蒙 433
李良侗 173 189
李讴一 853 863 864 901 930 940 942
李达 688 727 840
李明志 347 361 469
李国华 741
李择一 244 253 282 317 354 491 565
566 570 571 574 588 601 637 659 705
712 742 789 810 846
李澄(李徽) 253 411 565 576 642 658
李绍庚 730
李绍唐 1056
李宝连 442
李宝林 1071 1075 1081 1084 1091 1094
1098 1128 1144 1158 1159 1163 1165
李宝盛 259
李宗仁 435
李宗盛 363
李直夫 25
李迪俊 164
李实甫 283 291 360 389 390 418 424
433 450 454 495 599
李建南 317 348 365 411 573
李栋 316 515
李厚徽 122 131 132 134 144 155 483
489 490 491 542
李思浩(赞侯) 114 115 244 600 604
615 676 726 775 790 805 823 824 848
891 921 926 933 959 961 970 993 1005
1014 1023 1034 1060 1108 1120
李荫南 328
李钟楚 157 158
李香兰 659 1019 1023
李济深 474
李祖莱 459
李祖虞 242 471 954
李浩然 576
李维果 77 178
李培天 207 209 210 736
李鸿文 120
李鸿章 74 1030
李揖升 34 60 113 118 123 133 162
李捷才 17
李超英 78 101
李燮宇 362 432 450 535 708 766 985
992 1006
李蔚唐夫人 133
李璜 76 121 126 182
李某 216 474 493
李登辉 17

- 李鹤鸣 40
- 杜月笙 114 206 207 217 251 264 375
404 427 453 472 473 476 490 502 512
531 535 670 690 789 1029
- 杜尼兹 1013
- 杜伯威 979
- 杜鲁门 1005 1006 1031 1087 1101 1116
1134 1152 1155
- 杉山元 479 480 780 856 910 918
- 杉原荒太 360 363 1004 1022
- 杨天运 13 33 34 39 43 57 77 78 80 82
84 85 87 88 89 92 93 94 158 159 161
173 191 192 194 195 201 203 1166
- 杨介眉 638
- 杨公达 50 51 52 55 58 59 90 92
- 杨宁美 188 190
- 杨老太太 302 325 415 455 458 471 517
605 637 646 689 693 699 704 742 845
879 995 1017 1041 1049 1112 1128 1130
- 杨全宇 186
- 杨仲华 464 472 539 547 563 596 656
748 767 881 883 889 924 935 979 982
- 杨宇久 181
- 杨寿楣(翰西) 310 371
- 杨杰(耿光) 16 50
- 杨杰 282 313 379 384 434 568 797 800
804 896
- 杨若虚 420
- 杨君实 269
- 杨卓茂 31 45 73 74 75 76 97 203 302
475 535 542 728 782 868 995 1036 1058
1060
- 杨建威 985
- 杨建勋 935
- 杨树屏 336 353 366 376 396 411 510
- 杨钧天 314 409 418 463 493 501 520
531 580
- 杨济仁 1013
- 杨济成 737
- 杨绵仲 177
- 杨振声 211
- 杨淑慧 4 5 6 9 10 12 13 14 15 16 18 19
24 25 26 28 29 30 31 36 38 39 40 42 46
49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3 67 69 73
75 79 83 89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6 109 110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9 120 121 123 126 128
129 130 131 132 134 135 136 138 139
140 141 143 153 159 163 164 165 166
170 171 172 173 176 177 179 180 183
191 197 198 209 210 211 213 215 217
218 234 235 240 264 266 268 269 273
278 280 281 282 283 284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3 295 296 297 298 300
302 309 311 315 318 319 322 324 325
327 328 330 331 334 343 345 347 351
354 361 367 370 371 376 378 379 380
384 394 400 404 410 416 418 421 424
425 428 429 433 434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3 454 455 456 459 465 466
467 470 473 475 476 477 482 484 485
489 490 492 496 497 499 500 501 502
507 508 509 511 513 516 517 518 521

- 522 523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3
534 536 538 539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9 554 560 561 563 564 565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1 592 593 596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7 609 611 612 614 615
617 618 620 622 624 625 626 628 631
632 636 637 638 639 640 642 644 645
646 650 651 653 654 655 657 659 660
661 669 671 673 674 675 680 681 682
683 684 689 690 693 694 697 698 699
702 704 709 711 712 714 715 717 719
723 726 727 735 736 738 740 744 745
750 752 754 755 758 760 761 762 764
765 770 774 781 784 787 788 794 796
799 800 803 805 809 810 813 820 824
827 832 836 837 838 848 856 862 865
868 872 873 874 876 879 880 881 884
888 897 898 900 901 905 907 908 912
914 918 919 926 930 931 937 938 947
948 952 964 966 959 974 980 984 994
996 997 999 1000 1001 1007 1008 1011
1013 1014 1018 1019 1024 1026 1027
1028 1030 1032 1033 1034 1035 1036
1037 1038 1047 1048 1049 1050 1052
1053 1054 1055 1057 1058 1059 1060
1061 1062 1063 1064 1065 1066 1067
1068 1069 1071 1072 1074 1075 1076
1077 1078 1079 1081 1083 1084 1085
1087 1089 1091 1092 1093 1094 1095
1100 1101 1103 1104 1105 1106 1107
1108 1109 1118 1122 1123 1125 1126
1128 1129 1130 1132 1133 1135 1136
1140 1141 1145 1146 1147 1149 1150
1151 1152 1153 1154 1155 1156 1158
1161 1163 1164 1165 1166
杨庚陶 82
杨萃一 121
杨云竹 137 169
杨管北 138
杨鼎勋 325 337 365 372 387 420 514
杨鼎新 355
杨揆一 148 221 245 248 268 270 285
290 292 296 315 318 352 362 366 371
388 387 390 396 408 418 425 420 432
450 463 466 492 501 502 536 613 618
622 647 696 762 763 785 905 954 987
988 989 1002
杨惺华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3
194 197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68
272 380 391 407 415 436 455 459 488
533 551 593 605 606 611 674 695 698
702 713 714 742 750 753 758 759 771
775 787 796 809 816 823 829 837 839
842 846 857 877 881 890 892 894 927
934 935 941 942 948 959 961 977 1017
1098
杨惺华之妻(佛真) 157 158 159 162
164 168 169 171 173 186 187 191 204
293 455 787 879 894 1024 1069 1128
杨毓珣(琪山) 224 228 258 264 345
444 445 546 574 744 745 753 754 841
842

- 杨光杰 1041 1066 1068 1109 1114 1158
 1159 1160 1161
 杨医生太太 1117
 杨克礼 25
 杨质美 1106
 杨倩 1152
 杨家麟 1049 1101
 杨徐仲 178
 杨啸天 19
 赤谷田肋 546
 赤松 310 815 918 919 1014
 坂口康藏 866 867 869 911
 坂西中将 603 629 677 934
 坂谷希一 736 750 805
 苏体仁 841 950
 苏成德 268 269 274 291 299 300 303
 313 331 341 362 369 372 374 387 388
 391 394 396 408 410 414 418 446 454
 462 493 500 501 503 504 505 508 510
 513 519 531 532 542 569 571 579 584
 592 594 601 618 619 620 654 667 680
 688 708 711 740 741 747 761 768 772
 776 778 779 795 796 822 823 844 848
 894 936 937 966 968 974 991 1096
 苏民 27
 苏青 1121
 苏荫森 409
 矶谷廉介 571
 尾川中佐 636 739
 尾崎行雄 1145
 芳泽谦吉 474
 吴三桂 208 650
 吴士俊 361
 吴化文 708 767 854 955 978 988 996
 1002 1007 1008 1032 1053
 吴世保(云甫) 422 430 459 534
 吴世庭 95 96 309 516 585 586 809 832
 833 881
 吴开先 77 89 125 126 130 181 182 192
 194 336 590 662 669 714 727
 吴文蔚 169 225 431
 吴东迈 645
 吴忠信(礼卿) 323 335 798 921
 吴仰之 514 639
 吴仰兰 571
 吴企云 15 24 27 35 37 42 45 47 68 129
 132 200 201
 吴克刚 1006
 吴佐新 83 181
 吴光新 114
 吴念中 526
 吴学培 102
 吴学增 11 54 69 99 1096
 吴凯声 276 642 799 882
 吴绍澍(雨生) 9 21 38 55 66 77 89 101
 111 113 114 134 159 162 167 168 173 175
 188 190 205 933 935 959 975 985 1041
 吴剑真 5 10 11 20 24 26 28 29 30 32 33
 34 35 36 37 45 48 68 74 90 98 99 111
 吴保丰 160
 吴颂皋 139 174 186 192 195 197 602
 649 659 689 696 704 728 746 771 779
 785 789 804 821 839 890 900 907 920
 951 967 974 979 1006 1020

- 吴继云 8 9 396 405 406 409 431 434
 492 532 551 552 560 727 741 845
 吴铁城 8 1062
 吴浦云 26
 吴道一 160
 吴鼎昌(达铨) 69 79 82 83 85 95 1023
 1042 1067
 吴棟芳(筱玲红) 459 465 534 594 644
 646 647
 吴稚晖 170 192 617
 吴震修 557 561 565 566 576 591 611
 617 624 632 637 647 652 669 690 704
 712 715 742 775 777 889 906 933 960
 1013 1014
 吴蕴斋 445 556 590 638
 吴德彭 27
 吴翰墀 451
 吴某 283
 里见夫 264 573 779
 里宾特罗甫 480 489 842
 园田三郎 427
 忻礼庠 138 142 143
 岑德广(心叔) 221 222 224 227 228
 229 232 233 234 237 240 241 243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8 262
 263 264 270 271 274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90 291 295
 297 298 299 300 301 303 309 310 311
 313 314 315 316 317 319 320 321 325
 326 328 329 332 333 346 347 349 350
 353 354 355 358 360 361 362 364 365
 367 368 373 374 375 376 379 380 385
 386 389 391 395 398 399 400 401 405
 406 410 415 416 419 420 421 422 423
 426 429 430 431 436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52 453 454 455 456
 458 459 460 463 465 467 468 469 471
 473 474 475 476 482 490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9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2 518 522 523 525 526
 527 534 535 537 538 542 543 544 549
 550 551 552 555 556 557 560 561 563
 564 566 567 570 572 573 574 575 576
 590 591 592 594 595 598 599 600 601
 602 604 605 606 607 610 616 621 622
 625 631 636 637 641 642 645 646 647
 650 651 655 660 661 667 668 669 670
 673 674 678 684 690 693 694 695 696
 705 712 713 720 722 723 724 728 742
 743 744 745 753 754 758 771 772 780
 789 791 794 795 796 802 809 810 811
 812 820 827 828 841 844 846 847 856
 862 866 867 880 882 883 889 890 897
 898 900 905 920 931 934 936 948 951
 955 956 959 960 964 965 966 970 974
 983 986 993 995 1001 1002 1008 1006
 1007 1011 1013 1033 1061
 岑德广夫人 572
 佐久间 761
 佐方繁木 303 341 369
 佐佐木 864
 佐藤牟子 1078
 佐藤贤了 627 630 684 817 912 914 919
 964 965 974 976 988 1001 1003

- 佐藤尚武 38
 佐新 203
 伴野顾问 416 429 435 527 533 552 563 578 581
 住谷大佐 540 541 545 549 551 555 561 562 568 572 578 584 587 589 593 596 597 599 602 603 604 605 609 619 622 623 639 648 649 650
 何千里 380
 何公敢 83 84 88 151
 何世楨 227 348 932 979 985
 何民魂 825 925
 何亚农 249 271 285 332 335 364 427 474 536 537 772
 何西亚 605
 何雪竹 19 96 97 101 109 113 117 131 133 134 135 140 141 143 145 146 148 150 151 153 154 156 157 158 162 164 175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203 1029
 何仲英 359
 何应钦(敬之) 5 95 96 97 107 124 132 180 460 927 932 936 951 966 974 979 995 1021 1034 1043
 何其巩 736 752
 何侃 230 968 974 985
 何佩琰 268 294 297 328 329 538 974
 何炳松 50
 何炳贤 217 359 416 423 447 451 454 463 471 495 506 507 510 513 514 520 531 541 549 552 561 595 609 648 655 674 679 693 697 739 768 787 751 759 762 809 825 871 930 964
 何柏身 154 176 181 184
 何庭流 222 254 420
 何振纲 30
 何键(芸樵) 18 19 95 131 133 136 137
 何廉 82
 何粹廉 83 84 85 109 121
 何树元 187
 邵力子 2 6 7 8 21 25 46 50 52 57 59 62 66 67 77 79 80 82 89 95 96 101 103 107 110 111 113 115 117 118 192 424 663
 邵元冲 210
 邵以力 640
 邵汉元 21 37
 邵式军(筱月) 264 283 284 290 313 329 347 349 364 366 367 368 373 374 375 379 397 398 410 414 415 426 432 436 438 439 444 456 465 474 476 482 490 496 497 502 508 518 525 534 535 546 556 557 561 565 567 573 590 604 610 615 617 611 612 616 631 624 632 636 642 643 658 659 661 667 668 670 675 677 685 688 690 702 712 716 727 728 738 745 742 744 748 749 753 771 780 784 791 794 795 802 810 820 822 823 825 827 838 839 841 844 856 890 897 898 900 905 936 937 951 953 959 960 971 991 997
 邵树华 389 398 410 427 456 474 560 658 725 727 753 759 790 878
 邵鸿铸 395 589 680 700
 邵鹤亭 35 41 52 53 162 192

- 邹平凡 700 763 803
 邹芝生 164 169
 邹泉荪 1060
 邹敬芳(兰甫) 317 352 354 407 409 787
 827 884 894 955 963 972 1018 1020
 邹鲁 6
 邱吉尔 326 504 509 510 557 635 638
 701 719 746 748 783 784 790 791 814
 817 823 824 826 844 912 913 926 937
 942 964 972 978 982 984 986 1087 1093
 邱访陌 247 352 460 464 490 502 508
 509 518 524 526 534 535 545 548 556
 565 573 574 611 625 632 668 675 689
 余井塘 4 10 15 17 19 21 24 34 37 39 42
 44 54 59 63 67 68 73 75 86 90 101 112
 114 115 134 141 152 158 193 334
 余井塘太夫人 102
 余元凯 1062
 余天休 842
 余文伟 26 86 98 484 656 728
 余介 804
 余百鲁 445 587 887 894 901 902 908
 920 939 945 946 957 974 987 1001 1009
 1023
 余成勋 186
 余秩群 1036 1066 1069
 余晋猷 345 706 707 1051 1056
 余藉传 100
 谷口 431 587 616 620 761
 谷大江 956
 谷冈少佐 514
 谷正之 746 761 788 791 802 806 807
 808 812 831 864 866 870 878
 谷正伦(纪常) 3 8 9 16 42 44 62 64 65
 66 69 80 82 91 92 94
 谷亦彰 125
 谷萩那华雄 223 226 233 235 315 345
 355 357 360 362 369 373 418 448 556
 616 627 628 630 682 683 684
 希姆莱 1011 1013 1020
 希特勒 169 170 171 174 326 370 378
 432 465 476 489 701 715 751 775 803
 810 838 843 902 904 905 944 1012 1013
 1156 1159
 岛田繁太郎 513 529 626 629 901
 宋子文 85 318 412 482 483 529 663 669
 676 958 1018
 宋子安 338
 宋子良 305 308 327 338 346 347
 宋士杰 327
 宋太祖 617
 宋哲元 580 657 766
 宋漱石 177 184 187 190
 冷家驥 247
 冷御秋 114 117
 沈子善 168
 沈长明 604
 沈尔乔 225 398 417 418 499 602 603
 617 654 679 728 937 1002
 沈巨尘 225 228 513 563 1149 1150
 沈百先 15 90
 沈竹痕 291 456 542
 沈同 338 359 376 387 394 396 539
 沈亦珍 54 102

沈君 205	192 196 197 198 199 201 202 203 204
沈绂(涤生) 102 160 361 494	206 208 209 211 212 213 215 216 217
沈维挺 959	220 221 222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沈清尘 504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7 238 240
沈靖华 379 434 449 968	241 242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沈浚源 305	252 253 254 256 257 258 260 261 262
沈籁满 605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2
汪少伦 18 20 24 162 168 171 188 192	273 275 276 277 278 284 286 287 288
1093	290 295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4
汪文彬 481 909	306 307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汪仲陶 392 411 460 560 725	316 317 318 320 322 323 325 327 328
汪时璟 344 706 707 710 722 723 734	329 331 332 333 334 336 337 338 340
752 811 853 952 1051 1114 1115 1160	341 342 343 346 350 351 352 353 355
汪伯器 458	356 358 361 363 364 366 368 370 372
汪步青 449	374 376 377 378 379 383 384 385 386
汪孟晋 275 909 1153	387 388 389 390 391 393 394 396 398
汪宝暄 147	399 400 404 405 406 408 412 413 414
汪叔梅 611	416 417 418 422 423 424 425 429 432
汪宗淮 285 318 454 600 728 741	433 435 439 440 442 446 447 448 449
汪曼云(秀峰) 274 337 357 398 408 467	451 454 455 457 458 459 461 462 463
516 519 544 556 567 581 588 662 744	465 466 468 469 471 472 473 474 475
747 777 790 791 797 825 849 879 883	476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1044	486 491 493 494 498 499 500 501 502
汪曾武 354	503 504 505 506 507 509 512 513 515
汪翊唐 735 736 737	520 521 522 526 527 528 530 532 536
汪琦 398	537 538 540 541 547 548 549 554 555
汪瑞闾 292 357 358	556 564 561 562 563 568 569 570 572
汪精卫 5 7 8 20 47 51 61 62 65 66 70	577 578 582 584 587 592 594 596 599
76 78 81 93 98 106 107 108 110 111 115	602 603 606 607 610 612 613 614 615
117 122 123 126 129 130 137 138 139	618 619 620 621 626 628 633 634 635
147 149 150 158 159 160 163 164 165	638 642 644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167 168 178 181 186 187 188 189 191	653 654 655 656 661 662 663 664 666

- 667 671 672 673 674 676 677 678 679
681 682 683 684 690 691 693 694 695
696 697 700 701 705 707 708 709 710
711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20 721
722 724 727 728 729 736 737 738 739
741 743 746 749 750 759 760 761 764
765 767 768 769 772 773 774 776 777
778 780 781 782 785 786 787 788 792
793 795 796 797 798 799 801 804 806
807 808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22 823 824 826 827 829 830 831 832
833 837 839 841 842 843 849 850 852
854 855 857 858 859 860 861 878 886
892 894 895 905 908 909 910 911 919
920 924 925 947 948 949 952 953 955
957 963 968 986 1000 1032 1067 1153
汪瀚章 360 369 706 1136
陈一郎 29
陈之硕(君衍) 229 232 233 240 243
253 257 258 269 270 271 273 274 277
284 285 292 295 326 328 329 335 343
368 372 376 385 391 463 471 500 503
509 522 527 533 536 549 552 554 565
587 588 601 606 618 621 622 633 647
652 681 697 699 704 706 709 722 728
737 749 759 774 785 812 824 827 830
836 858 861 870 871 873 875 877 883
897 905 989 995 1011 1021 1032 1055
陈天鸥 5 10 11 13 21 23 24 25 26 27 28
29 32 33 34 35 36 38 39 40 41 48 54 58
61 63 65 67 68 69 72 73 74 75 76 82 85
86 90 93 94 98 101 102 149 152 153 186
187 192 193 196 197 200 201 204 205
214 216 1076
陈中孚 227 348 454
陈水鲤 567
陈介 178 196
陈云阁 120
陈公洽 180
陈公博 7 8 20 21 34 51 58 59 70 82 107
110 113 126 150 171 174 185 187 189
190 191 202 216 21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3
276 279 280 281 284 285 286 288 289
290 291 292 295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6 337 340 341
345 346 349 351 364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6 377 378 379 383 384
385 386 387 392 393 394 395 397 398
399 400 408 409 410 411 412 415 416
420 421 422 423 426 427 429 431 432
433 436 438 439 441 442 443 444 445
448 449 450 452 454 455 456 460 465
466 467 468 469 472 473 474 475 482
490 491 492 493 495 496 501 502 503
504 505 508 511 513 515 517 518 521
523 532 534 535 536 537 538 541 542
543 545 547 548 549 550 556 560 561
564 568 571 572 575 576 577 578 584
587 589 590 597 599 600 602 604 606
607 608 610 611 612 615 616 618 623
624 631 632 633 637 642 643 644 646

647 648 650 652 658 659 660 665 666	110 111 112 113 118 119 121 122 123
667 668 670 672 673 675 676 677 678	126 128 130 134 135 137 144 146 147
684 690 693 694 700 701 702 703 705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706 708 710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158 159 172 175 176 177 178 180 182
718 723 724 726 727 729 736 737 740	183 184 185 192 196 198 206 209 215
742 743 744 745 752 754 759 764 769	216 218 316 386 404 476 637 690 921
770 771 773 775 777 778 779 780 781	993 1005 1040 1042 1049 1091 1122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1162 1163 1167 1168 1170
800 801 803 809 810 811 821 822 824	陈次溥 225 228 276 328 444 446 46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8 842	474 496 1020
843 845 846 849 850 851 853 856 857	陈永平 232
858 859 860 861 862 863 864 867 875	陈玉科 206
876 877 879 880 881 882 883 888 892	陈立夫 17 18 19 20 21 56 66 85 88 89
894 895 896 897 898 899 901 902 903	91 92 108 118 120 121 123 125 136 139
904 906 907 908 909 911 912 920 921	176 177 179 182 184 203 283 350 490
923 924 925 926 929 931 932 934 937	637 690 852 883 933 951 974 979 996
941 942 943 944 945 946 947 948 949	998 1042 1048 1049 1062 1068 1069
950 951 952 953 954 955 956 957 958	1091 1101
962 964 965 966 971 973 974 978 979	陈乐三 139 141 143 146 148 151 154
985 986 988 989 990 991 993 995 996	156 191
997 999 1000 1001 1002 1005 1006 1009	陈华夫 166
1010 1016 1019 1020 1021 1028 1030	陈华柏 243 745 756 777
1031 1032 1033 1034 1045 1053 1055	陈行(健庵) 111 164 165
1056 1065 1067 1097 1136	陈光中 269 286 293 295 326 335 336
陈公博母亲 838 978	339 372 376 393 440 454 467 470 495
陈公博夫人 544 726 1033	501 506 531 587 669 748 764 768 778
陈六 158	800 806 810 811 823
陈允文 529	陈则民 260 292
陈布雷 20 22 25 39 40 43 46 50 51 52	陈冰伯 193
53 58 60 61 62 64 65 66 67 69 70 71 72	陈志明 197
73 76 77 78 79 80 81 82 84 85 86 88 89	陈秀山 210 212
90 92 93 94 95 97 101 103 106 107 108	陈扶民 851

- 陈君畏 215
- 陈君慧 318 478 621 635 699 700 701
706 764 777 778 793 808 822 858 860
871 873 874 876 879 883 886 889 894
896 901 905 923 931 987 991 1005 1017
1051
- 陈肖赐(宝骅) 19 276 283 297 337 350
430 490 491 611 625 669 690 782 905
- 陈肖赐夫人 993
- 陈孚木 311 317 387 464 530
- 陈启天 150
- 陈启修(豹隐) 66 72 88 89 113 116 120
122 125 126
- 陈芷汀 89 94 102 112 126 134 177 183
1049 1051 1055 1057 1062 1063 1067
1068 1069 1070 1072 1073 1076 1091
1103 1104 1122
- 陈远略 5 40
- 陈泮岭 6
- 陈岳军 1122
- 陈斯孝 194
- 陈武鸣 103 109 165 172
- 陈昌祖 426 510 894 938
- 陈果夫 10 14 15 17 18 20 21 28 34 35
37 39 41 42 54 58 65 66 67 68 72 74 75
82 84 85 89 90 92 93 98 101 108 109
115 117 152 158 161 166 188 200 216
283 350 490 637 690 824 842 852 883
933 1003 1042 1056
- 陈步丁 350
- 陈诚(辞修) 53 108 118 120 121 123
124 125 127 128 136 140 143 145 951
965 1094
- 陈炯明 757
- 陈春圃 147 206 207 208 209 211 212
213 217 234 240 254 258 268 271 276
277 292 301 318 326 352 419 424 440
453 463 506 543 562 583 592 652 679
692 697 701 706 738 747 749 750 793
833 858 871 952 954 995 1013 1060
- 陈济成 314 427 452 459 474 494 505
521 534 564 602 734 784 931 956
- 陈峙东 10 11 12 13 15 24 25 27 29 30
32 33 35 38 40 44 54 59 63 68 117 119
143
- 陈济棠 112
- 陈科长 167 195
- 陈独秀 64 65 66 117 126 132 136 662
- 陈桂清 27 36
- 陈炳年 370
- 陈恭澍 804
- 陈恩普 863 901 903
- 陈 皋 863
- 陈耀祖 271 282 285 392 466 696 786
- 陈调元(雪暄) 112 117 133 136 141 145
570 829
- 陈雪暄太夫人 128 131
- 陈培恩 596
- 陈曼秋 7 56 143 186 193 194 205 208
209 210 435 477
- 陈彬龢 712 745 890 898 934 961 971
992
- 陈铭德 190 193 195
- 陈绶荪 34 57 115 132 134 136 149 151

- 158 168 193 195 1089
 陈葆初 310 314 845
 陈维远 251 258
 陈维俭 372
 陈渠珍 97
 陈瑞洁 167
 陈博生 87 88 101 111 113 116 117 122
 123 125 129 134 136 137 139 149 150
 155 169 175 176 177 181 187 188 191
 193 196 202
 陈群(人鹤) 226 232 237 258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6 282 290 306 315
 317 319 320 327 354 355 356 357 387
 404 409 468 520 582 594 621 641 636
 649 663 701 728 748 793 831 851 871
 882 909 951 1033
 陈德徽 195
 陈海澄 43 162
 陈璧君 221 258 269 270 345 376 384
 392 393 398 470 502 529 631 632 656
 690 693 696 706 714 721 746 756 757
 758 767 798 832 833 857 858 859 860
 909 919 957 959 963 966 977 988 990
 1030 1046 1136
 陈警洲 226 229 233 241 268 270 297
 319 340 342 362 417
 陇体要 207 209 212
 陆大槐 347
 陆子冬 69 112
 陆子樵 195 196 203
 陆定一 1066 1068 1069
 陆放翁 1161
 陆怡然 335 387
 陆荣钱 278
 陆家继 250
 陆振清 924 944
 陆鼎揆 87 149 240 269 283 297 588
 陆懋仪 1011
 阿部信行 228 230 279 282 283 286 316
 317 320 327 337 341 342 343 353 380
 382 384 385 387 390 391 392 478 479
 484 486 616 622 627 628 630 651 682
 684 817 818 914
 阿南惟几 224 543
 近卫文磨 70 142 201 204 208 215 217
 246 255 256 311 312 318 322 324 337
 338 342 347 348 350 351 367 381 414
 418 461 474 477 478 479 480 482 483
 492 494 511 512 513 525 527 528 529
 531 606 615 628 630 683 816 817 837
 910 914 938 1036 1086 1108 1109 1111
 1127
 近藤大将 900 1016
 近藤上将 952
 远藤少佐 419 526 533 540
 花轮义敬 301
 花蝶 628
 麦克阿瑟 1031
 余益生 1038 1160
 佛朗哥 370 423 743 954
 张一鹏 831 833 840 846 851 877 895
 张子羽 546 567 625 637 795 810 821
 828 838 839 841 848 849 852 856 875
 898 899 900 906 907 920 927 931 932

934 936 955 956 957 959 965 966 979
984 994 996 1011 1015 1032 1082 1093
1165
张文铸 732
张公权 176 184 670 932
张公权之子 1005
张仁蠡(苑卿) 294 369 388 537 579
602 693 762 763
张北生 313 364 472 520 524 851
张厉生 17 53 83 85 89 91 108 118 123
139 156
张申府 67 72 85
张半陶 1000 1003
张永钢 437 451
张发奎 44 216 233 498 1043
张百高 247 707 756
张仲襄 269 270 271 275 291 408 462
585 645
张自忠 221 766
张冲 101
张庆豫 462
张克昌 364
一女代表 1117
张孝植 879
张伯伦 170 171 174 377 1127
张伯苓 55
张伯勉 78 89 204
张启璜 342 763
张岚峰 293 296 298 448 451 469 501
506 538 551 588 593 595 710 801 825
851 853 854 954 985 988 989 1003 1005
1007 1008 1032 1053

张君勱 51 86 87 88 117 121 139 149
1080 1114 1163
张明洁 134 135 136 158 160 164
张明炜 114 154
张英华 243 257 286 345
张忠绖(子纘) 139 166 171 197
张国元 545 602 669
张国瑞 178
张国焘 116 117 124 126 129 133 138
140 144 145
张佩绅 231 416 455
张季鸾 111 113 118 119 122 125 127
128 175 178 184
张诚 248 276 292 301
张治中(文白) 95 96 98 121 222 927
1041 1054
张畏苍 842
张亨 288
张剑白 36
张威明 253 254 255 340
张钫 140
张恨水 195
张恒 885 903 924 940 954 987 990 1000
1032 1053
张简斋 190
张重周 410 427 434 435 446 460
张秋尘 99
张素民 224 225 227 232 237 240 269
271 274 282 285 290 317 320 348 365
367 368 369 372 374 376 391 396 399
409 411 419 427 431 444 446 453 456
459 465 474 490 496 508 527 551 553

556 565 573 587 610 624 689 704 706
707 710 718 725 739 787 848 878 953
984

张奚若 211

张资平 250

张海帆 886 924 944 1010 1015

张浩然 689

张海澄 24 26

张崇基 25 929 970 1024

张晓天 207

张健峰 646

张清源 15 25 27 35 153 154

张渊扬 27 151

张景惠 729 731 815

张道行 89

张道藩 17 18 19 20 56 83 85 91 108
203 804

张鲁 282 426

张锐 87

张新邹 399

张群(岳军) 18 47 53 58 62 66 67 84 94
107 110 118 121 122 125 139 149 150
158 160 169 171 194 199 311 323 476
670 932 936 1021 1023 1060 1067 1079
1103

张瑞京 340 464 470 495 506 514 572
942 973

张锡贞 1166

张韬 593

张德钦 432 474

张慰如 745 752 795 934

张默君 183 209

张竞立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64
366 382 404

张某 297 665 824

八画

青木一男 302 320 322 325 351 369 374
380 381 389 390 425 433 438 451 461
466 470 473 478 484 486 488 490 492
497 501 505 515 530 533 536 551 552
555 556 561 573 577 579 580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90 592 604 606
607 610 611 612 616 618 619 621 623
624 625 626 627 641 642 646 649 651
654 655 681 682 684 764 772 786 815
817 818 830 855 874 903 909 916

幸田武雄 648

幸君 238

茅子明 260 357

范予遂 91 163

范扬 204

范炯黔 570 856

范绍陔 72 92 101 102 103 111 112 113
114 116 117 123 125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7 141 142 144 145 146 151
153 154 156 158 168 169 175 176 177
178 180 182 183 184 187 188 190 196
662

范绍陔夫人 111 112 119 184

若杉要 408

若松华瑶 724 802 804 815 819 826 828

若槻礼次郎 914

- 杭立武 162
林之江 259 282 309 329 365 411 439
458 459 465 497 502 524 576 601 971
林少佐 248 303
林佑根 376
林柏生 210 217 223 225 226 233 234
235 269 309 317 318 321 327 329 330
331 336 337 339 393 425 432 449 478
498 543 621 670 677 678 741 745 822
858 894 921 943 953 954 955 966 973
989 992 1051 1055 1070
林柏渠(祖涵) 52 927
林举 401 412 438 449 466
林桂圃 198
林朝聘 567
林森 16 274 336 351 782
林衡 326 375 446
林某 996 998
林铎十郎 628
林局长 347
松井石根 80
松井太久郎 618 619 634 635 648 652
657 659 666 670 672 679 681 720 727
767 769 792 860 861 862 864 884 888
896 941 943 962 963 991 993 1012 1014
1017 1020 1108
松冈洋右 324 351 365 366 368 382 383
384 404 406 435 441 446 448 450 452
453 455 462 466 473 475 479 480 485
486 489 490 492 505 507 628 934 1109
松方 251 281 388
松平公爵 626 630 684 817 814 911 916
松本次官 817
松本重治 251 255 264 329 330 336 339
341 343 366 367 368 485
松本俊 279 281 316 317 319 321 324
327 329 330 331 336 339 343 380 385
627
松谷大佐 899 941 942
松田上校 468
松室孝良 314
板垣征四郎 222 231 255 261 267 272
311 312 313 314 323 327 337 338 339
350 356 413 425 442 457 463 474 490
606 796
拉法尔 924
周乃文 861 1051
周少海 197
周化人 898
周化鹏 896
周乐三 658
周幼海 31 33 34 78 98 128 140 144 159
177 180 181 235 264 274 307 322 325
328 330 331 343 350 380 381 382 429
433 434 436 437 439 441 442 443 475
478 481 484 496 501 507 509 511 517
518 519 521 522 523 551 555 560 561
572 613 614 615 616 625 636 637 645
684 694 702 709 714 715 718 719 774
813 814 815 817 818 820 827 832 833
840 845 864 866 877 881 905 908 919
983 991 997 1003 1005 1008 1028 1032
1033 1036 1037 1040 1042 1043 1045
1048 1049 1051 1052 1055 1057 1061

1062 1064 1065 1067 1068 1069 1070	周伯敏 85
1072 1080 1081 1082 1085 1112 1130	周启刚 5 6 7
1132 1136 1150	周芳冈 43
周伊武 222	周枚荪 48 90 130 145 166
周兆瑞 456	周孝伯 87 357
周吉甫 229 326 356 365 377	周佩箴 192 198
周佛牛 856 1066	周叔廉 574
周佛珍(佛妹) 97 325 472 521 728 984	周学昌 306 307 311 314 317 324 326
1035 1036 1064 1066 1069 1073 1144	331 335 339 352 359 370 371 377 385
周佛海母亲 129 180 183 195 203 212	389 390 396 398 405 417 433 440 449
242 287 303 327 415 426 429 437 446	455 461 462 466 473 501 504 506 509
455 458 459 468 472 473 474 475 476	510 512 513 515 518 520 527 528 537
479 480 484 497 500 502 508 512 513	545 550 555 560 562 563 577 583 595
520 526 535 542 549 551 607 614 623	613 618 622 623 633 642 654 655 673
656 720 728 755 782 862 868 881 984	678 696 737 746 750 752 762 764 769
998 999 1004 1024 1035 1036 1040 1054	773 774 779 791 792 800 811 824 825
1066 1073 1089 1130 1144	830 833 837 841 843 849 851 853 855
周旭初 567	858 880 885 888 894 895 896 902 925
周仰漂 713	930 944 949 955 962 966 1001 1003
周守良 139	1017 1018 1020 1055 1060 1096 1158
周作民 103 288 289 346 348 366 367	1159
368 375 377 379 380 382 383 384 388	周武彝 96
456 476 604 606 612 615 617 633 647	周珏 348 431 436 459
651 652 675 703 704 705 707 712 713	周屏南 24
715 727 735 736 742 743 745 759 775	周星北 10 159 161 164 171
776 777 795 810 821 823 827 839 845	周厚枢 172 200
848 888 890 891 900 906 921 926 932	周贯虹 842
934 936 948 959 960 967 971 972 981	周恩来 52 59 145 153 181 184 185 1066
990 992 995 997 1005 1013 1020 1021	周隆庠 147 148 149 273 316 317 318
1022 1029 1034 1108 1120	321 324 327 330 331 336 339 341 343
周作人 1051 1156 1160	388 410 425 432 446 464 469 470 472
周佐常 311	475 478 509 536 613 638 642 677 681

- 691 698 706 716 728 747 760 769 792
797 799 807 858 878 956 1002 1051
周淑海 30 36 425 850 983 984 1017
1024 1033 1036 1039 1040 1044 1049
1050 1064 1140
周镐 903 904 988 1032 1033 1034 1049
1093 1094
周慧海 26 30 31 33 34 36 38 41 159
217 264 309 311 318 319 325 328 329
330 394 418 424 429 431 436 437 439
440 441 446 448 458 459 475 478 481
484 487 488 489 507 508 509 511 516
517 518 521 539 551 555 557 560 568
569 572 589 604 615 624 636 637 645
660 680 684 694 715 720 738 740 754
756 758 774 776 784 805 809 827 832
833 879 908 919 926 931 983 999 1000
1006 1008 1024 1039 1040 1045 1048
1049 1050 1051 1052 1054 1059 1061
1063 1065 1068 1072 1077 1089 1091
1100 1112 1118 1130 1132
周鯁生 14 1117 1118
欧阳格 16
国府种文 788
罗卫权 32
罗刚 115 120
罗光煦 513 959 968
罗君强 14 20 24 33 50 51 60 63 67 78
94 102 115 123 127 147 149 150 151 152
158 160 163 166 174 198 227 230 233
251 259 268 269 280 285 291 302 306
308 309 315 316 319 320 321 325 329
332 347 356 359 364 370 373 375 377
390 397 398 401 407 410 417 419 422
423 428 433 440 441 442 443 452 461
466 469 471 476 491 495 496 503 505
506 510 521 529 535 553 554 557 562
563 564 570 571 572 574 580 581 582
583 584 586 587 601 606 607 608 612
613 615 619 620 631 647 652 658 661
667 671 672 679 680 681 684 691 692
693 696 702 704 705 707 709 713 725
738 742 745 748 749 752 753 759 771
772 775 777 779 784 785 788 791 794
796 799 800 801 802 807 810 811 820
821 826 827 828 829 831 833 838 839
840 841 849 850 862 923 938 948 955
957 960 963 964 966 973 975 977 978
979 980 981 982 983 984 986 990 991
993 997 998 999 1003 1005 1011 1012
1013 1020 1021 1022 1023 1051 1098
罗贡华 151 183
罗讷斋 898 1024
罗承烈 193 195
罗卓英 7 8
罗季则 188
罗佩秋 4 10 15 28 33 34 37 39 42 54 57
63 67 73 75 85 90 102 112 151
罗医生 325
罗郢子 63 312 332 335
罗志希 13 171
罗家衡 228 255
罗曼诺夫 195
罗梦芴 359 904 932 936 945

罗教植 568 780 781 790 791 936 971
 984 991
 罗隆基 71 87 113 114 193 194
 罗敦伟 134 158 166
 罗斯福 79 81 175 474 504 510 511 521
 525 528 539 540 548 655 701 719 783
 784 790 791 814 817 823 824 826 872
 910 911 914 926 935 978 982 984 986
 988 1005 1013 1087 1101 1109 1111
 1123 1124 1125 1126 1127 1154 1156
 罗斯福之子 1056 1082 1109 1149
 易次乾 254 262 388 420 502 512 560
 易君左 11 22 75 133 186 1036 1083
 易君左夫人 133
 易希文 54 168
 易作霖 5
 易钟汉 372 376 475
 岩崎高级参谋 967
 岩崎 813
 岩井英一 304 323 335 354 846
 岩永 382
 岩永家小姐 481
 岸本广吉 553 703 743 933
 岩浪义质 271 597
 岸信介 628
 肥后大佐 757
 尚小云 709
 尚振声 470
 竺森生 590 759 828 856
 牧田夫人 442
 岳泰 471
 岳佩兰 1042

金子俊治 387 893 961
 金少山 905
 金田 478 627
 金龙章 247 281
 金华亭 123 142 419
 金尚初 459
 金谷 306 307 316 324 338 354 355 361
 362
 金寿良 233
 金泽正夫少将 514
 金赵飞 431
 金祖惠 807
 金家凤 340 514 520 638 899
 金雄白 321 323 333 389 398 401 417
 427 457 504 571 574 585 590 653 658
 659 669 673 741 742 744 747 754 758
 773 774 807 823 827 829 836 840 842
 846 862 890 920 932 949 953 967 1044
 畑俊六(崑) 430 440 442 527 532 541
 543 587 599 603 614 633 656 677 860
 954 955
 织田 727
 居正 412 1062 1163
 屈井大佐 927
 庞炳勋 759 760 899 939 955 989 990
 993
 郑大章(采庭) 220 340 450 458 462
 469 500 506 587 799 884 922 990 1000
 1007 1018
 郑介民 1039 1043 1069 1128
 郑玉书 474
 郑亦同 68 73 75 151

- 郑洪年 875 934
 郑昭斌 567
 郑通和(西谷) 10 43 76 109 115 153
 172
 郑峻生 163
 泽田茂 543
 泽桑格仁 170
 浅见大佐 293 294
 浅海瀨 884 924 941 989 996 1008 1009
 1010 1015 1018 1021
 河田烈 382 479 481 484 487 593 629
 855
 河边正三 638 657 677 679 832
 河村二四郎 606 676 714 742
 河村课长 863
 河野通一 760 761 780 781 785 788 794
 808 827 851 855 865 878 884 905 924
 939 952 963 965 988
 学增 54 69 99
 郎弗特 366
 迫水久常 915
 宗像久敬 319
 明某 957
 孟小东 996
 孟群 1135
 武田大佐 628
 武藤章 383
 季圣一 354 409 463 475 539 542 698
 720 745 747
 和知鹰二 566
 招桂章 1043
- 九画
- 侯玉兰 572
 侯福云 851
 侯厚培 24
 费公侠 428 438 445 453 462 475 490
 511 518 531 546 551 564 569 587 610
 646 653 861
 南山 949 953 954
 项英 411
 项致庄 15 75 86 689 691 713 721 728
 798 805 812 825 851 856 883 896 906
 924 939 951 977 988 989 1056 1136
 项德音 169
 荣子恒 955 978 1001
 荆嗣佑 939
 威尔士 790
 威尔逊 504
 威廉二世 93
 胡大队长 1023
 胡天册 167
 胡允义 1096
 胡兰成 567 585 593
 胡汉民 435 757
 胡庄达 837
 胡次威 100
 胡钧鹤 331 497 795 806 822 851 897
 1018
 胡定安 100
 胡泽吾 168 222 250 397 446 646 833
 880 895 941 957 979 1009

胡宗南 795 810 821 822 823 1094
 胡政 861 864
 胡政之 125
 胡冠军 807
 胡适 51 55 56 59 60 61 64 65 66 676
 胡秋原 159 165 203
 胡桂唐 567
 胡笔江 110 112 114 116 117 118 119
 126 131 141 143 160 161 163 169 1136
 胡健中 112
 胡捷三 253 254
 胡鄂公 1016 1017
 胡愈之 179 184
 胡毓坤(凌尘) 251 252 253 254 273
 296 301 494 539 543 761 801 884 955
 989 1009 1017 1018 1136
 胡静轩 328 331 335 369 378 387 406
 胡静安之妻 1069
 胡嘉绍 136
 胡嘉椿 22 28 81
 胡彝伯 33 53
 胡彝伯之子 1152
 相菊潭 161
 柏木 911
 栉田 392
 柳川平助 382 385 541
 柳田局长 296 805
 柳汝祥 242 250 253 257 269 271 274
 279 281 285 320 353 364 367 368 375
 377 379 384 393 397 420 436 448 455
 512 560 700 742 752 764 805 827 880
 柳翼谋 48 114

郝公怡 468
 郝鹏 569 578 588 673 692 709 741 785
 郝鹏举 256 513 519 572 792 802 811
 827 842 845 855 860 879 903 927 954
 987 989 1053 1061 1062 1063
 赵文涛 374 378
 赵云祥 597 656 663
 赵正平(厚生) 229 248 254 256 264
 269 279 322 355 385 417 434 461 495
 504 587 597 624 638 668 748 812 832
 879 933 961
 赵次骅 596
 赵壮飞 347 375 486
 赵军山 708
 赵冰谷 852 979
 赵光涛 151 152
 赵季俞 24 48
 赵某 957
 赵志嘉 359 582
 赵叔雍 224 240 241 248 254 261 298
 279 308 310 345 356 362 401 420 425
 434 439 448 450 454 458 460 461 470
 473 496 499 504 505 506 507 508 510
 519 521 530 532 534 536 537 542 546
 550 566 567 568 575 576 590 602 604
 605 610 612 615 617 623 632 643 644
 645 658 659 675 676 684 685 690 702
 707 726 742 753 758 759 778 781 783
 789 791 805 810 820 828 838 847 875
 876 882 895 900 901 902 903 920 923
 924 925 944 948 951 957 958 964 965
 966 967 973 979 983 988 1009 1033

- 赵祥麟 34
 赵棟华 4 5 15 24 28 32 34 42 50 69 90
 92 101 102 112 114 131 134 135 136 141
 145 147 149 150 152 153 169 171 174
 赵毓松 227 240 243 247 253 257 259
 273 278 296 340 361 385 416 420 421
 425 433 435 436 449 493 505 514 518
 532 563 570 578 594 597 639 653 680
 赵愕 258
 星野直树 816
 俞觉生(绍瀛) 241 271 291 376 389
 391 565 584 622 655 698 797
 俞松筠 28 41
 俞科长 328
 俞姑娘 728
 俞鸿钧 951 1042
 俞裁 244 306 330 376
 俞樵峰 16
 俞潜时 460
 秋田 393
 秋山 893
 秋木秀茂 552
 须贺彦次郎 233 248 317 327 329 330
 336 339 341 343 421 422 423 570
 结城丰太郎 381 483 626 629 630 631
 682 938
 重光葵 552 563 568 571 587 618 623
 624 633 642 647 650 651 654 661 666
 676 678 679 691 707 711 719 815 817
 843 893 910
 重藤大佐 339 377 757
 钟司长 872
 钟贡勋 176
 钟可潜 453
 钟可成 455 456
 钟健魂 940 990
 钮长耀 24 45
 钮惕生 170
 段书贻 3 16 58 66 92 109 184 1113
 段运凯 232 251 252 255 283 419 600
 601 605 612 616 643 644 658 659 667
 750 753 754 821 1024 1120
 段祺瑞 624 1117
 段楚贤 99 100
 姜西园 311 341 405 450 520 781
 姜琦 171
 姜达夫 324 325 340 455 895
 姜志豪 340
 姜苇航 845
 鵬本鸾 1096 1139
 前田中将 456 518 852 938 946 973
 前田实 301 303 304 341 360 361 364
 369 373 375
 洪大队长 462 513
 洪兰友 17 56 157 167 200 1049 1054
 1055 1061 1062 1068 1071 1091
 洪秀全 1030
 洪陆东 1074
 洪医生 1092 1100 1136 1141
 洪学周 764
 洪复礼 821 822 838 839 857
 洪康燮 23
 津田静枝 247 260 262 672 744
 津岛寿一 720

祝晴川 973 1001 1019

闻兰亭 821 890 899

宫本博士 330 627 628

宫崎喜知藏 378

宫崎繁三郎 556

神尾正雄 252 518 970

神尾茂 328 365 578

神林中将 563

神踪影通 341

贺壮予 112

贺屋兴官 529

贺屋大藏大臣 626 631 683 817 855

贺增培 447 541

贺衷寒(君山) 91 94 108 155 156 490

贺贵严 25 102 103 110 112 113 116 129

130 131 132 135 153 180

施奎龄 32

十画

倪道烺 337 338 358 393 450 492 504
551

涩泽子爵 740 911 916

晋辉 412 505 571

贾伯涛 923

栗桥少将 458

莫洛托夫 330 378 1003 1006 1008 1010
1028 1070 1109

盐泽清宣 734 736

都甲大佐 608 614 618 653 655 711 749
768 769 771 801 832 855 879 884 899

桥井真 492

桃井中将 865 866 867 869 872 873 874

879 880 884 886 926 929 930 951

聂璐生 789 828

夏仲明 361 431 456 653 659 660 822

夏光惠 29

夏宗德 805

夏载飞 123 130 135

夏松雯 1166

夏勤 1062

夏警予 152

秦汉卿 958

秦庆霖 539 797 898 993

秦通理 253

秦润卿 445

秦墨晒 722 939

耿绩之(嘉基) 248 347 430 452 490
637 845 849

袁世凯 300 345

袁宇仁 200 203

袁佐良 591

袁良 616 675

袁家佩 164 203

袁厚之 372 388 397 416 445 455 465

469 474 490 502 534 548 565 590 669

742 753 890 935 960 967

袁殊 304 323 328 334 390 396 409 419

473 620 845 880 967

袁逸波 322

袁愈佳 711 723 737 738 759 760 764

766 768 770 771 775 776 779 780 781

784 785 788 790 794 797 800 804 807

810 811 821 823 824 839 843 874 879

- 898 934 965 970 987 994 1051 1079
1114 1115 1120
袁履登(礼敦) 534 567 789 803 805
811 821 828 840 875
顾凤城 596
顾季英(蓝琪) 821 875
顾仲韬 414 584 797
顾希平 45
顾祝同 3 47 58 60 61 62 63 92 98 117
865 936 955 976 984 994 1040 1093
顾孟馀 110 217
顾宝安 933
顾宝衡 243 578 579 582 585 589 620
634 639 648 649 654 663 667 672 673
678 680 691 696 699 700 701 711 716
721 725 738 739 744 750 760 761 762
766 768 770 781 791 809 859 861 864
1051
顾继武 234 275 286 311 331 336 347
348 365 399 411 431 497 508 512 518
526 547 556 567 591 595 596 597 604
611 637 645 659 667 708 796 823
顾颜刚 12
顾维钧 663
顾硕 991
顾震 899 900 956
顾某 918 921
监月学 571
柴山兼四郎 293 294 295 322 341 358
360 376 738 746 752 780 787 793 797
808 815 823 830 837 849 850 857 874
882 885 886 892 893 901 904 909 910
918 925 926 938 945
柴总队长 1023
翁天旦 992 1005
翁文灏 69
奚培文 360
奚则文 228 260 440
徐天琛 921
徐与可 96
徐凤梧 40 190 1092
徐龙山 445 453 457
徐可亭 141 165
徐召南 708
徐永昌 180
徐朴诚 372 1016
徐仲仁 308 582
徐邦荣 886 893
徐邦杰 81 82
徐君诺 332
徐局长 991
徐克成 19 181
徐良(善伯) 317 318 361 369 417 478
480 491 513 532 625 627 628 631 681
717
徐咏华 325
徐明诚 931 932 994 995
徐采丞 789 791 803 829 891 894 921
932 975
徐季敦(徐焘) 352 361 975
徐某 995
徐苏中 227 232 242 259 357 418 435
454 467 473 493 500 513 537 593 596
923 942

- 徐绍卿 732
 徐柏园 205
 徐恩曾 91 782
 徐容 1017
 徐朗西 350 932
 徐培根 153 179
 徐维震 437
 徐新六 1136
 徐肇明 758 838 928 941 968 976 981
 1022 1053
 铃木贞一 382 505 628 630
 铃木贯太郎 1002 1004
 铃木卓尔 338 342 628
 钱九威 229
 钱慕尹 13 14 16 61 64 94 109
 钱书城 255 260 270 284 291 297 302
 315 319 349 353 360 361 364 367 368
 369 370 371 375 379 384 388 390 391
 392 393 394 397 398 405 406 411 414
 415 420 426 427 428 429 430 436 444
 446 452 453 460 465 471 472 474 493
 502 521 522 525 526 533 535 539 546
 547 554 555 556 560 562 565 566 567
 568 569 575 579 580 587 588 589 590
 604 605 611 612 615 616 617 621 622
 624 631 632 637 642 644 647 654 658
 661 668 676 684 685 688 689 698 699
 700 702 703 705 707 712 715 720 723
 725 727 728 737 742 744 751 752 754
 766 767 789 791 798 800 805 812 820
 821 822 823 827 862 849 856 857 877
 888 890 892 895 899 900 905 906 908
 936 938 939 948 952 960 961 970 972
 976 979 981 982 983 989 991 993 995
 998 1011 1014 1016 1041
 钱承绪 230
 钱时敏 341 422
 钱雨尘 394
 钱沧硕 187
 钱森 863
 钱新之(永铭) 17 207 255 283 346 347
 348 349 365 366 367 368 375 377 382
 384 404 419 452 453 472 473 476 490
 491 496 502 512 530 531 534 535 595
 670 690 789
 钱端升 166 206 209 211
 钱懋宗 352 354 409 492 551
 殷子白 459
 殷同 267 344 345 443 591 617 735
 殷汝耕(亦农) 542 619 623 744 762
 821 861 880 886 1060 1115
 殷德洋 99 1093
 郭一字 161
 郭心崧 11 29 36 60 72 78 82 85 86 87
 88 97 99 100 101 102 103 139 201 202
 郭君 211
 郭汝珍 697 904
 郭连城 1162
 郭寿华 218
 郭沫若 179 181 184
 郭泰祺(复初) 61 216
 郭梅吾 124 125 155
 郭增昌 514
 高冈少佐 628

- 高阳(踐四) 22 25 28 114
高岛菊次郎 484 486 628 657 682 683
684 719 725 742 761 774 781 784 803
806 812 840 888 896 898 911 975 980
983 986 993 1007 1024
高松宫(宣仁亲王) 816
高松妃 478 816
高宗武 60 61 62 63 64 65 66 70 71 72
76 77 78 79 81 83 84 85 87 89 90 92 93
94 95 96 97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8
109 111 112 122 125 127 130 131 132
138 146 147 149 153 158 183 201 206
213 217 220 223 224 226 227 234 235
238 249 260 413
高冠吾 309 358 524 679 709 829 831
833
高津富雄 762
高树勋 389
高桥 290
高凌百 1092
高鹤飞 878 928 971
唐卜年 1013
唐川少将 798 800 825 826 852 894 904
962 1011
唐文恺 243
唐生明 356 358 374 375 395 437 467
497 517 839 845 888 889 890 891 897
899 905 920 934 957 960 964 968 971
唐生智 356 358 541 889 890 897 899
唐朴言 852 856
唐仰杜 1060
唐寿民 86 87 88 90 92 103 106 116 124
126 128 129 139 140 157 161 166 170
171 179 181 207 217 404 604 605 610
611 612 615 616 617 623 624 625 632
637 642 644 647 651 652 658 668 675
676 688 689 702 704 705 706 707 712
714 715 716 718 726 727 738 742 744
745 752 758 767 771 773 774 775 777
778 781 784 786 788 789 795 809 822
839 845 857 879 883 889 891 898 899
933 959 979 1014 1015
唐启元 354 361
唐健候 304
唐铁飞 936
唐馆长 54
唐惠民 223 230 245 247 285 387 409
655
唐麟(圭良) 654 747 956 957
唐嗣尧 224
唐嗣昌 427 452
凌启鸿 352
凌宪文 275 286 348 365 514 520 547
567 591 617 638 645 660 744 753 791
823
凌壮华(凌霄) 930 933 934 988
资耀华 36 852 856
浦心雅 141 143 146 148 151 153 154
156 160 164 166 188 196 198 240 245
海口守三 780 848 855 863
酒井隆 577
斋藤大佐 656
诸青来 240 385 420 933
诸葛亮 1061 1124

扇少佐 407

载仁亲王 478

难波理平 492

桑雨中佐 289

桑原大佐 906 940

陶广 1013

陶百川 112 158 159 169 193 195 199

陶行知 182

陶孝洁 273 280

陶希圣 11 12 51 52 53 55 56 57 58 59

61 65 66 69 70 71 72 73 75 76 77 90 91

92 93 98 99 101 102 108 109 111 113

116 118 120 122 124 126 128 133 136

137 140 141 144 145 147 148 159 160

161 165 167 168 169 170 172 173 183

186 187 189 191 193 208 209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20 224 226 227

234 235 238 249 260 413

陶秀和 949 952 953 954

陶思澄 372 433

陶家瑶 232

陶揖升 59 60 96

陶德曼 93 136

涂九衡 28 99 100

原嘉道 479

桂崇基 745

拿破仑 19 20 23

铁托 1131

十一画

黄大伟 301

黄立人 147 1029 1036

黄自强 464 498 811 844 850 883 895

923 942 951 988 990 996

黄旭光 544

黄庆中 1017

黄金荣 668

黄念远 899

黄季陆 83 124 147 156 180 184

黄炎培 71

黄建中 36 40

黄香山 168

黄香谷 275 286 348 567 591 779

萧乃震 643 644 658 660 672 689 744

745 750 753 754 829 889 905 997 1024

萧石光 32

萧同兹 13 87 88 115 117 120 123 125

126 139 149 150 151 154 155 156 175

177 178 179 181 182 184

萧聿斋 87 90 164 171 712

萧寿民 8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萧其昌 498

萧叔萱 241 311 614 865 927 942 946

954 958 964 974 987 1001

萧家驹 330 342 371

萧辅之 36

萧萱 798

萧逢蔚 23

萧铮 79 102

萧赞育 175

曹一革 119

曹书田 11 160 164 165 171

曹今港 586

曹中权 31	368 369 370 371 372 376 384 385 386
曹四勿 18	388 391 393 394 399 400 401 405 406
曹乌 200	408 409 410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曹谷冰 185	423 425 426 429 430 431 432 434 436
曹荫稚 185	439 440 441 442 443 445 450 453 454
曹浩森 3	455 456 458 461 463 464 465 473 475
曹敏怀 198	490 492 493 495 496 499 501 503 504
曹景玉 247 253 254 255	505 506 507 508 510 512 513 515 518
曹滂 462 464	520 521 522 527 536 537 538 540 541
曹竟成 35	542 543 544 549 552 555 561 562 563
曹漱逸 10	564 568 569 570 571 572 579 580 586
曹督学 54	587 589 593 595 597 598 600 603 605
曹某 255	608 613 618 619 620 621 622 624 625
萨孟武 11 12 53 59 167	632 633 636 640 641 642 644 648 649
菊英 981	650 652 656 659 661 662 665 666 670
梅山 423 480	672 673 677 678 679 680 681 683 684
梅乐和 553	689 690 691 693 694 696 699 700 701
梅兰芳 21	704 705 706 707 709 712 715 716 718
梅思平 11 12 26 51 58 60 64 66 70 71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8 737 738
72 74 76 77 78 79 82 84 86 89 90 101	739 740 742 744 745 747 748 749 753
102 133 138 139 140 157 162 173 179	754 760 761 766 767 768 770 771 773
181 182 183 186 187 188 189 191 192	774 775 777 778 779 780 781 785 786
194 200 201 202 206 210 217 220 222	787 788 792 793 795 797 798 799 800
223 224 226 227 229 230 231 233 234	801 805 808 809 810 811 812 821 822
235 237 240 242 243 246 247 248 249	824 826 827 830 831 832 839 841 842
252 259 262 271 272 273 276 281 284	845 846 849 850 851 852 853 856 857
285 290 291 292 293 295 297 301 302	858 859 860 862 863 864 866 867 872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3	873 875 876 877 880 881 886 892 894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895 896 897 901 902 903 904 905 922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3	923 924 925 929 931 936 937 938 939
335 336 337 339 341 343 351 352 355	940 941 942 944 946 948 949 951 952
356 357 358 360 361 362 363 364 367	954 955 957 973 976 978 986 990 999

1000 1001 1002 1003 1009 1019 1030
 1033 1045 1054 1070 1097 1136
 梅贻琦 209
 梅津美治郎 730 901 910 975
 梅哲之 227 241 271 274 282 463 464
 梁鸿志 226 236 237 263 395 950 961
 梁寒操 804 951
 乾隆 596 737
 盛文颐(幼薰) 457 460 565 573 727
 742 753 771 789 795 823 828 829 838
 857 890 898 907 921 960 967 972 992
 1051 1079 1104
 盛世才 921
 盛达雄 254
 盛沛东 244 348 452
 盛科长 436
 戚寿南 70
 堀内干城 365 551 612 624 670 671 674
 697 702 711 716 726 740 760 764 767
 768 773 778 779 783 785 787 788 794
 798 830 858 863 878 888 891 892 905
 940 947 960 963 972 976 987 1001 1008
 1017 1018
 堀场一雄 223 233 246 248 257 277 305
 314 318 319 323 342 425 432 454 467
 龚光明 27
 龚辑五 294 605
 龚霁光 24 1071 1113
 阎锡山 120 433 435 507 617
 曼特巴 792
 野田中将 531 542 584 603 606 608 618
 621 634 653 654 666 674 815

野依秀市 291
 野田印一 583
 野村吉三郎 408 509 511 540 901
 野间顾问 577 609
 崔步武 357 462 467 500 594
 崔唯吾 158
 崇仁亲王 478 797
 崇祯皇帝 4
 堂胁大佐 593 918
 绪方竹虎 912
 笠原幸雄 344 731
 船津辰一郎 260 384 386 406 419 450
 451 493 519 586 857 970
 章正范 276 316 360 372 430 474 534
 章克 946 965 970 995
 章伯钧 137
 章骏 29 470 508
 章期亿 165
 章继楠 141
 章某 976
 章行严(士钊) 1058 1061 1069 1086
 1114 1115 1116 1117 1118 1121 1122
 1163
 康心之 158 165
 康心如 164
 康泽 59 91 108 123 490
 溱少将 974 977
 清水董三 223 227 228 230 233 235 237
 238 242 243 246 266 269 277 279 360
 363 364 488 529 530 642 691 695 697
 701 705 710 718 722 769 778 806 807
 878 895 934 949

清水部长 963 964 966

梦飞 1140

十二画

董西农 98

董显光 110 114 128 155 156 175 177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203

董修甲(鼎三) 264 292 302 326 358
367 389 422 431 450 452 460 476 490
497 535 554 669

董健吾(史行) 279 325 329 353 379
389 407 436 455 494 498 508 513 571
583 593 595 728 779

董道宁 364

蒋大炜 460

蒋介石 3 14 18 20 51 53 55 57 62 63 64
65 66 67 68 70 71 72 76 80 82 93 94 97
101 108 109 110 111 113 115 117 118
120 122 124 128 129 130 138 141 142
146 148 149 151 152 155 156 157 158
168 172 173 175 176 178 179 181 182
183 184 187 188 191 196 198 203 204
205 206 207 209 211 212 215 216 230
231 232 238 239 245 251 252 260 276
277 283 285 287 288 289 297 299 308
311 312 313 314 316 318 323 327 332
335 336 337 338 340 342 347 348 349
350 351 353 359 365 366 377 382 384
386 390 404 406 414 424 434 435 444
455 460 465 466 474 475 477 490 496
507 508 523 525 531 540 541 542 571

606 614 617 653 657 662 670 690 703
709 740 786 795 798 805 821 823 824
842 852 868 889 910 923 925 928 935
957 958 960 968 974 979 984 991 992
993 1021 1026 1027 1029 1034 1041
1049 1067 1076 1080 1108 1114 1115
1133 1141 1154 1155 1163

蒋太夫人 454

蒋允福 393 505

蒋及人 264 276

蒋立人 1014

蒋百里 54 66 176

蒋廷黻 133 166 174

蒋先启 656 708 843

蒋坚忍 174

蒋作宾(雨岩) 161 183

蒋伯诚 531 600 802 823 879 880 932
960 970 1041

蒋某 264

蒋伟国 1068

蒋经国 923

蒋素心 25 40 55 113 114 115 116 135
178

蒋梦麟 56 209 211

蒋鼎文 3 19 821

葛伟昶 657

葛亮畴 417 495 563 586 831

葛敬恩(湛侯) 457 715 805 827 829
839 840 844 856 857 868 1056

葛罗查 1131

葛覃 27

落合堪九郎 392 495 578 593 624 633

- 667 886
 萩元定雄 703 714 754
 萩原顺朝 565 637 742 807
 森大佐 291 310 318 324 388 389 393
 493 520 622
 森冈皋 344 487
 森正藏 1056
 植场 725
 朝比奈 634
 韩尚英 992 1014
 韩复榘 221
 彭大铨 119
 彭刚直 562 757.
 彭年 249 309 353 419 473 500 640 674
 825 888 947
 彭寿 233 804 807 812 821 868 932 1032
 1039 1050 1051
 彭学沛(浩徐) 6 7 8 16 150 162 169
 彭革陈 115 121 126 129 147 148 152
 153 162 164 165 167 188 192 193 201
 彭总队长 1006
 彭盛木 271 281 283 285 564 585 640
 641 643
 彭鸿 933 977
 彭醒民 28 151
 黑川利雄 854
 黑河内透 851
 斯大林 101 441 476 489 635 701 751
 784 790 791 814 817 823 824 926 937
 947 948 972 978 982 984 986 1009 1028
 1154 1156
 斯汀留斯 1010
 景林 157
 喻熙杰 363 371 935 938 964 997
 喻潜时 460
 晴气庆胤 223 231 244 248 249 292 296
 303 305 309 311 316 319 328 339 350
 353 357 377 378 388 396 419 424 426
 446 448 461 469 553 598 829 881 1005
 傅也文 490 497 534 545 611
 傅作义 600
 傅式说(筑隐) 234 237 240 248 261
 279 495 551 579 678 710 766 767 784
 871 862 883 909 923 945 963 987 994
 1060 1132
 傅宗耀(筱庵) 271 292 363
 傅盛蓝 331 396 452
 傅斯年 101 194
 傅耀东 1029 1054
 鲁迅 184
 程一中 889 890 891 898 899 900 908
 920 971
 程中匡 420
 程天放 193
 程心明 241
 程克祥 510 660 740 742 804 812 900
 932 971 981 1015 1028 1032 1035 1039
 1050 1051
 程沧波 20 50 51 52 62 64 65 66 67 70
 124 125 126 127 128 138 140 141 144
 153 161 162 166 167 169 170 172 182
 186 188 189 191 193 196 197 198 199
 204
 程远帆 255 315

程其保 142
程浚源 345
程厚之 32
程瑞芳 1139
富双英 233 655 706 768 885 925 987
1001 1018
富田健治 382 662 665 702 825
童侶青 934
渡大佐 338 373 521
渡正监 567 908 966 992
曾广炎 708
曾仲明 122 150 212 213 214 215 216
曾国藩 545 789 1123
曾弥 364 373
曾雨辰 838
曾虚白 119 129 175 203
曾琦 50 51 121 493 580
曾毓隽 624
谢文达 256 306 309 317 331 332 342
365 371 386 399 408 411 439 776 903
953 993
谢仙庭 6 45
谢远涵 25
谢芝庭 287
谢企石 994 996
谢叔锐 396
谢冠生 1057 1061 1062
谢卿云 389 593 595 656 663 825 930
931 937 944 972 1001
谢筱初 567
谢某 883
掌牧民 357 377 389 412 470

温宗尧 236 237 263 269 320 950
温医生 1062 1064 1066 1071 1077 1103
1121 1155
储安平 165

十三画

雷丰恒 428 445
雷时雨 332
雷啸岑 159 160 171 198 1089
雷鸣远 196
裘君牧 412
塚本诚 223 231 242 244 248 249 292
296 330 350 354 419 444 628
靖所长 409
蓝家椿 229
满其蔚 375 569 975 976
楚钺 60 102
路朝元 340
鲍一民 405
鲍文樾(志一) 220 232 233 250 252
254 270 273 290 296 387 395 421 493
500 520 540 541 542 563 586 593 600
608 619 614 621 631 640 641 650 665
675 693 694 700 708 721 728 759 760
761 785 788 792 797 798 808 832 842
858 873 877 880 883 884 892 893 904
922 927 962 947 972 986 987 989 990
1000 1008 1009 1010 1110
鲍观澄 533 538 748
鲍斯 814 815 1085
詹纪凤 243 254 338 349 362

詹履绥 1133

福田赳夫 492 520 552 553 585 589 587
592 597 602 607 634 639 640 642 653
656 663 665 671 683 690 698 701 706
710 711 719 722 723 728 739 740 746
749 752

滨田德海 290 315 602 603 621 622 635
639 648 650 652 653 657 661 664 669
671 674 678 679 681 683 688

雍仁亲王妃 478

新木荣吉 697 877 975 901 903 905 922
924 933 934 943 950 954 956 987 991
994 1000 1003 1010 1023

新庄大佐 393 424

楠本实隆 247 251 260

窦仲电 955

褚民谊 6 8 233 234 235 258 262 265
267 269 309 317 318 355 363 375 387
391 443 478 480 485 521 570 597 608
636 642 654 675 677 678 681 682 693
695 696 706 721 725 729 750 766 792
799 807 810 813 849 860 880 905 939
944 953 954 955 956 962 972 993 1009
1010 1013 1017 1018 1030 1031 1046
1055 1057 1067 1070

褚保衡 224

溥仪 729 1124 1135 1136

廉隅 414

十四画

静君 270 271 275 277

1216

静姝 8

樋泽 768 858 863

赫尔 509 511 539 785 1124 1141

赫斯 463 465

裴云卿 590

裴存藩 210 212

裴复恒 591 605 643 660 676 690 696
704 705 714 726 744 753 761 779 781
783 804 823 848 920 948 953 976

熙洽大臣 729

蔡允(遐长) 237 254 269 431

蔡亚白 1023

蔡侃 393 878 996

蔡宗璜 419

蔡洪田 337 357 398 408 462 535 585
645 842

蔡培 245 259 322 325 354 388 440 492
544 555 562 568 583 642 717 740 800
801 809 818 909 916 917 953 959 1005

蔡羹舜 370 414 543

蔡慧澄 10 12 13 15 19 22 24 25 26 27
30 31 132 133 134 135 137 141 146 149
151 152 153 157 176 177 179 180 189
204

蔡鑫源 708

熊子嘉 263 503 581

熊为琦 24

熊式辉(天翼) 3 52 58 64 65 66 70 72
76 78 79 81 83 84 85 94 95 153 932
1021 1023

熊谷司令 313 316 336 339

熊谷联络部长 889 968

熊谷秘书 765

熊恢 1096

熊剑东 299 320 321 356 522 640 657

658 670 674 676 681 699 700 704 713

725 745 748 749 752 754 758 757 777

784 788 791 794 795 800 802 803 805

809 820 822 824 827 828 829 838 839

841 844 847 848 849 862 881 888 890

891 897 898 899 900 907 919 922 931

936 944 946 948 959 960 964 968 970

974 978 979 980 981 983 984 985 986

993 995 997 1003 1005 1011 1021 1022

1023 1053 1129

熊剑东夫人 320 879

熊哲民 97

谭礼庭 7 8

谭庆林 233

谭延闿 435

谭常恺 167

谭熙鸿 27

廖公勛 396

廖涤新 421 571

演名 666

缪征流 283 360

缪斌 250 252 271 328 344 345 370 378

379 387 388 409 432 440 744 950 1030

1031 1043

十五画

臧阜 447 450 467 495 510 519 537 551

595 596 741

墨索里尼 394 423 775 776 777 794 795

902 1012 1013

蕙锦 156

樊友实 253

樊仲云 19 20 220 276 337 346 350 355

405 418 436 439 446 464 570 585 599

619 622 636 655 663 665 671 680 702

706 709 747 752 787 807 827 853 877

887

影佐祯昭 221 228 231 233 234 235 241

244 246 248 252 255 256 257 258 261

265 269 270 273 277 284 291 292 296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9 320

321 322 324 325 327 328 329 330 331

335 336 337 339 341 342 343 346 348

350 356 357 359 366 369 372 373 376

377 378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8

390 392 413 418 425 432 436 439 440

442 447 448 454 457 458 461 462 463

464 469 470 472 473 483 485 486 491

492 494 498 499 503 506 508 525 527

530 531 533 536 537 542 543 547 549

551 553 554 556 561 562 568 570 571

572 577 579 586 587 592 595 602 603

606 607 608 615 648 690 716 731 732

792 891 897 918 919

滕仰支 164

黎元洪 487

黎世蕲 377 737

櫻井省三 374

櫻庭大佐 857

横山勇中将 762

- 稻村 222
 潘三省 259 263 287 309 346 350 397
 411 415 422 429 436 438 440 465 545
 828 908 921
 潘公展 6 19 20 21 52 117 160 161
 潘文华 468
 潘公弼 223 452
 潘仲鲁 206 209
 潘达 415 426 428 431
 潘股长 436
 潘宜之 79
 潘于丞 505 521 708
 潘景贤 934
 潘瑜 197
 潘毓桂 1056 1064 1121
 潘燕生 1129
 潘毅 993
 德王 235 268
 颜秀五 1002
 颜惠庆 1031
 鹤皋 50 51 52 53 87
 燕琦珩 563 632 874
 薛农山 165 192
 薛光钺 274 391 870
 薛钟泰 102
 薛翹东 10 11 12 13 15 24 25 27 28 29 30
 31 33 37 44 47 48 54 59 63 68 74 75 160
 薛福成 74 75 77
 薛逢元 863 875 882 892 937 1002
 薛臻龄 35 159 463 557 632
 篠井博士 327 330 380
 鞠清远 225
 戴自牧 384
 戴英夫 386 396 398 417 440 500 520
 569 597 617 639 667 711 797 825 846
 903 934 960 970
 戴时遄 611
 戴季陶 589 811 968 974 1163
 戴济民 742 872 985
 戴恩赛 798
 戴星炳 233
 戴高乐 691 920 922 988
 戴晓云 840 841 845
 戴笠(雨衣) 183 297 340 351 353 390
 417 703 740 798 805 821 844 934 965
 968 971 1004 1026 1027 1028 1029 1030
 1032 1035 1036 1041 1059 1066 1095
 1116
 戴策 500 503 510 601 1002
 戴寅 411 426
 戴霭庐 276 393 566 715 720 722 725
 752 753 829 857 876 1023
 戴修赞 1049
 戴愧生 1120
 鹭尾矶一 291 425
 魏德迈 1011 1152
 魏曙东 331 360 379
 藤山爱一郎 485 939
 藤冈 302
 藤井中佐 325
 藤田进 245 252
 藤野 375
 瞿季刚 605
 鄧悌 91 98 99 194 199

英文人名索引

Adam Hatch 1124	Georgi. M. Malanhov 1028
Andrei. A. Andreyev 1028	Johnnes Steel 1051
Andrei. A. Zhdanov 1028	Laurel 1085
Charles Beard 1124	Miles 1039
Commager 1124	Roxas 1085
Churchill 1093	Romanoff 195
Cassel 291	Vandenberg 1038 1057 1134
Frances Perkins 1123 1124	Wallace 1093
Geddes 1124	Walter. H. Judd 1086

后 记

《周佛海日记全编》终于出版了,我想若是德金有知,他一定会高兴的。

重新出版周佛海日记,是他生前的愿望。一九九七年四月他就开始对一九八六年出版的《周佛海日记》进行修改,但由于突然病倒,并随着病情的不断恶化,手头尚未完成的部分工作被迫停止。

现在日记的最后校对和整理工作已由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田守业博士承担并完成。去年田先生在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后,就全力投入了日记的校对和整理工作,并对注释作了必要的补充(特别是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部分),工作量较大,为完成这项工作他付出了极大的精力,他的刻苦、认真精神令我感动。他为蔡老师所做的这一切,我想蔡老师在天之灵会满意的,并会由衷地感谢他为《周佛海日记全编》的出版所作的努力。

此次出版的《周佛海日记全编》,包括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七年在狱中的日记。其中一九四七年的日记,由于受条件限制,无法看到日记的原件。经再三考虑,为满足德金要出版一本“将周佛海所有现存日记汇集成全编”的遗愿,决定采用公安部档案馆公开出版的《周佛海狱中日记》的日记内容,并重新进行整理,收入《周佛海日记全编》。该部分日记,由于时间等种种原因,未能进行注释。

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术著作的市场相对于文学作品的市场要狭小得多,所以该书的出版有一定的难度。但一经和中国文联出版社联系,特别是在苏晶女士的积极支持下,他们很快就同

意出版《周佛海日记全编》，在此，我真诚地感谢中国文联出版社和苏晶女士对学术著作的厚爱。

该书能够顺利地出版还得到了德金生前朋友们的支持与帮助，特别是日本横滨国立大学教授村田忠禧先生。村田忠禧先生为此书的出版在多方面给予了无私的帮助。给予帮助的还有日本方面的朋友：山田辰雄、土屋光芳、大里浩秋、中山树美、户部良一、本庄比佐子、西村成雄、的场美也子、奈良和夫、柏原宏勇、嵯峨隆等先生，以及在日中国学者刘杰先生；台湾方面的朋友：孙子和、许介麟、傅琪贻等先生，谨在此一并深深致谢。

因为有诸多朋友的关心和支持，使《周佛海日记全编》得以顺利地出版，就此实现了德金生前的心愿。最后向所有为此书出版给予支持和帮助的朋友，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王竞媛

2003.3.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